

欽定史記

Political History  
of Chou  
(Palm 1000 Bl)  
1122 PC - 248 B.C.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DS  
748  
.S745  
1905  
v.1-8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新記

476952

2 April 1911



光緒乙巳季武林  
竹蘭齋四次石印



DS  
748  
5745  
1905

御製重刻二十一史序  
七錄之目首列經史四  
庫因之史者輔經以垂  
訓者也尚書春秋內外  
傳尚矣司馬遷創為紀



表書傳之體以成史記  
班固以下因之累朝載  
筆之人類皆嫻掌故貫  
舊聞旁羅博采以成信  
史後之述事考文者咸

取徵焉朕既命校刊十  
三經注疏定本復念史  
為經翼監本亦日漸殘  
闕併勅校讐以廣刊布  
其辨譌別異是正為多



卷末考證一視諸經之  
例明史先經告竣合之  
為二十二史煥乎冊府  
之大觀矣夫史以示勸  
懲昭法戒上下數千年

治亂安危之故忠賢奸  
佞之實是非得失具可  
考見居今而知古鑒往  
以察來揚子雲曰多聞  
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



之以卓豈不在善讀者  
之能自得師也哉  
乾隆十二年二月朔

勅敬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邦彥奉

乾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汲古者並稱三通該學博聞之士所必資也舊刻  
譌缺漫漶且流布漸少學者閱焉今載籍旣大備矣  
十三經二十二史工具告藏其以內府所藏通典通  
志文獻通考善本命經史館翰林等詳校而付之刷  
氏一仿新刻經史成式以廣冊府之儲欽此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等上言臣等奉

勅校刻二十一史告竣恭呈

睿鑒臣等謹奉

表恭

進者伏以

帝治綜百王宏啓汗青之簡

皇圖軼三古重輝竹素之書

大一統以垂庥遍蒐柱下

錄千秋而作鑑悉發名山刻玉鏤瓊丕煥龍盤之寶

字披雲撥霧聿新蠹落之殘編藝林氣蔚文昌冊



府光騰奕禩竊惟神聖傳心之要莫重於經帝王  
致治之規必詳於史識大識小始同出於一源記  
事記言後分標於四庫左氏因春秋之筆編年附  
經以存馬遷仿尚書之裁紀傳立史之局班范後  
出悉踵前規劉李代興必遵先路雖篇目或有增  
減而體例不致紛殊自史漢以及宋元効修明而  
若畫一凡專門名家之私著不入故府之藏集通  
鑑綱目而求詳必以正史爲斷若十七史若廿一  
史各有成書爲南監本爲北監本舊稱佳刻然而  
校讎疎略不獨魯魚亥豕之訛加以歲月侵尋更

多蝨蝕蟲蠹之損以是郢書燕說貽誤丹青野乘  
稗官翻新梨棗不有精良祕本誰羅放失舊聞欽

惟

皇帝陛下

學隆稽古

道合傳心

同文以式萬方彝倫攸敘

執中而徧天下禮樂爲昭由百世而等百王統歸定

論自皇初以迄近古總攬宏猷莫不仰

聖世之鴻規固已成



通志  
盛朝之至治乃以圖書大備典訓咸昭旣刻全經必羅  
諸史明朝史新已告竣具有成模舊唐書向者單  
行亦宜並列統彫二十二史以配一十三經承

恩命以鳧趨引清班而雀躍善本

頒從祕閣紛綸羣玉之編直廬密邇

禁廷清切蕊珠之館然脂夕校月已窺簾砥墨晨書  
風爲展頁喜值文林盛事渾忘素業辛勤惟是諸  
史考証之難較之羣經異同尤劇前史之後乘卽  
後史之肇端南史之牽連亦北史之綴輯各人撰  
述自不必同互有淆訛豈無一是摘錄易滋繁冗

辨正務在簡明積少而多由博歸約時呈

欽定悉仰

睿裁繙校之業幾更梓繡之工日進經七年之寒暑次第成書合千古之典章完全插架鎔經兼之鑄史仰巨製於

天章考古因以証今沐鴻功於

大治四海識先民矩矱萬年爲後學津梁臣等學慙淹雅才謝宏通深思往籍有闕文傳疑傳信猶恐校書如落葉旋掃旋生僅云循覽數行未足効愚一得伏願



瑤函啓瑞

寶籙凝庥

乘運會之光昌  
郅隆文教

式典章之明備  
廣勵儒修損益  
因革順乎時懋  
建中和之極忠  
敬質文推其意  
長留淳古之風  
則至誠裕天下  
之經綸遠邁觀  
圖於河洛盛治  
羅古今之道法  
不煩刻玉於云  
亭矣計校刻告  
竣二十一史共  
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六十五函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和碩親王臣弘晝

森李葆和殿學士三等伯兼軍部尚書翰林院掌學事臣張廷玉

吏部右侍郎臣德齡

兵部右侍郎臣王會汾



國

子

監

祭

酒

臣

陸宗楷

奉

旨開列校刻二十一史諸臣職名

監理

和

碩

和

親

王臣

弘晝

總閱

原任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鄂爾泰

臣

鄂爾泰

經筵講官太僕寺卿大學士議政大臣兼管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事三等伯

臣

張廷玉

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張照

原任禮部右侍郎臣李清植



兵

右

侍

郎

臣

王會汾

原

任

刑

部

右

侍

郎

臣

勵宗萬

國

子

監

祭

酒

臣

陸宗楷

原

任

翰

林

院

侍

講

職

銜

臣

方

苞

提調

原

任

日

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

陳

浩

原

任

日

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臣

朱良裘

署

日

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

林蒲封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孫人龍

編校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沈德潛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裘曰修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董邦達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長發

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萬承倉

翰林院侍讀臣周玉章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齊召南

日講官起居注司經局洗馬臣韓彥曾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吳兆雯

翰林院編修臣柏謙



翰

林

院

編

修臣張映斗

翰

林

院

編

修臣潘乙震

翰

林

院

編

修臣何其睿

翰

林

院

編

修臣錢琦

翰

林

院

編

修臣李龍官

翰

林

院

編

修臣朱荃

翰

林

院

編

修臣葉酉

翰

林

院

編

修臣姚範

原

任

翰

林

院

編

修臣杭世駿

署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臣郭肇鎡

翰林院檢討臣萬松齡

翰林院編修今任監察御史臣沈廷芳

翰林院編修今任監察御史臣楊開鼎

翰林院編修今任奉天錦州府知府臣金文淳

宗人府主事臣王文清

候補主事今任山西隰州直隸州知州臣王祖庚

翰林院待詔臣盧明楷

欽天監博士臣張永祚

校錄

貢生臣廖名揚



貢

生臣葉環

貢

生臣費應泰

貢

生臣楊茂遷

貢

生臣張本

貢

生臣王濟師

貢

生臣王積光

貢

生臣蕭梅

貢

生臣郭世琛

貢

生臣龔元木

貢

生臣杜炳星

貢

生臣曾尙渭

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八次臣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五級紀錄十三次臣永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紀錄一次臣永忠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三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一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尙琮

庫掌臣亮保



庫

掌<sub>臣</sub>虎什泰

庫

掌<sub>臣</sub>觀音保

庫

掌<sub>臣</sub>常福

庫

掌<sub>臣</sub>高永仁

執

事

人<sub>臣</sub>文殊保

執

事

人<sub>臣</sub>佛綸

執

事

人<sub>臣</sub>彌勒保

執

事

人<sub>臣</sub>金篤生

執

事

人<sub>臣</sub>李延舜

執

事

人<sub>臣</sub>保慶

執

事

人臣 佛綸

執

事

人臣 彌勒保

執

事

人臣 金篤生

執

事

人臣 李延舜

執

事

人臣 保慶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史記集解序

裴駰

裴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宋中郎外兵曹參軍父松之字世期太中大夫注三國志宋書父子  
同傳裴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宋中郎外兵曹參軍父松之字世期太中大夫注三國志宋書父子  
云謂端緒也孔子作易卦子

班固有言曰也按固字孟堅狀風人後漢明帝時仕至中護軍祖暉穎川太守父彪徐令續太史公書司馬

遷字子長左馮翊人也漢武帝時為太史令據左氏國語仲尼作春秋經魯史左丘明作傳合三十篇故

其諸侯之事起魯莊公采世本戰國策侯及卿大夫系證名號凡十五篇也戰國策高誘云六國時縱橫之說

策按此是班固取其後名而書之非遷時已名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接

其後事訖于天漢武帝年號言太史公所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抵傳按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

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謂之抵牾反音吾故反抵牾言其參差也以言彼此二文同出一家而自相乖舛亦

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言作史記採經傳百家之事上又其是

非頗繆於聖人聖人謂周公孔子也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今太史公乃先黃老崇勢利是繆於聖人

崇勢利處士賤貧原憲非病夫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現備陳臧否天地理成使該通而遷天經之才

述作無滯故異周孔之道班固詆之裴駰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

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駁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論大道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大道者皆稟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序游俠則退處

士而進姦雄游俠謂輕死重氣如荆軻豫讓之輩也游從也行也俠拔也持也述貨殖貨殖生也言則

崇勢利而羞賤貧言能相從游行挾持之事又曰同是日快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

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有鄙俚之語則俚亦野也謂詞不辭候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

之實錄駟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駟音因當音丁辰反裴駰以班固所雖時有紕繆紕音四之反

字書云織者兩絲同實勒成一家駟雖有一小紕繆實總其大較駁猶言大略也駁明也信命世之宏才

也物求能名此言命者名也言賢人有名於世也宏才大才謂史遷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序



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正義質音茂舛音昌轉反言世之迷惑淺識之人或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正義作音義十三卷裴正義徐作音義具列異故中散大夫明而殊恨省略正義殊絕也左傳曰斷其木不殊言絕正義按東方朔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皆喻謙言已愚陋管見正義增演徐氏正義裴更增益演徐氏之說正義宋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正義諸子百家兼取先儒之義先儒謂孔安國鄭玄服虔賈逵等是也言百家廣其非一豫是有益悉皆抄內正義抄內其中抄書楚交反正義剛其游辭取其要實正義游之辭取其精要之實正義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正義兼列數家之說不同各有道正義知氏姓正義按卽傳讚而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誅死不言有註漢子傳目錄云傳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卽當西晉之朝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在于之前尚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秘書故也瓚音殘岸反正義音義正義漢書音義中有全無姓名者裴氏注史記直云漢書音義按大顏以爲正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正義反裨音卑又音頻移反裨益也裴氏正義譬雪星之繼朝陽正義微小之星各隨三心五嚙出在東方亦能繼朝陽之光正義些音火慧反朝陽日也雋星繼朝陽喻已淺薄而註史記也正義飛塵之集華嶽正義西嶽華山極高大裴氏自喻材藻輕小如飛塵之集華岳正義化反又高華音故以徐爲本正義徐廣音義辨諸家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正義弗論有未詳審之處則闕而爲說人心不同正義言人心既不同所見亦殊別也聞見異辭正義耳聞目見心意既異也班氏所謂疏略抵牾者依違不忿辯也正義裴氏言今或依違不復更辯明也正義愧非胥臣之多聞正義裴爲卿辭曰樂扶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昔可以爲輔又胥臣對文公黃帝二十五子產之博物正義鄭卿公孫僑字子產按左氏傳子產聘晉言晉侯之疾非子及也豫皆入等事是多聞也正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開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正義裴氏謙言已今此集解豈足開預於積學多識之士乎正是冀望聖賢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愈於論語不有博奕者乎之人耳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逸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彙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駙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爲八十卷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略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旨微義雖知獨善不見傍通欲使後人從何準的貞謏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隆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疎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史記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記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旣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旣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駙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註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勅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徵文遂由數賢祕寶故其學始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鄒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導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史記索隱後序

史記正義序

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細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暨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駙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况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秘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疇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史記正義序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序考證

史記集解序裴駰○臣照按監本此序列於第四先索隱序次索隱後序次補史記序然後刊列此篇此篇之後則刊張守節論史例論注例論字例論音例音字例發字例謚發解七篇又不刊張守節正義序紛然淆亂絕無義例今依時代次第定此篇爲第一索隱序第二索隱後序第三正義序第四終焉其補史記序則司馬貞自叙其補三皇本紀作述贊改定篇目等事也今既不用其篇第則無庸并諸簡端與張守節論史例謚法解諸篇並移置末卷之後

又索隱○臣照按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皆書名猶裴駰之有集解也監本於索隱正義則稱索隱曰正義曰於集解則不載書名而稱徐廣曰如淳曰之類遂使曰字相混而且集解之文混入索隱索隱之文混入正義又正義之文十缺四五顛倒錯亂不可枚舉今集解索隱正義並依十三經例刻陰文字刪去曰字補刻闕文不下千百條而正義十居其九不能逐條詳載考證內顧正義無古刻原本可據各本彼此多寡不同今校定刊刻之後時或又得數條其不可少者重鋟添入其無關緊要者仍從割棄蓋卽更數年搜羅終不能信爲正義全本也但校之明代監本稍爲詳備焉

又妄言末學○末監本訛作未今改正臣照按明監本訛字甚多而小註尤甚今改正者以萬計惟大字本文訛者則著之小註不能詳也其無別本可考明知其訛不敢臆改者則著其說以存疑

索隱序雖相見微意而未第討論○討監本訛作計今改正

又殘文錯節異旨微義○旨監本訛作音今改正

索隱後序或得之於名山壞宅○壞監本訛作壞今改正

又遂作音義十三卷音乃周備○乃監本訛作及今改正

又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細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述贊○監本訛作乃自唯曰千載古史良難更然因退撰

音義重作贊述今改正

史記正義論例諡法解列國分野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上

論史例

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記并採六家雜說以成一史備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之序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幅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託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獎箴誠爲後之楷模也

論注例

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若與伏生尚書同者則用鄭玄王肅馬融所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凱服虔何休賈逵范甯等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玄馬融王肅之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與周易同者則依王氏之注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而裴駟並引爲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別記異文裴氏亦引之爲注也

論字例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說字作說開字作間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漑勅字作飭制字作制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丁履今之史本則有從音端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

乾隆四年校刊



鄒氏之前史本已從端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鼃鼃從龜辭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置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為帶羨下為大裏下為衣極下為點析傍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寵勅勇錫為錫音陽以支章修代文問分將无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

論音例

史文與傳諸書同者劉氏並依舊本為音至如太史公改五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程南論便程西成便在伏物咸依見字讀之太史變尚書文者義理特美或訓意改其古澀何煩如劉氏依尚書舊音斯例蓋多不可具錄著在正義隨文音之君子宜詳其理庶明太史公之達學也然則先儒音字比方為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並依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說謬矣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取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帶於重濁今之取捨冀除茲弊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並去聲當體則為名譽音預情乖則曰毀譽音餘自壞平怪壞徹上音自斷徒緩反自刀斷端管反以刀耶也奢好惡並去聲當體則為名譽音預情乖則曰毀譽音餘自壞平怪壞徹上音自斷徒緩反自刀斷端管反以刀耶也奢審之也亦且反助復音伏又扶音古臥反解核買反間紀覓反畜反許六反先蘇前仙反仙反尤反羽求反侯胡辭也句之語也富反重也過音越度也自散也間音隙也畜反許六反先蘇前仙反仙反尤反羽求反侯胡反治持並音直之止而脂砥砥並音夷反惟維遺唯並音位反怡貽願貽並音與反夷寅音寅婢並音脂反私息脂反綏雖雖

音字例

文或相似音或有異一字單錄乃恐致疑兩字連文檢尋稍易若音上字言上別之所音下字乃復書下有長

句在文中須音則題其字

發字例

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辨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

畜許六反養也又許救反從訟容反隨也又縱容反南北長也又但容反又子數色具反厯數術數也又色五

傳逐總反書傳也又逐全反卒子律反卒終也又蒼忽反急也尊忽反辟邪也又疋波反論也又音避隱也又普

覓反辟施書移反張也又式政反延也間紀開反隙也又紀寬反靜也射蛇夜反射也又夏胡馬反禹號也又胡嫁反春

復也又音福徐役之也重量也又直用反果也又直龍反寬也之也又丁歷反大汜音祀水在成阜又音凡邑

在定陶高帝即位處也樂音岳謂音樂也又音洛歡也覆敷富反蓋也又音敵當也恐曲用反氣也又惡鳥各反羈也

音夷楚人呼土為泥橋又音五教反好也情願也解佳賁反除結縛也又核買反散也兵拱反懼也又音機無幾也又音祈近也

謂於何也斷自相分也又端亂反斷疑事也幸所律反平例也幸伏也又音色類反將帥也屈立勿反曲也又君勿反姓上時

紀錄過音戈經遇也度前也又音所律反平例也幸伏也又音色類反將帥也屈立勿反曲也又君勿反姓上時

反位也元在物之上王放反霸王也又盛也長直良反久也又籍才昔反名籍也又薦籍培勃回反補也又勝

又時掌反自下而上王放反霸王也又盛也長直良反久也又籍才昔反名籍也又薦籍培勃回反補也又勝

音升反難乃旦反艱也使所里反又相息羊反又沈針甚反又針禁反又直任入今反又棺音官又古玩反又

式證反難乃旦反艱也使所里反又相息羊反又沈針甚反又針禁反又直任入今反又棺音官又古玩反又

造曹早反七妻切帝反費非味反用也又音秘邑也扶味反姓也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

也稱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謂號諡

民無能名曰神一名不一德不懈曰簡一不靖民則法曰皇靖

平易不訾曰簡不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

仁義所往曰王民往敬事供上曰恭供奉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正義論列



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

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入

既過能改曰恭言自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

執事堅固曰恭守正

從之成羣曰君民從

愛民長弟曰恭順長

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善

執禮御賓曰恭迎待

敬賓厚禮曰聖厚於

花親之闕曰恭益之

照臨四方曰明以明

尊賢讓善曰恭不事己善

諧訴不行曰明逆知之

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

經緯天地曰文成其

大慮靜民曰定惠

道德博聞曰文無不

純行不爽曰定行一

學勤好問曰文不取

安民大慮曰定以慮

慈惠愛民曰文惠以

安民法古曰定舊意

愍民惠禮曰文惠而

辟地有德曰襄取之

賜民爵位曰文與同

甲冑有勞曰襄征

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

小心畏忌曰儆思所

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強不屈

質淵受諫曰釐深故

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

有罰而還曰釐知難

威彊敵德曰武與有德

溫柔賢善曰懿性純

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往

心能制義曰度制事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

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

夸志多窮曰武多所窮極

知質有聖曰獻有所通

安民立政曰成政以

五宗安之曰孝五世

淵源流通曰康性無

慈惠愛親曰孝周愛

溫柔好樂曰康好豐年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

協時肇厚曰孝協合

合民安樂曰康富而

執心克莊曰齊能自

布德執義曰穆穆穆

資輔就共曰齊資輔佐

中情見貌曰穆性公

甄心動懼曰頃精

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

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所

昭德有勞曰昭能勞

柔德安衆曰靖成衆

聖聞周達曰昭聖聖

恭已鮮言曰靖恭已正身少言而中

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

彌年壽考曰胡也久

耆意大慮曰景也者強

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就志固

猛以彊果曰威於剛強甚

辟土服遠曰桓正定以武

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

能思辯象曰元別之使各有次

道德純一曰思德一而道大

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行德政

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

敵國克服曰莊通邊圍使能服

昭功宣民曰商明有功者

屢征殺伐曰莊以嚴釐之

執義揚善曰德稱人之善

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功立功

剛克爲伐曰翼伐功也

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

治而無咎曰平無災罪也

威德剛武曰圍禦亂

由義而濟曰景而成義

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

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

不隱無屈曰貞無私

治典不殺曰祁秉常不哀

辟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

好和不爭曰安生而少斷

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

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

兵甲亟作曰莊以數征爲嚴

狀古述今日譽立言之稱

死於原野曰莊非嚴何以死難

安心好靜曰夷不夷政

柔質慈民曰惠性知其

逆義不克曰丁不能成義

秉德尊業曰烈

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使爲終

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始終一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

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追補前過曰剛動善以補過

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而何

彊義執正曰威問正言無私

克敬動民曰桓敬以使之

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思慮

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

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

行見中外曰愨表裏

勝敵志強曰莊不撓

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

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

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

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急成

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

思慮深遠曰翼翼小心

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正義論例



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

愛民好治曰戴治好民

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

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

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令

復恨遂過曰刺去諫曰復反是曰恨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稱志

恭仁短折曰哀體恭質仁功未施

外內從亂曰荒官不治家不治

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

在國逢難曰愍兵寇之事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

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用察少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

思慮果遠曰明自在多近於專

滿志多窮曰戚自足者必不惑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

去禮遠衆曰煬不幸禮不親長

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

華言無實曰夸誕欺

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娶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

短折不成曰殤有知而天殤

極知鬼神曰靈其智能聽徹

殺戮無辜曰厲

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脩德

蚤孤短折曰哀蚤未知人事

凶年無穀曰荒不務耕稼

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

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喪

蚤孤鋪位曰幽鋪位即位而卒

使民悲傷曰愍苛政賊害

名實不爽曰質不爽言相應

施勤無私曰類無私唯義所在

博文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

好內遠禮曰煬明淫於家不奉禮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教之

彰義揜過曰堅明義以蓋前過

好廉自克曰節清欲勝其

死而志成曰靈志事不命

典禮不愆曰戴無過

好祭鬼怪曰靈演鬼神不致遠

不顯尸國曰隱以問主國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

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已者

恐懼從處曰悼從處言險地

好變動民曰躁從數移

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

壅遏不通曰幽弱損不夷

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

柔質愛諫曰慧以虛受人

德正應和曰莫正其德應其和

慈和徧服曰順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嗇於賜與曰愛言貪懷

思慮不爽曰厚不差所思而得

克威惠禮曰魏雖威不逆禮

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疏遠繼位曰紹非其第過得之

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而逆之

好更改舊曰易變故

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而實傷

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

除殘去虐曰湯

隱京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以其所為為象其事行和會也勤勞也尊脩也爽傷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順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康虛也獻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武法也布施也敏疾也速也載事彌文以前周書謚法周代君王並取作謚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

### 列國分野

漢書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為內史

顏師古云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詩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

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馮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扶風治內史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也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壑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犂犂越嶲益州

魏地冀州參之分壑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

陽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

卷去權反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壑今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

韓地角亢氏之分壑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臯滎陽潁川之崇高城陽

趙地昂畢之分壑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又得涿郡之高陽莫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

上黨

燕地尾箕之分壑召公封於燕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

乾隆四年校刊

山經正義



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齊地虛危之分壄東有菑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

魯地奎婁之分壄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僅取慮

宋地房心之分壄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今之睢陽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今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

楚地翼軫之分壄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後陳魯屬焉

吳地斗牛之分壄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今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

以前是戰國時諸國界域及相侵伐大乎  
深入然亦不能委細故畧記之用却大畧

史記目錄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本紀一十二

年表一十

八書八

世家三十

列傳七十

共一百三十卷

史記卷一

本紀第一

五帝

史記卷二

本紀第二

夏

史記卷三

本紀第三

殷

史記卷四

本紀第四

周

史記卷五

本紀第五

秦昭襄王

莊襄王

史記卷六

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

乾隆四年校刊



二世皇帝

史記卷七

本紀第七

項羽

史記卷八

本紀第八

漢高祖

史記卷九

本紀第九

呂太后

史記卷十

本紀第十

孝文帝

史記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孝景帝

史記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孝武帝

史記卷十三

年表第一

三代世表

史記卷十四

年表第二

十二諸侯

史記卷十五

年表第三

六國

史記卷十六

年表第四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卷十七

年表第五

漢興以來諸侯

史記卷十八

年表第六

高祖功臣侯

史記卷十九

年表第七

惠景間侯者

史記卷二十

年表第八

建元以來侯者

史記卷二十一

年表第九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

史記卷二十二

年表第十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

史記卷二十三

八書第一

禮

史記卷二十四

八書第二

樂

史記卷二十五

八書第三

律

史記卷二十六

八書第四

乾隆四年校刊



歷

史記卷二十七

八書第五

天官

史記卷二十八

八書第六

封禪

史記卷二十九

八書第七

河渠

史記卷三十

八書第八

平準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第一

吳太伯

史記卷三十二

世家第二

齊太公

史記卷三十三

世家第三

魯周公

史記卷三十四

世家第四

燕召公

史記卷三十五

世家第五

管蔡

史記卷三十六

世家第六

陳杞

史記卷三十七

世家第七

衛康叔

史記卷三十八

世家第八

宋微子

史記卷三十九

世家第九

晉

史記卷四十

世家第十

楚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第十一

越王句踐

史記卷四十二

世家第十二

鄭

史記卷四十三

世家第十三

趙

史記卷四十四

世家第十四

魏

史記卷四十五

世家第十五

韓

史記卷四十六

世家第十六

乾隆四年校刊



田敬仲完

史記卷四十七

世家第十七

孔子

史記卷四十八

世家第十八

陳涉

史記卷四十九

世家第十九

外戚

史記卷五十

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

史記卷五十一

世家第二十一

荆燕

史記卷五十二

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

史記卷五十三

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

史記卷五十四

世家第二十四

曹相國

史記卷五十五

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

史記卷五十六

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

史記卷五十七

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

史記卷五十八

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

史記卷五十九

世家第二十九

五宗

史記卷六十

世家第三十

三王

史記卷六十一

列傳第一

伯夷

史記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

管晏

史記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史記卷六十四

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

史記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

孫武

吳起

史記卷六十六

列傳第六

乾隆四年校刊



伍子胥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第七

仲尼弟子

史記卷六十八

列傳第八

商君鞅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第九

蘇秦

史記卷七十

列傳第十

張儀

史記卷七十一

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

甘茂

甘羅

史記卷七十二

列傳第十二

穰侯

史記卷七十三

列傳第十三

白起

史記卷七十四

列傳第十四

孟軻

淳于髡

慎到

騶奭

荀卿

史記卷七十五

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

史記卷七十六

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

虞卿

史記卷七十七

列傳第十七

信陵君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

史記卷七十九

列傳第十九

范雎

蔡澤

史記卷八十

列傳第二十

樂毅

史記卷八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李牧

史記卷八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

史記卷八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

鄒陽

史記卷八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

賈誼

史記卷八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刺客

曹沫

專諸

豫讓

聶政

荊軻

史記卷八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

史記卷八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

史記卷八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

陳餘

史記卷九十

列傳第三十

魏豹

彭越

史記卷九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

史記卷九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

史記卷九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

盧縮

史記卷九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田儼

田橫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史記卷九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張蒼

周昌

任敖

申屠嘉

附韋賢

魏相

邴吉

黃霸

韋玄成

匡衡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史記卷九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傅寬

靳歙

周緄

史記卷九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

叔孫通

史記卷一百

列傳第四十

季布

樂布

史記卷一百一

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

鼂錯

史記卷一百二

列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

馮唐

史記卷一百三

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敖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目錄



史記卷一百四

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子仁

附任安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

倉公

史記卷一百六

列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

史記卷一百七

列傳第四十七

竇嬰

田蚡

灌夫

史記卷一百八

列傳第四十八

韓安國

史記卷一百九

列傳第四十九

李廣

史記卷一百十

列傳第五十

匈奴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李蔡

曹襄

韓說

郭昌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趙食其

荀罷

路博德

趙破奴

蘇建

趙信

張騫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尉佗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東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

淮南王安

衡山王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循吏

孫叔敖

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史記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六十

汲黯

鄭當時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儒林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勝

董仲舒

胡毋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目錄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酷吏

鄧都

寧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楊僕

減宣

杜周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

烏孫 康居  
大月氏 安息

奄蔡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游俠

朱家

劇孟

郭解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佞幸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滑稽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附東方朔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日者

司馬季主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龜策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貨殖

范蠡

子貢

白圭

猗頓

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師史

任氏

史記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七十

太史公自序

附司馬貞補史記

三皇本紀

史記目錄

史記目錄考證

史記目錄

臣照

按監本此行前三行一曰史記補目錄一曰唐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著一曰三皇本紀

以補書而先正書以唐司馬貞而先漢司馬遷乖舛倒置總因三皇必在五帝前也夫刪書斷自唐虞孔子豈未見黃帝之書謂其荒遠難稽不欲傳疑於後世也遷史始黃帝已失孔子之指貞復等而上之及於伏羲益又甚矣顧遷之所以始黃帝者蓋以武帝好神仙仙家言並托之黃帝封禪書載帝語我若得如黃帝視棄妻子如敝屣耳遷是以據古史著黃帝事實以言黃帝亦人耳非能乘雲駕風長生不死如彼所言神仙者也故五帝中獨著黃帝之葬橋山餘並不書葬者言黃帝之死有冢可據也貞之補三皇并失遷之旨矣今依古本刊去此三行附補書於正書之末庶不改龍門之舊云

本紀一十二表一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監本作本紀卷一十二年表卷一十八書卷八世家卷三十列

傳卷七十

臣照

按十表中有世表有月表今日年表卷一十其謬可知也卷一十一卷一十則是第十二卷第

十卷也八書卷八更不可通蓋坊肆書賈之所爲而傳謬至今者且司馬遷報任安書云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云云更爲確據今俱依古本改正

史記目錄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五帝本紀第一

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綏綏有紀以別之餘者悉是駢註後并網集家正義劉玄注中侯勅本其事云  
 德合五帝坐星爲稱帝又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額  
 其本系故云本紀左史之言則史繫之年月名之曰紀第者太序之目一者舉數之由故曰五帝本  
 紀第一體曰動紀左史之言則史繫之年月名之曰紀第者太序之目一者舉數之由故曰五帝本  
 敬記言言爲尙書事爲春秋按春秋時置左右史故云史記

黃帝者

帝之首蓋依大戴禮五帝德又譙周宋均亦以爲然而孔安國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孫氏註系本

之並  
丘以  
因伏

神農黃帝爲二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註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都軒轅

帝有能

國君乃少典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又曰綰雲氏又曰帝鵠氏亦曰帝軒氏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

龍

斗極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兖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生日

黃帝

泰山禪亭亭亭在牟陰  
少典之子皇是也  
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又按國語云少典娶

是其父氏

女而生炎帝然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黃二帝雖則承帝王代紀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爲天子乎向其年之長也又按秦本紀云顓頊氏之裔孫曰女

清吞玄

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要少典氏而生栢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者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賈

註所引

者是其所著古史考之說也皇甫謚字士安生人系石曰干袁宋書按皇甫謚云黃帝生於壽丘

晉人號

玄晏先生今所引者是其所作帝王世紀也 姓公孫名曰車轅於姬水因以爲姓居軒轅之丘因以

孫長居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正義言神異也易曰

萬陰  
物陽  
之不

測之謂神書曰人惟幼而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駢案徇疾齊

齊聖左

傳曰子雖齊聖謂聖德齊肅又按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獻齊一本作慧齊獻慧皆智也太史公

近

禮而爲此經今文無作徇者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徇爲濬濬深也義亦並通爾雅齊

京

四全  
木子  
史記卷一  
本紀



遂俱調為疾尙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註云齊疾也今裴氏註云徇亦訓疾未見所出或當謂徇為遲遲於  
兩雅與齊俱訓疾則迅濫雖異字而音同也又爾雅曰宣徇通也審通也是通之與通義亦相近言黃帝幼而  
才智周備且辯給也故墨子亦云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正成謂年二十冠成人  
通矣俗本作十五非是按謂年老踰五十則聰明何得云十五正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正成謂年二十冠成人  
上至軒轅皆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集皇南論曰神農氏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  
大戴禮文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集皇南論曰神農氏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  
周所謂參盧皇南論所云帝榆罔是也正神農氏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  
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首長也正神農氏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  
連山氏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  
東有石穴曰神農生於厲山所謂列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

轅乃習用干戈呂征不享本或作亭亭訓直以征諸侯之不朝享者一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  
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瑣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按此紀云諸侯別錄伐蚩尤最為暴莫能伐  
比三朝退而為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並入大戴禮今此文見用兵篇也正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  
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謀殺無道萬民飲命黃帝行天子  
形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允乃仰天而歎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  
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兩雨止遂殺炎帝欲侵陵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德振兵正振治五氣  
黃尤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正炎帝欲侵陵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德振兵正振治五氣

王肅曰五行之氣集謂春甲乙蕤五種集蕤音蕤蕤種也樹也五種即五穀也音朱用反此註所引見  
木氣夏丙丁火氣之屬是五氣也集蕤五種集蕤音蕤蕤種也樹也五種即五穀也音朱用反此註所引見  
豆鄭氏曰豆之篇爾雅云在菽戎菽也郭璞曰今之胡撫萬民度四方集王肅曰度四方反安教熊羆貌  
羆虎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誨獫狁獸也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正義度音徒洛反安教熊羆貌  
丑子反羆如熊黃白色郭璞云獫狁虎屬也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集服音雄羆音阪泉地名皇南論曰在  
按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集服音雄羆音阪泉地名皇南論曰在  
泉今名黃帝泉在潁州懷武縣東五十六里出五里有阪泉東北與涿水合又有涿鹿城在潁州東南五  
十里名黃帝所都也晉太康地里志云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東北與涿水合又有涿鹿城在潁州東南五

戰然後得其志正謂黃帝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正言蚩尤不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集服音雄羆音阪泉地名皇南論曰在  
野集服音雄羆音阪泉地名皇南論曰在  
古今字異耳按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鹿者誤也正遂禽殺蚩尤集皇覽曰蚩尤豕在東  
七丈民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殺之身解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家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闕家等傳言  
谷或曰黃帝斬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響之野皇覽書名也記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  
先代豕基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

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正平服披山通道集徐廣曰披他本亦作披字蓋當爲讀  
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正平服披山通道集徐廣曰披他本亦作披字蓋當爲讀

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正平服披山通道集徐廣曰披他本亦作披字蓋當爲讀  
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正平服披山通道集徐廣曰披他本亦作披字蓋當爲讀

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正平服披山通道集徐廣曰披他本亦作披字蓋當爲讀  
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正平服披山通道集徐廣曰披他本亦作披字蓋當爲讀



今不必同也音拔音如字謂披山林草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音徐廣曰九一作凡舉案地理志曰

本而行以通道也音徐廣音鼓恐稍近也音九音相括地志云九山一山耳諸處字誤或九或凡也漢書郊祀志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九音統守節按地

志相合明及岱宗音泰山東岳也音在兗州西至于空桐音昭曰在隴右登雞頭音雞頭山名也後漢王孟

山之別名音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抱朴子內篇云黃帝見中黃子受九龍之方

過空桐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箕山在豫州平陽縣西百里黃帝封禪

出與地志云或即雞頭山也音蓋大隴山異名也黃帝登之未詳就是南至于江登熊湘音熊湘山名也後漢王孟

望嶠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按二處峒峒皆云黃帝登之未詳就是南至于江登熊湘音熊湘山名也後漢王孟

西十里齊桓公登之以望江山漢之沙盆陽縣一名峒山在岳州巴陵縣南十八里也北逐葷粥音葷粥山名也後漢王孟

狝菟窮居于北蠻音匈奴別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合符釜山音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又

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獯鬻漢曰匈奴音匈奴別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合符釜山音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又

按郭子橫洞真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音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時三里有赤雲之祥而

類蓋黃帝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於釜山也音括地志云釜山在揚州懷戎縣北三里山上有赤雲之祥而

于涿鹿之阿音廣平曰阿涿鹿山名已見山下平地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音環衛軍兵為營

象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音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蒼雲秋官置左

右大監監于萬國音監若周邵分陝也音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音徐廣曰多一作明

同而鬼神山川封禪祭祀之事自古以來獲寶鼎迎日推策音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漢書曰黃帝得寶鼎迎日推策

帝王之中推許黃帝以為多多猶大也音獲寶鼎迎日推策音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漢書曰黃帝得寶鼎迎日推策

神策下云於是推策迎日則神策者神書也黃帝得寶鼎迎日推策音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漢書曰黃帝得寶鼎迎日推策

將來故曰推策迎日也音笑言策迎逆也班固曰力收黃帝大捷造甲子容成造歷是逆知節氣日辰之舉風后力牧常先

大鴻以治民音鄭玄曰風后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德而嘆曰臣

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也驅羊萬羣帝德而嘆曰臣

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收兵法十五篇鄒玄云風后黃帝之

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云風后官兵法十三篇圖三卷孤虛二十卷力收兵法十五篇鄒玄云風后黃帝之

號大鴻黃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鴻冢音順天地之紀音陰陽四時之紀也音幽明之占音陰陽五行黃帝占數而知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

太紀

二





義義者日神也鬼神謂山川之神也鬼神聰明正直當盡心敬事因制尊卑之義故禮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是也正義鬼之治氣以教化

之氣以教化萬人也聚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正義幽南至于交趾正義西至于流沙正義地理志曰流

甘州張掖縣東北千六十四里是也正義一名鬱壘主閭閻萬鬼若害人之鬼動靜之物正義動物謂草木鳥獸之類

以草索縛之射以挑狐拔虎食也正義不砥屬集韻王肅曰砥平也而東服屬帝顓頊生子曰窮蟬正義系本作窮係宋衷云一云顓頊崩

名也丘道集韻皇肅云據左氏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又山海經曰顓頊葬鮒魚山之陽九嶺葬其陰也而

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

帝嚳高辛者集韻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與之地名

爰也正義帝王紀集韻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蟠極正義蟠音居兆反本作橋音蟠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

云倍母無間焉

自玄囂與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集韻皇肅曰都高辛於顓頊為族子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炎正義帝王紀云帝偕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

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

正義詩作歷望晦朔日月未至而明鬼神而敬事之正義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聖人之精氣謂之鬼言明識鬼神而敬事也其色

郁郁其德崑崙集韻郁郁猶穆穆也崑崙德高正義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正義舉動應天時衣服帝嚳執中而編

天下集韻徐廣曰古既字水旁偏字一作尹正義即尚書允執厥中是也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以上大戴正義帝嚳娶陳鋒氏女正義陳鋒氏女曰常生放勳正義放音方往反勳亦作勳音許云反言堯能放上古之功故曰放

嚳文女曰常生放勳正義放音方往反勳亦作勳音許云反言堯能放上古之功故曰放

嚳生帝嚳也正義帝嚳娶陳鋒氏女正義陳鋒氏女曰常生放勳正義放音方往反勳亦作勳音許云反言堯能放上古之功故曰放

案皇肅諡女名常儀也正義帝嚳崩集韻皇肅曰在位七十一年而崩葬於野而華代立帝嚳立不善崩正義古本

作不著音張慮反俗本作不善謂微弱不著猶不明衛宏云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正義帝

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華最長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為唐侯華在位九年正義帝

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禪乃封華於高辛今定州唐縣也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



帝堯者案堯字義法曰翼善傳聖曰堯堯說也放勳名帝舜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

為唐國母才宗國都城曰翼善傳聖曰堯堯說也放勳名帝舜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

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漢曰太原郡一名晉水也放勳

謚曰堯以甲申歲生崩年百有歲在位九十八年其仁如天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舜代天子事辛巳崩年百有歲在位九十八年其仁如天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臨人成依就之若葵望之如雲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黃收純衣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德能順人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日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為便也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則訓辨遂為辨章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之官若周禮天官卿也敬順昊天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言之法日月星辰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數之法觀象日月星辰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授人時也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日暘谷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也谷亦有他證明矣又下曰暘谷徐廣云一作陽柳陽或作陽禹貢青州云暘夷既略按暘夷青州也

皆依尚書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正陽郁音陽陽或作陽禹貢青州云暘夷既略按暘夷青州也

東方尚書仲主東方之官若周禮春官卿也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然尚書三傳主東故言日出則春故言便課其義仲恭勤道訓萬民東作之事便有程期日中星鳥以殷

導訓也三春主東故言日出則春故言便課其義仲恭勤道訓萬民東作之事便有程期日中星鳥以殷

中春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也乳申命羲叔居南交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化日字向書微作尾字說文云尾交接也乳申命羲叔居南交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交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其也然南方地有名故下無其文且

致者集孔安國曰為化也平序分南方化育之事雖則訓化解釋亦是紆同也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勤民事致其種日永星火以正中夏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殖使有程期也日永星火以正中夏案堯如天之流養也其知如神之微妙也神就之如日

知也孔安國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長晝漏六十刻鄭玄曰五十五刻其

民因鳥獸希革孔安國曰周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鄭玄曰西者隴西之孔安國曰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也革改也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人便程西成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而鄉望生音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主墳墓鄉氏頗得其理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是也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侯方也尚書作平在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馬融王肅謂曰每畫漏刻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十刻鄭玄曰四十五刻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正四時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十二會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五月日舉全數云六十六日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用之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正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家紀年云志云丹朱放城在鄧州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封也地志云丹朱放城在鄧州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惡心不則德義之經爲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頑凶訟也言丹朱心既頑嚚又奸爭訟不可用之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日共工水官名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也孔安國曰秋夜中星虛以正中孔安國曰春秋申命和仲居西土孔安國曰西土者廣日一無土字以爲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

本紀

四



安國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堯應曰鄱德泰帝位天子事是時帝位言已等不堪也堯曰悉舉貴戚及

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孔安國曰無妻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堯曰吾其試哉

頑母瞽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姦頑母瞽弟傲舜皆和以孝進之於善不至於姦惡也堯曰吾其試哉

欲以二女試舜於是堯妻之二女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觀其德於二女其德

行於二女以理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孔安國曰舜所居嬀汭水之南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

淮也猶洛汭渭汭然也正傷筋苦水出蒲州河南山許慎云水涯曰汭按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

道於虞氏也括地志云嬀汭水二水異原合流出谷西注河嬀水北二汭也又夫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

云河東縣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

也書試以司徒之五典能從乃偏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馬融

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尚書云納于大麓穀梁傳云林囿於山

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日麓是山足曰麓故此以為入山林不迷

錄萬機之政與此不同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女登帝位舜讓於

德不惛集解徐廣曰音亦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惛也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惛也正月上帝

正建朔舜正建子此時未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集解鄭玄曰文祖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

改故依堯正月上日也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

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舜受堯終帝之事於文祖也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

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金樞紐之府名曰神斗主也土精

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顯紀法也金精斷割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

德室玄矩者黑帝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權輕重故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

天命舜乃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按璇璣玉衡鄭玄曰璇璣玉衡安更以璇璣玉衡以正天文也正義說文云璇璣玉衡

1



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濟水齊為營州

象以典刑

集解馬融曰言咎繇刑五帝之刑無犯之者但

於是為十二州也鄭玄曰鄭玄曰鄭玄曰鄭玄曰鄭玄曰

常刑用不

流有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宥寬也一日幼少二日老耄三日意愚五刑畢則刑安國云象法也法用

官刑治官事者為刑

井作教刑

集解鄭玄曰井為教官為刑者金作贖刑惡使出金贖罪者金黃金也意善功

鄭玄曰青我為人作患害

怙終

集解徐廣賊刑身以為發賊則用刑之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之謫哉爾雅曰謫靜也

案古文作恤哉

謹與進言共工

也今文是伏生口誦師謚聲近遂作謚也

謹與進言共工

集解鄭玄曰共工果淫辟亦反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

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

荆

集解馬融曰三苗國名也左傳云自諸侯不用王命虞有三苗

左洞庭而右彭蠡按洞庭湖名在岳州彭蠡湖名在江州

彭蠡

集解馬融曰彭蠡湖名在江州彭蠡湖名在江州

湖也本屬荆州尚書云南入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

幽陵

集解馬融曰幽陵北齊也正義

子江東匯澤為彭蠡是也

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神異經云

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黿蛇身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以變北狄

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黿蛇身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以變北狄

集解徐廣曰變一作變

集解徐廣曰變一作變

商各於四夷放共工等為中國之風俗也

放驩兜於崇山

集解馬融曰崇山南裔也正義

海中魚為人便惡不畏風雨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

三危

集解馬融曰三危俗亦名卑窮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有峰

神異經云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胛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

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

集解馬融曰羽山在沂州臨沂縣

遂無理名曰苗民又山海經云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也

以變東夷四

集解馬融曰東夷四

界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玉知通塞誅也

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集解徐廣曰堯

皇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集解徐廣曰堯

集解徐廣曰堯

白堯在位凡九十八年綱案皇覽曰堯家在齊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隴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

七載孔安國云堯壽百一十六歲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述

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

征記云城陽縣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也括地志云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述

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

集解鄭玄曰百姓似也不似言不如人

四方莫舉樂

集解鄭玄曰百姓似也不似言不如人

集解鄭玄曰百姓似也不似言不如人

皇生丹朱又有庶於是乃權授舜

而合道

正義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故權試舜也

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

而合道

正義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故權試舜也

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

而合道

正義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故權試舜也

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

而合道

正義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故權試舜也

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

而合道

正義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故權試舜也

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

而合道

正義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故權試舜也

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

而合道

正義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故權試舜也

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

而合道

正義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故權試舜也

六



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嫪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正義親戚謂父  
瞽叟後母弟象

妹穎等也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正義篤惇也非唯二女恭勤婦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而義韓子穎音古反

侵畔舜往耕耨魚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集解史記音義曰音游甫反騷謂窳病也王義苦讀叩鑿音古鑿也窳音夷

年耕者議也。**正義**聚在喻二年戌。三年戌都。**正義**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堯乃賜舜絺衣。

金而所居月驛反謂村落也三金月邑三金月者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

與琴衣也鄒氏音竹凡反爲築倉廩予牛羊暫隻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暫隻從下絳少焚廩舜乃以面

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國圖言以笠自扞己真有仙鳥弭翅而輕下得不損傷皇甫謐三國志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正義通史云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

鵲登汝衣裳鳥工往舜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集解劉焯曰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空音孔列女傳所謂龍工入井是也

正義言舜潛匿穿孔旁從他井而出也通史云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王往入井瞽叟與象下

中出帝王紀云河  
 舜既入深薈叟與象共下土實井  
 舜從置空出去薈叟象喜以舜爲  
 曰死象曰本某者象象

東有舜井未詳  
義扶今是日舜妻唐二女與妻良友之二三合夏三女良友乃土舜宮居  
義官卽室也爾雅

與其父母分問反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官居云室謂之宮禮云命

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義也如孟子取尙書文又云惟茲

臣庶女其于予治蓋欲  
令象共我理臣庶也

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

利謂之八愷集解賈逵曰愷和也索隱左傳史克對季文子曰昔高陽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集解賈逵曰愷和也

曰元善也案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比十六族者世齊其美案謂元愷各有親族故稱族不貢其名至

伯奮仲堪叔獻季伯伯虎仲熊叔豹季狸王肅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預曰后土地也索隱禹爲司空司空主

於堯堯未能舉舜堯八愷使主后土土則禹在八愷之中**正義**春秋正義云后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

撥百事莫不時序無不以時得其次序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教則契在八元之數也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正義社云內諸夏外夷狄也按契作五常之教諸夏太平夷狄向化也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傳賈逵曰帝鴻黃帝也掩義

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而好凶惡故謂之渾沌也杜預云渾沌不開通之貌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

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藏有頸直短食澤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欲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鼻舌耳目

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鑒之日鑒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按言謹堯性似故號之也少皞曰金天氏帝號有不

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其忠直有惡言語高粉飾之故謂之窮奇按常行終必窮極好語諛奇

異于人也神異經云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勸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闕輒食直頰項氏反有才子不

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橈杌謂之橈杌者言其性不馴不從詔令故謂之橈杌按音道刃反杌音五骨反

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

雲氏有不才子所封也書云縉亦縉也謂三苗也言貪飲食冒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

物強者畏彘而單名饕餮時而不用善等之氣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今括州縉雲縣蓋其

杜預曰非帝子孫故舜賓於四門達四門以賓衆賢也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魑魅

度曰螭魅人而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御音魚呂反螭音丑於是四門辟言母凶人

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

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垂益彭祖終氏之第三子

公之祖也堯巨龜反樂官也倕音垂亦作垂內言之官也益伯翳也即秦趙之祖彭祖自堯時舉用歷夏殷封

彭大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正字分謂封疆爵土也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四通四方耳

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正字舜命十二牧論帝堯之德又教之于民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

能奮庸奮明庸功也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

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集解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舜曰棄黎民始饑書作祖履祖始也

古文作阻饑孔氏以為阻集解鄭玄曰時讓曰耕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

王肅曰五品五常也正字訓音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五品之教舜曰皋陶蠻夷猾夏集解鄭玄曰

國寇賊姦軌集解鄭玄曰由內為姦汝作士集解馬融曰獄官之長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集解馬融曰五刑謂

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正字孔安國云服從也言輕重之五流有度



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舜曰誰能馴子工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舜曰誰能馴子工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舜曰誰能馴子上下草木鳥獸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臣朱虎熊羆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也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鄭立曰生次秩尊卑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常曰秩宗依古也孔安國云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也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清明伯夷讓夔龍舜曰然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云宵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直而溫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歌詩韶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直而溫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傲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失之微教之以防其失也詩言意歌長言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聲宮商角徵羽也律為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孔安國云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也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威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也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一八徒四人鄭立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危腫反言畏惡利口說說之人兼珍絕姦偽人黨恐其驚動我衆使龍過絕之出入其命維信實也此命汝為

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而嘆之無所復物焉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敬哉惟時相天事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立曰皆格于文祖時所勅命也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紬陟遠近眾功咸與分北三苗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陶為大理平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山澤辟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建舜十二牧也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西戎析枝渠度氏羌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北山戎發息慎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東長鳥集解馬融曰謂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為司

夷索隱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總之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又按漢書北發

下是北方夷字長夷也鳥夷也其意宜然今按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

板也鮮折音相近鄭氏劉氏也息並音肅然也且戴狄之名古夷則不必皆同今讀如字也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

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四海之內爾雅云九夷八

海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九招音部即舜樂九招故曰九招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

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都言堯崩南謚曰舜所

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正義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

今鶴州城是也蒲坂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坂故城是也潘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

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劉案皇覽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於陰皇南謚曰

或曰二妃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集解徐廣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集解孟子曰

葬衡山帝王紀云舜弟二封於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

名為鼻亭神與地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有象廟王隱晉書云此大泉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

封舜子商均亦不肖集解虞城縣括地志云虞國舜後所封邑也亦封舜子均於南故號商均也舜乃豫薦禹於

天集解謂告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正義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陽諸侯歸之然

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集解書律歷志云封堯子朱於丹淵為諸侯商均封虞在

梁國今虞城縣也正義括地志云定州唐縣堯後所封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也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正義為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集解徐廣曰外傳說以凡有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虞翻云

人為十一姓酉祁已滕蒧任荀釐姑正義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集解韋昭曰陶

稱殷商矣張晏曰堯為唐帝舜為有虞集解皇南謚曰舜嬪于虞因為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姁氏契為商

姓子氏集解禮緯曰禹母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棄為周姓姬氏集解駢案鄒玄駢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

仲象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

之公命以字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

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太史公曰正義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自敘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又云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又云太史

公遭李陵之禍明太史公司馬遷自號也遷為太史公官題贊首也虞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

乾隆四年校刊



非獨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矣文出大戴禮也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也謂百家

之言皆非典雅之訓薦紳先生難言之集解徐廣曰薦紳卽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

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以二者余嘗西至空峒正義余太史公自稱也嘗會也空峒

北過涿鹿山側有涿鹿城卽堯舜之鄉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

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卽帝德帝系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

太史公言己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顧弟弗深考其言曰弟如演池而不詳者多以爲字誤學者安可不博觀

乎顧念也弟且也太史公言博考古文釋其言其所表見皆不虛言帝德帝系所有書缺有間矣正義

表見之不虛甚章著矣思念亦且不須更深考論言古典殘缺有年載故曰有間然帝皇遺事散軼乃時時

多矣而無說黃帝之語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見於他記說卽帝德帝系等說也故已今採按而備論黃帝

已來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正義太史公

事耳子百家論次擇其言語典雅者故著爲五帝本紀在史記百三十篇書之首索隱述贊曰帝出少典居于軒丘既代炎曆遂禽蚩尤高陽嗣位靜深謀小大遠近莫不懷柔爰泊帝嚳

列聖同休帝嚳之弟其號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郁夷東作昧谷西照明敷厥德升聞能讓天下賢

君義二右述贊之體深所不安何者夫敘事美功合有首末懲惡勸善是稱褒貶觀太史公贊論之中或國有數君

或士兼百行不能備論終始自可略申梗概遂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卽爲一篇之贊將爲龜鏡誠所不敢

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矣今並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云

史記卷一

史記卷一 考證

五帝本紀黃帝者正義亭亭在牟陰○牟陰漢唐皆無其縣漢地理志泰山郡鉅平縣下云有亭亭山祠然則

牟陰是鉅平二字之誤又監本作封太山禪亭亭在牟陰推尋文義應複舉亭亭二字今添

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集解贊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周禮肆師疏亦引三朝記云庶人之強

者與此異

又正義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監本作銅鐵額。臣照按徐陵文銅頭鐵額與暴軒年頭字缺今添

遂禽殺虫尤集解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關鄉城中高七丈。○東平郡依後漢郡國志宜爲東平國水經注引此則竟作東郡關鄉縣城郡國志注引皇覽作關城高七丈水經注引皇覽作高七尺

黃帝居軒轅之邱集解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臣世駿按山海經西山經曰軒轅之邱洵水出焉

南流注於黑水郭璞注黃帝居此邱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邱又海外西經曰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在女子國北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郭璞注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集解不引西

山軒轅之邱而引海外軒轅之國爲證已爲失誤至以西射爲地名則尤誤之誤也

是爲青陽集解太史公乃據大戴禮以嫫祖生昌意及元囂。臣世駿按戴德禮有孝昭冠辭則其後於太史

公明矣集解竟以爲太史公乃據大戴禮疑有誤

青陽降居江水。○大戴禮帝繫篇作降居泝水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大戴禮帝繫篇作昌濮路史後紀作景嫫

依鬼神以制義。○制監本作制正義曰制古制字則本文應作制明矣今改正

帝堯者放勳。臣德齡按柯維騏曰太史公本五帝德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竊考堯紀放勳二字

似與堯典同旨言堯之功無所不至以爲一篇總冒至舜之名曰重華禹之名曰文命則名曰二字亦可屬

之當時頌美之詞不必爲舜禹之命名也此論似爲得之

敬授民時正義尚書考靈耀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尚書疏引書傳云張

昏中可以種穀火昏中可以種黍

便程南爲敬致集解孔安國曰平序分南方化育之事。○尚書孔傳無分字

鳥獸毛雝集解孔安國曰毛更生曰琬理。○尚書孔傳作毛更生整理

鳥獸毛雝集解孔安國曰鳥獸皆生旣義細毛以自溫也。○尚書孔傳旣作與



九載功用不成○載監本作歲正義詳釋載字義則本文不得作歲也今改正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正義孔安國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載時八十六老將求代也○徐孚遠曰據皇甫謐所記堯崩年百十八歲在位九十八年則是二十方卽位也與此不同

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監本說為作今改正又正義璿徑八尺圓周二尺五寸面強○臣照按尚書疏作圓周二丈五尺而強徑一者圓三有奇徑八尺圓周豈當二尺五寸正義誤

至於岱宗崇正義風俗通云泰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始也長也○風俗通本文云岱始也宗長也

同律度量衡正義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于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一為一分十分為寸○監本作本起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臣照按今漢書律歷志亦同

此說遂不可解宋史律志詳之今照宋史改

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此下監本落於是乃林授舜句并索隱正義注今添

虞舜者正義宋州虞城大襄國所封之邑○大襄疑虞思二字之誤見路史國名紀

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路史餘論曰呂梁碑劉耽作碑中叙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

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為可攷質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

陶河濱正義或陶所在則可○或陶上脫或耕二字語見水經注言無地不可耕且陶也

歷山之人皆讓畔正義韓子歷云○歷字疑衍

使主后土集解杜預曰后土地也○左傳杜預注云后土地官與此異

縉雲氏有不才子正義書云縉赤綰也○春秋疏云字書云赤綰也此明脫字字

禹臯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臣德齡按自禹至彭祖為十人而下文叙其分職則惟九官而無彭祖

又下文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注引書傳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亦無彭祖竊疑彭祖二字是衍文

冠賊姦軌集解鄭元曰由內爲姦起外爲軌○尚書孔傳曰在外曰奸在內曰兇蓋本成十七年傳文與鄭義相反

於是以垂爲共工集解馬融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徐孚遠曰是時禹爲司空宅百揆垂何得亦爲司空抑禹自宅揆解司空之職以授垂耶將其工別爲一官與司空分職而馬說誤耶

教禘子集解孔安國曰稱胄聲相近○今尚書孔傳無此語

於是禹乃典九招之樂○

臣德鄰

按禹字疑當作夔字蓋夔爲典樂之官而禹無作樂之事九招樂作致異物

鳳凰來翔不歸其功於夔不可其叙二十二人之成功除四岳無有分職不叙外而獨遺典樂之夔亦不可且其叙禹於諸臣之後者以禹之功爲最大也而大樂之作所以告成功故又叙夔於禹之後其次序固秩然不紊也夏本紀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一段尤可爲夔字明證

封弟象爲諸侯正義王隱晉書云此大泉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此大泉三字疑是零陵二字之誤

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監本誤將下文索隱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云云複見於此標作正

義今刪

史記卷一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

考證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夏本紀第二

夏禹 案蓋法曰受禪成功曰禹正夏者帝禹封國號也帝名曰文命案尚書云文命敷于四海孔

禹名太史公皆以放數重華文命為名孔又云虞氏舜名則堯舜禹湯皆名矣蓋古質帝王文德教命不云是

因其行追而為謚其實禹是名故張晏云少昊已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已來天下之號因其名又按系本

威又吞神珠薏苡胙圻而生禹名文命宋忠云高密禹所封國正西夷人也大戴禮云高陽之孫鯀之子曰文命

揚雄蜀王本紀云禹本汝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禹之父曰

三華陽國志云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猶不敢放六畜按廣柔隋改曰汶川禹之父曰

繇繇之父曰帝顓頊案皇南謚云繇帝顓頊之子字熙又連山易云繇封於崇放國語謂之崇伯繇系本亦

顓頊六代孫則繇非是顓頊之繇為顓頊子漢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繇按繇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

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

大父昌意及父繇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日鴈故近代文字大義者皆作鴻浩浩懷

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繇可堯曰繇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繇

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繇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

之政巡狩行視繇之治水無狀案言乃殛繇於羽山以死正音紀力反繇之羽山化為黃熊入于羽淵

三足熊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繇子禹而使續繇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

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

其往視爾事矣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音應鍾律身為度身法度案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

本紀

一



稷奉帝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集韻土故此紀依之傳即付也謂功屬役之事謂令人分布理

九州之土地也表木謂刊木集韻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駟案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

立為表記尚書作隨山川木集韻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駟案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

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集韻馬融曰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集韻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集韻徐廣曰他書或作藹案孟康曰橈形

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集韻按橈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山行乘橈集韻徐廣曰橈一作橈音丘遙反

人曲一脚泥上適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也山行乘橈集韻徐廣曰橈一作橈音丘遙反

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黎反集韻按上山左準繩右規矩集韻王肅曰左言常用也案橈左

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集韻音與上同也左準繩右規矩集韻王肅曰左言常用也案橈左

應規載四時集韻王肅曰所以行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眾庶

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

按理水及貢賦從帝都為始也黃河自勝州東直南至華陰即東至懷州南壺口治梁及岐集韻孔安國曰冀

又東北至平州碣石山入海也東河之西南河之東南河之北皆冀州也壺口治梁及岐集韻孔安國曰冀

貢賦役載於書也鄭玄曰兩河間冀州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

山縣東北十里二山雍州境也孔既脩太原至于嶽陽集韻孔安國曰太原今為郡名太嶽在太原西南山南

安國曰從東循山理水而西也孔既脩太原至于嶽陽集韻孔安國曰太原今為郡名太嶽在太原西南山南

太山在河東縣東凡如此類不引書者皆地理志覃懷致功集韻孔安國曰太原今為郡名太嶽在太原西南山南

濟河維沅州

之界在此兩水之間

九河既道

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

雷夏既澤

雍沮會同

鄭玄曰

濟水沮水相

濟水沮水相

濟水沮水相

濟水沮水相

濟水沮水相

濟水沮水相

濟水沮水相

濟水沮水相

濟水沮水相

濟水沮水相

濟水沮水相



獨而合人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案澤水出焉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

也正義居地志云雷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案澤水出焉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

居土集解孔安國曰大水去其土黑墳集解孔安國曰草絲木條集解孔安國曰田中下集解孔安國曰賦貞作十

有三年乃同集解孔安國曰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其貢漆絲其筐織文集解孔安國曰地宜漆林又宜

而貢浮於濟澤通於河集解孔安國曰地理志云澤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北入于海

海岱維青州集解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嶧夷既略集解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嶧夷按今文尚書及帝

命駿並作馬鑣在集解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嶧夷既略集解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嶧夷按今文尚書及帝

遼西鎮古夷字也集解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嶧夷既略集解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嶧夷按今文尚書及帝

土石黑數里之中波集解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嶧夷既略集解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嶧夷按今文尚書及帝

若漆放謂之瀦水也集解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嶧夷既略集解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嶧夷按今文尚書及帝

田上下賦中上集解孔安國曰厥貢鹽絺海物維錯集解孔安國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難集解孔安國曰賦貞作十

集解孔安國曰賦貞作十集解孔安國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難集解孔安國曰賦貞作十

按地理志黃縣有萊其筐會絲集解孔安國曰會桑蠶絲中為琴瑟弦又浮於汶通於濟集解孔安國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山恐即此地之夷集解孔安國曰會桑蠶絲中為琴瑟弦又浮於汶通於濟集解孔安國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入濟海岱及淮維徐州集解孔安國曰東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治蒙羽其藝集解孔安國曰二水已治二山可以種藝

澤孔安國曰都東原底平集解鄭玄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集解張華博物志云兗州東平郡即東原

水所停曰都東原底平集解鄭玄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集解張華博物志云兗州東平郡即東原

赤埴墳集解徐廣曰草木漸包集解孔安國曰長進包叢生也其田上中賦中中集解孔安國曰二賦第五貢維土五色

方止宜以白茅正義韓詩外傳云天子祔廟姑墓有五色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

今屬審羽吠夏翟集解孔安國曰夏翟翟雉名嶧陽孤桐集解孔安國曰嶧山在陽州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鄭玄曰地

南二十二里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言絡繹相連泗濱浮磬集解孔安國曰泗水出濟陰縣氏也正義括地志云泗水

屬也今猶多桐樹按今獨生桐尚微一偏似琴瑟泗濱浮磬集解孔安國曰泗水出濟陰縣氏也正義括地志云泗水

梁出石磬淮夷蠙珠泉魚集解孔安國曰淮夷徐戎並與今徐州言淮夷美則鄭玄曰淮夷淮水之民也案按尚書

泉與也言夷人所居淮水之處有其筐玄織綹集解鄭玄曰織細也祭服之材尚細浮于淮泗通于河正義括地志云泗水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

卷二

二



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居此澤也案舊唐書地理志云彭蠡湖在江州尋陽縣東南五十里三三既入章  
謂都為豬則是水聚會之美正蓋都古交尚書作豬孔安國云水所停曰豬鄭玄云南方三三既入章  
云三三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按地理志有南江江北江是為三三其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  
丹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南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入海故下文東江又東為東江理安  
云有北有中震澤致定會稽吳縣故周太伯所封國名言三三已入以致定為震澤又左傳稱震澤亦謂此也  
南可知也

澤在蘇州西四十五里曰三三澤也案蘇州志云三三澤在蘇州東南三十里江口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為東江  
分處號曰三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三江口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為東江  
太湖東北流各至三三江口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三江既入皆非也周  
禮職方氏云揚州數日具區川曰三三江按五湖三三澤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三江既入皆非也周  
矣五湖者太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澤為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太湖在莫湖山東周  
三十餘里西口湖連其口南則莫湖山北則徐侯山西與太湖連莫湖在莫湖山西口關二里其口東南岸  
在胥山西南與莫湖連其口南則莫湖山北則徐侯山西與太湖連莫湖在莫湖山西口關二里其口東南岸  
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關四里其口東南岸長山湖南即山陽村西北連常  
吳則通渠三三江五湖貨殖傳云夫吳有三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自致傳云登達太湖河渠書云於竹箭既布  
吳則通渠三三江五湖貨殖傳云夫吳有三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自致傳云登達太湖河渠書云於竹箭既布

其草惟天其木惟喬長曰天喬高也其土塗泥集解馬融如也田下賦下上上雜集解孔安國曰  
云水去布生其草惟天其木惟喬長曰天喬高也其土塗泥集解馬融如也田下賦下上上雜集解孔安國曰  
第六貢金三品集解孔安國曰金銀瑤琨竹箭孔安國曰瑤琨皆美玉也齒革羽毛集解孔安國曰象牙犀兕鳥羽鹿牛  
第六貢金三品集解孔安國曰金銀瑤琨竹箭孔安國曰瑤琨皆美玉也齒革羽毛集解孔安國曰象牙犀兕鳥羽鹿牛  
第六貢金三品集解孔安國曰金銀瑤琨竹箭孔安國曰瑤琨皆美玉也齒革羽毛集解孔安國曰象牙犀兕鳥羽鹿牛

其篚織貝也集解孔安國曰織細紵也其篚織貝也集解孔安國曰織細紵也其篚織貝也集解孔安國曰織細紵也  
其篚織貝也集解孔安國曰織細紵也其篚織貝也集解孔安國曰織細紵也其篚織貝也集解孔安國曰織細紵也  
其篚織貝也集解孔安國曰織細紵也其篚織貝也集解孔安國曰織細紵也其篚織貝也集解孔安國曰織細紵也

海集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正集解孔安國曰北陽江漢朝宗于  
海集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正集解孔安國曰北陽江漢朝宗于  
海集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正集解孔安國曰北陽江漢朝宗于

土為治集解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一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鄭  
土為治集解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一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鄭  
土為治集解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一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鄭



**金三品**  
**桧栝**  
日集韻鄭玄曰四木名孔安國曰榑也  
**檉**  
日集韻鄭玄曰西木名孔安國曰榑也  
**礪砥弩丹**  
石也弩石中矢鏃月朱類也  
**維翰銘栝**  
日集韻徐廣

有毛刺者絳宗麻酒重之故包裏又纏絛也正義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  
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名包茅山  
其筐玄纁纁組集解孔安國曰此州染玄纁色

荆河惟潁州縣西八十里韓子云下知得玉璞於楚之荊山卽此也云潁州北河也伊雒滙澗旣入於河

流州新榮播既都孔安國曰榮澤名水波水已成邊都洛州郭內南入洛澗水源出洛州新榮縣東白石山東北與穀水合流經洛州郭內東

地之一名也  
北九十里定陶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池  
其土壤下土墳墟  
田中上賦雜

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拓地志云黑水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大山  
 一作曙又作成岐山封禪書云廣漢蜀郾前漢道西北大山  
 嶓既載舊唐書鄭玄曰地理志岷山在嶓

青衣縣青衣後改爲漢嘉蔡山不知所在也  
 丁亥反江館發源此州入荊州  
 麥家放平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南此非徐州之蒙在蜀郡

西傾因桓是來集解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鄭玄曰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

州集解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宗憲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水桐鄒玄引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山海經黑水出崦嵫虛西北隅也弱水既西集解孔安國曰西之西流至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  
本記



合黎鄭玄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也索隱水經云弱水出張掖刪丹縣集解孔安國曰屬達也水北

西北至酒泉會水入合黎山麓山海經云弱水出崑崙墟西南隅也水入于海日弱水治涇水入于渭也

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筭頭山涇谷澗水源出渭原縣西七十六里烏鼠山今名青雀山渭有三源並出烏鼠山

漆沮既從東入謂沮水一名川水源出雍州富平縣東入櫟陽縣南

漢高帝於櫟陽置萬年縣十三州地理志云萬年縣南有湮豐水所司

渭北有小河卽沮水也詩云古公去邠度漆沮卽此水注方所入渭澧水所同同於渭也索隱漆沮二水漆水出石夫風漆縣西且水也里志無文而水經以澧水出北也直各縣東過焉後羽縣人各說文亦以

漆沮各是一水名孔安國獨以爲一又云是洛水澧水出右扶風郿縣南東北過上林苑正義括地志云雍州

郭縣終南山  
荆岐已旅  
集解 孔安國曰荆在岐東非荊州之荆也  
正義 括地志云荆山在雍州富平縣今名揭

畢也按雍州荊山卽黃帝及禹鑄鼎地也冬有文勿至干易鼠集解孔安國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鄭玄曰地理

襄州荊山縣西荊山卽卞和得玉璞者  
終南敦物至于鳧臠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索隱按左傳

中南山杜預以爲終南山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山華山古文以爲穀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南山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輔山

在雍州萬年原黑夷責至于郿野集解鄭玄曰地理志郿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正義原隰幽州地也按原高

縣南五十里。月陰山。總三三。者。野平。地也。陽。傾。下。地。也。言。從。渭。州。致。功。西。北。至。京。州。都。野。沙。州。三。危。山。也。括。地。

三危既度南與岐山相連度劉伯莊音田各反尚書作宅三苗大序商之山已可居三

苗之族大有次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集解孔安國曰田第貢璆琳琅玕集解孔安國曰璆琳皆玉浮于積

孔安國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秦積石在金城河

石室于龍門西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正義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山在河州枹罕

縣西七里河州在京西一千四百七十二里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李奇云禹鑿通河水處廣八十里秦記云龍門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壘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云暴鯉點額龍

門下接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也禹發源河水小積石山會于胃內正墨水經云河水又南至戡皮昆侖折支

浮河東北下歷雲陽北而南行至於龍門皆雍州地也  
卷二 汭汭潼關渭水從西注之也  
○糸人上合木

渠搜西戎卽序戎狄也秦圖鄭玄以爲衣皮之人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王肅曰昆侖在臨羌西析

支在河關西戎西域王肅以爲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道九山案舊唐書汾州志云九山在汾州界內方岐是九山也古分爲三條故

地理志有北條之荆山馬融以汧爲北條西傾爲中條潘冢爲南干及支三千川山

條鄭玄分四列沂爲陰列西傾次陰列嶓冢爲陽列岐山次陽列沂乃岷至于荆山右扶風也案禮記沂一作岷

按有汧水攸其字以從山或從水猶岐山然也地理志云隰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荊山在左潁潁德踰于

河壺口雷首案經雷首山在河至于太嶽集解孔安國曰三山在冀州太嶽在上黨西也案經卽霍太山也

太嶽霍山也氏主行戎三三集解孔安國曰此三山在冀州之南河之北折城山在河東漢澤縣

砥柱城至于王屋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太陽縣南河水中



乾隆四年校刊



停冬夏不增減其南出橫石為中國河是至于龍門南至華陰集解孔安國曰至華陰山北而東行正義華陰

秦漢高帝東至砥柱集解孔安國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在又東至于盟津集

孔安國曰在洛北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內郡河陽縣南孟津也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紂與八百諸侯會盟津亦曰孟津是也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李巡云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是也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東山又曰青壇山在衛州黎陽南七里張揖云今成皋非也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大梁集解地理志絳水字從糸出信都國與澤池澤河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東北流冀州入海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遼河集解鄭玄曰下尾合名入于海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地理志云至江夏謂之夏水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水又為沮水至漢中為漢水至均州為漢水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浪之水集解孔安國曰別流也此水也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地過三澨入于大別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記云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水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今竟陵有三条水俗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入震澤途為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北江而入海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是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過九江至于東陵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禮也過九江至于東陵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東為中江入于海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沱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決為滎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桐栢集解地理志云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集解孟孟津也五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度之近代呼為武濟集解孟孟津也



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正義括地志云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山海經云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郭璞注云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鼠

鴛鴦名馳如人家鼠而短尾鵲似鵲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東會于灃正義灃音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鼠鴛鴦鼠在內鳥在外鴛鴦反鳴音余鵲快磨反鳴音丁胡反似雉也

至于湟正義括地志云湟水出原州百泉縣東過漆沮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焉正義灃音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鼠

在宜陽之西正義括地志云洛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家嶺東北會于渭集解孔安國曰洛水出洛州新安縣東白

山東北流入河熊耳山在號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洛所經東北會于渭集解孔安國曰洛水出洛州新安縣東白

南穀城縣南志云洛水出河又東會于伊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既居集解孔安國曰四九山乘旅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國曰九州之澤皆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已賦障無決溢也四海會同六府甚脩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財物之稅皆法咸則三壤成賦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定制而入之也咸則三壤成賦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賜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孔安國曰甸內近王城者禾粟曰總甸二百里納銍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也服粟役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越粟役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也服粟役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也服粟役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也服粟役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南東北入于河集解孔安國曰洛陽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

本記

五



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

集解孔安國曰禹為

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

集解孔安國曰言其人有

德必言其所行寬而栗

集解孔安國曰性

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共

集解孔安國曰治而敬擾而殺

事因事以為驗

集解孔安國曰性

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共

集解孔安國曰治而敬擾而殺

曰擾一作柔馴案孔安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集解孔安國曰

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

家也卿大夫福家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

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

集解孔安國曰嚴敬也

行六德以信治

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集解孔安國曰

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也如此則後德理能之士並皆在官也

百吏肅謹毋教

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

集解孔安國曰

取尚書皋陶謨為文斷絕殊無次序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孔安國曰言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續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

集解孔安國曰

皋陶曰我未有所知思之

用五刑必當文略

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桴行山乘木

集解孔安國曰

反乘口寒反與益予

眾庶稻鮮食

集解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

予音與上與謂同與以決九川致四海浚湄澮

集解孔安國曰

湄澮田間溝

也致之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

帝慎乃在位安爾止

集解孔安國曰

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

集解孔安國曰

以美應謂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

集解孔安國曰

助民汝當翼我欲左右

余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

集解孔安國曰

音忽鄭玄曰

鄭玄曰

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

集解孔安國曰

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者隨字解

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為政及忽急者是也五言謂

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玄以為出納政教五言非也

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

集解孔安國曰

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

卿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諸眾讓嬖臣君

集解孔安國曰

徐廣曰臣一作吾

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

集解孔安國曰

帝曰

四十字帝及禹相答極為次序當應別見書

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母水行舟朋淫于家

集解孔安國曰

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

啓

啓

集解孔安國曰

塗山氏女名女嬀是禹娶塗山氏號女嬀也又按尚書云娶于塗

山

啓

集解孔安國曰

塗山氏女名女嬀是禹娶塗山氏號女嬀也又按尚書云娶于塗

山

啓

集解孔安國曰

塗山氏女名女嬀是禹娶塗山氏號女嬀也又按尚書云娶于塗

山



山幸王癸甲啓呱呱而泣子弗子今此云幸王娶塗山癸甲生啓蓋今文尚書予不子此三字爲一句禹

說通太史公取禹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王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予不子辛日要至甲四日往理

水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又云過門不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

州十二師外薄四海謂之四海釋名云海海也按夷蠻海味無知故云四海也咸建五長孔安國曰

者一人爲方伯謂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孔安國曰三苗頑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孔安國曰

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則亦以刑罰從之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

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孔安國曰簫韶舜樂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

幾孔安國曰奉正天命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孔安國曰股肱之臣事樂

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羣臣念帝之戒率爲典事慎乃憲敬哉治之事當慎故法度敬其職乃更爲歌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也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也帝拜曰

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集韻徐廣曰舜本紀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

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韻劉熙曰今

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卽天子位集韻皇甫謐曰都平陽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集韻案禮緯曰

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集韻帝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以賜姓曰

有禪之意本及禪會皋陶卒括地志云答縣縣在壽州封皇陶之後於英集韻徐廣曰史記皆傳英字而以

國六縣咎繇後偃姓皋陶之後也左傳云子變滅蓼太康地志云其後也正英蓋漢也括地志云光州固始縣本

春秋時蓼國偃姓皋陶之後也左傳云子變滅蓼太康地志云其後也正英蓋漢也括地志云光州固始縣本

後徙於此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城之內爲縣其後也正英蓋漢也括地志云光州固始縣本

許縣故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集韻皇甫謐曰年百歲也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

本紀

六



扶風縣志是周國正地志云雍州南郭縣本夏之厄國也地理啓伐之大戰於甘南鄭地名索魯夏啓所

志云郭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郭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地理啓伐之大戰於甘南鄭地名索魯夏啓所

有甘亭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六卿其將皆命卿也啓曰嗟六事之人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女有扈

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道天用勩絕其命日勩也今予維共行天之

罰日共奉也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車左右車右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衛以正馬爲政

也三者有失皆用命賞于祖祖孔安國曰非但止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帝啓崩集餘廣曰皇甫謐曰

主前社主陰予則帑僂汝集孔安國曰非但止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帝啓崩集餘廣曰皇甫謐曰

崩丑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集孔安國曰盤于遊田不昆弟五人雲號五觀也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集

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帝中康時義和涵淫廢時亂日義和氏掌天

地四時之官太康之後流涵于酒廢天時亂甲乙也崩往征之作崩征孔安國曰崩國之君受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

立明氏之讒子寒泥泥殺羿亨之以食其子于不遇食死于窮門泥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尋

氏而相爲澆所滅后緒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二氏蓋三數十年而此紀總不言之直云帝相崩

子少康立疎略之甚正帝王紀云帝相自被篡弑中間經羿泥二氏蓋三數十年而此紀總不言之直云帝相崩

之於鉏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其善射不脩民事淫于田獸樂其良臣武羅伯如熊羆龍圍而信寒帝

相從于商丘依同姓諸侯斟尋射其善射不脩民事淫于田獸樂其良臣武羅伯如熊羆龍圍而信寒帝

泥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讓棄之而羿以爲己相美淫殺羿于田獸樂其良臣武羅伯如熊羆龍圍而信寒帝

夏帝相封羿於過封豷於戈有扈氏收斟尋二國餘糧殺寒泥立少康威暴多力能陸地行舟使羿師滅斟灌斟尋殺

貴臣曰靡事羿死過封豷於戈有扈氏收斟尋二國餘糧殺寒泥立少康威暴多力能陸地行舟使羿師滅斟灌斟尋殺

帝相被篡歷羿死二世四十年而此紀不說不說馬遷所爲疏略也奏音五告反禮音許器反括地志云故鉏城

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對渚城故城在

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對渚城故城在

在洛州密縣界杜預云國名今平原高縣也戈在宋鄭之間也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伯明其君也臣

贊云斟尋在河南蓋後還北海也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亦居之樂又居之尚書曰太康失邦羿在九

須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爲近洛也又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又周書度邑篇云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

蓋樂所居也陽翟縣帝少康崩子帝予立日行滅豷于戈國語云行能師禹者也帝予崩子帝槐立回系本作

又是禹所封爲夏伯帝少康崩子帝予立日行滅豷于戈國語云行能師禹者也帝予崩子帝槐立回系本作

帝槐崩子帝芒立音亡卿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局立帝局



崩子帝厘立音龍帝厘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

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音未未得參龍氏集韻賈逵曰參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集韻服虔

之為諸侯者夏后賜之集韻掘地志云劉累故學擾龍集韻應劭曰擾音柔擾于參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

之姓曰御龍氏集韻服虔受豕韋之後集韻徐廣曰受一作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

姓防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還去集韻賈逵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孔甲崩子帝臯立帝臯

崩集韻案左傳曰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集韻桀名也按系帝臯生發帝桀之時集韻劉

號人多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集韻微音微

是也集韻已而釋之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集韻孔安國曰地在安邑集韻遂放而死集韻

有巢氏即尚書成湯伐桀放於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國語

云滿於巢湖又云夏桀伐有施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

施人以妹喜女焉集韻女音女處有施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

之後集韻城縣東北五十四里蓋夏后所封也至周封於杞也集韻括地志云汴州雍丘縣古杞國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集韻徐廣曰

氏集韻系本男作南壽作郭費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按周有彤伯蓋彤城氏之後張氏集韻杞氏集韻辛氏集韻冥氏集韻

敖地理記云濟南平壽縣其地即古斟尋國又下云斟戈氏按左傳系本皆云斟尋國又下云斟戈氏按左傳系本皆云斟尋國

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集韻賈逵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集韻賈逵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

征二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集韻賈逵曰禹在山陰縣會

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有禹墓集韻賈逵曰禹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有禹墓

日會稽因病死葬焉集韻賈逵曰禹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有禹墓

也集韻賈逵曰禹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有禹墓

千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集韻賈逵曰禹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有禹墓

索隱述贊曰堯遭洪水黎人叩饒禹勤溝洫手足胼胝言乘四載動履四時娶妻有日過門不私九土既理

玄圭錫茲帝啓嗣立有扈違命五子作歌太康失政羿浞斯侮夏室不競降于孔甲擾龍乖性殘俠鳴條其



史記卷二考證

夏本紀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史通曰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得復云爲人臣臣照按夏本紀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五帝紀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是禹爲帝顓頊之孫而舜爲帝顓頊之六世孫矣禹爲舜之高祖行得相見已屬僅事必年大長於舜矣乃舜命禹治水時禹方娶塗山之女復受舜禪十七年而崩於會稽則禹年幼於舜又可知豈理也哉歐陽修辭而闕之當矣

壺口治梁及岐正義岐山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岐山下脫一在字

常衛既從大陸既爲索隱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宜云東北入滹沱

鳥夷皮服集解鄭元曰鳥夷東北之民○尚書疏引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惟王肅以爲東北夷

浮於濟漯通於河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漯陰縣東漯水出

東郡東武陽縣北至千乘縣而入於海○地理志平原郡漯陰縣注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東郡

東武陽縣志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縣入海注應劭曰武水之陽也索隱誤以地理志本文爲應劭之說

澠淵既道集解地理志澠水出琅邪淵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琅邪下脫箕屋山三字

蒙羽其藝索隱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以漢書地理志考之西下脫南字

嶧陽孤桐正義今獨生桐尚徵一偏似琴瑟○推尋文義當作今獨生桐尚徵貢偏宜琴瑟

均江海通淮泗集解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陸德明尚書釋文引鄭元語沿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

均云均平此云鄭元曰均讀曰沿與陸氏釋文所引不同

下土墳壚集解孔安國曰壚疏也○今孔傳無此文

汶嶠既蕪索隱封禪書一云漬○封禪書一云漬山

蔡蒙旅平集解鄭元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世駿

按鄭引地理志誤漢蜀郡青衣縣蒙山所在漢嘉之

名至順帝始改地理志不得有其名一誤也蔡山既不知所在而與蒙山並云在漢嘉縣二誤也

至於頁尾索隱頁音陪○字書頁從力從貝與陪同與頁別

道嶠至荊山正義沮水卽漢水也按縣孫叔敖激沮水爲雲夢澤是也○縣字疑行當因孫字相近而誤

道河積石索隱其水停冬夏不增減○漢書西域傳作其水停居停下脫居字

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集解鄭元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漢地理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但云絳水入海尚書

疏引地理志亦云在信都縣諸本皆作南字誤也

過三潞入於大別索隱水經云三潞地名在南郡鄖縣落北○南郡無鄖縣當是卽字禹貢維指云三潞一在

襄城北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古卽縣之北今改卽

二百里任國集解孔安國曰任王事者○今尚書孔傳作任王者事

以告成功於天下於是太平治○一本無下天下二字

臣照

按二本皆訛應作以告成功於天天下於是

太平治

臣德齡

按禹之功具於禹貢故全載禹貢之文以明禹之功在萬世凡史記引用經傳全文皆有意

義或謂其未及刪裁者非

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集解鄭元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今尚書疏引鄭云以衆賢明作

羽翼之臣

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禹爲父隱云云今尚書疏以爲馬融之言

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集解孔安國曰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今孔傳無四字

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一段

臣德齡

按載參龍事所以明孔甲之荒淫舉其極以概其餘也或謂降龍

事無關典要似可不載者非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

卷三



有男氏。路史國名紀曰世本之有男氏潛夫作南周書之有南也

史記卷三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史 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殷本紀第三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殷契契姓契名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居在朝歌城南六十里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

依紀



國曰契父帝嘗都亳湯自南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按亳偃師城也南邱宋州也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嘗之墟商湯之都也作帝作帝諸侯上云從先王居故帝位孔安國以湯征諸侯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之與葛伯爲鄰地理志曰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

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名阿衡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書曰惟神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摯非名也皇甫謐云伊尹力牧之阿衡生於空桑又呂氏春秋云有佚氏女採桑得嬰兒于空桑母居伊尹之官摯非名也皇甫謐云伊尹力牧之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

氏邑也媵羽利反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

及九主之事案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九皇也然按註劉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不知所據素耳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謂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等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已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成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國君謂當爲國字之說耳固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脩德若三苗智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祿祿而主社稷湯舉任若周成王漢昭平等是也又註本九主謂法若勞若等君專君授君破君國君以三歲社君爲二恐非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之賢臣也二篇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而祝曰欲左欲右不

毋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帝時陸終之長於夏臺子昆吾氏之後也世本云昆吾者簡氏是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言

匪台小子案馬融曰台我也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案孔安國曰不敢不正桀之罪而誅之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齋事而割政案孔安國曰奪民女其曰有罪其奈

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案孔安國曰桀之君臣相率遏止眾有眾率意不和案馬融曰衆民相率意情不和曰是日

何時喪子與女皆亡案孔安國曰桀之君臣相率遏止眾有眾率意不和案馬融曰衆民相率意情不和曰是日

其大理女案孔安國曰大理女女母不信朕不食言案孔安國曰女母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

其大理女案孔安國曰大理女女母不信朕不食言案孔安國曰女母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

有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

條南坡口卽古鳴條里南坡口卽古鳴條地志云高渚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夏師敗績湯遂伐三矰俘厥寶玉孔安國曰三矰國名

也正義括地志云曹州濟陰縣義伯仲伯作典寶集解孔安國曰二臣作典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集解孔

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作夏社集註孔安國曰言伊尹集註徐廣曰於是諸侯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

內易歸至于泰卷陶集徐廣曰一無此陶字孔安國曰地名湯自三爻而還宋隱鄒誕生卷作餽又作河則

也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置王告葉韻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葉韻王曰夏令葉韻孔安國

寫遂衍斯字也。正義陶古銘反。中囀作詭。仲虺二音。囀作壘音。如字尚書又作虺也。既緄夏命。曰緄其王命。

還毫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母子怨曰古禹臯

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

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集解徐廣曰一作土案傳謂禹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有

伏案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爲先王言不可不勉案先王指黃帝帝堯帝舜等言禹咎繇

佑之乃致黃帝滅之皆是先王賞有功曰不道母之王國集解徐廣曰之一作政索隱不道猶無道也女母伐

誅有罪言今汝不可不勉此湯誡其臣曰不道母之在國又誠諸侯云汝爲不道我則無令汝之在國女好手

怨以今諸侯尹作威有一德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言又失次序咎單作明居馬融

也明居民之法日答單漢司空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里氣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

平元大司空御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豕劉向曰殷湯無葬處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

劫彌不得爲御史而括地志云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

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仲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廼立

太丁之子太甲正義尚書孔氏序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甲成湯嫡長系也是爲帝

史公孫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

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

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

也  
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

乾隆四年校刊

紀三

狀紀

三



太甲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太甲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

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

集解 驪案皇覽曰伊尹家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正義 括地志云伊尹墓在

伊尹名摯為湯相號阿衡年百歲

集解 卒天壽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

甲立

集解 帝小甲太庚弟也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是為帝雍已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是為帝

太戊帝太戊立伊陟為相

集解 孔安國曰伊陟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集解 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

拱集解 此云一暮大拱尚書

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而祥桑枯死而去

集解 今以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不見伊陟贊言于巫咸集解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盤庚將治亳殷民吝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

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集解鄭玄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

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集解徐廣曰尸子云傳險在北

也正義地理志云傳險即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廬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是時說為胥靡

築於傳險集解孔安國曰傳險之巖在虞虢之界通渭水北虞山南經傳虞傳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

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正義孔安國曰言天

詩云雅之朝鳴武丁懼祖已曰集解孔安國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正義孔安國曰言天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集解孔安國曰不順德言無義

祀也正義附依尚書音平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豐于棄道集解孔安國曰王者主民當

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集解孔安國曰祭之明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

甲帝甲淫亂殷復衰集解國語曰帝甲亂之七代而隕是也帝甲崩子帝廩辛立集解漢書古今人表及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

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為偶人集解偶音寓亦如字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集解反行胡孟反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

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集解微國號爵

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集解紂音紂紂字也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

人手格猛獸集解史記九牛撫梁易性也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

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集解皇南諡曰有蘇氏美女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

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集解今在朝歌城中紂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而盈鉅橋之粟集解

乾隆四年校刊

本紀

三



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賦也鉅厚賦之故因器而大其名鄒誕生云鉅大橋器名也鉅厚賦之故因器而大其名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爾雅曰述

運沙丘也地理志曰在鉅鹿東北七十里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多

盛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鄒誕生云鉅大橋器名也鉅厚賦之故因器而大其名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

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

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亦發兵距之牧野鄭玄曰牧野紂南郊地名也紂地志

走入登鹿臺徐廣曰一作東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王琰五環身以自焚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客之間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樂也甲子日紂兵敗紂

續殷祀湯滅夏以至受二十九年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

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紂帝號號之為王故本紀皆帝而後總曰三王也而封殷後為諸侯屬周庚祿父也

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宋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

雅氏按系本北殷氏北殷氏蓋秦寧公所伐亳主湯之後也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論語孔子曰乘展之路肅記曰殷人尚白

太史公為贊不取成文遂作此語疎也

索隱述贊曰簡狄吞乙是為殷祖玄王啟商伊尹負組上開三面下獻九主旋師泰卷繼相臣尾遷囂圮耿

祀用

史記卷三

史記卷三考證

殷本紀湯曰汝不能敬命○監本脫湯字今添

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正義帝嚳時陸終之長於夏臺子昆吾氏之後也世本云昆吾者衛氏是○推尋文義宜

云陸終之長子封於昆吾夏之昆吾其後也又楚世家集解引世本云昆吾者衛是也蓋言衛地本昆吾國

此氏字衍

湯遂伐三戛○尚書序作三戛

伊尹報於是諸侯服湯○一本作畢服湯一本作心服湯

乾隆四年校刊



作湯誥○王若虛辨惑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云云今湯誥之書具在曷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各單作明居○王若虛辨惑曰尚書湯誥篇末曰各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明甚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於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

前豈非誤歟

湯崩集解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前漢志濟陰郡無亳縣後漢志無濟陰郡梁國穀熟爲南亳

爲北亳河南偃師爲西亳亳本非縣名皇覽是魏時人作其所用必後漢地名此云在濟陰亳縣必有誤

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尚書疏曰據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

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

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臣照按外

丙仲壬見於孟子不始於馬遷也古今諸儒斷斷如者祇以桐宮居憂遂謂太甲必繼成湯但安知其非爲

帝仲壬服乎

通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王若虛辨惑曰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

嘉而作乎

既葬伊尹於亳集解帝王世紀伊尹名摯爲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尚書疏引帝王世紀水經注

引皇覽皆作大霧三日

弟太戊立○困學紀聞曰太戊爲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

表必有一誤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考之

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得說於傳險中正義注水經云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傳巖○水經注本文作沙澗水北出虞山東南經傳巖

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豐於棄道集解孔安國曰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以孔傳考之天時二字不複出

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困學紀聞曰與書序相違王若虛辨惑曰考之於書此篇卽祖已訓王之辭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旣沒祖已嘉之而作謬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已之意哉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子帝太丁立○徐孚遠曰太丁重見疑誤

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王若虛辨惑曰尚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卽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載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則遷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邪若殷紀所稱亦止於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奔亦爲何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前後參差殆不可曉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集解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前正義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其相繆戾如此





史記卷四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棄

周太王所居周原固或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縣岐山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其母有邠氏女

曰姜原

來反亦作義同說文云邠炎帝之後姜姓封邠周棄外家姜原為帝嚳元妃

也

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

周所云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

會依平林誕真之寒水鳥覆翼之是其事也

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

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

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

在扶風縣即詩生民曰有邠家室是也邠即豳古今字異耳

西南二十二里古邠國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原祠毛萇云邠姜嫄國也后稷所生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

於邠也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故因封

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

子不窋立

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

歲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

疎云虞及夏歲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

本紀



漢漆縣也漆水在蛟州普  
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

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集韻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宋書豳卽邠

人哥吳思共行篇爲公劉是也公劉之二屬食二國力則也古今字異耳而義括地志云南州新平縣卽漢漆

劉所邑之地也。慶節卒于皇僕立。皇僕卒于差弗立。差弗卒于昱隔立。  
世本作僞。極

公非卒子高圉立人報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雲都皇

甫謚云雲都亞圉字秦魯漢書古今表曰雲都亞圉弟按如此說則辟方侯仲亦皆二人之名實未能詳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秦魯世本云太公組緄諸翬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

祖一名組紺諸諡字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

戊戌之欲得材勿予之曰復欲得也與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戊戌所爲攻戰以

力猶巧之俗行具三之已行五俗行具且且甘燕俗單下今日不且二三未以永之公天狗月公工單以

吾地與民之存我與其存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言不忍爲刀與私屬遂士臨度潯沮

山杜陽縣在扶風  
踰梁山梁山橫長其東富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自幽遼周當踰之矣  
止於岐

下集解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聖案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幽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

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集解徐廣曰分爲邑落也作五官有司集解駰案

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民皆欣樂之頌其德

司寇典司五刑。鄭曰：此殷時制。上言天子，下言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也。下言三王，言三代之

曰虞作太妻之後太姜之家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  
 生少子孝周孝思娶太伯女太任摯任氏中女正義

太任之冢太任王季之妃文王母也皆賢婦人色禔貞顯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

遷徙必與太任王季娶以爲如太任之性端壹論莊維德之行及其有身因  
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此皆有賢行也

街丹書入于鄧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

仁守之不及其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

世此蓋聖瑞  
身新髮正  
義應劭曰  
常在水中  
故斷其髮  
以裹季子  
正太伯奔  
吳所居城  
在蘇州北  
五十里常  
州無錫縣

文身圖易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計五居界樹里村其城及家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

吳越之地爲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魚於行義諸侯服

之公季卒葬郭縣之南山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書靈聽云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高長八尺二寸聖

智慈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

叔齊在孤竹集解應劭曰在遼西令支集解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顓閼天散宜

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集解括地志云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歲

子今上黨所崇侯虎譜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閼天

治縣是也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集解括地志云古契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世本驪戎之文馬集解括地

城也按驪戎馬赤鬣編身目如黃金文王以獻紂也集解有熊九驪集解括地志云鄭州新鄭縣本有熊他奇怪物因

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集解物謂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

西伯得征伐曰譜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

決平於是虞芮之人集解驪案地理志虞在河東太陽縣芮在潁川臨潁縣集解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

西四百四十里有芮城集解括地志云又開原在河北縣西六十五里詩云虞芮質厥成毛萇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

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盡往質焉乃相與朝周二國君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讓所

爭地以為開原至今尚在注引地理志芮在臨潁晉者恐疎然開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

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

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集解驪案山海經曰有人人面獸身名曰犬戎集解又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又

漢書云犬戎樂毅之後也今長沙武陵之明年伐密須集解應劭曰密須氏姓之國瑗曰安定陰密縣是

謂太公是也又毛詩疏云犬戎比夷是也集解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

即古密國杜預云始姓明年敗者國集解徐廣曰一作陽黎黎國也鄭誕生云本戎作黎黎國東北十八里向書

云在安定陰密縣也集解括地志云黎國在野王縣西

國在西伯既敗黎是也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邳集解徐廣曰邳城在野王縣西

在懷州河南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邳也明年伐崇侯虎集解皇甫謐曰夏縣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而作

國城也左傳云邳晉應韓武之穆也集解有靈臺編在上林昆明北有鑄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自岐下

豐邑集解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文王宮也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鑄池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

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集解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集解括地志云周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

十年其四羨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集解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義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義



疑辭也文王著漢易之功作周紀方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正義二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

伯為王蓋此年受命之年稱王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為受命後七年而崩正義易緯云文王受命改

之元年始稱王矣又毛詩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則受命之元年為王季為王季正義易緯云文王受命改

其說在後九諡為文王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正朔有王號於天下自稱王

信正朔則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紂尚存而武成大事而退追王大王

改正朔則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紂尚存而武成大事而退追王大王

王為王何得文王自稱王改正朔也蓋王瑞自太王興正義易緯云文王受命改

下邳人舉國盡歸古公他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乃貶戎狄之俗為室屋邑落而分別居之季歷又生昌有聖

瑞蓋是王瑞自太王時而興起也然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興在西伯崩後重述其事為經傳不

同不可全棄乃略而書之引次武王即位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其下事必可疑故數言蓋也武王即位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掌反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太誓篇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太誓篇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

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

通滿十年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請命王有夢後四年而崩則東觀

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夢後四年而崩則東觀  
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武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為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疎矣  
兵至于盟津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公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魚躍入王舟中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日射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  
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百乘虎賁三千人正義法經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畢盡也盡從諸侯咸會曰草率無忌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

三正建子爲天統殷以建丑爲地統夏以建寅爲人統也周以建卯爲歲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怡一作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玄曰王父母弟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子大夫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朝

且也癸亥夜陳甲子朝誓之指地志云衛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紂至于商郊牧野乃築此城鄆元注水

經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據阜跨澤悉牧野也指地志又云紂都朝歌在衛州牧野北七十三里朝歌故

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帝王世紀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旆以麾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

云帝乙復濟河北從朝歌其子紂仍都焉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

有事於曰遠矣西土之人孔安國曰勞苦之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曰孔安國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孔安

族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千夫長百夫長孔安國曰及庸蜀羌髳微纁彭濮人孔安國曰西蜀彭濮人孔安國曰

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孔安國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孔安國曰庸蜀羌髳微纁彭濮人孔安國曰

在西北肅漢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孔安國曰庸蜀羌髳微纁彭濮人孔安國曰

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龍右岷漢等州以西羌也孔安國曰庸蜀羌髳微纁彭濮人孔安國曰

地漢在楚西南有髳州微纁州廬州孔安國曰稱爾戈孔安國曰比爾千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孔安國曰

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孔安國曰言紂棄其

用之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執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孔安國曰

也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孔安國曰

也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孔安國曰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

本紀

三



**正義**云音於既反周書云于夕紂取天智玉環身以自焚注天智王之善者纘環其身自厚也凡焚四王也庶王則鈞天智王已死紂侯

**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畢賀故武王揖諸侯言先將循其心也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

**成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武王雖以臣伐君

之拜太史公失辭耳尋上文諸侯畢拜賀武王武王尚且報揖無容遂下拜商人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

之輕呂劍名也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

**旗以先驅**案司馬法曰夏執纛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

**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案周禮曰

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水之水欲得陰陽之聚氣陳明水以爲玄酒也恒音毀衛康叔封布茲

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茲一作立召公奭贊采也采幣也師尚父牽牲尹佚笑祝曰

**之末孫季紂**受德受德紂字也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

**王再拜稽首曰膺更**監本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

**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地理志云河內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

民謂之三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鄭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

**保玉**徐廣曰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孔安國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案地理志弘農黃帝之後於祝

**也帝堯之後於荊**案地理志荊楚有焦城故焦國也

**丘之大禹之後於杞**案地理志杞國地志云汴州雍丘縣古杞國地理志云古杞國理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

側

此城周武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代爲楚所滅

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案爾雅曰木出其節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乃東

外城中與地志云秦立為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

縣城臨淄水故曰臨淄也紀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鄭丘為名其地足自立國

燕山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宗國都城記云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水經注云燕則西北隅有燕之丘於海經云此山窮桑之氏

之故國也吳邑是商奄之地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在魯城東門之北居軒轅之丘於山海經云此山窮桑之氏

西射之南是也括地志云兗州魯縣封召公奭於燕正封召公奭於燕則西北隅有燕之丘於海經云此山窮桑之氏

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築古魯城也正封召公奭於燕則西北隅有燕之丘於海經云此山窮桑之氏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燕國也封弟叔鮮於管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詹維伊母遠天室伊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南城本郊鄆周云故王城一名河

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縱馬於華山

城也帝王世紀云王城西有郊鄆陌左傳云成王定鼎於郊鄆京相璠地名云鄆邑名在華山東

之陽華山在華陰縣牧牛於桃林之虛孔安國云桃林在華山東海經曰李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圓二百里中

多馬湖水出焉偃于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

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殷惡以周國之所宜言武王為洪範九類武王以類問箕子殷所以亡箕

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穆敬也周公乃被齋皆反被謂除不祥求福也自為質音至

周公被齋自以贊幣告三王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

請代武王武王病乃瘳也周公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

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

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宋州也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水東亦惟洛誥云我卜遷

衛之衆又多士篇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按是為東周古洛陽城也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

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云以周地在王城東故曰東周敬王避子朝亂自洛邑東居此以

其迫阨不受王都故墳釐泉而廣之按武王滅殷國為鄆鄆衛三監尹之武庚作亂周公滅之徙三監之民於

成周頗收其餘衆以封衛侯為衛侯即今衛州是也孔安國云以三監之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德其叛

放使賢母晉唐叔得嘉穀鄭玄曰二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歸一作偶周公受禾東土魯天

子之命徐廣曰尚書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次歸

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

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

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

淮夷殘奄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淮夷之北奄音於險反括地志云泗水徐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

始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成王自奄歸在宗周錢京也作多方孔安國曰告既紂殷命淮

夷歸在豐作周官人之法古文尚書叙周官書篇名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何休曰

歌頌之聲帝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成王既伐東夷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成王將崩

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

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太子

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偏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

年不用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善惡也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也作畢命康

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王德衰南征濟于漢

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

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冢伯冢名申誠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

國之政作弊命伯冢為太僕正復寧穆王將征犬戎徐廣祭公謀父諫曰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

字也伯冢為太僕正復寧穆王將征犬戎徐廣祭公謀父諫曰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

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公周公旦之謠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日藥韜也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

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日鄉方也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

先王世后稷也唐周曰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正謂棄稷不務言太康我先王不甯

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

以忠信奔世載德不忝前人不忝后稷及文王武王無不務農事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

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訴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地名牧野是故先王非務

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侯衛侯衛賓服也侯侯折衛衛折也夷蠻要服戎

翟荒服甸服者祭日供日祭侯服者祀日供月祀賓服者享日供時享要服者貢日供歲貢荒服者王日供日王

王事天子也詩日莫敢不來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傳云先王之訓

意以自責也畿內近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

本記

五



知王有不祀則修言集解韋昭曰有不享則修文集解韋昭曰有不貢則修名集解韋昭曰名謂尊意也集解韋昭曰遠人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集解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

修德集解韋昭曰遠人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集解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

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集解徐廣曰大戎氏以其職來王

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集解徐廣曰大戎氏以其職來王

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音新幾吾聞犬戎樹敦集解徐廣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率舊德而守終純固

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集解

鄭玄曰書說云周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集解孔安國曰不告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集解王肅曰

穆王以甫侯為相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集解孔安國曰不告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集解王肅曰

非當選擇賢人乎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集解孔安國曰當何所敬非唯五刑兩造具備集解徐廣曰

師聽五辭集解孔安國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聽其入五刑辭集解孔安國曰不直則

對答惑色不直則貌五辭簡信正於五刑集解孔安國曰五刑簡核信五刑不簡正於五罰集解孔安國曰不

報氣不直則數喘也五辭簡信正於五刑集解孔安國曰五刑簡核信五刑不簡正於五罰集解孔安國曰不

當正五罰出五罰不服正於五過集解孔安國曰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集解孔安國曰不

金贖罪也五罰不服正於五過集解孔安國曰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集解孔安國曰不

按呂刑云惟反惟內惟貨惟惟鈞其過集解孔安國曰以此五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國今此似關少或從省文惟鈞其過集解孔安國曰以此五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免其當請赦能得其理也簡信有衆惟訊有稽集解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無簡不疑共

嚴天威集解孔安國曰無簡核誠信不聽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集解徐廣曰一作徒五倍曰徒孔安國曰倍

銷量名與呂刑鑄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倍灑集解徐廣曰一作徒五倍曰徒孔安國曰倍

疑赦其罰倍差集解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倍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分一也

馬之說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集解徐廣曰六廣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

子共王繫扈立集解世本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集解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

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曰康公母姓陳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榮王曰不取羣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

本記



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莒集解韋昭曰莒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晉也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

以我為讎而慙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集解韋昭曰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

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集解韋昭曰共和紀年則云共伯干王位共伯音恭共伯與言共伯攝

事號曰共和也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

難王奔於燕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名和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

伯復歸國於衛也衛世家云董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於彘共伯名和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

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共伯於墓上恭伯入彘侯美自殺衛人因葬彘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

為衛侯是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為武公武公之立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

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

來朝宣王不修籍於千畝集解韋昭曰千畝先齊曰籍籍田也按宣王不修親耕之禮也號文公諫曰弟說仲之後為王卿士也

章昭曰文公號叔之後西號也宣王都鎬在魯內也集解韋昭曰鎬地志云號故不可王弗聽云夫之大事在農上

帝之桑盛於是乎出事之繁庶於是乎集解韋昭曰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索隱地名在

生人之供給於是乎取事具載國語集解韋昭曰敗於姜戎時所亡也南國仲山甫諫曰正集毛黃云仲

後也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集解韋昭曰太原之門料數也唐固曰南國南陽也仲山甫諫曰正集毛黃云仲

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集解韋昭曰伯而無幸後三年宣王

諸侯田于國仲山甫所封也集解韋昭曰子幽王宮涅立集解徐廣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集解韋昭曰

失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國語云杜伯射王於郊集解韋昭曰按涇渭二水在雍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集解韋昭曰

日涇渭洛也驪案韋昭曰西州鎬京地震動故三川亦動集解韋昭曰按涇渭二水在雍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集解韋昭曰

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京流入渭此時以王城為東周鎬京為西周集解韋昭曰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集解韋昭曰

陽甫周大夫也唐固曰伯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集解韋昭曰言民不敵斥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

迫而不能蒸集解韋昭曰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集解韋昭曰為陽

失而在陰集解韋昭曰在陰下也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集解韋昭曰水土氣通為演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集解韋昭曰禹都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集解韋昭曰商都衛水所注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集解韋昭曰水泉不涸枯朽而崩也若國亡不過十年

數之紀也集解幸昭曰數起於一終天之所弃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姒國名褒

同姓姓姒氏周婦人稱國姓其女是龍孫姒子為人所放褒人納之于王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

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

讀史記曰集解諸國皆有史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龍

自號褒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乃吉集解幸昭曰發龍所吐沫沐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

至厲王之末集解幸昭曰以策之龍亡而瘞在憤而去之集解幸昭曰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

玄龜以入王後宮集解幸昭曰元玄龜蜃蜃也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集解幸昭曰嬰齒日既斧而孕集解幸昭曰孕音維施記

并今昔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集解幸昭曰嬰齒日既斧而孕集解幸昭曰孕音維施記

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集解幸昭曰嬰齒日既斧而孕集解幸昭曰孕音維施記

王以贖罪集解幸昭曰國語云周幽王伐有褒褒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

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集解幸昭曰嬰齒日既斧而孕集解幸昭曰孕音維施記

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燧燧集解幸昭曰嬰齒日既斧而孕集解幸昭曰孕音維施記

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號石父為卿用

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集解幸昭曰徐廣曰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緡西夷大戎攻幽

王集解幸昭曰徐廣曰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集解幸昭曰嬰齒日既斧而孕集解幸昭曰孕音維施記

年也集解幸昭曰徐廣曰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集解幸昭曰嬰齒日既斧而孕集解幸昭曰孕音維施記

波縣發褒姒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

王立東遷于維集解幸昭曰王城也平王以前號東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

乾隆四年校刊

本紀

七



由方伯集解周案周禮曰九命作伯鄭案云長諸侯為方伯集解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集解蚤死立其子林是

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集解在魯五年鄭宛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

山田也集解左傳鄭伯以壁假許田卒易祊祊是鄭祀太山之田許是魯朝京師之湯沐邑有周公廟鄭以其

天子不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太山湯沐邑在祊鄭為

魯祀周公廟在城中訪田在沂州費縣東南按宛鄭大夫八年魯殺隱公集解子允公立桓公十三年伐

鄭桓五年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集解左傳鄭大夫八年魯殺隱公集解子允公立桓公十三年伐

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集解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

自取誅夷辛伯正君臣之義卒安王業二卿優劣誠可識也王子克奔燕集解杜預云十五年莊王崩子釐

王胡齊立集解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閔立集解世本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集解

云姚生子頹集解莊王之子釐王頹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園集解世本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集解

作亂集解駟案左傳曰五人者為謀召燕衛師集解城衛道州衛南燕滑州胙伐惠王惠王奔溫集解左傳云蘇忿生十二

鄭故蘇子同五大夫伐惠王溫集解杜預云今河南陽翟縣也立釐王弟頹為王樂及編舞集解賈逵

日編舞皆舞集解鄭號君怒四年鄭與號君伐殺王頹集解賈逵云鄭厲公父也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二十

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集解駟案左傳曰陳媽歸于京師實惠后生叔帶集解惠

里左傳云甘昭公王子叔帶也洛陽記云河南縣西南二十五里有木出焉北流入河山上有甘城即甘公采

邑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

隰朋平戎于晉集解服虔曰戎伐周和也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集解杜

子高子天子所命為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集解賈逵曰節時也王陪臣敢辭集解服虔曰陪重也諸

臣王曰舅氏余嘉乃勲集解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王陪臣敢辭集解服虔曰陪重也諸

臣王曰舅氏余嘉乃勲集解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王陪臣敢辭集解服虔曰陪重也諸

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也杜預云滑故國都河南懷氏縣為秦所滅時屬鄭晉後王使游孫伯服請

屬周事在魯釐公二十年括地志云義氏故城本費城也在洛州懷氏縣南東二十五里也王使游孫伯服請

滑杜預云滑故國都河南懷氏縣為秦所滅時屬鄭晉後王使游孫伯服請

張公為王宮于珙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王以后之華鑒與之號公諸器王與之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服虔曰

日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叛鄭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富辰曰凡我周之東徒晉

師伐之聽命後自惠於王王以與衛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富辰曰凡我周之東徒晉

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

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翟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緇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唐固曰譚

毛伯也按國語亦云殺譚伯而左傳太叔之難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唐固據傳文讀譚為富辰曰吾數

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

鄭此其言出何不能事母也鄭居王于汜杜預曰鄭南汜在襄城縣南汜汜音凡括地志云故子帶立

為王取襄王所緇翟后與居溫溫括地志云故溫城在懷州溫縣西三十里漢晉為縣本周十七年襄王告

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集解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

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集解賈逵曰河陽晉之溫也踐土鄭地名在河內括地志云

楚於城濮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也按王城則所作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集解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

以踐土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東去衡雍三十餘里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集解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

書曰狩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二年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集解賈逵云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左傳云初平王

而徙伊川遂從城號今洛州陸渾縣取其號也後漢書云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左傳云初平王

卒有適伊川見被髮而桑於野者曰不百年此其亡矣按至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

戎于伊川計至辛有言適百年也括地志云故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左傳云初平王

預云城在河南新城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為麻蠻聲相近故耳按新城今伊闕縣是杜

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集解賈逵曰王楚兵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

王卒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周立為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

王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集解賈逵曰靈王景在河南城西南相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

本紀



靈王其家民 子景王貴立 穆公之孫 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及無射單 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 祀之不絕

二十年景王愛子朝 王長庶子 景王欲立之 杜預云禱河求福也 杜預云禱河求福也 杜預云禱河求福也

駟案皇覽曰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秦封呂 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

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 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 澤邑周地也

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 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 澤邑周地也

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

四十二年敬王崩 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 子元王仁立 本云貞王介也 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集解徐廣曰世

本云元王赤也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二十八年前子爭立立應為貞定王 集解世本云

元王赤皇甫謐云貞定王考據二文則是元有兩名一名仁一名赤如史記則元王為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

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誤然此定當為貞字誤耳豈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

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崩 定王十年元癸亥崩王中 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

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 集解徐廣曰

日皇甫謐曰考哲 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 是為西周桓公按自敬王遷都成周號東周也桓公都

王城號西 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 日惠公之

子也 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二年 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弟于河南為桓

西周惠公封少子鞏於鞏以奉王室為東周惠公也子武公為襄公所滅 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二年 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長子日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日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

於是有東西二周也按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也 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二年 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崩 集解徐廣曰皇甫謐曰元丙辰崩也 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王

立二十六年崩 集解徐廣曰皇甫謐曰安王 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 儋其年代是別人 正史云周顯王時有伯陽甫

唐固曰伯陽甫老子也按幽王元年子孔子卒三百餘年孔子卒 見秦獻公曰 集解徐廣曰周顯王時有伯陽甫





楚又得不信周也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實平敵不相負也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無辭而令周不受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楚令秦疑楚不信周得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假道伐韓而逾聽命於秦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說韓王曰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出伐東周而東周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謂成君楚圍雍氏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地志云故雍城在洛陽陽翟縣東北二十五里故韓攻甲與栗於東周東周君恐呂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

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栗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在洛州伊闕縣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者已行矣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

國曰善果與周高都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

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也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

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能教子支左誦右也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

按列女傳曰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按右手發之左手不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



而百中之不以善息言不以其善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言并前射今破韓

魏扑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

而無出以上至三十四年是蘇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華陽徐廣曰一作厄六國年表云白起擊魏

南四十里是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華陽地名司馬彪曰華陽破之是馬犯見秦破魏約懼周危故謂周

君請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馬犯周臣也乃說梁王曰秦破魏約懼周危故謂周

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圖謀也犯謂梁王我方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戊周戊守也

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梁王若不信試出師於境以觀梁王之變也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戊周

華陽軍今又出兵境上者言王病愈所圖不遂請得在後有可之時以舉入梁也梁實國周九鼎且外遣卒戊周和

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實國周九鼎且外遣卒戊周和

遂使城周以上至四十二年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反周之公子也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

以應為太后養地徐廣曰地理志云應今潁川城父縣應鄉是也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太后秦王

必喜是公有秦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最之功也與秦交惡勸周君入秦者

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

弊則令不行矣令首力政反秦欲攻周最說秦曰周天子之國雖有重器名實土地佚少不足利秦國王

令致命不行於諸侯矣以上秦攻周最說秦也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

其行相國於是反歸周也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相國亦未可知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

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

本記



作最盛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重是相國收秦周聚收齊周常不失大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

晉客說周相國令報三國之情得秦重也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秦秦取韓陽城負秦

城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周邑也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從秦西為韓陽城之負秦

國按諸說未允關東地南北長為從六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秦秦之西共諸侯連從領天下銳師從洛

軍令不得通陽城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將軍摎攻西周將軍摎攻西周

奔秦謂西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之五十一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報卒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報卒

言西周公公孫非也徐以西周公公孫是意公之長子此周君即西周公也蓋此時武公與王報皆卒故連

之位也劉伯莊云邲是楚恥之甚輕後危弱寄住東西足為邲報故號之曰報帝王世紀云名報雖居天子

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逃黃臺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惡狐

音憚思孤聚與陽人聚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亦不知滅時定當何主蓋周室衰微略無紀錄故太史

為秦所遷而東周亦不知其名號戰國策雖有周文君亦不知滅時定當何主蓋周室衰微略無紀錄故太史

公雖考眾書以卒其事然二國代系甚不分明周文君亦不知滅時定當何主蓋周室衰微略無紀錄故太史

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君也梁縣志云汝州外古梁城即惡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

在三城之間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氏氏拓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即惡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

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河陰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皇南諱曰周凡三十七王

食盡日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按王報卒後天下無主三十

五年七雄並爭至秦始皇立天下統一統十五年海內咸歸於漢矣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一作杜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

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一作南君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

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正括地志云周勃之子南助朝于魏後惠

梁雀鳩在汝州梁縣東北二十六里帝王世紀云漢武帝元鼎四年東巡河洛思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戶武建

武二年封姬觀為衛公顏師古云子南其嘉弟昭遠為承休侯在此城也平帝元始四年進為鄭公光武建

子南為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十四年漢之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成后一百四

氏恐非索隱述贊曰后稷居邠太王作周丹開雀鳩火降鳥流三分既有人百不謀者兪魯眾白魚人舟太師抱樂

箕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簡刑措南還不還西服冥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藥孤與諸龍聚作臺類帶挂禍貴

傾周

史記卷四

史記卷四考證

周本紀周后稷正義地理志云右扶風縣岐山西北中水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縣下云岐山在西北中水鄉似脫一在字 曰姜原○監本將集解韓詩章句文混入正義內今改正 踐之而身勤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毛詩生民疏曰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號曰后稷○困學紀聞曰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時其封于郇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臣照按棄爲農師固在堯時而舜典明有汝后稷播時百穀之文本紀之言何不可信 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路史發揮曰杜預釋例云高圉僕密九世孫而史索亦以辟方侯倬爲皆二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方侯倬雲都諸繇至皇甫謐遂以爲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蓋牽于單穆公十四世之說乃合二人以爲一耳 臣照按三代以還典籍湮沒非詩書所載但可存而弗論必欲伸此紬彼有如捕風 踰梁山正義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推尋文義陽字上脫一字據地理志宜是櫟陽 季歷娶太任正義國語曰摯嘯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此非國語文乃韋昭注國語文也 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索隱一物謂姜氏之美女也○別本此下有以殷剝淫昏好色故知然十字 于是虞芮之人正義括地志云故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也○推尋文義應云故芮城在芮城縣西二十里 後七年而崩○毛詩文王疏曰尙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于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于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尙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

本紀

十一



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太夷與伐耆伐邾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又尙書武成疏曰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然則史記本文是七年而正義則依尙書武成等書謂當是九年故曰七當爲九也監本七字皆訛作十字今俱改正 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汲冢周書作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汲冢周書作南宮忽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汲冢周書作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注云三巫地名 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藺○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藺封帝堯之後於祝與此異 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汲冢周書作升汾之阜 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臣照按向以賓滅斷句而又不可得其解故索隱改賓爲擯言不卽擯滅若然則是武王滅殷之後又以紂子武庚未殄而不暇寐也豈聖人之心哉且於上文登名民三百六十句又如何可通竊謂滅字應從下句讀言惟天建殷而登名民三百六十可謂濟濟多士矣殷王不能顯之亦不能賓之是故滅以至今卽詩殷鑒不遠之意故下文云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求賢以自輔而輾轉反側也三百六十斷句夫不顯亦不賓斷句乃可通 日夜勞來我西土索隱七字連作一句讀○汲冢周書度邑解文今其文曰四方赤宜未之我於西土益說易不可解又一本我字上有定字索隱七字作八字 東伐淮夷殘奄集解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尙書疏引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故孔穎達以爲亦未能詳 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王若虛辨惑曰今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天下變和天下以答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公申告之事哉臣照按馬遷之意卽指康王之誥上半篇所言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曰敢告天子云云耳蓋顧命與康王之誥本相連屬或古本於惟予一人釗報誥以下爲康王之誥以上皆屬顧命亦未可定不得據以訾遷也 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王若虛辨惑曰以書考之

此篇乃康王之詰耳若康詰則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謬誤如此且本紀既先序周公作康詰酒誥等篇而於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詰耶臣照按馬遷或本作康王之詰而相傳之訛致脫王之二字或此篇本亦名

康詰後世以兩康詰而改此爲康王之詰俱未可定不得指爲惑而強辨也 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

孔安國書傳云穆王卽位過四十矣孔疏云不知出何書也 共王弟辟方立○三代世表無辟字 晉獻

典○臣照按今國語及此紀皆作晉獻典襄十四年左傳晉爲詩正義引周語作晉陳曲章昭云晉陳樂曲

獻之於王字書冊置凡上曰典曲卽冊字六卽凡字如堯典舜典之屬非晉之所應獻晉陳樂曲於義爲長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國語作幽王三年 鄭宛與魯易許田○宛監本訛作怨今改正 二十五年惠

王崩○年表在二十四年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左傳疏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

得罪於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於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出但其

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 叔帶奔齊○

襄王四年魯僖十二年也叔帶奔齊在四年此入三年年表亦然皆與左傳不符 十二年叔帶復歸於周

○左傳叔帶復歸在魯僖二十二年於襄王爲十四年年表亦然此作十二年蓋誤 十三年鄭伐滑○春

秋經伐滑在魯僖二十年於襄王爲十二年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左傳魯

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取櫟於襄王爲十六年國語作十七年此與王紂翟后玩左傳文似一年事史記分

載兩年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左傳魯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賜晉文

公珪弓矢爲伯此是後事 三十二年襄王崩○此是三十三之誤合左傳及年表証之自知 子靈王

泄心立○晉語作大心 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左傳及年表景王二十五年崩此云二十年

蓋脫五字 四十二年敬王崩○臣世駿按陸德明左傳釋文曰按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

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

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

考證

十二



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公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孰是 王報時東西周分治索隱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報微弱西周與東分王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周按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大事記曰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爲河南桓公河南卽鄭鄆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部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子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旣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子是東西各爲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者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 史獻謂周君○戰國策作史獻 還其行○徐孚遠曰按戰國策作留其行注留不進也此還字恐是還字之誤

史記卷五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駢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秦本紀第五

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降為秦世家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黃帝之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女脩顓頊之裔女

不著而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按左傳鄭國少昊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氏

吳氏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皋陶少昊之

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扶味反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

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系家即敘伯翳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子能成亦大費為

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子能成亦大費為

後嗣繁昌將大生出子孫也故左傳亦云晉公子姬出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

馴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日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為鳥俗氏俗一作洛若木

以王父字為費氏也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仲舒曰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

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行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鳥身人言謂費昌及仲舒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

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仲衍之後遂世有功謂費昌及仲舒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

諸侯其玄孫曰中湣音決朱忠注世本云仲湣生飛廉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謂案

晏子春秋曰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集解徐廣曰

石轉虎咒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集解徐廣曰

脫何字專領之掛也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尚得其說徐雖引之而竟不云是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

秦本紀





邑之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

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路之族周宣王即位

徐廣曰秦仲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集解秦仲始有

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

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注水經云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大路犬丘之地為西莊公居其故

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謹其弟襄公襄公

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襄公二年集解居地志云故汧

南三里帝王世紀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

子立褒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

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集解周平王徙居王城即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

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晉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

禮乃用駟駒集解徐廣曰赤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立西時祠白帝集解襄公始列

止集解言神靈之所依止也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集解即上三年文公以兵七百

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集解居地志云郿縣故

五里毛其云郿地名也秦文公東獵汧即營邑之十年初為郿時集解徐廣曰郿縣屬馮翊集解秦公始十

麥黃蛇自天而下屬之地止於郿行史致以為神故立時集解居地志云三時原在岐州集解秦文公

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作郿時襄公作西時靈公作吳陽上時並此原上因名也集解用三年十三年初

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

九年得陳寶集解按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

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藥君神會也集解蘇林云質如石似肝

云語辭不名牽以獻之達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媚亦語曰二

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雄雌上陳倉北坂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集解

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

本紀

二



日父母兄弟妻子也如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集解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國大牛上生樹本

時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因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

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走出入豐水中其後牛出盡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四十八

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畫青牛障是

年文公太子卒賜諡為靖公集解徐廣曰文公之四子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

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葬靖公于立是為寧公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陽故城在山陰縣西四十六里秦寧公徙都之也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原委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號湯西夷之國也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葬西山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

戲氏集解徐廣曰彭戲氏許宜反戎號也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君昭公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武邑冀縣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屬天水郡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林之地是為鄭桓滅小號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西號按此號滅時陳州之號猶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公元左傳云晉滅耿或魏滅霍又曰賜趙鳳取賜畢萬魏杜預注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

今霍太山三國皆姬姓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集解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集解徐廣曰平陽

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今縣在扶風大鄭宮故雍城秦德公大鄭宮城也以犧三百牢祠郎時卜居雍後子

孫飲馬於河下居雍之後國益廣大梁伯芮伯來朝梁嬴姓芮姬姓梁國馮翊夏陽芮國尋胡臨

三十里又有北芮城皆古芮伯國今周同姓之國在畿內為王卿士者左傳云邠公城蓋是殷末虞芮爭田之芮國是也二年

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故逐之出居魏今按州芮城縣界有芮國城蓋是殷末虞芮爭田之芮國是也二年

初伏伏避盛暑也曆忌釋云伏者何時無至此乃有之也四時伏之節起秦德公為之故云初伏伏者隱

木生火立冬水代金生木立秋以金以狗禦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年表云初作伏祠

社磔狗邑四門按磔磔也狗陽畜也以狗張磔於郭四門磔却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

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也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魏國亦鄭之制邑漢之成阜

子頹而入惠王四年作密時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地其口止於鄭衙作時郊祭白帝日鄭時秦宣公作密時

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都城記云梁伯國嬴姓之後與秦同祖秦穆公二十二年滅之芮伯來朝齊

桓公伐山戎大子孤竹盧龍縣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秦自

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虞虢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

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宛於元反今鄧州縣楚鄙人

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

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

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

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僇人經音珍栗反經地名在沛縣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

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

本紀

三



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

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曲在華陰縣界也晉驪

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曲沃縣有曲沃城故城土人以爲晉曲沃新城重耳夷吾出奔重耳奔翟九年

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齊桓公會處又青州臨淄縣有葵丘即傳連稱管至父所成處晉獻公卒立驪姬子

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一作倖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

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華等州地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

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

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等疑丕鄭有間乃

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

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伯莊音徒中反按調選也邪臣諱忠臣用是夷吾能調選兩通也不聽而陰用豹十

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早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大夫公孫子桑支曰飢穰

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

轉自雍相望至絳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號射曰音石也因其飢伐之可有

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與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

左傳云僖公十五年秦晉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

韓城縣西南十八里十六國春秋云魏顆夢父結草抗秦將杜回亦在韓原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

潰戎馬還薄而止韋昭云澤深泥也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

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昌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

者三百餘人北地志云野人塢在岐州雍縣東史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

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

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穆

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經跳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

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年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

地復太子圍為質於秦秦妻太子圍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東至河即龍門河也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

年秦滅梁芮梁芮國皆在同州秦得其地故滅二國之晉二十二年晉公子圍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梁能之女也而秦滅之

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圍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圍立為君秦怨

圍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圍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

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圍子圍是為懷公

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王居也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

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衛地也今濮州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晉侯秦伯圍鄭杜預云

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侯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

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

里侯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侯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

軍何也沮自呂反沮毀也左傳云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與臣老遲還恐不

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殺阬矣殺音故交反阬音厄春秋云魯僖公三十三年晉

下起秦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不敗何待兵至滑氏故城在洛州縣氏縣東

其牛日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

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遮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

本紀

四



秦兵於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

集解服虔曰公女也

為秦三囚將請曰繆

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

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

之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

集解杜預曰馮翊郿縣西北有衙

城集解杜預曰馮翊郿縣西北有衙

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

姓戎

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

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

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

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

音度

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

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

集解案漢書百官表曰

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

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

徐廣曰一作狗

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

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

集解按林在穆公左右相連而坐謂之曲席也

傳器而食問其地

形與其兵勢盡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

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集解韓國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國十四辟地千里隴西

北地郡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郿

集解案服虔曰此晉地不

能有集解郿音鄰左傳作郿杜預云書取言易也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

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古城左傳云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

集解案服虔曰此晉地不

伯取者上文云秦地東至河蓋猶氏王官是也秦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

集解案服虔曰此晉地不

津在陝州河北縣太陽縣云茅渡河南渡河也封殺中尸集解賈逵曰封諱之左傳云秦伯伐晉濟河焚

集解案服虔曰此晉地不

也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集解案服虔曰此晉地不

番以申思謂秦叔百里奚也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示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

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日周備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

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雍秦皇覽曰秦二公冢在秦泉宮祈年觀下

在雍州城內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云子車氏之三子杜預云子車秦大

夫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此義行音胡郎反鍼音其廉反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

為作也杜預云以人葬為殉也括地志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疆晉西霸

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

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營代立是為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

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雍秦母秦女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韓昭云晉正卿士為之孫成

日隨會或曰范會季范子字也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杜預曰在河東令音零括地志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

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於武城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平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秦師

前入秦後歸晉秦又取之六年秦伐晉取羈馬秦服虞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贄餘詳反

集解服虔曰晉之魏邑大夫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名數十代至共

公二年晉趙穿弑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彊北兵至雒問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

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

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

公立集解徐廣曰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景公四年晉樂書弑其君厲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杜預

日晉地也志云洛州陽翟縣古櫟邑也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

追之遂渡涇至櫟林而還樂杜預曰秦地也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己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

弑其君而自立是為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音鉞有龍景公母弟富或譜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

本紀

五



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諸侯於申在鄧州南陽縣三十里

為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紀作悼公后子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

而自立是為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

太子建亡之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

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存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七日不食日夜哭泣包胥對秦曰

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遽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楚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公五年秦子滿

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敗吳師於軍祥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

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

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弑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弑悼

公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徐廣曰外吳疆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

弑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厲共公

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湟河旁以六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徐廣曰今之臨晉也臨晉有王城二十步放

王城大荔王城邑二十一年初縣頻陽頻陽故城在雍州同官縣界古頻陽縣城也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智

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伯子伯被趙襄子等滅其國其子與從屬來奔秦三十三年

伐義渠虜其王義渠北地也義渠國之也義渠國之也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

鄭反鄭南鄭今梁州所理縣也春秋及戰國時其地屬於楚也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共公子也

是為懷公懷公四年庶長庶長丁丈反鼂竹遙反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

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籍姑故城在同州韓

城籍姑城籍姑三十五里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名師隱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

也家傳簡公懷公弟靈公季父也子惠公立始皇本紀云靈公生簡公誤也又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  
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劉伯莊子簡公是昭子之弟靈公之孫簡公是厲公之子者抄  
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史各得帶劍灤洛城重泉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也

六年卒徐廣曰表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

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之舊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

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秦河西地上八城也獻公元年徐廣曰徙都之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徙都之

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東北百二十里櫟陽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文帝  
開皇三年遷都于龍首川今京城也改萬年為大興縣至唐武德元年又改曰萬年置在州東七里四年正月

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

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言雨金於秦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括地志云堯門山俗名石門在雍

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為門因名之武德見中斬首六萬天子賀以繡轂謂之轂黑與青謂之轂二十三年與

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在文反二十四年獻公卒徐廣曰表子孝公立渠梁年已二十一歲矣孝

公元年徐廣曰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謂淮泗二水小國十

餘楚魏與秦接界秦相楚北及魏西與秦相接北自梁州漢中郡南有巴渝過江南有黔中巫郡也魏西界與

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

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

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即龍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

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

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

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獬王道應劭曰獬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

下西入秦因景監反閼人也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

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

乾隆四年校刊





西漢洛 十一年縣義渠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國之地也地志云北地郡義渠道秦縣也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北地

之地矣曲沃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為名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按焦曲沃二城相近本魏地適屬秦今還魏故信歸也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放中國禮曰天子初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風俗通云禮傳云夏

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韓宣惠王也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二年張

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王游觀北河至靈夏州之黃河上年樂池相秦何夙裴氏音池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秦敗我修魚得韓將申差

秦敗我修魚得韓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秦蜀蜀西南

故韓意娶蜀山氏女也其後有杜宇自立為王號曰望帝蜀伐取趙中都西陽王元年秦惠本紀曰張儀伐蜀蜀王開戰不勝為儀所滅也伐取趙中都西陽秦蜀蜀西南

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即西蜀也西陽戰不勝為儀所滅也秦蜀蜀西南伐取趙中都西陽秦蜀蜀西南

伐取趙中都西陽秦蜀蜀西南伐取趙中都西陽秦蜀蜀西南伐取趙中都西陽秦蜀蜀西南

異年歲費祠所伐惟一處故具錄之以示後學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地名也伐敗趙將泥泥名也

一作莊莊名也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韓里疾攻魏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

趙將名也徐廣曰是歲王報元年華陽國志曰魏王元年秦惠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

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句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

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秦滿或作滿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率臣

蜀正義二或號也臣伏於蜀蜀相殺蜀侯丹率二國降秦在蜀相壯集解徐廣曰表云哀王誅蜀相壯張

立名集解韓魏齊楚越一作趙皆賓從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按魏惠王卒已二十五年矣誅蜀相壯張

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率二年初置丞相承也應劭曰丞相也韓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

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外謂臨晉城南公揭卒韓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

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正義在河南府福昌縣東故韓城是也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

武遂集解徐廣曰韓邑也正義按此邑本屬韓近平陽韓世家云貞子居平陽九世至哀侯從魏太子來朝武

乾隆四年校刊

武遂集解徐廣曰韓邑也正義按此邑本屬韓近平陽韓世家云貞子居平陽九世至哀侯從

魏太子來朝武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郢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集解徐廣曰一作厭正義廣八月武王死

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正義指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十五里也

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集解名則一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

歸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正義蓋封蜀都嚴道因號嚴君疾名也

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集解徐廣曰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正義反

蓋在房襄與楚上庸集解指地志云上庸今房州竹邑縣及金州是也

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集解應音乙陵反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煇反正義指地志云蒲坂故城在

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正義應音乙陵反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煇反正義指地志云蒲坂故城在

城正義楚世家云懷王二十九年秦復伐楚大破楚軍楚軍死二萬殺我將軍景缺年表云秦韓里子卒八年

使將軍辛戎攻楚取新市集解指地志云許州襄城縣即古新城縣也按世家年表則新字誤作裏字

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集解別封之邑比之諸侯猶商君趙長安君然

楚取八城殺其將景缺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正義金受秦丞相樓緩為丞相十一年齊

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正義蓋中山此時至鹽氏而還集解徐廣曰鹽一作監正義指地志云鹽故城一

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正義年表云秦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按河外陝東也

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正義指地志云穰鄧州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

伐韓取武始集解指地志云武始故城在洛州武始縣西南十里

改為伊闕正義指地志云伊闕在洛州南七十里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為漢中守集解指地志云漢中守秦官

於伊闕正義指地志云伊闕在洛州南七十里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為漢中守集解指地志云漢中守秦官

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正義指地志云垣今在洛州南七十里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為漢中守

左更錯取軹及鄧集解指地志云軹在懷州河陽縣西三十一里並六國時魏邑也按一城相連故云及也

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惺鄧惺號高陵君初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  
惺號高陵君初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

姓之國周武王弟季載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為蒲坂皮氏  
也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八十步

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復以為垣今重攻取之也  
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

西之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呂禮來也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任鄩卒二十年秦地有父馬

生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世馬生牛而死  
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

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西河有中陽縣

年尉斯離尉斯離名也與三晉燕伐齊尉斯離其姓各破之  
尉斯離其姓各破之

楚王會鄧鄧縣名也與三晉燕伐齊尉斯離其姓各破之  
尉斯離其姓各破之

十七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

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南陽今鄧州也  
拔之今鄧州也

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  
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

二城並在襄州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正襄北六里楚平王築都之地也  
楚王走周君

來王與楚王會襄陵襄陵縣東南三十五里關  
正襄北六里楚平王築都之地也

戰必剋得百里姓安集故城在潁州武安正襄北六里楚平王築都之地也  
楚王走周君

及江南為黔中郡黔中郡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  
三十一年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

歸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為斬首四萬為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魏地志云長

志河南有卷縣卷音丘袁反  
楚陽長社取之

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即舊雍也蔡陽長社取之  
魏陽亭在豫州上蔡水之陽古城在潁州北七十里長社

故城在許州長社縣擊芒卯華陽破之  
拔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

西一里皆魏邑也鄩士邑華其一也  
華陽即此城也拔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

是時韓趙聚兵于華陽攻秦即此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  
各河內屬魏地荆州內修武古曰南陽郡本屬韓地

北故曰南陽秦破芒卯軍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

北故曰南陽秦破芒卯軍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

北故曰南陽秦破芒卯軍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



乾隆四十年

史記卷五

本紀

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今鄧州也前已屬秦秦置南陽郡在漢水之北釋名云在中國之南舊名陽地故以爲名焉張衡南都賦云陪京之南居漢之陽

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剛壽縣志云故剛城在兗州縣界與聚城一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趙奢破秦軍

邑名在上黨潞縣西潞縣志云潞縣與音預關與聚城一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趙奢破秦軍

處又僑州和順縣即古關與城亦云趙奢破秦軍處然僑州與潞州相近二所未詳又關與山在潞州武安縣

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關與卽山北也按關與山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正陽徐廣曰今

在武安故城西南又近武安故城蓋僑州是所封故地也

志云武陽在秦州藍田縣西六里三秦四十一夏攻魏取邢丘魏徐廣曰邢丘在平阜鄉案韓詩外傳

記云武陽原東有霸川之西坂漢武陽也

日懷甯曰修武武陽縣志云平阜故城在懷州武陽縣西十一里

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故懷城周之懷邑在懷州武陽縣西十一里

五月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音奔五大攻韓取十城葉陽君正義葉車涉反出

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

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南卷縣有垣雍城

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

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貳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爲千僞還斬之五十年十月

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鵠陂縣西卽古密須國也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

益發卒軍汾城旁十五里卽古臨汾縣城也接汾城卽此城是也武安君白起有罪死訖攻邯鄲不拔去還

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按此時無楚軍走字是也攻汾城卽從唐拔寧新中

徐廣曰一作曼此趙邑也唐今晉州平陽堯鄉也括地志云寧新中更名安陽徐廣曰魏

中七國時魏邑秦昭襄王拔魏鄉中更名安陽城卽今相州外城是也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今河南府縣也

城古安陽城外初作河橋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

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九鼎之物歷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然

史記卷五

史記卷五



史記卷五考證

秦本紀。臣德齡按殷周之興以先世積德始皇之帝則以先世積強所致太史公作殷周本紀皆推原先世

功得以昭一代之統系至秦則分而二之曰秦本紀曰始皇本紀其褒貶之意顯然或曰秦與始皇分紀所

以別嬴呂也其論雖纖理亦不誣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余有丁曰惡來革者豈即惡來耶但不宜

復曰蜚廉子既爲武王誅死又不宜曰蚤死臣照按史遷紀秦趙之同出蜚廉上文云蜚廉復有子曰季勝

季勝之後爲趙乃云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言子則宜爲嗣者也大宗也言蚤死則宜若無子矣而有子曰女

防其後爲秦且言爲武王所誅時年尙少也余有丁之議過矣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毛詩秦風疏孔穎達云本紀曰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

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

異者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

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

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

其君襄公○左傳弑襄公秦武十二年事立齊桓公秦武十三年事與年表同與此異晉滅霍魏耿○晉

世家獻公之十六年滅霍魏耿據年表是年爲秦成之三年此作武公十三年相隔二十四年梁伯芮伯

來朝正義今按州芮城縣界有芮國城○州上脫一字唐書地理志芮城縣武德初屬芮州貞觀時屬陝州

當是陝字既虜百里侯以爲秦繆公夫人勝於秦○困學紀聞曰朱文公曰按左氏勝秦穆姬者乃并伯

非百里奚也太原閭若璩曰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不至爲晉所虜益知并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繆公

四年乙丑迎婦于晉左傳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繆姬亦差一年大子申生死新城○僖四年左傳十二月

戊申繼于新城是年據年表爲秦繆之四年此入於五年後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齊世家秦穆公虜

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卒據年表是年爲秦穆之十五年也此入于十二年晉早來請粟○僖十

三年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據年表是年爲繆公之十三年此入十二年 十八年齊桓公卒○春秋  
經傳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年于秦穆亦爲十七年 二十年秦滅梁芮○僖十九年左  
傳秦遂取梁年表亦載入秦繆十九年與傳同 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呂氏  
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高誘注曰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左傳疏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  
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  
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或以爲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按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  
乞白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王若虛辨惑曰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  
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叔而已故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  
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爲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  
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焉蓋孟明  
輩自爲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爲蹇叔子又何  
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安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以左氏爲質乎曰此或  
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逞使果爲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非  
其子也以書觀之穆公自殺敗歸卽作秦誓以自悔而遷以爲取王官封殺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  
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之與人周也按左氏曰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至  
于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爲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聞  
之垂涕者哉 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 以女樂二八遺戎王○說苑作三九  
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正義韓國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國字是子字之誤 乃使魏謩餘詳反  
○左傳及晉世家皆作壽餘 共公立五年卒○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共公立四年非五年矣考春秋  
自明 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棧林而還○是役也襄



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晉之諸帥不和謂之遷延之役此云敗秦軍秦軍走年表亦然與左傳相反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傳皆無此盟 十一年楚平

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楚世家及年表在秦哀之十年 惠公立十年卒。春秋經哀三年冬十月癸

卯秦伯卒總計在位祇得九年此與年表及始皇本紀皆作十年 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事在秦悼之

十年今此作十二年與春秋及年表不合 智開與邑人來奔正義開智伯子。臣照按趙襄子曰智伯死

無後又史載唯輔果在正義以開爲智伯子無據也蓋智伯之族人 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六國年表

及始皇本紀靈公在位十年卒 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此與周本紀及封禪書不同 與晉戰於石門

○趙世家作石阿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同六國年表作虜其太子趙世家作太子痤

商君傳作公孫痤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據年

表孝公元年燕爲文公韓爲懿侯 齊魏爲王。齊威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今天下于秦爲孝公九年此

因魏連言之耳 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魏世家作四萬五千 十一年縣義渠。臣世駿按此時義渠

不得爲縣犀首傳云其後五國伐秦陰以文繡千純婦人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起兵襲秦大敗秦李伯之

下若義渠已爲縣秦必更置令長何至十年之後反爲所敗年表云義渠君爲臣似可據 魏君爲王韓亦

爲王正義魏襄王韓宣惠王也。臣世駿按惠文君四年齊魏爲王索隱曰齊威王魏惠王魏世家云惠卒

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尊父惠王爲王與此互異豈惠王始嘗稱王後又降號如稱

帝歸帝之說耶否則秦紀但應有十三年之書不應有四年之書矣魏世家於惠王時亦不著稱王事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臣世駿按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

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

互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爲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

後而不敗故畧不書與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與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

之則紀誠有誤也高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十年韓太子蒼來質○韓世家在宣惠十九年據年表是年爲秦惠後十一年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六國年表在十一年 公子通封於蜀○六國年表在十二年作公子繇通 燕君讓其臣子之○六國年表此事在後九年 虜趙將莊○趙世家及穉里子傳作虜趙將軍莊豹 涇陽君質於齊○田完世家及年表俱在秦昭之七年此入六年 八年使將軍辛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楚世家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年表及各世家俱同是年于秦昭爲六年 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趙世家及年表攻中山在秦昭六年滅中山在秦昭十二年田完世家亦同此叙入八年內 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年表及田完世家薛文相秦在秦昭八年 秦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缺○楚世家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楚軍死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據年表爲秦昭七八兩年事也各記不同 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楚世家年表皆在秦昭八年 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以諸世家證年表爲秦昭之九年 左更白起攻新城○白起傳昭王十三年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其明年乃爲左更 五大夫禮出亡奔魏○禮姓呂見穰侯傳彼云出奔齊 冉免○六國年表及穰侯傳冉謝病免相在昭十五年此入十六年內 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鄒索隱悝號高陵君○穰侯傳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索隱曰高陵名顯涇陽名悝兩注自相牴牾 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田完世家齊湣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溫魏世家魏昭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年表亦同是年在秦爲昭之二十一年此入于十九年內 涇陽君封宛○十六年已封公子市宛矣此復封涇陽君疑有一誤 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祿○徐孚遠曰古史河東上有取字 魏入南陽以和正義括地志懷慶嘉縣卽古之南陽○懷字下宜有州字 四十一年夏魏攻邢丘懷○魏世家安王九年秦拔我懷是年爲秦昭之三十九年十一年拔我鄆丘卽秦四十一年也此兩年事并入一年 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白起傳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涇城拔五城



韓世家惠王九年奉拔我涇城汾旁。取陽城負泰正義。今河南府縣也。○府字誤。以唐書地理志考之。或應作告成二字。韓獻成皇肇。○韓世家秦拔我成皇榮陽。不曰獻年表亦同。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臣世駿按。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當得四十九年。

史記卷六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史 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秦始皇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按戰莊襄王為秦質子於國策本名子異後為華陽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

趙音直質音致國強欲得弱之來相事故遣子及貴臣往為質見呂

不韋姬悅而取之按不韋傳云不韋賜翟大賈也其姬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

名為政姓趙氏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為

政後以始皇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

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

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文穎曰主廡內小吏官名蒙驩王齮庶公等為將軍勅曰庶秦邑秦蒙驩齊

失其姓名秦蒙驩之祖王齮即王驍驍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庶公蓋庶邑公史蒙驩齊

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驩擊定之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將子匠反卒斬首三萬

三年蒙驩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驩攻魏氏陽有詭集音徐廣曰陽音場歲大飢

四年拔陽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下疫百姓內粟千

石拜爵一級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

本紀

一



五年將軍驚攻魏定酸棗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燕虛長平案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故棗城則亦非遠燕烏田反括地志云云南燕城古燕國今關蓋與諸縣相近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故棗城則亦非遠

也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李經授神契云帝舜生雍丘山陽城內有山陽縣正雍丘縣皆於姚墟即東郡也長平故城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

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壽陵在常山按本趙邑也

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彗音似歲反見並音行練反孝經內記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惡彗在日旁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案地理志云定州恒陽縣西四十里有白子欲殺父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案地理志云定州恒陽縣西四十里有白

紀云望竟母慶都所居張晏云堯山在北堯山都聲相近疑即都山孤山及望都故城三處相近還兵攻汲注水經云望都故城東有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山都聲相近疑即都山孤山及望都故城三處相近

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母正彗王楚母也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長安君名也號為長安君將軍擊趙反反將如字將猶死屯留正括地志云屯留東北三十里漢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正臨洮水故名臨洮洮州在隴右去京千五百五十將軍壁死屯留呼國也

正義壁邊竟反言成卒屯留蒲鵠反戮其屍蒲鵠音平子也反鵠音高注同蒲鵠皆地名河魚大上亦言通水害也即漢書五行志劉向所謂彗之孽明年移毒誅魚陰類小六年書并天下自滅韓至并天下蓋十年矣周本紀云十年數之紀也天下之所棄不過其紀經車重馬東就食食魚也一云河魚大上秦人皆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旁

嫪毐反音酷改反封為長信侯子之山陽地正音與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令毒居之嫪毐氏出邯鄲字按漢書嫪毐氏出邯鄲字按漢

云賈侍中說秦始皇后嫪毐逢坐誅故世人為淫日嫪毐也

原郡更為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垣作垣垣音哀括地志云故垣城漢縣治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四十里蒲陽故城在潞州縣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管公

子重耳所居邑也四月上宿雍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據言尊尊之意也已酉王冠帶劍正冠冠廣曰年二十

云年二十而冠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璽書曰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

按年二十一也金王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奉以來天子獨以印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璽蓋漢李斯磨和璧作之

漢諸帝世傳璽之謂傳國璽韋昭曰書云璽方四寸上勾交五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書云文曰昊天

之命皇帝壽昌按二文不同漢書曰書云璽方四寸上勾交五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書云文曰昊天

入洛除漢陵廟軍於魏官并得璽後歸魏晉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帝夢塵平陽置入前趙劉聰至東晉成帝

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為慕容俊滅漢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傅宋

傳南齊南齊傳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傅宋

得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齊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也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

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反括地志云縣年宮在雍州城內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

發卒攻毒燕立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戰咸陽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秦孝公已下金

都此城始皇鑄金人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

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官表曰衛尉秦官百內史肆佐弋竭驕案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中大

夫令齊等大令秦官也齊名也二十人皆梟首於木上曰梟車裂以徇滅其宗正驕案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中大

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今日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秦蔡其有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焦曰陛下車裂假父

盡瓦解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茅焦為傅又爵之秦士卿括地志云茅焦涪州人也及其舍人輕者

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房陵正驕案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中大

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志云房四月寒凍有死者有死者以秦法酷急則天應之而

史書屬漢中郡在益州部接東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四月寒凍有死者有死者以秦法酷急則天應之而

若孔注云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楊端和攻衍氏衍羊善反在鄭州彗星見西方文見北方從斗以南八

十日

十年日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嫖毒免桓鞠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

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驕案說苑曰始皇帝立茅

日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之力也復居甘泉宮驕案說苑曰始皇帝立茅

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

乾隆四年校刊

也

也

也

也

也



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

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

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

徐廣曰蜂一作隆也字達反準章也長日擊鳥膺也華鳥膺突也其性悍勇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天下

易以破反言始皇居得志亦輕食人志亦輕易而啖食於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

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大將軍若漢太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檣楊徐廣曰檣音老在并州也漢表在清

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斗食佐史之秩也一日得斗粟為料什推二人從軍言王翦為將軍

功佐史什中唯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不韋飲鴆死其賓客數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臨力秦反臨哭

出令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爵者奪其官爵遷移於房使五百石以下不降遷勿奪爵

歸也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爵者奪其官爵遷移於房使五百石以下不降遷勿奪爵

得仕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

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是也七國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太縣有狼孟縣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假格雅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縣本周時驪戎邑左傳云晉獻公伐驪戎也法二在京兆新豐縣其後秦滅之以為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韓王安之九年秦盡滅之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

十八年韓廣曰巴郡出大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今上郡上縣下井陘下井陘常山今為縣音刑端和將

河內羌羗伐趙端和國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羗罪反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趙王還也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

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阮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

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

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奔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

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子遇反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魏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取陳以南至平輿平輿縣地

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淮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王喜之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

君王翦降閼江反楚威王已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

平韓趙魏燕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二十六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音升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六國

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年得趙王遷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虜荆王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

本紀

六



正義 令力政反乃  
今之赦令赦書

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

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

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

晏日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

之身興兵討暴亂殺宗廟之靈六王肩仇其辜乃下力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功傳後世其諸帝號丞相終

刑獄同制  
 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夷服夷服者夷或明或否天子不能制其下  
 集解蔡邕曰陸賈也

有臣立於陸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郎縣正議都

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畢遂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

皇有泰皇聖德太子按天皇地皇之下卽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禪書云昔者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

皇命爲制令爲詔集解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正義令音力政反制詔三代無文秦始有之天子自稱曰朕集解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其稱之貴賤不同

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皇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  
 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  
 王曰去秦正義去音丘呂反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仲

如議制曰可集解秦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尙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集解駱案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大

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

周公  
所作  
反

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正義色

一世二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侯通鄭玄曰音張

德反傳述也謂五之德始終於次也連書交補元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周爲火德能滅大青

所不勝於秦  
方今水德之始  
為水瑞奉皇因自謂為水德也  
改年始朝賀  
建亥之月為正  
故其年始用十

朝賀皆自十月劍衣服旄旌節皆上黑  
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以旄節門闕用符節  
教以六爲已詩去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

都鄙用管節皆用竹爲之以水德屬北方故上黑

步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

之數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母

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

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

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

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

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百五

與內史為三十六郡風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百郡置守尉監秦郡守掌治其郡有

丞尉掌佐守典武職更名民曰黔首黎黑也大酺收天下兵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徐廣

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黎黑也大酺收天下兵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徐廣

日音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

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明帝欲將諸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

以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二枚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諸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

苻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至董卓而銅人毀也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反朝音潮

音人臨洮而銅人鑄至董卓而銅人毀也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反朝音潮

國拓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遼東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西至臨洮羌中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

京西千五百一十一里羌中從臨洮西南至北嚮戶漢書地理志云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北據河為塞金陰

山至遼東州之北黃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樂長城為北界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

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集解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

版南臨渭自雍門正義今咸陽縣東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至九變甘泉南至長楊五柞東至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

本紀

一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今隴西北地今寧州出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

漢書地理志云王莽篡竊頭即此也按原州高縣西過同中焉應劭曰同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同中在

言始皇欲西巡隴西之北從成陽西向黃帝山雞山之所過同中焉應劭曰同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同中在

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過岐州回中宮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

書曰中宮曰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

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

樹以金椎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集韻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三十二里魯穆公改邾作鄒其山遂從

邑變山北去黃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正義音太康地記云為壇於泰山以

示增廣也祭向玄酒而祖魚鰾皆廣長十二丈壇高三尺階乃遂上泰山

三等而樹石太山之上高三丈一尺廣三尺秦之刻石云乃遂上泰山

其下多芝草玉石長津甘泉山仙人室又有地獄六日鬼神乃遂上泰山

周迴二千多芝草玉石長津甘泉山仙人室又有地獄六日鬼神乃遂上泰山

府立石封祠祀集韻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

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集韻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

州泗水縣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此泰山刻石會稽三銘其詞每三句為韻凡十二

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正義從音

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

長利直良反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集韻徐廣曰

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命勃海以東集韻金白浪反

五里古萊子國也牟平縣城在黃縣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云牟平縣古臚縣也窮成山登之眾集韻劉案地

也封禪書云八神五日陽主祠之界七日曰文登祠成山北百八十里成山在海中文登縣古臚縣也立

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集韻今兗州東沂州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集韻案地理





劫海中去人不遠蓋會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僊人居之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僊人居之

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僊人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僊人止住此

洲其數萬家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里始皇還過彭城彭城徐州所理縣也童男女入海求僊人止住此

易者吳人外國圖云重洲水去琅邪南里始皇還過彭城彭城徐州所理縣也童男女入海求僊人止住此

滅彭氏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衡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

响音荷南郡今荆州也言欲向衡山即浮江至湘山祠湘山祠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

草山上盛弘之荆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山近湘水廟在山南故言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

梧二妃死於江湖之間因葬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廟在山南故言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

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今此文以湘君為堯

女是總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楮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南陽文報曰武關在折西百

而言之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楮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南陽文報曰武關在折西百

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杜預云習商縣武關也理志河南陽武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

之罘刻石其辭曰三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

海從臣嘉觀從才用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

六國回辟亦反貪戾無厭廉反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日燁充善

順聖意顯音德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建于海隅遂登

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

闡并天下苗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急協旗疑韻息音銅蔡反故國語范養

立大義昭設備器械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通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

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猶從也

三十年無事

三十年無事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集解徐廣曰使集解劉案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

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仙鶴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間謠

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今此云茅濠初成者為神仙之道其意失也蓋由裴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濠字遂令七言之詞有衍爾

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咸陽集解張晏曰若微服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集解劉案地蘭

池宮集解括地志云蘭池波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見窘武士擊殺盜蘭中大索二十日米石

千六百集解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美門集解韋昭曰古仙人高誓集解亦刻碣石門集解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

辭曰集解此一頌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集解徐廣曰復一作優集解復音福言

罪失故復除之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集解音怪墮毀也壞

城郭也夫自頌曰壞音戶怪反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集解音遙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集解徐廣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

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集解音所吏反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鄒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集解今秦夏勝

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墮賈人畧取陸梁地集解其性陸梁故曰陸梁集解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集解音通音

故曰為桂林集解韋昭曰象郡集解韋昭曰象郡集解今廣南以適造戍集解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集解音通音

陸梁為桂林集解韋昭曰象郡集解韋昭曰象郡集解今廣南以適造戍集解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集解音通音

安臨賀揭陽桂陽輿地志云一日臺嶺亦名塞上今西北斤逐匈奴自榆中集解徐廣曰在金城集解徐廣曰在金城

名大庚二日騎田三日都麗四日萌諸五日越嶺西北斤逐匈奴自榆中集解徐廣曰在金城集解徐廣曰在金城

也屬之陰山集解徐廣曰在四原北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集解徐廣曰在金城

故關陶山北假中集解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連數北假地名也集解高關山名在北假地名近五原

河北漢書地理志云屬五原郡築亭障呂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集解徒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榆中屬陰

明星出西方集解徐廣曰皇南鑑云彗星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 本紀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是義謂戊五嶺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

青臣

案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射音夜

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

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

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

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

筆反

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

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

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

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

反辟音避

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

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私一作知

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

心非出則巷議夸主

口反

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

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

市

集解應劭曰禁民聚語

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集解應劭曰何寇虜

偶對也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

集解徐廣曰一日

無法令二字

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

集解應劭曰秦地

理志

抵雲陽

集解徐廣曰表云

道九原通甘泉

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

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

阿房

集解房白即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

東西五百步

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集解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

云云下可建五丈

之旗也阿房後為宮名

北五百步

庭中可受萬人

人鑄銅人十二於宮

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

前阿房宮以慈石為門阿房宮之北闕門也

集解謂為復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

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宮刑一百日隱於蔭

室養之乃可故曰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

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音離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

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

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說反而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惓願上所居宮毋

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

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集解

日在好時正集解指地志云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十二里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

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

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集解謂案說苑韓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

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

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憚伏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集解

徐廣曰一云并力正集解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不驗輒死然侯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

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集解謂案石百二十斤正衡秤衡也言表

不中呈集解中竹仲反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

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集解徐廣曰一今聞韓衆音終去

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集解徐廣曰一作問徐廣曰表云徒於北河始皇長子扶

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

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集解徐廣曰表云徒於北河始皇長子扶

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

乾隆四年校刊



蘇北監蒙恬於上郡正義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之上郡城也

三十六年焚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表云石畫廣日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逐惑反

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有子而嫁倍死倍死

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誠夫為寄報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誠夫為寄報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

夫而逃夫而逃子不得母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反反黔首修潔人樂同則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

美請刻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美請刻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渡謂濟渡也

此石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

故反故反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

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釜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釜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原原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

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

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王之死處王之死處正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平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

本紀

八



致樽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徐廣曰銅一作銅鑄鑄塞也正義顏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令匠作

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音灌輸音戊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

燭集解徐廣曰人魚似鮫四則廣志云鮫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鯢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

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度不滅者久之音度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

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世大事畢已藏閉中美音延下同下外美門盡閉工

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集解案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

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拓地志云秦始皇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年集解徐廣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趙高為郎中令集解案漢書百官表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

世不軌毀徒結反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音雍西雍在

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軌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

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

以示疆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金海南至會稽而

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正義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

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正義反始皇帝其於久遠也正義二世言始滅六國威振古今自五帝三王未及既已

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集解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

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

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

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

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

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

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也

左右三將謂郎中郎散郎又有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闔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

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關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

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

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盡首振恐四月二世還

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鄠山還復其土故言復土

鄠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土謂鄠山

張之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謂材度不足下調

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戊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

張楚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

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謂者秦官掌實貨受事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

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田儋

負據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日音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戲音許宜反拓地志云戲水源自雍州新豐縣西南

驪山水經注云戲水出驪山馮公谷東北流今新豐縣東北十一里戲水當道即其處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書百官表曰

少府泰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邯胡甘反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鄠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

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音約日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

十四里即章邯殺周章處今曹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城父音亳州所理縣破項梁

定陶今曹滅魏咎臨濟今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鉅鹿

乾隆四年校刊



鹿離圍趙王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

卿廷決事即有誤示羣臣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望陳有兆朕耳不見其形也於是二世常居禁中

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

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戌漕轉作事

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色反四邊戌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音栳茅

茨不翦飯土墁音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音啜土形音無器音飯器以瓦為之雖監門之養音以不穀

於此音謂監門之卒養卿卒也音有薪養卒音穀音學謂盡也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賤陋也禹鑿龍門通

大夏音拓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昔高辛氏子實決河亭水音決河亭平也又放之海身自

持築甬音而音初治反築牆杆也音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音烈美也言臣虜之勞猶不美於此矣

水放之海身持鐵杆使蹠履無毛音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音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

臣奴虜之勤勞不酷烈於此幸苦矣音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

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

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

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音卒子律反音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

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

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音趙高欲為亂恐

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

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

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音盡畔秦吏應

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

夢白虎蓄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涇水在長安西北長平觀道東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道東

令閭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

使郎中令為內應徐廣曰一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

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盧設卒甚謹日士傳宮外內為盧舍蓋則巡行非常夜則警

備不妄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

俱入射上幄坐韓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

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閭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秦邑曰

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

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閭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

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閭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

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

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

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

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

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

上集解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集解應劭曰組者天子轎

車白馬素車集解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

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東為從長也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

乾隆四年校刊



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二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子西垂自繆公以

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

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

耰白梃徐廣曰樓田器非也孟康以耰爲鉏耨蓋得其近也望屋而食言其兵蠶食天下不裹糧而行橫行天下伍旅進也秦陽侯曰

橫行何奴中也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

侯並起豪俊相立集解駢案鵠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後德千人者謂之衆德百人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

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明矣羣臣之不信可見於

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

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

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

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守險一作小

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

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書安作案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

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

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

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

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

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

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書五作王

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

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諸侯水散弗能也包舉宇內

囊括四海之志張晏曰括括囊括言其能包含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秦制法孝公致霸封之於商號商君

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闢諸侯高誘曰令關東從之秦故曰連衡也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

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共相約結為從以離散秦之橫

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國蓋微又前亡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蘇秦東周洛陽人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人也

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亦仕秦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公

燕燕昭王以為客禮待之以為亞卿燕昭王以為亞卿翟景未詳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衛燕昭王以為客禮待之以為亞卿燕昭王以為亞卿翟景未詳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之將也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

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

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迫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南徐廣曰南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

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徐廣曰相相也音府一威振四海南

取百越之地華昭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

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

本紀

十二



應劭曰壞堅城恐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錄以為金人十二以病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

人後阻以害已也徐廣曰斬一作踐劉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城徐廣曰斬一作踐劉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徐廣曰斬一作踐劉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中之固金城千里徐廣曰斬一作踐劉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於殊俗陳涉騁屬繩樞之子徐廣曰斬一作踐劉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徐廣曰斬一作踐劉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

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徐廣曰斬一作踐劉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徐廣曰斬一作踐劉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徐廣曰斬一作踐劉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斬一作踐劉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

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

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

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

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徐廣曰一

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

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

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曰一

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

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

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

過也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葬西垂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為說與正史

侯初為西時祠白帝立十三年葬西土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秦仲孫莊公子救周周始命為諸

公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憲公從居平陽葬西山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

享國六年居西陵葬衙本紀不云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郢衍葬衙武公立武公享國二十

年居平陽封宮集解徐廣曰一云居西陵葬宣陽聚東南陽初以人從死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

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集解徐廣曰二年初伏本紀此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作時

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集解徐廣曰一作走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

乾隆四年校刊



學者人秦漢著音野又音寧者即寧也門屏之間曰寧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均社生共公共

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一作僖公

車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一作丘一生畢公一作畢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一作三十七年葬車

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一作惠公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

國十五年一作十四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一作利懿公一作懿公懿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一作徐廣

生躁公一作躁公躁公享國十四年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

彗星見一作彗星懷公一作懷公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罔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

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一作靈公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

公西一作西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懿公之子懷公弟也且紀及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

年葬陵罔一作陵罔王劭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生公出公享國二年一作二年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

國二十三年一作二十三年徐廣曰靈公一作靈公葬櫟罔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一作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

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一作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一作二十七年葬公陵一作公陵秦惠文王陵在

雍州咸陽縣西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一作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一作畢系本作

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芷陽一作芷陽襄王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謂為

故亦謂為見子陵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芷陽陽生始皇帝呂不韋

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

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

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

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

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鄜邑一作鄜邑加知反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一作宜春

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鄜邑一作鄜邑加知反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一作宜春

志云秦故胡亥陵在雍州萬年縣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日本紀云二十一右秦襄公至二世

六百一十歲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歲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秦二世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譯賈馬贊中論周歷已移初世

三十卜年七百以五序得其道故王至三十七歲至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周歷已移周亡也仁不代母

八百六十七歷數既過秦并天下是周歷已移也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周歷已移周亡也仁不代母

言歷運之道仁思之情子不代母而王謂火不代木言漢不合即代周也秦值其間位得在木之間也此論

者之辭也仁始皇以為周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之始也按周水德也秦水德也五行之運水生

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為子帝王之次子代母秦稱水之位呂政殘虐然以諸

侯十三政是呂不韋幸姬有娠獻花襄王年十三也呂政者始皇名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

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謂置郡縣壤井田開阡陌不立侯王始為侯王始為侯王始為侯王始為侯王

守縣令丞等皆施於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下稱帝疑得聖人之威靈河神之圖錄據狼狐蹈參伐佐

攻驅除斬文事言秦據蹈狼狐參伐之氣驅滅天下距之稱始皇巨之至也始皇既破胡亥極愚鄺山未

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

言乎人頭畜鳴畜許又反言胡亥人身有頭面不威不伐惡此五字不篤不虛亡言胡亥藉

駭暴虐滋已惡惡既深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王冠佩

華紱音拂車黃屋者蓋以黃為裏從百司用反才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

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尸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

濡胥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集韻秦公羊

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莊音精嚴音莊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

魚之爛從內而出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

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日音駟誤哉俗

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謂子嬰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矣紀季以鄙春秋不

乾隆四年校刊



名集解關東春秋曰紀季以鄒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正義鄒音戶

公於周正義王烹之外傳曰紀侯入為周士付書云齊襄公滅紀鄒鄒又拓地志云鄒城在青州臨淄縣東三十里鄒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鄒城在密州安丘縣界鄒音駢鄒音皆按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

其理國既崩絕箕子比干尚不能存殷肅王子嬰焉能救秦之敗以賈正義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

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正義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

索隱述贊曰六國陵替二周淪亡并一天下號為始皇阿房雲構金狄成行南運勒石東臨浮梁瀉池見遺

沙丘告喪二世燔制趙高是與詐因指鹿笑生壁虎子嬰見推恩報君父下乏之中佐上乃庸主欲振顏綱云

史記卷六考證

秦始皇本紀蒙驁攻韓取十三城○六國年表云取十二城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趙世家悼

襄王元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不拔徐廣曰最在新豐今此云取壽陵所將之師一作衛一作

燕亦不同 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六國年表衛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是衛元君十二年不名

角 死屯留正義漢屯留吁國也○漢屯疑春秋二字之誤 將軍壁死正義壁邊竟反言成蟜自殺壁壘

之內○徐孚遠曰上言成蟜死屯留矣此又言將軍壁死注作壁壘恐非是壁者疑是成蟜副將名壁蟜死

壁不歸故又戮其士卒也臣照按徐字遠駁正義謂將軍壁死非成蟜自殺於壁壘之內是也顧謂疑是蟜

副將名壁則似不應叙在遷其民於臨洮之下或是將軍壁討成蟜而死所將屯留蒲鶒之卒死者盡以反

罪罪之而戮其屍耳 攻魏垣蒲陽正義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北四十五里○縣字上疑脫蒲字 乙酉王

冠集解徐廣曰年二十二正義按年二十有一也○臣世駿按徐廣云二十二者以踰年改元計也正義

云二十一者以當年改元計也徐廣以是年為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時注云年五十如正義之說則崩

年止四十九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廣曰乙巳則始皇生年當是壬寅十三歲時

當是甲寅項羽本紀注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歲生則始皇元年當是乙卯此處自當以踰年

改元計作二十二歲為是但秦本紀云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廣曰獻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

庚申則獻之末卽孝之初又不拘踰年改元之說矣

矯王御璽正義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臣

按梁無天正年號侯景破梁爲簡文帝大寶元年則天正是大寶二字之誤與韓非謀弱秦○徐孚遠曰

韓非韓公子以不用於韓欲干秦王其後使秦爲李斯所請死今云謀弱秦非也疑卽李斯請非之辭載於

秦史記耳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趙世家趙遷三年秦攻赤

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李牧傳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與此

齮齮不用兵革正義協韵音棘○革與棘古通不必協也詩匪棘其欲禮記作匪革既已齊人徐市等

上書○何孟春曰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注其下後人讀

市作市廛字故疑福爲別名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困學紀

聞曰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愚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滴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

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游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低倍如此博浪沙中

○浪一本作狼注同達盜蘭池正義秦記云始皇都長安○秦記本名三秦記或本作三秦記而脫三字

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水經注云又東經平舒北○水經注作平舒城北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

○容齋隨筆曰今人書二十字爲廿三十字爲卅四十爲冊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井也卅音先合反

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冊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按秦始皇凡石刻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

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始作之罾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會修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

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樹草木以

象山正義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渭山山字疑有誤或是城字或是水字擊趙王歇等於鉅鹿正義離圍

趙王歇卽此城○離上宜有王字雖監門之養不嚴於此○余有丁曰嚴當作例訓爲粗公羊傳曰獬者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

考證

一



曰侵精者曰伐 秦孝公據綏西之固○困學紀聞曰春秋時穀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陳軫索隱陳軫夏人○臣服按陳軫夏人雖本國策語但鮑彪注曰夏中國也然則固不可以爲國名而注陳軫爲夏人矣

兒良王廖索隱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語出呂氏春秋蓋春秋上脫呂氏二字 逡巡遁逃○金石

文字記曰逡巡遁逃之異文也管子桓公竟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叙傳逡遁致仕周禮司士注

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儀禮士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聘禮注辟位

逡遁又三退三逡遁也又辟位逡遁又辟於其東西位逡遁也又退爲大夫降逡遁士喪禮注辟逡遁辟位

也特牲饋食禮注辟位逡遁禮記玉藻注僂逡遁而退著屨也皆同此文則隸釋以爲讀如本字者非也又

按晏子春秋晏子逡遁對曰漢書萬章傳章逡遁甚懼外戚傳逡遁循固讓遁又作循爾雅釋詁注循亦逡也

集古以爲當作循者是也通與循同說文彳之字亦或從是如往爲逡後爲逡復爲退之類從彳之字亦或

從彳如退如徂延爲征返爲飯之類漢書王莽傳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千旬反卽遼字也遼之

爲後猶循之爲通耳 吞二周而亡諸侯○宜齋野乘曰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

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王卒始皇方卽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

始皇也 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新書作以四海養天下之士 是其所取之守之者異也○余有丁曰

賈書作是其所取之文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 生憲公○余有丁曰憲公秦紀作寧公葬西

山 葬車里康景○凌稚隆曰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闕文按秦紀及此紀無僖公疑卽景公也 悼公享

國十五年正義雍本紀作十四年○雍衍文不然宜云莖雍落葬字 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字遠曰二

世未立時已習法律及立後悉行不義當已在成人之年矣此云生十二年而立非實也 考明皇帝十七

年以下○臣服按此班固典引之文後人書於本紀之後裴駰等亦作注解遂混入史記中今低刻一字以

別之至賈生過秦論三篇馬遷全錄之似亦後人所增入恐馬遷本文亦止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一句耳

史記卷七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項羽本紀第七

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幾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項籍者下相人也其水下游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正史云項籍名陽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

項胡諱反字羽按序傳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之欠故叔云伯仲叔季兄弟梁父即楚將項燕

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不同者蓋燕為王翦所圍逼而自殺故不同也項氏世

世為楚將封於項志云今陳州項城縣城即古項子國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

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

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及為櫟陽縣所逮乃請斬音機縣屬沛國獄掾曹咎書

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已止也韋昭曰項梁會生事傳繁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

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服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

繇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江在今錢塘浙

音折音灼音遊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集韋昭曰扛舉也梁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

涉等起大澤中徐氏云韋昭曰在沛郡斬縣其九月會稽守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通謂梁曰漢春秋曰會

稽假守假通正也言假者兼攝之也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則為人所制故荀子曰制人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

史記

一



之與為人制 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張晏云項羽殺宋桓楚為羽使懷王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也相去遠矣

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劔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史梁駒

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劔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

十故云數十百一府中皆惴伏說文云驚失氣也音之涉反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

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

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廣徇謂撫徇之徇徇其人民

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揚州未能下兵威服之日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

矯紀兆反召平從廣陵渡京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

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應劭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

反後自歸服曰下如字讀他皆倣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應劭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

云東陽故城在楚州府胎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應劭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

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士卒卑中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軍兵卒之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

萬不許嬰稱王言天下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

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

日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

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者蒲將軍皆屬項羽

者之言章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初起於江湖之間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應劭曰下邳在薛從此故曰下邳

梁也故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之間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應劭曰下邳在薛從此故曰下邳

故曰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應劭曰景駒楚世家景氏駒名軍彭城東應劭曰彭城縣古相國也秦

嘉軍于此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

城之東



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

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

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飛薛定公元年薛卒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孟嘗君田文封也誅雞

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縣在許州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

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鄭人范增范增是故梁國夏策所奔荀悅漢紀云范增阜陵人年七十素居

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當應敗也當音如字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

至今故楚南公曰士談廣曰楚人也秦言陰陽術按文類曰南方老人也莫喜志林云南公者道

三戶亡秦必楚也姓昭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亡秦也臣瓚與蘇林解同章昭以在陰陽家流楚難

不疑按取度云三戶津在相州潯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果渡

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楚是南公之善識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

象遙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凡物交橫為午言蓋之起交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

後也為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

也論為說者順民望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以之反府昭今楚州縣淮水懷王都之項梁自

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與齊田榮司馬龍且子軍救

東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

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

趣齊兵欲與俱西史反起音促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由假為與國之王日相與交

善為與國黨與也高誘注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質

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迷背德可輔假不

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

更也留田假而不殺欲以要脅田榮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州雷澤縣本漢城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

本紀

二



陽在州東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鄆伯國姬姓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陽縣

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鄆其後遷于城之陽故曰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定陶曹州南也定陶未下去西畧

破秦軍濮陽縣也東即此縣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從濮陽南攻定陶也定陶未下去西畧

地至離丘離丘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王封焉後大破秦軍斬李由李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

格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曰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

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秦顯晉灼云高陵屬琅邪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

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

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也地理志云宋州東百五十里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

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

鹿張晏曰涉姓聞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甬道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

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

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長如郡

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

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

將軍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襲尊之辭猶言公

三軍因封為冠軍行至安陽應劭曰安陽在里則安陽與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

侯至今為縣名傳寬傳云從安陽放城是也正幸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七國時魏

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軍新中更名安陽張耳傳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從河內滑州白馬津濟南三日糧不至

糧寧有通留史家多不委曲說之也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

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蝱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

內故類師古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其內蝱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張晏曰搏音搏章昭云蝱大在外蝱小在

邯鄲戰也鄉氏博音附今按言蝱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蝱蝱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

罷我承其敵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

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何慈反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

按地理志東平郡之飲酒高會何慈反章昭曰皆召尊爵故云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

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芋半五升器也魏按費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呂圖

軍無見糧云無見在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敵夫以秦之彊攻新

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

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其私情崔浩云徇營也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新宋義

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猶枝梧也費曰小柱為枝梧

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世三年十一月二當陽君蒲將軍

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水救鉅鹿戰少利

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

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秦將也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

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

無不人人惴恐惴音惴漢書音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

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項羽

軍漳南細縣南注水經云漳水一名大漳水兼有潞水之目也

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案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

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音奏走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

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如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

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案韋昭云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趙奢官名言服武事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

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案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竟斬陽周志云寧州羅川縣在州東南七十里漢

陽周縣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

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

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

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案此諸侯謂關東諸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

東從使與秦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要斬之罪案崔浩云質斬人權也又

合說曰通衡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案張晏曰侯軍侯名始成其名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

度三戶案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水經注

五十里又關羽放縣也字又不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案徐廣曰在鄠西

咸陽元云汧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汧城北十七里古刊國地也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案大破之章邯使人見

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案七月也項羽曰二世三年

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續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

古文曰盤庚遷於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

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案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瀋池

卒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成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

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請侯虜吾屬而東秦必

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向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霸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衙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

故稱函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爲名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

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

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

日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

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

季父也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

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項伯爲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

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

之鯁音淺鯁小人貌也鯁曰楚漢春秋鯁姓也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

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

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

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

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

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

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

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

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因留沛公與

乾隆四年校刊



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

如淳曰亞父也尊敬父猶管仲爲仲父

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

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

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

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

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

帶劍擁盾入軍門

反指食兌反

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

其反

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

立瞋目視項王

昌美反

頭髮上指目眦盡

自反

項王按劍而跽曰

反謂其反

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

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

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噲之

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

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

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

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

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

徐廣曰一本無都字

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

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

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

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新彊紀信等

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

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

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

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

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如淳曰脫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

**集解** 徐廣曰喚鳥來反聲也 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

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

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

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

首事暴露於野補北反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

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也說文云講和解也漢書作講

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

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以正月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梁州所理縣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

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章邯曰周時名太邱

故城一名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

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邱章邯自殺更廢邱曰槐里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業董翳者

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業董翳者

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委戴公之城櫟陽即此也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名為翟翳翟王上郡都高奴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邱字申陽翟王上郡都高奴

所聚即成周城也與地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為雒陽

因故都都陽翟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屬潁川郡夏禹之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

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

國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殺曰襄國立張耳為常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

本紀

五



子為邪侯左傳云凡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縣南百三十二里本六國僂姓阜縣

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吳芮為邾令故號曰都君今

都陽縣是也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郡作番音婆說文云邾音詠拓地音

恭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國正江陵郡縣史記江陵故郢都也

王日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正義徐廣曰都即墨

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

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在田

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正義案地理志云成安

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正義案地理志云成安

也也番君將梅鋗日呼立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正義貨殖傳云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為

也也衡山九江江南王九郡都彭城正義孟康曰舊名江安為南楚吳為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須臾戲西鴻門沛公還軍霸上是羽初停軍於戲水

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說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旌麾之下乎顏師古劉伯莊之

非說皆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文穎曰都縣有美

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

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

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

安并王三齊集解案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

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

少





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李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

蓋車傳左轡李斐曰轡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

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

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音七從反魏豹守榮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

豹楚下榮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

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榮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

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音徒獨反漢書作跳字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北門名玉門渡河走脩武從張

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

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

彭越燒楚積聚積音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

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榮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側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

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云一瀾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背立城連遂號東廣武西廣武

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謂之如淳曰高祖凡之李奇曰軍中巢櫓為

猶祖也此太公於性肉故置之組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

櫓又引時人亦謂此為組也音祖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組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為

太公亭顏師古云組者所以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

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枰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

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

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挑音茶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

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

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



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音子間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被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

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音留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

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音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其兩反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

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院者東至睢陽音陽也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

也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音汜也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

祀左傳曰鄆在鄆地汜瓚曰高祖攻曹咎成皐渡汜水而戰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音汜也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

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

意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音鴻溝也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

武縣南為官渡水音武縣南為官渡水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音二為太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之

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如淳曰夏音賈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如淳曰夏音賈

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如淳曰夏音賈

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

信越未有分地如淳曰夏音賈

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如淳曰夏音賈

與彭越如淳曰夏音賈

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

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神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北屠殺嚴州城父而東北至垓下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高閭絕嚴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垓下之側因取名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云舒今廬江則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二十三里舉九江兵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賈為秦將王翳秦武所滅於是置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江郡應劭云自廬江尋陽分爲北江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兵圍之數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可不得楚歌也高祖威夫人楚舞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有美人名虞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也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

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項王至陰陵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項王至陰陵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項王至陰陵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史記卷七

本紀

八

正 指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地理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

集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以

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

集 案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正指地志云東城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

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

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正 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

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

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正 謂山東分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指地志

項羽數至烏江漢兵追正 於是項王大呼正 馳下漢軍皆披靡正 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

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正 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

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

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集 項王在牛渚集 按晉初屬臨淮正指地志云烏江亭

漢書 所謂烏江亭長集 烏江亭長橫船待也集 徐廣曰橫音橫一音俄集 應劭曰橫正也孟康曰橫音橫口

以意解兩鄉認本作樣船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

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

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集 騎所當無

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

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集 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集 指王翳曰此項王也

集 如淳曰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 漢以一斤金為集 邑萬戶吾為若德集 項王為千僞反言呂

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

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集 按晉

其中水縣屬河間正 地理志云水縣屬封王翳為杜衍侯集 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傳王翳為杜衍侯

詠郡憲物云在易流一水之中故曰中水集 按地理志云杜衍侯故縣在潁州南陽縣西八里





固無所爲本紀也但馬遷之意並非以本紀爲天子之服物采章若黃屋左纛然非天子不可用也特以天下之權之所在則其人係天下之本卽謂之本紀若秦本紀言秦未得天下之先天下之勢已在秦也呂后本紀呂后固亦未若武氏之篡也而天下之勢固在呂后則亦日本紀也後世史官以君爲本紀臣爲列傳固亦無可議者但是宗馬遷之史法而小變之固不得轉據後以議前也索隱之說謬矣 項梁嘗有櫟陽

逮捕○諸本皆無捕字惟北監本有之 廣陵人召平○臣世駿按水經注廣陵城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荊國十一年爲吳城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此紀言廣陵者蓋史家追書

之也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集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隱臣瓚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界楚師於三戶杜預注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

不疑正義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于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

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臣照按三戶只依瓚說爲是作地名解迂矣曰雖

曰必其美何居其後兵渡三戶亦偶合耳正義亦是曲爲傳會 西破秦軍濮陽東正義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吳之國○古吳是昆吾二字之誤 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

鉅鹿城○或云此處餘耳皆走入城下云餘軍於外豈入而復出耶張耳陳餘傳云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則餘固未嘗入城也蓋下文陳餘爲將句與此處王

相二句照應此處陳餘爲將句當是刊落未盡耳 臣照按趙王將相皆入鉅鹿城故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陳餘爲將故北收常山兵數萬軍鉅鹿北圍固非頃刻可合也餘之得出而收兵固也叙王與將相固不

得獨舍將不言而餘之軍鉅鹿北以爲將故則又不得不重叙也以爲刊落未盡過矣 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一本無下諸侯將三字 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正義漢都洛陽改爲雒漢以火德

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佳于行次爲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以加水○此魚豢

輿略語水經注及魏志注中亦引之火德作火行水之忌也作水之牡也 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正義春秋時邾國曹姓狹居至魯隱公徙斬○春秋隱公世無邾徒斬事 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正義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地卽古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邱之地所封齊之都也○文有舛誤據漢書地理志宜云青州臨菑縣地一名齊城卽古營邱之地師尙父所封齊之都也 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歸有光曰漢高紀使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羽乃令曹咎守成臯而引兵定梁地漢破咎兵汜水上復取成臯是一事而此紀前後倒置遂作兩段若漢先取成臯楚無繇得令咎守之也考漢書紀傳自明 與漢俱臨廣武而軍正義戴延之側西征記云○側字衍 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正義括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故下宜有城字 至垓下正義與老君相接○老君下宜有廟字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正義注水經云水又北左傳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檣船以待項羽卽此也○此條今本水經注無之 封呂勝爲涅陽侯正義括地志云涅陽故地城在鄧州穰縣東北六十里○涅陽故地城地字衍文 及羽背關懷楚正義顏師古云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顧炎武曰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若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君告歸延篤以爲告歸今之歸亭也劉伯莊箋歸古並音古篤反用音如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廢事少所嗜欲尋號與皞同古者富有此語今服虔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未爲得

此告字當音詰詰聲相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必捕反以食制人也父  
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本請飲呂后因何之國靜云  
國中童子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

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  
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

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掌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薛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  
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緇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

時時冠之音館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記曰舊官顏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即此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  
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反此必寐反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

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加也夜徑澤中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令  
一人行前下孟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步道曰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

蛇索隱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二文不同者崔豹古今注當高祖為  
蛇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實劍故儀因言之正謂斬蛇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

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十五里入泅水也蛇遂分為兩分爲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  
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

為赤帝子斬之集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雨金以為瑞又  
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集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機陽故城內其時若蛙故曰蛙時蛙音戶圭反應註云秦

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集解徐廣曰一作苦  
漢書作苦謂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包愷伯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集解徐廣曰自負持也

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集解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駟按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  
縣東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知賢人隱四方常有雲五色具而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

本紀

二



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集解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

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集解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

王號為張楚沛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漢書蕭何

曹參參為獄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漢書蕭何

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百人則已下也於是樊噲從劉

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范曄謂劉城

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多所誅殺故云屠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

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

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言一朝破吾非敢自愛恐能薄能薄劣不能完全其眾

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

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

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集解徐廣曰九月也劉季按漢書音善曰舊楚僭稱王其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今注引蚩尤交謬也而景說

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劍戰以血塗鼓曰蚩尤鼓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金注引蚩尤交謬也而景說

應劭曰血于鼙鼓者神天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之兆云謂旗幟皆赤漢書云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

鼎亦必璽之應劭曰璽呼為豐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旗幟皆赤漢書云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

其象似玉瓦原之璽璽是用名之此說皆非據音火燧反漢書云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

卒為期於其下故曰旗幟也幟或作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

識或作志稻康音試蕭該音燧

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集解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

軍西至戲而還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

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集解按漢書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為魏王田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

日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如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

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守壯則平壯皆名也

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壯名也戚音將壽反

臨沂縣屬東海郡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此已下更不見昔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

沛公還軍亢父並音苦浪反沛公又苦浪反括地志云亢父縣也沛公屯軍於此也至方與周市來攻

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畧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也

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

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秦嘉東陽郡

人也為甯縣君日陳勝傳曰廣發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鄆讀之說為得顏師古以甯

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按下文直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嘉則鄆讀之說為得顏師古以甯

是姓君者立景駒為假王在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所封處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

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章邯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

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蘇林音唐又音名格地志云故

碭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縣名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

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范曄云得城為拔韋昭云蕭沛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

還引兵攻豐從騎百餘往見之日三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

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音吁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東阿

名韋昭云東郡之縣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師敗曰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城陽屬濟陰軍濮陽之

東八十六里本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起也收敗卒以振退而復起也守濮陽環水地理志

自環水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乃去楚軍去而攻定陶地理志

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壘溝引黃河水環繞作壘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乃去楚軍去而攻定陶地理志

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之下把國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陳留縣

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今尹宋義當別有所出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案

乾隆四年校刊



周禮有銜稅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羈獲也枚狀如著橫街之繯結於項者繯音羈

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

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之過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

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徒肝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本秦碭郡蘇林云宋州

如郡守韋昭云秦名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按表

日守是時改曰長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

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武關也又三輔舊

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以函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昭云函

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昭云函

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僇悍猾賊說文云僇疾也悍勇也一云項羽嘗攻襄城

襄城無遺類皆阬之類無復有活而燕食者也音在妙反騶按如淳曰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

如淳曰楚謂陳涉也前陳王謂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道長者扶持仁義而告

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今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

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道碭也成陽里二

縣名案成陽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州非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云三年十月攻

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云三年十月攻

還至栗縣名韋昭云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漢王將也劉案漢書音義曰功臣表宋玉表宋玉表宋玉表宋玉表

知誰也不當改為剛武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幾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顏二人說是奪其軍可四千

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許丘反蒲漢書作蒲並通也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

曰家邑名也屬陳留圍縣費酈食其音歷異基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傳曰輕行無健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云在山陽酈商為將

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云河南縣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云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載延

之西征記云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滎陽衛地河南縣也

故城衛之清邑又戰曲遇東大破之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輟輟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

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云曲遇在中年韋昭云志不楊熊走之滎陽衛地河南縣也

輟輟道名在緱氏東南輟輟按九十三曲志云河南當是時趙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

緱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輟輟為九十三曲志云河南當是時趙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

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今洛州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騎戰雒陽

輟輟地志南陽有輟輟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騎走保城守宛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

故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

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黎音黎黎黎衛比也謂比早意也楚漢春秋曰上

南項宛圍旌旗人街故馬東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李奇

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

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

累沛公曰善徐廣曰沛公乃以宛守為股侯韋昭曰沛公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韋昭曰沛公

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

以塗足可以步行水高武侯總綱晉灼曰功臣表咸細也襄侯王陵降西陵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

上長居川中不溺襄侯王陵降西陵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酈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一名白羽析今內鄉縣酈今

雲南陽縣雲南陽縣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酈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一名白羽析今內鄉縣酈今

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

本紀

四



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晉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以為商縣武關

又太康地理志武關當冠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母得掠商與虜同秦人惠秦軍

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封漢王後劉項五年戰關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却書初至霸上戰之

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沛公封漢王後劉項五年戰關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却書初至霸上戰之

漢於北置霸陵廟記云霸城漢文帝漢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

節又漢官儀日子嬰上始製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按天子信璽以還拜封王侯之璽以

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泥水在今成州與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

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漢書宮殿疏云詔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城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

泥也降軹道旁在長安東十三里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

秦王曰楚漢春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反驢屬之欲

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

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彭越音方木反偶語者棄市本紀曰偶語經書者棄市按禮云刑人

於市與衆棄之故今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律調絞刑為棄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秦法一罪人犯罪舉家及降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秦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也張晏曰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罪人犯罪舉家及降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秦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案堵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

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王而張良世家云解先生云遺守函谷無內項

生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

守函谷關舊關餘跡西征記云道形如函也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

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

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

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沛公無傷欲亞父勸項羽擊沛公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

並音甫調仲父父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

往見良因以文論項羽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擊之不義此以文論之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

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末王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

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

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入咸陽者王之初約先

羽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伴尊懷王為義

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皆大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

今此正月當是謂之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沛公漢中

四月也他皆放此徐廣曰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雍縣為名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塞先

王巴蜀漢中三十二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雍縣為名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塞先

代反韋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都櫟陽因葬太上董翳為翟王秦所置項羽以董翳

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扼塞耳非桃林在黃河之南故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與國殷中之地

為王更名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河南即今河南府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與國殷中之地

日翟也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冢殷墟南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

去朝歌百三十六里收號殷王都朝歌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

九江王都六案韋昭云當陽南郡縣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改孟康云本南郡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

山王都邾邾邾太康地理志云楚滅燕將滅茶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滅茶攻殺之無終

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戲音塵許慎注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

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案韋昭云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

陵五里廟記云故杜伯國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人漢中道川谷名去軛燒絕棧道是用張良計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

項羽本紀

五



也棧道間道也音士諫反包體音士版反崔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

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集解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韓信

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集解音丘賜反說文云跋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

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

上游音流乃使使從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集解音從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

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

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集解音悅下音悅請兵擊張耳齊子陳餘兵擊破

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

韓信之計從故道集解音武都有故道縣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集解音今岐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集解音

音止神靈之所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集解音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因王陵兵南陽

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集解音反王吸出武關集解音侯侯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因王陵兵南陽集解音

里集解音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集解音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固名也

兵距之陽夏集解音陽後屬陳夏音更雅反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

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集解音均曰吳錯傳秦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

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

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集解音括地志云洛州

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三老董公遮說漢王集解音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鄉

十二遂封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集解音如禮和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

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土

韋昭曰河南南浮江漢以下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

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是東平郡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

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

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曲阜也出胡陵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郡至蕭縣徐與

漢大戰彭城靈壁東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雖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雖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

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呂侯為漢將兵居下

邑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

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

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

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

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

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榮陽破楚京索問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

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今太原正義今上黨正義今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

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榮陽南築甬道應劭云甬音勇韋昭云起土築牆中間為道屬之河以取敖

倉孟康云敖地名在榮陽西北山上臨河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

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子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

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榮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

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

乾隆四年校刊



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按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

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兼號曰葉城即干高之故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

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

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徐廣曰音逃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按劉澤獨與滕公共軍出成臯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

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

晉灼曰在大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蘇林曰綰音修武城東

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南界東郡白馬縣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蘇林曰綰音在東郡秦以爲縣途復

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鄭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

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鄭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作蘭往

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挑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

水汜音記在成臯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項羽至

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鐘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

人類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

為齊王日三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肝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

老弱罷轉餽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

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音例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集國徐廣曰

集國徐廣曰章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音子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

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

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章制等而徙逐故主歐韓廣之屬也今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

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

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

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知所也中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

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集國徐廣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亞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

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言漢王病創也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泉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泉縣首於木也欣自到於祀水上人泉之於櫟陽者以舊都故泉以示之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

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

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集國徐廣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

下臨淮水是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

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

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集國徐廣曰壽春今漢王敗固陵

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集國徐廣曰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集國徐廣曰今亳州縣

皆大會垓下日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

項羽本紀

七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軍縱項羽也

將軍費侯陳賈也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乘便侯富反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

秦云楚歌猶吳謳也按高祖令戚夫

人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

城集徐廣斬首八萬遂畧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

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

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

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

皇帝位汜水之陽五霸故井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

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謂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

韓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

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

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

歲食之

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絕

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音機姓名也）項羽之將爲陳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尊（李奇曰爲恭也）迎門却行高祖

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索隱曰不言帝非

始皇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已其故事矣蓋太上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索隱曰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

者無上也）過矣晉劉寶云善其父號太上皇也（索隱曰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

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

遊雲夢（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卽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育

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索隱曰如淳曰時山東秦形勝之國）秦形勝之國（索隱曰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

也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索隱曰應劭曰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勝人

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

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地形勝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

二亦如之故爲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地形勝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索隱曰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

者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索隱曰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河北有勃

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踰也旁踰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郡賦云海旁出爲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

千里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

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



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荆王有荆山在陽美界王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太康地理志陽美縣本名壽溪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

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正義按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言者皆屬齊

能齊言者威割屬齊親子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都陽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匈奴將成而崩者幾矣有馬驃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卽馬邑縣

城也攻韓信於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集解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

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

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趙記云平城  
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

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爲新城七年  
爲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集解弼案地理志曰東垣正義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

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爲正

秦作前發渡渭水屬之咸陽立東闕北闕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可以歌勝之去故不

以象天極闔道絕決抵宮室二東門二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西闕名白虎南闕名青龍仰以日月之宮百立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

未可卽是台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

上無令後世有以甲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百人正義括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栢趙相貫高等謀弑

高且阻心効困不留弋王割中葉國上有歸華陽褒以爲合陽侯正字括地志云郤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

高祖高祖心重因不畱什王鑒什夷國口自直營國所以久作一里勢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鎔在

陽也  
三皇目其而字事發必夏二美發與王女爲宣平矣是歲徙貴矣楚昭屈景懷齊田氏彌中未央宮成高祖

九年趙相賈高等事發覺夷三旂廢趙王劫爲宣云何是爲行貴放夷耶服貴怕死曰比國中云六月廿五日

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半前殿高祖奉王后酒禮器也受四中志爲一言曰夫人入宮以目余轉盼目許

慎曰：「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爲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  
 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括地

志秦檣陽故宮在雍州檣陽縣北三十五里秦廟公所  
造三朝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檣陽也  
秦昭襄萬葉集  
秦孝惠手  
赦檣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  
正豐  
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荅以平生所好  
皇崩檣陽宮楚王榮王皆來送秦

皆云孝少年酷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  
 皆居太上皇乃悅按前于鄜邑築城寺從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  
 鄠展曰東海王代也上曰希嘗爲吾吏其有言代也吾所急也故封希爲列侯徐廣曰希攻定  
 八月趙相國陳豨

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獫狁不南據

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穉將皆故買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穉將穉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穉等未畢穉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集解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正義陳穉將也又劉

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時乾金濁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道里  
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側祖父墳墓爲水所衝引河入深川此王莽河因枯也

擊聊城原正義括地志云

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

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書百官表曰

聊攝也戰國時亦為齊地秦漢皆為東郡之聊城也

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

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

道太原入定地地集解韋昭曰道猶後

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

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大起山北立子恒以爲仁三春晉  
集詳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  
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以遷都於中都也  
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

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荊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集解徐廣曰在蘄縣西駟按漢書音義曰會音僧保邑名甄音直爲反案漢書甄作缶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

歸過沛留置酒亭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步忍石商人多未子弟絃酒登沛口見舊唐書卷二十一  
醉解應劭曰不醒不集解高祖擊筑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爲歌詩

本紀

九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為朕湯沐邑

集解 關案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後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

日樂飲極驪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

空縣皆之邑西獻

集解 如淳曰獻牛酒

高祖復留止張帳集解 張晏曰張帷音張亮反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

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

拜沛侯劉濞

集解 服虔曰濞音披

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集解 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

兵定代斬陳豨當城

集解 代之縣名集解 括地志云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常山故曰當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

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

集解 世家作幽王名揮負芻之兄

陳涉魏安釐王之集解 史闕名昭王齊湣王集解 名地宜趙

悼襄王

集解 名偃孝成王丹之子幽王遷之父

皆絕無後子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

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集解 審食其也

故城在冀州信都縣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

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

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

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

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

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集解 皇南諡曰高祖以秦

六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

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集解 酈案漢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

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

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奴丙寅葬集解徐廣曰五月已立太子集解兩寅葬後四日至已已即立太子為至太上皇廟集解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

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

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

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集解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高祖所教歌

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

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

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集解鄭玄曰忠貞野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集解鄭玄曰多

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集解徐廣曰一作薄彌按史記自隱曰僂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

僂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僂利而巧故救僂莫若以忠集解鄭玄曰三

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隱云僂音西志者蔽僂聲相近故以蔽為僂爾故救僂莫若以忠集解鄭玄曰三

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

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集解皇南謚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丈高三十三丈在渭水北去

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棄功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觀北五兵遂東汜水即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

風歌大

# 史記卷八

## 史記卷八考證

高祖本紀姓劉氏索隱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為姚姓封之於虞號有虞氏其後子孫即遂以虞為姓云姓

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索隱之說非也姓與氏相近而不同古者賜姓

命氏如賜姓曰董氏曰參龍析姓氏而二之則固有別矣劉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音氏也非姓也於此當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

本紀

十



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可也此誤自太史公啟之 常從王媼武負黃酒索隱鄒誕生黃音世與字林聲韻

並同又音時夜反廣雅云黃賒也說文云黃貨也臨淮有黃陽絲漢書功臣表黃陽侯劉縯而此記射陽則

賁亦射也○顏師古曰賁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賁以

爲登驗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 此兩家常

折券棄賁索隱周禮小司寇聽稱賁以傳別○周禮小司寇但有正之以傳別約制之文聽稱賁以傳別本

小宰職中語 生孝惠魯元公主正義漢帝制 句女曰公主 句儀比諸侯 句○推尋文義宜云漢制 句帝女

曰公主 句乃以竹皮爲冠索隱應劭曰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後漢書與服

志云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然則側竹皮裹以縱前七字應是竹皮裹以纚之說 吾子白帝

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集解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

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當漢滅秦也秦自謂水漢

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黃氏曰抄曰白帝子注謂指秦葉碧菴先生以爲西楚徐孚遠曰沈休

文以爲白帝金也金生水白帝之子水赤帝火也火生土赤帝之子土也然則秦自謂水漢自謂土不爲失

也失在誤以赤帝子爲赤帝也 高祖覺索隱包愷伯莊音古孝反○伯莊上宜有劉字 隱於芒碭山澤

巖石之間正義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陽字疑衍 季所居上常有

雲氣正義顏師古曰京房易兆候云○隋書經籍志作易飛候 還攻外黃索隱韋昭云上陳留縣○上字

衍外黃縣屬陳留郡蓋云陳留之縣耳或上字係在字之訛下縣字衍 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左傳云楚

司馬起營所以臨上雒○哀四年左傳云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 封皇帝璽符節正義天子信璽

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據唐書禮志之璽上有天子二字 漢王堅壁不與戰○一本無王字 十

月燕王臧荼反○凌雅隆曰十月字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後事當屬次年 高祖雖子人主也○王若虛

辨惑曰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元辨之誠中其病漢書改爲皇帝是矣 其以沛爲朕湯沐邑集解駟案風

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爾○王若虛辨  
或曰予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楚隱王陳涉索  
隱世家作幽王名擇負芻之兄○臣世駿按此五字相連始皇本紀云陳勝自立爲楚王月表云二世元年  
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陳涉世家云陳勝葬殤諡曰隱王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殤至今血食  
索隱乃截楚隱王三字另作一人而楚無此王則以幽王當之殊屬牽強且幽王亦名悼不名擇也或以六  
國爲疑則燕韓業已不與安見楚之必不可遺哉 高祖崩長樂宮集解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  
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年○臣世駿按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當是六十二 朝以十月車服黃屋  
左纁○左監本訛作志今改正





史記卷九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呂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

呂太后者呂后本紀宣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高祖微時妃也呂宣王高祖微時妃也呂宣王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

也秩此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千八百之上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爲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

姬不棄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爲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

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

數矣樂音其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太子得毋廢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

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侯音廣曰名澤高祖八年死事封其子呂台爲

鄼侯鄼音台並音怡蘇林音胎子產爲交侯呂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爲建成侯呂台弟也高祖十二

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爲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呂台弟也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

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

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承

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后脫簪珥待罪不卷後改爲掖庭使者三反趙相

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

乾隆四年校刊



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適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適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問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其初應劭曰醪鳥食瓊以和明孝惠還徐廣曰準猶此也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索隱曰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厄醪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厄欲俱為壽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后索隱曰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醪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集解曰徐廣曰一作出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集解曰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三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三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國語孟者且也言且惜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反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集解曰如淳曰張敖子偃為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集解曰漢宮闕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集解曰皇甫謚曰帝以秦始皇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集解曰應劭曰入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紀責反言哭解情有所思也又音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集解曰母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集解曰昭帝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

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噠血盟索隱噠鄒音使接反又或作捕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

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

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集解應劭曰古官傳者

之德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集解應劭曰古官傳者

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

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集解徐廣曰姓焉為博城侯正義括地志云博城

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索隱朱虛侯

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集解徐廣曰姓齊

州志云丹朱遊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翁邱也朱翁丹也集解徐廣曰姓齊呂平為扶柳侯集解徐廣曰姓齊

為梧侯集解徐廣曰姓齊乃封呂種為沛侯集解徐廣曰姓齊呂種為沛侯集解徐廣曰姓齊

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張買為南宮侯集解徐廣曰姓齊

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集解徐廣曰姓齊

子疆為淮陽王集解韋昭曰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子山為襄城侯索隱後下

名弘農漢書襄城侯睢云名弘子朝為軹侯集解韋昭曰子不疑為常山王

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正義初呂台為呂王後太后許之建成侯釋之衣嗣子有男廢立

其弟呂祿為胡陵侯正義縣名屬山陽續康侯集解徐廣曰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

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集解駱案漢書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

俞侯索隱他音陶俞音輸正義括地志云故鄆城在呂更始為贅其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呂氏子弟子淮陽丞

呂忿為呂城侯正義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鄆州及諸侯丞相五人集解徐廣曰呂氏子弟子淮陽丞

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伴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劉伯莊云諸美人元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

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并其皇后子廼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

本紀

二



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集解治廣曰者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感懽亂不

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

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

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

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集解七年正月

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

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

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

今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集解徐廣曰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

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家次已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

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唯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

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須集解韋昭云樊須呂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

為害乃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后從官皆諸呂

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翫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

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

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集解祿廣曰呂后兄子也

一臣集解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

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呂后

祓還正義祓芳弗反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集解徐廣曰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按

傷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徐廣曰今

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劉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贊受

呂榮爲祝茲侯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集解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

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

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

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集解秦邑曰皇子封爲王者其實

王王子封爲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集解曰

帝呂后山各一所也合葬長陵皇覽曰高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

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

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

欲使人誅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

王乃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

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滅梁趙燕以王諸

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

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賴

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榮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

乃留屯榮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

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與音預又作豫灌浩

云猶懷類也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冰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

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予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隣故以爲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予冬涉川則猶與是狐

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

乾隆四年校刊



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王祿燕王通也皆大臣

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

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

顏師古以為言見詠滅無處所也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

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

符節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紀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

典客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

酈字也名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

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排

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

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按章昭曰訟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

廷中日鋪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闕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

集解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官殿門戶故其

府在宮中後轉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

為光祿勳也

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頊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榮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今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鉤鉤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適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後九月日即開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皆兵罷去徐廣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秦世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十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五乘迎代王於邸報白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皆捨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尚私食其志懷安忍性挾猜疑置鳩齊悼殘暴威姬孝惠崩殯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植支華茂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苗

史記卷九



史記卷九考證

呂氏本紀通令酌兩厄酖置前。○酖監本訛作酌今改正 太后欲侯諸呂通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

爲博城侯正義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二城字皆誤宜云本漢博縣漢博縣屬泰山郡

齊丞相壽爲平定侯集解徐廣曰姓齊。○功臣表作齊受此作壽 封呂類爲臨光侯呂他爲俞侯更始爲贊

其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爲贊其侯又呂忿爲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集解徐廣

日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勝侯呂更始醴陵侯越。○臣世駿按贊其侯名似應從年表作

勝侯更始自屬勝侯之名本文偶誤耳否則同時受封者有兩呂更始未必然也勝侯與贊其皆諸侯相贊

其呂侯昆弟子勝侯不詳支屬而皆以八年坐呂后事誅則其爲同宗可知然贊其不入侯相之例而勝侯

不附諸呂之中其以親疏別歟 取美人子名之正義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徐

孚遠曰本言張皇后無子不言惠帝無子美人子卽後宮所生非必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者。臣照按年表

孝惠後宮子在呂后時爲王者至孝文時並以非皇子誅此紀云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

於邸如果孝惠子則古今儒者能不議絳灌爲篡弑耶且孝文寬仁豈有誅戮孝惠子孫之理劉伯莊語豈

爲無據徐孚遠駁之非也 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后監本訛作氏今改正 封張敖前姬兩子修爲新

都侯壽爲樂昌侯。○年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張耳陳餘傳云壽爲樂昌侯與此同修爲信都侯與年表同

三處互異 呂榮爲祝茲侯。○臣世駿按年表祝茲侯呂榮注索隱曰漢書作琅邪松茲侯徐厲注徐廣曰

松一作祝廣蓋以文帝紀云祝茲侯軍棘門而絳侯世家亦云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也徐厲封於高后四年

在呂榮前中間未嘗失封則榮不得封于祝茲明矣似應從漢書爲是但上年方以劉澤爲琅邪王而榮復

爲琅邪侯豈琅邪有王國又侯國耶

史記卷十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耶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

漢書卷十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

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

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爾今已誅諸呂新墮

血京師京師音路丁謀反漢書陳湯杜業皆言樂血無盟歌事廣雅云樂後也謂履涉之此以迎大王為名實

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

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

弟地犬牙相制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牙此所謂磐石之宗也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疆二矣漢

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

一節入北軍所攝帝之節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

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

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龜劬曰以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

無思亦襲父述言似夏啓者也索隱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絳抽也所以抽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

史記卷十

史記



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蘇兆辭也音胃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

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

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屈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百八十里橋橫渭水上中舊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樂宮渭北有成陽宮秦昭王欲通

善國物客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獨乃出者班以脚畫地付留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

渭橋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三十里又關中記云石在北屬扶風石柱在南屬京兆也丞相以下皆迎

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顏師古云問容也猶言中間

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微即公論也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

議之周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敖宗正劉郢

周成王時形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

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列侯項王后徐廣曰代項王劉仲之妻驪按蘇林曰仲

封陰安侯時呂領為臨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鄭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項王后也如淳曰項王后

章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項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項王后

故云列侯項王后章昭曰陰安屬魏郡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

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

帝弟交高帝弟最尊言更請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

楚王計宜者故下云皆為宜也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受羣臣稱宜乃更更坐坐廟後行君位之謙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

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

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舊典天子行

幸所至必道諸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漢官儀云天子出薄有大駕法駕

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內薄中惟京兆尹執按漢儀云皇帝起居案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

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

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日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牛一頭酒十石樂產云婦人補五日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舉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無夫或無子不常爵故賜之武靈王滅中山武靈王滅中山補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人階也主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

北時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王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

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榮陽弗擊與諸侯

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

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

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

陽信侯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漢陽信縣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

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拏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

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

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

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拏諸相坐律令人應劭曰卒子也奉法一

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敢享天下人民未有上曰

德也下皆志不滿也漢書陳作惡音便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

德也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以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諫如淳曰閱猶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

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口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

乾隆四年校刊



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

下也朕甚不取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言

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古之有

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

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言不

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後廣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餘文也一本作月長然史書不紀月餘

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

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

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

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絲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然猶介然也非奸非也

蓋林云憫寢視不安之貌蓋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能衛將軍軍太僕見馬

遺財足遺財足僕見在之馬今留縱足充事也餘皆以給置傳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

者以馬取四傳音丁應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正月十二日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

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籍昭曰籍借也借民力為養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蹈籍也朕親率耕

使務農也賁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養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蹈籍也朕親率耕

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

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

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

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旗也堯故之五達之道令民誹謗之木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

後代因乃復施也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慮政有關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

以木貫柱四出各桓東楚俗桓聲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

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說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

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

而止之不畢祝詛也韋昭云謾相抵闕也說文云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

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

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

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漢書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符分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

乾隆四年校刊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穎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  
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中  
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贊云甘泉六  
山名林光泰離宮名又顧氏按邢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  
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輪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  
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轅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  
奴遣丞相穎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案漢書百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  
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平遙縣西南十三里  
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  
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為將軍軍滎陽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乃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  
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集解徐廣曰午去年來也駟按張八月破濟北軍虜其  
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  
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  
處王蜀嚴道郡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卬字或直云卬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處王蜀嚴道郡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卬字或直云卬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本都國漢為縣今雋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以十數卬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  
道不爾更遠卬都西有卬夷山也又云卬夷山在雅州榮經縣界榮經武德年間置本秦廢地華陽國志云卬  
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雋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  
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案名安衡山王案名勃廬江王案名賜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祝之官移過于

下國家諱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意為齊太倉詔獄逮徙

繫長安大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音體也

音體也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

乃下詔曰蓋聞有虞帝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音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

宮者雖其履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章無肉刑文帝則有

衣冠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內刑五刑曰黜削二左右趾合凡三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

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註云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

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

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

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

之租稅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姪孫封其子軍為解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

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

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徐廣曰淳曰必帝乃止於是以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

成侯赤為內史徐廣曰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纓姓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

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

其福右賢左戚音昭曰右猶高左猶下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音如淳曰釐福也賈

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

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

終始傳五德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

事傳音轉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

本紀

四



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紀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

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案漢書音義曰有司禮

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

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案五帝並符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未

十七年得玉杯解應劭曰新垣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案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

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候日再中故改元也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

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案西王母下謂之四荒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

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

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

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音轍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案單于使車往還故轍知結也相如曰結軼還轅

也結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嗶嗶可憐愛朕未安其說聊記異也和親已定

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案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

非此年也中大夫令勉其名後此中大夫為光祿勳通世南以此稱中大夫為車騎將軍軍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案依傳句音俱包恒音鈞也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

夫為將軍居細柳在長安西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

西如淳云在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案依傳廣曰在渭北近石徹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

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案此章昭曰地廢減諸服御狗

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集韻應劭曰水清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集韻事民得貢爵集韻三蒼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

欲錢故賤買賣集韻徐廣曰露一作臺集韻顧氏按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差

露臺集韻徐廣曰露一作臺集韻顧氏按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差

之以何臺為上常衣綈衣集韻如淳曰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

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

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

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集韻蘇林曰假音休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

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

集韻徐廣曰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

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

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

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集韻費曰方四方也靡有兵革集韻徐

云方內安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

之不明與嘉之也集韻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集韻服虔曰踐躅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荀爽所作經帶無過

三寸毋布車及兵器集韻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母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

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集韻服虔曰當言大功小

日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禘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集韻已下謂極已下於蟻劉德佗不在令中

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系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

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集韻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

名水徑於山亦曰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集韻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令中尉亞夫為



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徐廣曰悍姓徐騶按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耶中令武為復

土將軍集解如淳曰主穿墻填塹事者集解復音伏謂穿墻出土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

集解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集解騶案漢書云乙已葬皇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

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

地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至武帝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集解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

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五行色見禮樂志集解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

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五行之舞集解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

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帝臨

衣文繡居先次即奏五行舞集解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

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集解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

獻集解徐廣曰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弔集解蘇林曰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

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集解李奇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

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集解文穎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

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

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集解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

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集解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

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王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集解孔安國曰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集解王

變暴之人使不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

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光遇大橫宋昌建策絳侯奉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  
無兵除帝制諱政簡刑清耕衣率俗露臺不宮法寬張武獄恤提繫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 史記卷十

## 史記卷十考證

孝文本紀至高陵休止正義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樂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  
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有付留神像○京石二字不可解水經注云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  
京兆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則京石或係  
壘石之訛 羣臣以禮欠侍○侍監訛作待今改正 天下人民未有嫌志○顧炎武曰此與樂毅傳先王  
以爲嫌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苟子惘然不嫌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嫌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嫌也又曰  
不自嫌其行者言蓋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嫌又膳啗之嫌於口並是嫌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  
亦嫌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嫌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亦嫌字而誤從人 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  
爲皇后索隱謂帝之子爲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顧炎武曰文帝前后死竇  
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 乃循從代來功臣○余有丁曰循謂次及之也漢書  
作修字 封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索隱按表駟鈞封郭侯不同者蓋後徙封於郭○臣世襲按年表作  
清都徐廣曰一作鄔索隱曰漢表作鄔此注誤脫漢字但年表駟鈞以文帝元年封前六年有罪國除享國  
甚短並無徙封之說年表例凡始封某後別封者俱次第詳載并注明轉徙絕續之由鈞果徙封絕與表何  
以止錄其前封而表則直書其以清都失國耶恐郭都鄔鄔俱以偏傍形似而差如曹壽曹壽曹時之類其  
作鄔與鄔者又并清字脫去耳 白以告朕○徐孚遠曰白宜作丐疑字訛也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  
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顧炎武曰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  
見卷首中都下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繆正義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  
○晉書刑法志云五帝畫象而民知禁 祝茲侯軍棘門集解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臣祖庚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

太記

六

按



年表松茲侯徐厲始封厲傳子悼文帝七年侯悼元年也棘門之屯文帝後六年事自當是悼爲將軍其時厲死久矣然周勃世家又明云祝茲侯徐厲軍棘門豈悼嗣侯於文帝後七年年表脫一後字耶二者必有一誤悼之與悍亦未知孰是

史記卷十一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正義曰案漢書音義曰諱廢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

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

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侯音奚又按男子二十而得傳

景帝音附荀悅云傳正卒也小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薄后也葬芷陽西曰少陵也廣川長沙王皆之國祖長沙王發

景帝子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正義曰雨雹廣川王發

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祿祔為縣帝七年置輟按地理志云

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及祿祔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集解徐廣曰雒一作淮吳王濞

音被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十二年封楚王戊正義高祖弟楚王交孫故從王於魯也吳王濞

西王卬正義昌侯五郎反高祖齊悼惠王濟南王辟光正義辟音壁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初侯立十一年苗

川王賢正義苗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武成侯立十一年反都劇地膠東王雄渠正義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

指地志云卽墨故城在密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卽膠東國也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

乾隆四年校刊



年表松茲侯徐厲始封厲傳子悼文帝七年侯悼元年也棘門之屯文帝後六年事自當是悼爲將軍其時厲死久矣然周勃世家又明云祝茲侯徐厲軍棘門宣悼嗣侯於文帝後七年年表脫一後字耶二者必有一誤悼之與悍亦未知孰是

史記卷十一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集解劉案漢書音義曰諱啓正義諡法曰繼義而濟曰景 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

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

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集解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係音奚又按正義男子二十而得傳

音附荀悅云傳正卒也小 顏云舊法二十三而傳今改也 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集解薄后也葬芷正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正義廣川王彭

景帝子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正義雨正義廣川王彭

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祿祔為縣正義徐廣曰地理志云天

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及祿祔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

皆如徐所云正義鄒誕生祿音都會反又音丁活反祿音羽又音調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集解徐廣曰雒一作淮正義漢書

音波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十二年封 楚王戊正義高祖弟楚王交孫故從王於管也 吳王濞

西王卬正義卬五郎反高祖孫齊悼惠王 濟南王辟光正義辟音壁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初侯立十一年苗

川王賢正義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武成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拈地 膠東王雄渠正義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

拈地志云卽墨故城在密州膠 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

乾隆四年校刊



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蒯等正義蒯魚曳反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禮即向之從曾祖王父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

山王徙濟北王正義濟北王禮反濟北國今為菑川王淮陽王餘齊王將廬正義齊國青州臨淄也今齊州縣為魯王正義今齊州縣汝南王非正義汝南王非

國今為江都王正義江都國今揚州也吳王濞所都齊王將廬正義齊國青州臨淄也今齊州縣為魯王正義今齊州縣汝南王非正義汝南王非

徐廣曰表云五年楚正義廬悼惠王孫齊王襄之子漢書作問嘉劉澤之子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正義括地志云漢景帝陵也

社作壽復置津關用傳出入正義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

之乃得過謂之傳正義傳音丁戀反冬以趙國為邯鄲郡國景帝以為邯鄲郡正義地志趙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正義景帝作壽陵後代因之也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

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嬌為隆慮侯正義隆慮侯在許州承縣界江都丞相嘉為建平侯正義徐廣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正義括地志云建陵在沂州承縣界趙丞相嘉為江陵侯正義徐廣故將軍布為郿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

侯正義括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瀘州文安縣北七十里道樹植蘭池正義徐廣曰一作填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正義臨江而都江陵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

巳以太尉條侯正義條田彭反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正義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兄信封蓋侯后故金氏妻

女弟正義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正義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為繩侯正義徐廣曰平一作應集時問昌之兄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軍為安陽侯四月乙巳

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

四侯正義文輿曰楚相張向太師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惲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九月甲戌日食

四侯正義文輿曰楚相張向太師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惲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為列侯正義漢書表云中三年安陵侯子軍桓侯賜道侯陸疆客城侯徐處易侯僕日

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集解按三輔黃圖東出北第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集解黃曰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正義漢書表云中五年封餘檢不獲中元三年匈奴

王二人降封為列侯惠景間表云匈奴王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日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正義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陽國

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正義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濟川王

子不識為濟陰王正義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濟陰王

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正義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都尉

官為名長信官則曰長信少府長樂官則曰長樂少府將行為大長秋集解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大長秋

行人集解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行人

奉常為太常集解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太常

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正義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大鴻臚

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賞也以大內為二千石正義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二千石

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正義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衛尉

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動集解徐廣曰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三十二日壞城垣七

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集解姓衛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郵將軍擊匈奴正義漢書表云中六年別為匈奴

乾隆四年校刊



官令徒隸衣七纓布

正表於既反纓工反纓八十纓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纓

止馬春

止人為馬春

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

歲省列侯遣之國

集解晉約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又省之

三月匈奴入鴈門

十月租長陵田

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

正衡山國今衡州

河東今蒲州雲

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

赤五日十二月晦雷

集解徐廣曰一作書字又作圖宅實所未詳

日如紫五星逆行

守太微月貫天庭中

集解遺詔賜諸侯

天庭即龍星

右角也按石氏星傳日龍在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庭

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

集解皇前謚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

遺詔賜諸侯

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

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

集解蘇林曰蚡音蚡

葬陽陵皇南謚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

外戚世家皇太后母滅兒初嬪王氏生

子信而壽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

集解主父偃上言令天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於是遂弱卒以安

也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索隱述贊曰景帝即位因修靜默勉人於農率下以德制度斯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卒起凶惡提局成費

拒輪戢威晁錯雖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梟掠立翦卒賊如何太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

功不錄

史記卷十一

孝景本紀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集解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係音奚又按漢書功

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表亦作嘉與此互異表又作武陽并封邑亦不同以御史大

夫縮為丞相封為建陵侯○余有丁日緡即前六年用中尉封者此複出令徒隸衣七纓布正義七升布

用五百六十纓○緡係纓字之誤

史記卷十一 考證

史記卷十一 考證

史記卷十二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孝武本紀第十二

集解 案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張晏云褚先生穎川王士元成間章陵太史公書阮孝緒亦以為然

補之 信其才之薄也張晏云褚先生穎川王士元成間章陵太史公書阮孝緒亦以為然

孝武皇帝者集解 案漢書音義曰諱徹正義 孝景中子也正義 按景十三王傳廣川王有八人則帝第九也母曰王

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

為孝武皇帝集解 張晏曰武帝元年年生七歲為正義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

歲矣集解 徐廣曰六十正義 天下父安薦紳之屬禮內則今作薦者古字假借爾漢書作緇紳 皆望天子封禪改

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正義 城南長安城南

外杜門之西正義 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

徐廣曰微正義 召案綰臧綰自殺正義 漢書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

絕奏事太后太諸所與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

時正義 先是秦文公作鄜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赤帝漢高祖作

北時祭黑帝正義 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正義 徐廣曰躡音帝正義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

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正義 孟康曰產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正義 宛若祠之其室民

多往祠平原君往祠正義 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正義 徐云武帝外祖母則是臧見也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二

太紀



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

道如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上尊之少君者故

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為今之電神司馬彪注莊子云浩電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弘範音詰

深澤侯景帝時絕封姓入以主方人主方綱按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

使物卻老也如淳曰物藥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

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發言有所中也

從武安侯飲韋昭云武安屬魏郡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

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服虔曰地名有

寢臺名也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曰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家李何對曰奪之則近賢

達不肯治其煩亂輕其刑罰助窮之恤孤寡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

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

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服虔云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

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齊音分

齊音分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音直為反音直史寬舒受其方音直美曰二

人皆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毫人薄誘忌人集解徐廣曰一云毫

方士名姓謬名忌居毫故下稱薄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宋均以為天一泰一北極之別名春秋

陽縣名姓謬名忌居毫故下稱薄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謬又誤作誘也

律云紫極之別名又名紫一佐曰五帝五帝五天帝也國語注云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

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泰一五帝五天帝也國語注云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

黑帝名玄矩佐者謂配祭也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集解徐廣曰一云為壇開八

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

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孟康曰臬鳥名食母破鏡歌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

以賜百官以賓羊集解服虔用羊祠馬行正義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地長正義丁亥反用牛武夷君正義

名用乾魚陰陽使者以正義一牛集解驅來漢書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

以其皮為幣正義按食貨志幣以鹿皮方尺緣以黃璧得以發瑞應造白金焉正義白金三品武帝

銀錫為白金也平準書曰造銀錫為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

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銀錫為二兩圓之其文馬名曰白銀其三曰小長好上下文爲二馬白銀三其形似龜肉好小是文爲龜甲也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集解

曰楚人謂麋爲麋鹿鹿者若虎爾雅云麋大鹿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所獲有麋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爲

鹿又周書王會云鹿者若虎爾雅云麋大鹿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所獲有麋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爲

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正義麟書終軍傳云從上案獲一角獸若麋謂之麟是也

以燎正義力召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集解百灼曰符瑞也瓊曰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

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舉選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

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正義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

幸姬王夫人竊窺好客質性嫺倻正義漢書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

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集解聖案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而與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

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正義飯易曉反書帛

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僞書於是誅文成將

軍正義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所見唯有竹筒一枚捕驗問無蹤跡也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

人掌之屬矣集解蘇林曰僊人以手掌盤承甘露也正義服虔云用梁百頭按今字皆作栢三輔故事云臺

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僊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其集解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臺

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也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集解韋昭曰神

以游水姪發根名蓋或因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集解韋昭曰神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二

本記

二



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已蓋已愈也大赦天下置壽宮神

君神服度曰立此便宮也費曰宮奉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

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崇潔自敬除然後入因巫為

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集韻李奇曰神所又置壽宮北宮北宮地志云壽宮北宮皆在雍州長安縣西

神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集韻案漢書音義曰武帝書以處

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

角獸曰元符云集韻徐廣曰按諸紀元符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公集韻韋昭曰說者以諫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其

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

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具表是也而桓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

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集韻徐廣曰元鼎四年

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脽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脽之上后土祠在集韻徐廣曰元鼎四年

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逸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

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集韻徐廣曰泰山之義蓋尋淫相近假借用爾師古叔父游秦

亦解漢書故稱其春樂成侯集韻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章昭云河間上書言樂大樂大膠

東宮人集韻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集韻孟康曰母子康王

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遺樂大因樂

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

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集韻韋昭曰美門古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

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集韻韋昭曰美門古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

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集韻韋昭曰美門古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

諸侯爾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爾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

人人主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

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關旗旗自相觸擊集解音莫又本或作桑說文云

雞血與針索等之以和磁石相室谷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集解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

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阜陸陸

繇不息集解顏師古云水旁地近廣平曰繇言水大凡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

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集解章昭曰樂賜列侯甲第又以為衛長公主妻之集解孟東曰

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集解案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也章昭曰又以為衛長公主妻之

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集解徐廣曰太主武帝

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

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

矣集解服虔曰滿手曰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雕后土營旁集解應劭曰魏故魏見地如

鉤狀集解說文栝把也音步溝反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欵識集解韋昭曰欵刻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

以問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集解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中山

有黃雲蓋焉有庶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集解徐廣曰上言從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二

本紀

三



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有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  
神鼎一義氏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

金鑄九鼎皆賞賜徐廣曰京兆人作賜京漢書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以象三德周官應鑄定生不與者名之正義

帝鬼神集解上帝或曰高辛時也周武王伐紂乃立亳社以爲監戒覆上棧鼎乃偷伏而不見頌云白堂祖基  
此是胡考

石爲之宋社陰陽之氣周禮吳國將危民故宋之社爲亡殷復也  
大是通天頂系之詩白堂從內往外基門內塾也鄭玄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釋禮經  
自羊祖牛正義自堂作

使士升堂視雲濯及邊豆之屬降往於塾暫自羊但牛充庖刀鼻鼎告饗之月也

先小後犬也。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爲雅誤字也  
所見黃雲蓋吉狀爲壽  
集解報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  
路弓乘矢  
集解韋昭曰路  
集獲塹下報桐大  
集徐廣

之氣合也晝老聃爲行灼曰蓋辭也也一云大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集解也服虔曰高祖受命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

報饗祠也中三神山也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

秋上幸雍且郊以雍地彭高致云或曰五帝秦一之佐也宜立秦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

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黃初時人家園鄭玄云

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筮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

帝迎日推筭後率二十歲正嘉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正嘉黃帝得于

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竇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璧入奏之一王仲伯門

曰受此書申功書功字作公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具其生時事

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上曾孫也寶鼎出於兵所逆三

易姓登崇有七十二君也  
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

而神靈之封居七千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諸山川之守

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其後今雍有鴻冢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

口漢時為縣今呼為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稟然故曰寒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東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胡顓下迎黃帝毛也故童謠曰何當為君鼓龍胡是也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額龍額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顓號故後世因名其處

曰鼎湖拓地志云湖水源出黃州湖城縣南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空桐山在平高縣西一百里幸甘泉令祠官寬

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犂牛以為俎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在秦服度曰坤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犂牛以為俎

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醴進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犂牛以為俎反謂建醴而祭之漢志作醴古字亦通說文曰飯祭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胖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

中在鹿中水而泊之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月以羊羣特若羊若羣一牲也言若牛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

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使用春秋也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

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一里有通天臺即黃帝以來祭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瑄大六寸嘉牲薦饗漢書儀曰祭

天圓丘之處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還嘉牲薦饗嘉牲薦饗漢書儀曰祭嘉牲薦饗漢書儀曰祭嘉牲薦饗漢書儀曰祭嘉牲薦饗漢書儀曰祭

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粵告祝泰一以牡集解曰一作牝荆書旂



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潔齊之道也晉灼曰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官書

壯刺節間不相當者韋昭曰以壯刺為柄者也李奇云畫旗樹泰一壇上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

國韋昭云壯刺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名曰靈旗名靈旗畫日月北斗登龍等

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漢武故事云東方朔言其冬公孫卿侯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

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

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迂音于誕音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都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

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壁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

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素女謂太昊伏羲氏鼓五

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土始用樂無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

瑟也徐廣曰應劭云武帝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然後封

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

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泰山在齊先類祠秦一自得

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禪梁父之址廣厚

父之趾趾謂地封者附廣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射牛事

也天子射牛示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

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漢官儀也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

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

昭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章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聘

上為封禪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會也諸儒曰

封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崑崙高山太室太室謂太室少室之山

事於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崑崙高山太室太室謂太室少室之山

有石室故從官在山下間若有言萬歲云正漢儀注云有稱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

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正漢書顏師古云以崇奉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

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并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通見道故言八神也一日

天齊二日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日兵主祠蚩尤四日陰主祠三山五日陽主祠之界六日月主祠之萊山七日日主祠成山八日四時主祠琅邪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

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集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

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僂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僂人以千數四

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

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

中奉車子侯集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

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集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趾古羣臣更上壽

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咒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

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集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趾古羣臣更上壽

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

望集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趾古羣臣更上壽

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集漢書音義曰蛇丘音夜歷城母出今年租稅其赦

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

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山下集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趾古羣臣更上壽

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

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集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

乾隆四年校刊



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集解韋昭曰秦分野也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集解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之誅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弧集解鄭志德星則德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

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

壽星仍出集解壽星南極老人星也淵耀光明信星昭見集解信星鎮星也信屬土皇帝敬拜泰一無此字

祝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

首秀濯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

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集解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過祠泰山集解鄧展曰泰山自東復有還至瓠子

服虔曰瓠子堤名蘇林曰在襄城以南漢自臨塞決河集解按河渠書武帝白臨塞留二日沈祠而去集解按

祭河決於是作瓠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集解韋昭曰乃言

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急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

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集解劉案漢書音義曰持雞用卜如鼠卜集解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

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

氏城集解韋昭曰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集解應劭曰飛廉神禽

蛇頭如雀有角而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集解應劭曰通天臺於甘泉宮按漢書

儀臺高五十丈去長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集解應劭曰甘泉宮按漢書

秦泰武帝復增通天宮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有洪崖旁皇儲等法遠則有石關封翬枝鶴雲東來夏有芝生殿

防內中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也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集解李奇曰爲此作事也乃下詔曰甘

泉防生芝九莖集解應劭曰芝之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赦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百旱公孫卿曰

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集解韋昭曰乾音干顏師古云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集解蘇林曰天旱欲使封

尸爲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集解靈星卽龍星也張晏云龍星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集解徐廣曰春

至鳴澤集韻服虔曰鳴澤澤名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集韻徐廣曰五年也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

曰南嶽文選曰天柱山在潯縣南有祠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

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玉卅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

姓單復有異單牧者音肅後漢司徒王況是其後也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

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集韻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

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集韻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

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徒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

皇帝泰元神筴神筴則泰元者古昔上皇創曆之號故此云泰元神筴者周而復始也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

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集韻徐廣曰栢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

親禪高里集韻伏犧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集韻漢書音義曰蓬萊庭也

通服虔曰蓬萊中僊人殊庭上還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集韻顧省云栢梁被燒故受計獻之物公孫卿曰

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集韻徐廣曰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

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集韻杜地志

雍州長安縣西二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集韻三輔黃圖曰武帝營建章起

風閣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闕闕之內別風嘒嘒是也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集韻如淳曰詩云中堂

三輔故事云北有園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其北治大池漸臺集韻顧師古云漸臺也臺在池中

也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集韻臣贊云泰液言象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云觀北海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廣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案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乃立神明臺漢宮

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闕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幹更

井幹井欄又崔謨云井以四邊為幹猶築牆之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尚黃官名徐廣曰更

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

丁夫人姓夫人名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

官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牡而以木耦馬代駒焉姚氏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非

形於木也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

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地曰崑崙縣圖五城樓仙人之所常居也以候神人於執期

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封鉅黃帝師岐伯作黃帝太醫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徐廣曰在瑯邪朱虛

虛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其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

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

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集解徐廣曰天漢二年敗也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

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集解李奇曰祀名也

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一也三一也冥以歲時致禮凡六祠集解五者之外有正太皆太祝領之至如

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

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

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急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

彌衆然其效可睹矣集解徐廣曰猶今人云其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

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孝武纂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壺闕八道接通五城朝親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幸卜征登嵩勒岱望景傳聲迎年祀日改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脩觀贏政喪

# 史記卷十二

史記卷十二考證

孝武本紀○魏書王肅傳云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

無書衛宏漢舊儀注云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

下太史公蠶室有怨言下獄死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取班書補之臣照按漢書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錄

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

新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而顏師古則云序

目本無兵書張晏云亡失此說非也信矣顧張晏所稱褚先生補書惟一紀一世家二傳而餘六篇並未著

為誰氏所補又六篇中兵書既屬本無則止九篇與班固所云十篇缺者又不符合然則其五篇之果缺與

否并亦難信也今擇其如孝武本紀等灼然無疑者則低一行刻以別之餘並存疑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古人疑以傳疑其為功後世豈淺耶今不聽史記之闕而補之魚目明珠混不可辨亦可惜已顧班固作

史時十篇雖亡而或後人得之若河內女子舜典二十八字之類亦屬事之所有或今之所缺轉不至十篇

之多惜載籍闕如不可得而考也至若孝武本紀更與餘篇不同自叙目內並不云孝武本紀也遷死於武

帝之前安得有孝武之稱目云作今上本紀夫既曰今上本紀則自當有目無書且遷作本紀自黃帝以至

武帝則自當無書而有其目班固云十篇缺並不載何十篇缺則固意數今上本紀與否尚未可知後人奮

起補之補之而又全錄封禪書以為孝武本紀愚陋妄謬極矣恐褚先生亦不至於此張晏所為褚先生補

者亦臆說也至遷傳云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乃魏書王肅傳謂武帝

乾隆四年校刊

## 史記卷十二

## 本紀



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誠齊東之語矣又遷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事故人任安責其不能薦天下豪俊遷報書云云具載本傳書云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僨僕前辱之失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是遷被腐刑久而書尚未成也乃衛宏舊漢儀注云太史公作景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坐舉李陵降降匈奴故下蠶室是書成於救木陵之前何其謬哉且馬遷本傳但云遷死其書稍出並不言其下獄死而衛宏又以爲武帝以遷有怨言下獄死皆所爲無稽之談也 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集解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

驅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

臣世駿

按封禪書作深澤侯舍人此明脫舍人二字徐裴紛紛持疑未

相覈對耳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集解韋昭曰人姓名駟案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

臣召南

按始

皇紀云過黃腫注云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恐史寬舒蓋黃腫問人鍾與腫字體小異或傳寫各別只是地名非別有黃鍾其人也年表有鍾侯索隱曰縣屬東萊字亦從金不從月 神君最貴者大夫○封禪書

言最貴者太一此作大夫疑傳寫之誤

臣明

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

按封禪書無天道將軍四字此有之疑天道即大通傳寫之誤後人不知妄加以此爲四金印耳其實合五利將軍爲四也下文云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即天士地士大通之解也下天道將軍則刻玉印立白茅上

受之 上帝鬼神集解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烹酌也○或曰嘗烹酌也六字宜在前徐廣曰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下錯簡在此 宋之社亡正義覆上棧下使通天地陰陽之氣○通上宜有不字 於是

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姚氏按揚雄云○云字宜作傳下乃班固漢書之文非甘泉賦中語也

芝生殿防內中○

臣照

按隸辨曰校官碑董竝字公防按即防字唐公房碑君字公防房亦作防隸釋云隸法

房字其戶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據此則今本史記武帝紀芝生殿內防中漢書溝洫

志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皆防字傳寫之誤內中二字必有一衍或曰按爾雅防即今屏風防若是屏風諸書

必有注解今無之知防爲房之說也







欽定史記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931  
Ss71s  
1905  
v. 2









五世項  
二世

帝估

黃帝曾  
孫起黃

帝至帝  
倍四世

帝堯

起黃帝  
至倍子

五世堯  
唐堯

帝舜

黃帝玄  
孫之玄  
孫號虞

帝禹

黃帝耳  
孫號夏

帝啓

伐有夏  
作甘誓

結系末  
作窮保宋  
品云窮保  
蓋也

蟠極生  
高辛高  
辛生帝  
助望

放助爲  
句望生  
蟠牛蟠  
牛生替

替叟生  
重華是  
爲帝舜  
文命

顓頊生  
高生昭  
不留生

文命是  
爲禹

昭明生  
鞠生公

相土生  
公劉生  
昌若  
慶節

帝河覽甲  
外壬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祖辛弟  
系本作開甲

帝祖丁  
祖辛

帝南庚  
沃甲

帝陽甲  
祖丁

帝盤庚  
湯甲弟  
從河南

帝小辛  
弟

帝小乙  
弟  
雄升鼎耳  
傳說稱高宗

帝武丁

帝祖庚

帝甲  
祖庚弟  
淫集  
徐廣

帝廩辛  
按上祖乙  
已生祖辛  
故非也

帝庚丁  
康辛弟  
殷

帝武乙  
震死

帝太丁

帝乙  
殷金

帝辛  
是爲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帝不降

帝不降弟

帝廬其斬反又音勤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帝皐宋忠云墓在嶺南陵

帝發生發及履癸履癸一名桀

帝履癸是為桀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代夏氏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帝外丙湯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丙

帝仲壬外丙

帝太甲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帝沃丁伊尹卒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褚先生名少孫元成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

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

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

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

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衛卵墮之契母得故舍之誤吞之即生契按史所引出詩緯故曰詩傳殷本契

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日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詩云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恭王伊扈

幽公哀公厲侯大駘熊煬晉公逮伯慎公厲侯宮伯

懿王堅

魏公胡公靖侯非子熊渠弟滑公靖伯幽公武侯孝伯

周道衰詩人作刺

弗甚

孝王辟方

厲公獻公

秦侯熊無厲公貞伯釐公

夷伯

夷王燹

獻公武公

公伯熊釐公頃侯

懿王子

厲公

秦仲熊延

厲王胡

真公

秦仲熊延

釐侯

奔遂死于燕以惡遇亂出

真公

熊勇

共和

武公

二伯行政

商者實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有郇氏之女也出見大人蹟而履

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抱音普茅反靈山者養之

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

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脩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

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言太伯之讓季歷居吳不返者欲使傳文王武王撥亂反正成周道遂天

下生生之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

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記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

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

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脩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蜀無姓相承

云黃帝後世子孫也且黃帝二十五子分封賜姓或於蠻夷蓋當然也蜀王本紀云朱提有男子杜宇從天

而下自稱望帝亦蜀王也則杜杜氏姓出唐杜杜氏蓋陸終氏之裔亦黃帝之後也蜀無姓相承

皇之際黃帝與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立封其支庶於蜀歷虞夏商周衰先稱王者蓋叢國破子孫居姚陶等處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輪獻於漢非

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

後世也按系本云霍國真姓後周武王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

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

東晉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

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蓋謂五行讖緯漢典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按一本作

平陽人平陽今晉州霍邑本秦時霍伯國漢為縣後漢改縣曰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昭帝也卻行車

帝言霍光持政擅權過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謂年老為會旗亭下西京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三

世長

三



索隱述贊曰高辛之脩大啓禎祚脩已吞薏石紐與王天命玄鳥簡狄生商姜嫄履跡祚流岐昌俱膺歷運互有興亡風餘周召刑措成康出堯之後諸侯日彊

史記卷十三

史記卷十三考證

三代世表。臣德齡按五帝時以天下爲公器子賢則傳子子不賢則更擇人故黃帝不立其子元囂昌意而立其孫高陽高陽不立其子窮蟬而立其族子高辛高辛以長而立摯摯崩堯踐大位內外咸服略無疑阻及堯禪舜舜禪禹舉大統之傳若行所無事公天下之勢使之然也自禹底定山川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勢乃不得不家天下蓋運會自然而非禹有所利於其間自是而大統歸於一姓禪讓不可復行曰夏曰殷曰周遠紹五帝列爲三代立隆萬世史遷表而叙之所以作以後萬萬世有天下者之模範也以本紀首述五帝而三代世系又皆出於黃帝故仍自黃帝叙起而名其篇則曰三代世表司馬貞索隱但以三代代系討論似未竟其義

周屬

差弗生毀淪。○本紀淪作喻

夏

帝芒索隱音亾一作荒。○監本作一作彥人今改正

殷

帝小甲索隱小甲太庚子。○監本庚訛作康今改正

帝中丁。○監本注云俗本作仲丁

臣照

按此注既非集解亦非索隱正義不知爲誰氏之語且中卽仲古字作

中耳非有異義也史記內古字甚多不應獨注此一字今刪

帝康辛索隱或作馮辛系本作祖辛誤也按上祖乙己生祖辛故知非也。○

臣照

按禮記云周人以諱事神是

諱名之典始于周人殷未有也自康辛以前莫不以十干爲名則同名者多矣何獨疑焉雖系本作祖辛未

知是否然索隱之說固非也

周

周武王伐殷

臣照

按上文云殷湯伐夏氏則此亦應云周武王伐殷

昭王瑕索隱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爲左○本紀由作游

楚

熊驚紅○世家驚作擊

殷社苾苾○秦藩本有詩云土三字注今從之

臣照

按毛詩本文作宅殷土苾苾今日殷社不得謂之苾苾也

先儒必有引詩以証其失者特此三字不知其爲集解歟索隱歟正義歟姑仍秦藩本之舊俾後世有考凡卷內未經添明集解等陰文字者俱放此

史記卷十三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三

考證

四





史記卷十四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在後故也不數吳而敘之者聞周霸盟上國故也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 按劉春云三代系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諸諸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

公得讀焉也 至周厲王末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 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掌議開離之聲首理其

也 紂為象箸而箕子唏 也音治略反吟歎聲音許既反又音希希亦聲餘故記曰夫子曰嘻其甚也亦音微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 惡音鳥故反過音古臥反公

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匭 匭音後為永安縣也 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

天子然挾王室之義 音協挾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 伯音霸五伯者齊桓公晉諸侯恣行 音行

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 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為介一云介者夾也 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典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

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典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去音

差呂反重音逐龍反言紛史記修春秋去其重複之文也 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 音指 為有所刺譏褒諱

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

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鐸所撰名鐸氏微趙

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 志云十五篇虞卿撰 呂不韋者秦莊襄王

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四

王表

一



各往往摭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荀況五軻韓非者著書自稱子宋有公漢相張蒼歷譜五德

按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也上大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荀況五軻韓非者著書自稱子宋有公漢相張蒼歷譜五德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陰陽術數之家也隆於神運

徐廣曰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難音奴丹反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

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集韻徐廣曰一要刪焉攻文之士以欲覽其要故刪為此篇焉

# 周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

真公武公靖侯秦仲熊舅釐公釐侯幽公武侯夷伯  
淖壽宣曰淖壽宣曰淖壽宣曰淖壽宣曰淖壽宣曰淖壽宣曰

系本太公唐叔晉孫姓齊微仲七代胡公五代振鐸  
作僖五代五代公伯熊之七代孫頃五代孫也六代  
公擊孫獻孫厲之子後因孫厲侯之孫也

鄭公也宋子宋命為飛勇子  
周穆公忠曰忠曰大夫熊延  
傳真武公唐叔隸西之子  
公伯十年已下武也熊釋  
僖之宣王五代  
玄孫大臣無年

共行紀  
政放  
流日  
共和  
十四  
年宣  
王即  
位

惠侯

召公  
與九  
世孫

七  
十九  
二十  
四  
二十三  
三十四  
二十五  
三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一  
五

孝公救宋  
堯弟報曹  
潘因衛恥  
荀子  
殺孝  
公子  
立潘

王符公如元年侵曹晉敗晉救晉伐會晉晉晉伐  
會朝敗楚取五朝周于城兵去五虎朝周朝周公復  
王朝周周執  
王曹伯  
諸侯  
敗楚  
而朝  
河陽  
周命  
賜公  
土地

八  
二十  
千  
齊昭五  
八  
二十四  
十五  
三  
十六  
十四  
二十四  
十二  
千

晉  
復  
歸  
晉  
朝  
取  
會  
公  
立  
王  
歸  
之

四  
陳  
共  
十五  
二十四  
十二  
二十

二  
王  
二十  
二  
六  
二十四  
十六  
四  
陳  
共  
十五  
二十四  
十二  
二十

庚申

共和十五年十八年七十八年四十四年三十三  
元年一  
以宣云十  
王少四年  
大臣  
共和  
行政  
徐廣  
日自  
元年  
歲在  
庚申  
說破  
王四  
年凡  
三十三  
年凡  
六十  
五年  
共和  
在春  
秋前  
一百  
九年

相王 公共 召二 少周 宣王 九年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四

年表

一九	九一	晉以公朔	二二七
二千三十三	七三十四十七	五二	二十六千四十二千
二一	歸周國鄭二	周人	三三八
二一	歸衛有奇	成公	秦晉
二一	成公言即	復衛	圍我
二一	與秦去	故	以晉
二千三十四	八三十四十八	六三	二十七千四十二千
三一	一三	四四	四九
二千三十五	九三十四十九	七四	十八千四十三
四二	文公二四	五五	文公
四二	鄭襄	鄭襄	文公
四二	叔日	不可	文公
甲午三十三十六	晉襄三十四十八	八五	十九千
五三	公驪三五	六	公蘭一
五三	僖公狄侵元年翼鄭	元年	秦襄
五三	破蔡晉敗	元年	秦襄
五三	子般我般	高詐	之
二十魯文七	二三四十二	九六	二十二千
六公典	伐衛四六	晉伐	七
元年	衛伐敗般王欲	我我	二
元年	我三將我太	伐晉	二
元年	歸公子立		















[illegible]

六	十四二十八	八	楚莊王 七年	二十陳靈 三十五	十五五
項王	公卿彗星昭公趙盾	王侶	二公平三	國元	
爭政入北卒弟以車	故不平周商人八百	年			
史曰殺太乘納	七年子自提舊				
齊未立是平王	晉君爲懿室				
死公					
匡王十五齊懿九	九	二八	三十二	三十六	十六六
元年六月公商拔入	辛丑人元蔡	日性年	我壯我郭	齊伐齊入	
齊伐					
我					
二	十六二十一十三	九	二十三	二十七	十七七
不得	民心	滅庸襄夫	四	公申	
人使	衛伯	殺昭	公弟	鮑立	
宋	侯平	弟魯	公絕五	宋文二十四	一八十八八
齊伐伐魯率諸					
三	十七三十一	十四			

[illegible]





弟稱孝公是爲

三十三九

七  
二十五  
五

十八	陳武	十五年	曹惠	二十二年
元	公靈	伯維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作雉一

四十二  
齊莊公  
元年

十八  
二十六  
六  
九  
三  
三  
三  
三

三	五	三
十		十
十		十
五		四
三		二

[illegible]

三十六  
三  
十六  
四

十三十九	九	二十五	十九五	十六三十
				五

八	三	七
	十	
	七	
	五	

十一	楚若十	二十六	二十六	十七	燕頃
教元					天

1

年侯元

三十八六

也號	若赦
----	----

九	四
十	十
九	九
七	七
二	二

千	二
三	三
三	一
十二	二
二十八	四
二十八	一
十九	二
三	三

四  
十  
三  
八

四	四	二十三十四
五	二	十二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四

乾隆四年校刊

時

441 1.3007

1

四	六	六	四	秦桓	十二	八	三	十	一	九	十	五	一	十	五
---	---	---	---	----	----	---	---	---	---	---	---	---	---	---	---

二  
與晉晉衛  
侵陳侵我

五	七	七	五	二	二	九	三	十	二	十	十	六	三	十	六
---	---	---	---	---	---	---	---	---	---	---	---	---	---	---	---

六	八	八	六	三	十三	三十	三十一	二十七	四
七月	貞	晉	伐	陳					
					四	楚	伐		
	年	公	元	燕	宣				

日蝕  
伐秦我獲滅舒  
獲秦謀  
謀殺  
舒  
我滅  
舒  
夢

之絳市六日而

七	九	九	七	四	十	四	十	三	十	十	四	十	二	十	八	五	二
---	---	---	---	---	---	---	---	---	---	---	---	---	---	---	---	---	---

使桓  
子伐  
晉郤  
伐鄭  
楚伐  
我晉  
宋敗

我鄭敗

[illegible]

四月	惠公	據元	十五	十二	公邀	衛和	十五	十三	十九	六	三
----	----	----	----	----	----	----	----	----	----	---	---





世宗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十三十一	三十三十八	六十八	五十二十二	二十三十七
七十三				
甲申十四十二	三十三十九	楚盼九	衛莊二十三	三十四八
八四	年	冒元	公楊一	生公廩
		鄭氏		
		云盼		
		一作		
		粉音		
		憤音		
		音松		
		報反		
		久音		
		熟		
十五十三	三十三	二	二十四	曹桓十五九
九五	作	二	公終	
時	邸		生元	
十六十四	四十二	三	二	二十六十
六	十一	二十五		
十七十五	四十二	三	三	二十七十一
七	二十四	十二	三	生太
		陳文六	生太	叔良
		公國		
		公生		
		公鮑		
		公他		
		他		
		母蔡		
十八十六	四十三	十三	二	四十八十二
二八	三十三	二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 七	二十五 一	二十 八	二十 九	二十 七	二十 六	二十 五	二十 四	二十 三	二十 二	二十 一	二十 零	十九 九	十九 八	十九 七	十九 六	十九 五	十九 四	十九 三	十九 二	十九 一	十九 零	十八 九	十八 八	十八 七	十八 六	十八 五	十八 四	十八 三	十八 二	十八 一	十八 零	十七 九	十七 八	十七 七	十七 六	十七 五	十七 四	十七 三	十七 二	十七 一	十七 零	十六 九	十六 八	十六 七	十六 六	十六 五	十六 四	十六 三	十六 二	十六 一	十六 零	十五 九	十五 八	十五 七	十五 六	十五 五	十五 四	十五 三	十五 二	十五 一	十五 零	十四 九	十四 八	十四 七	十四 六	十四 五	十四 四	十四 三	十四 二	十四 一	十四 零	十三 九	十三 八	十三 七	十三 六	十三 五	十三 四	十三 三	十三 二	十三 一	十三 零	十二 九	十二 八	十二 七	十二 六	十二 五	十二 四	十二 三	十二 二	十二 一	十二 零	十一 九	十一 八	十一 七	十一 六	十一 五	十一 四	十一 三	十一 二	十一 一	十一 零	十 九	十 八	十 七	十 六	十 五	十 四	十 三	十 二	十 一	十 零	九 九	九 八	九 七	九 六	九 五	九 四	九 三	九 二	九 一	九 零	八 九	八 八	八 七	八 六	八 五	八 四	八 三	八 二	八 一	八 零	七 九	七 八	七 七	七 六	七 五	七 四	七 三	七 二	七 一	七 零	六 九	六 八	六 七	六 六	六 五	六 四	六 三	六 二	六 一	六 零	五 九	五 八	五 七	五 六	五 五	五 四	五 三	五 二	五 一	五 零	四 九	四 八	四 七	四 六	四 五	四 四	四 三	四 二	四 一	四 零	三 九	三 八	三 七	三 六	三 五	三 四	三 三	三 二	三 一	三 零	二 九	二 八	二 七	二 六	二 五	二 四	二 三	二 二	二 一	二 零	一 九	一 八	一 七	一 六	一 五	一 四	一 三	一 二	一 一	一 零	零 九	零 八	零 七	零 六	零 五	零 四	零 三	零 二	零 一	零 零	負 一	負 二	負 三	負 四	負 五	負 六	負 七	負 八	負 九	負 十	負 十一	負 十二	負 十三	負 十四	負 十五	負 十六	負 十七	負 十八	負 十九	負 二十	負 二十一	負 二十二	負 二十三	負 二十四	負 二十五	負 二十六	負 二十七	負 二十八	負 二十九	負 三十	負 三十一	負 三十二	負 三十三	負 三十四	負 三十五	負 三十六	負 三十七	負 三十八	負 三十九	負 四十	負 四十一	負 四十二	負 四十三	負 四十四	負 四十五	負 四十六	負 四十七	負 四十八	負 四十九	負 五十	負 五十一	負 五十二	負 五十三	負 五十四	負 五十五	負 五十六	負 五十七	負 五十八	負 五十九	負 六十	負 六十一	負 六十二	負 六十三	負 六十四	負 六十五	負 六十六	負 六十七	負 六十八	負 六十九	負 七十	負 七十一	負 七十二	負 七十三	負 七十四	負 七十五	負 七十六	負 七十七	負 七十八	負 七十九	負 八十	負 八十一	負 八十二	負 八十三	負 八十四	負 八十五	負 八十六	負 八十七	負 八十八	負 八十九	負 九十	負 九十一	負 九十二	負 九十三	負 九十四	負 九十五	負 九十六	負 九十七	負 九十八	負 九十九	負 一百	負 一百一	負 一百二	負 一百三	負 一百四	負 一百五	負 一百六	負 一百七	負 一百八	負 一百九	負 二百	負 二百一	負 二百二	負 二百三	負 二百四	負 二百五	負 二百六	負 二百七	負 二百八	負 二百九	負 三百	負 三百一	負 三百二	負 三百三	負 三百四	負 三百五	負 三百六	負 三百七	負 三百八	負 三百九	負 四百	負 四百一	負 四百二	負 四百三	負 四百四	負 四百五	負 四百六	負 四百七	負 四百八	負 四百九	負 五百	負 五百一	負 五百二	負 五百三	負 五百四	負 五百五	負 五百六	負 五百七	負 五百八	負 五百九	負 六百	負 六百一	負 六百二	負 六百三	負 六百四	負 六百五	負 六百六	負 六百七	負 六百八	負 六百九	負 七百	負 七百一	負 七百二	負 七百三	負 七百四	負 七百五	負 七百六	負 七百七	負 七百八	負 七百九	負 八百	負 八百一	負 八百二	負 八百三	負 八百四	負 八百五	負 八百六	負 八百七	負 八百八	負 八百九	負 九百	負 九百一	負 九百二	負 九百三	負 九百四	負 九百五	負 九百六	負 九百七	負 九百八	負 九百九	負 一千	負 一千一	負 一千二	負 一千三	負 一千四	負 一千五	負 一千六	負 一千七	負 一千八	負 一千九	負 二千	負 二千一	負 二千二	負 二千三	負 二千四	負 二千五	負 二千六	負 二千七	負 二千八	負 二千九	負 三千	負 三千一	負 三千二	負 三千三	負 三千四	負 三千五	負 三千六	負 三千七	負 三千八	負 三千九	負 四千	負 四千一	負 四千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十一

重耳重耳  
過無過無  
禮傳禮叔  
負鵲詹諫  
私善

私善

年	臣元
誅子送重	

四	四十七	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二	二	四	九	九	九
					莊
					辱

我楚敗

戎州人與趙簡子攻莊公出奔

敬王	三	五	起元	十四	四
甲子	四十八	三十四	衛君	十四	二十六
四	四十二	四十			十九

崩	三十三卒子五十六	石傳	十九	三十三卒
三十三卒	五十六卒	逐起	卒	八卒八卒三卒
七卒	五卒六卒屬公七卒	四卒		
徐廣				

日歲  
在甲  
子

立

復入

二十

音作圖作  
改專專或

史記卷十四

史記卷十四考證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篇言十二實叙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臣德齡按是表主春秋吳于春秋之季始通上國而壽夢以前自不得列于是表然則十二之號固不得不仍其舊司馬貞之論鑿矣

周

皇甫謐曰二十四年惠王崩。春秋僖八年為惠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氏以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八年十二月告喪謐之說依左氏也趙匡以左氏為不足憑吳澄曰惠王前年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此不知何所本也。襄王十四年叔帶復歸於周。本紀十二年春秋左傳與表同。三十三年襄王崩。本紀三十二年春秋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左傳秋襄王崩與表同。頃王五年崩。本紀六年春秋與紀同。敬王十六年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本紀同左傳天王處於姑荊辟僖之亂也杜注姑荊周地據此則王未嘗奔晉也。四十二年敬王崩。本紀四十二年左傳哀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據此則敬王四十四年崩無疑徐廣曰歲在甲子非一本又作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崩元已卯崩壬戌按通鑑敬王元年壬午崩年乙丑已卯乃景王二十三年敬王烏得稱元壬戌乃敬王四十一年豈有崩後三年元王方卽位乎其誤不辨而明矣

晉

孝公立三十八年卒。世家二十七按周宣王誅伯御立孝公在伯御之十一年其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為孝公元年故孝公多十一年矣。桓公十六年公會晉謀伐鄭。世家會于曹謀伐鄭春秋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左傳會于曹謀伐鄭也則晉當是曹。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不書史官失之。世家不載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不書下疑脫朔與日三字。文公八年王使衛來求金。世家不載春秋九年事。成公元年春齊取我隆。世家二年春秋左傳與世家同隆作龍。昭公稠。世家作稠徐廣曰一作昭春秋與表同。十年四月日蝕。世家不載春秋亦無其事。二十四年鸛鵒來巢。世家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四

考證

三十一



二十五年春秋左傳與世家同 二十五年公出居鄆○世家二十六年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於鄆據此則取鄆在二十五年居鄆在二十六年表與世家小有參差耳 哀公七年公會吳王於繒○春秋繒作鄆穀梁作繒

齊

莊公賸○世家賸作購 釐公二十五年山戎伐我○世家山作北 桓公七年會諸侯於鄆○春秋同世家鄆作甄 昭公二十年卒○世家十九年春秋文十四年爲齊昭二十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與表同 懿公四年公別邠歌父而奪閭職妻○左傳同世家邠歌作丙戎閭作庸 惠公二年王子成父敗長翟○世家成作城

晉

孝侯十六年曲沃沃莊伯殺孝侯○世家十五年 晉侯潛○世家春秋俱作緒 獻公二十六年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世家同卓子作悼子按春秋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傳里克殺公子卓又春秋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經傳不同表云及卓子蓋依傳也 襄公三年秦報我轂敗於汪○世家秦使孟明伐晉報轂之役取晉汪以歸按春秋文二年爲晉襄三年秦穆三十五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左傳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轂之役又春秋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伐秦取汪以報彭衙之役據此則報轂敗汪自是兩事而表與世家連類而及耳又彭衙之戰秦本紀在穆三十四年與春秋異鄭世家穆公三年從晉伐秦敗秦於汪又與秦本紀晉世家經傳不同 景公據○世家同春秋據作孺 厲公壽曼○世家同春秋壽曼作州蒲 頃公棄疾○世家春秋棄疾俱作去疾

秦

穆公十六年爲河東置官司○左傳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係十五年事本紀與傳同 三十年圍鄭有奇

言郎去。○本紀三十年助晉人圍鄭鄭使人言於繆公秦乃罷兵春秋僖十二年晉人秦人圍鄭左傳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紀與經傳事同文異奇言二字太史公斷文也 三十五年伐晉報殺敗我於汪。○本紀三十六年以報殺之役無敗汪事說詳晉襄三年 共公五年卒。○本紀文也表因之春秋宣四年秦伯稻卒則共公立四年非五年矣 桓公元年。○當在魯宣五年二十七年卒。○本紀文也春秋成十四年秦伯卒則桓公立二十八年明矣表因本紀之誤是以秦桓之事俱與春秋異而遞誤一年耳

楚

文王五年息夫人陳女過蔡。○世家不載春秋左傳在莊十年爲楚文六年是當與伐蔡獲哀侯以歸同入六年 十三年卒。○世家文也春秋莊二十年爲堵敖元年則文王立十五年堵敖立三年表因世家之誤也成王憚。○春秋憚作顓穀梁作髡 二十六年滅六英。○世家云滅英無六字徐廣曰一本作黃春秋楚成二十四年滅黃二十九年齊人徐人伐英楚穆四年秋楚人滅六據此則楚成二十六年六英俱未滅當從滅黃其編年亦當從春秋 莊王侶。○春秋侶作旅穀梁作呂 六年伐宋陳。○世家云伐宋無陳左傳楚子侵陳遂侵宋與表同 康王招。○春秋招作昭 靈王圍。○春秋圍作虔 七年就章華臺內亡人實之。○世家同左傳昭七年爲楚靈六年爲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據此卽六年表內執芊尹亡人入章華之事此爲義文 滅陳。○世家八年春秋左傳與表同左傳昭十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對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然則定陳者滅陳之詐詞也且定陳之言在楚靈七年經傳無八年定陳之文 昭王珍。○春秋珍作軫 四年吳三公子來奔。○世家同左傳魯昭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據此則三字誤 七年囊瓦伐吳。○世家同春秋左傳定二十一年秋楚人伐吳據此當是楚靈八年 惠王四年伐鄭。○世家六年白公請兵令子西伐鄭無四年伐鄭之事春秋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年同事異疑陳鄭音近而誤耳



宋

惠公○世家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與表異又戴公世家無名則立字立君之謂也表誤以爲戴公名耳 殤公十年華督殺公○世家春秋同 莊公馮元年○春秋在桓三年至莊二年乙酉宋公馮卒據此則宋莊立十八年明矣乃世家誤以十九年卒表遂以殤公被弑之年爲莊公元年故有十九年耳 桓公御說○世家御作禦 成公王臣○穀梁王作壬 文公鮑○世家鮑作鮑革 共公瑕○春秋瑕作固 平公成○公羊成作戌 景公頭曼○春秋頭曼作樂 二十九年侵鄭衛魯○世家不載春秋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無侵衛魯之文秋宋人圍曹則魯當是曹是年晉曼多帥師侵衛則侵衛當是晉事

衛

莊公十七年州吁長好兵○世家十八年 宣公元年晉共立之討州吁○世家衛桓十六年春秋隱四年九

月衛人殺州吁於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與世家同 惠公三年朔奔齊立黔牟○世家四年春秋桓十

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與世家同 朔復入十四年○按惠公立四年亡八年通十二年世家云通

凡十三年 懿公八年翟伐我○世家九年春秋閔二年狄入衛與世家同 文公二十三年重耳從齊過

無禮○世家十六年左傳與表同第按左傳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

然則重耳從狄過衛非從齊過衛也 成公三十一年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伐我○世家

不載春秋宣五年爲陳靈十年楚人伐鄭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據此當是陳靈之

事 獻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師櫟○世家不載春秋襄十一年夏晉率諸侯伐鄭衛與之秋晉率諸侯伐鄭

會於蕭魚衛亦與之無救鄭之文冬秦人伐晉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己丑秦晉戰於櫟

晉師敗績據此當是秦景十五年事 殤公狄○春秋狄作剽 靈公三十七年伐魯○世家不載春秋定

十二年衛公孟彊帥師伐曹魯當是曹 出公十二年父蒯聵入輒出亡○世家同春秋哀十六年春己卯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衛衛侯輒來奔據此則哀十六年爲出十四年非十二年明甚而蒯聵元年亦非哀十

五年矣

陳

弟他殺太子免代立國亂再赴陳厲公他元年陳大夫五父後立爲厲公。○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他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則殺免在陳桓三十八年又春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則是年佗不得稱元也桓十二年爲陳厲七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則厲公名躍而非佗也孔穎達曰躍爲厲公世家本文也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卽佗六年殺佗而厲公立也陳世家以佗與五父爲二人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立七年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曰共弑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立五月卒林立是爲莊公按傳五父佗一人而世家以爲二人按經蔡人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不得爲佗立七年也佗以魯桓六年見殺躍以魯桓十二年始卒不得爲躍立五月也旣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本本無利公皆是馬遷妄說也據孔氏之辨則表仍世家之誤明矣至七年表云公淫蔡蔡殺公俱非厲公躍徐廣曰班氏云桓公之弟成公二十九年倍楚盟楚侵我。○世家二十九年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春秋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左傳楚子辛爲令尹欲侵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據此則是年陳爲請盟非倍盟也且經傳俱無楚侵陳之文又襄四年左傳春楚師爲陳叛故將伐陳三月陳成公卒聞喪乃止夏楚彭名侵陳據此則當在陳成三十年哀公弱。○春秋弱作溺潛公二十三年楚滅陳。○世家二十四年左傳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與世家同

蔡

宣侯措父。○春秋作宣公考父景侯固。○世家固作同春秋與表同二十八年晉率我伐鄭。○世家不載春秋襄九年蔡景二十八年曹成十四年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不及蔡據此疑是曹成之事誤入於蔡者靈侯班。○世家春秋班俱作般蔡侯廬。○世家春秋同左傳廬作盧元年。○世家滅蔡三歲楚平王立廬爲平侯春秋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四

考證

二十三



楚師滅蔡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據此則昭十二年廬不得稱為元也 悼侯東國○春秋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於楚朱穀梁作東第致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汪克寬曰東即東國誤為朱也

曹

戴伯鮮○世家鮮作蘇 宣公廬○世家廬作疆春秋廬作廬 成公二十二年伐衛○世家不載春秋襄十七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無曹伐衛之文 平公須○世家須作頃春秋與表同 靖公路○世家春秋路俱作露

鄭

桓公周宣王母弟○世家云宣王庶弟 莊公寤生元年祭仲生○世家封弟段於京祭仲諫之左傳同生疑是諫 二十九年與魯璧易許田○世家云與魯昬易許田春秋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昬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昬易許田據此璧當是昬又春秋桓元年為莊三十三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表同世家不載 昭公元年忽母鄭女祭仲取之○文義未詳按世家初祭仲甚有寵于莊公公使娶鄭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則太史公書之者見立忽之由此也取當是娶 子嬰○世家同春秋子嬰作子儀 厲公亡後七歲復入○世家厲公初立四歲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與左傳同表誤 襄公元年楚伐晉來救○世家五年事元年楚縱宋伐鄭非楚伐也亦無晉救之文 十八年晉樂書取我范○世家不載左傳取汜祭杜注鄭地成臯縣東有汜水范字當誤 成公三年與楚盟○世家楚共王使人來與盟鄭人私與盟據此則春秋鄭成元年馬陵之盟自是兩事 釐公憚○世家同春秋作髡頑 簡公喜○世家春秋喜俱作嘉 二年誅子驪○左傳襄十年冬十月戊辰殺子驪據此是鄭簡三年世家與傳同 十七年子產曰范宣子為政我請伐陳○世家不載左傳范宣子為政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據此則子產曰三字似羨文 二十八年

子產曰三國不會。世家不載左傳夏諸侯如楚晉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楚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據此不會者四國三字當誤子產曰下疑有脫文定公四年火欲殲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左傳昭十八年事是鄭定六年也世家與傳同。十一年楚建作亂殺之。○世家十年 獻公薑○公羊薑作瑩

燕

宣公五年楚圍我我卑辭以解。○世家不載春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迎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疑是鄭襄八年誤入於燕者 平公六年公如晉請內王。○世家不載左傳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會於黃池謀王室也疑是鄭定十二年誤入於燕者 簡公十一年敗宋師。○世家不載春秋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岳左傳同無燕敗宋師之文疑是鄭聲十九年誤入於燕者

吳

餘祭十七年餘昧四年。○按春秋襄二十九年闔閭弑吳子餘祭則餘祭止四年也襄十三年爲餘昧元年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則餘昧凡十七年也世家誤編年歲表遂因之故餘昧之事皆誤屬餘祭耳餘昧。○春秋作夷末公羊作夷昧 闔閭四年伐楚六潛。○世家潛作濤 夫差十八年楚敗我。○世家越敗吳師于笠澤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師大亂遂敗之據此楚當是越

史記卷十四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四

考證

二十四





史記卷十五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六國表第三 齊并秦凡七國號曰七雄

太史公讀秦記 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是也 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

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

在藩臣而疆於郊祀君子懼焉 實儒也猶季氏族於泰山然儒作禮音族祭名又族陳也 及文公踰隴攘

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

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

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蠡出誓盟不信雖

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

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

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 西羌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

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

異變成功大 政則其成功大若居今行古猶膠柱而調瑟也 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

易行也 易以成反後王近代之王法與已連接 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五

表



按此表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焉

夫姓名按韓無悼公未

四十二楚惠王燕廡公齊平公  
系章三十七年驚五年  
家簡子年

名執文吳伐我十八年十九年  
子武之集剛徐卒卒

孫異叔廣曰亦  
成之子魯哀公  
十九年

十七年

卒

---

---

---

---

四十三十四十八六

簡子以吳怒

頃年在位

而立定公

四十七年卒是

爲簡子在位之年又至

秦

十二

五十三

10

十四

十五

十六

1

[illegible]

右九十七

[illegible]

表

三	四	五	六	七
晉出公 錯元年 本名鑒	楚人來 賂	義渠來 賂繇諸 乞援 作爰	義渠來 賂繇諸 乞援 作爰	義渠來 賂繇諸 乞援 作爰
出公十 七年是 在位六 十年也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越滅吳	越滅吳	越滅吳	越滅吳	越滅吳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十九
越人始	越人始	越人始	越人始	越人始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
馬生人	馬生人	馬生人	馬生人	馬生人
齊虜我	齊虜我	齊虜我	齊虜我	齊虜我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八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敗魏馬	敗魏馬	敗魏馬	敗魏馬	敗魏馬
田嬰田	田嬰田	田嬰田	田嬰田	田嬰田
子為師	子為師	子為師	子為師	子為師
廣曰楚	廣曰楚	廣曰楚	廣曰楚	廣曰楚
世家云	世家云	世家云	世家云	世家云
田盼者	田盼者	田盼者	田盼者	田盼者
齊之將	齊之將	齊之將	齊之將	齊之將
而齊世	而齊世	而齊世	而齊世	而齊世
家不說	家不說	家不說	家不說	家不說
田盼或	田盼或	田盼或	田盼或	田盼或
者爾時	者爾時	者爾時	者爾時	者爾時
三人皆	三人皆	三人皆	三人皆	三人皆
出征乎	出征乎	出征乎	出征乎	出征乎
與越會	與越會	與越會	與越會	與越會
伐魏	伐魏	伐魏	伐魏	伐魏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秦大荔衛鞅亡	秦大荔衛鞅亡	秦大荔衛鞅亡	秦大荔衛鞅亡	秦大荔衛鞅亡
團合陽歸我怒	團合陽歸我怒	團合陽歸我怒	團合陽歸我怒	團合陽歸我怒
孝公薨弗內	孝公薨弗內	孝公薨弗內	孝公薨弗內	孝公薨弗內
商君反	商君反	商君反	商君反	商君反
死形地	死形地	死形地	死形地	死形地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與晉戰公子赫	與晉戰公子赫	與晉戰公子赫	與晉戰公子赫	與晉戰公子赫
岸門為太子	岸門為太子	岸門為太子	岸門為太子	岸門為太子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楚威王	楚威王	楚威王	楚威王	楚威王
熊商元	熊商元	熊商元	熊商元	熊商元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與越會	與越會	與越會	與越會	與越會
伐魏	伐魏	伐魏	伐魏	伐魏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與越會	與越會	與越會	與越會	與越會
伐魏	伐魏	伐魏	伐魏	伐魏



八八

定王元九

廣曰徐

盡此皇

南謚曰

貞定王

亥十年

壬申崩

王名介

年崩

二

三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公怒即

攻公

宋

四十九

二十

二十四

十二

五十

二十一

二十五

十三

五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七

十五

五十一

二十二

二十六

十四

卒

魯哀公

本名蔣

魯悼公

桓勝魯

如小侯

三十二

秦惠文

王元年

楚韓趙

八

三十三

賀秦

天子賀

孟子來

三十五

二十

三十三

十四

四

三十四

四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二十五

六

與魏會

平阿南

二十

二十七

八

與魏會

于甄

二十八

九

與魏會

徐州諸

侯相王

二十九

十

楚雷我

徐州

二十

十一

與魏伐

趙

二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一

乾隆四年校刊











[illegible]









十三	秦懷公 元年 生靈公	三十	四 魯元公 元年	六	二十八	齊 宣王 二十三年	中陽 宛	列城九
十四	二	三十一	五	七	二十九	齊 宣王 二十三年	十五 取齊 晉 與秦 五國共	
十五	三	三十二	六	八	三十	齊 宣王 二十三年	十六 取齊 晉 與秦 五國共	
威烈王四 元年 庶長 衛悼公 殺懷公 靈公 元年		三十三	七	九	三十一	齊 宣王 二十三年	十七 取齊 晉 與秦 五國共	
廣日丙 太子蚤 死大臣 名午考 立太子 王子 之子爲		三十三	八	十	三十二	齊 宣王 二十三年	十八 取齊 晉 與秦 五國共	
靈公 元年 秦靈公 魏文侯 韓武子 趙桓子 八年		三十三	九	十一	三十三	齊 宣王 二十三年	十九 取齊 晉 與秦 五國共	
生獻公 元年 武侯 擊景侯 庚子 嘉襄 子弟也		三十三	十	十二	三十四	齊 宣王 二十三年	二十 取齊 晉 與秦 五國共	
二		三十三	十一	十三	三十五	齊 宣王 二十三年	二十一 取齊 晉 與秦 五國共	
三		三十三	十二	十四	三十六	齊 宣王 二十三年	二十二 取齊 晉 與秦 五國共	
四		三十三	十三	十五	三十七	齊 宣王 二十三年	二十三 取齊 晉 與秦 五國共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七	六	五	四	三
八	七	六	五	四
九	八	七	六	五
十	九	八	七	六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六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九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五十	四十九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九	四十八	四十七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九	四十八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九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六十一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六十二	六十一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六十三	六十二	六十一	六十	五十九
六十四	六十三	六十二	六十一	六十
六十五	六十四	六十三	六十二	六十一
六十六	六十五	六十四	六十三	六十二
六十七	六十六	六十五	六十四	六十三
六十八	六十七	六十六	六十五	六十四
六十九	六十八	六十七	六十六	六十五
七十	六十九	六十八	六十七	六十六
七十一	七十	六十九	六十八	六十七
七十二	七十一	七十	六十九	六十八
七十三	七十二	七十一	七十	六十九
七十四	七十三	七十二	七十一	七十
七十五	七十四	七十三	七十二	七十一
七十六	七十五	七十四	七十三	七十二
七十七	七十六	七十五	七十四	七十三
七十八	七十七	七十六	七十五	七十四
七十九	七十八	七十七	七十六	七十五
八十	七十九	七十八	七十七	七十六
八十一	八十	七十九	七十八	七十七
八十二	八十一	八十	七十九	七十八
八十三	八十二	八十一	八十	七十九
八十四	八十三	八十二	八十一	八十
八十五	八十四	八十三	八十二	八十一
八十六	八十五	八十四	八十三	八十二
八十七	八十六	八十五	八十四	八十三
八十八	八十七	八十六	八十五	八十四
八十九	八十八	八十七	八十六	八十五
九十	八十九	八十八	八十七	八十六
九十一	九十	八十九	八十八	八十七
九十二	九十一	九十	八十九	八十八
九十三	九十二	九十一	九十	八十九
九十四	九十三	九十二	九十一	九十
九十五	九十四	九十三	九十二	九十一
九十六	九十五	九十四	九十三	九十二
九十七	九十六	九十五	九十四	九十三
九十八	九十七	九十六	九十五	九十四
九十九	九十八	九十七	九十六	九十五
一百	九十九	九十八	九十七	九十六



[illegible]

十五	四	十四	十四	十三	二十一	二十三	四十五	五十	四十二	十二	八	九	二	三十五	八	七	十九
日使	十六	十五	十五	十四	二十二	二十四	四十六	廣日世	宣太后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初令吏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帶劍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里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七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重泉初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至鄭還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樂洛陽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廣日一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云擊宋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中山置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合陽世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家云攻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至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而還築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陰合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陽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廣日世	子君為太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秦拔我
十八	八	二	二	二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六	四十八	八十八	十四	七	四	十三	六		
支侯受	八	二	二	二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六	四十八	八十八	十四	七	四	十三	六		
經子夏	八	二	二	二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六	四十八	八十八	十四	七	四	十三	六		
過段干	八	二	二	二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六	四十八	八十八	十四	七	四	十三	六		
木之閭	八	二	二	二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六	四十八	八十八	十四	七	四	十三	六		
常式	八	二	二	二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六	四十八	八十八	十四	七	四	十三	六		



二十	九	十九	三	二	二十八	五十
二十一	十	二十	四	三	二十九	五十一
	克翟璜	卜相李			田會以	廉丘反
二十二	十一	二十一	五	四	三十	齊康公
二十三	十二	二十二	六	五	三十一	貨元年
九鼎震	初為侯	初為侯	魏韓趙	始列為	宋悼公	元年
二十四	十三	二十三	七	六	燕釐公	三
			烈侯好	盜殺聲	元年	
			歌者田	乃止		
			徐越侍	以仁義		
			八	楚悼王	二	四
安王元	十四	二十四	八	類元年		
年	伐魏至	陽狐				
徐陽狐						
庚辰						
二	十五	二十五	九	三	五	
	生	太子替	鄭國陽	伐我至		
三	十六	二十六	十	四	六	
王子定	秦惠公	號山崩	韓列侯	趙武公		
元	元	元	元	元		
奔晉	無名	公子史	取系本	作武侯		

五十七	四十九	十九	十五	八	五	十四	七
五十八	五十	二十	十六	九	六	燕孝王	八
王貳鄭	公子無	安平園	忌救郎	秦國我	春申君	元年	
邯鄲及	鄒秦兵	能還軍	解去	魏救我	救趙		
拔新中	二十一	十七	十	七	二		九
五十九	二十一	十七	十	七	二		九
廣日乙	救趙新	陽城救	中秦兵	趙新中			
已蘇王	罷						
卒							
五十二	二十二	十八	十一	八	三		十
取西周				君封於			
王							
廣日丙							
午王稽							
棄市							
五十三	二十三	十九	十二	九	二	燕王喜	十一
五十四	二十四	二十	十三	十	二	元年	十二
五十五	二十五	二十一	十四	十一	三		十三
衛元君							
五十六	二十六	二十二	十五	十二	四		十四
卒	平原君	伯死	殺栗腹				

[illegible]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五

表

十

十八	秦獻公三年	初置東二十城	魏酸棗秦拔我	相會唐	於趙
十九	公太子	初置東二十城	秦拔我	柯盟	
二十	城棧陽	秦拔我	秦拔我	王東徙	
二十一	孝公生	秦拔我	秦拔我	壽春命	
二十二	伐齊至	秦拔我	秦拔我	日郢	
二十三	初縣蒲	秦拔我	秦拔我		
二十四	明氏	秦拔我	秦拔我		
二十五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二十六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二十七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二十八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二十九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三十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三十一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三十二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三十三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三十四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三十五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三十六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三十七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三十八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三十九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十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十一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十二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十三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十四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十五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十六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十七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十八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十九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五十	九	秦拔我	秦拔我		



四	三	二	年	二十六	二十五
十三	十二	十一	日	九	八
衛聲公	縣探陽	魏韓趙	無後	俱酒元	十
敗越北	十四	十	滅晉絕	十	十
五	四	三	年	十一	十
伐衛取	趙成侯	滅鄭康	分晉國	五	四
都鄙七	元	公二十	魯共公	茲方	蜀伐我
十三	八	六	元	二十	二十六
九	三十	二十九	其君	三晉滅	至威王
燕桓公	敗齊林	魯伐入	音璧辟	宋辟公	威王始
元	營	陽關晉	公名辟	宋辟公	天
氏歸音	劉	伐我至	音璧辟	宋辟公	下
屬沈反	又音專	陽關晉	公名辟	宋辟公	下
又音專	又音專	陽關晉	公名辟	宋辟公	下

[illegible]





趙

二十六

齊王真寧

天下立

爲皇帝

更命河  
為惠水

十爲二命人

月日點  
首同天

下書分

六郡

二十八

爲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邵縣

三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命臘

上

更命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取少梁梁

十六

九

十七

衛公孫諸侯圖  
我襲陵  
安邑降塞固陽

十八

城商塞歸趙部  
申不害魏歸部  
盟澤水

十九

初取小與秦遇  
邑為三形  
令為田地名商  
開阡陌

二十

初為縣  
有秩史  
韓姬紘  
趙肅侯  
元年  
其君悼  
語

地劉氏  
云阡陌  
道非也

韓姬紘  
趙肅侯  
元年  
其君悼  
語

韓姬紘  
趙肅侯  
元年  
其君悼  
語

韓姬紘  
趙肅侯  
元年  
其君悼  
語

韓姬紘  
趙肅侯  
元年  
其君悼  
語

韓姬紘  
趙肅侯  
元年  
其君悼  
語

三十二

帝之碣石道上郡入

三十三

遺諸通亡及買人質婦畧取陸梁為桂林南海象郡以通成西北  
取戎為三十四縣徐廣曰一云四十四縣是也又云三十四縣  
築長城河上蒙恬將三十萬

三十四

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覆獄故失

三十五

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三十六

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徐廣曰一作來拜晉一板石畫員東  
郡有文官地分

三十七

十月帝之會稽瑗都還至沙丘崩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殺蒙恬道  
九原入復行錢

二世元年

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為免國十二月就阿房宮其九月郡縣  
皆反楚兵至戲章邯擊卻之出衛君角為庶人

三十八

將軍章邯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追楚兵至河誅丞相斯去疾將  
軍馮劫

三十九

趙高反二世自殺高立二世兄子嬰子嬰立刺殺高夷三族諸侯入  
秦嬰降為項羽所殺尋誅羽天下屬漢

四十

秦隱連贊曰春秋之後王室益卑楚疆南服秦霸西  
垂三卿分晉八伐與媽通主盟會互為雄雌二周前  
滅六國後隳壯哉  
嬴氏吞并若斯

史記卷十五考證

六國年表

周

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臣祖庚按通鑑元年丙寅則乙丑乃敬王四十四年徐廣以敬王崩在甲子故以乙丑爲元索隱元王八年崩亦誤以乙丑爲元耳皇甫謐曰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按通鑑元王在位七年癸酉乃定王元年在位二十八年應入定王表內誤列于此定王元年皇甫謐曰元年癸亥十年壬申崩。臣祖庚按通鑑癸亥乃敬王四十二年壬申則元王崩年也又本紀敬王四十二年崩謚益據本紀卽以癸亥爲元耳應入元王表內誤列于此安王三年王子定奔晉。○本紀不載

秦

厲共公元年。臣祖庚按通鑑在敬王四十四年則元王元年乃厲共二年也五年楚人來賂。○本紀不載

臣照按年表有而本紀無者六國都有而秦表爲最此下六年義渠來賂繇諸乞來援七年彗星見十年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十四年晉人楚人來賂十六年補龐獻城二十年公將師與綿諸戰二十六年左庶長城南鄭二十八年越人來迎女二十九年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躁公八年六月雨雪日月蝕懷公元年生靈公靈公元年生獻公三年作上下時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十年補龐城簡公二年與晉戰敗鄭下五年日蝕十四年伐魏至陽狐惠公三年日蝕五年伐諸繇九年伐韓宜陽取六邑十年與晉戰武城縣陳獻公三年日蝕晝晦六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十年日蝕十一年縣櫟陽十六年民大疫日蝕十九年敗韓魏洛陽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十一年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十三年初爲縣有秩史十九年城武城從東方壯邱來歸二十一年馬生人二十四年秦大荔圍合陽惠文王二年宋太邱社亡三年拔韓宜陽四年魏夫人來七年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十二年會龍門昭王十七年魏入河東四百里二十七年地動壞城五十二年王稽棄市十一年呂不韋之河南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擊楚本紀皆不載古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五

考證

十三



人之意今不可得而見矣今彙列于此其他異同仍分條各著焉 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本紀作六年大事記曰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 十年○城籍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爲簡公本紀俱作十三年 簡公十五年簡公卒○本紀作十六年 惠公十一年太子生○本紀作十二年 十三年蜀取我南鄭○本紀作伐蜀取南鄭 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本紀作十八年而不紀月 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本紀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無太子之文 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本紀作四十一 二十三年與晉戰岸門○本紀作二十四年岸門作厲門 惠文王八年與韓趙戰斬首八萬○本紀七年共擊秦當卽此事通鑑七年五國皆敗走八年大敗韓師於修魚無趙則屬兩事未悉溫公所據 九年取趙中都西陽安邑○本紀無安邑前十年衛鞅圍魏安邑降之安邑非趙地表蓋衍文耳趙世家作西部中陽與秦紀表互異 十一年侵義渠得二十五城○本紀作十年 十二年韓里子擊蘭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於蜀○本紀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非蘭陽也十二年虜將莊又本紀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無繇字 武王元年張儀魏章皆死於魏○本紀張儀魏章東出之魏魏世家張儀魏章皆歸於魏死字疑誤 昭王七年魏冉爲相○本紀作十二年 十年楚懷王亡之趙○本紀作十一年 十五年魏冉免相○本紀作十六年 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本紀作十六年又稱左更錯取軹及鄧無取城大小六十一之文通鑑亦作十八年云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又似兩事 三十年白起封武安君○本紀作二十九年 四十四年秦攻韓取南陽○本紀作南郡五十二年取西周王○本紀云周初亡臣祖庚按通鑑遷西周公於愚狐之聚取疑是還王疑是公傳寫之說也 始皇帝二十一年王賁擊楚○本紀王賁攻荊不云擊楚 二十三年殺其將項燕○本紀作二十四年 二十七年更命河爲德水爲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書分爲三十六郡○本紀作二十六年 二十八年爲阿房宮○本紀三十五年二十六年築宮咸陽北阪上二十七年作信宮總非二十八年事也 三十三年西北取戎爲四十四縣○本紀作三十四縣

魏

衛悼公○世家作懷公 文侯斯○世家作都 五年魏誅晉幽公○世家作盜殺幽公 十七年雒陰合陽

○通鑑合作卻 十八年受經十夏過段干木之間常式○世家作二十五年 二十年卜相李克○世家

作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伐秦至陽狐○本紀作秦伐我至陽狐 晉孝公傾○世家作顧 三十六年秦

侵晉○世家作秦侵我陰晉表蓋脫我陰二字 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世家都作堵 九年與

秦戰少梁虜我太子○詳見秦獻二十三年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監本訛有十六年年下有徐廣

日三字衍文今去 襄王二年秦敗我雕陰○此與五年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自是兩事通鑑與表同世

家則并入五年 哀王六年秦來立公子政為太子○世家來作求 七年虜聲子於濮○世家徐廣注聲

子作贅子 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廩丘○世家作鄆丘

韓

文侯七年鄭敗晉○世家敗作反 哀侯六年韓嚴殺其君○世家同通鑑韓嚴遂弑其君哀侯以韓鬼為相

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廐於朝并中哀侯據此則表與世家俱脫遂字 昭侯六年取陵觀廩丘○世家

廩作邢 宣惠王十年君為王○世家作十一年 襄王十六年與齊魏擊秦秦與我武遂和○臣祖庚按

通鑑齊韓魏伐秦秦割河東三城以和即十四年事也世家擊秦事與通鑑同已見十四年表內此又書擊

秦者義文也 釐王二十一年暴鳶殺魏○世家鳶作鳶 桓惠王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二城○世家作十

三城

趙

襄子元年以金斗殺代王○世家斗作料 烈侯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世家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

之通鑑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使其子擊守中山據此伐當是守 敬侯八年襲衛不克○世家不載

成侯六年敗魏涿澤○世家涿作涿正義曰音濁蓋齊康公會晉衛於濁江齊威王敗魏於濁澤即此地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五

考證

十四



武靈王二年城鄣。世家作三年。十年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說見秦惠文後九年。十二年立燕公子職。世家作十一年。二十五年趙攻中山。世家作二十三年。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君。世家不載。二年楚懷王亡來弗內。世家不載。四年圍殺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世家三年滅中山四年圍主父餓死。七年迎婦秦。臣祖庚按趙無迎婦于秦之事惟楚世家楚迎婦於秦通鑑亦云楚君迎婦於秦楚頃襄七年事也表文下格即楚頃襄七年悞入上格趙惠文七年耳。十五年取齊昔陽。世家作十六年。孝成王元年平原君相。世家不載通鑑趙以公子勝為相在赧王四十九年惠文二十三年也其非孝成元年明矣且惠文元年表內已書為相至此又書舛訛可知。九年秦圖我邯鄲。世家在七年。楚魏救我。世家在八年。十五年平原君卒。世家作十四年。趙王遷。世家作幽。二年秦拔我平陽敗扈輒斬首十萬。世家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拔我宜安。世家秦攻宜安李牧率師却之與表異通鑑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與表同據此則李牧却之者二年事也按平陽拔宜安俱三年事世家誤其年故表前後參差耳。

楚

惠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卒。通鑑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卒於有山氏世家同據此則二十一年也。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桑丘。世家作乘丘。懷王二十四年秦來迎婦。世家云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臣祖庚按秦來秦來賂楚也迎婦楚往迎婦也當作兩句讀頃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世家云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既取析又并左右十五城也廣蓋因表為十六城而遷就其詞。二十年秦拔鄢西陵。世家拔我西陵不云鄢。考烈王十四年楚滅魯頃公遷下邑。曾世家作下邑徐廣注一作下通鑑遷其君於下春秋魯邑名即古下明國也戰國時屬楚則下邑應作下邑。

燕

燕人共立公子平。臣照按燕王噲七年己為齊所殺死二年而燕乃立平燕國二年無君則表內七格後八

格不應書八字九格不應書九字增已死矣誰之八年九年耶

齊

宣公四十四年伐魯莒及安陽○世家莒作葛陽作陵 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世家同臣祖庚按顯王四

十八年爲湣王三年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初齊王封田嬰於薛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據此則是年田

文號孟嘗君非封田嬰於薛也

史記卷十五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五

考證

十五





史記卷十六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張晏云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記故列其月今按秦楚之際據據借篡運數又促故以月紀事而名表也

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

號令三嬗音善三嬗謂陳涉項氏漢高祖也音善古稱字音市戰反

業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在魏齊昭曰謂受禪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

行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樂武王討紂也秦起襄公章於文穆獻孝之

後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弁冠帶之倫以德若彼襄公文公穆公也用力如此及始皇也

蓋稅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集解徐廣曰銷

的廷字亦音的按秦銷鋒鏑作金十二以弱天下之兵也鉏豪桀維萬世之安集解維訓度講詩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

三代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集解通定以資後之賢者即高帝也言為之驅除患難也故憤發其

所為集解指安在無土不王雄集解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衣卒傳之天位

大聖立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秦 項 趙 齊 漢 燕 魏 韓

年 二世 元

乾隆四十四年

史記卷十六

月表

四 四 二 十 四 月 四 四 七 七





[illegible]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六

月表

三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梁擊殺 景駒秦 嘉道人 薛兵十 餘萬衆	楚懷王 梁求楚 始都軒 懷王孫 台故懷 得之民 王孫梁 間立爲 王之 楚王 立之 懷 王孫名 心也項 梁與諸 侯尊爲 義帝羽 殺之	陳嬰爲 天大雨 柱國 三月不 見星	殺東阿 破秦軍 乘勝至 定陶項
五 九 五	十 六	十一 七	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沛公如 薛見項 梁梁益 沛公卒 五千擊 豐拔之	魏 荊 奔 九	齊立田 沛公與 假爲王 項羽北 秦急圖 救東阿 破秦軍 灌陽東 屠城陽	楚救榮 沛公與 得解歸 項羽西 逐田假 畧地斬 立僂子 三川守
九	十	十一	十二
臨濟急 周市如 齊楚請 救	告自殺 韓王韓 臨濟降 成始 秦 羽更王 之不使 就封數 月殺之	咎弟豹 走東阿	十二 十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陽豹死	徐廣曰	項羽紀	王日出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十	十一



九月	四 徒都彭城	十三 章耶破殺項梁於定陶項羽恐遷軍彭城	九	二 田假走沛公聞楚趙連軍從齊救趙以觀王軍假故不於陽	十三 王始雍丘	十三 市爲齊李由於王始雍丘	十三 魏豹自立爲魏王都平陽始	四
後九月五	拜宋義懷王封項羽爲上將廣日應爲上將軍建百軍	十 秦兵圍襄陰假懷王封項羽爲次陳餘出攻武安侯將屬宋救北救	三 秦兵圍襄陰假懷王封項羽爲次陳餘出攻武安侯將屬宋救北救	十四 沛公侯	十四 兵西約	十四 先至咸陽王之	十二 陽始	五
三年十月六	二	十一 章耶失齊將田都叛榮其民於往助項羽救趙於武城南	四 章耶失齊將田都叛榮其民於往助項羽救趙於武城南	十五 攻破東使將威	十五 黎入	十六 從項羽	六	六
十一月七	拜籍上羽矯殺宋義將其兵渡河救鉅鹿	十二 羽救殺	五	十六 南	十六 四	十七 七	八	八
十二月八	四 大破秦軍鉅鹿下諸侯	十三 楚救至秦圍解建孫田栗得皇安下濟新武蒲	六 大破秦軍鉅鹿下諸侯	十七 救趙至	十七 救趙至	十八 救趙至	十九 救趙至	十九

月表

[illegible]





萬行畧  
地西至  
於河南

十五

萬人於

十六  
至中

誅秦玉  
子嬰屠  
燒咸陽  
分天下  
立諸侯

鑒東四國

雍塞翟

正月

爲	分
爲	分
關	分
關	分
關	分

東膠  
漢爲中  
雍爲中  
塞爲中

[illegible]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8; 280: 1000-1005.

五

九十七

分楚爲四

三十九

正月

二十八

義

帝

羊元

—

月

義楚  
帝霸

E

乾隆四年校刊

十

四

九

五  
三

月一年

尉太漢始綰盧王燕

後九月集解徐廣日應閏建寅

命義帝見戮以月繫天道悠遠速勾洵  
天下驕烏誰屋真人霸上卒享天祿

史記卷十六考證

秦楚之際月表○臣照按古人之書用卷軸後世易爲篇帙便於

月表

五



時同王八十	王八十	立命主	天下	為始	籍項	王霸	楚西
月之封受始	王侯	諸云	初應	月一	云表	王姓	異書
漢月之封	受侯	諸八十	及祖	高	隱	宗	
君番	放始	芮吳	王				
國柱	楚放始	敖共	王				
將楚	放始	布英	王				
相趙	故	隱	宗				
王趙	故始	歌楚	王				
將齊	放始	都田	王				
將齊	放始	安田	王				
王齊	放始	市田	王				
公沛	故始	王漢	月				
將秦	故始	邯章	王				
史長	秦故	隱	宗				
尉都	秦故	隱	宗				
將秦	故始	欣馬	司				
將秦	故始	霸董	王				
將燕	故始	荼威	王				
王燕	故始	廣韓	王				
王魏	故始	豹魏	王				
將趙	故始	叩馬	司				
王韓	故	隱	宗				
將韓	故始	成韓	王				
將楚	故始	陽申	王				

紀之以年則一年若干月理不可通矣今將顯明易改者一定正至于通體仍依舊式刊刻不敢臆專也惟仿蔡沈尚書考定武成之例別爲表文刊之于後以脩恭觀庶可識太史公之本意云至篇內改正之處既難枚舉且大段規模從舊細處不足縷陳

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

[illegible]

王	狗九江立	襄彊爲楚	爲趙王
---	------	------	-----

九月	三月	項梁號武二月
楚兵至戲	周文兵至	信君
		齊王田儋始沛公初起
		舊狄人諸田
		宗彊從弟榮
		韓廣爲趙魏王咎始
		略地至燕咎在陳不
		自立爲燕得歸國

戲賄而聘	弟橫僞之起	王始
嬰聞涉王	殺狄令自王	
卽殺蘧	索隱至二	

世二年六  
月壬申殺  
僖

二月	三月	二月	二月	二月
二年十月四月 諫葛嬰			擊胡陵方輿 稜泰監軍	

十一月	五月	三月	四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	----	----	----	----	----	----	----

周文死

李夏投武臣  
張耳陳修走

紇泥水兵也  
薛西周市東  
略地豐沛間

市者不背曰  
必立魏咎云

乾隆四年校刊

應月二云表漢	城彭都	三二	也月四漢月此至元改上霸至月十祖高月一云故正元非以月一編
	都江都	二二	
	都江都	二二	
	陵江都	二二	
	六都	二二	
	國襄都	二二	
	伐都八十	二二	
	溜陽都	二二	
	溜陽都	二二	
墨卽都一	十	二二	
鄭南都	月	三三	
	丘廢都	二二	
	陽樸都	二二	
	奴高都	二二	
	劃都	二二	
終無都二	十	三三	
又漢從後	陽平都	二二	
	歌朝都	二二	
氏姚	三	二二	
	陽洛都	二二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端月	十二月
		三月	二月	楚王景駒五月	陳涉莊
	梁擊拔景		軍	給秦湯立	
	駒秦嘉達		嘉爲上將	之	
	八薛兵十		屬	秦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趙王歇始五月	四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張耳陳餘	
				漢景駒以灌沛公聞景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自立之	四月
				自王不請我	以韓彭魏沛
				秦	公連武豐不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誅慶	能下
	沛公知薛兒	攻拔下邑遂	攻下得收	五月	四月
	項梁謀益沛	擊豐豐不投	得兵六千	沛公聞景	以韓彭魏沛
	公卒五十登	聞項兵衆	與故凡九	王在留	公連武豐不
	秦魏	往請擊豐	千人	征從與擊	能下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秦軍楊西	四月
					立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臨濟急周			董郡已破	晉自陳羣
	市如齊楚			涉圖號沛	
九月	請教				

紀年表

用表

六



月二稱時同王八十月之國都始王侯諸云劭

也豹殺苛閏年四漢之虜信韓叛

廢城彭至成與羽項云紀高又別區細不命所羽項並王八十云此封國七十與不立所梁項是成韓云

[illegible]





王爲先並人五成韓豹魏廣韓九十王齊爲前之市東膠其月九十二云故月三之伐王徙今月六十

[illegible]

史記卷十六



[illegible]

大業

都南河爲

10

\_\_\_\_\_

\_\_\_\_\_

\_\_\_\_\_

七月	七月	七月	七月	四月	七月	三月	七月	七月	七月	七月	三月	八月
----	----	----	----	----	----	----	----	----	----	----	----	----

七





楚	衡山	臨江	齊	漢	燕	韓
二十八月	二十八月	二十八月	二十八月	二十八月	二十八月	二十八月
二十九月	二十九月	二十九月	二十九月	二十九月	二十九月	二十九月
三十月	三十月	三十月	三十月	三十月	三十月	三十月
三十一月	三十一月	三十一月	三十一月	三十一月	三十一月	三十一月
三十二月	三十二月	三十二月	三十二月	三十二月	三十二月	三十二月
三十三月	三十三月	三十三月	三十三月	三十三月	三十三月	三十三月
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
三十五月	三十五月	三十五月	三十五月	三十五月	三十五月	三十五月
三十六月	三十六月	三十六月	三十六月	三十六月	三十六月	三十六月
三十七月	三十七月	三十七月	三十七月	三十七月	三十七月	三十七月
三十八月	三十八月	三十八月	三十八月	三十八月	三十八月	三十八月
三十九月	三十九月	三十九月	三十九月	三十九月	三十九月	三十九月











史記卷十七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漢典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王其應劭云雖名為侯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

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 按漢書封國八百同姓五十餘顧氏據左

國十有五人姬姓 是也 地土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疆

國典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 王非德不純一形勢弱也 漢興序二等 韋昭曰漢封功高

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 集解徐廣曰一云非有功上所置 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

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 集解徐廣曰齊楚荆淮南燕趙梁代淮陽宋魯日有十國者以長沙異姓故言九國也 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

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 集解徐廣曰穀水在沛 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

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

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 集解京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

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伏邪臣計謀為淫亂 集解伏音奢

於邪臣之謀計故爾雅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

恩分子弟國邑 集解按武帝用主父偃 故齊分為七 集解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 趙分為六 集解徐廣曰河間

梁分為五 集解徐廣曰濟陰 淮南分三 集解徐廣曰 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七

年表



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肥子封年六信韓封年四隱素齊

也	薄子兄封國吳立年其殺所布英爲賈年一十賈劉封年六	<b>荆南燕趙</b>	
	長子立謀反年一十布英封年四		<b>絲</b>
也	建子封年二十叔匄亡年一十綽盧封年五		<b>綽</b>
貴如子立年九侯平宣爲廢年八立教子年明慶年其耳張封年四		<b>張</b>	

梁 索 五 年 封 彭 越 一 年 反 誅 二十 年 立 子 恢

暹代長	陽沙	崇禎二年	封年一十	封信茂	友年五	後降年六	年二旬	為奴成	郡一王	高立為	元子立	年恒長	復國	封惠	帝	子	暹
-----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乾隆四年癸卯

四	三		城彭都
信王初			苗臨都
乙月十			吳都 春都 鄭都
張王初			陽淮都
三	二	孫王韓故信徒知年五麗帝高表及紀本日廣徐	陳都 初月一十

年	元	朔	元	六	五	四	朝來
元	注	元	義	十	十	十	三
年	元	年	安	十	一	十	三
六	十	六	二	五	四	十	卒
朝來	四	六	四	三	朝來	年	三
七	十	二	二	年	五	四	三
一	十	三	三	元	五	四	三
六	十	三	三	建	四	三	二
七	十	三	三	王	五	四	三
四	十	三	三	靖	五	四	三
八	十	三	三	王	五	四	三
除國殺自行獸禽坐	十	三	三	三	五	四	三
七	十	三	三	七	五	四	三
七	十	三	三	年	五	四	三
八	十	三	三	元	五	四	三
七	十	三	三	不	五	四	三
七	十	三	三	王	五	四	三
八	十	三	三	恭	五	四	三
七	十	三	三	八	五	四	三
七	十	三	三	十	五	四	三
五	十	三	三	十	五	四	三
年元廣王度	十	三	三	十	五	四	三
七	十	三	三	十	五	四	三
四	十	三	三	十	五	四	三
二	十	三	三	十	五	四	三
二	十	三	三	十	五	四	三
四	十	三	三	十	五	四	三





一十六	十五	九四	八三
朝來	朝來	朝來	
六	五	四	三
六十七	五十六	四十五	三十四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元恆王初壬子丙月三	謀反朝來	元意如王隱王初	子祖高意如年元意如王隱王初
元友王初寅丙月三			
元恆王初壬子丙月六	朝來	四四	三三
二八	年元狩	元七	六六
朝來	除國殺百反	二	一
三十三	二	二	二
九十三	八	八	七
四十八	三七	三七	二六
郡陵黃為除國殺自反	郡安六為殺自反	三	二
王初壬子云一日廣徐	郡安六為殺自反	三	二
五十六	朝來	四	三
四十六	三	五	二
五十六	四	五	三
四十二	三	二	二
朝來	一	七	十六





[illegible]

二十	年元鼎三十	元十	
三十		三十	子帝武年元閔王懷王初年
四十	六	四十	五
五十	九	五十	八
六十		六十	子帝武年元膏王初
七十		七十	刺曰親無侵暴法誅子帝武年元旦王荆王初
八十	朝來	八十	九
九十	一	九十	八
一百		一百	朝來九
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	八
一百二十	郡河大爲國庸上遷人殺攻剽	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	
二百		二百	

年表

四





七  
朝來

四十四  
五

五十五  
六

—  
—  
—  
—  
—

十

1. *Chlorophyll a*  
 2. *Chlorophyll b*  
 3. *Chlorophyll c*  
 4. *Chlorophyll d*  
 5. *Chlorophyll e*  
 6. *Chlorophyll f*  
 7. *Chlorophyll g*  
 8. *Chlorophyll h*  
 9. *Chlorophyll i*  
 10. *Chlorophyll j*  
 11. *Chlorophyll k*  
 12. *Chlorophyll l*  
 13. *Chlorophyll m*  
 14. *Chlorophyll n*  
 15. *Chlorophyll o*  
 16. *Chlorophyll p*  
 17. *Chlorophyll q*  
 18. *Chlorophyll r*  
 19. *Chlorophyll s*  
 20. *Chlorophyll t*  
 21. *Chlorophyll u*  
 22. *Chlorophyll v*  
 23. *Chlorophyll w*  
 24. *Chlorophyll x*  
 25. *Chlorophyll y*  
 26. *Chlorophyll z*  
 27. *Chlorophyll aa*  
 28. *Chlorophyll ab*  
 29. *Chlorophyll ac*  
 30. *Chlorophyll ad*  
 31. *Chlorophyll ae*  
 32. *Chlorophyll af*  
 33. *Chlorophyll ag*  
 34. *Chlorophyll ah*  
 35. *Chlorophyll ai*  
 36. *Chlorophyll aj*  
 37. *Chlorophyll ak*  
 38. *Chlorophyll al*  
 39. *Chlorophyll am*  
 40. *Chlorophyll an*  
 41. *Chlorophyll ao*  
 42. *Chlorophyll ap*  
 43. *Chlorophyll aq*  
 44. *Chlorophyll ar*  
 45. *Chlorophyll as*  
 46. *Chlorophyll at*  
 47. *Chlorophyll au*  
 48. *Chlorophyll av*  
 49. *Chlorophyll aw*  
 50. *Chlorophyll ax*  
 51. *Chlorophyll ay*  
 52. *Chlorophyll az*  
 53. *Chlorophyll aza*  
 54. *Chlorophyll abz*  
 55. *Chlorophyll aca*  
 56. *Chlorophyll acb*  
 57. *Chlorophyll acc*  
 58. *Chlorophyll acd*  
 59. *Chlorophyll ace*  
 60. *Chlorophyll acf*  
 61. *Chlorophyll acg*  
 62. *Chlorophyll ach*  
 63. *Chlorophyll aci*  
 64. *Chlorophyll acj*  
 65. *Chlorophyll ack*  
 66. *Chlorophyll acl*  
 67. *Chlorophyll acm*  
 68. *Chlorophyll acn*  
 69. *Chlorophyll aco*  
 70. *Chlorophyll acp*  
 71. *Chlorophyll acq*  
 72. *Chlorophyll acr*  
 73. *Chlorophyll acs*  
 74. *Chlorophyll act*  
 75. *Chlorophyll acu*  
 76. *Chlorophyll acv*  
 77. *Chlorophyll acw*  
 78. *Chlorophyll acx*  
 79. *Chlorophyll acy*  
 80. *Chlorophyll acz*  
 81. *Chlorophyll azaa*  
 82. *Chlorophyll abzab*  
 83. *Chlorophyll acaab*  
 84. *Chlorophyll acbab*  
 85. *Chlorophyll accab*  
 86. *Chlorophyll acdab*  
 87. *Chlorophyll aceab*  
 88. *Chlorophyll acfab*  
 89. *Chlorophyll acgab*  
 90. *Chlorophyll achab*  
 91. *Chlorophyll aciab*  
 92. *Chlorophyll acjab*  
 93. *Chlorophyll ackab*  
 94. *Chlorophyll aclab*  
 95. *Chlorophyll acmab*  
 96. *Chlorophyll acnab*  
 97. *Chlorophyll acoab*  
 98. *Chlorophyll acpab*  
 99. *Chlorophyll acqab*  
 100. *Chlorophyll acrab*  
 101. *Chlorophyll acsab*  
 102. *Chlorophyll actab*  
 103. *Chlorophyll acub*  
 104. *Chlorophyll acvab*  
 105. *Chlorophyll acwab*  
 106. *Chlorophyll acxab*  
 107. *Chlorophyll acyab*  
 108. *Chlorophyll aczab*  
 109. *Chlorophyll azaab*  
 110. *Chlorophyll abzab*  
 111. *Chlorophyll acaab*  
 112. *Chlorophyll acbab*  
 113. *Chlorophyll accab*  
 114. *Chlorophyll acdab*  
 115. *Chlorophyll aceab*  
 116. *Chlorophyll acfab*  
 117. *Chlorophyll acgab*  
 118. *Chlorophyll achab*  
 119. *Chlorophyll aciab*  
 120. *Chlorophyll acjab*  
 121. *Chlorophyll ackab*  
 122. *Chlorophyll aclab*  
 123. *Chlorophyll acmab*  
 124. *Chlorophyll acnab*  
 125. *Chlorophyll acoab*  
 126. *Chlorophyll acpab*  
 127. *Chlorophyll acqab*  
 128. *Chlorophyll acrab*  
 129. *Chlorophyll acsab*  
 130. *Chlorophyll actab*  
 131. *Chlorophyll acub*  
 132. *Chlorophyll acvab*  
 133. *Chlorophyll acwab*  
 134. *Chlorophyll acxab*  
 135. *Chlorophyll acyab*  
 136. *Chlorophyll aczab*  
 137. *Chlorophyll azaab*  
 138. *Chlorophyll abzab*  
 139. *Chlorophyll acaab*  
 140. *Chlorophyll acbab*  
 141. *Chlorophyll accab*  
 142. *Chlorophyll acdab*  
 143. *Chlorophyll aceab*  
 144. *Chlorophyll acfab*  
 145. *Chlorophyll acgab*  
 146. *Chlorophyll achab*  
 147. *Chlorophyll aciab*  
 148. *Chlorophyll acjab*  
 149. *Chlorophyll ackab*  
 150. *Chlorophyll aclab*  
 151. *Chlorophyll acmab*  
 152. *Chlorophyll acnab*  
 153. *Chlorophyll acoab*  
 154. *Chlorophyll acpab*  
 155. *Chlorophyll acqab*  
 156. *Chlorophyll acrab*  
 157. *Chlorophyll acsab*  
 158. *Chlorophyll actab*  
 159. *Chlorophyll acub*  
 160. *Chlorophyll acvab*  
 161. *Chlorophyll acwab*  
 162. *Chlorophyll acxab*  
 163. *Chlorophyll acyab*  
 164. *Chlorophyll aczab*  
 165. *Chlorophyll azaab*  
 166. *Chlorophyll abzab*  
 167. *Chlorophyll acaab*  
 168. *Chlorophyll acbab*  
 169. *Chlorophyll accab*  
 170. *Chlorophyll acdab*  
 171. *Chlorophyll aceab*  
 172. *Chlorophyll acfab*  
 173. *Chlorophyll acgab*  
 174. *Chlorophyll achab*  
 175. *Chlorophyll aciab*  
 176. *Chlorophyll acjab*  
 177. *Chlorophyll ackab*  
 178. *Chlorophyll aclab*  
 179. *Chlorophyll acmab*  
 180. *Chlorophyll acnab*  
 181. *Chlorophyll acoab*  
 182. *Chlorophyll acpab*  
 183. *Chlorophyll acqab*  
 184. *Chlorophyll acrab*  
 185. *Chlorophyll acsab*  
 186. *Chlorophyll actab*  
 187. *Chlorophyll acub*  
 188. *Chlorophyll acvab*  
 189. *Chlorophyll acwab*  
 190. *Chlorophyll acxab*  
 191. *Chlorophyll acyab*  
 192. *Chlorophyll aczab*  
 193. *Chlorophyll azaab*  
 194. *Chlorophyll abzab*  
 195. *Chlorophyll acaab*  
 196. *Chlorophyll acbab*  
 197. *Chlorophyll accab*  
 198. *Chlorophyll acdab*  
 199. *Chlorophyll aceab*  
 200. *Chlorophyll acfab*  
 201. *Chlorophyll ac*

十  
十  
十  
十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  
 32. *... ..*  
 33. *... ..*  
 34. *... ..*  
 35. *... ..*  
 36. *... ..*  
 37. *... ..*  
 38. *... ..*  
 39. *... ..*  
 40. *... ..*  
 41. *... ..*  
 42. *... ..*  
 43. *... ..*  
 44. *... ..*  
 45. *... ..*  
 46. *... ..*  
 47. *... ..*  
 48. *... ..*  
 49. *... ..*  
 50. *... ..*  
 51. *... ..*  
 52. *... ..*  
 53. *... ..*  
 54. *... ..*  
 55. *... ..*  
 56. *... ..*  
 57. *... ..*  
 58. *... ..*  
 59. *... ..*  
 60. *... ..*  
 61. *... ..*  
 62. *... ..*  
 63. *... ..*  
 64. *... ..*  
 65. *... ..*  
 66. *... ..*  
 67. *... ..*  
 68. *... ..*  
 69. *... ..*  
 70. *... ..*  
 71. *... ..*  
 72. *... ..*  
 73. *... ..*  
 74. *... ..*  
 75. *... ..*  
 76. *... ..*  
 77. *... ..*  
 78. *... ..*  
 79. *... ..*  
 80. *... ..*  
 81. *... ..*  
 82. *... ..*  
 83. *... ..*  
 84. *... ..*  
 85. *... ..*  
 86. *... ..*  
 87. *... ..*  
 88. *... ..*  
 89. *... ..*  
 90. *... ..*  
 91. *... ..*  
 92. *... ..*  
 93. *... ..*  
 94. *... ..*  
 95. *... ..*  
 96. *... ..*  
 97. *... ..*  
 98. *... ..*  
 99. *... ..*  
 100. *... ..*

月五  
十

一

昭薄封以帝女後內河在縣軹反是章音軹隱侯軹故子帝惠朝年元朝王初辰丙月五

一  
朝來

四十一

—

四  
五  
十  
四

子王憲

五三十二六六四

七

十

八

十一來朝

十四

八十

1. ☐ **முதுகை**  
 2. ☐ **முதுகை**  
 3. ☐ **முதுகை**

六四十三七七四

九  
十

79

朝來一

六四

十

四

四

五

朝來  
王哀

朝來  
王哀

主康

六年元

六十三 朝來  
作書漢康曰政意變好法 卷云該蕭昭索 年元修昆王康 亮年即年元昌王哀

—

十

五

六

八十

七十

乾隆四年校刊

地巴參

平表

五



七 一十 七 八	七 二 七 八	六 二 六 七	九
營故年元澤王	國邪琅置初		
五 六 五 四	十 十 十 十	四 五 四 三	三 四 三 二
絕 死幽			朝來
四 十	三十	五	四
王徙六			
王徙連呂二	沛在名縣出所水汶文音交	嘉初十五	無四
六 十 六			
朝來一十	二 六 二 五	年元封 九	元五十四八八四
年元武王惠 四十四	九 四	郡為除國後無 二	上十一二
除國後無堯 七	子之光辟王南 六	五	六十七
八 十 四 六 二 四 二 六 二	七 八 四 八	六 七 三 七	名修見
朝來五十九			
一十二	十二	九	

八 二 十				九				二				海北縣名縣陵魯陵年陵			
六 十				七				陽山陽縣陵胡除國誅侯平東故子王肅年元通呂王初丑辛月十				陽山陽縣陵胡除國誅侯平東故子王肅年元通呂王初丑辛月十			
郡為除國誅子非				郡為誅罪有				年元產呂王毅自起				子帝嘉年元太王巳丁月七梁			
三 七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六 十				七				年元通王戴				年元通王戴			
二 十				二											



	年元	文孝 三十二	九
	年元鄂王亮		侯馬廢
	年元則王文		臺十
項屬名縣盧朱	侯盧朱故子王惠悼章年元華王景卯乙月二		郡陽成置初
東屬縣中東	侯辛東故子王惠悼居興年元居興王卯乙月二		北清置初
	郡為除國		燕徙三
	八十九		七十
	堯王欽為是	年元燕徙漢王祁瑗戊戌月十	國梁
	子王幽趙彊辟年元彊時王文王初卯乙月二	子王幽年元遂王趙戊戌月十	成樂都蘭河為分
	子帝文參年元參王初卯乙月二		陽晉都原太置初
	子帝支勝年元勝王懷王初卯乙月二		國梁置後
	子帝文武年元武		除國誅武
	王初卯乙月二		帝文為八
	九		十八

[illegible]

郭業

三二

三二

十二  
王康  
三二

三二

復  
二  
王靖

四二

三二

九  
十  
王嘉

三二

國  
陽  
王著

三二

三二

十二  
三  
四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十  
一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王  
代  
王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王  
代  
王

年元

年二

年三

年四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十

年十一

年十二

年十三

年十四

年十五

年十六

年十七

年十八

年十九

年二十

年二十一

年二十二

年二十三

年二十四

年二十五

年二十六

年二十七

年二十八

年二十九

年三十

年三十一

年三十二

年三十三

年三十四

年三十五

年三十六

年三十七

年三十八

年三十九

年四十

年四十一

年四十二

年四十三

年四十四

年四十五

年四十六

年四十七

年四十八

年四十九

年五十

年五十一

年五十二

年五十三

年五十四

年五十五

年五十六

年五十七

年五十八

年五十九

年六十

年六十一

年六十二

年六十三

年六十四

年六十五

年六十六

年六十七

年六十八

年六十九

年七十

年七十一

年七十二

年七十三

年七十四

年七十五

年七十六

年七十七

年七十八

年七十九

年八十

年八十一

年八十二

年八十三

年八十四

年八十五

年八十六

年八十七

年八十八

年八十九

年九十

年九十一

年九十二

年九十三

年九十四

年九十五

年九十六

年九十七

年九十八

年九十九

年一百

年一百一

年一百二

年一百三

年一百四

年一百五

年一百六

年一百七

年一百八

年一百九

年二百

年二百一

年二百二

年二百三

年二百四

年二百五

年二百六

年二百七

年二百八

年二百九

年三百

年三百一

年三百二

年三百三

年三百四

年三百五

年三百六

年三百七

年三百八

年三百九

年四百

年四百一

年四百二

年四百三

年四百四

年四百五

年四百六

年四百七

年四百八

年四百九

年五百

年五百一

年五百二

年五百三

年五百四

年五百五

年五百六

年五百七

年五百八

年五百九

年六百

年六百一

年六百二

年六百三

年六百四

年六百五

年六百六

年六百七

年六百八

年六百九

年七百

年七百一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七

年表

七

七

史記卷十七考證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臣按此表格數既多年代又遠邦國分併又屢更且集解索隱正義參雜其間一字一行連篇累牘使閱者心惜目迷業未半而思去其間是否難定今將訛字之顯者改正仍將舊本刻於前而別為考定表文於後以便參觀其集解等注已經見前故不著也

高帝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楚  
彭越  
張敖  
齊  
都臨淄  
荆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定陶  
淮陽  
都淮陽  
代  
都代  
長沙  
都臨湘



一十六	十五	九四	八三	七二	
十八 淮徒	九七	八六 朝來	七五 朝來	六四	
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三 郡為雍死蜀遷道無王
九十十 一	八十九	七九八	六八七 朝來 朝來	五七六 朝來	
十 朝來	九	八	七	六 朝來	
十十九 朝來 朝來	九九八 朝來	八八七 朝來	七七六	六六五 朝來 朝來	

[illegible]

五 十	四 十九	三 十八 <small>朝來</small>	二 十七	
山衛置初 無堯四 國陽城置復 國北濟置復 國南濟為分 劇都川苗為分 宛西膠為分 卽東膠為分 一十 陽徙四 朝來五十 堯年福王哀 二十	三十	二十	十一 <small>朝來</small>	齊屬郡爲南
八 十二 <small>年元南淮徙善王陽城</small>	九 十三 <small>朝來</small>	二 十五 <small>朝來</small>	七	
國江廬置初	三十	二十	十一 <small>朝來</small>	後無堯
四 十三	三 十二	二 十一	一 十	都爲梁徙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雲年元  
無光

1. The first step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Thi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and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task.

楚魯  
衡山  
齊陽  
城濟  
北川  
西東  
都南  
燕趙  
河廣  
川中  
山清  
河常  
梁濟  
東濟  
陽山  
代長  
沙

六	六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七	五
五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八  
六  
七  
七

九  
七  
八  
子





六十七十三八

二十五十二八十五十四三

五十五五十八

三十一

一十二一

五十五五十八

後八十十

二十六十二九十六十五三

三十三三十三

元元

十二二十一

三十三三十三

年元

朝來二

二二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朝來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年五

年六

年七

年八

年九

乾隆四年庚申

乾隆四年庚申

乾隆四年庚申

乾隆四年庚申

乾隆四年庚申





五十九

六

郡爲除國後

季實與名法諡子王惠川廣德縣令終日諡死病罪有丑乙年元和征以年五十四立齊日實諡

乾鑿河手變門

史記卷十七

手表

史記卷十七考證

十二

[illegible]





史記卷十八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蕭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

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石也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

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

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按下文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受封天下

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言十分之二三在耳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

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倍其初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

百年之間見侯五言周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鄭終根陽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競

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言居今之代志識古之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

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親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言觀今人臣所以得

者亦由驕淫是言見在興廢亦當代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

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羊裘

[illegible]









曲逆  
縣名以故楚都十二年  
屬中牟初從修申獻  
遷為都尉  
山章中尉出六侯陳  
帝改等計定天年元  
日蕭平侯五十年  
陰戶

其五年  
左丞相

其元年  
徙為右丞  
丞相後侯  
二  
二十九  
四  
十二  
年元何

侯年五  
除國市棄妻人略坐何侯年五光元

武原

漢四年以  
從將軍初  
陳縣布  
功侯二千  
八百戶  
比高陵

年元肱衛侯請未

侯共年四  
年元寄

四八

三十三

三十三

不侯年四  
害不年二後  
除國律過暮坐

九十二

堂邑

以自定東  
陽為將屬六年  
項梁為楚十二  
莊國四歲月甲  
縣名項羽死屬甲安  
漢定豫章  
浙江都折七  
淮陽自立為王侯陳  
壯息侯千嬰元  
八百戶復年  
相楚元年  
王十一年

七

侯恭年五  
年元祿

侯夷年三  
年元午

元光元  
侯須年  
元鼎  
元元  
侯須年  
長公母  
主卒  
未除  
年元須季  
兄弟  
爭財  
自殺  
國除

七十六

唐

志國表  
作歷歷  
華在信  
都劉氏  
依字讀以趙衛將  
言天下軍漢王三  
地名多年從起盧  
奴擊項羽  
放舍下為  
既無定將軍攻賊侯  
雖但依素有功侯  
字是不千戶  
決之詞  
地之興  
邑並無  
唐誤也

年元黑程侯

七

侯孝年三  
年元釐

年元元後  
年元寬侯

除國罪有寬年元元中

九十二

[illegible]



留

以版將從  
起下却以六年  
韓申徒下正月  
韓國言上丙午  
雲張旗志泰文成

王惠降解七  
王三項羽七  
今在之即為漢侯張  
彭城王請漢中良元  
地常計謀年  
平天下侯  
萬戶

射

兵初起與  
請侯共整  
縣名今尹漢王  
易與項羽有  
射陽項伯解  
進射難以破子  
實一作羽繼書有  
侯功射陽

六年正月  
丙午  
侯項  
年賜  
七姓劉  
伯也

七

三年侯繼卒  
二  
難子嗣  
有罪  
除國

三年不  
疑元

六四

五年侯坐  
與門  
謀殺  
大夫  
故楚  
內史  
當死  
廣為  
城旦  
除

六十二

清

以督將初  
清起從入漢  
項羽代侯  
戶比彭侯千

八年三月  
侯簡

徐廣  
日一  
空頂  
作侯  
室七  
中室  
姓見  
風俗  
年元

猗氏

以舍人從  
起豐人漢  
項羽侯三  
千四百戶  
東馬河

八年三月  
侯敬  
陳道  
元年  
迷道音

七年靖侯  
元交

六

一八

八

八年康侯  
元解

七

十六十六

元年  
三狩  
年四  
生侯  
廿七  
一七  
十一  
除國金耐坐

五十

三年侯項差元年元亮無後除國





絳

漢名三秦食邑兩千  
起沛至霸六年  
以中渭後  
上為侯定正月  
為將軍人  
漢定關西七  
水東海八元  
千一百戶

七

八

其為元  
右十二元後  
相三年封  
年七尉太為年三其  
尉太為年元後  
年元堅侯恭子  
年元德建  
除國金封坐德  
年元德建  
侯年五朔元  
建侯年五鼎元

四

舞陽

縣名漢定三秦  
沛從至霸月  
上為侯入丙  
為將軍人  
項籍再益  
執驍信侯  
五千戶  
年元噲樊侯

七

其年七

元侯年七

八

族諱氏呂坐

年元人市侯荒子噲樊封年元

二十三

年元廣

六

除國子人市侯荒子廣侯年五元中

五

甯

漢名以合人從  
起陽入漢  
以都尉擊  
藏茶功侯  
南郡千戶  
年元選

七

八

十五年  
年元連侯

年元指

三

除國罪有界國出坐指侯年四

七十八

昌

縣名漢定三秦  
沛從至霸月  
上為侯入丙  
為將軍人  
項籍再益  
執驍信侯  
五千戶  
年元卿盧侯

五

年元卿盧侯

七

八

十四年  
年元通

九

除國反通侯年二

百九











陽夏縣名起前元正卒五百八人  
 以特將將軍六  
 趙相以十年  
 國將  
 代漢  
 便召  
 神龜  
 反以  
 其兵  
 與王  
 黃等  
 自代  
 為燕  
 漢殺  
 丘

隆慮縣名起前元正卒五百八人  
 以特將將軍六  
 趙相以十年  
 國將  
 代漢  
 便召  
 神龜  
 反以  
 其兵  
 與王  
 黃等  
 自代  
 為燕  
 漢殺  
 丘

陸梁縣名起前元正卒五百八人  
 以特將將軍六  
 趙相以十年  
 國將  
 代漢  
 便召  
 神龜  
 反以  
 其兵  
 與王  
 黃等  
 自代  
 為燕  
 漢殺  
 丘

高京縣名起前元正卒五百八人  
 以特將將軍六  
 趙相以十年  
 國將  
 代漢  
 便召  
 神龜  
 反以  
 其兵  
 與王  
 黃等  
 自代  
 為燕  
 漢殺  
 丘

十八年  
 侯康年三後  
 侯年元  
 年元再  
 年元忌慶  
 除國金附坐  
 侯年五元

七年  
 侯康年三後  
 侯年元  
 年元再  
 年元忌慶  
 除國金附坐  
 侯年五元

二十八年  
 侯康年三後  
 侯年元  
 年元再  
 年元忌慶  
 除國金附坐  
 侯年五元

二十八年  
 侯康年三後  
 侯年元  
 年元再  
 年元忌慶  
 除國金附坐  
 侯年五元

<p>新陽 初後功比七 信豐堂邑侯千朝侯 名馬戶 汝南 元</p> <p>作陽以漢五年 漢去 六年 正月 壬子</p>	<p>陽都 武王毅龍七 郡 臣侯七千復 八百戶 年</p> <p>以趙將從六 起都至勤年 上為樓煩正 將軍漢定月 漢志三秦別降戊 明帝王屬悼申 善地大司馬從敬 道記刻軍葉拜侯 屬都為將軍忠 臣侯七千復 八百戶 年</p>
<p>三 年元世 四 侯項年四</p>	<p>伏音復 七</p>
<p>四 八</p>	<p>五 年元寤 侯越年六</p>
<p>六 年元義 年元 義它 年元 善 年元 善 年元 善</p>	<p>三 九 元 十四 安侯年十</p>
<p>五 年元善 年元 善 年元 善</p>	<p>除國昇有咸安侯年二</p>
<p>七 年元善 年元 善 年元 善</p>	<p>除國昇有咸安侯年二</p>
<p>七 年元善 年元 善 年元 善</p>	<p>十七</p>
<p>宣平 侯放放臣歸漢漢侯 耳子慶定趙為王張 平錢範卒子教嗣教 時耳已其臣賈高元 萬故也不善廢為年</p> <p>兵初起張 耳謀秦為九 漢秦我相合諸侯年 南宮侯兵鉅鹿被四 張耳此秦定趙為月 作宣平常山王陳武 餘反基耳 葉國與大 四</p>	<p>離 元鄧成四月 年弱寅年</p> <p>是沙雲旁大帝國漢者侯絕 所將錫占夫時漢者侯起 起兵以驗潛光表成亦楚 也侯長日堪藏成亦楚</p> <p>三 年元種 侯年四</p>
<p>六 年元善 年元 善 年元 善</p>	<p>四 六</p>
<p>信 除國王魯為偃子墓 侯官南為王魯故以年九 年元歇侯哀年六十</p>	<p>論失皆除國後無蓋種侯年七</p>
<p>七 年元善 年元 善 年元 善</p>	<p>三 年元種 侯年四</p>
<p>七 年元善 年元 善 年元 善</p>	<p>三 年元種 侯年四</p>
<p>七 年元善 年元 善 年元 善</p>	<p>三 年元種 侯年四</p>





<p>貫</p> <p>反時夜音世百戶功比呂</p> <p>日克莊</p> <p>年元山方</p> <p>五七</p>	<p>武彊</p> <p>侯</p> <p>年元</p> <p>七</p>	<p>都昌</p> <p>侯</p> <p>年元</p> <p>七</p>
<p>八</p> <p>年元赤</p> <p>年元遺侯</p> <p>士</p> <p>十二</p> <p>十六</p>	<p>六</p> <p>年元</p> <p>二</p> <p>二十七</p> <p>六十六</p>	<p>八</p> <p>年元</p> <p>七</p> <p>七</p> <p>七</p> <p>五</p>
<p>十六</p> <p>年元</p> <p>十八</p> <p>三十六</p>	<p>二十五</p> <p>年元</p> <p>三十三</p>	<p>二十三</p> <p>年元</p>
<p>愼陽</p> <p>侯</p> <p>年元</p> <p>說樂侯寅</p> <p>二</p>	<p>沛</p> <p>侯</p> <p>年元</p> <p>二</p>	<p>侯</p> <p>年元</p> <p>二</p>
<p>七</p> <p>八</p>		
<p>三十三</p> <p>年元之願侯</p> <p>二</p> <p>四</p> <p>年元之賈</p> <p>侯</p> <p>年元</p> <p>五</p>		





**河陽**  
縣名以二隊將庚子  
入漢擊項羽  
羽將處功侯莊侯  
內以五相定陳濟  
齊地元年

七

八

年元信三侯年元

除國侯奪月六過責八債不坐信侯年四

二十九

**曲城**  
縣志為縣將子  
上為縣將子  
入漢定武七  
關表泰以郡尉  
陳下功侯  
將軍擊燕元  
代拔之年  
亦侯曰伍垣捷恭國武漢法又東縣也收封  
議項夜大故封侯子日漢滅秦屬侯封

七

八

年元捷絕八侯年元

年元捷侯恭封復年三元後

絕罪有

年元捷侯恭封復年三元後

年元恭侯年二元建

為不汝餘赤時用側錄用民守南為柔侯三年元  
賦用兩百御國除為賦

五十八

**營陵**  
縣名擊陳稱得侯  
羽以將軍年  
王黃為侯  
與高祖就二  
海屬劉氏世劉  
二千戶

七

五

除國王和琅為澤侯年六

**江邑**  
縣志為御史周年十一  
奇計從御月辛  
史大夫周  
開漢志而伐陳稱未侯  
戶功侯六百趙竟  
元年

七

除國罪有姦侯年元

**長脩**  
縣名從出關以  
內史擊諸  
侯功比須  
東屬河昌侯以須  
九百戶  
格杜云一年元佑杜侯二年辰丙月正年一十

侯平信日大位按

年元中侯懷年三

五八

年元喜侯年五

絕平陽

年元夫相侯封復年五中

五三

國谷出令不擅舞當無可樂常為夫侯四年封  
除關函關如縣人鄭

二百八

八十八





<p>魏其</p> <p>縣名入漢為周丁亥 信侯定三 縣東城侯周定 元年</p>	<p>柳丘</p> <p>縣名起蔣以二六月 定三泰以 都尉破項七 縣東城侯周定 元年</p>	<p>故市</p> <p>縣名起入漢為未 河上守達 為假相登三 項功此平 南戶功此平 定侯</p> <p>年元界澤 年元害毋</p>
七	七	四七
四 年元開侯年五	四 年元國安侯定年五	八
四 二十三	四 二十三	十九 四
除國反間侯年三前	年元成嘉 侯敬年四 除國罪有嗣貞侯年元元後	年元曠侯 兼年四後 嗣較侯 年五景孝
四十四	三十九	十三 十八 五十五 除國金耐坐較侯年五屬元
<p>臨轅</p> <p>縣名起從 初起從 守縣以都尉 百中尉侯五</p>		<p>須昌</p> <p>縣名起漢中 王元年初 起漢中 軍塞陳陽年二 上計款月二 還衛言從 他道道通 鄭東後為河間 年陳縣反侯趙 除都尉相衛元 如功侯千 四百戶</p>
年元臨威侯堅	年元臨威侯堅	年元臨威侯堅
四 三六	四 三六	七 八
年元忠 侯共年四	年元忠 侯共年四	年元忠 侯共年四
年元賢侯 年四元建	年元賢侯 年四元建	年元賢侯 年四元建
除國金耐坐 賢侯年五屬元	除國金耐坐 賢侯年五屬元	除國金耐坐 賢侯年五屬元
百十六	百十六	百七



七十

<p>任侯 屬燕代 平為東 軍將元</p> <p>起東垣 七年</p> <p>以將都尉 侯</p> <p>年六</p>	<p>故城 父屬守 沛郡北 二千戶</p> <p>擊諸侯 右丞相 七年</p> <p>兵初起 漢表揚 作城漢 將軍</p> <p>年六</p>	<p>魯 賜侯 比舞陽 八百戶 侯</p> <p>入漢以 將軍</p> <p>以舍人 起沛至 咸陽</p> <p>年六</p>
七	二	七
年元方	開侯年三	
二	五	四
侯內關為侯方侯年三		除國後無侯母年五
三		
侯起		
年		
七	二十六	七
戴	戴	汾
縣故置 城在戶 改考侯 年元	名戴 再應以 勳云沛 漢城門 太公侯 年元	縣名千 陽年從 夏項功 侯
年元	年元	年元
者姓見祿	非反	二
七	七	七
年元	侯共年三	年元
年元	侯夷年八	年元
年元	侯共年三	年元
年元	侯共年三	年元
年元	侯共年三	年元
年元	侯共年三	年元
年元	侯共年三	年元
年元	侯共年三	年元
年元	侯共年三	年元
年元	侯共年三	年元



棘丘

漢志以華唐隊六  
史前元年  
漢志從起碼破侯  
泰以治果七  
內史入漢  
棘丘以上郡守  
地勢險要面建元  
地功侯年

陰及姓失史也名裏

四

除國伍士為侯奪裏侯年四

衍

漢志以漢二年五月十一  
郡尉下卷  
九城堅守  
燕侯九百  
戶  
年  
反况肝音

七

年元山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年元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年元疑不侯二三年三元建  
除國罪論書詔挾生疑不年元朔元

百三十

阿陵

以連敘前  
元年從里六  
父以燕疏年  
入漢通定七  
三秦屬月  
武王以都廣  
縣名尉擊前功  
阿陵侯年  
漢日一云  
馬家路一云  
以東人侯  
郡字誤為寧  
主連寧年  
郡也

七

八

年元歐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年元客勝一八南四十一二十七二十七  
年元居延絕  
年元則侯年六光元  
除國全耐坐則侯年四鼎元

平州

漢志以漢四年八月十一  
國晉漢王四年侯  
書地以燕相從步  
道記千石將為尼元  
馬巴利侯千戶年  
郡  
眉名桂紹涉

七

八

年元福七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年元人  
年元童馬  
年元昧侯

除國罪去馳呵更中道馳行坐昧侯年五狩元

百十一

<div>宣曲</div> <div>國</div> <div>漢志泰使籍軍戊戌 入漢定三七月 留以騎將六年 侯六百七十義 元年</div>	<div>高苑</div> <div>縣名定三秦以備元年 侯千六百七十 元年</div>	<div>昌武</div> <div>漢志中入漢定備元年 侯千六百七十 元年</div>
七	年元得七	年元意如
八	八	二八
十 年元通	十五 年元武侯	二十三 年元成買
年元通 絕侯有	年元信侯 國李侯	年元得侯 除國市藥死內旬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div>郎</div> <div>漢志郎官 侯千六百七十 元年</div>	<div>中牟</div> <div>漢志中牟 侯千六百七十 元年</div>
七	七
八	八
十一 年元盛 年元明侯	七 年元根終
十一 年元明侯	七 年元根終
年元達侯 除國貴放官縣	年元榮侯 除國金附生
百十一	百十五



絳陽	以越將從七年 漢志起留入漢戊戌 關漢定三秦擊齊侯 藏茶侯七 百四十戶 來作從攻馬邑無 終陵及布 也	六年
七		
八		
四十六	侯恭年四 三六四 年元齊勃 年元齊侯 除國罪有界出漢侯年四前	後元四
四十八		

東茅	以舍人從 楊至霸上六年 以二隊入八月 漢志漢定三秦丙辰 項羽破破七 以都射擊 恭侯補總散侯 信爲將軍劉劍 益邑千戶 元年	六年
七		
八		
四十八	侯年三 二十三 年元吉 除國野春	後元六十
四十八		

斥丘	以舍人從 起靈以左 司馬入漢六年 以亞將攻八月 縣名籍冠散爲而辰 東郡都尉 擊破蒲武七 城爲漢中執侯 尉擊布爲周 斥丘侯千元年 戶日一云 城武	六年
七		
八		
四十六	侯恭年九 八吉三 年元龍 年元齊侯 除國金耐坐	後元六
四十八		

博陽	以卒從起十二年 豐以隊卒年十月 縣名入漢擊籍辛丑 成阜有功 爲將軍布一 侯千四百周業 城反定吳郡節侯 戶千四百周業 元年	十二年
七		
八		
五十三	侯年九 八十五十二 年元趙 除國綏一節秦漢侯年五中	
五十三		

陽義	以初從擊鍾十二年 漢王五年十二 廣日一繼昧及陳年十 作義公利幾破月主 之徒爲漢一 大夫從至 陳取韓信侯實定 漢義從擊布功常元 侯二千戶	十二年
七		
八		
五十九	侯共年七 六二六六 年元賀 除國後無花勝侯年二十	
五十九		

下相	以客從起十二年 南用兵從年十 縣名擊破齊四月乙 解軍以楚 丞相堅守一 淮軍功侯二侯冷 千戶	十二年
七		
八		
八十五	侯年三 三三三 年元慎 除國反懷侯月三年三	
八十五		

德	以代項王十二年 漢志以代項王十二月 子侯項王 吳王濞父一 關表也廣海之 在淮弟也 南 元年	十二年
七		
八		
百十七	侯年六 六三十三五十三 年元龍 除國金耐坐何侯年五鼎元	
百十七		

[illegible]



安平  
 縣名 王三年初敬候  
 從定諸侯  
 有功秋舉  
 屬承 蕭何功侯  
 二千戶  
 秋五

嘉元二年 三簡年

年元應      侯頃年八

平元	三	四年
年	二	年
	十	

三平年坐反國除

五十九

元狩 元年 坐與 淮南 王女 陵通 遺淮 南書 稱臣 盡力 棄市 國除

莊  
 作莊以楚將漢  
 王三年降  
 起臨濟以  
 鄧中舉藉  
 漢表陳穉功侯敬  
 作嚴八百戶  
 建明  
 帝諱  
 年元信借侯侯  
 年正年二十

年元班 三 侯齊年四

年元成信 三 侯年三元建

三  
千  
九  
十

除國敬不壻道神侵相丞縱常太爲坐成信侯年五狩元

建元鼎	元光元	二年	年侯	傷侯廣	五十九	侯廣宗	則宗坐	元元耐	年年金	除國
-----	-----	----	----	-----	-----	-----	-----	-----	-----	----

壯

帝諱	澄明	漢表陳豨功侯敬	作殿六百戶	起臨濟以一	王三年降丑	以楚將漢乙	日一	徐廣	作莊	大索
信	許	使	敬	一	丑	乙	月	正	年	





<p><b>高胡</b></p> <p>漢以卒從起六年 扛入漢中侯 以都尉擊 七 志定滿侯千陳大 元</p>	<p><b>厭次</b></p> <p>原後乃武功侯 屬樂陵 日漢 安書作 留入漢以 七年 六 中侯 六年</p>	<p><b>平臯</b></p> <p>項宅漢六七年 長初從 縣名 年以陽都 六 姓為劉氏 功比戴侯 彭祖五百 八十戶 元</p>	<p><b>復陽</b></p> <p>陽復音 賜邑南 伏應劭 以卒從起 甲子 十年 云在桐 羽候千戶 陳膏 元</p>
<p>七</p>	<p>七</p>	<p>四 三六</p>	<p>七 八</p>
<p>四</p>	<p>五 六</p>	<p>三十 十六</p>	<p>十 十三 十五</p>
<p>除國後無堯嗣程侯嘉年五</p>	<p>除國反謀賀侯年六</p>	<p>年元光 侯節年元</p>	<p>年元恭侯 年元勝侯 年元朝元 年元禮侯 除國子嘉非拾父坐年二符元</p>
<p>八十二</p>	<p>二十四</p>	<p>二大 百一十二</p>	<p>十一 十三 十七 十九</p>
<p><b>高梁</b></p> <p>食其兵起 以客從 侯入漢 定諸侯 使約和 侯列卒 聚侯功 死事其 侯九百 歲食其 侯九百 年</p>	<p><b>紀信</b></p> <p>以中涓 從起豐 入漢將 將軍擊 籍後攻 盧綰侯 七百倉 年</p>	<p><b>甘泉</b></p> <p>徐廣 作景以車司 拔志元年 馬漢王 陵從起 甘泉侯 關疑討 是甘侯 永漢侯 景侯</p>	<p>年元竟王侯辰 號作王表 年元搖莫一</p>
<p>七</p>	<p>七</p>	<p>八</p>	<p>年元耀 侯年一十</p>
<p>八</p>	<p>二 六十七 六十三</p>	<p>十 十三 十九</p>	<p>也特德文就反平火音 除國器有嫫侯年十</p>
<p>年元勃侯 國病當取金 除死死</p>	<p>除國反陽年三</p>	<p>夏六</p>	<p>年元光元 年三光元 詔衛 元薛 年符</p>
<p>八十六</p>	<p>八十</p>		

<p>棘陽 棘陽以卒從起七年 紀力胡陵入漢高辰 反以擊諸侯莊侯 名屬侯十戶 南陽 臣元</p>	<p>朝陽 以舍人從起七年 舉名起辭以連王黃 朝陽入漢以 屬朝後改韓齊侯 王信侯子華齊 元年</p>	<p>陽河 陽河以中請者 縣名從入漢以侯元 定諸侯從 易上五百戶功年漢 比高胡侯表云 其右 年元國</p>
七	七	三七
八	八	八
年元但	年元當	年元午
五十八十六	十三十六	三十三
年元武侯懷	年元光元	年元中
九七武侯年五期元	十三	年元中
八十一	卒九	六十七

<p>茵 從起擊年十二 徐廣父不入月莊 日一王籍得侯張 作由南陽侯平元 百二十七</p>	<p>鄢陵 以卒從起年十二 縣名起擊入莊中 川屬茶侯七 百戶</p>	<p>張 以中消年十二 縣名騎從起月子 平屬侯七 戶</p>	<p>黃東 以越連年十二 徐廣豐別以月王 宛句侯以都侯赤也 百戶</p>
七	七	七	七
年元勝	年元慶	年元	年元
四	三	八	八
四三	五六	十二	一
除國郭有勝侯年四	除國後無嘉侯恭年七	除國郭有勝侯年六中	除國郭有勝侯年四
四十八	五十二	七十九	七十五



索隱通贊曰聖賢影響風雲潛契高祖膺錄功臣命世起沛入秦憑謀仗計紀勳書爵河盟  
山誓蕭曹輕重絳灌權勢咸就封國式盟罪戾仁賢者祀昏虐者替永監前修良慙固藉

# 史記卷十八

## 史記卷十八考證

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十二○臣召南按此表格式與漢表不同此表以天子紀年為主高惠呂后文景及武

帝一朝自爲一格如高祖在位十二年凡係六年所封概書七字以此侯自六年至十二年實七年也其七

年封者用六字八年封者用五字以次而減其大綱也漢表以侯之世次爲主是以每一世爲一格

侯第○臣召南按此表位次有重見者如東武侯郭蒙及高苑侯丙倩皆四十一東茅侯劉釗及菑侯張平皆

四十八肥如侯蔡寅及高梁侯酈疥皆六十六疆侯留勝及寧陵侯呂臣皆七十二棘陽侯杜得臣及新陽

侯呂清皆八十一武原侯衛胠及磨侯程黑高陵侯王周皆九十二邛侯黃極忠及平州侯昭涉掉尾皆百

十一卽漢表亦有重見其誤蓋無可考今自鄼侯第一數至陸梁侯一百三十七其中位次闕者二十一也

三十八也五十六也六十八也九十七也百二十八也百二十九也雖漢表較爲詳備可以補史表所不及

然其闕者自如徧校各本並合

平陽征和二年侯宗○顧炎武日知錄曰史記作於太初中平陽侯下元鼎三年今侯宗者作史記時見爲侯

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云云則後人所加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

陽陵索隱縣屬馮翊○臣召南按此陽陵別是一地必非左馮翊之陽陵以地理志証之陽陵故弋陽景帝更名

是漢初不名陽陵也

廣嚴侯呂駸○呂漢表作召當是字形相近而誤

堂邑侯定豫章浙江都折自立爲王壯思○臣召南按折卽浙字漢表又作漸亦浙字也壯思漢表作壯息

留侯萬戶○臣召南按是時列侯戶數惟平陽萬六千戶次卽留侯萬戶爲最大雖酈侯絳侯其戶皆不滿萬此

高祖之特厚子房也

鄧同祿母。臣召南 按漢表作封何夫人祿母同爲侯孝文元年罷較此表爲明但不言同諡懿侯又漢表筑陽高后二年定侯延以何少子封孝文元年更爲鄧亦詳於此表

潁陰定齊淮南及下邑。齊漢表作齊是

汾陰。按第三格有建平二字以漢表核之無有漢表是

費。臣召南 按此侯關位次漢表作三十一以本紀証之費將軍與孔將軍分居左右功應相類蓼侯第三十則費侯第三十一是也史表脫耳

新陽侯呂清八十一。臣召南 按漢表作呂青位次八十七据表中有比堂邑侯語堂邑侯第八十六則漢表

是也此表一字訛

東武以戶衛。監本以集解徐廣曰文雜廁叙功中遂不可句以漢表証之史表本文當云以戶衛起薛屬悼武

王破秦軍杠里楊熊軍曲遇入漢爲越將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爲將軍破籍軍功侯二千戶徐廣疑衛字

或作從又据漢表作爲城將附書其下旣以集解雜入本文又於入漢之上衍一漢字今皆改正

賁齊侯呂。呂漢表作傳胡害

淮陰爲連敖典客索隱漢表作栗客。臣召南 按漢表作栗客故師古音類妙反注云或者以其栗疾而賓客

禮之故云栗客也据索隱所云栗客又與顧本不同

東茅補韓信爲將軍。漢表作捕韓信是也此侯劉勰漢表作劉到

安國以客從起豐云云。臣召南 按此表所叙與漢表不同漢表蓋從陳丞相世家也然使陵從最後高帝何

以列之於十八侯中耶史表亦可信

甯侯魏選。選漢表作選

襄平功定平侯。臣召南 按漢書表作功比平定侯是也平定侯卽齊受呂后元年所封此侯之封在前而云

功比某人者其辭皆呂后二年陳平等所差次也又接此表襄平侯關位次漢表作六十六未知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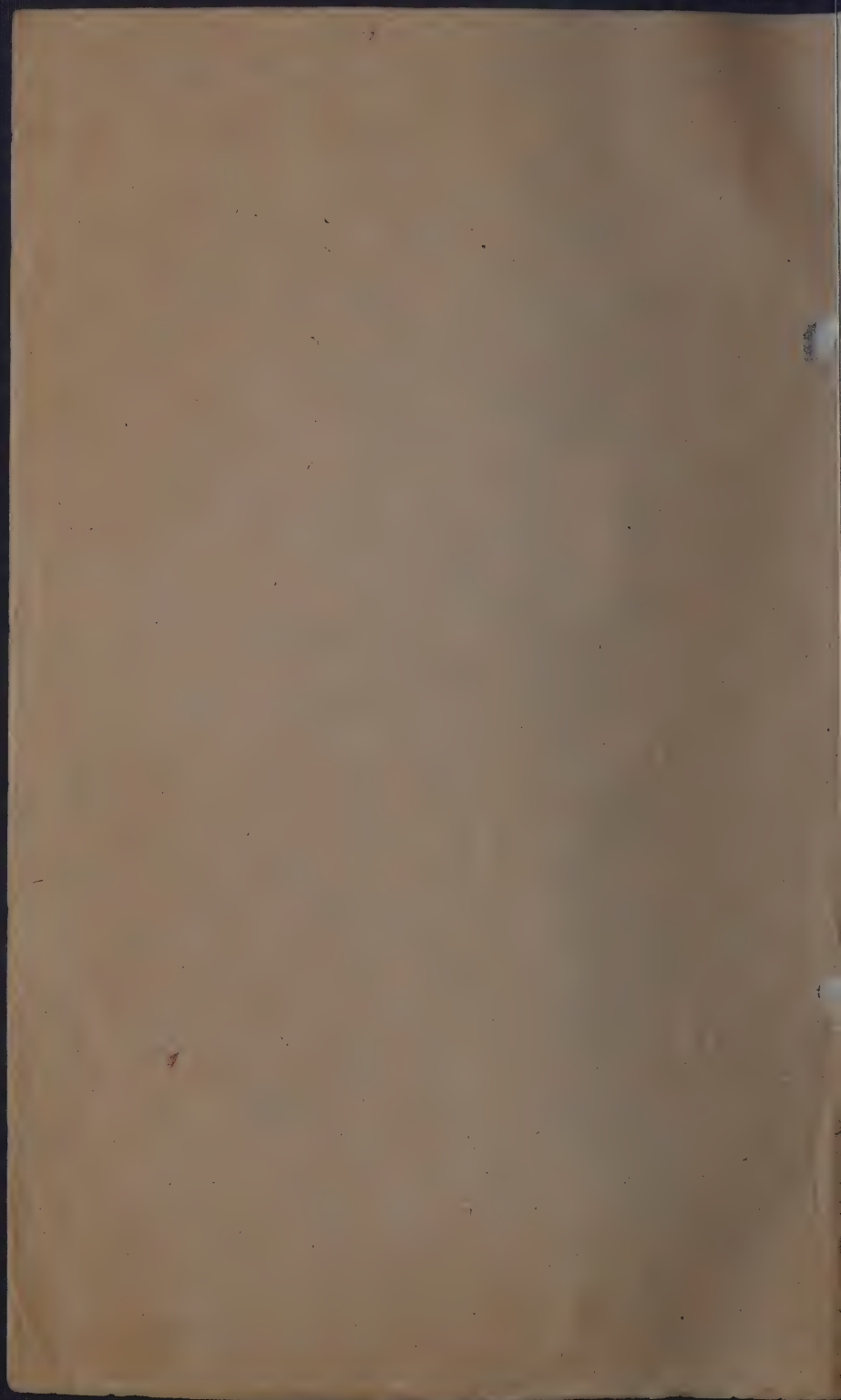
宣平侯三〇臣召南按高祖作十八侯位次惟蕭曹灼然可知張敖無功而第二師古謂呂后曲升之是也但

不知高祖所定誰第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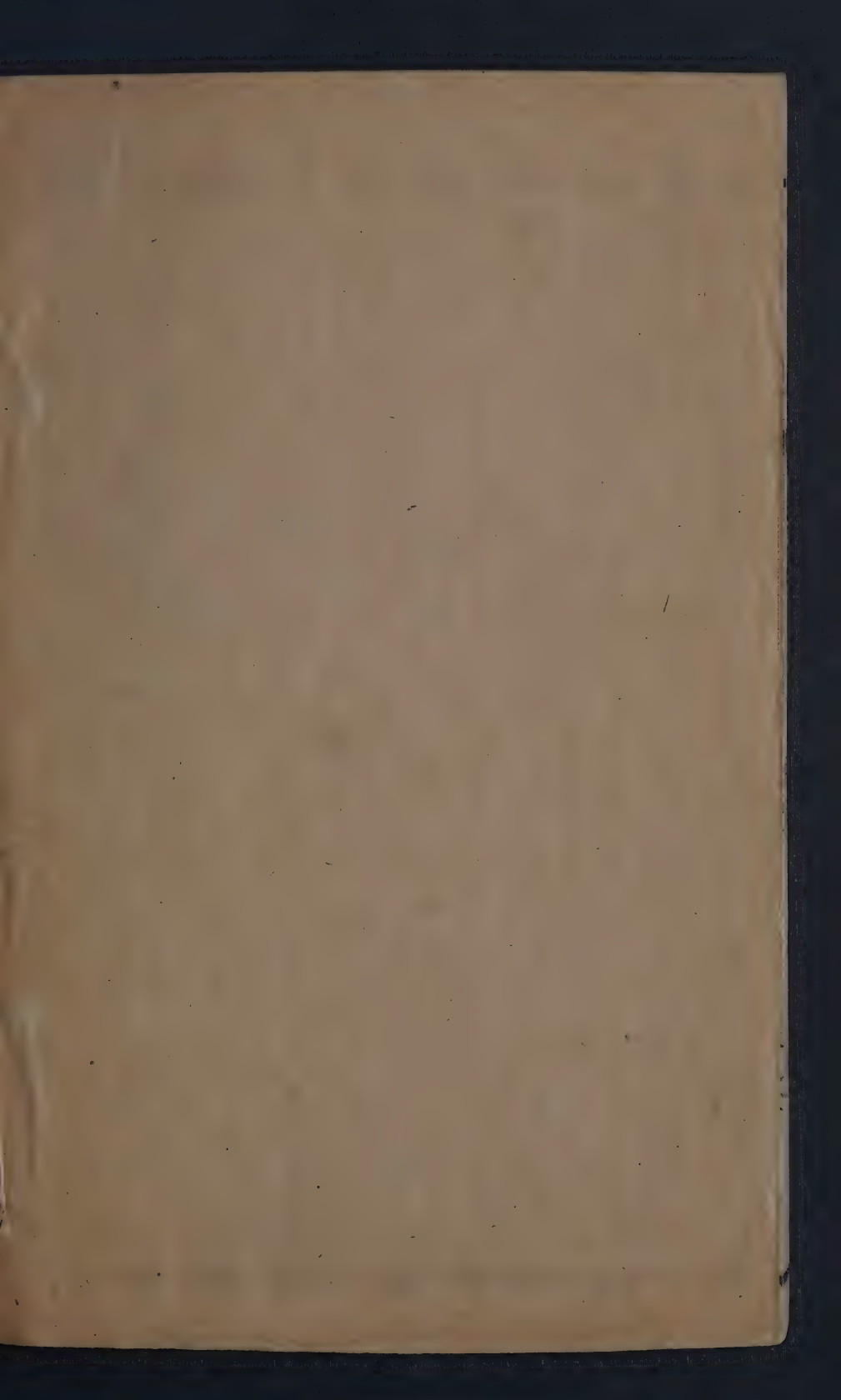
博陽索隱縣名屬彭城〇臣召南按博陽既封陳渙不應復封周聚索隱云屬彭城則應作博陽卽春秋之偃

陽國也傳博字形相近而誤

壯索隱漢作嚴避明帝諱〇据此則壯應作莊







欽定史記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931  
Ss71s  
1905  
v. 3



THE  
LIBRARY OF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史記卷十九

漢 太史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素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便音鞭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蜀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

芮至忠故著令也漢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非制故特著令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謂齊王韓信韓王韓信燕

南王英布臨江王共敖長沙王吳芮也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漢書徐廣曰孝文後七年靖王棄無嗣竟

無過為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又封成王臣之子為流臨侯亦至曾孫及孝惠訖孝景

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按此表芮子為流臨侯亦至曾孫及孝惠訖孝景

塗附注云附木皮是也樹皮附於樹也詩云如塗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異姓國八王者吳芮

信彭越盧  
縮韓信也

國名侯功 孝七 高八 孝二 孝六 太初  
惠七 后八 文三 景六 已後

安都 齊悼 惠王 子侯

便 子侯二 七 元年 九月 元年 長沙王 頃王

八 三 五 三 十九 年元信侯 恭年七後 年元志廣 侯年六前 年元鼎 侯年五 國除 秋坐 酎金

年侯劉 十二 甲寅 四月 年侯 志侯 年六 十 除國王 北濟為 志侯 年六 十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十九

年表



軼

音大縣名長沙相

侯七百子六

年元倉利侯子六

倉朱侯軼作書漢

年元絳侯年三

年元祖彭侯年六十

六十五

八十六

年元封元  
為東海侯  
太守行  
請過不  
發卒兵  
斬會赦  
國除

平都

縣名以齊將高祖三年降乙亥

每戶在定齊侯子劉到

年元

二八

年元成侯年三

二五

四

除國罪有成侯年二元後

右孝惠時三

扶柳

縣名高后姊長

相信姁子侯

元年四月八年  
庚寅侯平  
七坐呂  
侯昌諸國  
年元除

平昌

縣名原陽平

子侯惠王齊悼

武城

縣名志闕凡闕者或鄉名或尋廢故志不載

子侯惠王齊悼

白石

縣名城屬金

子侯惠王齊悼

波陵

縣名漢永波音作

侯君陵陽以

年元侯十二甲寅五年

除國王西膠為卬侯年六十

年元侯十二甲寅五年

除國王川苗為賢侯年六十

年元侯十二甲寅五年

除國王東膠為雄侯年六十

年元侯十二甲寅五年

除國後無堯驍侯康年二十

郊

縣名

郡一作漢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南宮

縣名

郡一作漢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梧

縣名

郡一作漢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南鄭

縣名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阜陵

縣名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安陽

縣名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陽周

縣名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p>上邳</p> <p>侯子王元楚</p>	<p>沅陵<small>縣名</small></p> <p>子嗣長沙</p>	<p>壺關</p> <p>子孝惠</p>	<p>軹<small>縣名</small></p> <p>子孝惠</p>
<p>元鄧侯七<small>丙申五月二年</small></p>	<p>年陽侯八<small>申月十元二年</small></p>	<p>年元武侯卯辛月四年元四</p>	<p>年元朝侯卯辛月四年元三</p>
<p>國楚客侯元孝文除王為鄧年一</p>	<p>年元福侯七<small>項年二後</small></p>	<p>除國王陽淮為武侯年五</p>	<p>除國王山常為朝侯年四</p>
	<p>年元周侯哀<small>年五元中</small></p>		
<p>南皮<small>縣名</small></p> <p>侯子元孝文后</p>	<p>章武<small>縣名</small></p> <p>侯子元孝文后</p>	<p>故安<small>縣名</small></p> <p>侯子元孝文后</p>	<p>襄成<small>縣名</small></p> <p>侯子元孝文后</p>
<p>元彭侯卯乙六月七年元</p>	<p>年國寶侯一<small>乙卯六月七年元</small></p>	<p>年嘉南節五<small>丁巳四月三年元</small></p>	<p>年嬰侯子七<small>月六年十六</small></p>
<p>大</p>	<p>卒</p>	<p>年侯恭<small>二十四十九五</small></p>	<p>大</p>
<p>年元良侯五<small>年六元</small></p>	<p>年元坐常八<small>侯年三光元</small></p>	<p>年元史侯安<small>清年二為元</small></p>	<p>十五</p>



中邑	贊其	昌平	朱虛
縣名 以執子徒 高祖入漢 以中尉破 曹台用呂 相侯六百 戶	縣名 呂后昆 弟子用 淮陽丞 相侯	縣名 子孝惠 侯	縣名 子惠齊 侯
四年丙申 五 元通侯	四年丙申 四 元勝侯	四年二月 三 元太侯	二年五月 七 元劉侯
除國誅事氏呂生勝侯年八	除國王呂為太年七		
十七 年元悼侯	年二元後		年二元後
六十五 除國罪有悼侯年三元後			

沈猶	休	平陸	右孝文時二十八
縣名 漢表楚元王子 侯千三百 在萬八十八戶	侯子王元楚	縣名 河又楚元王子 侯三千二百 有東戶 平陸在東	
元劉真侯 年元建	元劉真侯 年元建	元劉真侯 年元建	元劉真侯 年元建
十六 除國誅事氏呂生勝侯年八	十六 除國王呂為太年七	十六 除國王呂為太年七	十六 除國王呂為太年七
年元受侯 除國誅事氏呂生勝侯年八	年元受侯 除國王呂為太年七	年元受侯 除國王呂為太年七	年元受侯 除國王呂為太年七

乾隆四年校刊

<p><b>成陶</b> 漢志 五 百 戶 淮之 功用 侯</p>	<p><b>松</b> 縣名 屬 山 功 用 侯</p>	<p><b>山都</b> 高祖 五年 下合 以衛 侯</p>	<p><b>樂平</b> 高祖 五年 以侯 卒從 南 申 四年 侯</p>
<p>元周 信侯 五 兩 申 四年</p>	<p>元徐 屬侯 五 兩 申 四年</p>	<p>年開 元侯 五 兩 申 四年</p>	<p>年澤 元無 侯 一 三 十 三 五 年元勝</p>
<p>年元勃 侯 十 三 孝 年 二十 除國 罪有 勃 侯 年 五十</p>	<p>年元倬 侯 六 七 十 二 侯 康 年 七</p>	<p>年元黃 中 三 二 十 三 侯 惠 年 四</p>	<p>年元倭 侯 三 十 三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龍 勝 三 十 三 五 侯 數 年 四</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b>棘樂</b> 楚元 王 子 侯 戶 千 二 百 一 十 三</p>	<p><b>魏其</b> 縣名 屬 魏 侯 戶 千 三 百 五 十 三</p>	<p><b>宛</b> 縣名 屬 宛 侯 子 元 王 楚</p>	<p><b>紅</b> 縣名 屬 紅 侯 戶 千 七 百 五 十 三</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p>年元倭 侯 一 五 年 三 元 後</p>

史記卷廿九

平表

四



<p>呂成</p> <p>子侯 呂后</p>	<p>醴陵</p> <p>沙馬長 戶相 侯六</p> <p>辛吏 尉為 項以</p> <p>以卒從漢</p>	<p>滕</p> <p>沛郡 侯 相 侯</p> <p>勝今 以都尉</p> <p>以舍人郎</p>	<p>俞</p> <p>河清 侯 大 中 夫</p> <p>功比朝陽</p> <p>如淳 高祖被秦</p>
------------------------	--	--	---

<p>年元 呂侯申丙月四年四</p> <p>四</p> <p>除國諱事氏呂坐侯年八</p>	<p>年元 越侯申丙月四年四</p> <p>五</p> <p>三</p>	<p>年元 始更呂侯申丙月四年四</p> <p>四</p> <p>除國諱事氏呂坐始置侯年八</p>	<p>年元 亡呂侯申丙月四年四</p> <p>四</p> <p>除國諱事氏呂坐侯年八</p>
---	--------------------------------------	---	--

除國罪有越侯年四文孝

<p>平</p> <p>城在 侯 二百二十</p> <p>以將軍擊</p>	<p>建平</p> <p>郡 侯 百五十</p> <p>江都相侯</p>	<p>建陵</p> <p>中尉侯 一百三十</p> <p>以將軍擊</p>	<p>俞</p> <p>清河 侯 布 千八百</p> <p>以將軍擊</p>
---------------------------------------	--------------------------------------	---------------------------------------	--

<p>年元 侯 五</p> <p>除國罪太</p>	<p>年元 侯 十一</p> <p>除國罪太</p>	<p>年元 侯 十一</p> <p>除國罪太</p>	<p>年元 侯 六</p> <p>除國罪太</p>
---------------------------	----------------------------	----------------------------	---------------------------

<p>年元 侯 七</p> <p>除國罪太</p>	<p>年元 侯 七</p> <p>除國罪太</p>	<p>年元 侯 十</p> <p>除國罪太</p>	<p>年元 侯 十</p> <p>除國罪太</p>
---------------------------	---------------------------	---------------------------	---------------------------

易言卷一

金表

四

<p>樂昌</p> <p>縣名</p> <p>以張敖</p> <p>魯元太</p> <p>后子侯</p>	<p>信都</p> <p>縣名</p> <p>以張敖</p> <p>魯元太</p> <p>后子侯</p>	<p>鍾</p> <p>縣名</p> <p>第一作</p> <p>侯子王肅呂</p>	<p>東牟</p> <p>縣名</p> <p>齊悼</p> <p>惠王</p> <p>子侯</p>
<p>年元受侯酉丁月四年八</p>	<p>年元修侯酉丁月四年八</p>	<p>年元通呂侯酉丁月四年六</p>	<p>年元與侯劉二丁酉月六年</p>
<p>除國罪有受侯年元</p>	<p>除國罪有侯年元</p>	<p>除事呂王為侯八 國氏坐燕通年</p>	<p>除國王北濟為居興侯年二</p>
<p>商陵</p> <p>縣名</p> <p>以楚太傅</p> <p>漢表趙夷吾王</p> <p>死事子侯</p> <p>在路一千四十</p>	<p>新市</p> <p>縣名</p> <p>以趙內史</p> <p>王慎王遂</p> <p>反侯不聽</p> <p>死事子侯</p> <p>戶千十四</p>	<p>遠</p> <p>縣名</p> <p>以趙相建</p> <p>漢表建德王遂反</p> <p>死事子侯</p> <p>在常戶千九百</p>	<p>江陽</p> <p>縣名</p> <p>以將軍擊</p> <p>吳楚功用</p> <p>侯相侯戶</p> <p>在東二千五百</p>
<p>元侯乙八四月三年中元</p> <p>年周已</p> <p>元</p>	<p>元侯乙五四月二年中元</p> <p>年庚已</p> <p>年元昌始侯二</p> <p>九</p> <p>國所為始薄四元</p> <p>除殺入昌侯年光</p>	<p>其史失</p> <p>元六</p> <p>侯乙四二年中元</p> <p>後</p> <p>除國罪有橫侯年二元</p>	<p>元侯乙四二年中元</p> <p>後</p> <p>除國金耐坐</p> <p>元</p>



<p>右高后時三十一</p>	<p><b>東平</b> 縣名 屬平 作康 日一 徐廣 以燕王呂 通弟侯 八年五 月丙辰 侯呂莊 元年坐 呂氏事 誅國除</p>	<p><b>建陵</b> 漢景 漢景 海在東 以大臣 侯者 侯官 者多 奇計</p>	<p><b>祝茲</b> 漢景 漢景 郡作項 呂后昆 弟子侯</p>
<p>孝文十二 孝景十 六</p>		<p>八年四 月丁酉 侯呂望 元年坐 呂氏事 誅國除</p>	
		<p>八年四 月丁酉 侯張澤 元年九 月奪侯 國除 一名釋</p>	
<p><b>遼</b> 縣名 屬承 郡音 反 以匈奴王 降侯戶五 千五百六 十九</p>	<p><b>垣</b> 縣名 屬河 東 以匈奴 王降侯</p>	<p><b>安陵</b> 以匈奴王 降侯戶一 千五百一 十七</p>	<p><b>山陽</b> 以楚相張 敖王戊反 不聽死 事侯戶一 千一百一 十四</p>
<p>中元三年 十二月丁 丑侯降 元年不 隆得嗣 後月甲四 年侯坐 則長月 祠君少 上祀祠 無大龍 年二後 武云書 漢日廣 備集</p>	<p>中元三年 十二月丁 丑侯降 元年不 隆得嗣 後月甲四 年侯坐 則長月 祠君少 上祀祠 無大龍 年二後 武云書 漢日廣 備集</p>	<p>中元三年 十二月丁 丑侯降 元年不 隆得嗣 後月甲四 年侯坐 則長月 祠君少 上祀祠 無大龍 年二後 武云書 漢日廣 備集</p>	<p>中元三年 十二月丁 丑侯降 元年不 隆得嗣 後月甲四 年侯坐 則長月 祠君少 上祀祠 無大龍 年二後 武云書 漢日廣 備集</p>





周陽

以淮  
南屬  
父王  
侯

元年兼趙侯未辛月四年元  
五  
除國罪有兼年六前

樊

縣名  
以離陽令  
高祖初起  
從阿以韓  
家子選定  
北地用常  
車屬東  
二百戶

元年兼侯十四兩六元  
十四元年十  
一作客廣九客康五  
年元平侯九恭年三元中  
七十三十四  
年元方辟侯年二尉元  
除國罪有方辟侯年四縣元

管

縣名  
齊悼  
惠王  
子侯

元年兼侯一甲五月四年  
一十八侯恭年六  
年元劉侯一甲五月四年  
年元叔侯一十八侯恭年六

瓜丘

縣名  
齊悼  
惠王  
子侯

元年兼侯十一甲五月四年  
九侯年五十  
年元優九侯年五十  
除國反僂侯年三

亞谷

一作  
父以匈奴  
燕王降故  
子侯千五  
漢表百戶  
內在河

元年備侯丁巳四月元  
年元種侯二三月元  
年元僂侯三十三元  
年元賀侯三十三元  
年元賀侯三十三元

隆慮

縣名  
以長公主  
子侯千一百  
名屬二十六  
河內

元年備侯五五月元  
年元非中五五月元  
年元非中五五月元  
年元非中五五月元

乘氏

縣名  
以乘孝  
王子侯

元年備侯丁巳五月元  
年元買一五月元  
年元買一五月元  
年元買一五月元

桓邑

以乘孝  
王子侯

元年備侯丁巳五月元  
年元明一五月元  
年元明一五月元  
年元明一五月元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七

年表

七

<p>枋</p> <p>縣名 音力</p> <p>原屬平</p> <p>子侯 惠王 齊悼</p>		<p>楊虛</p> <p>子侯 惠王 齊悼</p>		<p>營</p> <p>漢表</p> <p>南在濟</p> <p>子侯 惠王 齊悼</p>	
<p>元侯劉 十二 甲寅月年</p> <p>除國王南濟為光時侯年六十</p>		<p>除國罪有王齊為壽將侯年六十</p>		<p>年都劉平十 甲寅月年</p> <p>年元廣 十 侯年四十</p> <p>三</p> <p>國反廣侯年三</p>	
<p>周陽</p> <p>縣名以孝景后</p> <p>郡屬上十六</p> <p>元田懿一 三月後元</p> <p>年勝侯</p>		<p>武安</p> <p>縣名以孝景后</p> <p>郡屬百一十四</p> <p>年懿侯田 三月後元</p> <p>年勝侯</p>		<p>塞</p> <p>以御史大夫</p> <p>元不侯重 二八月後元</p> <p>年疑重</p>	
<p>元田懿一 三月後元</p> <p>年勝侯</p>		<p>年懿侯田 三月後元</p> <p>年勝侯</p>		<p>元不侯重 二八月後元</p> <p>年疑重</p>	
<p>年元祖彭大 侯年六光元</p> <p>除罪不侯與當祖侯二年</p> <p>國與宅歸坐彭年狩</p>		<p>年元稽侯九 年四光元</p> <p>除國不廷入稱坐侯三年</p> <p>國數中宮輸以梧年朔</p>		<p>年元如相三 侯年四元建</p> <p>除國金耐坐 堅年五元</p>	
<p>年元祖彭大 侯年六光元</p> <p>除罪不侯與當祖侯二年</p> <p>國與宅歸坐彭年狩</p>		<p>年元稽侯九 年四光元</p> <p>除國不廷入稱坐侯三年</p> <p>國數中宮輸以梧年朔</p>		<p>年元如相三 侯年四元建</p> <p>除國金耐坐 堅年五元</p>	
<p>年元祖彭大 侯年六光元</p> <p>除罪不侯與當祖侯二年</p> <p>國與宅歸坐彭年狩</p>		<p>年元稽侯九 年四光元</p> <p>除國不廷入稱坐侯三年</p> <p>國數中宮輸以梧年朔</p>		<p>年元如相三 侯年四元建</p> <p>除國金耐坐 堅年五元</p>	
<p>年元祖彭大 侯年六光元</p> <p>除罪不侯與當祖侯二年</p> <p>國與宅歸坐彭年狩</p>		<p>年元稽侯九 年四光元</p> <p>除國不廷入稱坐侯三年</p> <p>國數中宮輸以梧年朔</p>		<p>年元如相三 侯年四元建</p> <p>除國金耐坐 堅年五元</p>	



右孝景時三十一

索隱述贊曰惠景之際天下已平諸呂構禍吳楚連兵條侯出討壯武奉迎薄寶恩澤張趙忠貞本枝分蔭外屬歸誠新市死事建陵樂威開青社俱受丹靑旋窺甲台吳便有聲

史記卷十九

史記卷十九考證

惠景間侯者年表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注吳芮英布張耳共敖韓王信彭越盧縮韓信也。臣召南按

注以共敖當八國之數非也高祖滅項氏之月即虜敖子驪臨江國屬漢爲南郡矣安得數之當是二燕前臧

荼後盧縮耳 軼侯倉。按漢表作黎朱倉 郊索隱縣名屬沛郡。臣召南按地理志沛郡有汶縣無郊縣

則唐以前本作汶不誤也呂后本紀作交漢表作汶皆係傳寫之失 中邑侯朱通。按表作朱進 樂平侯

衛無擇。按樂平漢表作樂成無擇各本俱作無澤蓋誤 松茲侯徐厲徐廣曰松一作祝。臣召南按將相

名臣表文帝後六年祝茲侯徐厲軍棘門與本紀合漢表作祝茲侯是也但索隱云縣屬廬江則唐以前本已

作松茲矣 鍾索隱縣名屬東萊。按如索隱說當依地理志作腫 壯武侯以都尉從之榮陽。臣召南按

漢表無之字以文義推測此之字當是守字 犁索隱縣名屬東郡。臣召南按地理志東郡有黎縣無犁縣

則漢表作黎是也 鉞索隱縣名屬琅邪。按漢表作鉞以地理志証之字應從鉞 故安侯食邑五百戶。臣召南

甚明食邑五百戶上侯字蓋衍文漢表可証 新市侯以趙內史王慎。臣召南按楚元王世家作內史王悍

漢表亦然則此表作王慎又云慎不聽二慎字皆悍字之訛 道。臣召南按地理志應作迺又按侯隆疆漢

表作陸疆 客成索隱縣名屬涿郡。臣召南按漢表作容城以地理志証之此亦應作容城又按侯名攜徐

盧漢表無攜字 范陽端侯代。按漢表作端侯范代 亞谷征和三年。顧炎武曰知錄曰此表書征和者

一後元者三皆後人所加也

漢 太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駢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餘四十五國諸先生補也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既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毛詩傳曰應當也鄭立曰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國名侯功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

太初

已後

符離

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  
縣名將重會期首虜二千七百八功  
屬沛侯侯將手上屬重者再也會期言再赴朝將主登重平聲

四年六月丁卯二侯路博德元年

六 六

太初元年侯路博德有罪除國

六年侯信爲前將軍擊匈奴  
匈奴相元四年七月  
匈奴二年壬午  
屬車騎三  
拔漢將軍擊侯趙  
表在匈奴有信元  
丙黃功益封年  
匈奴降  
匈奴除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十

年表

一



持裝

漢表  
裝在  
南陽

匈奴都尉  
降侯

六年後九月丙寅  
樂侯元

六

六

元年匈奴死無後國除

親陽

漢表  
陽在  
舞陽

匈奴相  
降侯

二年十月癸巳  
侯氏元

五年侯氏  
除國新亡

義陽

漢表  
義在

以北地都尉  
將軍四年  
擊左王得

王功侯

湘成

漢表  
成在

以匈奴符  
離王降侯

衆利

以匈奴歸  
義侯四年  
右王手自  
合功侯  
王而合戰  
王而合戰  
王而合戰

壯

漢表  
壯在

以匈奴歸  
義侯四年  
將軍四  
年擊左王  
以少破多  
捕虜二千  
百人功侯

四年六月丁卯  
侯元

六

六

四

四年六月丁卯  
侯元

四

五年侯  
除國金耐坐洛

四年六月丁卯  
侯元

六

五一

四

六年今  
年時當

四年六月丁卯  
侯元

三年今  
年元

二四

六

四

乾隆四年校刊

紀元卷之二

三

二

<p>岸頭</p> <p>漢表 以都尉從 車騎將軍 擊匈奴功 侯元朔六 年從大將 益封</p>	<p>平陵</p> <p>漢表 以都尉從 奇擊匈奴 功侯以元 朔五年用 遊擊將軍 從大將軍 益封</p>	<p>長平</p> <p>地理 以都尉從 方河朔五 侯元朔五 年以大將 破石賢王 益封三月</p>	<p>若陽</p> <p>漢表 匈奴相 降侯 氏在平</p>
年元公次張侯辰壬月六年二	年元建蘇侯辰辰月二年二	年元青衛侯烈辰丙月二年二	年元猛侯已亥月十年二
五	五	五	五
除罪財及陵王淮南坐公元 國物受姦女南與公年	六	六	除國斬亡生猛侯年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平津

以丞相  
詔所襄  
侯

十三年  
月十一  
丑歲  
四

三年  
侯  
二  
四  
六

三年  
侯  
二  
四  
六

四年  
侯  
三  
坐  
陽  
山  
太守  
有罪  
國除

涉安

以匈奴  
單于太  
子降侯

三年  
四月  
丙子  
侯  
二  
一  
年  
元  
丹  
單  
音  
國  
除

術陽

以南越  
表在  
王兄越  
下邳  
高昌侯

四年  
侯  
一  
年  
元  
壽  
建

五年  
侯  
建  
德  
有  
罪  
國  
除

昌武

以匈奴王  
降侯以昌  
武侯從擊  
騎將軍擊  
左賢王功  
舞陽  
益封

四年  
七月  
庚申  
二年  
一  
二  
侯  
趙  
安  
元  
年

六

六

二年  
侯  
二  
充  
元  
年  
太  
初

龍亢

以校尉  
世樂擊南  
越死事子  
侯  
言居此反  
是龍有元  
名缺也

五年  
三月  
壬午  
一  
二  
侯  
元  
年

六

六年  
侯  
廣  
德  
有  
罪  
國  
除

襄城

以匈奴  
相國降  
侯

四年  
七月  
庚申  
二年  
一  
二  
侯  
無  
元  
年  
龍  
云  
乘

六

六

六

四年  
太  
初  
二  
年  
病  
侯  
無  
龍  
一  
二  
從  
沒  
野  
戰  
死  
年  
元  
已

成安

以校尉  
千林擊南  
越死事子  
侯  
志在陳  
留

五年  
三月  
壬午  
一  
二  
侯  
元  
年

六

六年  
侯  
延  
有  
罪  
國  
除

<p>樂安</p> <p>表在昌地以輕軍理志將軍再從大將</p> <p>在現王功侯</p>	<p>合騎</p> <p>表在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益封</p>	<p>南命</p> <p>表在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益封</p>
<p>年元蔡李侯未丁月四年五</p>	<p>元孫侯二丁四年五 年敦公未月年</p>	<p>年元賀孫公侯未丁月四年五</p>
<p>四</p> <p>除殺罪壻神盜相以侯五年 國自地園孝侵侯蔡</p>	<p>國除當後將擊放 除庶民期軍匈奴兵</p>	<p>六</p>
<p></p>	<p></p>	<p>四</p>
<p></p>	<p></p>	<p>歲十絕除國金耐生貨年五</p>
<p></p>	<p></p>	<p>主</p>
<p>牧丘</p> <p>表在先丞相及積德謹行</p>	<p>梁期</p> <p>表在北侯</p>	<p>昆</p> <p>表在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益封</p>
<p>年元石恪一丁九月五 年慶侯一丑月年</p>	<p>年元被侯一辛七月五 年朔任一巳月年</p>	<p>年元景侯一壬五月五 年景侯一子月年</p>
<p>六</p>	<p>六</p>	<p>六</p>
<p>年元德二侯年三</p>	<p>四</p>	<p>四</p>



<p>隨成</p> <p>千乘</p> <p>從大將軍</p> <p>青擊匈奴</p> <p>攻農谷先</p> <p>登石界得</p> <p>王功侯</p> <p>名漢表作</p> <p>慶吉門</p>	<p>以校尉三</p> <p>從大將軍</p> <p>青擊匈奴</p> <p>攻農谷先</p> <p>登石界得</p> <p>王功侯</p> <p>名漢表作</p> <p>慶吉門</p>	<p>龍領</p> <p>屬齊</p> <p>又云以龍領案</p> <p>今在道爲二人</p> <p>河陽封非也韋</p> <p>有龍昭云案道</p> <p>領雀屬齊</p> <p>村與</p> <p>弓高</p> <p>相近</p>	<p>地理</p> <p>志縣</p> <p>名屬以都尉從</p> <p>平原大將軍青</p> <p>劉氏擊匈奴得</p> <p>音額王功侯元</p> <p>崔浩鼎六年以</p> <p>音洛稱海將軍</p> <p>爲按道侯</p>
<p>年元莫不趙侯卯乙月四年五</p>	<p>年元說韓侯一未丁月四年五</p>	<p>六</p>	<p>四</p>
<p>子反</p> <p>老木</p> <p>除後</p> <p>爲謀</p> <p>不實</p> <p>子狀</p> <p>聞天</p> <p>國坐非以太叔尉襄爲虞侯三年</p> <p>除漢實聞守敗匈奴都定坐不年</p>	<p>三</p>	<p>四</p>	<p>侯復歲二紀國金耐坐說侯年五</p> <p>年元說侯道按六卯丁月五年元</p>
<p>隨桃</p> <p>南陽</p> <p>表在</p> <p>以南越蒼</p> <p>梧王聞漢</p> <p>兵至降侯</p>	<p>安道</p> <p>南陽</p> <p>表在</p> <p>以南越揚</p> <p>陽令聞漢</p> <p>兵至自定</p>	<p>將梁</p> <p>侯</p> <p>以樓船將</p> <p>軍擊南越</p> <p>推鋒却敵</p>	<p>睨</p> <p>下馬</p> <p>表在</p> <p>以南越</p> <p>將降侯</p>
<p>年光侯趙</p> <p>一</p> <p>癸亥</p> <p>四月</p> <p>六年</p>	<p>年定侯揚</p> <p>元</p> <p>乙酉</p> <p>三月</p> <p>六年</p>	<p>年侯楊</p> <p>一</p> <p>乙酉</p> <p>三月</p> <p>六年</p>	<p>年元取單侯</p> <p>一</p> <p>酉</p> <p>二月</p> <p>三年</p> <p>大</p>
<p>六</p>	<p>六</p>	<p>三</p>	<p>六</p>
<p>四</p>	<p>四</p>	<p>除國罪有侯侯年四</p>	<p>四</p>

<p>陰安 <small>名屬 志剛</small> 軍青破右 賢王功侯</p>	<p>宜春 <small>名屬 志剛</small> 軍青破右 賢王功侯</p>	<p>涉軹 <small>名屬 志剛</small> 至右賢王 庭得王虞 顯氏功侯</p>	<p>從平 <small>名屬 志剛</small> 至右賢王 庭得王虞 顯氏功侯</p>
<p>五年四月 丁未 二一 侯衛 元不疑</p>	<p>五年四月 丁未 二一 侯衛 元不疑</p>	<p>五年四月 丁未 二一 侯衛 元不疑</p>	<p>五年四月 丁未 二一 侯衛 元不疑</p>
<p>六</p>	<p>六</p>	<p>除國罪有朔侯元年</p>	<p>一 國開不何兵守郡為奴侯二年 除護以奴擊發太上坐戎年</p>
<p>四 除國金耐坐疑不侯年五</p>	<p>除國害不制端坐侯年元</p>		
<p>下廊 <small>名屬 志剛</small> 以故驍駁 左將新西 子王功侯</p>	<p>北石 <small>名屬 志剛</small> 以故東越 王新佐善 功侯</p>	<p>海常 <small>名屬 志剛</small> 以伏波司 越王建德 現邪功侯</p>	<p>湘成 <small>名屬 志剛</small> 以南越桂 兵破番禺 降侯</p>
		<p>元蘇莊一乙七六 年弘侯一酉月年</p>	<p>年元翁居監候申壬月五年六 一 字翁姓居屯官監</p>
<p>六 元年四月 丁酉侯元 將南國元 年國國 南將得龍 除將左黃 司明左是 性忠驍漢 表左將黃 同則左將 是書不疑</p>	<p>年勝侯六壬正元 元具六午月年</p>	<p>六</p>	<p>六</p>
<p>四</p>	<p>三 年元首侯今年四初太</p>	<p>除國役無延弘侯年元初太</p>	<p>四</p>



發干  
志縣 以父大將  
軍青破石  
東郡 賢王功侯

五年四月丁未  
一 侯衛元

六

四

五年侯登坐耐金國除

博望  
志縣 以校尉從  
大將軍六  
年擊匈奴  
名屬 前便絕域  
南陽 大夏功侯

六年三月甲辰  
一 侯張元

一

二年侯生以擊匈奴將軍當國除

冠軍

志縣 以謀就校尉  
將軍六年  
從大將軍  
擊匈奴功侯  
元狩二年  
以驍騎將  
至祁連山  
封迎軍邪  
左右賢王  
益封

六年四月壬申景桓侯去病元

六

元年元哀侯元

六

元年侯元哀侯元  
哀侯元  
無後  
國除  
徐廣  
字子  
武等  
泰山  
死

繚安  
音緯統  
之繚安  
按字林以故校尉  
從橫海將軍擊東  
音乙庚越功侯  
反西南  
夷傳音  
聊安

五年乙卯  
一 侯劉元

二年侯有祖國除

藥兒  
志縣 以軍卒斬  
東越匈奴  
為界今  
將軍功侯

元年閏四月  
一 侯元

太初元年終死無後國除

開陵  
志縣 以故東越  
王共斬  
東越王餘  
善功侯

元年閏四月  
一 侯元

四

臨蔡  
志縣 以故南越  
王共斬  
南越王餘  
善功侯

元年閏四月  
一 侯元

四

衆利

陽城以上谷太  
表在  
姑莫守四從大  
擊匈奴首  
後以唐千級以  
封伊上功侯  
也即軒

五年王辰月  
賢侯王辰月  
年元郝音

除罪計物卒入太上坐候二年  
國讓上財成守谷爲賢

潦

表在  
以匈奴趙  
舞陽王降侯

元年王歲管煖年  
韓侯趙年  
元年王歲管煖年  
除罪計物卒入太上坐候二年

宜冠

冠音以校尉從  
官表驃騎將軍  
擊匈奴功  
在昌侯故匈奴  
也歸義

二年正月擊匈奴  
已亥軍功  
二增首  
侯高實當  
不識斬  
元年非國

中元年  
嘉元六  
除國後無差嘉侯年三初太

輝渠

以校尉從  
按表二年再出  
在爲擊匈奴得  
陽輝校尉從  
上下年虜五王  
並音功益封故  
匈奴歸義

二年乙丑侯  
五侯  
年元電  
侯年四

三四月年  
丁卯侯  
元一侯  
如元一侯  
音日如元一侯  
除國後無差侯年四

東城

表在  
以故東越  
錫王斯東  
趙王餘善  
功侯萬戶  
九江

元年閏月  
癸卯侯  
六年六  
服元居

四

無錫

表在  
以東越將  
軍漢兵至  
兼軍略侯  
食積

元年侯  
侯多  
六年六  
軍元

四

涉都

表在  
以父棄故  
南海守漢  
兵至以城  
昌降子侯  
南陽

中元年  
嘉元六  
除國後無差嘉侯年三初太

二

平州

表在  
以朝鮮  
將漢兵  
至降侯  
梁父

三四月年  
丁卯侯  
元一侯  
如元一侯  
音日如元一侯  
除國後無差侯年四

四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

卷之

卷之





<p>常樂<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大 常樂<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大 常樂<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大 常樂<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大 常樂<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大 常樂<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大 常樂<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大 常樂<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大 常樂<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大 常樂<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大</p>	<p>河禁<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右 河禁<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右 河禁<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右 河禁<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右 河禁<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右 河禁<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右 河禁<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右 河禁<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右 河禁<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右 河禁<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右</p>	<p>輝渠<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奴 輝渠<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奴 輝渠<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奴 輝渠<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奴 輝渠<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奴 輝渠<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奴 輝渠<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奴 輝渠<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奴 輝渠<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奴 輝渠<small>表在</small>以匈奴奴</p>
<p>元綱肥壬三 年雕侯午七 四侯年三月</p>	<p>年烏康壬三 元年黎侯午七 四侯年三月</p>	<p>年元營扁侯倬四 年元營扁侯倬四 年元營扁侯倬四 年元營扁侯倬四 年元營扁侯倬四 年元營扁侯倬四 年元營扁侯倬四 年元營扁侯倬四 年元營扁侯倬四 年元營扁侯倬四</p>
<p>離雕作傳青衛青漢 六</p>	<p>年元魏利餘年三 六</p>	<p>反黎子營反顯北扁反二必爲讀花庄應侯博作表漢 除國後無死皆扁侯年二</p>
<p>年元漢廣侯今年三初太 六</p>	<p>四</p>	<p></p>
<p>涅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涅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涅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涅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涅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涅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涅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涅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涅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涅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p>	<p>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p>	<p>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p>
<p>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 陽<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相</p>	<p>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 幾<small>表在</small>以朝鮮王</p>	<p>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 報誦<small>表在</small>以月氏</p>
<p>元子康二壬三 年最侯一寅月 四</p>	<p>落路增國年一義隆侯癸三 反姑云草國元歸張未月 除國死反謀鮮朝使陌張侯年六</p>	<p>汗音亦烏音折元一者汗侯國乙月正年四 年元勝一侯年六 四</p>
<p>除後死侯最太 國無最二年初</p>	<p></p>	<p></p>



右太史公本表

**冀**在九表魏不害以圍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蒲**在九表蘇昌以圍尉史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涼陽**在涼表江德以圍廐嗇夫共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富民**在涼表田千秋家在長陵以故高廟寢郎上書諫孝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

父黃帝涉江上書至意拜為大鴻臚征和四年為丞相封三千戶至昭帝時病死子順代立為虎牙將軍

擊匈奴不至質誅死國除漢書音義曰質所期處也

右孝武封國名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今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以三得之者謂行權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領侯曾為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為王侯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誠之

**博陸**霍光家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文穎曰博陸陸平取其處

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杞**漢書音義曰音如金翁叔名曰碑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眾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

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為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

表在潁上

官榮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為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

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在千乘

上官安以父榮為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為昭帝夫人立為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

桑樂

表在千乘

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

表在千乘

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為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為光祿

勲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為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戶子延壽代立

為太僕侍中

義陽

表在平氏

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為郎為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傳介子使

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為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

除

商利

表在徐郡

王山齊人也故為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為侯三千

戶上書願治民為代太守為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為庶人國除

建平

表在濟陽

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為侯邑二

千七百戶拜為太僕元年出為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為御史大夫

弋陽

表在汝南

任官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為侯二千戶後為太常及行衛尉事

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宜城

表在濟陰

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罪有功封侯邑二千戶為汝南太守有能

名

宜春

表在汝南

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為右扶風至孝昭時

代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為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為人上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



立為屬國都尉

**安平**

表在汝南志屬潁郡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為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詡為丞相

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賁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為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為庶人國除

右孝昭時所封國名

**陽平**

表在屬東郡蔡義家在溫故師受韓詩為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為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為御史大夫

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為為人主師當以為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為丞相封二千戶病死絕無後國除

**扶陽**

表在屬東郡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為博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為昭帝師遷為光祿大夫大鴻臚長信

少府以為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戶為丞相五歲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立成代立為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為關內侯

**平陵**

表在武當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昭帝拜為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戶取霍

光女為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

表在濟南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為護軍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

議立宣帝央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戶

**陽成**

表在濟陰非也且濟陰有城陽縣耳而潁川汝南又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事後

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之下今此似誤不可分別也  
留遲不得封為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央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戶逢昭帝崩方上

**平丘**

表在肥城王遷家在衛理也衛縣在馮翊為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央疑定

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戶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洩中事誅死國除

**樂成**

氏志屬南陽

霍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諡景桓侯絕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為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

屬南陽

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為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為冠軍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三千戶封雲為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減國除**

**十恩**

屬魏郡

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相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為侯邑三千戶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

在陵

田廣明故郎為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三年封為侯邑二千三百戶為御史大夫後為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殺國除**

**高平**

屬臨淮

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為府卒史以賢良舉為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為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為揚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復為河南太守遷為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

諸毀韋賢代為丞相封千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

屬南陽

許中翁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為侯邑二千戶亦故有私恩為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為侯封二千戶拜為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為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平恩**

屬南陽

史子回曾以宣帝大母家封為侯二千六百戶與平恩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妬殺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為媚道為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山**

屬常山

史子叔以宣帝大母家封為侯二千五百戶衛太子時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十

年表

八



樂陵

志屬臨淮史子長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戶

博城

張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關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

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戶

都城

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奉車都

尉矜侯從羣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

在博陽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昌侯董

忠引與屏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

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諸長安忠有材力能騎射用短兵給事期門

侍武騎及待詔龍西北地良家子能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惲共發

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爲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

秦成

趙成 秦漢表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地節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恩廣

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復立子爲廣陵王

鄒

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絕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蕭何玄

孫建世爲鄒侯

平昌

王長君 名無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衛太子時嫁太子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子男絕不聞聲

同行且四十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戶宣帝舅父也

樂昌

在汝南王稚君 名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爲侯邑五千戶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平昌

在濟陰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戶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

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

安遠

在懷表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弛刑士田渠梁會匈奴單于庭國亂相攻曰逐王將

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

千戶

**表**  
石南頤

石南頤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爲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戶神爵二年代魏相爲丞相立五歲病死子翁孟代立爲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

廟門有罪奪爵爲關內侯

**建威**

**表**  
在湖

黃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爲河內守丞遷爲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夏侯勝

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尚書會故以賢良舉爲揚州刺史潁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

讓畔賜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居潁川入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千八百

**四**

**表**  
在臨淮

千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爲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爲光祿大夫爲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爲御史大夫代黃霸爲丞相

右孝宣時所封

**陽**

**表**  
在東郡

王稚君名傑字季家在京師郡故丞相史女爲太子妃太子立爲帝女爲皇后故侯千二百戶初元

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宣於國家也

史記卷二十

史記卷二十考證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長平。臣召南按漢表列長平冠軍於外戚恩澤甚爲失平夫以衛霍之戰伐功勳其將

校得封者皆稱功臣豈可以呂實王田例哉史記叙功於長平不曰皇后弟於冠軍不曰皇后姊子可謂公

論樂安。臣召南按傳與此同漢表作安樂蓋誤隨成。按漢表作隨城涼侯趙王燮。按漢表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十

年表

九



煖作援 下麾○按漢表作下摩 輝渠倬侯扁等○臣召南按何奴傳作廳庇而此表作扁皆索隱既以

漢表應比注之又爲扁皆定音則舊本已然久矣 河基康侯烏犁索隱漢書作禽犁○臣召南按驃騎傳

作禽犁 常樂侯稠雕○驃騎傳作銅離漢書作雕離 符離索隱縣名屬沛郡○臣召南按地理志沛郡

有符離縣驃騎傳封博德爲符離侯與表正合漢表作邳離云在朱虛 壯索隱表在東平○按漢表作杜

索隱表字衍 衆利質侯伊卽軒○臣召南按驃騎傳作伊卽軒是也軒軒字形相似而誤耳 義陽侯衛

山○傳作邢山 臧馬康侯延年○按漢表作雕延年 安道侯揭陽令定○臣召南按此侯初爲南越揭

陽令故以官冠其名漢表徑作揭陽定則似姓揭陽矣又如湘成侯監居翁以其本爲桂林監故稱之非姓

監也漢初人往往以官連名如稱趙佗爲尉佗 北石索隱漢表作外石○按東越傳亦作北石 藥兒索

隱韋昭曰在吳越界今爲鄉也○臣召南按藥兒應作藥兒卽所云勾踐之地至於藥兒者是也東越傳錢

塘輓終古斬狗北將軍爲藥兒侯漢書音義曰藥兒今吳南亭是則知此作藥兒蓋傳寫之訛 開陵侯建

成○臣召南按東越傳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則建成乃此侯故爵而其名曰敖也此及漢表並誤以其故

爵爲名 臨蔡侯孫都○臣召南按南越傳越郡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則此侯姓都名稽如此表則姓孫

名都矣 平州侯啖○臣召南按漢表作王啖以朝鮮傳証之漢表是此表脫王字 濫清侯朝鮮尼谿相

侯參○臣召南按漢表作參以傳証之朝鮮尼谿相乃其故官此表三年六月丙辰下但當云侯參元年不

當有侯朝鮮尼谿相六字也漢表是 幾侯張路歸義○臣召南按朝鮮傳此侯名長以漢表証之此侯姓

張名路然則此表張路下歸義二字衍文也 涅陽○按朝鮮傳作溫陽以漢表証之涅陽是

史記卷二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駢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素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宜春	安成 <small>豫章 未在本</small>	茲	國名
子王定沙長	子王定沙長	子王獻間河	王子號
年成元 侯劉 乙巳 七月 六年	元劉 思侯 乙巳 七月 六年	年明元 侯劉 壬子 正月 五年	元光
一六	一六	二二 <small>除國 一作東市 人棄</small>	元朔
六	六		元狩
四 除金國 坐耐 侯成 五年	年元當自侯今年元		元鼎
	六六		元封
	四		太初
邯平 <small>廣平 表在敬</small>	陘城 <small>應重封 子貞已封 陘二人不</small>	陘城 <small>作陘地在 幸處於理 爲得精王</small>	國名
子王肅 此見於	子王靖山中		
年順元 侯劉 庚辰 四月 三年	年義元 侯劉 癸酉 三月 三年		
四六	四六		
四 除金國 坐耐 侯順 五年	四 除金國 坐耐 侯義 五年		



<p>浮丘<small>沛表在</small></p>	<p>杏山</p>	<p>句陵<small>徐廣曰一作容陵</small></p>	<p>句容<small>會稽表在</small></p>
<p>子王安楚</p>	<p>子王安楚</p>	<p>子王定沙長</p>	<p>子王定沙長</p>
<p>六年<small>後九月王戊侯劉元</small></p>	<p>六年<small>後九月王戊侯劉元</small></p>	<p>六年<small>七月乙巳侯劉元</small></p>	<p>六年<small>七月乙巳侯劉元</small></p>
<p>一六</p>	<p>一六</p>	<p>一六</p>	<p>元年<small>無後國除</small></p>
<p>五年<small>今侯霸元</small></p>	<p>六</p>	<p>六</p>	
<p>四<small>坐耐金國除</small></p>	<p>四<small>坐耐金國除</small></p>	<p>四<small>坐耐金國除</small></p>	
<p>洛陵<small>潯陽表在南</small></p>	<p>易<small>潯陽表在</small></p>	<p>象氏<small>韋昭曰云在鉅鹿</small></p>	<p>武始<small>敬侯表在</small></p>
<p>子王定沙長</p>	<p>子王肅敬趙</p>	<p>子王肅敬趙</p>	<p>子王肅敬趙<small>王為趙立</small></p>
<p>四年<small>三月乙丑侯劉元</small></p>	<p>三年<small>四月庚辰安侯劉元</small></p>	<p>三年<small>四月庚辰侯劉元</small></p>	<p>三年<small>四月庚辰侯劉元</small></p>
<p>三一</p>	<p>四六</p>	<p>四六</p>	<p>四六</p>
<p>二年<small>侯章有罪國除</small></p>	<p>六</p>	<p>六</p>	<p>六</p>
	<p>四<small>侯種元</small></p>	<p>二<small>侯安元</small></p>	<p>六</p>
	<p>四</p>	<p>四</p>	<p>四</p>

<p>湖孰 <small>丹陽 表在</small></p>	<p>盱眙</p>	<p>丹楊 <small>表在 無調</small></p>	<p>廣戚</p>
<p>子王易都江</p>	<p>子王易都江</p>	<p>子王易都江</p>	<p>子王共魯</p>
<p><small>常行 表作 元年</small> 劉胥 丁卯 正月 元年</p>	<p><small>掌之 表作 元年</small> 劉象 辰侯 月甲 十二年</p>	<p><small>辰哀 月甲 十二年</small> 六 侯敢 後園</p>	<p><small>將 徐廣曰 一作 年</small> 劉節 侯 元年</p>
<p>六六</p>	<p>六六</p>	<p>六 侯敢 後園</p>	<p>六 侯 元年</p>
<p>四 侯 聖 年元</p>	<p>四 侯 之 國除</p>		<p>六 侯 坐 除金國</p>
<p>二六</p>			
<p>四</p>			
<p>安衆 <small>南陽 志屬</small></p>	<p>建成 <small>豫章 表在</small></p>	<p>茶陵 <small>桂陽 表在 志屬 長沙</small></p>	<p>攸輿 <small>有攸縣 今長沙 表在</small></p>
<p>子王定沙長</p>	<p>子王定沙長</p>	<p>子王定沙長</p>	<p>子王定沙長</p>
<p><small>元年 劉丹 康侯 乙丑 三月 四年</small></p>	<p><small>年 拾元 侯劉 乙丑 三月 四年</small></p>	<p><small>年 欣元 侯劉 乙丑 三月 四年</small></p>	<p><small>年 則元 侯劉 乙丑 三月 四年</small></p>
<p>三六</p>	<p>三五</p>	<p>三六</p>	<p>三六</p>
<p>六</p>	<p>除 敬國 朝不 坐不 侯拾 六年</p>	<p>一 侯 陽 年元</p>	<p>六</p>
<p>五 元 山拊 今侯 六年</p>		<p>五 侯 陽 元年</p>	<p>六</p>
<p>四</p>		<p>除 後園 侯無 元年</p>	<p>除 死國 罪棄 侯則 元年</p>



<p>張梁</p>	<p>龍丘<small>琅邪</small> 表在</p>	<p>睢陵<small>淮陵</small> 表在</p>	<p>秩陽<small>秣陵</small> 表作</p>
<p>子王易都江</p>	<p>子王易都江</p>	<p>子王易都江</p>	<p>子王易都江</p>
<p>元年 劉仁 哀侯 乙巳 五月 二年</p>	<p>年 代元 侯劉 乙巳 五月 二年</p>	<p>元年 定國 侯劉 丁卯 正月 元年</p>	<p>元年 劉連 終侯 丁卯 正月 元年</p>
<p>五六</p>	<p>五六</p>	<p>六六</p>	<p>六六</p>
<p>三 侯今 年元 順</p>	<p>四 坐 侯代 年 除 金國</p>	<p>四 國 侯定 年 除 金國</p>	<p>三 連 終侯 年 除 金國</p>
<p>四六</p>			
<p>四</p>			
<p>東平<small>東海</small> 表在</p>	<p>有利<small>東海</small> 表在</p>	<p>利鄉</p>	<p>葉<small>葉音</small> 表在</p>
<p>子王共陽城</p>	<p>子王共陽城</p>	<p>子王共陽城</p>	<p>子王定沙長</p>
<p>年 慶元 侯劉 乙丑 三月 四年</p>	<p>年 釘元 侯劉 乙丑 三月 四年</p>	<p>元年 劉嬰 康侯 乙丑 三月 四年</p>	<p>元年 劉嬰 康侯 乙丑 三月 四年</p>
<p>三三</p>	<p>三</p>	<p>三二</p>	<p>三六</p>
<p>除 罪國 姦有 妙妹 坐與 侯慶 三年</p>	<p>除 市國 臣棄 書稱 淮南 坐遺 侯釘 元年</p>	<p>除 國罪 有嬰 侯年 三</p>	<p>四 坐 侯嘉 年 除 金國</p>

臨原	平望	壤	劇
臨原 <small>表在</small>	平望	壤	劇
子王懿川苗	子王懿川苗	子王懿川苗	子王懿川苗
年 昌元 劉始 教侯 乙巳 五月 二年	年 元 劉實 夷侯 乙巳 五月 二年	年 延元 劉高 夷侯 乙巳 五月 二年	年 元 劉錯 原侯 乙巳 五月 二年
五	五	五	五
六	年元人楚侯今年三	年元延侯今年元	年元昌廣侯孝年二
六	四	六	一五六
六	六	六	五
四	四	四	四
鈞丘	海常	山州	運平
鈞丘 <small>表在</small>	海常 <small>表在</small>	山州	運平 <small>表在</small>
子王共陽城	子王共陽城	子王共陽城	子王共陽城
年 憲元 侯劉 乙丑 三月 四年	年 福元 侯劉 乙丑 三月 四年	年 齒元 侯劉 乙丑 三月 四年	年 訢元 侯劉 乙丑 三月 四年
三	三	三	三
三	六	六	六
年元德執侯今年四	四	四	四
六	除 金國 侯福 五年	除 金國 侯齒 五年	除 金國 侯訢 五年
六			
四			



史記卷三十一

葛魁 一作葛 廣曰葛 志國或 鄉名

子王懿川菑

二年五月乙巳 節侯 劉寬 元年

五 三 侯 三 二 一 年 元 威 今 年 四

除 市 國 人 棄 坐 殺 侯 威 三 年

益都

子王懿川菑

二年五月乙巳 侯 劉 胡元

五 六

六

六

四

平酌 漢表 作平 酌 志 屬北

子王懿川菑

二年五月乙巳 侯 劉 寬元

五 六

年 元 時 中 侯 恩 年 元

六 六

四

劇魁 志屬 北海

子王懿川菑

二年五月乙巳 侯 劉 寬元

五 六

六

年 元 昭 侯 年 元

三 四

南城

子王共陽城

四年三月乙丑 侯 劉 貢元

三 六

六

六

四

廣陵 徐廣 作日一 陽

子王共陽城

四年三月乙丑 常侯 劉表 元年

三 四 侯 年 五 年 元 成

二 四 侯 年 五 年 元 成

除 金 國 坐 酎 侯 威

莊原 漢表 作杜 原

子王共陽城

四年三月乙丑 侯 劉 寬元

三 六

四 坐 酎 侯 恩

除 金 國

臨樂 雲昭 名屬 新海

子王靖山中

四年甲午劉光 元年

三 六

六

五 侯 今 年 六

四

日不 救意 善法

年 元 施

<p>臨朐 <small>東海 表在</small></p> <p>子王懿川苗</p>	<p>宜成 <small>平原 表在</small></p> <p>子王懿川苗</p>	<p>平度 <small>東萊 表在</small></p> <p>子王懿川苗</p>	<p>壽梁 <small>壽樂 表在</small></p> <p>子王懿川苗</p>
<p>二年 五月 乙巳 哀侯 劉奴 元年</p>	<p>二年 五月 乙巳 漢侯 劉僊 元年</p>	<p>二年 五月 乙巳 侯劉 衍元 年</p>	<p>二年 五月 乙巳 侯劉 守元 年</p>
<p>五六</p>	<p>五六</p>	<p>五六</p>	<p>五六</p>
<p>六 六</p>	<p>六 六</p>	<p>六 六</p>	<p>四 生爵 除 金國 侯守 五年</p>
<p>四</p>	<p>除 市國 弟棄 坐教 侯福 元年 太初</p>	<p>四</p>	
<p>千鍾 <small>廣曰一作重漢表 地理志 有重丘 作重侯 在平原</small></p> <p>子王獻間河</p>	<p>廣川</p> <p>子王靖山中</p>	<p>高平 <small>平原 表在</small></p> <p>子王靖山中</p>	<p>東野</p> <p>子王靖山中</p>
<p>四年 四月 甲午 侯劉 掄元 陰云 劉一 年</p>	<p>四年 四月 甲午 侯劉 頗元 年</p>	<p>四年 四月 甲午 侯劉 嘉元 年</p>	<p>四年 四月 甲午 侯劉 章元 年</p>
<p>三一 二</p>	<p>三六 六</p>	<p>三六 六</p>	<p>三六 六</p>
<p>二年 侯陰 不使 八為 秋請 有罪 國除</p>	<p>四 坐爵 除 金國 侯頗 五年</p>	<p>四 坐爵 除 金國 侯嘉 五年</p>	<p>六 六</p>
			<p>四</p>



尉文		辟		東莞		雷	
南郡	表在	東莞	表在	現邪	志屬	東莞	表在
子王蕭敬趙		子王共陽城		子王共陽城		子王共陽城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劉侯		劉侯		劉侯		劉侯	
甲午		甲午		甲午		甲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二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五		二二六		三		五六	
年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侯		侯		侯		侯	
年元		年元		年元		年元	
六		四				五	
四		四				五	
除金		除金				除金	
坐耐		坐耐				坐耐	
侯		侯				侯	
年元		年元				年元	
五		五年				五年	
山		稻		定		披陽	
勅寺	表在	琅邪	表在	名	定地	千乘	反志屬
子王孝齊		子王孝齊		子王孝齊		子王孝齊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侯		侯		侯		侯	
乙卯		乙卯		乙卯		乙卯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月	
四年		四年		四年		四年	
三六		三六		三六		三六	
六		二		三		四	
六		年元		年元		年元	
六		陽都		陽都		陽都	
四		四		四		四	

<p>郡會 <small>魏郡 志屬</small></p>	<p>襄曉 <small>音仕威 愉反 昭云廣 平縣曉</small></p>	<p>榆丘</p>	<p>封斯 <small>常山 志屬</small></p>
<p>子王肅敬趙</p>	<p>子王肅敬趙</p>	<p>子王肅敬趙</p>	<p>子王肅敬趙</p>
<p>二年 六月 甲午 侯劉 仁元 年</p>	<p>二年 六月 甲午 侯劉 建元 年</p>	<p>二年 六月 甲午 侯劉 壽福 元年</p>	<p>二年 六月 甲午 侯劉 勝元 年</p>
<p>五六</p>	<p>五六</p>	<p>五六</p>	<p>五六</p>
<p>六</p>	<p>四 生 侯建 除 年</p>	<p>四 福 侯壽 除 年</p>	<p>六</p>
<p>六</p>			<p>六</p>
<p>四</p>			<p>三 今侯 如意 元年 四年</p>
<p>牟平 <small>廣日一 作牟 屬東萊 志屬</small></p>	<p>雲 <small>瑛邪 志屬</small></p>	<p>柳</p>	<p>繁安</p>
<p>子王孝齊</p>	<p>子王幸齊</p>	<p>子王孝齊</p>	<p>子王幸齊</p>
<p>四年 四月 乙卯 侯劉 元年 薛瑛 年</p>	<p>四年 四月 乙卯 侯劉 元年</p>	<p>四年 四月 乙卯 侯劉 元年</p>	<p>四年 四月 乙卯 侯劉 元年</p>
<p>三三 侯今 年三</p>	<p>三六</p>	<p>三六</p>	<p>三六</p>
<p>四六</p>	<p>五 歲 侯今 年六</p>	<p>三 侯年 四 元 師 年</p>	<p>六</p>
<p>六</p>	<p>一六</p>	<p>三四 侯今 年五 元 為 年</p>	<p>六</p>
<p>四</p>	<p>四</p>	<p>二四</p>	<p>三 年元 壽侯今 年四</p>



史記卷三十一

朝 郡縣 志 皆表 不 凡侯

子王肅敬趙

二年 六月 甲午 侯劉 義元 年

五六

二年 今年 二侯 元祿

四六

四

東城 志 屬 九江

子王肅敬趙

二年 六月 甲午 侯劉 遠元 年

五六

元年 侯遠 有罪 國除

四

四

陰城

子王肅敬趙

二年 六月 甲午 侯劉 蒼元 年

五六

六

元年 侯蒼 有罪 國除

四

望廣 志 屬 涿郡

子王靖山中

二年 六月 甲午 侯劉 安中 元

五六

六

六

四

柴 志 屬 泰山

子王幸齊

四年 四月 乙卯 原侯 劉代 元

三六

六

六

四

柏陽 志 屬 中山

子王肅敬趙

五年 十一月 月辛 侯劉 終 古元 年

二六

六

六

四

鄆

志 屬 漢表 鄆作 欽音 許昭 反志 蜀常 山郡

子王肅敬趙

五年 十一月 月辛 侯劉 延 年元 年

二六

四

五年 侯延 年 酎金 國除

四

桑丘 志 屬 泰山

子王靖山中

十五年 十一月 月辛 侯劉 洋元 年 將表名 漢

二六

三

六

四

乾隆四年校刊

<div>涇城</div> <div>涇城 志屬 中山</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新處</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新館</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將梁</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子王靖山中	子王靖山中	子王靖山中	子王靖山中
年 貞元 侯劉 甲午 六月 二年	年 嘉元 侯劉 甲午 六月 二年	元 未 侯劉 甲午 六月 二年	元 朝 侯劉 甲午 六月 二年
五六	五六	五六	五六
四 除 坐耐 侯貞 五年	四 除 坐耐 侯嘉 五年	四 除 坐耐 侯未 五年	四 除 坐耐 侯朝 五年
<div>樊輿</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戎丘</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柳宿</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高丘</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div>表在 涇郡</div>
子王靖山中	子王靖山中	子王靖山中	子王靖山中
年 劉係 節侯 癸酉 三月 五年	年 讓元 侯劉 癸酉 三月 五年	元 劉 夷侯 癸酉 三月 五年	年 胡元 劉被 袁侯 癸酉 三月 五年
二六	二六	二二 三 侯年三	二六
六	四 除 坐耐 侯讓 五年	四 除 坐耐 侯蘇 五年	元 侯被 胡被 無後 國除
六			
四			

史記卷三十一

年表

六



<div>畢梁<small>魏郡表在</small></div>	<div>棗彊<small>清河表在</small></div>	<div>西熊</div>	<div>蒲領<small>東海表在</small></div>
子王惠川廣	子王惠川廣	子王惠川廣	子王惠川廣
年 豐元 侯劉 癸酉 十月 三年	年 晏元 侯劉 癸酉 十月 三年	年 明元 侯劉 癸酉 十月 三年	年 嘉元 侯劉 癸酉 十月 三年
四 六	四	四	四
六			
三			
除國罪有晏侯年四			
<div>安遙<small>安道表作</small></div>	<div>安險<small>中山志屬</small></div>	<div>安郭<small>涿郡表在</small></div>	<div>曲成<small>涿郡表在</small></div>
子王靖山中	子王靖山中	子王靖山中	子王靖山中
年 恢元 侯劉 癸酉 三月 五年	年 應元 侯劉 癸酉 三月 五年	年 博元 侯劉 癸酉 三月 五年	年 萬歲 侯劉 癸酉 三月 五年
二 六	二 六	二 六	二 六
四 坐 金國 除	四 坐 金國 除	六 六	四 歲 金國 除
侯恢 五年	侯應 五年		侯萬 五年
		六	
		四	

<b>阿武</b> <small>子王獻間河</small>					<b>婁安</b> <small>子王獻間河</small>					<b>距陽</b> <small>子王獻間河</small>					<b>房光</b> <small>子王獻間河</small>				
三年十月癸酉					三年十月癸酉					三年十月癸酉					三年十月癸酉				
四六					四六					四四二四					四六				
六					六					除國罪有渡侯年五					除國罪有股侯年元				
六					六					除國罪有渡侯年五									
年元寬二侯今年三					年元嬰侯今年元														
<b>洮陽</b> <small>子王定沙長</small>					<b>都梁</b> <small>子王定沙長</small>					<b>春陵</b> <small>子王定沙長</small>					<b>夫夷</b> <small>子王定沙長</small>				
五年六月壬子					五年六月壬子					五年六月壬子					五年三月癸酉				
二五					二六					二六					二六				
年元係一侯今年元					年元係一侯今年元					年元係一侯今年元					年元係一侯今年元				
六					六					六					四二六				
四					四					四					四				



參戶 志屬

子王獻間河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  
元

四六

六

六

四

州鄉 志屬

子王獻間河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  
元

四六

六

五年六月  
侯劉  
元

四

成平 志屬

子王獻間河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  
元

四二

三年侯有禮國除

二

廣 志屬

子王獻間河

三年十月癸酉  
侯劉  
元

四六

四

五年侯順  
除

泉陵 志屬

子王定沙長

五年六月壬子  
侯劉  
元

二六

六

六

四

終弋 志屬

子賜王山衡

六年四月丁丑  
侯劉  
元

一六

四

五年侯廣  
除

麥 志屬

子王項陽城

元年四月戊寅  
侯劉  
元

六四

四

五年侯昌  
除

鉅合 志屬

子王項城

元年四月戊寅  
侯劉  
元

六四

五年侯發  
除

<p>周堅</p>	<p>榮簡 <small>平門在莊 表作榮</small></p>	<p>陪安 <small>漢在</small></p>	<p>蓋胥 <small>在太 郭在漢</small></p>
<p>子王貞北濟</p>	<p>子王貞北濟</p>	<p>子王貞北濟</p>	<p>子王獻問河</p>
<p>年何元 侯劉 癸酉 十月 三年</p>	<p>年壽元 侯劉 癸酉 十月 三年</p>	<p>年壽元 侯劉 癸酉 十月 三年</p>	<p>年壽元 侯劉 癸酉 十月 三年</p>
<p>四 四 四 四 四</p>	<p>四 四 四 四 四</p>	<p>四 四 四 四 四</p>	<p>四 四 四 四 四</p>
<p>年元時 侯年五 國除 耐金 時生 侯富 五年</p>	<p>除國罪有癸侯年三</p>	<p>年元客秦侯癸年二 除國嗣無癸客秦侯年三</p>	<p>除金國 侯年五</p>
<p>石洛 <small>表在</small></p>	<p>零殷 <small>加音庫 反呼</small></p>	<p>黃 <small>邪在反扶 表來</small></p>	<p>昌 <small>琅邪</small></p>
<p>子王頃陽城</p>	<p>子王頃陽城</p>	<p>子王頃陽城</p>	<p>子王頃陽城</p>
<p>年敬元 侯劉 戊寅 四月 元年</p>	<p>年劉澤 侯康 戊寅 四月 元年</p>	<p>年方元 侯劉 戊寅 四月 元年</p>	<p>年差元 侯劉 戊寅 四月 元年</p>
<p>六 六 六 六 六</p>	<p>六 六 六 六 六</p>	<p>六 六 六 六 六</p>	<p>六 六 六 六 六</p>
<p>六 六 六 六 六</p>	<p>六 六 六 六 六</p>	<p>六 六 六 六 六</p>	<p>六 六 六 六 六</p>
<p>四</p>	<p>四</p>	<p>四</p>	<p>四</p>



陪		富		五據		安陽	
<small>平原 姜在</small>				<small>泰山 姜在</small>		<small>平原 姜在</small>	
子王貞北濟		子王貞北濟		子王貞北濟		子王貞北濟	
三年十月		三年十月		三年十月		三年十月	
蔡西		蔡西		侯劉履		蔡西	
繆侯		侯劉		丘元年		侯劉	
劉明		蔡元		<small>作鍾者 劬劉氏 烏霍反</small>		樂元	
元年		年		年		年	
四六		四六		四六		四六	
三侯年		六		四丘坐		六	
二邑侯年		六		侯履五年		六	
元邑侯年		四		國除耐金		四	
除國金耐坐邑侯年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一

年表

九

<p>叢<small>叢作</small> 今平原無 戴此北創 非一畫鼎 名也</p> <p>子王貞北齊</p>	<p>平<small>志屬河南</small></p> <p>子王貞北齊</p>	<p>羽<small>志屬干原</small></p> <p>子王貞北齊</p>	<p>胡母<small>泰山</small> 貞<small>濟已下十一 表在北與王 子而漢表自 安陽表已下 王于同是</small></p> <p>子王貞北齊</p>
<p>三年十月 癸酉 侯劉 信元</p> <p>四六</p>	<p>三年十月 癸酉 侯劉 遠元</p> <p>四六</p>	<p>三年十月 癸酉 侯劉 成元</p> <p>四六</p>	<p>三年十月 癸酉 侯劉 堯元</p> <p>四六</p>
<p>五年 侯信 坐耐 金國 除</p> <p>四</p>	<p>元年 侯遠 有罪 國除</p> <p>四</p>	<p>六年 侯劉</p> <p>四</p>	<p>五年 侯楚 坐耐 金國 除</p> <p>四</p>
<p>庸<small>表在琅邪</small></p> <p>子王頃陽城</p>	<p>翟<small>表在東海</small></p> <p>子王頃陽城</p>	<p>鱣<small>表在襄黃 名肥又音 縣齊</small></p> <p>子王頃陽城</p>	<p>彭<small>表在東海</small></p> <p>子王頃陽城</p>
<p>元年四月 侯劉 名餘</p> <p>六六</p>	<p>元年四月 侯劉 壽元</p> <p>六六</p>	<p>元年四月 侯劉 應元</p> <p>六六</p>	<p>元年四月 侯劉 元元</p> <p>六六</p>
<p>五年 侯壽 坐耐 金國 除</p> <p>六六</p>	<p>五年 侯壽 坐耐 金國 除</p> <p>六六</p>	<p>五年 侯應 坐耐 金國 除</p> <p>六六</p>	<p>五年 侯儼 坐耐 金國 除</p> <p>六六</p>
<p>四年 侯劉</p> <p>六六</p>	<p>四年 侯劉</p> <p>六六</p>	<p>四年 侯劉</p> <p>六六</p>	<p>四年 侯劉</p> <p>六六</p>
<p>四年 侯劉</p> <p>六六</p>	<p>四年 侯劉</p> <p>六六</p>	<p>四年 侯劉</p> <p>六六</p>	<p>四年 侯劉</p> <p>六六</p>



<p>蘭 <small>志屬 西河</small></p>	<p>利昌 <small>志屬 齊郡</small></p>	<p>邵 <small>志屬 山陽</small></p>	<p>離石 <small>志屬 西河 表在 上黨</small></p>
子王共代	子王共代	子王共代	子王共代
<p>年 意元 侯劉 壬戌 正月 三年</p>	<p>年 嘉元 侯劉 壬戌 正月 三年</p>	<p>年 懷元 侯劉 壬戌 正月 三年</p>	<p>年 緒元 侯劉 壬戌 正月 三年</p>
四六	四六	四六	四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p>柁 <small>志屬 海按志 風與柁 別也</small></p>	<p>東淮 <small>表在</small></p>	<p>虛水 <small>志屬 虛志 耶</small></p>	<p>輒 <small>志屬 名志屬 北海類 師古曰 即狹字</small></p>
子王頃陽城	子王頃陽城	子王頃陽城	子王頃陽城
<p>年 元年 四月 戊寅 侯劉 四元</p>	<p>年 元年 四月 戊寅 侯劉 類元</p>	<p>年 元年 四月 戊寅 侯劉 萬元</p>	<p>年 元年 四月 戊寅 侯劉 息元</p>
六四	六四	六六	六六
除金國 坐耐 侯實 五年	除金國 坐耐 侯實 五年	六	六
		四	四

<div>臯狼<small>志在臯淮</small></div>	<div>土軍<small>志在土軍</small></div>	<div>隰成<small>志在隰成</small></div>	<div>臨河<small>志在臨河</small></div>
子王共代	子王共代	子王共代	子王共代
年 通元	年 郭客	年 忠元	年 賢元
三 正月	三 正月	三 正月	三 正月
王 侯劉	王 侯劉	王 侯劉	王 侯劉
四 六	四 六	四 六	四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div>餅<small>音展拿餅 昭云古 餅邑音 滿經反 邪志屬</small></div>	<div>廣饒<small>志在廣饒 齊郡</small></div>	<div>陸<small>志在陸 壽光</small></div>	<div>涓<small>作清在 東海音 有挾漕 水在南 陽縣疑 美非也</small></div>
子王靖川苗	子王靖川苗	子王靖川苗	子王頃陽城
年 成元	年 劉圖	年 何元	年 元年
十 月	十 月	四 月	四 月
王 侯劉	王 侯劉	王 侯劉	王 侯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耐金 國除
			侯不 疑坐
			五年



<p>瑕丘<small>山陽志屬</small></p>	<p>寧陽<small>濟南表在</small></p>	<p>博陽<small>汝南志屬</small></p>	<p>干章<small>集日徐廣作斤表在</small></p>
<p>子王共魯</p>	<p>子王共魯</p>	<p>子王孝齊</p>	<p>子王共代</p>
<p>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貞元年</p>	<p>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恢元年</p>	<p>三年三月乙卯廉侯劉就元年</p>	<p>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通元年</p>
<p>四六</p>	<p>四六</p>	<p>四六</p>	<p>四六</p>
<p>六</p>	<p>六</p>	<p>三年五年侯將坐吉終二吉元年除國金耐</p>	<p>六</p>
<p>六</p>	<p>六</p>		<p>六</p>
<p>四</p>	<p>四</p>		<p>四</p>
<p>阜虞<small>琅邪志屬</small></p>	<p>襄陵<small>河東志屬表在</small></p>	<p>甘井<small>集表在</small></p>	<p>俞閭</p>
<p>子王康東膠</p>	<p>子王穆川廣</p>	<p>子王穆川廣</p>	<p>子王靖川苗</p>
<p>五年元月丙午三侯劉建元年</p>	<p>元年十月乙酉侯劉聖元年</p>	<p>元年十月乙酉侯劉元元年</p>	<p>元年十月辛卯侯劉不害元年</p>
<p>六</p>	<p>六六</p>	<p>六六</p>	<p>六六</p>
<p>四</p>	<p>六</p>	<p>六</p>	<p>六</p>
<p>四</p>	<p>四</p>	<p>四</p>	<p>四</p>

公丘  
志

子王共魯

三年三月乙卯夷侯劉順元年

四六

六六四

魏其  
志

子王康東膠

元年五月丙午暢侯劉昌元年

六六四

郁狼  
志

子王共魯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順元年

四六

四生爵除金國

祝茲  
志

子王康東膠

元年五月丙午侯劉昌元年

除國敬不國出授印棄坐延年五

四六

四生爵除金國

祝茲

四

除國敬不國出授印棄坐延年五

四

四

四

四

西昌

子王共魯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順元年

四六

四生爵除金國

祝茲

子王康東膠

元年五月丙午侯劉昌元年

除國敬不國出授印棄坐延年五

四

四

四

四

史記卷二十一

史記卷二十一考證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蓋武帝以前即有王子封侯出自特恩非通例也至主父偃之策行則王子無不封侯而諸侯益弱矣 安成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一

年表

十一



○按漢表作安城 浮邱侯劉不害臣召南按漢表作不害是也漢人名不害者頗多如高祖功臣有公

不害武帝功臣有魏不害 丹楊臣召南按地理志丹陽縣屬丹陽郡皆作陽字至沈約宋志始作丹楊蓋

丹陽者丹水之陽後又以多楊改稱丹楊也說見前 盱台臣召南按地理志作盱眙 壤臣召南漢表作懷昌 劇魁侯

劉墨臣召南漢表作黑 平度侯劉衍臣召南漢表作行 雷侯劉稀臣召南漢表作稀 辟臣召南漢表作辟土 封斯侯劉胡

陽臣召南按漢表作胡陽是也漢時多以不害無傷爲名 望廣侯劉安中臣召南漢表作忠則此侯單名也

距陽侯劉白臣召南白漢表作句當由字形相似而異耳 成平臣召南漢表作平城 陪安索隱在魏郡臣召南按

漢表作陰安以地理志証之陰安縣屬魏郡索隱云在魏郡則古本亦作陰安後傳寫誤耳 周堅臣召南漢表作

周望 安陽侯劉樂臣召南漢表作樂 富侯劉襲臣召南漢表作龍 陪侯劉明臣召南漢表作則 邵侯劉慎臣召南漢表作

順 蘭侯劉憲臣召南漢表作罷軍 寧陽侯劉恢臣召南漢表作恬 瑕丘侯劉貞臣召南漢表作政 郁狼侯劉騎臣召南漢

表作驕 洛陵侯劉章臣召南按漢表作童當是漢世諸王如城陽王章功在帝室海內所共聞必不至犯

其名也 葉侯劉嘉臣召南漢表作喜 鈞邱侯劉憲臣召南漢表作寬 披陽索隱志屬千乘臣召南按地理志千

乘郡有被陽縣然則此表披陽當作被陽 柳侯劉陽臣召南陽漢表作陽已 樊輿侯劉條臣召南條漢表作修 安

郭侯劉博臣召南博漢表作博富 都梁侯劉遂臣召南遂漢表作定 父城索隱志在遼西臣召南按地理志遼西

有父城縣則索隱以前本作文城與漢表同後來傳寫誤耳 祝茲侯劉延臣召南延漢表作延年

史記卷二十二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貢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高皇帝元	年	春沛公爲漢一	王之南鄭秋	丞相蕭何守	還定雍	漢中	大事記	相建業	相太尉三公	將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佐	亞相	六	五
立太子	二	春定塞翟魏二	河南韓殷國	守關中	夏伐項籍至	彭城還據榮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三	魏豹反使韓三 信別定魏伐 趙楚圍我榮 陽	四	使韓信別定四 齊及燕太公 自楚歸與楚 界洪渠	五	冬破楚垓下五 殺項籍春王 踐皇帝位定 入都關中 關成陽也 東函谷南曉 武西散關北 重關在四關 之中用劉敬 張良之計故 也
二		三	御史大夫汾 陽侯周昌	四	冬破楚垓下五 殺項籍春王 踐皇帝位定 入都關中 關成陽也 東函谷南曉 武西散關北 重關在四關 之中用劉敬 張良之計故 也
三	匈奴敗代太 守友 <small>隴驪徐</small> 廣日太守姓 共名友	四	匈奴入寇襄 代上郡	五	匈奴敗 代都尉 朱英
六					
七	御史大夫弘	八	春長平侯衛 青爲大將軍 擊石賁衛尉 蘇建爲游擊 將軍屬青左 內史李沮爲 強弩將軍太 僕賀爲車騎 將軍代相李 蔡爲輕車將 軍羊頭侯張 次公爲將軍 大行息爲將 軍皆屬大將 軍擊匈奴 沮音子 如反	九	大將軍青再 出定襄擊胡 合騎侯公孫 敖爲中將軍

<p>六</p> <p>尊太公為太六 上皇劉仲為封為鄒侯張 代王立大市蒼為計相 更命咸陽曰<small>圖</small>計相主 長安<small>圖</small>按天下書計及 上盧籍已封計吏 長安侯者盡 當時別有長 安號</p>	<p>七</p> <p>長樂宮成自七 櫟陽徙長安 伐匈奴匈奴 圍我平城</p>	<p>八</p> <p>擊韓信反虜 於趙城賁高 作亂明年覺 誅之匈奴攻 代王代王棄 國亡廢為郤 陽侯<small>圖</small>郤 音合在馮翊 劉仲封</p>	<p>九</p> <p>未央宮成置九 酒前殿太上 皇尊上坐帝 遷為相國 奉玉盃上壽 日始常以臣 不如仲力今</p>
			<p>御史大夫昌 為趙丞相</p>
<p>元狩元年</p> <p>十月淮南 王安衛山土 賜謀反皆自 殺國除</p>	<p>匈奴入 馬門代 郡江都 王建戍 膠東王 子慶立 為六安 王</p>	<p>匈奴入右北二 平定襄</p>	<p>三</p>
<p>太僕實為左 將軍郎中令 李廣為後將 軍翁侯趙信 為將軍敗降 匈奴衛尉蘇 建為將軍敗 身脫左內史 沮為強弩將 軍皆屬青</p>	<p>冠軍侯霍去 病為驃騎將 軍擊胡至祁 連合騎侯敖 為將軍出北 地博望侯張 騫郎中令李 廣為將軍出 右北平</p>	<p>御史大夫蔡 御史大夫湯</p>	<p>大將軍青出 定襄郎中令 李廣為前將 軍太僕公孫</p>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三

年表

三



<p>臣功孰與仲 多太上皇笑 殿上稱萬歲 徙齊田楚昭 屈景于關中 太上皇崩陳十 壽反代地 誅淮陰彭越 誅布反 冬擊布還沛 夏上崩置長 陵</p>	<p>御史大夫江 邑侯趙堯 周勃為太尉 攻伐後官省</p>	<p>趙王如意 死始作長安 城西北方陰 諸侯丞相為 相</p>	<p>楚元 王齊 悼惠 王來 目 參為相國</p>	<p>初作長安城二 蜀滿氏反擊 之 煎氏音低蜀 郡縣名</p>	<p>孝惠元 年</p>
<p>賀為左將軍 主爵趙食其 為右將軍平 陽侯曹襄為 後將軍擊單 于</p>	<p>太子少傅武 彊侯莊青翟 為丞相</p>	<p>四月乙巳皇 旦為燕王 旦為廣陵王</p>	<p>太子太傅高 陵侯趙周為 丞相</p>	<p>立常山憲王 子平為真定 王南為泗水 王六月中河 東汾陰得寶 鼎</p>	<p>元鼎元年</p>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一

年表

三

四	三月甲子赦三 無所復作	為高 廟立 廟於 沛城 成置 歌兒 一百 二十 人	五	六	七	高后元年
三月甲子赦三 無所復作	為高 廟立 廟於 沛城 成置 歌兒 一百 二十 人	七月齊悼惠 王薨立太倉 王薨立太倉 西市八月故 齊	已巳曲逆侯 陳平為左丞 相	上崩大臣用 張辟疆計呂 氏權重以呂 台為呂王立 少帝已卯葬 安陵	王孝惠諸子 置孝悌力田	三
四	四	十月乙巳安 國侯王陵為 右丞相十月	已巳曲逆侯 陳平為左丞 相	十一月甲子 徙平為右丞 相辟陽侯審 食其為左丞 相	十一月甲子 徙平為右丞 相辟陽侯審 食其為左丞 相	三
		廣阿侯任敖為 御史大夫俱 徐廣曰漢書在 高后元年				
五	三月 南越相 嘉反殺 其王及 漢使者	十二月東越反	元封元年	二	三	四
四	九月辛巳御 史大夫石慶 出桂陽主爵 楊僕為樓船 將軍出豫章 皆破南越	故龍領侯韓 說為橫海將 軍出會稽樓 船將軍楊僕 出豫章中尉 王溫舒出會 稽皆破東越	秋樓船將軍 楊僕左將軍 荀彘出遼東 擊朝鮮	五	六	七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太初元年	改曆以正月 為歲首 始用夏正也	九	八	七	六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二月呂王 台薨子嘉代 立為呂王行 八銖錢	廣少帝更立 常山王弘為 帝	八月淮陽王 亮以其弟壺 關侯武為淮 陽王令戊卒 歲更	以呂產為呂 王四月丁酉 赦天下晝昏	趙王幽死以 呂祿為趙王 梁王徙趙自 殺	高后 崩九 月 諸呂 免九 月 後九 月 王代 錢位 皇帝	七月 辛巳為 隆慮侯薨為 御史大夫蒼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食其	平	四	五	六	七	八
平陽侯曹窋 一本為御史 大夫在六年 審音竹 律反	絳侯周勃為 太尉	早指平監	呂產為呂 王四月丁酉 赦天下晝昏	趙王幽死以 呂祿為趙王 梁王徙趙自 殺	高后 崩九 月 諸呂 免九 月 後九 月 王代 錢位 皇帝	七月 辛巳為 隆慮侯薨為 御史大夫蒼

二	三	四	天漢元年	二	三	四
三月丁卯太 僕公孫賀為 丞相封萬縣 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春貳師將軍 李廣利出朔 方至余吾水 上游擊將軍 韓說出五原 因杆將軍公 孫敖皆擊匈 奴 子奴 因杆地名	御史大夫周 勃	御史大夫卿 王卿	御史大夫廷廣	御史大夫蒼	御史大夫蒼	御史大夫蒼

除收拏相坐十一  
律立太子賜六  
民爵  
平徙爲左丞侯灌嬰爲太

十一月辛巳勃爲相潁陰  
平徙爲左丞侯灌嬰爲太  
相太尉絳侯尉  
周勃爲右丞

除誹謗律  
皇子武爲  
代王參爲  
平丞十  
絳侯勃復爲  
丞相

王	爲梁	王勝	太原
---	----	----	----

徙代	王武	爲淮	陽王	上幸
一	十一月乙亥	太尉頡陰侯爲丞相	灌嬰爲丞相	
二	棘蒲侯陳武	爲大將軍擊	濟北昌侯盧	

太原  
濟北  
王反  
匈奴  
之國  
免相  
卿共侯盧  
師甯侯邀  
澤侯將夜  
爲將軍屬  
武

大入韓士  
上郡王自  
以地一十  
盡與

祁侯賀將丘  
屯榮陽集  
徐廣曰遂姓  
魏將夜姓趙

太原	太原
更號	代

史記卷三十三

手裏

四

御史大夫勝之

御史大夫成

春貳師將軍

重合侯莽通

出河西擊匈奴

—

[illegible]

二月己巳光

爲大將軍博  
陸侯都尉金

將軍秬侯太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p>辛正月甲午御 為將軍擊胡 出代 相侯張蒼為丞 夫嘉為御史大夫</p>	<p>除錢律民得 鑄錢</p>	<p>廢淮南王遷 嚴道道死雍 嚴道在 蜀雍在扶風</p>	<p>四月丙子初 置南陵</p>	<p>令漢曰漢 夏漢為 漢公侯 太</p>	<p>溫室鍾自鳴 以芷陽鄉為 霸陵 音止又音昌 致反地理志 有芷陽縣霸 陵今霸水</p>
<p>孝昭始元元 年 四 李廣曰月九</p>	<p>三 六 五</p>	<p>四 七 三</p>	<p>五 八 九</p>	<p>元鳳元年 十 九 為右將軍 九月庚午光 祿勳張安世 御史大夫所</p>	<p>三 十一 十二月庚寅 中郎將范明 友為度遠將 軍擊烏桓 御史大夫楊敞</p>

十	諸侯王皆至七 長安	十一	上幸代地動八	十二	河決東郡金九 堤徙淮陽王 爲梁王	十三	除肉刑及田十 租稅律戍卒 令	十四	匈奴大入蕭士 關廢兵擊之 及屯長安旁	十五	黃龍見成紀士 上始郊見乘 五帝	十六	上始見渭陽十三 五帝
								成侯董赤內 史樂布昌侯 盧卿陸處侯 龜南侯趙皆 爲將軍東陽 侯張相如爲 大將軍督擊 匈奴中尉周 舍郎中令張 武皆爲將軍 屯長安旁					
五	元平元年	六	元平元年	二	元平元年	三	元平元年	二	元平元年	三	元平元年		
二	十一月乙丑 御史大夫楊 敞爲丞相封 安平侯	九月庚寅衛 尉平陵侯范 明友爲度遠 將軍擊烏丸	四月甲申光 祿大夫龍頰 御史大夫昌 水侯田廣明	九月戊戌御 史大夫蔡義 侯韓會爲前 將軍五月丁 酉水衛都尉 趙充國爲後 將軍右將軍 張安世爲車 騎將軍	七月庚寅御 史大夫田廣 明爲祁連將 軍龍頰侯韓 會爲後將軍 營平侯趙充 國爲蒲類將 軍度遠將軍 平陵侯范明 友爲雲中太 守富民侯日 順爲虎牙將 軍皆擊匈奴								



後元元年

新垣平詐言十四  
方士覺誅之

匈奴

和親

地動

置谷口邑

上幸雍

匈奴三萬人  
入上郡二萬  
入入雲中

十五

八月庚午御  
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封  
故安侯

御史大夫青

五

以中大夫令  
免為車騎將  
軍軍飛狐故  
楚相蘇意為  
將軍軍句注  
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守  
周亞夫為將  
軍軍細柳宗  
正劉禮軍霸  
上視茲侯徐  
厲軍棘門以  
備胡數月胡  
去亦罷歸  
句如字又音  
鈞

地節元年

三月戊子崩  
皇后  
六月甲辰  
少府長信  
章賢自  
相封丞  
侯扶陽  
十月乙卯立霍后

三

四

二

三

四

元康元年

二

三

四

六

立太子  
六月壬辰御  
史大夫魏相  
大司馬衛將  
軍馬為大司  
馬  
子太  
史大夫魏相  
大司馬衛將  
軍馬為大司  
馬  
申由自任平侯

二月丁卯侍

御史大夫魏相

御史大夫鄭吉

七

六

六月己亥孝  
文帝崩其  
年丁未太子  
立民出臨三  
日葬霸陵

中尉亞夫為  
車騎將軍郎  
中令張武為  
復土將軍屬  
國捍為將屯  
將軍詹事戎  
奴為車騎將  
軍侍太后  
復音伏  
擇戶幹反亦  
作悍徐  
廣日姓徐名  
馬即祝茲侯

孝景元年

立孝文皇帝  
廟都國為太  
宗廟

景帝世祖

二

立皇子  
德為河  
間王閼  
為臨江  
王餘為  
淮南王  
非為汝  
南王彭  
祖為廣  
川王發  
為長沙  
王四月  
中孝文  
太后崩

開封侯陶青  
為丞相

御史大夫關

三

吳楚七國反  
發兵擊皆破

中尉條侯周  
亞夫為太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三

年表

六

神爵元年

上郊曾吳太時七  
汾陰后土

四月樂成侯  
許延壽為強  
弩將軍後將

二

上郊獲五時殺  
棚出寶璧玉恭

將軍  
將軍韓曾為  
大司馬車騎  
將軍

三

立辟旦三

四月戊戌御  
史大夫祁吉  
為丞相封博  
陽侯

御史大夫望之

四

五鳳元年

五月延壽為  
大司馬車騎  
將軍

御史大夫霸

二

立辟旦正

三月壬申御  
史大夫黃霸  
為丞相封建  
成侯

御史大夫延年

三

四

甘露元年

立肇  
半上旦三



[illegible]

七



孝武建元元年

年之有  
號始自武帝  
自建元至後  
元共十一號

魏其侯

魏其侯

尉太置

武安侯田蚡

御史大夫抵  
漢表云牛抵

茂陵

二月

太常  
尉龍  
尉太  
尉太  
尉太

御史大夫趙  
館  
館  
館  
館

東甌王廣武  
侯望率其眾  
四萬餘人來  
降處廬江郡

二

三

御史大夫青  
翟  
姓莊

行三分錢

漢書云半兩  
四分曰兩

四

五

六

正月  
越王反  
李陵太  
后崩

五

六月癸巳武帝  
安侯田蚡為  
昌丞相

御史大夫安國

七月癸亥御  
史大夫匡衡  
由自丞相封樂

衛尉繁延壽  
為御史大夫

竟寧元年

四

孝成建始元年

五

六

七

七

正月  
免  
二十

三月甲申右  
將軍樂昌侯  
王商為右丞

十月右將軍  
樂昌侯王商  
為光祿大夫

廷尉尹忠  
御史大夫

三月甲申右  
將軍樂昌侯  
王商為右丞

少府張忠  
御史大夫

將軍樂昌侯  
王商為右丞  
行尉史

丹為右

帝母寶

元光元年

二

帝初之雍郊  
見五時

三

夏御史大夫  
韓安國為護  
軍將軍衛尉  
李廣為驍騎  
將軍太僕公  
孫賀為輕車  
將軍大行王  
恢為將屯將  
軍大中大夫  
李息為材官  
將軍墓單于  
馬邑不合謀  
恢

三

五月丙子決  
河于瓠子

四

十二月  
丁亥地  
幸五  
平棘侯薛澤  
為丞相

御史大夫臧

河平元年

二

三

十月辛卯史  
丹為左將軍  
太僕平安侯  
王章為右將  
軍

將軍

四

六月丙午諸  
大夫散騎光祿  
大夫張禹為  
丞相

陽朔元年

二

三

辛酉  
六月太僕王  
音為御史大  
夫

三

四

九月甲子御  
史大夫王音  
祿勳于永為  
為車騎將軍  
御史大夫

四

鴻始元年

辛丑  
四月庚辰薛  
宣為丞相

五

永王  
月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鳴命羣雄天下未定王我漢中三傑既得六奇獻功章邯已破蕭何  
築宮周勃厚重朱虛至忠平津作相條侯總戎丙魏立志湯堯飾躬天漢之後表述非功

史記卷二十二

史記卷二十一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三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與楚界洪渠。

臣召南

按洪渠卽鴻溝也後書郡國志曰滎陽有鴻溝水卽楚漢約分

界處古字洪鴻通用故每以洪範爲鴻範。

王踐皇帝位定陶索隱在濟陰沉水之陽。

按沉水當作汜水各

本俱誤。立大市更命咸陽曰長安。

臣召南

按此表多可以補本紀之闕如立大市本紀所無也又按漢書

地理志長安高帝五年置此作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必得其實漢志蓋追書耳但咸陽自漢元年卽更名新

臣召南

按本紀無此事至孝景本紀中五年書更命諸

城漢志與曹參傳合。孝惠元年除諸侯丞相爲相。

臣召南

按本紀無此書起西市修

侯丞相曰相此漢書百官公卿表所據也且以本紀証之呂太后元年封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則此事不在惠

臣召南

按此事本紀無漢書紀卽據此書起西市修

帝世明矣。蜀蒯氏反擊之。按此事本紀無。立太倉西市。

臣召南

按此事本紀無漢書紀卽據此書起西市修

教倉。孝文四年關中侯申屠嘉爲御史大夫。

臣召南

按漢表此年張蒼爲丞相其御史大夫名闔至七年

馮敬爲御史大夫至十六年嘉始爲御史大夫則此表誤也張丞相列傳曰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蓋

臣召南

按地理志南陵文帝七年置卽據此文但孝景本紀二年又

十六年蒼猶爲相耳。七年初置南陵。

臣召南

按此及十年之諸侯王皆至長安後三年之置谷口邑皆本紀所無而地

書置南陵。溫室鐘自鳴。

臣召南

按此及十年之諸侯王皆至長安後三年之置谷口邑皆本紀所無而地

理志於谷口縣亦不言置自文帝。以芷陽鄉爲霸陵索隱地理志有芷陽縣。

臣召南

按索隱此句誤地理志曰霸

陵故芷陽文帝更名志未嘗有芷陽縣也。詹事或奴爲車騎將軍侍太后。

臣召南

按本紀無此句又一時

不得有兩車騎將軍必傳寫之誤也。孝景元年置司徒官。

臣召南

按此文不可解前漢總稱丞相至哀帝

元壽二年二更名大司徒漢書本紀及公卿表可徵也。樂布爲大將軍。

臣召南

按是時樂布爲將軍非大

將軍也。大字疑衍。御史大夫賜陵侯岑適。

臣召南

按漢表無此文於七年卽曰太僕劉舍爲御史大夫是

也功臣侯表並無岑適姓名而是時賜陵侯爲傳寬曾孫傳僅可知此文之誤於後二年書岑適卒亦誤也

臣召南

按是時樂布爲將軍非大

元光二年決河於瓠子。按文義當云河決於瓠子。

臣召南

按是時樂布爲將軍非大





人之高弟也

品言子夏是乃孔子門人之中高弟者謂才優而品第高也故論語四科有文學子游子夏也

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

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

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

楚鼓方叔入於河少師陽擊磬襄入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

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秦採擇六國禮儀尊君抑臣

皆襲秦故應劭曰抵至也臣贊曰抵歸也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

少所變改孝文卽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

弋綽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韓恨不得文繡治霸陵皆以瓦器是躬化節儉謂何嫌耳不須繁禮飾貌也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于

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

守三國兵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天子故不言七國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

吳楚趙衛川濟南膠西爲六國也齊孝王狐疑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卽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

民和喜瑞應辨至

音通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

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閭閻博治淺者褊狹

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

於後云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

音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

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

音屈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

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

音止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

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

疏謂寢也第側里反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

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

謂蒲草爲席既潔且柔側載臬





刃及矢鏃也謂不輕利剽速也上四妙反下卒如燦風也卒林忽反燦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謂日垂

名也莊躡起楚分而為四也也以起字為絕句或云楚莊王苗裔也括地志云鄧州黎州在京西南五千

六百七十戰國楚威王時莊躡王真嗣為漢國之地楚昭王徙都鄧莊躡王真嗣為漢國之地楚昭王徙都鄧莊躡王真嗣為漢國之地

都陳楚考烈王徙都壽春成被秦逼乃四分也然昭王雖在莊躡之前故荀卿兼言之也參是豈無堅革

利兵哉言參者驗也言驗是楚豈無利兵哉也參七合反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賴以為險

括地志云汝水源自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汝水入楚在荊州南漢江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

縣出東至下蔡入淮地江漢以為池也江漢即岷江從蜀入楚在荊州南漢江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

鄧州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圍險峻山境故有城長十餘里名為方城即此山也然而秦師至

鄧郢舉若振槁也振動也擊也槁乾葉也也鄧音鄧郢括地志云古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鄧郢北

武王始都鄧絕南故城是也在江陵北十五里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

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悚然莫必其命也言無命人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

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也徐

一作試也也城郭不集溝池不掘也掘音求勿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

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也分音扶問反言明偏墨之分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

後侯之以刑則民知學矣也使義均等則下應之以刑則民知罪伏義者故刑一人而天下服學人不尤其上知學之

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

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也類

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也正音偏足然反過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也案毛詩叙曰文武之諸侯不

敢懷也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以太祖配天而食也又一解王之子大夫士有常宗也案禮記曰別

世不遷者謂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祭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今大戴禮作郊止乎天子當是也止或作疇因誤耳社

至乎諸侯秦遷言天子已下函及士大夫函音含大夫函音含成羣立社謂包容諸侯已下至士大夫得祭社故禮云

通但不見古文各以意爲說耳今按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  
爲略者當以導與蹈同後足字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得以穿鑿而用也  
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

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

乘此兵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集解案穀梁傳曰天子至于土皆有廟天子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元尊祖上腥魚集解鄭元曰大享祫祭先王以腥魚爲祖實不膳熟

也。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元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疇先大羹。集解鄭元曰。疇至齒。而飽庶羞貴

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

也禮之文理是合於太一也隆者盛也故尊之上元尊也  
 也禮之文理歸於太一是謂禮之盛也故尊之上元尊也  
 但酌水用之至晚世雖有酒存古禮尚用水代

酒也。組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案禮尊之上元尊組之上腥魚豆之上大羹三者如一皆是本故云一也。利爵弗啐也。集解鄭元曰啐入口也。案禮按儀禮祭畢

獻祝西面告成是爲利爵祭初成事俎弗嘗也案圖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卒哭始從吉祭故受胙爵而不嘗俎也三有之弗食也

祭必立者以勸尸食至三飯而後止每  
 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是昏禮有齊也  
 齊謂婚禮父親饌子而迎之前故  
 齊戒以告鬼神是昏禮有齊也  
 齊謂婚禮父親饌子而迎之前故

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桑禮此五者皆以禮之初始質而未備亦是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集韻騷案禮記素車貴其質也

鄭元曰素車殷輅也素輅音輅謂車蓋以素帷亦質之也

郊之麻纁集解駟案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詔曰麻冕禮也

孔安國曰冕緇布冠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

正義纁音免纁音免亦

喪服之先散麻也集解案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之三尺禮記曰大功已上散帶也索隱大路已下三事相似如一故云一也散麻取其質無文飾亦貴本也

之不反也集解鄭元曰清廟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集解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一倡而三嘆集解鄭元曰倡發歌句者三嘆三人從嘆縣一鍾尚掛

鴈集註徐廣曰一作搏鴈縣音應拊音撫鴈音格鴈縣音鍾鴈格也不擊其鍾而拊  
 其格不取其聲亦質也鴈氏鴈音膊蓋依大戴禮也而鄭注禮云搏拊祝致也

而穆朱其絃又通其下孔使聲濁且遲上質而貴凡禮始乎脫家語脫猶疎略也始初也言禮之初尚疎略也成乎文家語言禮成就有文飾也

終乎稅集解徐廣曰一作悅案禮稅音悅言禮終故至備情文俱盡集解徐廣曰古尚字或假借作請諸

之至其次情文代勝音昇又音尸證反或文勝情情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言其欠情文俱失歸



本是一也歸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

為上則明正自天地以下八事大禮之備情文太史公曰至矣哉意極言禮之損益以結禮書之論也

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情以歸太一隆殺皆歸太一者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

禮始於脫暑終於稅稅亦殺也殺與脫至文有以辨卑貴賤故云有以辨也至察有以說察有以明隆殺

損益委曲情文足以說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正小人猶庶人也

上至於帝王能從禮者則治安不能從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也正言有本作愚誠深者非

禮者則危亂庶人據於事不能法禮也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嘽也正言擅作典制褊陋

矣雖有鄉子堅白同異之辨明察入於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嘽也言擅作典制褊陋

禮之中自然成懦弱敗壞之體也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嘽也正言擅作典制褊陋

其小矣正言禮之貌信廣大矣雖有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嘽也言擅作典制褊陋

陋之說文辭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淫俗褊陋之言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

恣睢猶毀譽也言皆毀禮者自取辱正言禮之貌信尊高矣雖有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

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墜落暴慢輕俗之人故繩誠陳也陳設也謂彈畫也則

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縣謂鍾也鄭元曰衡稱也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錯錯置也規車也矩彈畫也則

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正言衡曲直定懸衡輕重分錯規矩方員自消滅矣故繩者直之至也

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鄭元曰

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求也謂之能慮能慮勿易易謂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

之焉聖矣正言好火到反言人得禮之中又能思審索求其禮謂之能思慮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

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聖人比於天地日月廣大之極也以財物為

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也殺猶薄也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

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正言得禮情之中而流行不息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

其殺而中處其中情文也步驟馳騁廣為不外正言其性守中正不遠行如常守宮庭焉人域是域士君子

五帝數三王馳五伯也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正言其性守中正不遠行如常守宮庭焉人域是域士君子

也人域之中能知禮義之域限即為士及君子也外是民也禮義之外別為他行即是小人故云外是

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索隱房首旁旁皇猶徘徊也周浹猶周匝言徘徊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索隱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故曰甘受和白受采也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厚信之人則禮不虛道然此文皆荀卿禮論之所載者也

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正義言君子內守其禮德厚大積廣至於高尊明禮則索隱連贊曰禮因人心非從天下合識飾貌救弊與雅以制黎吐以事宗社清文可重豐殺難假仲尼坐樹孫通施野聖人作教罔不由者

史記卷二十三

史記卷二十三考證

禮書故制禮義以分之○秦藩本凌本皆無分之二字 二者相待而長○荀子禮論作相持而長 疏房牀第

几席所以養體也○別本無几席二字凌本以為二字疑衍臣照按禮論疏房檼類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

此特刪撮之耳未必衍也 側載臬莖○按荀子禮論作側載莖芷 寢兕持虎蛟黼黻龍集解徐廣曰乘

輿車金薄膠龍為輿倚較○臣世駿徐廣所云蓋本續漢書輿服志文劉昭注又引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

則字作繆不作繆明矣索隱云繆然龍貌非是 必信至教順○禮論作倍至教順 情勝之為安○禮論

作情說一本作情性 是儒墨之分索隱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死是也○易作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

犯難民忘其死 疆固之本也○荀子議兵篇作疆國 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議兵篇捐作隕 宛之

鉅鐵施鑽如蓬蠹○臣照按議兵篇云宛鉅鐵鉤慘如蓬蠹楊倞注云鉤與鉤同矛也正義斷句誤 然而

兵殆於垂涉○議兵篇作垂涉楊倞曰漢地志沛國有垂鄉 莊蹻起楚分而為四正義括地志云師州黎

州在京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唐無師州地理志云黎州至京師二千九百五十里 參是豈無堅革利

兵哉○臣照按議兵篇云莊蹻起楚分而為四參蓋參即三字原屬上句索隱正義蓋仍傳襲之訛而強為

之解 汝穎以為險正義地理志陽乾江山穎水出東至下蔡入淮地○陽乾山名江字衍 不畏外而固

者○議兵篇作不畏外而明內 諸侯不敢懷○禮論作壞楊倞注云司馬貞云思也蓋誤耳 所以辨貴

賤貴賤治得之本也○禮論作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楊倞注云得當為德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



有此語 函及士大夫○函啗字之誤禮論楊倞注引司馬貞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 有特牲而食者○禮論作持手而食者 利爵弗啐也○禮論啐作醺 三宥之弗食也○禮論作三臭 大皆之未廢齊也○禮論作發齊 大路之素幘也○禮論作大路之素未集也 朱弦而通越○臣照按楊倞注禮論引史記作洞越今本作通轉與荀子不異倞唐人所見本必不誤 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按禮論作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 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按禮論以爲上則明下云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 禮之貌誠深矣○禮論貌作理 入馬而弱○禮論弱作溺 入馬而驟○禮論驟作喪 廣騫不外○廣騫禮論作厲騫 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禮論作壇宇 明者禮之盡也正義此書是褚先生取荀卿禮論兼爲之○臣照按自禮由人起至儒墨之分出於禮論自治辨之極也至刑措而不用出於議兵篇自天地者生之本也至未又出禮論張晏所稱褚先生補書惟孝武本紀三王世家日者列傳龜策列傳未嘗及禮書也今攷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以下至垂之於後云句所爲太史公禮書當如是止矣其禮由人起以下則後人少其書而取荀卿子文補之耳不知禮意禮制已備舉數百言之內不必復補也若夫制裁禮論之文橫加太史公曰四字作禮書贊則謬戾已甚 恐褚先生不至是

漢 太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樂書第二

正樂大者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國有聖賢官觀周或官僚人有言語衣服體貌端  
篇者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實年實有師乙有魏文侯  
今雖合之亦畧有分焉劉向校書得樂書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雖有十一篇其名猶存也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愴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

正悲彼家難正乃憚反家難謂文可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正言成王作頌悲文王戰戰恐

不為約則脩德正為滿則棄禮伏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

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正

言不樂至荒淫也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正

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

民正嚮噉之聲與而士奮正樂音姑堯反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諸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

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正辟亦君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

容於魯正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言不能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正按家語云孔子與季桓子

走使婦之謂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是五章之刺也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

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正祖伊諫殷紂紂不聽輕積細過恣心

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

乾隆四年校刊



解澤不流正義說音悅解音聲言非此和適釋悅之事不通解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驟耳而

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也

語辭也詩曰侯其禕而者是也今亦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僊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

隸舊而已正義錄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房中樂有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

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

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

秋歌西皞集韻冬歌元冥正義錄記月令世多有故不論此不論歌今見漢書禮樂志

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集韻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敝墾界人數於此水旁見羣野

代士人持勒鞞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今天馬下

意亦通正義錄大一北極大星也霍亦汗兮沫流赭血濡濡也流沫如諸集韻應劭曰大宛馬汗

音也交反又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

邪上然然不悅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正義錄皇侃云此章有三品故名為樂本備言音聲所起故名樂本夫樂之起

動物使之然也正義錄物者外境也外有善惡來觸於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集韻應劭曰音聲角徵羽雜比

音也變成交方謂之音集韻鄭元曰方猶文章也正義錄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為樂故變雜集韻

和也變成交方謂之音集韻鄭元曰方猶文章也正義錄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為樂故變雜集韻

音也變成交方謂之音集韻鄭元曰方猶文章也正義錄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為樂故變雜集韻

音也變成交方謂之音集韻鄭元曰方猶文章也正義錄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為樂故變雜集韻

音也變成交方謂之音集韻鄭元曰方猶文章也正義錄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為樂故變雜集韻

音也變成交方謂之音集韻鄭元曰方猶文章也正義錄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為樂故變雜集韻

音也變成交方謂之音集韻鄭元曰方猶文章也正義錄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為樂故變雜集韻

音也變成交方謂之音集韻鄭元曰方猶文章也正義錄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為樂故變雜集韻

音也變成交方謂之音集韻鄭元曰方猶文章也正義錄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為樂故變雜集韻

音也變成交方謂之音集韻鄭元曰方猶文章也正義錄崔靈恩云緣五聲各自相應不足為樂故變雜集韻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嘯以殺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者皆人君見前境來感已共樂心感者其聲嘯以殺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而制樂者隨心見之也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則樂聲發以散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以柔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在所見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以一行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其因民不復流僻徒感防之使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於聲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政和其樂音安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哀以思其民困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否隨政也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為臣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優故音清濁中人象也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羽為物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也陵越也五聲並不和則君臣上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元曰嘯歔也若外境痛則其心哀感哀感在心故樂聲嘯歔而殺也此下反

乾隆四年校刊

已亥卷二十一

樂書

二



陵慢如此無復一可待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元曰此猶同正聲鄭音好淫淫志衛音慢

國之滅亡朝夕可待也桑間濮上之音鄭元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在濮陽南正聲昔殷紂使師延作長夜靡靡之樂也

反必以桑間濮上之音鄭元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在濮陽南正聲昔殷紂使師延作長夜靡靡之樂也

日此亡國之音也鄭元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在濮陽南正聲昔殷紂使師延作長夜靡靡之樂也

止亡國之音也鄭元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在濮陽南正聲昔殷紂使師延作長夜靡靡之樂也

明樂感人心此段聖人制正樂以應之此段自有字重自凡音至反人道為一重却應第一段人心感樂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

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鄭元曰倫猶類也理分也正聲音初生自君子而後成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

其聲然後審音以知樂鄭元曰音為樂本前審定審樂以知政鄭元曰樂為政本前審定而治道備矣鄭元曰樂為政本前審定

識其未則為治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鄭元曰禮樂而知政之

臣民事物五者之備具始是禮極今知樂者但正君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鄭元曰禮樂而知政之

禮正聲若聽樂而知禮則是禮樂皆得二者備具則是有德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鄭元曰禮樂而知政之

盛本在移風易俗非窮鍾鼓之音故云非極食饗之禮非極味也鄭元曰禮樂而知政之

音也故論語禮云禮清廟之瑟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朱絃而疏越鄭元曰越瑟底一倡而三

味也故論語禮云禮清廟之瑟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朱絃而疏越鄭元曰越瑟底一倡而三

嘆有遺音者矣鄭元曰遺音謂作樂歌清朱絃而疏越鄭元曰越瑟底一倡而三

餘音不已云所重在德本不遺音之禮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朱絃而疏越鄭元曰越瑟底一倡而三

在音是有遺音念之不忘也大饗之禮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朱絃而疏越鄭元曰越瑟底一倡而三

齊在下也而粗腥魚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朱絃而疏越鄭元曰越瑟底一倡而三

遺味者矣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朱絃而疏越鄭元曰越瑟底一倡而三

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朱絃而疏越鄭元曰越瑟底一倡而三

王制禮作樂本是教訓濟民平反好惡之正道故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鄭元曰清廟謂作樂歌清朱絃而疏越鄭元曰越瑟底一倡而三











前王所不專故又云則此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所以與民同言隨世也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名樂禮章其中有三段一明禮樂齊其用必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對二禮樂法天地之事三明天應禮樂也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皮勉反又邊練反夫禮樂必由功治有大小故禮樂應之而廣狹也若上世民淳易化不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

故王者功治廣偏是以禮樂備也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周武也樂以文德為備若成也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已不在芬苾孰味是乃澆世為之非達禮也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帝與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與三王之功禮隨之質文崔靈恩云五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也害在淫侈禮人及夫敦樂而無憂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也樂則禮則元日禮為異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也聖制禮則異尊卑是象大而行故云禮制行矣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也萬物而大聖作樂合同人心是以象天地而不息故云樂興化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

義近於禮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和率神而從天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炎日居鬼品處人鬼之志也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賢也禮之為體尊卑殊別各有其宜因居光賢鬼氣而從順於地分別禮分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

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地定高卑已陳賤位矣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出入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稟大小之殊故性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結禮之別也如此則聖人制禮殊別是天地氣上降曰降也天氣下降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地之分別也亦是辨宜居鬼而從地也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地之分別也亦是辨宜居鬼而從地也鄭元曰功成治定同時耳明王為治制禮作樂故



月正樂正煥音喧遠反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煥照如樂有蘊而百物化與焉集鄭元曰如此則樂者天地之

和也正樂正結樂之和也如此則聖人作樂法天地也化不時則不生禮樂也前聖人既作禮樂此明天地

應樂也若人主行化失時天地應以男女無別則亂登此明天地應禮也登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男女無別則

天地應而錯此天地之情也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

也蟠猶委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禮樂與鬼神並助天地順以成化也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集鄭元曰高

山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集鄭元曰謂法也明太始謂法天也成物謂地也

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至矣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集鄭元曰謂法也明太始謂法天也成物謂地也

物故禮所以法地也正樂正著猶處也天為萬物之始故曰太始天蒼而氣化樂亦氣化故云處太始著不息

也故禮所以法地也正樂正著猶處也天為萬物之始故曰太始天蒼而氣化樂亦氣化故云處太始著不息

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集鄭元曰自強不息著猶明白也息謂休止不動者地之德也故易坤卦云安貞之吉是也

則配天地也禮制尊卑定位成養萬物處不移動者配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集鄭元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

物稟天地動靜而生故呼百物為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集鄭元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

禮樂法天地也故言聖人曰禮云樂云集鄭元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

禮樂靜其並用事知天地間物有動靜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父母之長養已也其辭未聞也王

肅曰南風肯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集鄭元曰南風長養之風也

肅曰南風肯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集鄭元曰南風長養之風也

肅曰南風肯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集鄭元曰南風長養之風也

肅曰南風肯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集鄭元曰南風長養之風也

肅曰南風肯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集鄭元曰南風長養之風也

肅曰南風肯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集鄭元曰南風長養之風也



天道咸池備也鄭元曰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部繼也集韻鄭玄曰舜樂

大也集韻鄭元曰禹樂名殷周之樂盡也禮曰殷曰大禮周曰大武天地之道樂暑不時則疾鄭元曰

暑天地之氣也鄭元曰樂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鄭元曰風雨不節則饑饉鄭元曰樂暑不時則饑饉鄭元曰

民之寒暑也鄭元曰教不時則傷世鄭元曰樂暑不時則傷世鄭元曰樂暑不時則傷世鄭元曰

風雨不節則民飢饉鄭元曰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鄭元曰善則行象德矣鄭元曰

象君之德鄭元曰此廣樂所以須節也言先王為夫參豕為酒鄭元曰以穀食非以為禍也鄭元曰

樂必以法制鄭元曰行善則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鄭元曰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鄭元曰

也言前王豢犬豕及作酒之事本以為禍饗祀而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鄭元曰

也言民得樂酒無復節限卒至沉酣鬪爭殺傷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實主百拜鄭元曰

多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鄭元曰

樂者所以象德也鄭元曰此樂施章第三段明禮樂之所施各有本意在於禮者所以閉淫也鄭元曰

於過失也鄭元曰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鄭元曰大事謂死喪鄭元曰民情有喪則先王制樂有大福

必有禮以樂之鄭元曰此樂音洛大福祭祀者慶也民慶必歌舞飲食哀樂之分皆以禮終鄭元曰

節各終其分故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鄭元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鄭元曰此樂施雖反皆用禮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樂書

七







藝雖成唯識禮樂之末行成而先正行胡孟反先猶前也尸及喪主事成而後正行也鄭元曰德三德也行故在堂下北面卑之也正事為劣故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正鄭元

為在宗商二祀也識尸及王人後也正乃可制禮作樂以班於天下也如周公六年乃為禮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正此樂施章第三段後也誤

象其德故云聖人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正鄭元曰謂立司夫人有血

氣心知之性正此第五章名樂言明樂歸趣之事中有三段一言人心隨王之樂也二明前王制正樂化

不生氣心知已生也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正性合五常之應有喜怒哀樂之分但應感起物而動正解

事之由也緣外物來感心正然後心術形焉正鄭元曰言在所以感是故志微焦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感來起動應之故有上四事也吳公子札曰其細已甚正鄭元曰言在所以感是故志微焦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心樂感而應見外事也若人君叢勝情志細若其樂音焦殺殺急不舒緩也音既局促故民應之而憂也正

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正鄭元曰前節少易也康和樂安也言人君道德純和疏易則樂音多

文采與節奏簡略正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正鄭元曰王肅曰粗厲亢厲猛起發揚奮末浸疾廣賁

而下民所以安正厲嚴也猛剛起動也末支體也廣大也賁氣充也言人君若廉直經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正

性倉嚴剛動而四支奮躍則樂充大民應之所以剛毅也正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正王肅曰肉好

徑今禮本作動正經音勳言人君廉直動而剛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正言音之洪美正

正則樂音矜嚴而誠信故民應之所以肅敬也正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正言音之洪美正

肉仁救反好火到反肉肥也謂音如肉之肥言人君寬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正王肅曰

容肥好則樂音順成而和動故民應之所以慈愛也正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正王肅曰

似夷狄之音也滌濫故云滌濫也言君上流淫縱僻回邪放散則樂音有往來疾速也往來速而成功云狄

成往來疾而滌濫故云滌濫也言君上流淫縱僻回邪放散則樂音有往來疾速也往來速而成功云狄

亂也心本無此六事由隨樂而起也正是故先王本之情性正王肅曰此樂言章第二段也前言民隨樂變此言先稽之度數制之禮

義正稽考也制樂又考天地度數為之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也正鄭元曰生氣陰陽也五常五行使

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正鄭元曰密之言閉也正陽謂稟陽氣多人也陽氣舒散人稟陰多則密也氣

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正鄭元曰懾猶恐懼也正懾之涉反覆也性剛者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正懾

陽剛柔也暢通也交乎中也今以樂調和四事通暢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正此結樂為本情性之

交互於中心而行用舉動發於外不至散密怒懾者也正鄭元曰等差也各用其材之差學已性也正前用樂陶情和暢

悉使中庸故天下安其然後立之學等正鄭元曰等差也各用其材之差學已性也正前用樂陶情和暢

位無復相侵奪之也正然後乃以樂誦樂舞二事教之民各隨已性也正前用樂陶情和暢







也明之動以千威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又用于成羽旄簫管從而播之絲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

萬物之理孫炎曰奮發也至德之光天地之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曰清明廣大終始周旋皆樂之節奏歌周而復始如四時循環也樂六變天地變謂舞人迴旋如風雨從天

而下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鄭元曰五色五行晝夜不失正也王肅曰至

樂之極能小大相成賀瑒云十二月律五為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云五行官商迭相為終始也

使然耳濁代相為經鄭元曰清謂黃鍾至應鍾也濁謂黃鍾至仲呂也

正樂也由正樂行故人民之正道清也

俗天下皆寧文王之國自有文王之風

謂之風今之善俗上行故曰樂者樂也

樂而人心不同故所樂有異義有異而名通故皆小人樂得其欲也

名樂君子堯舜也道謂仁義故制樂亦仁義也

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而不敢為亂也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正道而天下從化皆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為亂惑不得安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廣樂以成其教內本情和志而外又廣於樂以成樂行而民鄉方

行而倫清以至可以觀德矣

天下安寧也言人稟性皆以得理為本也

詩言其志也金石為器須用詩述申其志

其容也若直詠歌未暢故又

後樂氣是故情深而文明

從之也樂為德華故云文明

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樂元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樂者心之動也

象章第四段也明證前第三段樂本之事緣有聲者樂之象也不韋故聲為樂之法也

乾隆四年校刊

樂書

七





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鄭元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止也

曰德輝明惠也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王有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於天下天下

也理言行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鄭元曰此樂化章第二段也明禮樂內不可偏用各有一失

故禮主其謙集解鄭元曰人所倦樂主其盈鄭元曰王肅曰充氣志而反本也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

善也王肅曰禮自謙損也樂盈而反以反為文集解鄭元曰反謂自抑止也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

損所以進德修業也故禮有報集解鄭元曰報謂禮尚往來以進為報也而樂有反集解鄭元曰反禮得其報則樂

於聲樂不能止也故禮有報集解鄭元曰禮自謙損而進為報也而樂有反集解鄭元曰反禮得其報則樂

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集解鄭元曰報謂禮尚往來以進為報也而樂有反集解鄭元曰反禮得其報則樂

明聖人所以制樂由人樂於歌舞故聖人制樂以和樂之故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鄭元曰人道人之所

云樂者樂也但懽樂是入人所貪食不能自止故云人情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鄭元曰人道人之所

為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集解鄭元曰不可過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集解鄭元曰形而不為道不能

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集解鄭元曰文使

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集解鄭元曰曲直歌之曲折繁省廉肉聲之洪殺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

王立樂之方也集解鄭元曰方道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

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

文集解鄭元曰審一審其入聲也比物謂雜金革集解鄭元曰此蓋其廣大也執其千戚習其俯仰

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集解鄭元曰綴末要其節奏鄭元曰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

訕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集解鄭元曰綴末要其節奏鄭元曰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

地之齊中和之紀集解鄭元曰綴末要其節奏鄭元曰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十四

樂書

八



中聽樂玄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荅曰今夫古樂

進旅而退旅鄭元曰旅猶俱也俱退俱進其齊一也新樂以詩問意又因更別說以誘引文侯欲使更問也此是荅述古樂之情旅衆也

廣鄭元曰弦匏笙簧合守拊鼓鄭元曰合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也拊者皮爲之以擊實如革囊也用十

六簫笙十九至十三簫也簫施於匏笙之管端者也合會也守待也拊者皮爲之以擊實如革囊也

之鼓也言奏弦匏笙簧之時若欲令堂上作樂則撫拊堂上樂工聞撫拊乃弦歌也若欲令堂下作樂則擊

鼓堂下樂工聞鼓乃吹管拊也言弦始奏以文止亂以武謂鼓武謂金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鄭元曰整其亂

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遂之以雅鄭元曰相即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鄭元曰進樂也俯曲也新樂行則不齊而進退曲也鄭元曰此第二姦聲以淫溺而不止鄭元曰王肅曰姦

不止及優侏儒鄭元曰侏儒短人也獲雜子女不知父子鄭元曰獲猶戲亂男女尊卑也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此新樂之發也鄭元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鄭元曰此第三別誘引文侯更問前故說此句言

之正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鄭元曰鍾鎗之類文侯曰敢問如何鄭元曰知音樂異意子夏荅曰夫古者

樂也天地順而四時當鄭元曰天地從四時當聖人在上故也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祲祥此之謂大賞

鄭元曰當謂不失其所也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

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鄭元曰

日德正應和日莫照臨四方日明勤施無私日類教誨不倦日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

長慶實刑威日君慈和徧服日順俾當作此擇善而從之曰此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

之謂也鄭元曰施延也言文王之德今君之所好者其湯音與鄭元曰湯音無文文侯曰敢問溺音

者何從出也子夏荅曰鄭音好淫淫志鄭元曰淫淫竊姦聲也鄭元曰子宋音燕女溺志鄭元曰燕散說衛音

越數煩志鄭元曰越數音促速齊音驚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鄭元曰言四國

出此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鄭元曰古者樂敬且和爲

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鄭元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民從君之所好惡然後聖人作爲鼗鼓柷敔塤箎鄭元曰柷敔塤箎以上爲之大知鸛子形

今之橫笛是也詩云伯氏吹簫仲氏吹篪是也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集解鄭元曰六者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千戚旄狄以舞之此

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醑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集解鄭元曰官序貴賤此所以示後世

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集解鄭元曰號令所以警衆也號以立橫集解鄭元曰橫充

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集解鄭元曰磬聲高故以之立號也號以立橫集解鄭元曰橫充

臣絲聲哀哀以立廉集解鄭元曰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集解鄭元曰濫以立會

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音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

將帥之臣集解鄭元曰聞鐘則思音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

於孔子集解此第九章名寅半賈問者蓋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集解鄭元曰

備戒擊鼓警衆也集解此孔子問半賈問也樂之事凡問有五此其一也備戒者謂將欲作樂前鳴鼓警衆也

戒使樂人各備容儀言初欲奏樂時既已備戒使有節奏故今武備者備戒已久疑其遲久故問之也答曰

病不得其衆也集解鄭元曰病猶憂也今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久之乃出戰也故今舞者久矣乃出

象武王憂不永嘆之淫液之何也集解鄭元曰永嘆淫液歌也此第二問也答曰恐不逮事也集解鄭元曰

得衆心故也永嘆之淫液之何也集解鄭元曰永嘆淫液歌也此第二問也答曰恐不逮事也集解鄭元曰

望武王欲伐速恒恐不及戎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

事之機故有永嘆淫液之聲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

如戰色也問樂舞何意發初揚決也答曰及時事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及時事也

也鄭亦隨賈意注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

非武坐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武坐致右憲左何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

王肅曰言武王不獲已為天下除子日若非武音則何音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

殘非貪商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武音則何音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

其傳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武音則何音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

也言典樂者失其說時人妄說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武音則何音也集解鄭元曰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

者參弘則是武王末年志荒毫之時故有貪商之聲也子日唯丘之聞諸莒弘亦是也集解鄭元曰

日莒弘音直良反吾子半賈也言我聞莒弘訪禮於老聃學樂於莒弘是也集解鄭元曰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之四

樂書

七



鄭元曰遲之遲子曰居吾語汝鄭元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成功而為樂王肅曰象總千而山立持千橋山立不

動武王之事也王伐紂持橋立以待諸侯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竟而卒賈前答發揚蹈厲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志耳太公相武王伐紂志願武王之速得自奮其威勇以助之也武王之事也

坐以象安民無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之使其跪敬致右軒左以待處分故今八佾象廟時之說言當伐紂時則俱跪跪乃更起以周召二公以治正

事耳非武舞且夫武始而北出更廣其象成之事非答前更廣其象成之事非答前更廣其象成之事非答前

兵孟津之時也王居櫛在南尚象朝歌在再成而滅商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再往而向北遂奏成擊刺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王前觀孟津不伐而反也至三成而南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日有南國以為疆界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太平時南方荆蠻並來歸服為周之疆界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左右分二部象周太師周公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於中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伐到一止當伐紂時士卒皆四伐一止也故牧誓云今日之象也分夾而進武王之事也

事不遇四伐五伐是也故作武樂舞者亦以干戈伐之象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成事早入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汲縣即牧野之地也更欲語年賈奏武王克殷反商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武樂遲久之意其語即下所陳是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晉云戎車三百兩則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二萬二千五百人也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之墓崇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紂時苛役倍祿濟河而西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復其紂時薄者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乘牛散桃林之野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序云武王伐殷車甲毀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往伐歸獸是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囊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武王之事也

散軍而郊射集解鄭元曰郊射為射官於郊也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集解鄭元曰左東學

所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禪冕擗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集解鄭元曰禪冕天禪衣而冠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元曰文

王之廟集解鄭元曰老更互言之耳耆老人更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集解鄭元曰

於太學集解鄭元曰老更互言之耳耆老人更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集解鄭元曰

位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集解鄭元曰言武子貢見師

乙而問焉集解鄭元曰言武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集解鄭元曰言武

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集解鄭元曰言武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集解鄭元曰言武

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集解鄭元曰言武子貢見師

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集解鄭元曰言武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集解鄭元曰言武

日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

臨事而屢斷集解鄭元曰言武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集解鄭元曰言武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集解鄭元曰言武

心之審而有此聲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集解鄭元曰言武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集解鄭元曰言武

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集解鄭元曰言武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集解鄭元曰言武

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

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

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

正集解鄭元曰言武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集解鄭元曰言武

楚丘縣北三十里衛之楚丘邑也

夜半時聞鼓琴聲問

十一



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卽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而臺一本農神之堂左傳云農神之宮杜預云農神地名也在絳州西十里臨汾水也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谷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索隱述贊曰樂之所興在乎防欲陶心暢志舞手蹈足舜曰蕭韶融稱  
屬續審音知政觀風變俗端如貫珠清同叩玉洋洋盈耳咸英餘曲

# 史記卷二十四

## 史記卷二十四考證

樂書○臣照按樂書謂褚先生補者亦出張守節正義今攷太史公曰以下叙虞書以至秦二世見古樂之失傳自高祖過沛至天馬來志漢樂之梗槩後載汲黯正直之言孫誥諫之語以結之以明漢樂之所以不與當馬遷之時所應作之樂書如是止矣然則樂書未嘗不竟也後人復將樂記全寫入公孫弘語之下又取晉平公事不經之談以附益之而馬遷之義始晦矣今別而出之樂者音之所由生也正義合音乃成樂是樂由音而生諸樂生起所由之生也○文似有誤宜云諸樂生起之所由也其聲麤以屬正義心隨怒而發揚故無輟矜○今禮記疏作輟礙又以發揚無輟礙為喜心所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正義六事隨見而動非關本性先王聖人在上制正禮以防之○先王二字衍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正義自人心生而靜至王道脩矣為一重○心字衍宜云自人生而靜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集解鄭元曰隨物變化○今鄭注禮記無此語和故百物不失正義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性萬物○性字衍欣喜驩愛樂之容也正義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禮記疏引賀瑒云使物歡欣千戚之舞非備樂也正義千戚周武也○周武疑武舞二字之誤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集解鄭元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今鄭注無此語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衛湜禮記集說引張守節曰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為民之風雨也風雨之事謂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奮潤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為民之風雨也與今本史記正義不同禮樂見天地之情○監本作順天地之誠臣照按樂記作禮樂見天地之情正義云見胡練反又云見地之情見天之情可知古本亦作見天地之情也今依樂記改正胎生者不殞集解鄭元曰肉敗曰殞○鄭注樂記曰內敗曰殞陸氏釋文云內乃對反或作骨肉之內者誤則唐時本亦有作肉者矣然究是內字樂者非謂黃



鍾大呂弦歌干揚也集解鄭元曰揚鉞也○今鄭注樂記無此語 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集解鄭元曰  
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鄭注樂記作可以爲治法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集解鄭元曰謂利欲生也  
○鄭注樂記云鄙詐是貪多利僞生 彼亦有所合之也集解鄭元曰以聲合己意○鄭注樂記云以聲合  
成己之志 肆直而慈愛者集解鄭元曰肆正也○今鄭注樂記無此語 累卵乎殷如貫珠集解鄭元曰  
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有此聲○鄭注樂記作如有此事 而衛靈公之時正義時衛都楚邱楚故城  
在宋州楚邱縣北三十里○楚邱下楚字衍

史記卷二十五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律書第三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案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

陽氣也律歷志云呂旅陽宣氣也案古律用竹又律之變至六十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卦也故中呂上生執

呂二間夾鍾是也漢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十又用玉之漢至六十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卦也故中呂上生執

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六律為萬事根本焉

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

兵械尤所重

內皆有所重

聞聲效勝負

未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

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

則毒螫加

平水害

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按巢即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

也又云胥臣也

諾普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

乾隆四年校刊



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

宋襄公是也

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咎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

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

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索隱謂常擁兵郊野之外也連兵於邊

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桂禍於越野王云桂者所擬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

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

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卽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樂浪郡王險城卽古朝鮮地時朝

解王滿據之也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索隱蠕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高祖時

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

曰朕能任衣冠而禁反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

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

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何我反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

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

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索隱謂秦亂楚漢交兵之時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

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索隱論語曰善人為邦百書

曰七正二十八舍索隱七正者日月五星也七者可以正天時又孔安國曰七正日月五星各異政二十八律

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索隱八正謂入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

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索隱辟音闢而東之至於營室索隱定星也定室中而可作室故曰營室是

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索隱辟音闢而東之至於營室索隱定星也定室中而可作室故曰營室是

有宮室乘此言主營胎集解徐廣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圯也索隱危音毀反言陽氣之危圯故

日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正義應乙證反白虎通云應者應也言萬物應陽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

二子為亥亥者該也律歷志云該關於亥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

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宛日冬至則一

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女名也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

月也律中黃鐘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

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

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昌也言地雖凍能昌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

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

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柢一作橫

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音千豆反白虎通云泰者大也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

子為寅寅音音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蟄音蟄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

生有華心也一作莖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

二月也律中夾鐘白虎通云夾字甲也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

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符音字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子氏

氏音丁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

律中姑洗姑音沽洗音先典反白虎通云沽者故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

娠也作娠同音律歷志云振美於辰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

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音仲白虎通云言陽氣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

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

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音丁教反注味也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

蕤賓蕤音仁佳反白虎通云蕤者下也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寘景風居南方

乾隆四年校刊



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律歷志云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

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律歷志云吳一作落且就死也西至

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律歷志云沈一作沈六月也律中林鐘

言萬物成熟種類多也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律歷志云未其意殊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

志昧愛於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

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夷則言陰律歷志云夷則言陰日一作陽氣之賊律歷志云賊一作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

申賊萬物律歷志云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于濁律歷志云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

留律歷志云留即易也毛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律歷志云南呂者言陽

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律歷志云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閭者藏也

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

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律歷志云奎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今

此說異及六律十母又與漢書不同各是異家之說也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律歷志云無射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

而起無有終已此說六呂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

曰戌律歷志云戌者入於戌也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案蔡邕云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又律歷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鐘而得八上生太簇律是也然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今云以下生者謂黃鐘下生林鐘數又自未至寅鐘黃鐘長九寸倍其實者二十九八三其法者以三為法約之得六為林鐘之長也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四其實者謂林鐘上生太簇林鐘長六寸以四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案此五聲之數亦上生去一下生徵微益一上生商去一下生羽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漢書律歷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羽益一上生角然此文似數錯未暇研要也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酉為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也實如法得長一寸以子一乘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酉為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也實如法得長一寸以子一乘言得三者算術設法辭也得下一百四十七寸者皆衍字也章昭云得九寸之一也姚氏謂得一即黃鐘之子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章昭云即上文宮下生徵微上生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是其窮也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神無形為太極氣天地未形之成於有形萬物之形成於天地之間神在然然後數形而成聲言天數既形則能成其五聲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也從有謂萬物形質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聲謂五聲之聲也然聖人因神而存之氣故云因神而存之上云從有以至未有是也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謂微妙之性也効猶見也核研核也華道神妙之道也言人雖有微妙之性云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是也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言萬物受神妙之氣不能知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聖人畏神妙之理難識而欲當存之唯欲常存之故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言平凡之人欲得精神者故莫如貴神之妙焉太史公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井鬼柳星張翼轸西方奎婁胃昂畢參北方斗牛女

虎堂壁凡二十八宿丁巳庚辛壬癸十二子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鐘律調自古建律運歷造日度

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史記卷二十五

史記卷二十五考證

律書壹稟於六律索隱漢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十二律之變至六十律臣照按律有六而音有五六律之

間為六呂而成十二五音之間為變宮變徵而為七然十二仍六也七仍五也若自此律至彼律彼呂則其

間分數豈止六十引而伸之百千萬億不能盡猶如入海筭沙矣即音又豈止于七大而雷霆小而蟻蝶亦

百千萬億不能盡也然而統之五音則盡矣加之以二變則五音旋相為宮矣律亦如之統之以六則盡矣

間之以六呂則可以正五音矣音者天也律者地也音者陽也律者陰也以天統地以陰從陽則萬物靡不

該舉于其中若枚舉夫物謂天地陰陽莫不在物則物可盡數耶京房六十律何以異是後世律呂之失傳

由京房始所為求明而反晦其於兵械尤所重臣照按械字為戒字之訛蓋審幾察微莫精於律氣者

生死之根也氣不可見以聲察之兵者千萬人之死生係焉故于兵戒為尤重也於器械何涉索隱曰師出

以律故于丘械為尤重也或索隱之文本亦作戒未可定若正義謂械者弓矢殳矛戈戟則以傳訛為械而

穿鑿附會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索隱其事當有所出今則未詳臣照按至今明載周國語何未詳也

而音尚宮○正義監本訛舛不可讀今據周禮典同注改臣世駿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正義淮南子云湯伐

桀放之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臣世駿按淮南修務訓云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

過放之歷山無末喜同舟之語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賓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

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

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於孤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言萬



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沉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  
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  
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一本作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  
曰賓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  
壯也故曰丁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  
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三萬  
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沉奪萬物氣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  
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 律數○蔡元定曰黃鐘八寸十分一林鐘五寸十分四太簇  
七寸十分二南呂四寸十分八姑洗六寸十分四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二  
呂七寸五分三分二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說不同以難曉故多誤蓋  
三分二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說不同以難曉故多誤蓋  
取黃鐘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而又以十約之爲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七分一者誤也今以  
相生次序列而正之其應鐘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三爲法如歷家太少餘分強弱耳其法未密也今以二  
千一百八十七爲全分七百二十九爲三分一千四百五十八爲三分二餘分之多者爲強少者爲弱列  
於逐律之下其誤字悉正之隋志引此章中黃鐘林鐘太簇應鐘四律寸分以爲與班固司馬彪鄭氏蔡邕  
杜夔荀最所論雖尺有增減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則是時律書尚未誤也及司馬貞索隱始以舊本作七  
分一爲誤其誤亦未久也沈括亦曰此章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中畫耳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  
以黃鐘爲八十一分今以十爲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  
爲九十分亦以十爲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寸數並同也 神者物受之而不  
能知其去來○臣聰按及字衍文言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來也何以不能知以知者神知之神不知神

猶日不見日眼不見眼也雖然神無去來受者物而神者物物則本無去來無知而無不知也 又按張晏  
數闕書有兵書無律書而顏師古謂自叙目錄本無兵書竊意律之爲用兵其大者張晏或卽以律書爲兵  
書未可知也其文固太史公之文非後人所能補蓋以漢武用兵不以律而推原本始舉孝文以爲法殆卽  
所謂兵戒者歟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歷書第四

昔自上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案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歷等皆以建寅為正謂之孟春也

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歷以周建子為十一月朔旦冬至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秬鵠先渾

改元太初歷為今案此文至於十二月節皆出大戴禮虞史伯夷之辭也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秬鵠先渾

大戴禮作瑞雉無釋末測其音當是字體各有訛變耳音弟鵠音桂楚辭云應鵠鵠之先鳴使大百春為

鵠鵠為杜鵑也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李冬則一歲之事具也冬盡之後分為來春故云冬

也雞三號卒明天曉乃始為正月一作平又云卒斯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許斯於文皆便撫十二節卒于丑

撫猶也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

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此文出大戴禮是則凡事

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言王者易姓而與必當推

朔以承天意故云承順厥意也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系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區占星氣冷

建立五行起消息正氣也正閏餘律呂大機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者謂歷也

其餘承成閏故云正閏餘也每一歲三百六十六日餘六日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黃帝受

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緇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黃帝受

乾隆四年校刊



置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集解案漢書音義曰民神雜擾不可放物集解放音禍苗苻至莫盡其氣集解苻音

在見反苻集也字或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集解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

之官兼司天地職而天是陽南正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也而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

地數地陰土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為此故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集解案漢書音義曰黎

也臣墳以為古文火字似北未為深得也集解案漢書音義曰黎之君從九黎亂德故南北二官皆廢使曆數失序

按服從也言九黎之君在少皞之世作亂今三苗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

序集解案漢書音義曰次十二次也史推歷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正月為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

音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指巳是謂失序集解案正月為閏陬

攝提三星若鼎足句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為攝提格格至也言攝提月建至故云格也堯復遂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集解

徐廣曰戒一作教集解言於文祖之廟以申戒舜也天之歷數在爾躬集解何晏曰歷舜亦以命禹集解孔安國曰舜亦以

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

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集解鄭玄曰禮人君每月

子弟分散集解如淳曰家業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集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

其祿祥廢而不統集解如淳曰呂氏春秋荆人鬼而越人祿之今之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

之正時也履端於始集解如淳曰孟春之月朔旦冬至也舉正於中集解韋昭曰氣在望中歸邪集解音餘於終集解韋

餘分也終閏月也中氣在晦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集解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

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集解五德五行也而散消息之分

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集解案漢書音義曰五

也勝之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集解音征以秦始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

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網紀

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







之明年以加三百四夜半朔旦冬至建寅為正則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十八算如上法也

年更置五算如上法置小餘八算每年加八算滿三十二分為朔正北子為冬至故云正北也然每歲行周歸大餘後年更置八算如上法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日之奇分也

天全度外餘有四分一以十二辰分正東並準此正東並準此謂黃鐘管子時氣應稱正北順行四時仲所至為正月一日是年章首在西故云正西其正南正東並準此

應之始盡一章十九年黃鐘管十二有間則云十二月月

無大餘 無小餘其歲甲子朔旦日月合於牽牛之初餘分皆盡故無大小餘

未滿六十日故置為來年大小餘亦為大初元年日行甲子朔旦冬至前年無奇日分故無大小餘也

無大餘 無小餘至亦與朔同日並無餘分至與朔法異故重列之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辛壬癸十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歲陽在甲云焉謂歲支也

大餘五十四三百日餘五十二月六六小合三百五十四日也以六除之五六三十餘

小餘三百四十八太初歷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每兩月合成五十九日又餘五十八今十二月月合六箇五十八得此三百四十八數故云小餘者

除小月六日則成三百五十四日除五甲三百四十則成六箇五十八得此三百四十八數故云小餘者

除三百四十八者其大數五十四之外更餘分三百四十八故稱小餘三百四十八也此大餘五十四小

朔甲子日朔以非閏月之數一歲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每六十日之餘為未滿六十日

故有大小餘也是太初元年奇日奇分也

大餘五月月十一日又至午初為一周以六甲除之六六三十六除三百六十餘五故云大餘五也

冬至甲子日法也

小餘八下云小餘十六次歷法行之也

下云無小餘並可依太初歷法行之也

六日矣大餘五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除六甲三百六十日猶餘五日故稱大餘五日也小餘八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一則一日三十二分是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八分故稱小餘是冬至甲子日法未生閏月之數每六十一日除之為未滿六十日故有大小餘也此是太初元年奇日奇分也

瑞蒙單閏二年音又音蟬焉歲在乙卯也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三年

游兆景也爾雅作柔兆執徐辰也正義三年丙辰歲也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疆梧大荒落四年

疆梧丁也大荒落巳也正義疆梧音詣四年丁巳歲也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

徒維戌也敦牂午也正義音作郎反天漢元年戌午歲也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二年

祝犁巳也爾雅作者雍協洽未也正義二年巳未歲也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橫涒灘三年

商橫庚也爾雅作上章涒灘申也本作赤奮若非也天官書及爾雅中為涒灘丑為赤奮丹反又作涒灘字音與上同三年庚申歲也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四年

昭陽辛也爾雅作重光作噩酉也正義四年辛酉歲也

閏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二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橫艾淹茂太始元年

橫艾壬也爾雅作玄默淹茂太始元年壬戌歲也正義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二年

尚章癸也爾雅作昭陽大淵獻亥也一本作困敦非也天官書子為困敦與爾雅同正義二年癸亥歲也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

焉逢甲也困敦子也一本作大淵獻非也天官書云亥為大淵獻與爾雅同正義敦音頓三年甲子歲也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十六

歷書

三



端蒙赤奮若四年

端蒙乙也赤奮若丑也一本作渚灘非也天官書申為渚灘與爾雅同四年已後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也自右曆書已下小餘又非是年名復不周備恐褚先生及後人加

游兆

集解徐廣攝提格征和元年寅正月出東方為眾星之紀以攝提宿故曰攝提以其為歲月之首起於孟

厥故云格正也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闕三年

正義李巡云言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闕單盡闕止也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正義李巡云伏龍之物皆數餘而出故云執徐也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亡落四年

集解亡一作荒正義姚察云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故云荒落也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

正義爾雅云敦盛也并壯也言萬物盛壯也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汁洽二年

集解汁一作協正義李巡云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故曰協洽也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渚灘始元元年正西

集解渚灘一作芮漢書孫炎註云爾雅云渚灘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也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集解噩一作鄂正義李巡云作鄂萬物皆落枝起之貌也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十二

閏十三

閏十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閏十三

焉逢淹茂三年

集注淹一作閻正義李巡云言萬物皆蔽冒故曰閻茂蔽冒也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閏十三

端蒙大淵獻四年

正義孫炎云淵獻深也藏萬物於天深於藏蓋也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十二

游兆困敦五年

正義孫炎云困敦混池也言萬物萌混池於黃泉之下也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十二

彊梧赤奮若六年

正義李巡云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故曰赤奮若若順也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閏十三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十二

祝犁單闕二年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十二

商橫執徐三年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閏十三

昭陽大荒落四年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十二

橫艾敦牂五年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閏十三

尚章汁洽六年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十二

乾隆四年校刊



焉逢君難元平元年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十二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閏十三

游兆闍茂二年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十二

彊梧大淵獻三年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十二

徒維困敦四年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閏十三

祝犁赤奮若地節元年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十二

商橫攝提格二年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閏十三

昭陽單闕三年正南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十二

橫艾執徐四年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十二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閏十三

焉逢敦牂二年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十二

端蒙協洽三年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十二

游兆涒灘四年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閏十三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十二

徒維淹茂二年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十二

祝犁大淵獻三年

大餘三十二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閏十三

商橫困敦四年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十二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閏十三

橫艾攝提格二年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十二

尚章單閼三年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十二

乾隆四年校刊



焉逢執徐四年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閏十三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十二

游兆敦牂二年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十二

彊梧協洽三年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二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閏十三

徒維涪灘四年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十二

祝犁作噩黃龍元年

大餘三十五

小餘三百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閏十三

商橫淹茂初元元年正東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二十五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十二

昭陽大淵獻二年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十二

橫艾困敦三年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閏十三

尚章赤奮若四年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十二

焉逢攝提格五年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十二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閏十三

游兆執徐二年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十二

彊梧大荒落三年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十六

無小餘

十二

徒維敦牂四年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閏十三

祝犁協洽五年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四十六

小餘十六

十二

商橫涖灘建昭元年

大餘三十一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二十四

閏十三

昭陽作噩二年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十二

橫艾闍茂三年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十二

尚章大淵獻四年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閏十三

乾隆四年校刊



馬逢困敦五年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十二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十二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閏十三

遷梧單閼二年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十二

徒維執徐三年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歷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旗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

時正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正東加卯

索隱述贊曰歷數之與其來尚矣重黎是司容成氏紀維步天象消息母子五勝輪環三正互起孟夏貞歲時人順軌敬授之方履端為美

史記卷二十六

史記卷二十六考證

歷書正閏餘正義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監本誤作四十八今改正

又小月六月○監本誤作小月大月今改正

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臣照按武帝太初元年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此云年名馬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

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者蓋著太初歷術之元非是年為甲寅年甲寅月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況年為

甲寅月則爲丙寅必不得爲畢聚也司馬貞輩不明歷法故紛紛聚訟耳又按歷術甲子篇第一章蓋後人因上文焉逢至冬至二十一字引而不發難以推步故續此一篇于後以申其義非遷本書也後復有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至末祝犂大荒落建始四年則又後人推衍而續增之已不知太初元年甲寅之爲托始而直以爲武帝太初元年爲甲寅矣故所紀甲子無一不悞如建始四年爲壬辰而悞以爲己巳也其文旣叙至成帝建始四年則非馬遷本文不待辨矣竊恐尙非褚少孫之筆又按歲在焉逢攝提格甲寅年也月在畢聚甲寅月也甲寅年則正月爲丙寅甲寅月則歲爲壬癸今日歲在甲寅月在甲寅日得甲子者謂甲寅歲之前十一月則甲子正月建丙寅之十一月則亦甲子也歷從夏時則日月在畢聚歷從周正則曰歲在焉逢攝提格蓋夏時周正皆所以敬授人時而歷元必從冬至起則一也元必始甲無始壬癸之理則文必如是乃明也是故不特武帝太初元年非歲在甲寅亘古固無甲寅年之甲寅月也

月名畢聚○按爾雅月在甲曰畢爲月陽又曰正月爲陳邢昺疏曰正月得甲則曰畢陳若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也陳古字作聚讀爲陳音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天官書第五

其動者有七日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時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者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符

中宮天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又春秋合誠圖云北極辰日星五在紫微大帝室

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心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其神明者太一常居也

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斗魁西並為太尉司徒司空之象主農出陰陽

則安金火守之並為咎也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

又以後句四星名爲四輔其句陳六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各定總謂之紫宮也前列直斗口三星隋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

德二星在紫微宮內尚書西主施德惠者故費陰德遺惠周急賑恤占以不陰行德者道常也

星中宮女主之象星動搖或曰天一和萬物成人主主不然而天太一星次主王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三

者即位令諸立赤子而傳國位者星不欲微微則廢立不當其次宗廟不享食也

星曰天槍左右主槍人槍人石氏星經云天槍八星備非常之變也

也占星不具國兵起也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關道氏云關道六星神所乘也

也占星不具國兵起也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關道氏云關道六星神所乘也

也占星不具國兵起也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關道氏云關道六星神所乘也

乾隆四年校刊



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天樞第三璇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

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旋璣徐整長曆云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其第七為杓合而為斗文耀鉤云斗者天

旋作璣馬融云璣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旋璣衛其中橫簫以璣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鄭玄注

人傳言渾儀其中簫為璣外規為玉衡者是也尚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多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

日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然土謂填星也第五曰歲木謂木星也第六曰杓攜龍角集解孟康曰杓北斗杓也

義按角星為天門其間天門之內天庭黃道所經七曜所行左角為理主刑其南為太陽道右衡殷南斗集解

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也蓋天之三門故其星明大則天下太平賢人在位不然反是集解孟康曰杓北斗杓也

日衡斗之中央殷中也魁枕參首集解參宿之首北斗之杓連於龍角南斗六星也言北宮斗斗衡直北當之魁枕參

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天梁中央一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也占斗星盛明王道和平尊行不

反是參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將軍故軒轅氏占參應七將也中央三小星左將西北曰右將主右將東南曰

左主後將軍西南曰右主主偏將軍故軒轅氏占參應七將也中央三小星左將西北曰右將主右將東南曰

不欲明若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夷狄內戰七將皆明主天下兵振芒角張王道缺參失色軍散敗參芒角

動搖邊境有急參左足入玉集解參宿左足入玉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集解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於日主齊

井中及金火守皆為起兵集解參宿左足入玉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集解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於日主齊

文云杓斗柄音匹達反即招搖也集解杓斗柄音匹達反即招搖也斗星指實也杓華山西南之也言北

華山也言北斗星建用斗杓星指實也杓華山西南之也言北斗星建用斗杓星指實也杓華山西南之也言北

斗夜半建用斗衡指實殷當也又其用在明魁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集解斗夜半建用斗衡指實殷當也

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魁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集解斗夜半建用斗衡指實殷當也



極云梗河中招搖為胡兵宋均云招搖星在梗河內樂汁圖一外為盾天鋒晉灼曰外遠北斗也在招搖  
為戰劍之星若星不見或以進退下有句園十五星屬杓  
實則四多虛則開出也  
主憂若閉口及星入牢中有自繁星者常夜候之一星不見則刑務簡動搖則斧鉞用中虛則改元口開則有赦人牢  
且救遠十七日近十六日若有繁星天一槍槍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出觀其小大大有敵小亦如之

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最明也  
道宋均云四星間有三道  
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  
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則天王失計天玉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  
房為

府曰天駟駕宋均云房既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也  
旁有兩星曰鈴鈴音其炎反元命包曰鈞鈴兩星以開防神府開舒為主鈞鈴皆地動之祥也北一星曰臺  
關一星在房東北寧管當也占不居其所則鉤鈴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疎拆者皆地動之祥也

右旗九星在河鼓右也皆天之鼓鼓所以為旌表占欲其明大光  
將軍吉不然為兵憂及不居其所則津梁不通動搖則兵起  
者實其虛則耗人無利忽然不明反是市中星象則歲實稀則歲虛虛或犯費不忠之臣彗星出富從市易都  
客星入貴喪也  
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角將李即理法官也故元命包云左角理物以起右大角者  
天王帝廷星在兩橋提問人君之象也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  
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提斗杓角以提於下也  
所指紀八節察萬事者也占主色溫溫不明亢為疏廟主疾以爲疏廟主疾

而大者人君吉客星入之主人受罰也  
不則然則反是也  
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占明則  
四星不聚於房心之有根宋均云疫疾也三月榆莢落故主疾疫也然此時物雖生而日宿在奎行毒氣故有疫  
疾也氏房心三宿為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  
箕尾為新木之分野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星也宋均云尾九星箕四星為後宮之場也  
二星委占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敘而多子不然則不金火守之後宮兵起若明暗不常妃嬪乖亂妾媵失序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五  
天官書

日外遠北斗也在招搖  
日賤人之牢其牢中星  
日賤人之牢其牢中星



箕爲教客日口舌箕載其舌又詩緯云箕爲天口主出氣是箕有舌象讒言故詩曰豈今修今成是南箕謂  
爲教客行誦誦也箕載其舌又詩緯云箕爲天口主出氣是箕有舌象讒言故詩曰豈今修今成是南箕謂  
移徙入河國人相食金火入守天下亂月宿其野爲風起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災或正義災或

南宮朱鳥南宮朱鳥爲朱鳥昧天之野宰主尚食和滋味  
權衡權衡在軒轅尾西主烽火備警急占以明爲安靜不  
明則警急動搖芒角亦衡太微三光之廷  
宮也三光日月五星也

端門西第一星爲石執端門西第一星爲石執  
東垣北左執法上相兩星間名曰左掖門上將兩星間名曰東華門上相次相上將次將間名曰太陽門其西  
垣石執法上相兩星間名曰左掖門上將兩星間名曰東華門上相次相上將次將間名曰太陽門其西

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  
星在東井東北近北河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以干主者審其分以占之則無惑也又云五諸侯大  
五曰太史此五者爲天子定疑議也占明大潤澤大小齊等則國之福不然則上下相猜忠臣不用其內五

星五帝坐星五帝坐  
之神黑帝北方叶光紀之神五帝並設神靈集謀者也占五座明而光則天子得天地之心不然而失位金火  
來守入太三若順入軌道司其出之所守則爲天子所誅也五座明而光則天子得天地之心不然而失位金火

後聚一十五星蔚然後聚一十五星蔚然  
中散謀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傍一大星將位也  
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爲武備今之左右中郎將占大

明角將也明角將也  
月五星順入軌道月五星順入軌道  
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

金火尤甚金火尤甚  
上而謀上而謀  
占以初大黃則賢士舉不明反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

是月五星犯守處士憂宰相也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







五殺其星五者各有所職咸池言穀生於土吐秀含實主秋成故一名五虛軍舍言以車載穀而販也  
正曜五星三柱九星在畢東北天子五兵車舍也西北大星曰天卿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日天微主辰倉庫也次東日天倉主歲衛魯也次東南日子司空主鎮楚也次西南日卿主炎發魏也占五車均明性皆主辰倉庫實不見其國絕食兵且起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之三柱出外兵出柱入兵入柱出一月米貴三倍期二年出粟千里柱倒立尤甚柱出入天下旱金入兵水出水不貴轉火入旱金兵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火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末均云不言木土奎曰封豕為溝瀆正曜奎若主反十六星婁三星為降婁於辰在戌晉之分野者目土德星為吉星不欲圍團圓則兵起暗則臣子命之咎亦不欲開闢無常富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五星犯奎人主喪德權臣擅命不可禁者王若宗祀不潔則奎動搖若欲饒有光則近臣謀上之應亦庶人機壁之厄大白守奎胡貂之憂可以伐之熒熒星守之則有水之憂連道以婁為聚眾共祭觀亦日聚眾占動搖則衆三年填星歲星守胡貂之中國之利外國不利可以興師動衆斬斷無連以婁為聚眾共祭觀亦日聚眾占動搖則衆兵聚金火守胃為天倉正曜胃三星昂七星畢八星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謂其南衆星日膚積集解如兵起也胃為天倉正曜胃三星昂七星畢八星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謂其南衆星日膚積

彙積為瘡也正曜蜀藁六主倉廩五穀之府也占明則天下和平五穀豐登不然然其星為鬯頭胡星亦為穀事明積藁草者不見則牛馬暴死火守災起也昴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天下獄訟平賄為刑罰蓋六星明與大星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兵之憂也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或呼為濁因以名星也正曜畢四星

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計也星明大天下安遠夷人貢失色邊亂畢動兵起月宿則多雨毛萇云畢所謂掩兒也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安遠夷人貢失色邊亂畢動兵起月宿則多雨毛萇云畢所謂掩兒也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失伺僥過星明屬軍大星之下次高東南隅主為人舉國起兵鼎畢間為天銜其陰陰國陽陽國玉月五星出入要道唯河山已北國陽河山已南國弱元命包云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畢金守日參為白虎正曜參三星外四星為寶沉三星直者是為衡石白虎宿中四星直似衡衡

胡兵參為白虎正曜參三星外四星為寶沉三星直者是為衡石白虎宿中四星直似衡衡入也參為白虎正曜參三星外四星為寶沉三星直者是為衡石白虎宿中四星直似衡衡

日罰為斬文事別無鏡形正曜司亦作伐春秋通十極云參伐事主斬艾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日觜鵬為虎首主葆旅事集解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學士為葆音均曰葆參也野生於旅今之獺民采獸生

禍胡規反葆音保觜鵬為虎首主收飲葆旅事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厓黃古青與白皆凶不見則人癡疾厓葆族野生之可食者占金木來守國易政災起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厓黃古青與白皆凶不見則人癡疾厓

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屬南天矢一星在其西有句曲音餘句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九星在參西天旗也指鹿遠近以從命者王者新伐當理則天旗曲直理順二曰天苑天子養禽獸之所稀羸則多死亡不然則兵劫於遠近以從命者若明而稀伐當理則天旗曲直理順二曰天苑天子養禽獸之所稀羸則多死亡

三曰九斿邦並不欲搖動搖動則九州分敵人民失業信命亦不通於中國覆金火守之亂起也其東有大星日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古赤角兵起金火守亦如之下有四星曰弧直獵任獵東南天



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賊盜知姦邪者狐矢向狼動移  
多盜明大變色亦如之矢不直很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  
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軍中兵起八主壽命延長  
見則國長命故謂之壽昌  
天下安寧不見人主憂也

北宮玄武文耀鉤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兩雅云玄得虛也又云北陸虛也解者以陸虛危三星為玄  
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虛火主喪哭泣事又為邑居廟堂祭祀禱祀之事亦天之冢室主平理天下覆藏萬物  
占動則有死喪哭泣之慮火主將兵水守則居廟堂祭祀禱祀之事亦天之冢室主平理天下覆藏萬物  
占動則有土功火守天危為蓋屋宋均云危上一星高旁兩星下似乎蓋星也危三星在危南  
下兵水守下謀上也

有星恐虛為哭泣之事文耀鉤危三星在危南  
文誤也南天軍也亦天宿衛主兵革軍西為星或曰鉞鉞星垣壁陳十三星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星三三而聚散在  
不見天下亂金火水入軍起也

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劉案漢書  
星入北落則吉也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天軍之門也長安城北落門以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  
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占明則軍安微弱則兵起金星守有兵為虜犯塞土木則吉

空二星比音鼻比近也危東兩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司空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危亡司非二星在危北主德過皆冥  
司之職占大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闕道元命包云營室十星挺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為室又爾雅云  
君憂當則吉也

占云闕道王良漢中四星曰天朝元命包云漢中四星曰天朝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春秋合誠  
旗也有六星漢中四星曰天朝元命包云漢中四星曰天朝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春秋合誠  
馬也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率御官也其動策馬則兵騎滿野客星守之則津橋不通金火王良入皆  
兵之憂也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也占以動搖移易在王良前或居馬後則為策馬策馬而兵動也按豫

章周騰字叔達南昌人為侍御史桓帝當南郊平明應出騰仰觀曰夫王者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  
象星今宮中星及策馬星悉不動上明曰必不出至四更星仰觀曰夫王者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  
星江星動人涉水元命包曰漢主河梁所以度神通四方未均云天潢天津也津湊也主計度梓白四星

在危南富軍糧絕也白星在危南主春其占覆則歲大饑仰則大熟也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荆州  
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光明則歲大熟也匏瓜音白匏瓜反匏瓜五星在南斗為廟星在南斗其北建星建

離珠北天在果園占明大光潤歲熟不則匏瓜之實不登客守魚鹽貴也南斗為廟星在南斗其北建星建

星者旗也義建六星在斗北端黃道天之都關也斗建之間七曜之道亦主旗帛占動搖則牽牛為犧牲義建六星在斗北端黃道天之都關也斗建之間七曜之道亦主旗帛占動搖則牽牛為犧牲

牽牛為犧牲亦為關梁其北月暈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又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

關梁次三星主南越占明大關梁通不明不通天下午疫死移入漢中天下乃亂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七

天官書

四



左右左右將

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孫炎云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為牽牛也 **正**星河

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

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占明大光調將軍動搖差展亂兵起直 **正**星女

將有功曲則將失計也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星也 **正**星女

率牛須女皆為星紀於辰在丑越之分野而牛為吳之分野也須女賤妻之稱婦職之卑 **其北織女織女天**

者主牛帛裁製嫁娶占水守之萬物不成火守布帛貴人多死土守有女喪金守兵起也 **其北織女織女天**

女孫也 **正**星女

也主果蘇絲帛珍寶占王者至孝於神明則三星隱明不然則暗而微天女工廢明則理大星怒而

角布帛踊貴不見則兵起書天文志云晉太史公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

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今略其昭昭者以備天官云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 姚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曰應星一曰經星一曰紀星物理論云歲行一次

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十八宿六十三 **日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日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內黃天下安寧夫歲星欲春不動動則農廢歲星縮縮以其舍命國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失次則民多

病見則喜其所居國人有福不可以搖動人主怒無光仁道失歲星順行仁德加也歲星農官主五穀天文志

志云春日甲乙四時春也五常仁五事貌也 **歲星縮縮以其舍命國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罰人**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人主仁虧賊失逆時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 **歲星縮縮以其舍命國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罰人**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為歲星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入五星歲星 **歲星縮縮以其舍命國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罰人**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必有天應見杓也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有憂將亡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年歲星在東井故 **以攝提格歲** 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按爾雅歲在寅為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

四星從而聚也 **以攝提格歲** 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按爾雅歲在寅為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

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 **在斗牽牛失次應見於杓也** 漢書天文志則載甘氏及太初星歷

所在之宿 **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早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止逆行逆行八度百**

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

開歲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關歲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李巡云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也闕止也 **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日降入**

東方之名其餘準此 **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執徐也 **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日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日青章歲早早晚**

水大荒駱歲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洛故曰荒駱也 **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日駢輝**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徐廣曰一日路嶠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云曜今作曜也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將孫炎云敦盛也牂壯 **正**星天官云歲星者東方木

也言萬物盛壯  
章昭云教音頓  
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日開明集韻徐廣曰一日天津炎炎有光正氣炎偃

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集韻徐廣曰一日天津欲化萬物故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集韻徐廣曰歲陰在

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胃觜集韻徐廣曰參晨出日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涖灘歲集韻徐廣曰在申為

垂之貌也昆反灘他丹反集韻徐廣曰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日天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

作鄂歲集韻徐廣曰爾雅在西為作郭李巡云作郭皆物芒枝起之貌鄂音愕案下文云集韻徐廣曰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

柳七星張晨出日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日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集韻徐廣曰

爾雅云在戌日閹茂孫炎云萬物皆蔽胃集韻徐廣曰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日天睢集韻徐廣曰劉氏白色大明

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集韻徐廣曰爾雅云在亥為大淵獻孫炎云淵集韻徐廣曰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

角亢晨出日大章集韻徐廣曰天志亦作天皇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

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集韻徐廣曰爾雅在子為困敦孫炎云困敦集韻徐廣曰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

心晨出日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昂赤奮若歲集韻徐廣曰爾雅云在丑為赤奮若集韻徐廣曰歲陰

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日天皓集韻徐廣曰音昊集韻徐廣曰然然黑色甚明集韻徐廣曰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

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

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集韻徐廣曰石氏名申甘氏名德集韻徐廣曰星經文而志及兼載石氏此皆不取

榆天棓天衡天猗國皇天攬及登天荆真若天棓天垣蒼芒皆以應凶災也集韻徐廣曰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

彗集韻徐廣曰天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星四丈其出東方西方其出則天下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退而西

北三月生天攬長四丈末兌集韻徐廣曰天攬房云天攬音參差之參集韻徐廣曰攬楚咸反天攬者在西南長四丈退而西南三

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集韻徐廣曰死其事天文志云孝文帝時天槍夕出西南占曰為兵喪亂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

以衛京師也集韻徐廣曰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

其所居國昌迎集韻徐廣曰迎一作御

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集韻徐廣曰反豐穰也

羊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

乾隆四年校刊



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星相擊爲關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榮惑徐廣曰剛一作罰案姚氏引廣雅榮惑謂之執法天官占云榮惑方伯象司察妖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刑而出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榮惑榮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

其舍命國榮惑榮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徐廣曰以下云榮惑爲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正義天官占饑爲兵環繞句曲芒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逾甚榮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主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

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案還音旋旋疾也若禍速疾則雖大反小久而至當小反大久謂行遲也如此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案均云榮惑守輿鬼南爲

也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關凡五星關皆爲戰關兵不在外則爲內亂關謂光芒相及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立三侯王四星若合是爲太陽其國外有兵與喪人民饑

入西方伏伏不見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榮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

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宋均云太白其入守犯太微孟康曰犯七寸已丙光芒相及也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榮惑廟也謹侯此

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填星一名地侯文耀鉤曰填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旋璣中宿之分也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戌巳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

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

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正義重音逐龍反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

填星乃為之動搖贏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光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

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正義星經云凡五星木與土合為內

火與水合為燁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火大敗土為憂主孽卿正義星經云凡五星木與土合為內

火與土之子燁金成銷鑠金鑠則土大饑戰敗為北軍正義星經云凡五星木與土合為內

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

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

星色白圓為喪早赤圓則中不平為兵青圓為憂水黑圓為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

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集解徐廣作志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

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

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正義太白辰出東方曰啓明故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十七

天官書

六



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

正其紀上元是星古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

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

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集解徐廣曰一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上元是

古歷之名言用上元紀歷法則攝提歲而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其始出東方行遲

方至角而入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三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太率歲一周天也

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日明星柔高遠

日曰大囂集解徐廣曰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

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

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

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集解林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

天天下革政集解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歲

元云方喻向也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也影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也影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也地於日為近北也凡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周禮云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孟康

云會謂太白也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

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

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圖角憂有水事青圖小角憂有木事黃圖和角有土事有年集解太白星圖天下和平

也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更集解晉灼曰更退之不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

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遣人用之集解李反卒雖眾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

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圖黃澤集解音可為好事其圖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

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集解比卑耳反下同比類也晉書天文志云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

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晉書天文志云凡色害其行凶也參色林反下同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辰其國為得位者歲星以德焚或為禮鎮星有禮太白兵強辰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得居虛無得也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位勝無色行得盡勝之也之宿虛謂贏縮也行勝色色也正勝晉灼曰太白行得度色勝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位勝無色行得盡勝之也晉灼曰行應天度唯有得位行出而留桑榆間氣晉灼曰行遲而下也凡望雲疾其下國書作病也

將修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關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勝北方出卯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土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即正四時以治辰星之位也皇甫謐曰辰星一名斂星或曰鈞星元命包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熒之東方子微之西方也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王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一名伺祠徑一百里亦偏將廷尉象也天文志云其日壬癸四時冬也五常智也五事令傷也人主智野聽失逆時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與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氏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矢集解孟康曰辰星月相凌不見者則所蝕也是疎也失則當誅故月蝕者所以為災祥也辰星陰也其時宜效不效為失不見為失罰之也追兵在外不

乾隆四年校刊



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

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

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

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

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謂辰星出西方辰水也太白

白出東方太白金也水生金母子不相從故野有軍不戰今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

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

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案旗蓋太白芒角似旌旗而星其繞環太白若與

闕大戰客勝免過太白則辰星之別名免或作鏡也間可滅劍案蘇林曰城音面面容也其間可容一劍

也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

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攬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謂免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小正一也辰星二

也天攬三也安周星四也細也五也辰星六也鉤星七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園憂白園喪赤園中不

平黑園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

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

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

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

角亢氏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

觜鶻參益州案括地志云漢武帝置十三州改梁州為益州廣漢廣漢今益州皆縣是也分東井與鬼雍州今河內上黨雲中然按星經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今河內上黨雲中是未詳也

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兩軍相當日暈案如淳曰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

兩軍相當日暈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

之南各三尺也。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太陰太陽皆道也。月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

案謂月犯房星也四輔房四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正義南河三星北河三星若月行北河蝕歲星其

大角集解徐廣曰一云食于大角正義大星在兩翼之間人皆之衆也

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索隱謂月蝕列星二

之也依此文計唯有一百二十一月與元數甚爲懸校旣無太初歷術不可得而推定今以漢志三統歷法

戊巳中州可齊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曰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人所出其下里兵兵其衝不向

此星釋名爲筆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亦曰日華星也力而白無角午上午上上有九上有九彗上向彗上向熒惑之精熒惑之精

五帝星 東方之分野。類辰星。去地可六七丈。見則五穀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

章隱四年杪  
史記卷三十七  
天官書  
八



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集解徐廣曰一作六

賊星集解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之精天賊星者一名六賊出正正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出則禍合天下

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集解孟康曰星大而有尾兩角熒惑之精也正義司危者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集解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三星縱橫亦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

四野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鎮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威光集解孟康曰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威光星亦出四隅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

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集解孟康曰星上有三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集解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集解孟康曰星石也星衆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集解孟康曰星石也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集解孟康曰漢河漢也水其

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集解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集解孟康曰望之如火光炎炎

衝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集解孟康曰格澤一音鶴鐸又音格澤格胡客反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集解孟康曰蚩尤之精也晉灼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白下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蚩尤之旗集解孟康曰蚩尤之精也晉灼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白下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集韻徐廣曰室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龍集韻李奇曰怒當音帑音

枉矢類大流星地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正義著者此星見兵起

星墜至地則石也正義春秋云星墜如雨是也今吳郡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集韻孟康曰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

正義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見則人君有德明聖之慶也

凡望雲氣正義春秋元命包云陰陽聚為雲氣也釋名云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

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正義音升刺反雲雨氣相敵也兵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

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

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集韻如淳曰搏專也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

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集韻通音偶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集韻車

也避漢武謹故曰通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

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

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

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集韻姚氏案兵書云營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集韻劉氏杓音時酌反

淮南云其半半天其望者類闕旗故集韻反刺作規音同鈞雲句曲古候反集韻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必

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繡之象故因作

爭蓋也京房易飛熊云視四方常有白雲五色見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也其見動

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闕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集韻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集韻鄭氏云一作弓闕天文志作弓字音穹蓋謂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

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集韻徐廣曰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蜺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

乾隆四年校刊



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瘠風氣多暴林氣多豐木

足重土多通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曰城郭室屋

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正

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音霧音如字一音蒙又亡通反爾雅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

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見物象天開示縣象

地動圻絕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圻東西百三十步山崩及徒川塞谿壅見物象天開示縣象

蘇林曰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閭泉枯橐官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

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劉伯莊曰音

五故反逢倍謂相逢而驚也倍亦作逢音同化當為訛字之誤耳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

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謂立春日是去年四四始者候之日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

吉四而漢魏鮮集解孟康曰人姓名作占候者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

孟康曰戎菽胡豆也為成也索隱韋昭云戎菽小雨集解徐廣曰趣兵趣兵索隱趣音促謂風從西北來則戎菽

大豆也又郭璞注爾雅亦云胡豆孟康同小東大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異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入

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集解韋昭曰大東大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異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入

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朕為稷朕至舖為黍舖至下舖為菽下舖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

風有日正旦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

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祿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祿復起各

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

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兩比音鼻律反數音疎舉反謂以率自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一月

升之食二日兩民有二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集解孟康曰月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

下候竟正月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

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

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氣至則土重登約日蔡邑律歷記候鍾律鍾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鐘通土炭

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

對為衡歲乃有殃對為衡歲乃有殃言暑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與五穀逢昌其昌盛也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

高陽高辛唐虞堯舜也三代夏殷周也言生民以來何曾不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

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帝三王亦於紹繼而明天數陰陽也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帝三王亦於紹繼而明天數陰陽也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

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職

祥不法祥不法職音機顧野王云禮祥吉凶之先見也按自古以來所見天變國皆異具所說不同及家占物怪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之則傳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

也告非其人雖言不著也告非其人雖言不著著者作虛反者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氏之子曰黎為火正號祝氏之子曰黎為火正號祝於唐虞義和於唐虞義和周室史佚其弘周室史佚其弘楚唐昧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趙尹臯魏石申石申魏人戰

商巫咸商巫咸州常熱海馬山止子賢亦在此也商巫咸周室史佚其弘周室史佚其弘楚唐昧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趙尹臯魏石申石申魏人戰

鄭大夫也鄭大夫也在齊甘公在齊甘公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在齊甘公楚唐昧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趙尹臯魏石申石申魏人戰

國時作天國時作天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

三五三五三五謂三十歲一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傳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一年昭公

三十二年定公四十五年哀公日蝕三十六三十二年定公四十五年哀公日蝕三十六莊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莊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

期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傳公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朔十五年五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十

五年六月辛卯朔宣公八年七月庚子朔十年四月丙辰朔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成公十六年六月丙辰朔十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

天官書

十一



七月庚辰朔二十三年癸酉朔二月乙未朔十五年八月丁巳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  
十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八月辛巳朔二十二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乙亥朔昭公七年  
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定公五年八月辛巳朔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  
凡他三彗星三見年冬有星于大辰哀公十四年七月十三年有星于北平昭公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  
石于宋天子徵諸侯力政  
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  
也後秦穆楚莊吳閭閻越勾踐皆得封為伯也田氏篡齊辛田和并齊而立為齊侯三家分晉侯趙敬侯共滅晉靜而三分其韓文  
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禪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

諸侯七國相王趙王遷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也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  
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中災異所記錄者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  
二十八舍謂東方角亢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胃昂畢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  
軫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青州兗州房心尾箕宋之分野豫州梁宋魯之分野徐州兗州畢參斗象兼之北斗所  
建乘十二辰兼十二州二十八宿自古所用從來久遠矣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方之星故秦占候也吳楚之疆候在

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星故宋鄭占候也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星故燕齊占候也秦之疆候在  
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華山及黃河以南為中國也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  
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之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正屬南方人質反填音鎮日陽也歲星屬東方熒惑屬南方占於街  
南畢主之天街二星主畢界也街南為華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占於街

音支從河山西北陰則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占於街北鼎主之天街星北為陰占於街  
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華山及黃河以南為中國也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  
入渤海也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

皆東北東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



數侵掠太白在南月在北月在南中國敗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

此更爲客主人不戰辰星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合宿乃戰

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視旗所指榮惑爲字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榮惑所在

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謂從秦始皇十六年起兵滅韓

兵相駘藉謂秦也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

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漢高祖七年月暈參畢七重衛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

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元光元年太

亡榮惑守斗南斗爲朝鮮之拔星第于河戒其音南招搖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主此其榮榮大者

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榮惑有逆行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日

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中房心正東權衡正南咸池正

西宮虛危北列宿部星五宮列宿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關狹有常集孟康

三台星相水火金木填星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五星佐天行德也爲經緯行南北

見伏有時所過行疏縮有度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

小師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禮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七

天官書

十一



適徐廣曰適音災變答微也李斐曰適見災于天劉向以爲日月蝕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雲風此天  
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韋孟康曰暈曰旁氣也適曰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  
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三謂三辰五謂

星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謂王者行春令布德澤被天下則上應靈威仰之帝而天門爲之開以發德化也  
起則天發其德化天門即左右角間也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功作大典則天施德惠天牢爲之空則人主當放過宥罪者也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在北斗魁下不對中台主秉彜暴亦責人之牢也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日白帝行德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畢昂爲之圍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出其句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角有兵起五星守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客星出天廷有奇令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主開德宣符也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謂王者行德以應火精之帝謂舉大禮封諸侯之地則是赤帝行德夏陽主舒散  
太微天子宮庭也太微爲衡衡主平也爲天庭理法平辭理也按言三台三衡者皆天帝之庭號令舒散平理

三台三衡之廷必有奇異教令也  
索隱述贊曰在天成象有同影響觀文察變其來自往天官既書太史  
故掌雲物必記星辰可仰盈縮匪從應驗無爽至哉玄監云誰欲網

天官書正義張衡云○此係晉書天文志所載張衡之語而正義引之監本有五列焉句有訛作育又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度用告禍福四句脫去歷示吉凶五緯纏度八字今俱添改 中宮天極星索隱宣氣立精○宣監本訛作宮今改正 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正義主變出陰陽佐機務○出字疑化字之誤

後宮之屬也索隱辰極橫后妃四星端○端一本作從臣照按從卽縱對橫而言端卽端直也端與從未審孰是姑仍監本之舊 隋北端兌○臣照按北之當爲比端之當爲端兌之當爲銳索隱詳之矣唯隋字但云

音他果反而未申其義蓋隋卽橈橈比者斜相連也端直也端銳者直而尖也古字通用者多加以傳寫之說遂不可曉 或曰天一正義主王者卽位令諸立赤子而傳國位者○考星經應作主王者卽位及諸立太子而傳國位者 絕漢抵營室曰閣道索隱又按樂汁圖徵云○樂汁圖徵緯書也監本脫徵字今添

以齊七政索隱春秋運斗樞云○樞監本訛作極今改正 又徐整長歷云○監本脫徐字今添 魁枕參首

正義○臣照按張守節此條蓋引用天文志參合星經爲之歲久傳說舛錯殊甚至不可讀今依晉書改正而

書其原文如左正義抗之禁反衡斗衡也魁斗第一星也言北方斗斗衡直當北之魁枕於參星之道北斗天梁中央一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也占斗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祿行不然反是參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罰其中三星橫列者三將軍東主後將軍西南主右足主偏將軍故軒轅氏占之以北日左肩主左將軍西主北日右肩主右將軍東南日左足應七將也中央三小星日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之國不須明者若角張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夷狄內戰七將皆明天下主兵振王道缺參失色軍散敗動搖邊侯有急參左足入玉井中及金斗爲帝車索隱言是大帝乘車巡狩○監本脫言字今添 五日司中索隱司中主左理

也○左理一本作大理 貴人之牢索隱樂汁圖徵曰○監本脫徵字今添 又天理貴人牢○監本作天

寶理貴人牢寶字衍今刪 輔星明近正義排賢用佞○監本訛作用賢排佞今改正 杓端有兩星集解

更河三星○查晉書更作梗今依晉書改正 虛則開出索隱詩記歷樞云○記監本訛作紀今改正

又正義九星悉見則獄事繁○九監本訛作占今改正 又視其大小大有大赦○視監本訛作見今改正

旁有兩星曰鈴○鈴監本訛作鈴今改正 又索隱鈴音其炎反○監本脫鈴字今添 北一星曰章正義占

不居其所則宮門不禁居則反是也○監本作占一反不居其所衍一反二字今刪又則津梁不通宮門不

乾隆四年校刊



禁今查津梁不通四字係下文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注文重出於此今亦刪 故曰撮提格正義色溫溫不

明而大者人君吉○吉監本訛作恐今改正 氏爲天根主疫索隱氏四星爲路寢○路監本訛作露今改

正 又正義氏房心三星爲火○火監本訛作灾今改正 尾爲九子正義次三星夫人次九嬪末爲妾○

監本訛作次三星並爲次九嬪末二星爲妾今改正 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正正義熒惑犯守

箕尾氏星自生芒角則有戰陣之事若熒惑守房心及房心自生芒角則王者惡之也○臣照按正義以角

爲芒角之角竊謂馬遷之意指角宿而言謂熒惑犯角星或守角星當有戰鬪若犯房心或守房心則災及

人君也考之星占亦復如是 權衡正義太微之廷也○臣照按舊本作東井在北河主判舉東井北河兩星名又相

離五星在東井東北近北河主刺舉戒不虞○臣照按舊本作東井在北河主判舉東井北河兩星名又相

帝生○監本正義遺羣下從謀也五字今據本書補 又白招矩○招字監本誤作昭以其所犯命之命字

監本誤作名今俱改正 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正義次北一星夫人也

○監本脫一字又脫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九字又脫后族二字今據宋史天文志補 其西曲星曰鉞正

義輿鬼五星一星爲質○監本誤作輿鬼四星爲質一星今改正 又占不欲明明與井齊或搖動則天子

用鉞于大臣○監本少一明字今添 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南北置而爲戒南河南戒一曰陽門亦曰越

門北河北戒一曰陰門亦爲胡門○監本脫南河南戒四字今添 中白者爲質正義輿鬼五星主祠事天

目也○監本五說作四目訛作田今俱改正 又欲其智智不明○監本訛作欲其沒不明今改正 禍成

井集解火入之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火入之監本脫之字今添又一星疑應作客星 誅成質○

臣照按本書云白者爲質此云誅成質晉書天文志云鬼中一星名鉞蓋質即鉞也古字少後人多加偏

傍以分之遂疑爲兩字耳 柳爲鳥注正義星七星○七監本訛作一今改正 翼爲羽翮○翮監本訛作

融今改正 又正義翼二十二星○監本訛作二十星今改正 軫爲車主鳳正義辰星守之徐泗有戮者

○監本作徐泗有戮之者之字衍今去 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漢書天文志同臣照按上星字應作轄星星不欲明句不成文理且五星入軫即五星聚軫矣乃大吉也若五星不拘

何星入軫則無歲無之又安得兵大起考晉書天文志乃知上星字爲轄字之誤蓋軫四星旁有轄星若轄

星明與四星等即入軫中而視之若五星矣斯兵大起也索隱注宋均云五星主行使行使動兵車亦動也

五星五字亦應作轄轄同主行使也 軫南衆星曰天庫○監本有正義注天庫一星主太白秦也在五星

中十三字查係下文五帝車舍正義文重出在此今刪 西宮咸池索隱文耀鉤云○耀鉤監本訛作躍鉤

今改正 五帝車舍索隱吐秀含實主秋成○監本訛作含秀含實主秋垂今改正 又正義次東北曰天

獄○曰監本訛作星今改正 又其國絕食兵且起○且監本訛作見今改正 又三柱出外兵出柱入兵

入柱出一月米貴三倍期二年○監本訛作三柱入出一月米貴三倍今改正 又柱倒立尤甚○監本訛

柱王尤其今改正 奎曰封豕王溝瀆正義人主夷德○監本訛作臣主其德今改正 又熒惑星守之○

守監本訛作主今改正 其南衆星曰唐積集解芻蕘積爲唐也正義芻蕘六星○蕘監本俱訛作蒿今改

正 昴曰髦頭正義昴七星○七監本訛作一今改正 畢曰罕車爲邊兵正義主四夷之尉也○監本脫

主字今添 昴畢間爲天衡正義土金守胡兵入也○土一本作火 主葆旅事正義葆旅野生之可食者

○者監本訛作也今改正 又國易政○政監訛作正今改正 其南有四星曰天廁正義天廁四星在屏

東○監本脫東字今據宋史天文志添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正義金火守亦如之○舊本

作金木火守亦如之臣照按星占本爲德星守則爲休祥木字乃衍文也今刪 危爲蓋星○星監本訛作

室今改 又正義危爲蓋星蓋星自有星恐文誤也○監本少下蓋星二字今添 虛爲哭泣之事索隱姚

氏按荊州占以爲其宿二星南星主哭泣虛中六星不欲明明則有大喪也○臣照按星圖虛南二星爲哭

哭東二星爲泣荊州占既云虛中六星則是合哭泣四星言之矣又以爲其宿二星南星主哭泣文必有誤



星今改正 又正義天軍也亦天宿衛主兵革不見天下亂○監本訛作亦天宿衛之兵革出今改正

軍西爲壘或曰鐵正義占五星入皆兵起○監本作占之非故兵起語不可解今據晉書天文志改五星入皆兵起 營室爲清廟○臣照按二十八宿列于天官書五宮者唯二十七壁不與焉爾雅亦同至分野則曰

營室至東壁并州較他宿亦多一至字殆室壁本一星若曰室之壁云爾 旁一星曰王良正義金火守入皆兵之憂也○監本訛作皆其之憂也今改正 牽牛爲犧性○正義二星主關梁下脫次三星主南越六

字今據宋史天文志添 其北河鼓索隱孫炎云河鼓之旗十二星○臣照按星圖河鼓左右旗各九星

失者罰出歲星正義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所在之國不可伐○監本脫以其舍命國五字今添 以十月與

角亢晨出曰大章集解徐廣曰一日天皇索隱天文志亦作天皇○監本天皇俱訛作大星今改正 長二

太類彗○監本訛作類彗星今改正 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臣照按熒惑熒惑句似複出熒

惑二字 又正義天官占云○占監本訛作志今改 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正義四星若合是爲太陽○

太陽監本誤作大王今據晉書天文志改 謹候此○此三字應在熒惑章下舊本刊於填星章首今改正

下太白章謹候此三字亦同 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臣照按正義曰爲北軍北也凡軍敗曰北然則張

守節時尚無戰敗爲北軍之文也惟無戰敗之字故張守節解此北字曰敗若本文有之則不應爲此解也

疑原文係大饑戰爲北困六字傳寫訛謬將注混入耳 日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正義星是古歷星若

竹孛牆星填星白種○臣照按正義此文皆囊括晉書天文志爲之其數妖星名尙少三星一日若星一日

帚星一日若彗然則星是古歷星若六字乃若星帚星若彗之訛也 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八監本訛作

百今改正 可以兵從天下正義晉書天文志○監本脫字甚多至不可解今以晉書天文志本文改正

出而留桑榆間集解凡望雲氣平望在桑榆上者○監本訛作正出氣平正出桑榆上者今改正 當出不出

是謂擊卒○擊監本訛作繫今改正 正旗上出正義旗星名有九星言辰星上則破軍殺將客勝也○辰

星上句疑有脫字當作辰星出其上 聞可憾劍○監本有正義漢書云辰星過太白間太白可憾劍明廣

雅是也略無文理定係傳訛今刪 七星爲員官辰星廟壘夷星也○按此三句當在夏則不長之下舊錯簡在翼軫荊州下今改正 居軍不勝○軍監本訛作暈今改正 見半日以上功大○大監本作太連下白字爲太白遂不可解今改正 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正義若月行北河以陰則水兵南河以陽則旱喪也○監本訛作自行北河以陰則南河以陽則水旱兵喪也今改正 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集解徐廣曰大一作六○臣照按大下疑有脫字漢書天文志云五殘星大而黃下賊星大而赤司危星大而白獄漢星大而赤可證徐廣一作六之說非也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集解孟康曰星石也○監本訛作星名也今改正 其蜚者類關旗故○臣照按監本將索隱文刻于關旗之下遂使故字連下句乍讀不覺細味之故鈎雲句曲故字作何解耶類關旗鼓斷句蓋言杓雲之蜚者如關旗而又色散敗也 而澤轉宓其見動人乃有占○臣照按宓字不可解蓋密字也缺其下半傳寫至今 天開縣物○臣照按此節文多訛謬不可強解 四始者候之日正義謂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言以四時之時候歲吉凶也○臣照按四始本書明指冬至臘明元旦立春四日言正義專以正月旦言又不著所本殊不可憑且謂以四時之時候歲吉凶更不可解



史記卷二十七

考證

十四

史記卷二十八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耶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奉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封禪書第六

也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生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生告太平於天報禪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

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

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還一作

珽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博城縣志云泰山一日岱宗東嶽也在兗州柴望秩于山川遂觀

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

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岫嶺北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正義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十一

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正義括地志云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至者蓋以天

子所都也正義括地志云嵩山亦名太室亦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

之龍繫于夏庭是也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

懼伊陟徐廣曰陟古作秋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孔安國云贊告也至成臣

名今此云巫咸之興行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現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後十四世帝武丁得

是殷臣以巫咸神事太戊使讓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十八

封禪書

一



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集解徐廣曰作雉音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

武乙慢神而震死集解武乙射天後後三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

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集解韋昭曰水外

以節觀諸侯曰泮宮集解張晏曰泮水不匯至半為泮宮禮統又云牛而有水而牛有官是也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

稷以配天集解王肅曰配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集解鄭元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自禹興而脩社祀后

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集解

日犬一作吠集解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集解秦襄公周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集解漢隴西郡西縣

十里九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集解毛詩傳云赤馬其後十六年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集解地理志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皇甫諡云文公徙都汧也文公夢黃

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廊衙集解李奇曰廊音字山阪曰衙鄭地名後為縣屬焉集解文公問史敦敦

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衙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廊衙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集解李奇

也集解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隲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

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集解李奇曰搢插也搢謂垂之於紳紳大帶素纁姚氏云搢當作籍鄭

則為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史記亦多作薦字也作廊衙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子陳倉北阪城祠之集解蘇林曰實如石也服虔

云語辭也集解三秦記云太白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陳倉

山頭聲聞三里或言是玉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

縣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

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集解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以一牢祠命曰陳寶我曰陳倉縣有

武與榮君合集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雉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南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雉止南陽有赤光長

神合也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

也也秦本紀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祠鄜時今案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昊牲也作伏祠也服虔云周時無伏秦

尚自半秦諸侯也雖奢修僭祭部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也伏祠也始作之漢舊儀云伏者萬

鬼行故閉晝日不干求也東觀漢記初伏開書日也又曆忌釋曰伏者何金氣伏藏之畏四時代謝

皆以相生而春木生水也夏火代木也秋金生水也冬水代金也金生水也水代金也金生水也水代金也

至庚日必伏也磔狗邑四門以禦蟲也案樂彥云左傳血蟲為蠱蠱之鬼亦為蠱故月令云大饗旁磔註

庚者金也也磔狗邑四門以禦蟲也案樂彥云左傳血蟲為蠱蠱之鬼亦為蠱故月令云大饗旁磔註

也風俗通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

殺犬磔攘也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

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載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

既霸會諸侯於葵丘也南也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而欲封禪管仲曰書封禪篇是古者封泰山禪梁

父者也括地志云梁父山在七十二家也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按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二十家其六十家

無紀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也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也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

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也括地志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云云山在兗州博野縣西南三十里也也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律曆志黃帝與炎帝戰于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也徐廣曰在鉅平縣案服虔

阪泉堂黃帝與神農身戰于皇南諡云炎帝傳位八代也也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也徐廣曰在鉅平縣案服虔

亭亭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云在牟陰非也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

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野縣西南三十里也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

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也計更名茅山為會稽亦曰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

州會稽縣東南也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一十二里也也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曰寡人北伐山戎也今解甲是也過孤竹也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甲

耳之山也韋昭曰將上山纔束其馬懸鉤其車也耳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耳之山也韋昭曰將上山纔束其馬懸鉤其車也耳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耳之山也韋昭曰將上山纔束其馬懸鉤其車也耳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耳之山也韋昭曰將上山纔束其馬懸鉤其車也耳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耳之山也韋昭曰將上山纔束其馬懸鉤其車也耳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耳之山也韋昭曰將上山纔束其馬懸鉤其車也耳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耳之山也韋昭曰將上山纔束其馬懸鉤其車也耳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耳之山也韋昭曰將上山纔束其馬懸鉤其車也耳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耳之山也韋昭曰將上山纔束其馬懸鉤其車也耳耳即齊語所謂辟耳也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八

封禪書

三



云光武改高邑曰鄆姚氏云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孟康曰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

鄆縣屬常山一云鄆上山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孟康曰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

日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鸞鸞音答郭璞云如牛牌身西海致比翼之鳥此不飛其名曰鸞鸞

薄細鱗紫黑色一眼兩片合乃得行今江東呼為王餘赤曰飯魚

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鳥一翼一目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

相得乃飛名云鸞郭璞注爾雅亦作鸞鸞

而達蒿藜莠茂鷗臯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

君平其亂惠公懷公文公也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

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

其掌孔安國曰為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

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日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陪臣祭泰山非禮也是時莒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莒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

者諸侯之不來者理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莒弘

言方怪者自莒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距作下時祭炎帝蓋在岳之南又

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祭黃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案年表儋在孔子後百餘年非老聃也

日秦始與周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為合此言五百年舉

全數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案并周為合此裏公為肅始皇為王故云肅王出者十七年也孟康云謂周封秦為黃

帝之後至非子末別封是合也合而離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是離也五百歲當復合者謂

從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周顯王致伯於秦秦武王時於秦秦武王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

王出焉者謂從秦孝公三十九年周顯王致伯於秦秦武王時於秦秦武王之親是復合也十七年

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八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年諸家解

皆非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案如種畦畦時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時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周之九鼎入于

人先於龍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周之九鼎入于

秦或曰宋太丘社亡案亡謂社主亡也郭璞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

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蚺見位故地見其神蚺大五六圍長

十餘丈韋昭曰黃者地色墳亦地物故以為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  
此史所記出呂氏春秋中候及呂氏春秋皆云有火自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

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氏春秋皆云有火自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

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張晏云水北方黑水終數

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日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騶嶧縣之嶧

魯穆公改作鄒從征記北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

惡傷山之土石草木蒲車謂蒲車也掃地而祭席用苴藉應劭曰藉禾稊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苴讀曰

文云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

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

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

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

齊以天齊也蘇林曰齊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案解道彪

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臍也顏云下者謂最下也二日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

上命曰時此之一云與漢書郊祀志文同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

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張縣關鄉城中也四日陰主祠三山神山顏氏案地理志東萊

曲成有參山即此三山五日陽主祠之案齊地志云之梁山在六日月主祠之萊山東萊長廣縣案解道

齊北並勃海七日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案齊地志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

名也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日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海間案是山形如臺地理志

琅邪縣有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王宣王也騶子之徒

童昭曰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案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



伯僑古仙人顧氏案裴秀冀州記云緋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楚為武陽人為相人最後皆燕人案裴秀最後猶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先向無所見裴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不死藥服之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度說止有四人也是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為方僊道形解銷化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

去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事隨方面為服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案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傳書云爾瓊云世人相傳之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案服虔謂心甘羨也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案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費曰考校其虛實也從上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之費曰考校其虛實也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案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費曰考校其虛實也丘臺在邢州平鄉

東北三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案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費曰考校其虛實也十里小顏云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也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三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案服虔曰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太史公再引以為說也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案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費曰考校其虛實也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也帝王世紀云殷湯都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

僊師也周文武都鄠鄠至平王徙都河南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也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與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殷以東

縣西南即嶺山杜預云嶺在弘農澠池案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費曰考校其虛實也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案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費曰考校其虛實也志湘山在長水曰濟曰淮案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費曰考校其虛實也淮水在平氏在春秋以脯酒為歲祠因冲凍案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費曰考校其虛實也服虔曰解凍秋涸凍也音下各反林涸凍

云涸凍與涸同涸疑也音冬賽禱祠案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費曰考校其虛實也賽謂報神福也其性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下故反秦則解秋則賽

放反秦則解秋則賽

川四日華山

《集韻》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文以為掌物也註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之

也開山圖云巨靈胡者偏得神薄山薄山者襄山也《集韻》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或字誤也《集韻》應劭云襄山

仙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也《集韻》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

云薄山亦名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

芮縣城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北與中條山相連是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一名薄山

徐廣曰在汧也《集韻》徐說非也《集韻》鴻豕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集韻》黃帝臣大鴻葬雍鴻豕蓋因大鴻葬為名也

案地理志汧有垂山無岳山也《集韻》章昭曰臨晉馮翊縣地理志臨晉有河祠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山海經云

陽郡廣陽縣水曰河祠臨晉縣也收大荔秦獲之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山海經云

一名貢山也《集韻》水曰河祠臨晉縣也收大荔秦獲之更名括地志云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山海經云

禹人面乘兩龍也太公金匱云禹術也龍魚河伯應劭云禹術乃水仙也《集韻》汧祠漢中武都沮縣注云東南

注漢所謂漢水故祠之漢中《集韻》汧祠漢中武都沮縣注云東南注漢所謂漢水故祠之漢中《集韻》汧祠漢中武都沮縣注云東南

藥彥云漢女者漢神是也《集韻》汧祠漢中武都沮縣注云東南注漢所謂漢水故祠之漢中《集韻》汧祠漢中武都沮縣注云東南

東南二十里秋谷水源出寧州安定縣江水祠蜀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云江神謂之奇

湘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云蜀李水於彭關立江神祠三所漢舊儀云祭四瀆亦春秋半涸

用三牲圭沉有車馬絳蓋《集韻》括地志云江瀆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神祠《集韻》亦春秋半涸

禱賽如東方名山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家鴻歧吳岳皆有嘗禾《集韻》孟康曰以新穀祭祭案

豕蓋亦因鴻陳寶節來祠《集韻》服虔曰陳豕而為號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

豕而為號也《集韻》括地志云灊水古滋水也亦名曰灊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長水灊水《集韻》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

灊產《集韻》括地志云灊水古滋水也亦名曰灊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長水灊水《集韻》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

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地志云灊水出長安縣西南山澗溪涇渭皆非大川以近

水官也十三州記灊水出鄠縣南也《集韻》括地志云灊水出長安縣西南山澗溪涇渭皆非大川以近

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集韻》章昭曰汧洛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云江神謂之奇

縣西豕嶺山東北流入河二淵《集韻》地理志云二川源在慶州華陽縣白於山南流又云洛水南洛洛

按有三洛水未知祠何者《集韻》地理志云二川源在慶州華陽縣白於山南流又云洛水南洛洛

按道縣在易州漆水縣北一蒲山岳嶠山《集韻》徐廣曰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半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

日月參辰《集韻》漢書舊儀云祭參辰於池陽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

日自此以下星至天淵玉十四臣《集韻》名數所出故昔賢皆不論也諸布諸嚴諸述之屬百有餘廟日布或云諸布

是祭星之處迷亦西亦有數十祠《集韻》西即隴西之西縣於湖有周天子祠《集韻》地理志湖縣屬京於下邳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八

封禪書



天神禮滴有昭明

案樂彥引河圖云炎或星散為昭明

天子辟池

案彥云辟池未開額氏以為璧池即滴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達使者持璧以遺高池君故曰璧池今案謂天子辟池

即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鄴武王都鄴既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陰薄縣是

案彥云璧池未開額氏以為璧池即滴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達使者持璧以遺高池君故曰璧池今案謂天子辟池

立靈臺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為雍也

宅亭則社字誤合作杜毫且據文列於下皆是地邑則杜是縣案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成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人也則天毫為成湯之邑故云在濟陰非也案謂社亳二邑有三

社主之壽星祠案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

祠也

主曰管茅也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殺而死故祠之也

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而有神靈者也

顧氏以為兼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案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汧之間而

作鄭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蛙時

吳陽上帝是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

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匹木禺龍

樂車一駒偶其形於木禺馬亦然樂車謂車有鈴乃有和樂之節故取名也

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宿猶齊戒也通權火

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

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

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蓄祥輒祝祠移過於下

咎惡於衆官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

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

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

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

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

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集解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

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祭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

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祭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

巫保族壘之屬保族壘二神名壘首力追後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

祠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秦巫之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

施糜粥之神九天主祠九天主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

朱天南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主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暗天西南

美天三從天四罰更天五辟天六廓天七威天八治天九威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

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

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稷張晏曰師古云祭有牲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之神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漢書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

為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

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

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淮南有

又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

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車被具馬之飾皆具西時哇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

湫漢水河及湫泉加玉各二玉璧二枚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

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

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十八

封單書

五



日在東 其符也 案謂河決乃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 集解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

郡界 非也罷之後 二歲黃龍見成紀 集解案廣曰在文帝十五年 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

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

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 集解張晏曰神謂陽

谷曰沒於西 墓謂北谷也 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

及儀亦如雍五時 集解章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 瓚曰一營字之中立五廟 正集 括地志云

帝各依其方帝別為一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 集解如淳曰二水之合北岸 正集 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

臨渭北穿蒲池溝水 正集 顏師古云蒲池為池而種蒲也蒲字或作藹言其水恐類說非按括地志云渭北咸

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集解 小顏云

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 謀議巡符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 集解 徐廣曰在霸陵 案如淳曰亭名也 正集

祠兵制服制篇刺皆七賜反 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集解 孟康曰直值也 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

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

言臣候日再中 集解 晉灼云淮南云魯陽公與韓構戰 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

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

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集解 徐廣曰是後三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

平更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

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與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

天子 集解 案自此後武帝事諸先生取為武 帝本紀注解已在第十二卷今直載徐義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

父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

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實太后治黃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實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案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通皇帝自行也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曉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

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電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案表

將夜以高祖八年封侯至元前五年庚侯胡薨無後國除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

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武安侯田蚡也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

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案韓子

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電則致物

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

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巨或作臣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

隱於是天子始親祠電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

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徐廣曰鍾音才志反鍾縣黃縣皆在東萊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

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案漢書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案樂汁徵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一

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耀鬼實之所理也石氏云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

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案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為門又三輔黃圖云上帝壇八陛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

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

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案謂祠祭以解祠黃帝用一

臬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案徐廣曰一作阜山君地長用牛案此則人上書言古天子祭太

乾隆四年校刊



澤山君地長謂祭地於嶧山同用武夷君用乾魚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即此神今案其祇用

太牢故云用牛蓋是異代之法也乾魚兼不享牲年或如顧說也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

以發瑞應造白金焉謂龍馬也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祀上帝

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

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集解徐廣曰元

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集解徐廣曰元

日趙之王夫人幸詳天子封為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集解漢書作李夫人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此云王夫人新論亦同未

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赤車以丙丁畫元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

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

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

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元鼎二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

甚集解三輔黃圖云鼎湖宮名在藍田幸昭云地名近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

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

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

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闕飲食所以言行下

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

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

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

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蜃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

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

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

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

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

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集解康王名寄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集解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

與王不相中集解三蒼云中得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

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

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臣臣

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

文成食馬肝死耳集解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馬肝殺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馬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

集解上謂樂大云子誠能脩文成方我何所愛惜乎謂不吝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

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闔禁暴自相觸擊

集解顏氏案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針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鐵鐃和磁石其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

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

以二千戶封地土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

之集解衛長公主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也齊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集解地理志東天子親如五

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集解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

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

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天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

大見數月佩六印

集解更加樂通侯及天道將軍印為六印

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揜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八

封禪書

七



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厓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培植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

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集解徐廣曰

涇水自臨邛有黃雲蓋焉有廬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集解徐廣曰十言從行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

鼎天子曰問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廩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

與神鼎一集解孔文祥云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

嘗享禱集解徐廣曰禱亨袁也音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

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及鼐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集解徐廣曰

復有中山也 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集解徐廣曰一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

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

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

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吏區鬼吏區

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

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

尙何以爲卿因鑿入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

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

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

而神靈之封居七千集解章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或爲七十國樂彥云以舜爲神明

封焉之山也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

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集解謂有非毀鬼神之神之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

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

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

日一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龍胡也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

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

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

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廣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

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醴

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廣次也五帝各如其色日

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樂彘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也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

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

願氏云饗祀祠也漢舊儀云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

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

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

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壯荆晝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

及臘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

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鄭德云相應為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

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

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

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

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

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

乾隆四年校刊



日及空侯

集解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

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集解徐廣曰然後封禪

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

集解徐廣曰須一作涼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

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

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

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

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

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

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細偃霸而盡罷

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緄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

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

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

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

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

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

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

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

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

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

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

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

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

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

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

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時有朕兆子侯則汲印帝

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

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

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案樂彥包攬並作旗星旗星即衛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範如旗本亦作旗也其來年

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

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

輒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

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

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

下可為觀如緱城徐廣曰一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

則作益延壽觀徐廣曰延壽觀高二十丈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在甘泉

莖字疑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

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

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

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禮濤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

自尋陽出縱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



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元封二年秋徐廣曰在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

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其

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戕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戕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

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

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饗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

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

石閭者在泰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徐廣曰還過天漢三年

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寅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索隱郊祀志云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爲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遇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寶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仙閣肅然揚休勒誌

### 史記卷二十八

史記卷二十八考證

封禪書至矣而德不洽○監本訛作至梁父矣衍梁父二字今改正

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臣照按詩云二字不審所謂注家皆略蓋唐時無此文也蓋視其掌云爲句

衍一詩字耳

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集解索隱文俱有脫誤不可解

宋毋忌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今五千言中無此語

汧洛正義洛水南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推尋文義洛水下脫出字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正義括地志云杜祠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推尋文義杜祠下脫在字

色外黑內赤集解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尙伏在地故內赤○按漢書郊祀志注引服虔云十月陰氣

在外故外黑此脫故外二字

曰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樂汁徵圖○當作樂汁圖徵

乾隆四年校刊



墓自相觸擊索隱墓頭置局上○推尋文義墓頭上脫塗字

史記卷二十九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史 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案抑音德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

蹈龜山行即橋集後漢書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權權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標音力追反又曰行塗

反又子絕反以別九州山澤所生生物產言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

與龜音同九州山澤所生生物產言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案龍門在河之東

於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案龍門在河之東

為臺廣南到華陰王更名華秦漢高帝改曰華陰東下砥柱石縣東北五十里在河之中及孟津維汭至

于大邳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孔安國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

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案廋漢書作廋史記舊本亦作廋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為澗字音疏澗反

廋即分其流泄其怒是也二渠其北載之高地過降水留縣西南方山東北至于大陸案大陸澤在邢州

澤一名鉅播為九河正言過降分為九河也同為逆河入于勃海案勃海在渤海之北

禹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灋夏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

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案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

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於齊則通菑濟

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鄒瑛江賦云具區北湖彭蠡青草洞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於齊則通菑濟

之間於蜀蜀守冰集鄒瑛案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碓音堆字辟沫水之害案辟音避沫音末案說文五沫水出穿二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



成都之中一名成都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又云郫江

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至祠福通酒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南江既田萬頃神須取女二

間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蜀疲極不當相助耶南何腹中則鮮明也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

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迷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也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

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一名濁漳

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谷二山北麓也鄭相出水故曰鄭國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

令東伐秦伐韓之計乃使水工鄭國能治水故曰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一名鄭渠

云中西仲陽今九變山之東中山是也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

於河所池陽谷口也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獲數亦名鄒在涇陽北城

外也邸至也至渠首起雲陽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獲數亦名鄒在涇陽北城

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獲數亦名鄒在涇陽北城

日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

溉澤國之地四萬餘頃音昔本或作斥則如字讀之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

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音隄在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大興卒塞

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鉅野縣志云郭州於是淮泗於是天子

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縣志云郭州於是淮泗於是天子

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蓄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

蒲州入 溉皮氏汾陰蒲州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北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下引河溉汾陰蒲河也

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埔

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

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渠田如淳曰時越人

租稅入少府渠田既薄越人從居者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褒斜道水名

渠田褒斜道北五十里斜水通渭渠田褒斜道北五十里斜水通渭

而派流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渭褒水通渭

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在州西五十里

汭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南陽在州西五十里

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汭無限南陽無限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

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

石湍徐廣曰一作湍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臨晉一名大荔城亦曰澠城民願穿洛以灑重泉以東萬餘頃

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洛水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

引洛水至商顏下商顏在洛水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

深者四十餘丈往往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商顏在洛水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

渠得龍骨龍骨在洛水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

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

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萬里沙在華州鄠縣東北二十里也

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淇園在淇水之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肝肝兮閭殫為河閭殫為河

乾隆四年校刊



畫為碑為河今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關案如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吾山平兮鉅

野溢徐廣曰魚子決魚拂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松柏冬日書言日野滿溢則泉魚滿鬱而溢長也追冬日乃止延道

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驅案晉灼曰河道皆地壤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張晏曰

水遠徐廣曰延一作正驅案晉灼曰河道皆地壤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醫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

名也如博日邑徐廣曰延一作正驅案晉灼曰河道皆地壤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日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迺兮浚流難率長交兮沈美玉徐廣曰延一作正驅案晉灼曰河道皆地壤

郊一日芟芋也取見羊欄之用著石間以塞決河費曰竹蕭延謂之葵下徐廣曰延一作正驅案晉灼曰河道皆地壤河伯許兮薪不屬徐廣曰延一作正驅案晉灼曰河道皆地壤

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舊徐廣曰延一作正驅案晉灼曰河道皆地壤宣房塞兮萬福

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

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輅徐廣曰延一作正驅案晉灼曰河道皆地壤

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徐廣曰延一作正驅案晉灼曰河道皆地壤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

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日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

而作河渠書徐廣曰延一作正驅案晉灼曰河道皆地壤

史記卷二十九

史記卷二十九考證

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集解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關按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水經

注馬頰水又南北流逕山南山即吾山也

史記卷二十九考證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平準書第八

案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案漢書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餼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師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饑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

純一色也或作駟非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救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蓋藏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案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三銖錢諸云文為漢興也一黃金一斤

下注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也又臣瓚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

窮騰耀之也李奇曰稽貯蓄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屬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積

車二釋晉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疎如淳曰屬騰猶恒昂也任昉者年貴作賤也今案漢書羅字作

羅者謂物賤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羅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燕則上羅三而舍一是也

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案漢書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

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

川園池市井案漢書曰古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

領於天下之經費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為私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漕水運曰漕中都官儲者也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案如淳曰為更鑄四

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富埒

天子案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



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

拜爵爵得至大庶長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是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

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

也而官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

足都鄙康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集解韋昭曰貫朽而不可校日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損而不得聚會集解韋昭曰淳太倉之粟陳陳相

馬有化馬間其間則相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集解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居官者以爲姓號

如淳曰倉氏吏氏是也集解如淳曰倉氏吏氏是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

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集解如淳曰武斷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

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集解烏侯反今事兩越閩越南越及

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集解烏侯反今事兩越閩越南越及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集解彭吳賈人姓名始開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

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集解

也三蒼抗音五雷反匈奴氏又音五亂反案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抗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典利之臣自此始也集解韋昭曰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

取匈奴河南地集解謂靈夏三州築朔方集解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

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集解謂發軍義曰鍾六石四斗散幣於叩焚以集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

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集解謂發軍義曰鍾六石四斗散幣於叩焚以集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

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集解謂發軍義曰鍾六石四斗散幣於叩焚以集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

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

始於此其後四年元祐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

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

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日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竭猶

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

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又案古今字詁林今蹕字則蹕與蹕

同謂富人貯滯積穀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開與衛三

則貧者無所食也樂卿九級曰執或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顏云一

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

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一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三十七萬也補吏先除猶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九也言千夫武功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治

謂此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朝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卿

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以顯

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

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日廢格天

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格音閭沮誹音才繼反誹音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

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

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

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

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

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

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

乾隆四年校刊



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

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

貯也案字林云貯塵也音佇此轉轂百數日車也廢居居邑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軋案謂居積停滯塵入也子貢發時需財是也

服虔曰居藏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劉氏云廢出封君皆低首仰給

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

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景

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也璣曰鑄錢者多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

為中赤金為下

重四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

緣以藻績

如淳曰雜鑄銀以爲天用莫如龍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

六兩而書作撰二字皆同也晉灼案黃圖云重差小者謂半兩為重故差小重

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雖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請故吏先免者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作昆明池蜀悅云昆明圖武帝幸昆明池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其明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章說非也

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元符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給賜經用也公卿天子私所

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益曰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也金者煮鹽乃益名其說與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益曰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也金者煮鹽乃益名其說與也

美役利細民美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沮止也若農工之儔故言苛也包以致富

器煮鹽者欽左趾鍾也字林言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別至魏底改以減

代銀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鍾也字林言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別至魏底改以減

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難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苗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

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輜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李斐曰緡錢也以貫錢也一緡知淳曰胡公名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異時奢前時也說文諸賈人未作賈

貨買居邑積諸物文所謂廢居居邑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謂各自應度其財物多少

商賈人輜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輜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也具也若

乾隆四年校刊



通其家財不問悉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由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

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

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

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詠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

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

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

仰給縣官無以盡贖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

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更式歲得十二萬發也一說在縣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

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屬而牧羊日履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

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緹氏令試之緹氏便之

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太農列於九卿

年兩漢書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集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

生並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

皆鑄金錢矣張氏云大抵商大略也案大抵無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餘偃等

分曹循行郡國張氏曰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

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集解徐廣曰元狩四年時王茂歲也初異為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壁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

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集解李奇曰異與客語道初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

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

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集解謂多姦巧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集解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

法云何集解鍾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側邊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集解劉案漢書音義謂紫糾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

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集解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集解樂彥云諸所廢與前上其後二歲

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集解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

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集解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集解及後巧之家非

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集解如淳曰治

桑農姓可名也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告言案劉德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集解如淳云曹輩而出為使也往即治郡國緡

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

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集解徐廣曰元鼎三年丁

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集解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

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集解幸昭曰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

壯集解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脩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池名以言將出軍有將軍也於是

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

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集解謂比者所沒入之田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集解如淳

乾隆四年校刊



府太僕司農皆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案謂天子所給康食者所忠有農官是為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案謂天子所給康食者所忠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

言世家子弟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國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患非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

獵博戲亂齊民晉灼云中國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也案謂天子所給康食者所忠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

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

也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書是也是時山東被河苗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

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

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

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案謂天子所給康食者所忠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

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徵案謂天子所給康食者所忠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

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徵故民得畜牧也官假

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伐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

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贊曰前以邊用不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

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徵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

祠立后土五年立太時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官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

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

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案謂天子所給康食者所忠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案謂天子所給康食者所忠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

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

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

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

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刻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

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

為侯侯歲以可日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職金以助祭大祀日飲耐侯受金少不如乃拜式為御史大夫

元鼎六年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器民患苦其不好買貴又惡故買貴也苦

又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郡國亦苦或強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

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犍為越巂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

各以地比給初郡地此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用反包氏同而初郡

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

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

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等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僦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

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

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淳曰牟

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

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

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

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謂吏

坐市肆行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  
乾隆四年校刊



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  
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實寢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  
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  
際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

徐廣曰時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  
仁各競競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微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

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  
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

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  
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孟康曰為上幣銅錢識曰半

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服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  
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

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  
龍馬增算告緒哀多益寡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贖郊野

史記卷三十考證

平準書物踊騰糶索隱按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  
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二而含一是也○臣世駿按作躍則宜屬上句作糶則宜屬下句布衣屬而牧羊集

解韋昭曰履草也○推尋文義宜云屬草履也徒一奴婢眾○徒一本作徒名工官治車諸器○名一本  
作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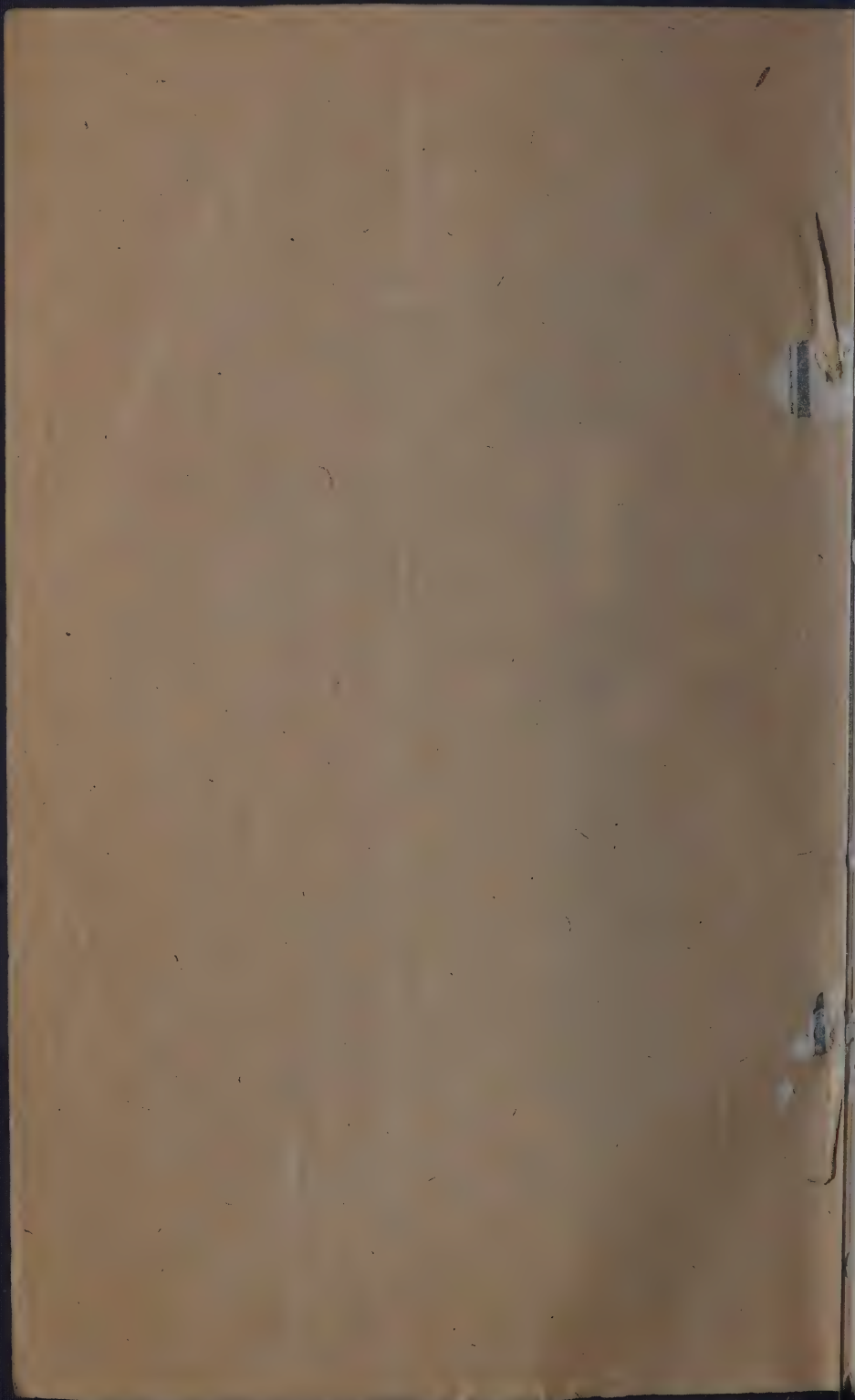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三十考證

史記卷三十考證

史記卷三十考證

史記卷三十考證

史記卷三十考證







欽定史記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931  
Ss71s  
1905  
v. 4



LIBRARY  
OF THE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AND ANATOM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史記卷三十一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吳太伯世家第一

齊魯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重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集解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國語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主日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爵又史籍先開闢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闔閭城都之今太伯弟仲雍集解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德之字意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日吳執說居藩蘇州也

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

身斷髮示不可用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江熙云太伯少弟季

身王堯而季歷立集解一議也季歷堯而文王立二議也文王堯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議也又釋云太王病託孫

禮三讓之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集解宋忠曰句吳荆者楚之

舊號以州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在楚

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句吳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句吳吳當以解而註引宋忠曰

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居藩離既有其地句吳何總不知真實吳人不開別有城邑謂名句吳則系本

之文或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集解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集解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鄉常就縣西海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

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集解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是為虞

仲集解夏論語稱虞仲夷逸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

乾隆四年校刊

廿家



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祖  
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

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

正義柯音歌  
相音相近反柯相卒

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  
驕驕反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  
繇立  
適又如字周繇卒

子屈羽立正義屈百居勿反 屈羽卒 子夷吾立 夷吾卒 子禽處立 禽處卒 子轉立史考云柯轉 轉卒 子頗高立史考作

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古史考云畢珍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索隱春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膝

之乘與垂棟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

還遂襲子去齊卒子壽立而吳治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

虞滅之。句卑卒于去齊立去齊王。  
 二言夢亡莫公反言夢亡曰吳如名元和三十日六作作三十三日三三三  
 而哀發之吳與在義

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十二世而夷蠻之吳興中國

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一年春秋唯記卒計壽夢二

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行人掌國符

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索隱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之

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

行吳始伐楚伐巢伐郢陳之會吳入州來于重耳反於是乎一歲十有合  
 一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集解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春秋經襄三年楚公子嬰齊  
 二十五年王壽

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師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二十一

夢卒 吳宋忠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姑爲諸孰姑壽夢是一人

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字子孫左傳稱諸樊是名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戴吳杜預曰戴吳

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左氏齊慶封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但句餘或別是一人杜預誤以爲夷末爾惟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

穀梁並爲夷末夷末句餘音字各異次曰季札秦晉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

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

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爲餘昧子爲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

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徐廣引系本云夷昧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並無此言

然以倭爲夷末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明倭是壽夢庶子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

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也春秋左氏襄十四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repor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report. The title is "The Effect of the New Tax Law on the Income Tax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is "John D. Smith". The date is "January 1, 1954".

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集解服虔曰宣公曹伯也宣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

之不義集解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集解服虔曰宣公曹伯也宣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

皆宣公庶子也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威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

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

日愚者妄動也為君非吾節也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集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故曰義嗣集解君子者左丘明所為史評仲

雖不能聖敗失守乎遂逃奔宋集解尼之辭指仲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尼為君子也集解音拾集解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集解左傳襄十六年春葬

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有命授弟餘祭

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

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集解昭二十七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陵上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陵來季

州來故曰延陵季子集解昭二十七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陵上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陵來季

年傳吳滅州來則州來本為楚邑吳伐滅州來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伐州來二十

陵邑季札所居栗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

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延也此云封於延陵謂國而賜之以采邑杜預春

秋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集解朱方秦改曰丹徒

來闕不知何故而為是言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集解朱方秦改曰丹徒

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集解案在春秋

周公故有為歌周南召南集解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集解王肅曰言猶未也

天子禮樂有為歌周南召南集解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集解王肅曰言猶未也

杜預曰猶有商然勤而不怨集解然其音不怨怨歌邶鄘衛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

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集解然其音不怨怨歌邶鄘衛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

之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集解武公德化深遠雖遭管叔蔡叔之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集解武公德化深遠雖遭管叔蔡叔之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

日王室當在雅袁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集解服虔曰平王東遷無先杜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三



弘大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集解王肅曰言國未可量也集解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

樂而不淫集解賈逵曰蕩然無其周公之東乎集解先公不致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

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集解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

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集解徐廣曰盟一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聽爾非曲也

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集解風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德難約而實易行故曰

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集解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集解杜預曰淫聲放蕩自郇以下無議焉集解王肅曰非不其周德之衰乎集解杜預曰小雅亦樂歌之章曰

美哉思而不貳集解杜預曰思文武怨而不言集解王肅曰非不其周德之衰乎集解杜預曰小雅亦樂歌之章曰

也集解杜預曰謂有歌大雅文王之德以正天下集解賈逵曰直而不倨集解杜預曰曲而有直體集解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

之德乎歌頌集解杜預曰頌者以曰至矣哉集解賈逵曰直而不倨集解杜預曰曲而有直體集解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

集解杜預曰遷而不淫集解杜預曰遷徙也文王徙鄴復而不厭集解杜預曰哀而不愁集解杜預曰

和命也樂而不荒集解杜預曰用而不匱集解杜預曰廣而不宣集解杜預曰五聲和八風平集解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

食義然後取集解杜預曰處而不底集解杜預曰行而不流集解杜預曰五聲和八風平集解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

有度守有序集解杜預曰八音克諧集解杜預曰盛德之所同也集解杜預曰頌有殷見舞象簡南籥者集解賈逵曰

武象也制舞曲也南籥以籥集解杜預曰盛德之所同也集解杜預曰頌有殷見舞象簡南籥者集解賈逵曰

日大武周公所日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集解賈逵曰夏日美哉勤而不德集解杜預曰禹勤有慝

德聖人之難也集解服虔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集解賈逵曰夏日美哉勤而不德集解杜預曰禹勤有慝

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箏集解服虔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集解賈逵曰夏日美哉勤而不德集解杜預曰禹勤有慝

燾也集解賈逵曰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集解服虔曰入邑與政無邑無政

季札知代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日子速納邑與政集解服虔曰入邑與政無邑無政

季札知代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日子速納邑與政集解服虔曰入邑與政無邑無政

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二氏作難桓子和之乃解也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

政慎以禮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取去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綰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則隨義而換既以含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是邑名理應不易今宜

讀宿為戚戚衛邑聞鐘聲子鼓鍾作樂也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

刑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也獲罪出獻公以威臣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樂謂

非其義耳問鍾聲也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言衛君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集解服虔曰聞戰而改也適晉說趙文子名武韓宣子世本云名秦魏獻子名舒曰

晉國其萃於三家乎集解服虔曰言晉國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集解

日富必厚施放能曲撓以從眾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曰弗敢言季

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集解服虔曰徐君

延陵季子掛劍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

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集解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遇卒二十九年閻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

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康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十年楚靈王會諸侯

入問王疾繼而弑之孫卿曰以冠纓綬之遂殺其二子集解服虔曰平夏葬王子于鄭調之鄭故

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集解杜預註後云皆楚東鄭邑也燕周云鄭縣東北有陳

卒汝陰新蔡縣東北有陳亭按解集解服虔曰尹射待命於巢遂改昭五年左傳曰楚

者以臨即襄城縣故麻城也集解杜預曰乾谿在譙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集解春秋襄二十九年

言至平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集解杜預曰乾谿在譙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集解春秋襄二十九年

祭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殺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

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合在季札聘魯之前倒錯於此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

其君靈王代立焉集解春秋經昭十五年也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

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弃疾疾即位後易名庶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

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君春秋以子干為王故曰比弑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



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

升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公子光客之

鄰是謂以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

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

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吳邊邑之女爭桑

都而去

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

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

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二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

餘燭庸

餘帥左杜諾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

諸侯之變

日不索何獲

母老子弱

過為迂回非也

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

是為迂回非也

是為迂回非也







民尊衆撫脩賈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杜預傳云使女艾譟曉季舒誘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以鮒配天也不失

之故官憲典賈買達日物職也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

舊物也杜預日物事也

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

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

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

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年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詔乃得止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幸詔自別召吳子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駟伐魯至與魯盟乃去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乃使子貢辭之耳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也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也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也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也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也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也杜預曰至杜預曰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一

世家

五



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

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集解賈逵曰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以絕口七月辛丑吳

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集解賈逵曰吳為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趙執怒將伐

吳乃長晉定公集解孫吳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

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集解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執怒司馬寅曰日好突大事未成二臣之罪

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

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伐晉楚為會先書晉晉有信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

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吳者吳夷賈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

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散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

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集解京十九年左

吳也杜預曰吳使集解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集解

不為備也無伐吳事也集解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集解

語曰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集解按今鄞縣即是其處集解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

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集解以葬之近大湖去縣五十七里集解左傳云乃益越人以歸

猶亭亭名與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集解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一名卑猶位是也集解堯言路禾反小竹籠以盛土也集解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集解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

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集解案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集解必於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

客所以為至德也集解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

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義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遜立延陵

不居先既篡位是稱閭閻王僚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懸伍胥

史記卷三十一一考證

史記卷三十一一考證

吳太伯世家吳太伯正義至二十一一代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子胥監本訛作子齊今改正 大伯弟

仲雍索隱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藩籬監本訛作孰籬今改正 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困學

紀聞曰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與傳異 將立子臧索隱愚者妄動也○愚監本訛作懸今改正 君子曰能守節矣索隱君子者左邱明所謂史評仲尼之詞指仲尼爲君子也○臣照按季札聘魯孔子八歲讓國時孔子未生也其引子臧之事何遽得孔子論斷之語而稱之左氏于孔子論斷類皆明著其說其稱君子曰者是記當時之君子有此語耳或以爲邱明自謂或以君子爲孔子皆未達左氏之義也 又正義嫡子嗣國得禮之宜○禮監本訛作體今改正 猶有先王之遺民也集解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徐孚遠曰杜注非也蓋言文武之遺民周衰尚在鎬京無緣有殷王餘俗 十七年王餘祭卒○臣人龍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餘祭于四年爲閭所殺此作十七年是與傳表互異然年表旣言閭殺餘祭而仍書十七年又似餘祭死于是年爲真 弟餘昧立○春秋作夷末公羊傳作夷昧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臣照按楚世家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大怒發兵滅鍾離居巢則卑梁爲吳邊邑鍾離爲楚邊邑明矣此云楚邊邑卑梁氏云云則又似卑梁爲楚之邊邑也 胥之父兄爲僇于楚欲自報其仇耳○之一本作以 人夾持鉞索隱曰兩刃小刀○監本訛作兩刃小刃今改正 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臣照按左傳思是虞君名此直作思念之思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臣世駿按左傳橐臯之會但有魯君年表並同秋微會于衛乃會于鄆耳此并兩事爲一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齊太公世家第二

正義 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岳有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

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其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

或封於申姓姜氏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

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以魚釣奸周西伯

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鄭元云磻磻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渾

積自成渭渚即太公釣處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澤秀阻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

居也水次有碣石可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磻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其

人謂望日子始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驚望知其異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

信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

倚本亦作蟠字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

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當事

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天素知

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

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

多兵權與奇計

正義 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何以知三軍之消息乎太公曰深藏王之問也夫律管

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



土各以其勝文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遭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驚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

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向父

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蒼兕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王立日師向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

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

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周本紀毛衛康叔封布采席是席故此亦云采席也

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正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就

國道宿行遲途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齊里又擊猶遲也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

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孔安國云淮水之夷徐州之戎畔周乃使召康公魯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處口是

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五侯九伯實得封

之州杜預曰五等諸侯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邱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齊紀曰五世皆反葬

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淄縣城南去縣十里徐廣曰一作及立丁公卒子乙公得

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燕周亦曰癸公慈心也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忠曰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

之哀公時紀侯譜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德廣而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年壽考曰胡公徙都薄姑

之哀公時紀侯譜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德廣而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年壽考曰胡公徙都薄姑

之哀公時紀侯譜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德廣而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年壽考曰胡公徙都薄姑

之哀公時紀侯譜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德廣而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年壽考曰胡公徙都薄姑

青州傳馬縣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東北六十里

公宋史云其黨周馬繻人將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

九年周厲王出奔居直隸反指地志云晉州霍邑縣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

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

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緊圖系本及燕周皆作說字

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劉氏音神欽反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維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

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

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

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

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細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

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

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何休曰擗折聲也正義拉音力合

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讓責也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集韻徐廣曰年表

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達齊難也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葵邱集韻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葵邱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又不同者蓋葵邱有兩地杜意以戌葵邱當不遠出齊境

故引臨淄縣西之葵邱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邱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邱為註所以不同也

瓜時而往及瓜而代集韻服虔曰瓜時七月瓜謂後年瓜時也往成一年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

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使之間襄公使之間襄公集韻王肅曰日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

冬十二月襄公游姑夢集韻賈逵曰齊地遂獵沛邱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沛邱也見彘從者

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履反而鞭主屨者非制反

也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



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

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向父

劉向別錄曰師之向之父之故曰師向父父亦男予之美號也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樞官名又王克云蒼兕水獸九類今蒼兕

衆令急濟故言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

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周本紀衛康叔封布采席是席故此亦云采席也

師向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向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向父於齊營邱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就

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齊里又舉猶遲也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

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孔安國云淮水之夷徐州之戎咄周乃使召康公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

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也扶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五侯九伯實得征楚之境無桀在遠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城周本紀

之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邱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營邱此及五世皆公葬於周鄭立曰太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子丁公呂伋徐廣曰一作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

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家在臨淄縣城南去縣十里周本紀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周本紀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周本紀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周享哀公周本紀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周本紀胡公徙都薄姑周本紀

之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周享哀公周本紀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周本紀胡公徙都薄姑周本紀

之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周享哀公周本紀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周本紀胡公徙都薄姑周本紀

之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周享哀公周本紀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周本紀胡公徙都薄姑周本紀

之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周享哀公周本紀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周本紀胡公徙都薄姑周本紀

之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周享哀公周本紀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周本紀胡公徙都薄姑周本紀

之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周享哀公周本紀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周本紀胡公徙都薄姑周本紀

之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周享哀公周本紀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周本紀胡公徙都薄姑周本紀

之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周享哀公周本紀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周本紀胡公徙都薄姑周本紀

之哀公時紀侯諸之周周享哀公周本紀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周本紀胡公徙都薄姑周本紀

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公宋史云其黨周馬繻人將九年周厲王出奔居直隸反括地志云晉州襄邑縣也雲山在襄邑縣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

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

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周書作說字

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劉氏音神敏反莊公二十四年大戎殺幽王周東徙維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

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

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

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

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紂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

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

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何休曰擗折聲也正音力合

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云去其邑徐音力合

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達齊難也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葵邱葵邱在齊地云葵邱在齊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

於葵邱當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不同者蓋葵邱有兩處杜意以成葵邱當不遠出齊境

故引臨淄縣西之葵邱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邱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邱為註所以不同也

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往戌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

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在宮也使之間襄公侯公之間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

冬十二月襄公游姑蔑賈逵曰齊地遂獵沛邱左傳云齊襄公困於貝邱墜車傷足即此也見從者

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從者公怒射之莛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非弗反

也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

乾隆四年校刊



無知弗信弗示之創

正義音

乃信之待宮外令蒯先入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蒯反與宮

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絳之而無知自立

爲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

雍林

日買達曰深邱大夫也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遂襲殺之蓋以

雍林爲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貢言  
渠邱大夫者蓋雍林爲渠邱大夫也

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

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

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

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

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集註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正義音奚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

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

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

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

集解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

魯兵敗走齊兵掩

絕魯歸道齊道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

之遂殺子糾于笙瀆集傳賈逵曰魯地句瀆也李注按鄉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

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偃與叔

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

用之晉仲印之故請注鮑叔牙迎受晉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集註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堂阜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

因以爲齊拔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旣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隰朋徐廣曰高侯修齊國政漣

五家之兵集解國案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爲軌十論經設輕重魚鹽之利管子管子有輕重之法七以贍貧

五豕之兵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以爲軍令  
焉衆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戚郛集解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春秋魯莊十年齊師滅譚是不杜預云譚

第勿亘公之寺過郭耶無豐放戈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在公請獻遂邑以平齊比杜預曰遂在郭縣東北桓公許與

集韻 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廬上集韻 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

齊之阿邑猶視柯今爲祝阿

[illegible][illegible]

卷之四

卷之四

[illegible]

抑譏稱先君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以相接也

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許之而倍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

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地今東都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十四年陳厲公子完就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

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

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

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信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

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邱而立衛君衛未遷楚邱武城縣南即今之衛南縣是也二十九年桓

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

而怒與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蔡潰其上也桓公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

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公服脫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

之為異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宋忠云昭

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問由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

之水濱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

扞齊齊師退次召陵召陵杜預曰縣在漢南章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地理志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

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陳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

夏會諸侯于葵邱葵邱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彤彤弓矢大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

乾隆四年校刊

十一



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傳曰秋復會諸侯於葵邱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  
會桓公與而幹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

奚齊齊侯之子作齊侯之子齊侯曰史記卓多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齊地也杜預

日在平陽齊地也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齊與晉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

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實會於是桓

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齊地也離枝孤竹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離聲亦相近管子亦

作離字齊地也離枝音零支又音令祗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支為縣西伐大夏涉流沙齊地也大夏

故地理志云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也齊地也西伐大夏涉流沙齊地也大夏

是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齊地也莊及韋昭並如字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齊地也左傳云魯莊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

亂傳四年使蔡遂伐楚乘車之會六齊地也左傳云魯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齊地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太子之位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

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

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

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齊地也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

臨淄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齊地也易牙

也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齊地也開方也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

公曰豎刁如何齊地也豎刁也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

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言徐姬者然姬是家妾之總稱故漢祿秩

令云姬妾數百婦人亦桓公好內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作無虧少衛姬生惠

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華氏之女子姓宋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

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易牙字宋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也因宦者豎

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請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

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古患反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

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歛殯徐廣曰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

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

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

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集解皇覽曰桓公家在臨

拓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壩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

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夫人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綵練軍器不可勝數又發之

狼籍也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衛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

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首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

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

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

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

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左氏作邢歌僕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

驂乘左氏作闕職此言庸職不同者傳云問姓職名也五月懿公游於申池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二

十二家



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註曰申池海濱齊數也

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賦

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

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集解翟其首而戴之眉見於獻集解王子城父攻殺之集解王

子城父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集解頃公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

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集解頃公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

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

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

孫桓子如晉皆主於卻克是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集解賈逵曰八為中軍將士變將上軍樂書將下軍以

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集解徐廣曰靡一作摩賈逵曰靡笄山名也集解癸酉陳于韋

地名也逢丑父集解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

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恐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於木而止

結胡卦反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集解左傳云及華泉驂

車宛後為右載齊侯以免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

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集解徐廣曰一作歷齊侯請以寶器謝集解樂左

傳王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集解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子齊侯外祖父子女令齊東畝集解服虔曰欲令

馬東向齊行易也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

許令反魯衛之侵地集解左傳云晉師及齊國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鑒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

王初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

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圍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

十七年頃公卒集解案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樂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

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傳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

齊後改姓為中行氏獻子名偃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

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從之東垂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

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瀆之邱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

公使樂盈間入晉曲沃樂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在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樂盈史記多作逞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

公使樂盈間入晉曲沃樂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在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樂盈史記多作逞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

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開莊公嘗答宦者賈舉賈舉復

侍為崔杼問公正義問音開又如字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襲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

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以命之也一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

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近公宮者或許稱公陪臣爭趨徐廣曰爭一作徐廣曰爭一

反堅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聞難而來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公踰牆射中公股公

臣亦隨之死亡若為己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門

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丁丑崔杼立莊

公異母弟杵臼記多作著曰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

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

五



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杜預云東郭相

崔氏成有罪

左傳云成有疾而廢之杜預云有惡疾也

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

不可

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

成彊怒告慶封

左傳成彊告慶封曰夫子身亦子所知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語

助汝乃殺東郭偃案無咎於崔氏朝

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

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

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死

齊明奔魯

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

賈逵曰癸齊大夫慶封之屬

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

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

政令慶舍用政

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

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

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

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

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

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

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

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

鄆城也

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

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

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

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

謂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又曰彗星歲反若帚形見其境有

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

章句反祝音

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

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

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

會夾谷

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

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

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

因執魯君可得

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

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

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

公寵妾芮姬生子荼左傳云齊嬖之子荼嬖則茶母姓姒此作芮姬不同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

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

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也昭子高張也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萊齊東

邑景公卒集解昭公與桓公家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

黔奔衛集解徐廣曰一作壽駒奔衛公子驅陽生奔魯集解左氏作公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

軍事乎弗與謀集解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邾已不得與景公葬理之事及國三師乎師乎胡黨之平

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

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

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集解賈逵曰八月齊秉意茲

齊師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集解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

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

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

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貽集解賈逵曰齊邑在東平剛縣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

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集解杜預曰闡在博城縣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

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集解杜預曰魴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

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

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集解服虔曰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云

乾隆四年校刊



簡公王者景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集解賈逵曰闕止子我也索隱左氏監及公之子也

卽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集解杜預曰心御執言簡公之官故曰御執亦田氏之族按系本陳桓子

无字產子壽壘產曰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集解杜預曰執田氏方睦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

由夕省事於君而逢之殺遂捕以入集解賈逵曰公孫齊大夫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日終喪也

酒集解服虔曰使陳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長之家初田

豹欲爲子我臣集解賈逵曰使公孫言豹也杜預曰言介達之意

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集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疎遠也

從子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集解服虔曰彼謂闕子行舍於公宮公宮爲陳氏作內

也集解服虔曰彼謂闕子行舍於公宮公宮爲陳氏作內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集解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乘故曰四乘

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克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云名莊桓相誼曾言四乘有八

人耳今按田完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人數知四三下弟兄四人乘車

宮不可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子我在幄集解杜預曰幄帳

開門集解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宦者禦之集解服虔曰闕子行殺宦者公宮故得殺之

酒于檀臺集解服虔曰當陳氏成子遷諸寢集解服虔曰欲公執戈將擊之

日非不利也將除害也集解杜預曰言成子出舍于庫公執戈將擊之集解杜預曰舍於公與婦人飲

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集解杜預曰言誰非田宗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集解杜預曰言子若

陳乃止子我歸屬徒集解服虔曰會徒衆攻闕與大門集解服虔曰宮中之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

丘陳氏邑也集解賈逵曰豐殺之郭關服虔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集解服虔曰子方子我

於道集解杜預曰子方出雍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

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集解服虔曰左傳曰東郭買奔衛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集解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

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公曰余蚤從御執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

系本及譙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周志云平公之時齊

有安平縣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會齊大

夫康邑名東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會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

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青壤二千里其民闕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

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弱內寵壹

盡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傳政厚貨輕收掉簡選禍田關非偽溫風餘烈一變何由

史記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虞夏之際封于呂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臣召南按路史國名

紀曰呂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隸鄧宛後周併入南陽而太公乃出東呂呂莒也博物

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與徐廣說異以漁釣好周西伯正義凡谷○凡一本作凡又

正義此條訛脫殊甚今俱考原文改正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臣黑按毛詩疏曰

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

定在何處故毛傳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詩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

言也史記云獻公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

反而鞭主屢者第三百○臣黑按左傳作誅屢於徒人費誅責也言責失屢之罪于徒人費也此以為主屢與

傳異 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習學記言曰遷言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

公羊先見按左氏魯莊公九年納糾敗于乾時幾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劇實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

子偃敗宋師齊乃還十三年北杏之會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于柯是三戰而再勝未嘗失地三年不交

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劌復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匕首于壇站之間者耶 諸侯會桓公於甄○

乾隆四年校刊



年表作鄭臣世駿按經典釋文駢音絹一音真或音廟又舉然反或作鄭蔡漬集解民逃其上○上監本

訛作土今改正 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左傳晉文公卒于齊昭公之五年在翟伐齊之前此作六年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年表作二十年 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弒齊君舍○按春秋經作九月左傳云以七

月乙卯夜杜注云書九月從告此云十月疑十爲七字之誤 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重份曰按上

既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其母曰某姬恐衍 懿公游于申池集解曰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

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臣照按襄十八年左傳晉侯伐齊

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申池與西郭南郭近則杜預所謂申門之

池者是矣杜預原注稱齊南城西門名申門裴駢刪去西字耳 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左傳及年表卻

克使齊在頃公七年爲魯宣之十七年 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左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

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言于晉侯晉人縶之逸

此云殺之與傳異 十年春齊伐魯衛○臣照按左傳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衛侯使孫良夫石稷

相向禽將侵齊是齊魯非伐衛也 皆因卻克索隱衛孫桓子○桓監本訛作相今改正 仲姬戎姬○此

句上應有脫字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徐孚遠曰前言崔杼奔衛不言其歸國又杼非命

卿何以得專冊立皆闕文 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臣照按左傳莊公卽位執公子牙

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異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此皆在崔杼殺高厚前爲五月事

馬遷并二事爲一又有晉使至高唐之文皆與傳異 成請老于崔杼○臣照按左傳成請老於崔杜預注

齊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此作崔杼明衍杼字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讎門○左

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齊取讎闕在悼公二年 吳師乃去晉○監本誤作吳師齊去晉今改正 齊人共立

悼公子壬是爲簡公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年表云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爲

簡公無景公之子諸 子宣公積立○積年表作就臣

史記卷三十三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集解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為周地公。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以為周公之采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也。益曰周文公見國語。

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集解鄭誕生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集解本孝作敬。東去朝歌七十三里。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來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集解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也。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縵下。集解徐廣曰古書縵字多作縵。周公曰未可以威我先王。集解孔安國曰威近也末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集解孔安國曰璧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曰告謂祝辭。史策祝辭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詞也。鄭玄者以告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集解徐廣曰阻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集解孔安國謂王不可教也不可教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謂代聖人教臣子之責以垂旦巧能多材多執能世教。尚書負為不今此為當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玄曰不讓曰負。且巧能多材多執能事鬼神。集解孔安國曰言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執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數佑四方。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上帝之庭布其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集解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集解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教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今我其卽命於元龜。集解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集解孔安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

乾隆四年校刊



融曰待汝命武王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當愈我當死也也屏藏言不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

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我朝受三王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周之道占兆書也

周公一人天子也周公藏其策金滕置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

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

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周公乃

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音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

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

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

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

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孔安國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

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作嘉禾東

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鴛鴦孔安國曰鴛鴦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王亦未敢訓

周公字誤耳義無所通徐氏合定其本何須云一作誦也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孔安國曰周鎬京

也豐文王廟所祀朝者舉事上朝將廟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京

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爲遠爲父恭也豐文王武王廟鄭玄曰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

按豐在郭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鄭玄曰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成周者何東周也何

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

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侯不於宗廟遷王也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

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銅匭如畏然孔安國曰銅匭謹敬貌也見初成王少時

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謂周公周公奔楚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

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武丁

也久勞于外爲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役有所勞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之難勞也言乃謹父小乙將師後於外也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卽位則小人之難勞也言乃謹

憂則臣民望其言久矣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卽位則小人之難勞也言乃謹

明矣不義惟王久爲小人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卽位則小人之難勞也言乃謹

國三十三年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土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

故無不紀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

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

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以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

我成周成周爲洛陽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

讓葬周公於畢畢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

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蓋由史

還不見古文孔安國曰二公偕王啟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孔安國曰

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乾隆四年校刊



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無繆下乎集解孔安國曰本欲敬下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集解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正義孔安國云周公以成

家禮有德之宜也王孔二說非也按言成王以開金勝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盡起集解孔安國曰郊以迎王幣謝天也天即反風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集解徐廣曰築拾

禾木所偃者起其木拾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集解駢案禮記曰魯君祀帝祭文王曰諸侯不得祖

天子鄭玄曰魯以周公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集解周公

之故立文王之廟也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

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大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

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

之集解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業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伯禽即位之後有

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集解孔安國曰淮浦之戎並起為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集解徐廣曰一作

書作樂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集解尚書作樂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即盼誓古今字異義亦樂曰

也鮮猶也言於盼地誓衆因行稱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備樂地名即魯卿季氏之費邑曰

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咥集解古毒反咥牛馬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集解鄭玄曰寇劫取魯人三郊三

敬集解徐廣曰作振復之也孔安國曰勿敢弄越其罪伍而求遂無敢寇攘踰牆垣集解鄭玄曰寇劫取魯人三郊三

隄集解王肅曰邑外曰郊言三也時爾芻蕘糗糧植幹集解孔安國曰皆常儲時汝糗使足食多積芻蕘供

糧去九反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集解孔安國曰甲戌日無敢不及有大刑集解馬融曰作此盼誓遂

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集解徐廣曰皇前證云伯禽以成王子考公會立集解系本作道考公四年卒立弟熙

是謂煬公集解煬公築茅集解徐廣曰一作夷集解閼門集解馴案世本日煬公六年卒子幽公卒立集解世

四年幽公弟濇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集解徐廣曰世本魏字作微則太史公意亦不殊集解魏公五十年卒

子厲公擢立集解系本作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集解徐廣曰劉敞云

十六年子真公薄立系本作擊或作擊音匹位反鄒誕本作慎公薄也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

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反又音許

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立不立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奔上事少故民將奔上夫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教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

有所誅長之命將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

誅亦失王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

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

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徐廣曰順一作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父之諡也猶魯叔孫穆

子謂之魯懿公弟稱尺肅恭明神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魯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故實故事之是

者不于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夷宮者宣王祖父故實故事之是

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大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涅立徐廣曰

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隱公名息初惠公適夫人無子音適公賤妾聲子生子

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左傳宋武公生仲子手中有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

而為世說譙周亦深不信生九索隱一作九五忽反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

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

山之邑妨及許田君子譏之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一年冬公子揮

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殺桓公將以求大幸也隱公曰有先君命

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

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

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

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



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諸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

一月隱公祭鍾巫鍾巫祭名也齊于社社國名館于葛氏葛氏魯大夫揮使人弑隱公于葛氏而

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

君子譏之賈逵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

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始議行事也遂與夫人如

齊申繻諫止公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

公饗公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

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

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

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伯魯惠公孫齊欲得管仲非殺

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屍亦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

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

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止左傳云初公築臺臨黨氏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

大夫見孟女孟女見孟女孟女見孟氏之閭杜預曰孟長任字也非姓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割臂以盟

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梁氏女往觀圉人拳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梁氏女其名也正正拳力角反

斑怒鞭拳莊公聞之曰拳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

曰叔于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音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

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

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

命叔牙待於鍼巫氏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一日運日鳥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

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班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宮止於舅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嫡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舉殺魯公子班於黨氏季友奔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

系本名曰啟今此作開避漢景帝諱耳春秋作開公也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闕門謂之武闕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

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國以理於是魯人為魯公作魯頌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

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文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鄭封季友泰山萊蕪縣鄭今作費同音祿按費在汶水之北則汶陽

非邑賈言二邑非也地理志東海費縣邶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在平陽縣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二年釐公卒子與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

服虔曰獲長翟翟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翟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裔如也得初宋武公之世鄭驪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驪長翟國名鄭之滅路宣公十五年

獲喬如弟夢如齊惠公二年鄭驪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二年魯宣公表齊惠公衛人獲其季弟簡如與喬如同時鄭驪由是遂亡長翟之種絕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伋伋徐廣曰一作伋

乾隆四年校刊



私事襄仲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

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伋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庶者市人皆哭魯

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襄仲孫叔孫季孫桓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伯降復國之十

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肱一作股立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仲助也仲殺適立

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襄仲之子宣公欲去

宣公南過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襄仲之子宣公欲去

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陞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

公與晉卻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

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言公如晉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鍾離國故

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伯叔孫喬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

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樂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

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成襄也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

於衛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

其後創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

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生在同平七年吳諸樊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

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襄公也

魯左傳云胡女敬歸魯人立齊歸之子禰為君魯大夫叔孫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

年十九猶有童心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穆叔不欲立約宜伯僑如之弟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

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今禰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

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其嫡庶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

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

昭公往賀集案春秋云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集案左傳曰好以大屈服皮曰大屈黃金可

章華與之大曲之弓集案春秋云而悔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

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集案左傳無其事二十一年朝晉至河

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鸛鵒來巢集案周禮曰鸛鵒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也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

賈逵曰師已魯大夫鸛鵒欲來巢公在乾侯鸛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邱氏集案徐廣曰一本關雞集案杜預

相昭伯二家季氏芥雞羽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氏集案服虔曰怒其不下已邱昭伯亦怒平子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伯集案服虔曰怒其不下已邱昭伯亦怒平子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為從父昆弟也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城待罪也大沂水請囚於鄆弗許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伯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邱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展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亦殺邱昭伯邱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

曰弃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

欲迎昭公孟孫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路申豐汝賈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也左傳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晉境內邑集案服虔曰謂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邱邱氏金鉅以金鉅距季平子怒而侵邱



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眾不

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史墨魯史

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

服服虞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遂系本並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

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

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

奔晉趙氏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

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

日杜預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

是為哀公系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繪徵百牢於魯

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誅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鄆伐魯至城下盟而去

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代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弑其

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

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

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賈逵曰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衢左傳於孟氏之衢日請

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魯有山氏三桓攻公公

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

桓勝魯如小侯界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

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敬諸合而反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元辛亥

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

終幸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係本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

未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係本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子隱立是為景公景公係本

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平公平公係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

三十二年平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係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

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雋立是為頃公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年表云文公楚頃

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州係本徐州在魯東今薛縣說文郟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郟國

故名曰徐州則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徐廣曰下邑在魯東又郟國

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柯係本柯在魯東今濟北東阿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

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斷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閭閻如也鄒誕生亦首銀又作斷斷如尚

以為道衰也徐廣曰論語閭閻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閭閻如也鄒誕生亦首銀又作斷斷如尚

書讀則斷斷是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類反云斷斷是閭閻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觀慶

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

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索隱述贊曰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屢據圖及還臣弑北面如元子封魯少昊

史記卷三十三之墟夾輔王室世職不渝降及孝公穆仲致譽隱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史記卷三十三考證

魯周公世家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鴉鵲王亦未敢訓周公○徐乎遠日乃為詩至訓周公十七字宜在上文我

所以為之若此句下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

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廖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三

世家

六



記言曰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書以爲居東而異說以爲南奔 周公在豐病將沒○徐孚遠曰周公作洛後成王治鎬京周公治洛尚書甚明曰必葬我成周卽其地也無緣在豐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爲周宣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是立九年也與表互異 二十七年孝公卒○年表作三十八年宣王誅伯御在伯御之十一年其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爲孝公元年故較世家多十一年 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滑公索隱滑公之本名曰啓○左傳疏曰杜世族譜云名啓方 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索隱滑公之弟名曰申○杜預注左傳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 獲喬如弟夢如○左傳作焚如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左傳及年表晉悼公立於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非襄公元年 季氏芥鷄羽集解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空郈氏雞目○左傳疏引此語是賈逵之說非服虔也 齊伐我取三邑○左傳八年夏齊人取譙及闕二邑齊世家亦作取二邑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臣世駿按齊歸我譙闕在八年春秋經傳無十五年歸侵地之事大約因歸成之語而誤耳 卒于有山氏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年甲辰終庚午○年表甲辰爲定公十三年哀公元年爲丁未左傳疏曰傳稱國人施罪于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于其家也

史記卷三十四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姬氏召公或說者以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公奭者畿內采地奭始食於召故曰

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

北燕宋忠曰有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白陝以東周公主之

既初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

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

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

也鄭玄曰上帝太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後有卒維茲有陳保又有殷

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

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

本益故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

公初封於鄧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弑秦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

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

乾隆四年校刊



十八年卒子宣侯立

明故也按今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繼

始散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

明故也按今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繼

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爲周王

按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系家以爲北燕失之

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

系家以爲北燕失之

執而承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此燕是姑姓今檢方氏莊十九年衛師燕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

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姑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代燕而不伐衛乎

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

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

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

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

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

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父兄爲執或故諸大夫共誅之

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

按春秋傳齊至六年又云齊伐

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強六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

十二年卒獻公立

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

按紀年智伯

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

按紀年

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

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

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

按紀年

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

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

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

按紀年

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

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

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

按紀年

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

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

其開同而上縣公之父又諡文公是歲秦獻公卒秦益疆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

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反長丁丈反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

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

蘇秦燕君即易王也言君初立十年即稱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

王也上言易王者易也後追書諡耳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

門者舍人之姓名今吾之問必索敵間之來聞我者因而利事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

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蘇代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王斷蘇代為齊使於燕

國策日子之使蘇代侍質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

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金孟康云二十四兩曰鎰而聽其所使鹿毛壽鹿毛一作鹿

毛又曰甘陵縣本名鹿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

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

之大重謂尊貴也或曰禹薦益已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謂終辭而以啓人為吏人猶臣也謂及老

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

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此人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四

世家

七



見孟子梁五都即齊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齊之北地也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之亡

地也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樂池送之妻驪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遠立職而途之事竟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

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

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

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滑王出亡於外燕兵

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按餘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

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

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滑王死子莒乃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按趙系

十八年燕相咸安君公孫操欲其王樂毅以爲卽惠王也徐廣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韓魏楚共伐燕燕武

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

元年秦因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

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

趙四戰之國趙韓魏北連胡趙故言四戰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謂以五國而伐一國對曰不可燕王

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鄒氏音角反一音吳卿秦交代代州也唯獨

大夫將渠謂燕王曰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國策云慶秦慶是姓也卿其官耳與人逼關約交以五百金

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

無成功王覺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日屬徐廣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破卿

無成功王覺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日屬徐廣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破卿

秦樂乘於代戰國策曰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於邯鄲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

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集解曰將渠為相和也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

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集解曰屬魏郡拔

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拔武

遂集解曰屬河間方城集解曰屬徐廣曰屬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集解曰煖音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

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集解曰鄴即相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

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

臨易水集解曰徐廣曰出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元地圖於秦亭地理志屬廣陽郡

元之田集解曰徐廣曰出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元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

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集解曰王賁音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集解曰指交錯也又作崎嶇疆國之

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主惠羅龐姬文公約趙蘇秦

### 史記卷三十四

史記卷三十四考證

燕召公世家惠公多寵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臣照按三姬字俱應作臣世表云公欲

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然則三姬字並為臣字之訛無疑也公欲立寵姬為妃何必去諸

大夫而後得立耶

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臣照按田完世家及六國年表齊宣王卒後四年燕王噲方立齊人殺蘇秦

乾隆四年校刊



及齊破燕並是齊湣王事與孟子異乃此處却謂是齊宣太史公不應首鼠兩端蓋宣爲湣字之訛也顧孟子作齊宣而史記作齊湣其故不可得而考矣

而增老不聽政顧爲臣○不監本說作大今改正

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索隱按餘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徐孚遠曰燕將已下聊城與惠王有郤而不歸則聊字衍文且齊城不拔者向惟二也

悉復得其故城○故監本作敗今依宋本作故

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六國年表及秦本紀秦昭襄之四十七年于趙孝成王爲六年是年秦院趙卒於燕武成王爲十二年此云十三年與趙世家合於秦本紀及年表差一年

殺劇辛○臣照按六國年表劇辛死於趙在十三年又按昭王卽位劇辛自趙往至此經七十年歷五王當有

兩劇辛耶否則皆傳訛也

史記卷三十五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音仙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今州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八人母曰太

妃正邑國語云祀綰二國妣姓夏禹之後太妃文王之妃武王之母列女傳云太妃者武王之母焉後妃氏之女也

在邵之陽在渭之涇仁而明道文王喜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妃思齊旦夕勤勞以

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言常以正道持之也

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

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正邑國語云冉季載反或作冉音同冉國名也

冉季載也伯邑考最長所以加伯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

子為侯者十有六國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

並去聲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父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

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杜預曰管在封叔度於蔡案世

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按春秋隱五年衛師入鄆杜預曰東

國又地理志云東丘縣南有成城城應劭曰武王封封叔處於霍案霍霍太山在東北是霍叔之所封

弟季載於成是古之成邑應仲遠誤云季載封耳

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名地關叔子也封叔名耳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為之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

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君是為衛康叔封季載於冉案冉冉國也載名

邲邲邲曰冉季鄭姬賈逵曰文王子季子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冉季康叔皆有馴行如字音也於

乾隆四年校刊



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卅季為周司空傳定公四年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

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命諸王邦之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

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攝政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仲胡從

居新餘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叔成叔曹叔叔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

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

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為

諸侯襄公以兵救因送平王至洛故平王封襄公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

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相侯封人立相侯二年魯弑其君隱

公二十年相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侯夫人將歸過蔡蔡

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

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盼是為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

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弟女弟齊桓公怒伐蔡蔡潰

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

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

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醒之

釋音二十二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

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郊敖而自立為靈王反叛五高反九年陳司徒招弑其

君哀公招或作若又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申城在

州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為蔡公蔡之楚滅蔡三

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宋忠曰平侯徒下蔡今系本無者近脫耳

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案世本曰平侯者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

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

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

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譏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

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襄弘以求長於衛

服虔曰載書衛使史籀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為晉滅沈平與縣有邱亭杜預曰汝南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為質

於吳以共伐楚音致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鄧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

年楚令尹為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

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蔡州來在淮南下蔡縣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

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賊名也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成侯四年宋滅

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

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魯哀十七年楚滅陳其楚滅

年即在春秋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

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蔡叔曹亦姬姓之國而文之昭春秋之時

亡國之末而沒其篇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毋季載

第自合折為一篇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叔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毋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

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案曹上叔振鐸其後為曹有系家言即曹亦合題系家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叔

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案宋忠曰叔振鐸卒子太伯腓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

乾隆四年校刊



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

之乃背晉于宋賈逵曰以小加大干謂犯也言曹因棄晉而犯宋遂至滅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

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或無此論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僇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用僇負羈言而美女乘軒三百人也其不

知唯德之不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脩厥政至如公孫彊不

祭祀豈合忽絕之哉之子立叔鐸猶尚贊

索隱述贊曰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狼跋致艱鳴鳴討惡胡能改行克復其舊獻舞執楚過息禮薄穆侯齊濟濟舟乘健曹共輕晉負羈先覺伯陽夢社祚領振鐸

史記卷三十五

史記卷三十五考證

管蔡世家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日武王發次日管叔鮮次日周公旦次日蔡叔度次日曹叔振鐸次日成叔武

次日霍叔處次日康叔封次日冉季載臣照按十子長次各書不同毛詩疏曰左傳云周公為太宰康叔

為司寇聘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

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聘季之兄夫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卿于富辰之言當在蔡霍之

間五叔者曹管蔡邲霍曹應在管之上皇甫謐則曰文王妻太姬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

邲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聘季載其名與史記同其次亦異左傳疏曰富辰言

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馬遷之言多辟謬云今亦莫定孰是姑

列其同異如此

餘五叔皆就國索隱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左傳杜預注云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

叔聘也孔穎達疏云史記云聘季載杜云毛叔聘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

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

子宣侯措父立○春秋作考父

乾隆四年校刊



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監本少隱太子友四字今添

衛使史籀言康叔之功德○左傳作祝鮀此作史籀

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瑒公及孔父○年表作四十七年

漢 中 郎 外 史 兵 曹 參 軍 司馬 裴 駟 集 撰

宋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陳紀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

而舜子商均為封國按商均所封虞即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虞思虞是也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

求舜後按左傳虞過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武王得媯滿封之於陳左傳曰武王以元女太姬以奉帝

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

圍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虢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

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

卒弟平公變立先陳反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

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佗反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

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陳亂故再赴其日桓公弟佗

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周云世家與春秋傳違者按左傳桓公五年文公子佗

殺桓公太子免而代立經六年蔡人殺陳佗立桓公公子躍為厲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佗立未幾年故無益又

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佗與五父俱為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

史記既以佗為厲公遂以躍為利公尋厲聲相近遂誤以佗為厲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

公五父為別人是太史公錯耳而班固又以厲公為桓公弟又誤也日坤下巽

赴公躍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日坤下巽

上觀坤下乾上否觀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六 世家

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六四變內卦為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變在外故知在子孫也 若在異國必姜

姓周敬王四十四年楚惠王殺陳湫公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

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厲公羊傳曰 而立

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白立是為宣公宣公

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取陳女為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

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之臣羈旅寄旅客也 幸得免負擔

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工主器械 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

鏘鏘杜預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 有嬖之後將育于姜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

世典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八代者以桓子無字在武子間與釐子乞皆相繼事齊故以常為八代

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

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

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

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

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列女傳云陳女夏姬者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為王后七為

雲南出孔儀喪陳國襄其衣以戲於朝 梁傅曰或衣其衣或中其福 泄治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

告二子二子請殺泄治公弗禁遂殺泄治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

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已多似年大無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

射殺靈公公出自其廐 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

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

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

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微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

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

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謂申叔時之語家語云孔子讀史記至楚復

陳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謂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

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

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郊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

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昭八年經云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曰陳哀公元

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

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

陳使者招又一名召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為陳公招之殺悼

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顓頊陳之族陳

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賈逵曰以廢絕者鄭衆曰幕舜之先也駟案國語賈義為長

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非虞思明矣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舜重音持用反

杜預以謂舜有明德乃至遂有國義亦然也且文云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言舜有明德為世

天子也乃云殷封遂代守之亦舜德也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為舜後是也世

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虞思之後也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

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弑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

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元年故今空籍年籍五歲矣一云籍借

也為借失國之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國在汝南平輿胡亦在汝南二十八

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

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



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滑公

按左傳滑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

滑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

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

按孔子以魯定公十

四年適陳當滑公之六年上文說是此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

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暴襲惠王葉公攻敗白

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滑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紀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

按國名也東樓公諡號也不名者並史先失耳宋忠曰紀今陳留雍邱縣故地理志云雍丘縣故紀國周武王封禹後為東樓公是也蓋周封紀而

居雍邱至春秋時紀已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云莒人伐紀取牟婁婁婁公也傳十四年傳云紀遷緣陵地志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又州國名紀後改國號曰州而稱

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也然紀後代又稱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

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紀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貜之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

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按陳留雍邱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

娶公按徐廣曰謀一作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

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按徐廣曰世本曰惠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

經傳故左氏莊二十五年云杞成公娶魯女有婚姻之好至僖二十二年卒始按徐廣曰世本曰惠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

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生成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勾立按徐廣曰世本曰惠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

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按徐廣曰世本曰惠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

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

湣公弟閔路弑湣公代立是為哀公按徐廣曰世本曰惠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

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

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

為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舉陶之

後或封英六按徐廣曰世本曰惠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

後假姓為楚厥威又傳十七年齊人伐英氏杜預曰英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

六皆阜陶後國名是有英蔦英六實未能詳或者英或號蔦蔦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秦伯翳解者以翳

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秦伯翳解者以翳

叔伯翳而又別言垂益龍則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紀叙十人無弱而有彭祖彭祖亦墳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

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叙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子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為一人

必矣今未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

詳其所以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

舜禹身為帝王其覆契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蓋軒轅氏之子有

及翳則後代皆為帝王也滕姓是其祖也後周封文王子錯叔繇於滕故宋忠云今沛國公邱是滕國也薛奚仲之後任姓蓋夏殷所封

故春秋有滕侯薛侯邾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邾國今魯國驪縣是也然三國微小春秋時亦預會

盟蓋史缺無可叙列也又許太叔太岳之亂二邾曹姓之君並通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

好諸侯同盟大國不宜全沒其事亦可叙其本末補許邾世家又故弗采著于傳上

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又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

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索隱述贊曰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焉滿受封東樓築世閭路篡逆夏姬淫嬖二國衰微或淪或替前并後虜皆亡楚惠勾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史記卷三十六考證

史記卷三十六考證

史記卷三十六考證

史記卷三十六考證

史記卷三十六考證

史記卷三十六考證

史記卷三十六考證

史記卷三十六考證



亦卒於是年此作二十四年與左傳合與孔子之卒差一年

以奉夏后氏祀○祀監本訛作祀今改正

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索隱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世本及杜預世族譜皆云周文王子錯叔繡唯漢地理志以爲周懿王子

故弗承著於傳上○

臣照

按上當是云字之訛各本皆同故弗改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 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衛康叔從康徙封衛其大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

己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和也恐其有賊心武王乃

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

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京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伐殷

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今定昌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

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

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觀為法則也梓匠人也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

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左傳曰康伯

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綯蒺旆旌大呂賈達曰大路金路也少帛維帛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名晃宋忠曰即王

也綯蒺大旂也通帛為旂所羽為旌大呂鐘名鄭康曰綯夜旆名也康伯卒子孝伯立立孝伯卒子

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諡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康伯卒子孝伯立立孝伯卒子

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音地康伯卒子康伯立音地康伯卒子康伯立音地康伯卒子康伯立音地

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康叔劾封已

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伯伯牧也故五代孫祖恒為方伯耳至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

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七

世家

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美自殺美音延延墓道又音以戰反美康伯名魯也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和殺恭伯代立此說非也按季札美康伯名魯也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懷誠於國恭格

于朝作抑自微至於沒身謂之獻聖又詩著衛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大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楊立莊

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人生子蚤死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音也子完為

州吁所殺戴媽歸陳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之謂養之為子也齊女莊公有寵妾生

詩燕燕于飛是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石碯諫莊公石碯諫莊公石碯諫莊公

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

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

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

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河濮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濮分爲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

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若據地理志也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公之亂姬姓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

陳留封邱縣濮水受沛常言陳留水也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

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

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

朔共譏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

上殺之左傳云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杜預曰華衛地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

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

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

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

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

為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

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懿公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責有祿位余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

公欲發兵兵或咻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

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翟為衛築楚邱武縣有楚邱亭立戴公弟燬為衛君

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翟為衛築楚邱武縣有楚邱亭立戴公弟燬為衛君

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

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索隱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作卒謂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

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集解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

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集解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過陳也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

成公遂出奔陳集解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過陳也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

得不死謂賈也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集解是元咺所立者成公入而殺之故僖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咺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七

廿家

二



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布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姜鼓琴集解賈逵曰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

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往日日盱不召集解賈逵曰孫文子林父也齊惠

命盱晏也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集解賈逵曰公不釋射服與之言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集解賈逵曰

邑也集解賈逵曰孫文子子數侍公飲集解賈逵曰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集解賈逵曰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樂無

作威此亦音威集解賈逵曰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

臣不知也集解賈逵曰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寧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

為殤公集解賈逵曰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寧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寧喜攻孫林

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

公公執殤公與寧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寧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

衛見遽伯玉史鮒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

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

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集解賈逵曰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

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

棄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

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集解賈逵曰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遂謀朝使殺夫人集解賈逵曰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集解賈逵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

二年春靈公遊于郊令子郕僕集解賈逵曰郕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郕曰我將立若為後郕

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集解賈逵曰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郕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郕

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

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集解賈逵曰衰經為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

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集解賈逵曰衰經為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

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南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慍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

子卒良夫通於慍母太子在宿慍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母

所與也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三杜預云三罪紫衣不帶劍也紫衣君服也熱故偏而不敵

與之盟許以慍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園服虔曰二入謂魯二入蒙衣而乘

人之服以巾蒙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寯問之稱姻妾以告買達曰遂入適伯

姬氏氏家通伯姬所居既食慍母杖戈而先孔氏服虔曰家臣稱姻妾以告買達曰遂入適伯

姬劫慍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衛樂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仲由

召護駕乘車服虔曰召護衛大夫駕乘行爵食炙服虔曰樂寯使奉出公輒衛魯

將入遇子羔將出買達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衆曰是時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

難買達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衆曰是時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欲救慍之難此明其

不死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夫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

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慍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

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以戈

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

矣孔慍竟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

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買達曰戎州戎人之

之是也隱二年公會戎於潛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近曰戎虜何為是戎州病之十月戎

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左傳莊公本由晉趙氏納之立而背晉晉伐衛衛人出莊公立

言美貌之以為夫人又欲納戎州兼逐石圖故師晉師退莊公復入穀師出奔初公登城見戎州已氏之妻

不言莊公復入及死已氏直云出奔亦其疎也又左傳云衛復立般師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明年衛石圖



史記卷三十七 世家

三

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輟復衛人立公子斑師為衛君案左傳曰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  
歸是左氏詳而系家畧也

起靈公子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左傳作石圖此專音圖穀梁起薛齊衛出公輟自齊復歸

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  
經二十五年而卒于越

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  
卒于越系本名夷子敬公弗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年公子齊敬公十九年卒昭公糾立系本云敬公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史記卷三十七考證

史記卷三十七

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夷加其爵暨武能修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於  
石碯皮冠時鴻乘軒使鶴宣縱淫豐生飯期謝頭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

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故魏立之案徐廣曰班氏云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

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案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

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案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

史記卷三十七考證

衛康叔世家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王若虛辨惑曰酒誥之文曷

嘗有用婦人語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顧炎武曰是頃侯以前之稱伯乃伯子男之伯也索

隱以為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毛立責衛伯之文可據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周禮九命作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諡者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諡則曰文公康公

臣照

按衛始封侯見于書為方伯見于詩詩書並有文豈得復疑索隱謂史遷之誤是也顧炎武申龍門而難小

司馬泥矣謂古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諡者安知其無耶何不即舉衛為有之驗耶 共伯入釐侯羨自殺○

臣照按大事記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益已四

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

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

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

生子蚤死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毛詩疏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

娶于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不言其死

云完母死亦非也 太子完立是為桓公○左傳疏曰石碯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太子之位

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為太子非也 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臣召南按左傳及宋世家鄭內公子馮州吁弑

君自立欲免諸侯故為公子馮而伐鄭此云因州吁友于叔段為段伐鄭與彼異 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

君哀侯○臣照按莊伯卒于哀侯之二年是為衛宣之三年此莊伯二字明是武公之誤觀年表及晉世家

自見 惠公立三年出亡○臣人龍按上文云四年此云三年又按左傳魯桓公十六年冬惠公奔齊則四

年是矣 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許應元曰左傳衛朔立四年出亡八年復入通年十二此言十三年既

與左傳不同又與上文年數不合 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七年 齊桓公以衛

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邱立戴公弟燬為衛君○臣照按左傳魯僖之二年諸侯城楚邱事在衛文

之二年年表亦同此叙在文公立前與彼互異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

年 成公出奔索隱奔楚○臣照按左傳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



衛侯出於襄牛杜預曰襄牛衛地又下文索隱云楚師敗懼乃出奔楚此索隱衍文齊置衛獻公于聚邑

○臣世駿

按左傳齊人以邾寄衛侯杜預曰邾齊所滅邾國音來此作聚互異孫文子寧惠子共立定公

弟秋爲衛君○秋左傳作剽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王若虛辨惑曰吳世家云

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間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

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衛世家

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以爲鐘一以爲磬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

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爲札而作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而安于娛樂後說

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爲亂之愆是何乖異而不同耶按前說本於左氏當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

不應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乖蓋獲罪于君卽所謂畔也而何在干擊

鐘耶司馬貞旣知其非矣而曰畔字讀爲樂亦強爲之說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

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六國年表作十一年

史記卷三十八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子之命篇云微後內國名子開也為紂卿士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按尚

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

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微子為紂同母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

西伯昌之修德滅紂紂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此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孔安國曰太師三公

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治政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我祖遂陳於上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也紂沈湎於

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馬融曰殷既小大好草竊姦究紂立日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孔安國曰草野盜卿士師師非度

日非但小人學為姦孔安國曰非法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讐

巴下轉相師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矣

意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矣

反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矣

之何其也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矣

子師不答志在必死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矣

之祀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矣

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矣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八

世宗



始為象箸案箸言持略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為玉杯杯箸事相近周禮六樽有犧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

箸必為玉栝為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

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

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琴案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舊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

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朝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

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案紂時

者似誤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案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於左

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

傳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案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我不

知其常倫所序案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箕子對曰在昔鯀殛鴻水汨陳其五行紂也紂失道是亂陳

五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敷案徐廣曰一作釋駟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紂如是乃紂則殛死禹

乃嗣興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案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

類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初一日五行二日五事三日八政四日五紀五日皇極六日三德七日稽疑八日庶徵九日嚮用五福畏

用六極案孔安國曰言天所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案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

炎上案孔安國曰言木曰曲直案孔安國曰木金曰從革案孔安國曰金之性土曰稼穡案孔安國曰稼穡之性

潤下作鹹案孔安國曰言炎上作苦案孔安國曰言曲直作酸案孔安國曰言從革作辛案孔安國曰言稼穡作甘案孔安國曰言

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五事一日貌二日言三日視四日聽五日思貌曰恭言曰從案孔安國曰言從案孔安國曰言從案孔安國曰言

日聰思曰睿案孔安國曰言恭作肅從作治案孔安國曰言明作智聰作謀案孔安國曰言謀案孔安國曰言謀案孔安國曰言謀案孔安國曰言





安國曰氣驟驟下連濟今此日霧集解徐廣曰一日黃曰夜露集解霧者蒙然蒙與霧

支作涕是涕法亦相連之狀集解亦通徐氏所見本漢作涕家作淚通而字變耳

占之用二衍貢集解鄭玄曰卜五占之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

色相犯也內封卜貞貞正也外封曰海明也霧者氣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祿氣之立時人為卜筮集解鄭玄

分別兆卦之名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鄭玄曰從其多者著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集解孔安國曰先蓋謀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集解孔安國曰大同於吉而身其康彊而

子孫其逢吉集解孔安國曰動不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

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集解鄭玄曰此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集解鄭

逆者多以故舉事於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用凶集解孔安國曰安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庶徵曰雨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曰暘曰雨曰寒曰風曰時集解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暘以乾物

朝鮮音潮仙地因水為名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漸漸麥芒之狀音于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

彼狡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云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宋更曰雖陽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

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字子容其孫肅而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未公適還壽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猶微至子簡乃稱宋公也微仲卒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滑公共立滑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滑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鮒

公卒子惠公惠公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督說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爾而十一戰戰五戰伐鄭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鄭十戰鄭入宋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八

世家

五



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

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

水問國曰弔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

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腰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

湣公與南宮萬獵于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

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博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殺太宰華督乃更

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奔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

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

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以革裹之歸宋服虔曰革裹之宋人臨萬也服虔曰桓公

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

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

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

兩與兩偕下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鵲退蜚案公羊傳曰視之則六鵲之則鵲徐索之則退飛按

雨之時訪內史叔與曰吉凶焉在對曰君退鵲之退鵲之事同此史以實石為實星遂逢桓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與

故與左傳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八年齊桓公卒卒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

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按汝陰原鹿其地在楚魯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盟于鹿以求諸侯

於是也然襄公求諸侯于楚楚雖許之許未合至汝陰襄公縣北有鹿城蓋此地也

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

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案

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

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

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何休曰云何言與一必如公言即奴事之爾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

取鄭二姬以歸鄭謂鄭夫人芊氏姜氏叔瞻曰成王無禮鄭二姬也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

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集解服虔曰十四年夏襄公病

傷於泓而竟卒春秋傳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

蓋大史公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

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

七年成公卒孫固殺威公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孫名固為大司馬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

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公之子杵臼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集解服虔曰

家云宋武公之世實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春秋文公十一年晉敗翟于鹹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

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臼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

公弟鮑革魯廣日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集解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乃助之施

於國子鮑布施恩惠於國人因大夫華元為右師華元戴公五代孫華督之曾孫也昭公出獵夫人王姬

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

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

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集解服虔曰御羊羹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

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賈逵曰文馬也玉肅曰文馬畫馬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

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執楚使九月楚

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

日析骨而炊何休曰析骨而炊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



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九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

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案皇覽曰華元家在陳留小

黃縣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案左傳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

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

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

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

立案左傳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

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案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三

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

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

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案昭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公

孫周之子得及敗畜于公宮及景公卒先立敗後立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端秦

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據何為此說案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

日案左傳端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糾案左傳糾名周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

公購由立案左傳九年案左傳購音古侯反悼公八年卒案左傳紀年子休公田立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案左傳

辟公立案左傳辟公九年案左傳紀年作桓侯璧兵則璧兵益恒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案左傳辟公三年卒子

別成立案左傳別成九年案左傳別成君也案左傳別成四十年案左傳別成弟偃攻襲別成別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

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案左傳偃皆以偃溫康王案左傳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

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案左傳記言其似桀也宋其

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案左傳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皆美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而寧民也夏按

立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智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故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其歸一揆也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

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

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宋襄之有禮讓也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



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于宋與樂記文  
乖其說非也 殤公卽位十年爾○臣照按旣云卽位十年何得編於九年之下左傳此事本在十年則上  
文九年九字蓋十字之訛也 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左傳及魯世家年表隱公弑于宋殤公之八年

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左傳及年表俱作十年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

左傳宋殤九年爲魯莊之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此叙戰乘丘於大水之後又書曰  
十年 十一年秋○臣世駿按殤公立十年而被弑此云十一年秋一字蓋衍文 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

雨與雨偕下六鵠退蜚○王若虛辨惑曰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

石如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于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隕星如雨與

雨俱下六鵠退蜚按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

矣安得併爲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誌焉而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 楚成王已

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徐孚

遠曰以上楚事著於宋傳失刪正也 子成公王臣立○穀梁傳作壬臣 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

丘○臣清植按黃震日鈔曰史載宋昭公四年敗長翟緣斯於長丘而魯世家稱當宋武公之世武公實爲

昭公九世祖是史自爲矛盾也今考魯世家文公十一年獲長翟緣斯如史追載宋武獲長翟緣斯之事緣斯

者僑如之祖也宋昭公之四年正當魯文公之十一年是獲僑如之歲非獲緣斯之歲也緣斯於僑如爲祖

則獲緣斯者爲宋武公非宋昭公也二事參考則魯世家所載近是宋世家所載非是也裴駰以爲未詳或

者世次莫定當闕疑與 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梓曰弟鮑華立○左傳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

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此云衛伯不知何據又左傳及年表皆作鮑此云鮑華亦互異 昭公子因文公母弟

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左傳爲亂者武繆之族攻之者戴莊桓之族與此異 鄭命楚伐宋○徐孚

遠曰左傳云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此云鄭命楚伐宋恐誤 臣照按此傳寫倒置耳蓋楚命鄭伐宋

楚以圍宋五月不解○臣熙按杜預注左傳云在宋積九月此云五月不解蓋承公羊傳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文年表遂云圍宋五月其誤正與此同呂氏春秋云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共公瑕立○三傳共公名固 共公九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徐孚遠曰在左傳向戌之事也此言華元爲誤陳子龍曰宋共公之元年爲晉成公之三年傳無兩盟晉楚之事是時鄭方黨楚晉宋同伐鄭其明年華元始聘魯其詛爲魯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無疑 司馬唐山○左傳作蕩澤 乃立共公少子成○公羊傳作成 子景公頭曼立○春秋作欒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左傳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七年也 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朱子曰太史公益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史記卷三十八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八

考證

六





史記卷三十九

漢 中 郎 外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唐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創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于變改其國號曰晉侯然晉初封于唐故稱晉唐

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唐今存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傳曰邑姜方娠太叔虞虞曰邑姜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

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

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括地志云唐故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太叔更遷唐入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句所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

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創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

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

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義案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

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變是為晉侯正義變音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

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在城記唐叔虞之子變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變父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正義系本作夏期武

初徙之處也毛詩譜云叔虞子變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正義系本作夏期武

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正義系本作厲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

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厲王奔

百姓行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正義系本及其

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正義郭延本作弗生武作費王並音福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正義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九

世家

一





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戎之別在

也山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為說公士為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號士為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

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

侯今始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按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還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

賈逵曰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

不反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杜預曰以魏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廖占

之曰吉辛廖占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服虔曰東里克諫獻公服虔曰里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

膳飲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晉軍旅杜預曰君與國政之所圖也服虔曰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乾隆四年校刊

見卷三十一

世宗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率師不威將

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

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杜預曰修己而不責

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杜預曰偏衣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裳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

衣去聲下佩之金玦杜預曰金玦兵要也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

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號常助晉伐我杜預曰言號助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

以屈產之乘杜預曰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驅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杜預曰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杜預曰下陽

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

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杜預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

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杜預曰獻公從獵來還宰人

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杜預曰墳地也與犬犬死與小

臣小臣死杜預曰小臣官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

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

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杜預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太子聞之

奔新城杜預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

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

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杜預曰國語云申生乃經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

二公子怨驪姬請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

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杜預曰蒍為詭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為士蒍謝曰邊城少

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杜預曰蒍為詭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為士蒍謝曰邊城少

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

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勃鞞字也於文公

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

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

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勲

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將就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

虞之與虢晉之與齒晉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號公醜奔周皇覽曰號

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還襲滅虞虢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宛人也以勝秦穆姬

杜預曰穆姬公女而修虞祀所祭祀命禮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

齒亦老矣休曰以馬齒齒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華荀右行大夫屈潰民逃

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冀芮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

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藺桑桑地左傳作桑桑氏

云左傳作桑桑按今平陽縣南七十里河水有桑桑非也晉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壤北

邊翟東至河內曲也內音河驪姬弟生悼子左傳作卓子音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邱在曹

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弟毋會第但

也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

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肯生

命而死不為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邵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

之憂也荀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

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九

世家



弒悼子于朝案列女傳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預曰詩大雅

言此言之缺難其荀息之謂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繫

治甚於白珪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繫

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音佩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

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呂省音肯杜預云姓卻芮卻芮音成

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

西之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集解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案國語云命

今此不言秦穆公乃發兵途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

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卻郊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

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

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日周卿士賈逵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

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

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卻郊使謝秦未還故不及

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集解韋昭曰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集解服虔曰晉新滅國以為下邑一日曲遇

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集解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集解服虔曰帝將以晉與秦

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案左傳

日七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集解杜預曰狐突許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集解杜預曰狐突許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

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集解賈逵曰弊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集解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若重賂與謀

卻郊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集解杜預曰呂省左傳作呂錡若重賂與謀

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卻郊賣叔於秦遂殺卻

郊

鄭及里克邲鄭之黨七與大夫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邲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

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與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情也事見倍

年十二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當流行國家代有救苗恤鄰國之

道也與之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

鄭曰集解杜預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號射曰日號射惠

公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逾天平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而

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號一曰深尤重奈

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

公曰鄭不孫服虔曰服虔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

原集解在馮翊夏陽北二里今之韓城縣是惠公馬驚不行驚音竹二反謂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

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梁繇大夫也號射為右略秦繆公音五廢反都誕音或額反繆公壯士冒敗晉軍

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

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集解杜預曰馮翊縣有王城而許

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

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君亂亂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讐寧事戎狄言立

子圉為君之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爾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

餽之七年羊一豕為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

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音致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

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集解服虔曰圉人掌養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

也民力罷音成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九

世家

四



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

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傳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

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

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

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穆公乃發兵送內

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欒卻之黨欒枝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

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

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

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緌趣殺重耳履緌即左傳之重耳踰垣

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土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

如音高鄭寔本作固如又云或作四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伯儵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左傳

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

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緌與

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與起也非狄可以近易通故且休足

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

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言將死入木也吾家上柏

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

五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

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

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下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齊桓公

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下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齊桓公



孝公怒殺之以滅其口勸重耳越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

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

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

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

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壁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壁去過宋宋

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禮禮之地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

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

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眾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

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音蔽重耳謝不敬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

子兄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

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殺重耳曰即不得已

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遷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

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殺重耳楚成

王不許言人之出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

接壤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

服虔曰李也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

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秦繆公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

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

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

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呂卻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



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告犯已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

從見也

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

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

軍于廬柳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郇晉地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

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武宮晉太廟也使入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

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

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

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

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為微行

會秦繆公於王城王城今名武鄉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

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

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

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

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

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

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欲上天五蛇為輔及子推也晉云五臣有先軫顓頊今恐二人非其數龍已升雲

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

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集解賈逵曰縣上晉地杜預曰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徐廣

日一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集解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

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

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集解河趙衰曰求

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

至陽樊集解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

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集解杜預曰報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

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集解王肅曰始復成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

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集解賈逵曰欒枝樂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集解犢昌曲

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集解杜預曰河內沁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

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集解杜預曰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

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集解服虔曰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集解徐廣晉侯圍曹三月丙

午晉師入曹歎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僂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

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集解晉若攻楚則傷楚子

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集解楚初得曹而分曹衛之地

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

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

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集解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爲讒慝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

玉使宛春告晉集解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集解韋昭

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

乾隆四年校刊



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集解章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集解杜預曰須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

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集解駱案得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

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集解賈逵曰衛雍鄭作王宮于踐土集解宋公成公

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集解杜預曰衡雍鄭作王宮于踐土集解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

晉侯集解侯問而為之作宮集解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縣也集解齊將還至衡雍集解齊將還至衡雍集解齊將還至衡雍

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鄭地北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衛雍也集解齊將還至衡雍集解齊將還至衡雍

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集解賈逵曰王賜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集解賈逵曰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

子虎命晉侯為伯集解賈逵曰王賜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集解賈逵曰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集解賈逵曰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

鬯一白圭瓚集解賈逵曰王賜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集解賈逵曰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集解賈逵曰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

曰稽首集解賈逵曰王賜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集解賈逵曰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集解賈逵曰大輅彤弓矢百瑱弓矢千

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集解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重

耳之事代數懸隔勲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顯亦時有疎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法而都不

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

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集解孔安國曰惟以是故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布聞在下集解馬融曰昭明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集解孔安國曰惟以是故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孔安國曰當憂念我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集解孔安國曰惟以是故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集解孔安國曰惟以是故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集解孔安國曰惟以是故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甲午作王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集解孔安國曰惟以是故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集解孔安國曰惟以是故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

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

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

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

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集解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

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當合于河集解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集解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集解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

陽溫地不合東五月踐土之文也集解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集解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集解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

國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

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六師服吏曰辟天子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屠擊將右

行與此文異先蔑將左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七年晉文公秦穆公

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

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燭之武也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

東道交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本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成鄭秦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

國於秦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

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買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

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眾心此可擊樂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

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

孟明視西乞林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孟明視服吏曰非禮也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

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

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

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王官故城在同

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二年秦伐晉取王官即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秦邑新所作

城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欒貞子欒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

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

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國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嬖於二君羸嬖服虔曰

為先君子二君懷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日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二君嬖淫也陳小而遠無援將何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九

世錄

七



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此時

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

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

置此服虔曰此天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

夷阜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

皆會趙盾盟於扈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郤云北微也

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

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

周亂而立匡王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郤不克乃還而周公闕與王孫蘇

耳恐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修厚飲以彤牆賈逵曰彤牆也從臺上彈人觀

其避丸也宰夫脯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

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鉏麇音速

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款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趙盾庭樹也提彌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移

桑下有餓人餓人示昧明也移反則和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祗皆作示字

公為祗者蓋由祁提音相近字遂變為祁也祗音米移反以祗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盾與之食食其

半問其故曰宦三年宦官學士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

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如字可以罷欲

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鬻狗名敖足用反又作蘇又作就桐素后反明為盾搏殺

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

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

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服虔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服虔曰

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

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服虔曰杜預曰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服虔曰

服虔曰杜預曰善其爲法受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

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服虔曰杜預曰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服虔曰

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服虔曰赤卽斥謂斥候之人也按宣八

蓋彼謀卽此赤也晉成公六年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良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桓子

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

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

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

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

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瑩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

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

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

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爲救宋服虔曰解揚晉

人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

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

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一

趙世家

八



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

取隆案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延及別魯本作信字信當作鄒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鄒郭即信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

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乃使卻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

地名傷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

必得蕭桐姪子為質案傳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

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案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

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案賈逵曰初作六軍借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驪趙括趙旃皆為卿案晉也智瑩自楚歸

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案案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問伯宗

伯宗以為不足怪也案徐廣曰年表云伯宗厲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

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

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

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

讓秦案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咸差五年三卻讒伯宗殺之案賈逵曰三卻伯

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

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日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

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案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鄒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

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

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樂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

而遂敗楚案左傳曰樂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卻至云楚有六閭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

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樂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案周京師微考之果使

卻至於周樂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賈也屬公驗之信然遂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

卻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者孟張卻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以爲卻至奪豕也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

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

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以劫樂書中行偃于朝日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

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卻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

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音外大夫在翼者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

人迎公子周徐廣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日葬之于翼東

門之以一乘車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四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

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卽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

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

毋幾爲君義訓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

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

侯雞澤也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侯舉解狐解狐僕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侯可謂不黨矣外舉不

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于亂行行陳也魏絳戮其僕僕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

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三會于鄆四會于邲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

七成鄭虎牢八同盟于

毫城北九會于蕭魚

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云在河北地開

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棧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

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

遂去晉追遂圍臨苗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樂遲有罪奔

齊八年齊莊公微道樂遲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樂遲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

克隆四年校刊



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

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留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

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

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

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韓趙魏范中行及晉氏爲六卿後子頃

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

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

宗家祁侯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

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

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

晉陽荀栎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

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

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三十一齊田常弑其君簡公

而立簡公弟鶯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

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云四卿

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大哀

公忌二年大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系本亦哀公大父雍晉

云昭公生禮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況紀年之說也

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徐廣曰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

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

共殺知伯盡并其地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

也為哀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此敬公十八年十八年幽

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紀年云夫人秦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

幽公止又年表云魏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頑立紀年云魏公頑立

公放韓子有晉桓侯紀年云魏公頑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紀年云魏公頑立

更無事紀年云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靜公俱酒立紀年云魏公頑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因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

後成景致嚴至厲太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河汾是荒文侯雖嗣曲沃日強未知本末神傾

史記卷三十九

史記卷三十九考證

晉世家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疏曰世家謂此夢為武王之夢也若

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太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賜是邑姜夢矣安

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身燕姑之夢蘭為己子彼皆夢發于母此何以夢發于父是馬遷之妄

言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說苑君道篇又以為周公曰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亦作周公 唐叔子變是為晉侯正義宗國都城記唐叔虞之子變父從

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變父初徙之處○秦藩本此下有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牆北半

見在共十七字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年表作九年 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

左傳晉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年表作十六年 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與兵伐晉○毛詩

唐風疏曰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父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三十九

世家

十



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則言卒 晉侯審四年

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左傳此事在魯桓之十一年於晉侯爲五年年表作六年此又作四年 晉

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左傳及齊世家年表於魯爲莊之八年於齊爲襄之十二年合之晉

侯當是二十一年此作十九年 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臣照按三代世表及

左氏並無兩穆侯以別先後索隱不知何據而作此論也然則先者何蓋起事之辭猶左傳云初也 獻公

元年周惠王弟頤攻惠王○左傳周本紀鄭世家年表俱在惠王之二年於獻公亦二年 太子申生其母

齊桓公女也曰齊姜○臣照按左傳齊姜爲武公之妾獻公烝之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晉世家云獻公

卽位重耳年二十一諡之年表重耳生年爲齊襄之元年後十二年齊桓方立申生爲太子其年必長於重

耳齊姜二十而生申生在齊桓卽位之年已三十餘歲矣齊桓在位四十三年卽位時亦不過與齊姜之年

相上下焉得謂爲其女乎孔穎達左傳疏亦詳辯之 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秦本紀云太子申

生姊左傳亦叙在申生上此則云女弟或弟字爲弟字之訛 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臣照按左傳獻公

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預注云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允姓之戎子女

也正義曰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狐偃其舅也昭九年傳曰先王居櫟于四裔故

允姓之奸居於瓜州知戎爲允姓也此以夷吾母卽重耳母之女弟蓋以大戎子小戎子之稱而淆訛也左

傳疏曰說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固不得爲姊妹矣 獻公子八人○臣照按左傳介子推曰獻

公之子九人卽下文敘介子推語亦曰九人也則八字乃九字之訛耳 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左傳作子犯之言 且言何以易之索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臣照按楚子之意謂重耳言不可

易也玉帛之會則有定典無磐固以事人之理唯兵車之會乃得以退避申報而數極于三退三舍以避可

以報矣真有國家者之言何以易之猶孟子言聖人不易我言之易非小司馬之說也 聞其入綿上山中

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顧炎武曰左傳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蓋

於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顧炎武曰左傳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蓋

子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禘其子耳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今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云云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左傳作狐偃之言 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徐乎遠曰乘軒三百人蓋小人濫位詩所謂三百赤芾也史云美女亦誤 六年趙衰成子樂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左傳是年祇書四大夫卒而子犯不書則子犯不死于是年明矣年表亦同子犯二字蓋衍 子景公據立○左傳據作獯 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左傳請老以辟卻克者范文子也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徐乎遠曰此與趙世家所載不同 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春秋經壽曼作州蒲 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左傳晉韓厥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在悼公二年之夏五月此作元年秋也 平公元年伐齊○左傳伐齊事在魯襄之十八年於晉平爲三年年表同此作元年 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左傳昭公是年居鄆晉頃之十二年乃居乾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據此是午前死而范中行乃攻趙鞅也此則云午與范中行親攻趙鞅與范中行爲仇 荀櫟韓不信魏侈○左傳作荀躒魏曼多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黃震日抄曰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吳世家曰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吳自相矛盾未知就是 子出公鑿立○六國年表鑿作錯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顓頊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廣氏徐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熊周曰老童即卷章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之子曰黎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之子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當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吳氏之後重自為木正知此重黎即其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明也虞翻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圻剖而產焉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圻剖而產焉

千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廣而不論余亦大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廩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吾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婦人嘗有圻剖其長一日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也正義括地志云濮陽縣古

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日參胡集解案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案系本云二三日彭祖集解案世本曰彭祖者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

日名謂為彭祖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

地名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虞翻云彭祖國也

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四日會人集解案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正義括地志云四日求言是為鄭人宋

老途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四日會人集解案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正義括地志云四日求言是為鄭人宋

至周重黎之後姪姓處其地是為鄭國為鄭武公所滅唐五日曹姓集解案世本曰曹姓者鄭是也正義括地志云四日求言是為鄭人宋

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里史記云邾子曹國在六日季連季連姓楚其後也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

乾隆四年校刊



名也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羊音彌是反羊音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集解孫檢曰一作祖附沮生亢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

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

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華氏居丹陽集解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音容三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括地志云歸州

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

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集解一作點音土威反點音與但反與宣同字亦作宣也熊烈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

為後集解郭本一作熊錫錫又作楊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

民祁乃與兵伐庸集解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音括地志云房州竹山楊粵索隱有本作楊粵音吁地

是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

為句亶王集解張堂曰今江陵也系本康作庸宣作祖中子紅為鄂王集解駱駝九州記曰鄂今武昌

贊紅集解古史考及鄧氏劉氏等音褒紅恐非也神也少子執疵為越章王集解索隱系本無執字越作就

括地志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

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集解徐廣曰康之長子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

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集解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熊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

翔亦母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母康又早卒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弑而自立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

有疾此言弑未詳宋均注案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夔人也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

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集解一作湛少子季徇集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

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集解杜預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正音按建寧郡在蜀南

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罥立

鄂亦熊罥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集解坎若威反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

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紛冒也劉

音辭其近代本字有從目是為蚡昌音亡此反或亡報反蚡昌亡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昌十七年卒

蚡昌弟熊通弑蚡昌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

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

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集韻遠曰隨姬姓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音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

北王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就隨

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

房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

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集韻案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

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山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

時欲發之輒頭壞墮不得發也正音括地志云新蔡縣西北六十里杜預云樹都

成鄉即費長房投竹子文王熊賁立始都鄧鄧所封地志云故鄧城在襄州安義縣北三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

江陵縣東北六十里故鄧城是也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集韻服虔六年伐蔡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

之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集韻服虔六年伐蔡蔡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

之楚疆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

綱案史記音是為杜敖杜敖杜作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音綉粉反惲音綉粉反惲音綉粉反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

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

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括楚成王使

將軍屈完以兵禦之正音屈曲勿反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

伐許集韻案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國故城漢弋陽縣故黃國黃都麻姓在光州

定城縣四里也二十六年滅英集韻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國故城漢弋陽縣故黃國黃都麻姓在光州

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音十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

世家

二



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正義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作滅歸歸即夔之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也立且商臣蠱目而射聲忍人也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商臣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楚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亡爾反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

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日謂裁君日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有外救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

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謂藏其意日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正義房

是也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南蠻尹姓之成從居陸渾杜預曰示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微過周取天下

九鼎戰之鈞口矣有折者足以為鼎也楚國折鈞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

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成王定之索隱按周書郊雉北山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名音甲耶謂田厚耶故以名焉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城也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鄧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

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集解賈逵曰鄭  
也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過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也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

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

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曰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  
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徐廣曰史記多作同子比子哲棄疾郊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  
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為後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於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三

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成王定之索隱按周書郊雉北山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名音甲耶謂田厚耶故以名焉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城也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鄧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

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集解賈逵曰鄭  
也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過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也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

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

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曰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  
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徐廣曰史記多作同子比子哲棄疾郊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  
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為後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於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集解賈逵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不可過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集解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三



羣縣南有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

約臺陵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

桓公杜預曰用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

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闔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洵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

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日軍人衆然皆笑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

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杜預曰吳案左傳曰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

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爲分其子我乎杜預曰有析父對曰其子君

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草露藍蓂杜預曰華露柴車葉大略也藍蓂

言杜預曰此是右尹子革之辭史蓋誤也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杜預曰桃弧棘

地山林無齊王舅也杜預曰齊服虔曰齊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王將唯

命是從豈敢愛靈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杜預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

吾大城陳蔡不義杜預曰三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義義城有西不義賦皆千乘諸侯畏

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杜預曰左傳昭十二年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

折父時爲王僕見子革對故欺也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修越大夫

常壽過杜預曰殺蔡大夫觀起杜預曰觀姓起名起子從亡在吳杜預曰從音乃勸吳王伐楚爲間越大夫常壽過而

作亂爲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鄧

陵縣西有鄧城杜預曰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爲王公子子哲爲令尹棄疾爲

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

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

尹曰集解尹子革左傳請待於郊以聽國人集解國人欲爲誰服虔曰聽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

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集解鄢服虔曰鄢楚別

城縣音偃屈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

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公夏將欲入鄢是也杜預曰襄陽宜也杜預曰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

是也集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

曰今之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困

枕其股而臥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不能起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集解

於章華之宮日斷王庭執人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集解

亥是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

日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

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

君司馬將至矣集解司馬謂棄疾疾杜預曰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卽位

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

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脩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集解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司馬平王謂觀從恣爾所

欲欲爲卜尹王許之集解尹王許之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

姬集解姬賈逵埋壁於室內集解左傳云埋壁於太室服虔曰兩足各跨召五子齊而入康王跨之集解邊杜預曰過其

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

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

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馬集解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爲不就對曰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四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內當與誰共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一人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四者

日雖有賢人當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須內主為應

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杜預曰晉楚之上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

親族無憂而動可謂無謀矣杜預曰楚而矣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爵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焉亡無愛徵

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杜預曰楚方城山在許州西十八里也苛惡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杜預曰不民無怨心先神

命之國民信之平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

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杜預曰齊桓晉文皆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

牙賓須無隙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杜預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杜預曰國子從善如

流杜預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杜預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杜預曰齊以

楚享以九款杜預曰款款送內之有樂卻孤先以為內主杜預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杜預曰齊以

棄民杜預曰款款送內之民從而與之杜預曰以懷惠棄民故民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

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也杜預曰左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曰楚大夫為太子建杜預曰楚

信也今德無苛惡也寵貴杜預曰楚大夫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杜預曰秦無極極忌聲相近為太子建杜預曰楚

子之在秦也耶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曰建杜預云耶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建杜預云耶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曰建杜預云耶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

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譏惡太子建建

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杜預曰城父音南地志云城

四十五里即杜預云襄城父縣也又許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許州葉縣東北

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國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

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無忌又日夜譏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

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  
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  
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蓋以免其父  
召之必至於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向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向之為人廉死節慈  
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  
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  
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何罪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  
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向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廬州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  
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三十三年下重初  
吳之邊邑卑梁正義卑梁邑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  
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正義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城左氏昭二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  
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  
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  
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正義名天左傳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正義案昭  
公子奔楚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正義奔楚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  
里城楚之潛邑在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正義洪州也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  
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  
常亡奔鄧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鄧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正義案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  
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鄧正義起音素則音云括地志云安鄧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正義成然正成



然立平王食求無平王殺之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隨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

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吳隨人卜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

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堂谿地志云堂谿故城在陳州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

昭王滅唐唐地志云唐國在陳州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姬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

取番番地志云番縣屬九江郡今為鄱陽縣春秋楚恐去郢北徙都鄢鄢鄢地志云鄢縣屬九江郡今為鄱陽縣春秋楚恐去郢北徙都鄢

故都城東五里即楚國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頓地志云頓縣屬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也

徙故曰南頓滅胡胡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偃城縣界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

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烏夾日而蜚

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

日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

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

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闔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

卒於軍中子闔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

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塗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外侮也越王昭王之妻也故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為惠王

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

皆賴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集今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白公好兵而下土

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

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於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

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西子墓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賈王亡走昭

王夫人宮集原皮曰昭王夫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

位是歲也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集表云越滅

二年楚滅蔡集周定王四十四年楚滅杞集周定王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集表云楚滅

謂廣陵縣徐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集音仲簡王元年北伐滅莒集括地志云

也言北伐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集音仲聲王

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集音仲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

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

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集音仲茲方今地名云

方是也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集音仲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十年魏取我魯陽集音仲魯陽

有魯陽縣集音仲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

獻公秦始復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集音仲徐州

齊齊說越令攻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集音仲盼子

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

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集音仲搏音勝亦有作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

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集音仲陘山在鄭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一

楚世家



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

又移兵而攻齊

齊王患之

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

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

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

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

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

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

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

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

音官

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

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

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

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

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

六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闢之斷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

王而大王和之

齊相和親也

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闢之斷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

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

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願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

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

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

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

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

謂韓魏

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

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

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

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

是我亡於秦謂失商於之地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

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此丹陽在漢中秦大

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

襲秦戰於藍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郢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

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

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

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

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

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

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

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

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

儀二十年取武遂三十三年歸武儀此二十年二十一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

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

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

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武關在商

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漢中郡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

亡地漢中兵銓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執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



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

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樞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秦之縣

在池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秦之縣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秦之縣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

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秦之縣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

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秦之縣河蒲河西黃秦之縣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

韓公子昧為齊相也秦之縣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樞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

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樞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秦之縣

日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

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

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蘭楚太

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

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

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

兵使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界故為婚姻秦之縣婦父為婚姻婦父為婚

婦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

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

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許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

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秦之縣右扶風渭城秦之縣朝章臺如舊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

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

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

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滑王謂其相

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

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

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

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又

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郢城也郢城地志弘農有新縣因析水為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

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

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

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

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

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

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鵞鴈羅音其小鴈也鵞鴈音其小鴈也鵞鴈音其小鴈也鵞鴈音其小鴈也

名小鳥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

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有青首者鄭費鄭邳者羅鵞也音羅鵞外其餘則不足射

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

翼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猶昔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

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遠也射音石解魏左肘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

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大梁之右臂連韓鄭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

壞矣復進射雍丘周城之東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

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棄則宋方與兩郡並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

世家



蘭臺徐廣曰精繁也音爭蘭一作簡大梁鄭玄云精局也江沅之問謂之繁收繩索緒也飲馬西河定魏

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徐廣曰乃收大繳於蘭臺蘭臺桓山之別名也射蜀鳥於

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集解徐廣曰一作獨還音宦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齊北盧縣有長城

者環遼蓋復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射蜀鳥於

雲太山西北有長城魏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陝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川射蜀鳥於

州千餘里以備楚魏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陝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川射蜀鳥於

營縣故營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夕發涓丘集解徐廣曰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加卽墨顧

據千道詳其處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正言從

東至海太山之北黃西結境於趙趙言得齊地約結於而北達於燕既復取燕不難也而北達於燕

所滿礙言燕無三國布抵徐廣曰音趙也抵武鼓反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

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

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顧病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

弓砮新繳涉郢塞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一作題括地志云故郢城在荊州河而待秦之倦也山

東河內謂華山之東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

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鄧郢膺擊韓魏韓魏當秦之前故垂頭中國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

奮翼鼓軀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

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

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會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

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徐廣曰定王之會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

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

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日不攻城不日不圍夫一周為二十

言周主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

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魯有禮義之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

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三川兩周之地韓多言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

齊不與周故齊交絕於楚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強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

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

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

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

攻易而利大也野澤之麋蒙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麋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

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翮亦作翮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子秦

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

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

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

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

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本作元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

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

陽救趙七年至新中楚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為市也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

趙十年從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

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壽春在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

乾隆四年校刊

世宗

九



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敗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蕘音二音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

孫檢曰秦滅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郡秦注孫檢不知其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音祚

索隱述贊曰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蠻卑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既代申成亦赦許子固纂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遇姦自怙昭昭困奔亡懷迫四虜頃襄考烈祚衰南土

### 史記卷四十

史記卷四十考證

楚世家章章生重黎○尚書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同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繆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困學紀聞曰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臣照按史遷所載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與其過而廢之母寧過而存之故往往兩存其說非自相矛盾也至此以重黎為一人與左傳不同者左傳後出太史公或未之見後人據左傳以駁之固當然傳聞異辭於數千年後斷左傳之必是而史遷之必非亦何所憑耶惟劉氏為調停之說而小司馬信之稱以為當則大不然劉氏謂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夫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重黎者二人之名猶夫周召蕭曹云爾寧有對周對蕭而言則單稱召單稱曹自言當家則

稱周召稱蕭曹之理耶名之不可假借猶夫南北天地之不可混而一也寧有對彼南則單稱北對彼天則

單稱地自言當家則稱南北稱天地之理耶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大戴禮帝繫篇作無康次子

叔堪少子季徇○鄭語作叔熊季糾 紛冒弟熊通弑紛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杜預注左傳云紛冒

楚武王父劉炫據楚世家以為紛冒是兄不得為父孔穎達疏云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

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 王室不聽還報○監本作還報楚宋本無楚字今依宋本刪 乃自

立為武王○顧炎武曰乃自立句為武王句 蓋言自立為王後諡為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

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郢敖而自立為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司馬穰苴

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

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此說鑒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尉佗自立為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十二年卒子熊羆立○臣世駿 按左傳楚文王于魯莊五年即位至十九年卒在位共十五年世家年表並不

同 二十二年伐黃○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

齊取穀○春秋經魯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是年為楚成之三十八年 晉果敗子玉於城濮○

左傳晉救宋在楚成三十九年戰城濮在四十年 子莊王侶立○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旅穀梁作品

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困學紀聞曰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

隱于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為

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左傳魯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

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載百人據年表魯宣之二年為楚莊之七年 共王審立○楚語作歲 王怒射殺子反○臣召南 按左氏

子反自殺非莊王殺之也惟呂氏春秋有新子反之語此又作射殺 子康王招立○春秋經及國語俱作

昭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臣世駿 按春秋經魯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此云宋不往誤 七年就章華臺○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在魯昭七年於楚爲靈王六年 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余有丁曰左傳觀起楚共王殺之子從事蔡大夫朝吳非亡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 王行遇其故劍人○吳語銅作涓 遇王飢於釐澤○左傳國語皆曰乃求王遇諸棘闢 楚乃恐而城郢索隱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臣照按是申明上文城郢之故非此復城郢也史原不誤索隱正義兩家皆失之 太子珍少○左傳作太子壬國語及越世家又作軫 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于豫章正義今洪州也○左傳魯定二年秋楚伐吳于豫章是年楚昭之八年也 王從臣子驀○左傳國語皆作子期二十年楚滅頓滅胡○春秋經滅頓在魯定之十四年滅胡在十五年滅胡之年于楚昭爲二十一年年表同此作二十年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左傳及吳世家吳王伐越而死左魯定之十四年是年于楚昭爲二十年 昭王問周太史○說苑云太史州黎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集解徐廣曰惠王之十年○左傳魯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是年於楚爲惠王之十一年徐廣作十年蓋據年表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臣世襲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尚未列爲諸侯也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爲諸侯是年於楚爲聲王五年蓋後二十二年 子華王熊疑立○六國年表及通鑑俱作類 四年楚伐周襄王○臣照按周本紀無此事六國年表是年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疑周字係鄭字之訛 嬰子弗而用申紀○國策作申縛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顧炎武曰此兩國卽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 廼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臣照按戰國策遣勇士從宋遺齊王書折券絕交又張儀傳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則宋遺非人名也疑當作廼使勇士從宋遺書北辱齊王落從字書字 不如因魯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索隱謂失商於之地也○徐孚遠曰索隱之言非也謂賂以名都故也若商於乃虛約耳不爲亡地趙主父在代索隱主字亦作王○徐孚遠曰惠王父武靈王自號主父故史因之索隱誤也 二十七年使三

萬人助三晉伐燕○戰國策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于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此云助三晉伐燕與楚策異楚遣將軍景陽救趙○六國年表云春申君救趙春申君列傳云秦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此作景陽與彼互異九年秦滅韓○韓世家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是年爲楚幽之八年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六國年表作弟郝立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斬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秦始皇本紀作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

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

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曰允常與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發聲也

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

十四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

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

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

山是也夫音符椒音焦本又作激音酒小反賈逵云地吳郡吳縣太湖中椒

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椒山為非事具哀公元年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

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樓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杜預曰

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伴狂之

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杜預曰

也言持滿不溢與定傾者與人杜預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節事者以地杜預曰

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杜預曰

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章昭等解惡非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杜預曰

乾隆四年校刊



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平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大賈轉而吹之從於吳也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大賈轉而吹之從更恐文種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大賈轉而吹之從此且人身而大吹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

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反間行猶微行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

種遣太宰嚭女二人使大夫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放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

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

文王囚美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

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楚有逢伯者是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驚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

伐之越承其弊克可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音介熱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

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國惠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

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

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

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

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問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

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

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鏃劔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

父聞也 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子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

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夫得見乃盛以鴟夷投之于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

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吳國精兵從王惟獨

老弱與太子留守 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文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 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

人也 謂先慣習流 教士四萬人 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 君子六千人 近有志行者猶吳王所謂賢

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 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 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 諸御千人伐吳

帥御諸御謂諸理事 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

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

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 肉袒膝行而前

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

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

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逾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

王已屬政於執事 使若者去不者且得罪 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得罪於越義亦通吳

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 吳語云與之大婦三百是也吳王謝

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 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縊吾

則解綬以縊其目遂伏劍而死 吳音竟顧野王云大中覆也 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二



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

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

霸王紀年越在蠻夷少康之後文句踐平吳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畧無世系故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

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作知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樂子何不去

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日遺敵

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紀年越王為長子王與立

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子句踐卒次鹿野王與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紀年不壽立十年子王

翁立王翁卒紀年三十五年滅鄉子朱勾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紀年不壽立十年子王

其君莽安次無顯立無顯八年楚是為黃獨卿故莊子云越人三獄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亢不肯出越人

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

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葉陽翟也二邑此

也故二晉之事越也言韓魏與楚路令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見也於得晉者何

也是齊使者重難越王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

至頓刃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鄭之境齊之西界莒

邑如故鄭國二邑皆齊之南地則方城之外不南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宋胡作宗胡

之問不東商於析鄭宋胡之地宗胡名胡姓之今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宋胡作宗胡

云鄧州內鄉縣是邑也故鄧縣在鄧州新縣西北三十里按商於析鄭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

拓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則州圖副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也地也拓地志又夏路以左

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徐氏以爲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諸不足以備秦內海縣東七十五里南入豫州

夏路由方城人向北行以爲西爲左故云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

北通華夏號爲方城按此說劉氏爲得云邑徒聚少不足備秦燒武二關之道也

江南楚饒等州春秋時爲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

秋時楚北境也二境並與鄰言不足當伐越

不此之爲而傾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

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知晉之失不

自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毛而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

而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正括地志

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於中以至無徐廣曰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南長沙之西北言從曲沃

於中屬秦二邑相近故楚圍之於中以至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南長沙之西北言從曲沃

分數有大且王之所求者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

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集解徐廣長沙正復讎反言今越北欲關晉楚南復讎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潭

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柳衡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劉氏

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哀古虔撫餘宣並越西境屬越也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劉氏

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況字耳響當作學學邑名字訛耳則舉龐長沙是

三邑也竟澤陵當爲竟陵澤言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爲四邑也越窺兵通無

徐廣曰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

一作西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

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按紀年卑子無疆後十年楚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

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正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閭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

後東越閭君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吳越春秋云蠡云

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以是故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焉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

自餘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風共俗地戶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三



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表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以爲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范蠡自謂也以吳王殺子胥而盛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

質間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也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貨累

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獨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

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時代非莊

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年表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曰至則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

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

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錢賈連說云虞夏商周金幣

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帶銅錢為下帶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質買物通財用也單穆楚貴人驚告朱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毋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驕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

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集解駟案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逾知有

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

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

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

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

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

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

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

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

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集解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集解盛弘之荊州記

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家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二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集解徐廣曰漸者亦引進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

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集解徐廣曰一作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

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母顯得乎

越王勾踐世家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吳越春秋作元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

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

史記卷四十一考證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彊構李之役闔閭見傷會稽之恥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蠶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贈思嘗卒復讎寇遂珍吳疆後不量力滅於無疆

史記卷四十一



乾隆四年杉升

史記卷四十一

世家

四

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吳師敗於槁李○越絕書作就李吳世家作姑蘇 越王謂范蠡曰正義會稽典錄云○典監本訛作典今改正 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正義范蠡從大寶蹲而吹之○大監本說作人今改正 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國語勾踐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越絕書亦作越王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 大夫逢同諫曰○越絕書作馮同吳越春秋作扶同 庸齊高國以歸○臣照按哀十一年左傳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是高子敗國子兒虜也後又云歸國子之元想當時歿於陳耳此兼言高子與左傳照乃發習流二千索隱虞書云流宥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徐天祐吳越春秋注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 教士四萬人○吳越春秋教士作俊士 吳王使公孫雄○吳越春秋作王孫駱國語作王孫雄 誅太宰嚭○臣照按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伍子胥傳亦云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吳越春秋誅嚭并妻子但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左傳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仕越固無恙也 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臣照按榮猶惑也作榮者非 子王歸與立○左傳作適郢吳越春秋作與夷即位一年卒商於析鄆宋胡之地正義鄆音攢○鄆字無攤音疑攤字之誤 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臣照按兩漢刊誤補遺曰吳故地在今吳松江太湖北太史公所云豈以吳伐越當至會稽耶勾踐棲于會稽章昭謂山在今山陰南七里是吳師入越當絕江而至山陰不止浙江之北而已其實入越與入郢同雖當深入其國都而不能有其地然則吳地止於松江非浙江也王仲任以為餘二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塘之江兩國界址又唐人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皆未深考之故 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攷通鑑在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集解徐廣曰宣王母弟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鄭縣名屬京兆秦

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棧林徙拾宋忠云棧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鄭故秦始改爲縣也出地理志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

愛之幽王以爲司徒集解韋昭曰幽王八年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維之間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

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集解徐廣曰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

獨維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鄆集解徐廣曰虢在成臯鄆在密縣鄭案虞翻曰虢姬姓

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三里虢鄆之君貪而好利集解鄭語云虢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又百姓不附

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

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與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與非

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集解國語曰公曰諸西之九州何如韋昭曰謝中伯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

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

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集解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

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動大叔夢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武王滅唐而國大叔故國以稱唐叔虞杜預亦曰取唐

君之名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鄆果獻十邑集解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二歲



大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掘突上求勿是為武公

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武公之字耳武公十年娶申侯女

鄭北三十里左傳云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餘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京杜預曰今榮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

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

京人畔段段出走京縣杜預曰鄭今鄭陵也鄭音烏古鄭音烏古鄆潰段出奔共共鄭音烏古共共鄭音烏古母相

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穎谷杜預曰鄭地也穎谷穎谷杜預曰鄭地也穎谷穎谷杜預曰鄭地也穎谷穎谷杜預曰鄭地也

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鄭武公

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鄭武公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

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鄭武公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

其近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

左傳祭仲足蓋祭是也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祭仲足祝瞻請從之鄭

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

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祭仲與太子無

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祭仲與太子無

蓋得之子儀為三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

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

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

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

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

子儀為三蓋得之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

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孫嬀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正綱故曰有寵宋莊公聞祭

仲之立怒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

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已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

使其婿雍糾欲殺祭仲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

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按宋衷曰今潁川陽翟縣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

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單伯者蓋亦有所固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

故知誤耳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

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

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為君是為子亹也無

諡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

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闕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疆而

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

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左氏云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

陳而立之是為鄭子左氏以鄭子名子嬰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

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

瑕要以求入左傳作傳瑕此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

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關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

伯父原左傳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

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



與周惠王弟頹伐王

王之王叔所生事在莊十九年

王出奔溫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

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執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

文公踰立

公從鄭宋志云即新鄭也

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

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

賈逵曰燕姑始南燕姓

夢天與之蘭

名也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

賈逵曰以是為而子

蘭也為汝子之名

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子

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

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

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人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

左傳傳二

周襄王使伯備請滑

土泄堵俞彌帥師伐滑

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備即伯服也

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

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

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以後之筆鑑與

又怨

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

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

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澹

集解徐廣曰一作瑕

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

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僚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

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

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

乃后稷之元妃

杜預曰姑姓之妃為后稷妃

其後當有與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

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

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許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峭初

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綰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日經公之

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

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

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日第二指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

鼃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子羹子公怒染其指日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

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

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

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

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

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

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堯璫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

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

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

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

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

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

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所謂雲梯者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

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

命以出有死無隕

日服虔也

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

乾隆四年校刊



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劉音秘鄭本一作弗悼公元年鄭公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

公遜反論音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

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

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樂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氏云一作繻其

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

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洧水名鄭

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憚立

二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洧水上以自戒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漆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憚立

是為釐公釐音紆粉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葉殺釐公子駟使駟覺之反

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

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

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

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

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四井為邑子產

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

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

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

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曠音賈遠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臧音

帝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邱宋地虞日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先湯之始閼伯相土封之

累也事夏帝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正義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夏孔甲時有堯苗胄劉累者以泰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

日御龍氏以夏更不章之後龍一唯允濟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其懼而遷於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於

氏也地記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其季世曰唐叔虞集解杜預曰唐人之當武王邑

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集解賈逵曰帝余命而子曰虞集解杜預曰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

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為晉星集解賈逵曰晉主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襄子曰昧為玄冥師集解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生允格臺集解服虔曰允格臺集解服虔曰允

簡昧之職集解服虔曰宣汾洧集解賈逵曰宣猶障大澤集解服虔曰以處太原集解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

之國之汾川集解服虔曰帝顓頊也集解服虔曰沈姒蓀黃實守其祀集解服虔曰今晉主汾川而滅之集解賈逵曰由是觀之則臺

駘汾洧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集解服虔曰榮為營擯用幣也若自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禁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

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

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

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

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

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子周集解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十

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

卒集解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集解元注水經云子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

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賈逵云愛惠也杜預云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集解杜預曰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

鐵邱集解杜預曰鐵邱在潁川縣東南十五里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

乾隆四年校刊

廿家

四



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

集解案年表云三十八年

哀公八年鄭人弑

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

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

集解案年表曰鄭立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邱鄭城京十六年鄭伐

韓敗韓兵於負黍

集解徐廣曰在陽城正郭括地志云負黍亭在洛州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故國邑也

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

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

集解徐廣曰一本云

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年年表云立幽公子駘

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

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

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繼衣在詠號鄭獻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屠懷克入夢蘭疏農伯服生四叔瞻尸聘釐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盛

史記卷四十二

史記卷四十二考證

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臣照

按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

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此鄭世

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乃年表又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不宜自乖異豈傳

聞異辭故兩著於管耶

友初封於鄭索隱系本云桓公居域林○鄭康成詩譜韋昭國語註皆作咸林

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號鄭果獻十邑

臣照

按號鄭獻十邑事先儒多言其非實毛詩疏云馬遷見

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號鄭為大則八

邑各為其國非號鄭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

又左傳疏云按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鄆非獻邑也  
又集解十邑謂虢鄆郇補丹依駉歷幸也○監本訛丹爲舟訛幸爲華今俱改正  
又索隱虞翻注皆依國語爲說○說監本訛作記今改正

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臣照按十六國春秋西燕慕容皝妻

晝寢而生子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其夫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據此則鄭莊公生之易也諸儒解左傳者並

不用馬遷之說

潁谷之考叔正義卽鄭元注水經○元監本訛作云今改正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春秋經宋督殺孔父在魯桓二年據年表於鄭莊爲三十四年

九月辛亥忽出奔衛○辛亥左傳作丁亥

夏厲公出居邊邑櫟○春秋經魯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秋厲公卒○春秋經魯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此秋字應是夏字之訛

子文公踰立○左傳作提監本訛作健今改正

冬翟攻伐襄王○攷左傳事在秋

鄭司城綰賀以鄭情賣之○余有丁曰左傳賣鄭者杞子乃秦人之戍鄭者

敗秦兵於汪○左傳秦晉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此汪疑彭衙之誤

鄭與晉盟鄆陵○左傳作辰陵

孤之罪也○之監本訛作乏今改正

兵於涓上正義與漆水合○合監本訛作名今改正

而國太叔焉○焉監本訛作爲今改正

秋定公朝晉昭公○左傳事在夏

乾隆四年校刊



十三年定公卒○年表十六年卒

子獻公薨立○公羊作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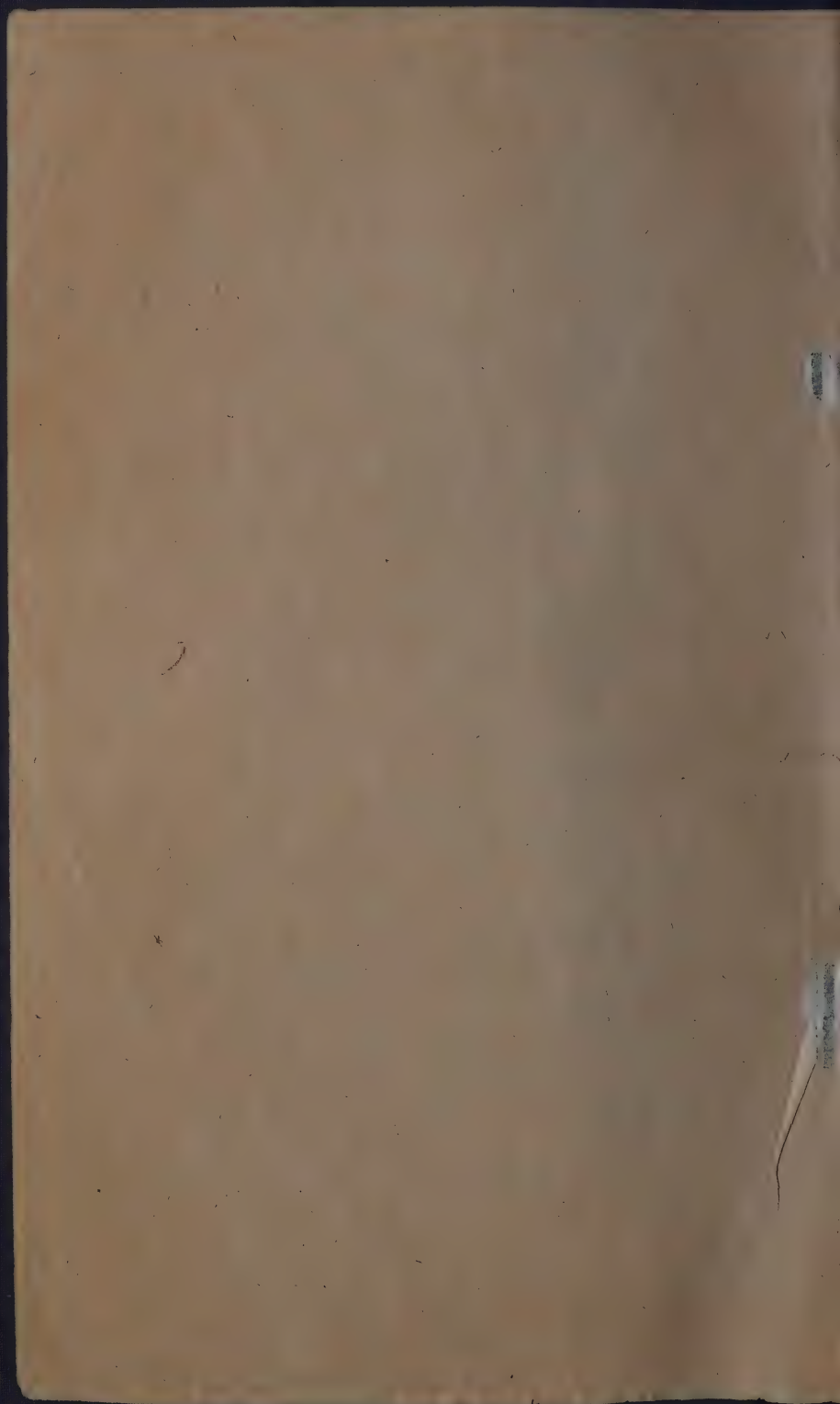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臣照按左傳魯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疾數月而卒是年當鄭定公之八年距聲公

五年蓋相隔二十七年矣應從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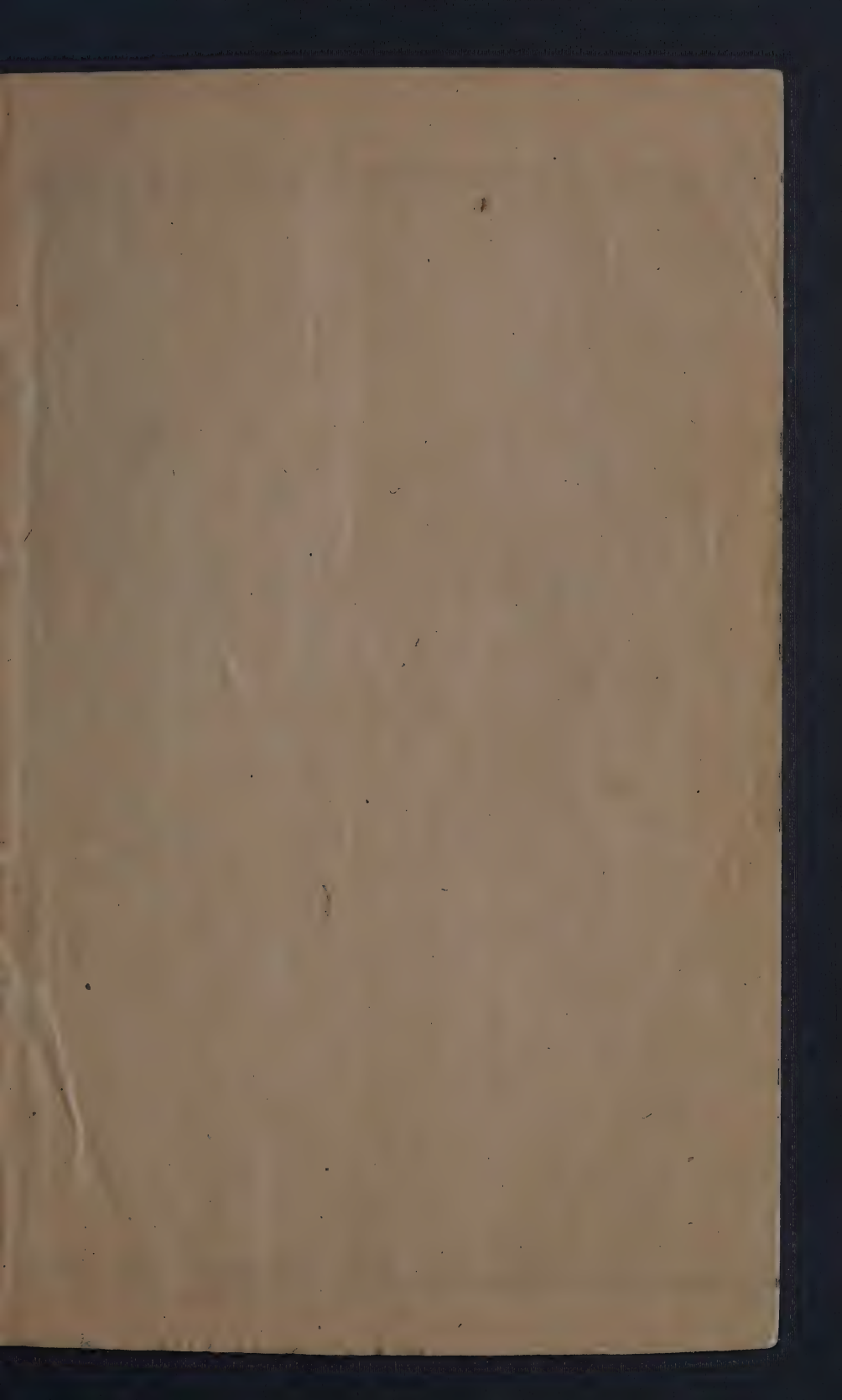
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徐孚遠曰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公孫僑非成公少子也

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哀十七年左傳楚滅陳是年於聲公爲二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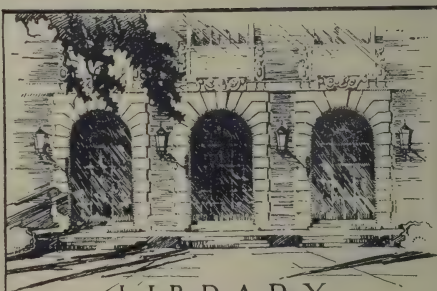
共公三年晉滅知伯○六國年表在共公二年







欽定史記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931

S571s

1905

v. 5





史記卷四十三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音仲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

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集解徐廣曰或云皐狼地名在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皐狼故云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

孟增號宅皐狼而徐廣云皐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皐狼是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造父取驥之乘匹集解言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足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集解括地志云桃林



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

國政系本云成季使原宋忠云今鴈門原平縣也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

公原三十五里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英原城在懷州清源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

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

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

顧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

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不熟

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

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

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

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初趙

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

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

公之賊以致趙盾偏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舉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

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

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

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

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

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

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孫小兒被曰孫之衣以文

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孫小兒被曰孫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平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

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白中行者皆嬴姓也中行

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存否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

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案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

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大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

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

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絕下報亦過矣輟業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

樂書畏及乃遂殺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會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

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諡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



徐廣曰平公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成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

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

鵲視之出董安于問章昭曰安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

支與子輿二子秦大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

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當時即記錄書之於籍也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

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

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

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年取衛都鄙七十二是也賈逵云川阜曰魁也

簡子之疾在定公十一年而亦不能有也知所在蓋趙地名不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即姓孟字也

七代孫武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

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簡子見當道者

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

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

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副謂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

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

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

謂今病服也并二國於翟翟武靈王畧中山地至卑簡子聞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

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姑布姓子卿字簡子稱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

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毋母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

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

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

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四十里北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

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

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晉陽服虔曰在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諸父兄及邯鄲之

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遂

殺午趙鞅涉賔以邯鄲反服虔曰鞅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籍秦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荀寅范

吉射與午善宣伯服虔案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本籍秦晉大夫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荀寅范

智氏同祖逝遊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黑叔之子士為之後為生成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

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句句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荀寅范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

月范中行氏中軍為中行因號中行氏元與智氏因承襲逝遊姓荀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

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范荀臯繹言於

晉侯曰服虔曰荀臯繹文子系本云逝遊生莊子首首生董子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

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臯繹不佞魏咺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服虔曰

本名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

取也服虔曰按趙鞅破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為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

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

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



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舉簡子曰大

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日周舍立於門下三

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

子圍范中行子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黃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

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邱縣西有戚城是也吉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

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射也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倖於諸

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

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

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

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並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

年越圍吳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五年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襄子降喪食使楚隆  
問吳王左哀公二十年傳云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  
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喪而王賈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  
簡子死及使吳年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在廣武徐廣曰山  
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母山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音平合作  
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音平合作  
取樹水器說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  
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入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笄今簪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  
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  
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  
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為晉懿公莊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  
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

過從後至於王澤澤地志云王澤在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

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

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

面而烏囑黃廉豎頓大膺大胃脩下而馮左稚界乘徐廣曰脩或奄有河宗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

上流嵐勝二至于休溷諸貉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戎國襄子再

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何休云城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

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一作徐廣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爲

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

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

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正地志云三神祠今其後娶空同氏孫則相黎按蓋在龍門河之

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卽黃帝問名原過今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同氏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福祿

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知孰是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

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

獻侯獻侯少卽位治中牟案地志云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取徙此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

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通晉之次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在此春秋傳曰衛侯如

水之北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齊師伐趙東郡國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深

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系本云襄子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

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考王弟而定王子襄子意乃共殺

滅不言誰之子孫徐廣云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考王弟而定王子襄子意乃共殺

公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十三年城平邑云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

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

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田人萬

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三

世家

四



朝番吾君集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括地志云番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

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

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正道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

田攸攸氣行正明目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

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賜相國

衣二襲單複具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集燕周云系本及說趙語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

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邱集案地理志

三年救魏于廩邱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正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

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也八年拔魏黃城集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括地志

外黃城非正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房子縣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

又戰於中人集徐廣曰中山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正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

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集徐廣曰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

蘭正地理志云四年與秦戰高安正在河東蓋敗之五年伐齊于鄆集濮州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

我長子集案地理志云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涿音濁徐廣云長杜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

魏堂河南至長杜也解縣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

滴水近於魏都當是也處在密州南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集徐廣曰魏王二年周紀無此正括地志云史記周顯王

三十里也郭緣生述征記云九年與齊戰阿下集徐廣曰戰亦作會也正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

阿集縣本周澤伯邑正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

虜其太子淫魏敗我澮取皮牢集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括地志云澮水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

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集徐廣曰在平陽正端氏澤州縣也十七年成侯與

魏惠王遇葛華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平陸城即古厥國也與燕會阿阿一名依城又

名西阿城在瀋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荒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而二十年魏獻榮緣因以為檀臺

也地志云檀臺在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桂陵地志云在

侯爭立齊侯名語縶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

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在河北也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

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

文水縣北十三出於鹿門鹿門山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

百口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在魏州前拔之却為魏今趙國之矣築長城蓋從雲中以北

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

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代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日韓將與齊魏戰死于桑邱桑邱地志云桑邱

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武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邱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邱縣此說甚誤也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

子武靈王立名雍武靈王元年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

宮在洛州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

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鄒四年與韓會于區鼠在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

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政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

州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

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子之死後燕人共

紀年亦云爾

紀年亦云爾

紀年亦云爾

紀年亦云爾

紀年亦云爾

紀年亦云爾



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實是趙國燕亂遙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其燕系家無其事蓋是諛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旨十三年秦拔我蘭虞將軍趙莊莊一作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苕之榮毛詩蘇云苕饒也幽州謂之草其華葉似苕苕者音條細葉似苕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薺也又本草經命平命平會無我羸秦母窳曰陵若之草其華葉似苕苕者音條

貴盛盈端也也按命名也羸姓羸也言世衆名異曰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余思虞舜之勤故命其內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趙邑戰國策云本有宮室為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六十三里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臙而死絕臙音亡丁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房子趙州縣也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黃華蓋西河之山名也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林胡也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五縣東有胡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

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孝弟長幼順明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聞不見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為達理也此兩者臣

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遺累也

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遺累也

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





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

東胡是三胡也

之疆兵侵暴五

備近可以便上

非寡人之所望

順先王之志臣

音紹 趙俊皆

不謂黃帝堯舜

必一進而復國

秀士也

之制者所以齊

今者不達事之

地至寧蔭

丁之魏趙爵之

之牛翦將車騎

有井涇中山有  
趙希并將代趙

鉅鹿正義括地

列女宮三曰華陽縣北百四十

六十墨本音漁  
本作鳴字誤也

石邑

集解徐廣曰在常山

正括地志云石邑故封龍

集解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

東垣中山獻四

邑請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

集解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

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

集解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

何寵哀憐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使周昭胡服傳王子何

集解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

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

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

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

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

文王集解徐廣曰元年以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

施集解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集解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

安陽君集解括地志云東安陽縣屬代郡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

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

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

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

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

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

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集解肥義報李兌云必盡傳何爲王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

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

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

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集解即下文高信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

不臣吾聞之也茲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

乾隆四年校刊



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

而自從旁觀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傑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

代計未決而轅主父及王游沙丘吳宮縣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也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

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

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謂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

皆作開之謂謂藏也謂不責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

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謂子也

生受者謂之數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

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

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

立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

軍攻韓至魯關下及魏縣在魯南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

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

邠氏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

齊取靈邱年重擊齊是此文為得蓋此年同伐齊王與秦會中陽拾地志中陽故城在

也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

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

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

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我石城

正義地志云石城縣志云石城縣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

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

正義地志云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

魏趙河

正義地志云魏趙河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

齊將攻齊麥邱取之

正義地志云齊將攻齊麥邱取之二十二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

西

正義地志云西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

及攻

正義地志云及攻齊麥邱取之二十二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

房子

正義地志云房子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拔之

正義地志云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  
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  
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  
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  
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  
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  
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悉君之所使之於是為  
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子義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  
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安平君趙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四十一里兩時屬燕國也拔之又攻韓韓注人韓名也趙地志云韓城在汝  
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褰之衣左右異故曰偏按褰衣背縫也拔之二年惠  
積如山明日王召董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褰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  
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  
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  
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  
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  
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之字秦蠶食韓氏國中  
也言秦伐韓上黨勝有日矣水通糧秦從渭水漕糧東蠶食上乘倍戰者田單承諸反蠶食桑葉漸進  
若牛田之必冀其收穫矣上黨通糧秦從渭水漕糧東蠶食上乘倍戰者田單承諸反蠶食桑葉漸進  
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國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  
也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  
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焉亭十七邑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三

世家

七



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正義馬亭將十七邑人趙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

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敵國使者臣

勝敵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兩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

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

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正義魏案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

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焉正義廉頗將軍

軍長平正義括地志云長平城在澤州高平處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

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正義徐廣曰河間

邯鄲正義括地志云武垣傳豹王容蘇射幸燕眾反燕地正義武垣此時屬趙與燕接趙以靈邱正義括地志云

也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正義靈邱縣在魏國

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正義徐廣曰一作莊信梁秦將也五月拔

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正義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名太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

十一年城元氏正義徐廣曰元氏趙州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正義徐廣曰故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

趙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正義廉頗為信平君

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

之不可王曰吾以眾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

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邯鄲秦將而攻代正義燕將姓名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

聞正義三人皆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樂乘功最高也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

聞正義三人皆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樂乘功最高也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

十八年延陵鉞徐廣曰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

燕易土音亦謂與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徐廣曰龍兌汾門在北新城方城有臨鄉正括地志云

倫按蓋謂龍兌也汾門括地志云龍山有四龍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不相奪

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激南出鑄石成井蓋汾水出廣昌嶺三源齊發同流一濁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

在代郡正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二十二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

平廉頗將攻繁陽取之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正行大備之禮也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山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武遂屬安平

按中牟山之側時二邑皆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

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李牧拔之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正人為之謂文信侯曰

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計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

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正括地志云平都縣在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

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正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也城韓阜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

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正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也城韓阜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

屬趙五年傳抵音即趙將姓名下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正屬貝州河外師守河梁正懷安滄州縣也七國時屬齊

封長安君以饒正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按燕無狸陽城

城在趙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正徐廣曰今饒陽在河內

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徐廣曰又云潘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

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正徐廣曰年表云遷無諡今唯此獨稱幽繆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

人臣竊追諡之太史公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正徐廣曰年表云秦攻我平陽

安正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正括地志云肥縣故城在恒州棗城

君四年秦攻番吾正括地志云番吾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三



日樂徐北至平陰正樂徐在晉平陰在汾也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圯東西百三十步正義其圯滿見在亦六年大饑民譌

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

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

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集解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

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

趙以為郡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風初有土岸賈嬀諫韓厥

史記卷四十三立武實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翟大靈歌處女胡服雖疆建立非所願牧不用王遷四歲

史記卷四十三考證趙世家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

荒鳥得謂無據乎居原任國政索隱今鴈門原平縣也○原平監本作平原考後漢書地理志改正

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容齋隨筆曰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

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

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

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困學紀聞曰左傳正義曰樂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

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云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

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趙朔妻成公

姊有遺腹○考要曰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關岸賈未知史遷何據更立襄公

曾孫周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大父捷襄

公少子也與此同與索隱不符年表亦脫曾字與此異 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取衛都鄙○  
監本訛作衛取都鄙今改正 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  
名日子晰也○徐孚遠曰吾見子晰者蓋言夢中見子甚明白也不謂其人名晰 簡子曰奏之○簡監本  
訛作節今改正 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余有丁曰范中行氏囚邯鄲午而作亂其說見下此先  
言之誤 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集解徐廣曰一作雒○臣照按徐孚遠曰本文各字蓋言殺  
代王及其從官各用銅料擊之也徐廣曰一作雒則以雒爲宰人名也今按徐廣說是蓋以料擊殺代王者  
猶真劍魚中之類代王旣死其從官之被殺固不必問其用何器矣寧有令庖人盡持料以爲戰具之理耶  
唯高共集解徐廣曰一作赫○韓非子及淮南人間訓作高赫呂氏春秋作高敫 敗齊于靈邱集解地理志  
曰代郡有靈邱縣○余有丁曰此靈邱齊地非代郡之靈邱 命乎命乎曾無我贏○列女傳作命兮命兮  
逢天時而生曾莫我贏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按年表在十九年 罷有孝  
悌長幼順明之節○戰國策作窮有辭讓之節 禹袒裸國○按戰國策云禹袒入裸國 王綖○戰國策  
作王孫綖 兄弟之通義也集解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戰國策作先王 吾國東有河薄  
洛之水集解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按秦藩本此下有正義按安平縣屬定州也共八  
字 仇液之韓○戰國策作仇赫 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  
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  
兩王之是誤也○厄林日子長旣云是爲惠后又云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  
娃子也又云吳娃死後子何寵衰反覆著明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爲孟姚無疑不得以爲子章母也若惠  
文后卒者是惠文之后故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及歷代帝王妃后諡皆從夫或別自易諱未有從其子  
諡者而獨子何之母仍子徽稱歷考古今未聞斯典 主父死惠文王立○徐孚遠曰主父已傳位於子此  
云惠文王立誤也 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戰國策作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且齊之所以伐



者以事王也正義以趙王爲事也而秦必伐之也○徐孚遠曰此注不明蓋言齊之所以見惡於天下者以其服事趙也故下云齊倍約而趙王之患爲齊解於趙語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豎分先俞於趙○戰國策作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臣照按說苑策臣有左師觸龍荀子議兵篇微子開封于宋曹觸龍斷於軍觸龍古有是名戰國策作觸讐并下言字作一字蓋誤也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束皙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姓嬴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束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庖林曰以惠文后爲吳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尚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爲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矣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于惠文理亦有之卽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面皆焦髮始白七七形壞無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微謂三十有奇果未爲得也有城市邑十七○戰國策作七十七年廉頗免而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微謂三十有奇果未爲得也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按年表阬卒在六年虜卿秦樂間○徐孚遠曰樂間以諫燕王不聽自歸趙非戰敗被虜也秦召春平君○戰國策作春平侯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戰國策平都下有侯字吾聞馮王孫曰○馮唐傳云唐子遂字王孫與余善

史記卷四十四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鄒言畢公是文王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正義曰畢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詩諸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為大夫卜偃曰大夫郭偃也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

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

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

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左傳武子名畢系本云畢萬生芒季芒季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

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

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霍縣也後漢改曰永生魏終魏終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終修辱楊

安晉州霍邑縣漢霍縣也後漢改曰永生魏終魏終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終修辱楊

干左傳云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終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終政使和戎翟戎翟

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終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

正義曰安邑在絳州魏終卒諡為昭子集解徐廣曰世本日莊子正義曰系本錯生魏嬴嬴生魏獻子正義曰系本云

正義曰莊子之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

無魏嬴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四 世家

一



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

卿范獻子趙範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晉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

獻子生魏修後他本亦作多蓋多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魏修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

魏修之孫曰魏桓子魏桓子生桓子駒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本姓荀亦曰荀瑤魏修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

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侯斯其傳云簡子疾是魏知之子與此系

同也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系本武子名啓章康子六年城少

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

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

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

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北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

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北地志云陽狐郭在魏二十五年子

擊生子轝轝音乙耕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皇南謚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

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墻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

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因請見與語文侯立倦而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

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

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

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多在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古帝王之都

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折東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

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

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

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妻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

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妻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

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觀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觸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貪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



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  
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  
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此蓋古人之言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

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觀今衛縣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宅在鄆州陽城縣東南十七里武堵爲秦所敗秦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太康第  
也夏衰滅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宅在鄆州陽城縣東南十七里武堵爲秦所敗秦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太康第  
取宋儀臺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年伐敗韓于滄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表云虜我太子

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  
鄭君來朝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  
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梁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

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塞先代反括地志云相楊縣漢舊縣也在銀州興城縣界按魏  
至黃河西南至夏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水出洛州武安縣也漳水名漳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  
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魏文侯滅中山使子一守之後尋復

十年魏伐趙趙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  
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魏魏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

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  
大勝并莒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則富不遇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  
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

受穿悅反汁之入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  
皮實功勳者果也集解徐廣曰在元城按紀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東北二十二年魏敗韓深陵十八年趙又敗魏  
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魏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間谷深陵可以置伏按魏魏  
敗卽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  
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破之馬陵按南梁在汝州

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傳卽徐廣曰今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年秦孝公卒商君死秦歸戮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沛縣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單旅卑

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

會徐州曰薛縣在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  
 正嘉  
 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北隅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  
 正嘉  
 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北隅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  
 正嘉

取我汾陰皮正義焦正義地志云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也正義魏伐楚敗之陜山集解徐廣曰在密縣正義括地志云經山在鄭州新

秦降我蒲陽蒲陽在關中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楚敗我襄陵

[illegible]

史記卷四十四 世家  
三

三



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之作  
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韓魏

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縣東南二十五里本趙邑今屬魏也 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正義秦昭王弟名

疾居樗里走犀首岸門正義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 六年秦求

立公子政為太子正義政魏公子也 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正義齊齊廣子於濮也 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正義紀年

云八年翟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正義如耳魏大夫姓名也 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

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正義徐廣曰在上黨正關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

衡州若斷羊腸拔閼與北連恒正義衡州若斷羊腸拔閼與北連恒 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

其以秦醪衛不如以魏醪衛正義音釋 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

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醪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

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醪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

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正義章為魏將後又相秦 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正義薛公

楚相昭魚謂蘇代正義昭魚昭奚恤也 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

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正義太子即襄王也 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

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

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

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

相璽也以魏之璽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

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

十六年秦拔我蒲阪陽晉封陵正義紀年作晉陽封谷 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

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晉正義 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 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子我蒲阪十八年與秦伐楚正義齊王會于韓 二十一

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待廣曰二十三年秦復子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王二十三年昭王三年喪

畢始稱子昭王立昭王名遼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

闕二十四萬六年子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

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所之處也

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王城也

今河南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括地志云安城故城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一里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

卒子安釐王立傳王名固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三城軍大梁下韓來救子秦溫以和三年

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子秦南陽日在脩武

和蘇代謂魏王曰欲聖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聖使欲聖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

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

之所以貴臬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臬也臬形者擲得臬合

食其子若不便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鄆丘今為宋公廩丘又作

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鄆丘今為宋公廩丘又作

七系反又音妻鄆丘七系反又音妻地理志云汝南郡新鄆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鄆丘漢典為新鄆章帝封殷後更名宋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

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

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子而對曰

秦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

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括地志云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堡晉陽晉氏防山

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廣乘高西注人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

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在

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



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

易音以政反

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

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

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

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

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

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

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

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

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

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

危棟上也中屋履危蓋升屋以避兵也

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

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

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

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

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

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

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

不亡乎韓亡秦有鄆地與大梁鄰

戰國策亦作鄆俗本或作鄆非

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漳滏水與

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

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閼與而趙奢破秦軍也

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鄆朝歌絕漳滏水與

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

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

而攻冥阨之塞

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

千里

道從襄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攻石城山險阨之塞也

而攻冥阨之塞

日或以為今江夏鄆縣而

音盲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吳宛卽此山所行甚遠所攻甚難國文本作致  
上有故石城水經注云或言在鄧指此山也呂氏春秋云九塞此其一也國文見作致  
軍言致軍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正從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右蔡左召陵  
州北七十里鄧陵故城亦在豫州鄧城縣東四十五里並在陳州西從汴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故故曰秦

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衛齊皆在韓趙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  
徐廣曰在衛武軋縣有茅亭正茅亭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已後屬晉左傳云  
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獲茅括地志云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也獲嘉古脩武也邢丘集

日在平阜正括地志云平阜故城在懷州武德城境津以臨河內正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安字誤當  
縣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也以其在河之阜地也河內共汲必危集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正宛音龍字誤當  
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臨津故城在衛州清

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汲郡城南有延津是也河內共汲必危集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正宛音龍字誤當  
集徐廣曰成得垣雍正括地志云垣雍城在卷縣卷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正雍於用  
阜榮陽亦屬鄭得垣雍正括地志云垣雍城在卷縣卷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正雍於用

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焚正決焚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集徐廣曰召陵之後  
澤決溝歷雍灌大梁城也決焚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集徐廣曰召陵之後  
亭正括地志云陽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爲安陵也言魏王正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

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通失而更惡安陵氏於秦今伐之重非也正聽使者之惡之集徐廣曰平  
陽正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見陽故城在葉縣北二十五正聽使者之惡之集徐廣曰平  
陽正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見陽故城在葉縣北二十五正聽使者之惡之集徐廣曰平

亡之正然魏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也正聽使者之惡之集徐廣曰平  
陽正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見陽故城在葉縣北二十五正聽使者之惡之集徐廣曰平  
陽正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見陽故城在葉縣北二十五正聽使者之惡之集徐廣曰平

昌縣南四十里許昌故城是也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爲許國武王伐紂所  
封地理志云潁川許縣可也夫不思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集徐廣曰魏國  
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思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集徐廣曰魏國

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鄉集徐廣曰林鄉在宛縣正劉氏  
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正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鄧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集徐廣曰  
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德云宛陵故城在鄧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集徐廣曰

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德云宛陵故城在鄧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集徐廣曰  
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德云宛陵故城在鄧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集徐廣曰  
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德云宛陵故城在鄧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集徐廣曰

文臺正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  
名正義正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  
名正義正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  
名正義正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

北東至陶衛之郊正括地志云陶衛之郊在曹州宛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  
北東至陶衛之郊正括地志云陶衛之郊在曹州宛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  
北東至陶衛之郊正括地志云陶衛之郊在曹州宛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  
北東至陶衛之郊正括地志云陶衛之郊在曹州宛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

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州河外河內正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魏陝大縣數十集徐廣曰  
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絲並魏地也河外河內正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魏陝大縣數十集徐廣曰  
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絲並魏地也河外河內正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魏陝大縣數十集徐廣曰  
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絲並魏地也河外河內正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魏陝大縣數十集徐廣曰



韓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闐之無周韓而間之去

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從音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

亡不聽講說與韓和議猶知也戰國策云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鷹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

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

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則趙挾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效猶致也謂此士民不勞

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無忌令魏王速受楚趙之從趙楚挾持韓之質

秦鄰之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城縣南懷州脩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

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今魏開通共甯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使道安成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也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

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

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

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北五十里即公子無忌奪晉鄙兵地故名魏德城趙得全

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

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為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曰作公孫衍請以魏疾擊秦秦王

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

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景湣王也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

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從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

陽衍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鄆州鄆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在鄆州十五年景湣王卒

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二年新鄭反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傳曰秦殺假

遂滅魏以為郡縣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

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周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亡況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畢公之苗因國為姓大名始實盈數自正肩商繁昌世載忠正楊干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實彊盛大梁東徙長安北傾卯既無功印亦外聘王假制弱虜於秦政

史記卷四十四

史記卷四十四考證

魏世家生武子索隱代亦不同○同監本訛作周今改正

生魏侈索隱魏曼多是也○多監本訛作侈今改正

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臣照按威字下疑脫烈字

策雄陰合陽○六國年表雄陰作雒陽紀年作汾陰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于木○六國年表在十八年此入二十五年

今所置非成則殞○說苑臣術篇作季成子翟觸又作公孫季成翟黃韓詩外傳亦作翟黃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說苑臣術篇作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

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

臣進屈侯鮒○說苑鮒作附

齊伐取我襄陵○六國年表襄陵作襄陽

公子朔為亂○趙世家六國年表俱作公子朝

戰於濁澤○趙世家及年表俱作涿澤

二年魏敗韓子馬陵敗趙于懷○六國年表敗懷是元年事敗馬陵是二年事

虜我將公孫座○商君傳作公叔座

是歲惠王卒○困學紀聞曰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



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朱子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  
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秦本紀惠文君七年敗龍賈八年魏納  
河西地是兩年事此併入一年

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太子卽襄王也○臣照按余有丁曰戰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

今按襄王乃哀王之父豈得謂太子卽襄王乎當是昭王無疑司馬貞未必誤至于此乃傳寫之襲謬也

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臣照按秦紀云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蓋合韓魏之兵

共斬首二十四萬耳魏韓兩世家各言二十四萬蓋失實矣

芒卯以詐重○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卯以智詐見重于魏共九字

二年又拔我三城○六國年表作秦拔我兩城

蘇代謂魏王曰○蘇代戰國策作孫臣

不泄者三版○湛一本作浚

此亦王之天時已○天時國策作大時

史記卷四十五

漢 太史公 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撰

宋 中 耶 外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日韓武子

按左氏傳云邴邴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韓侯之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

晉封於原日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

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日自桓叔已下

連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系本云萬生厥伯生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

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日子必能不絕趙祀

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

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子鞍音安括地志云故鞍城今俗獲達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

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

日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

從居州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括地志 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日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

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

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系本作平子今河東平陽縣平陽晉州城是貞子卒子簡子代

徐廣日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

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



史記卷四十五 世家

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紀年及世本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

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列侯紀年無文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

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靈丘鄭州十年文侯卒

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

鄭故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梅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哀侯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

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爲韓山堅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陽在鄭

也九年魏敗我澮澮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未取

我黃池日在平丘魏取朱六年伐東周南陽縣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

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

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曰日楚大夫在魏也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

非時日也人固有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鄭民之急而顧益

奢此謂時紬舉紬舉徐廣曰時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紀年鄭昭侯武楚

卽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論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

考也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

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鄆鄆在鄆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鄆陵城是也十六年秦敗我

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鯁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鯁音瘦

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觀澤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魏戰新

潛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澤濁澤誤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

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相國名修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略以

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一謂名都也二謂使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也戰國策

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

也戰國策

作敬亦同將西購於秦秦亦謀議與購求意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

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

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言韓王信

聽待楚救至折入楚救不至折入必不爲馬行以來言韓王言韓以楚必救已也雖隨秦來戰猶德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

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

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

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言以死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

止不令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天下

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

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疆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

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二十一年集解徐廣曰周赧王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集解徐廣曰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正義左傳例云楚居丹陽

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集解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

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集解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

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集解徐廣曰與秦會十一年秦伐我取

穰正義穰人羊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

子蟣風爭爲太子時蟣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

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

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之都雍氏之旁正義徐廣曰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梓白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

之兵奉蟣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集解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五

世家

二



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巧又云齊宋圍夷  
東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從圍雍氏報王之十  
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日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  
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藍田出曉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後近不合於楚矣出兵於

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合於南鄭公仲日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謂也故智謂前時計謀也

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到

俗云張到然戰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  
策作勁強也

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言楚陰知秦不支拒也公戰而勝楚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正說施

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正說楚乃塞南河

之部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是也

救三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楚相國昭魚也遇於商於其

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劉氏云詳言昭魚來秦欲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到魏之計不如此急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

猶不無秦也正說惡鳥故反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魏於是楚解雍氏圍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

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轍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  
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殺蒙甘茂周本韓言之八年之後云楚國韓氏此又當韓襄王十二年秦

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正說目此已上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

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辛戎宣太后弟義新秦

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昧却逃張儀時事說韓相公仲耳

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讎虱也嬰前死故各與張儀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先亦與張儀爭

立故事重而文倒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令韓求楚更以別人為質以楚王聽入質子於韓

不聽入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耳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讎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楚秦楚挾韓以窘魏

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所送質子令入之於秦也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  
以圍楚楚必重公正說言韓合齊魏以圍楚楚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讎虱

竟不得歸韓正自此已前韓代數計皆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正蘇代為韓立正計故得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

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

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正宛於元反宛鄧正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正武遂此武遂及上

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

年使暴載正韓將姓名音捐救魏為秦所敗載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正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

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正徐廣曰一作筮正日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

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

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爾穰侯曰君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正陘音刑秦拔陘城於汾水之旁陘故

也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正太行山在懷州河正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韓上黨

西北澤潞正潞州是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正陽城今地名云負黍在

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榮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

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正亡在

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觀

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為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

可取既從平陽又侵員黍黍趙據侯惠文僭主秦敗虜魚魏會區風韓非華使不禁復虎

史記卷四十五

史記卷四十五考證

韓世家曰韓武子索隱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臣照按傳稱叔向謂宣子有樂武子之貨以為

乾隆四年校刊



能其德矣其云修武子之德者自謂樂懷子耳索隱誤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系本云萬生賈伯賈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攷左傳正義引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與此所引不同 韓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吳師道戰國策補注曰策曰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楚哀侯而殪之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夫哀侯旣弑其子懿侯卽立許異將誰相哉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爲哀侯耳又威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哀侯解者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君山山堅卽韓嚴也君山卽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乃韓嚴通鑑書嚴遂弑哀侯綱目書嚴遂下註哀侯以韓廙爲相而憂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廙於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 韓姬弑其君悼公索隱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徐孚遠曰蓋以昭侯首尾二十六年中間特云殺悼公故曰不知悼公何君也蓋史誤 十一年君號爲王○按楚世家及六國年表韓君稱王在楚懷之六年是年於韓爲十年此作十一年 公子蟊虱○戰國策作幾瑟 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國策云請道于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兵於南鄭矣 司馬庚三反於郢集解徐廣曰一作唐○戰國策作司馬庚

史記卷四十六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郎 共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正義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

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正義杜預云姜

姓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陳湣公周敬王四十九年殺田常所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

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

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

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

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

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正義工巧之長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

皇于蜚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

十四年矣完卒諡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正義孟夷思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正義齊廣曰應劭云

田氏正義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正義齊廣曰一作莊

氏正義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田號故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正義齊廣曰一作莊

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正義逞音盈史齊莊公厚客之晏嬰

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桓子正義



釐音

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

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

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作荼子荼徐廣作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太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

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

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

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

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

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郕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集解田案監止字又若濫反監姓止名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

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也亦田氏之族曰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齊系家云子我實濫云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

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

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

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音須需者疑也疑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

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于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音徐音舒徐州

九州之徐正義齊之西北界簡公曰蚤從御執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

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驚是為平公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

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

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

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正義徐廣曰安平在北海縣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說是

至琅邪正義琅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

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音男音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正義徐廣

燕允南按春秋陳恒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正義徐廣

既反桑本作班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正義徐廣曰宣公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

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正義徐廣曰宣公三年時也田莊子相齊宣公四十二年

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也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括地志云故魯城

魯銅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陽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正義徐廣

公十五年得魯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

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音城括地志云故

代與莊子鬼谷子明紀年有十二田太公相齊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音城括地志云故

北五十里說文云明年宣公與齊安說也田太公相齊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音城括地志云故

曹州濟陰縣南宣公五十六里也自廩丘反正義紀年宣公五十六年公孫會以廩丘叛宣公卒子康公

貨立正義徐廣曰宣公五十六年也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

先祀明年魯敗四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正義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徐廣

乾隆四年



立十四年又會濁澤是十八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

子許之康公之十紀年齊康公五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集韻徐廣曰子桓公午立

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其年田侯割立後十年齊田午試其君及諸子喜桓公午五年秦魏攻

詞前後交互是謂者曰與晚救之驕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

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

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

兵襲燕國取桑丘正義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伐六年救衛桓公卒紀年

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

因齊喪來伐我靈丘正義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

我入陽關集韻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括地志云魯陽關故晉伐我至博陵正義在濟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

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

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萊州膠水縣南六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

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間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

苦昔日趙攻甄正義音編即濮州甄城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

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

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驕忌子以鼓琴見威

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驕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

以知其善也驕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集韻徐廣曰以風醉之愉者集韻徐廣曰以

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為攬之深持也攬音已足反醉之愉者作舒舒音

清濁琴繁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

釋與下文舍字 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同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

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 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

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驪

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同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

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

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

身全全昌者謂若無失則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謂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

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析幹則

析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藥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罅音呼厥反以言膠幹可以

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疎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絜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

萬民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

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

琴不能成五音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

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謂新序曰齊覆下先生皆輕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

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謁騶忌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

歷日曠久則騶驥能挈石萬馬亦能 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

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 子威王曰無有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

子者檀子齊臣檀姓 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

朝宋魯之比吾 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

乾隆四年

六 廿二

三



祭西門集解賈

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

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

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

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

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

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赴

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襄陵故城在兗州鄆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

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

正義戰國策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

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

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正義在威王二十六年

正義在威王二十六年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

大夫牟辛

集解徐廣曰一作夫人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

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

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

王元年泰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正義晉太康地記曰戰

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正義紀年威王

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

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

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集解徐廣曰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正義在宣

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田忌正義孫子正義孫子正義孫子正義

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正義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正義孫子正義孫子正義孫子正義

日表云三年與正義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正義孫子正義孫子正義孫子正義

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正義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正義孫子正義孫子正義孫子正義

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稷下先生

楚人孟子傳云環之走七十六人皆易川第爲士大夫不台而義禽是以齊嬰下學士復盛且故百千人

墨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說文之土期會於稷下也

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爾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

子櫻門是也

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

公仲侈也。費君亦打。在濟陰宛胸。齊兵三造。不獲其人。見其子。求其人。笑人勇。自挂不勝其拔。故聽齊。

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

搏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三國之兵勇屈臣之勢兩害方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弘傳救委之爾小

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秦也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秦也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

軫地而王以施三川與天子都張設迫脅也軫且之兵不用而得地方喪軫燕之東兵之饒且謂秦何曰秦兵

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集解徐廣曰：楚王欲得魏公。

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而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秦韓之王劫於韓張儀而東

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集解比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與秦擊攻楚於重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六  
世家  
四

卷四十七



祭西門集解賈乙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

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駟益疆民思田氏晏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

孰與勿救駟忌子曰不中行氏反其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

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郭不救謀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在宛州鄆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

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駟忌曰國策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

則公之計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

兵擊魏大敗之桂陵在威王二十六年於是齊最疆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二年殺其

大夫牟辛集解徐廣曰一作夫人齊威王二十六年於是齊最疆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五年公孫

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

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

齊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驛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

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國策晉太康地記曰戰

於大梁少梁也拓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

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駟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紀年威王

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都忌者蓋此說皆誤爾孫子曰孫臏夫

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

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

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在宣

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拓地志云博望故城在盟而去徐廣

趙會博望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平阿縣也明年復會魏魏惠王卒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

趙會博望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平阿縣也明年復會魏魏惠王卒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

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

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費章齊

也田駢稷下號天口駢作田子二十五篇也接子稷下齊人藝文志云慎到文志作慎子四十二篇也環淵齊人

楚人孟子傳云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案

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士趾往

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爾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

于稷門是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系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魯桑三年封田嬰

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

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

徐廣曰韓之黃秦將拔集國徐廣曰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不勝其拔故聽齊

公仲侈也拔之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徐廣曰逐謂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

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

傳集國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

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所屈丐楚將為秦

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集國徐廣曰言秦王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集國徐廣曰楚王欲得魏

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集國徐廣曰言秦王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

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

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集國徐廣曰楚王欲得魏

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集國徐廣曰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伐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

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集國徐廣曰左券下右券上

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

乾隆四年校刊



日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

二十六年孟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

父齊佐趙滅中山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二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

是門案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

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

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

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秦宋之利案宋世家

宋也王曰伐秦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

秦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案陽地

按衛此時河南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案阿東國也爾時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案淮北徐泗也東有陶平

陸梁門不開案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釋帝而貸之以伐秦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

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

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案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

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案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

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

西事秦則宋治不安案戰國策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

善齊者也案轅音姪軼者車轍也言車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

出亡死於溫案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

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集解徐廣曰案其餘諸

楚取淮南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滑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滑王不遜

衛人侵之滑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女教反因相齊滑王淖齒遂殺

滑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函器齊寶器也滑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韻藻徐廣曰家庸太

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滑

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滑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

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

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

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也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

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

齊齊不聽周子曰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

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

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

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

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

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

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

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

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六

世家

五



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

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集解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栢間也松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說建住言遂乃失策今建遷共今在

河內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謂不詳審用也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

世之後及完韓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此如字又類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僖子

故云田氏比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索隱連贊曰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歸驪族終焉鳳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

爭疆和始擅命威遂稱王濟急燕趙弟列康莊秦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栢蒼蒼

史記卷四十六

史記卷四十六考證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顧炎武曰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

為田耳 子太公和立索隱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徐孚遠曰莊生在齊

宣王時豈得逆數王建以為十二代蓋總言田氏擅齊之數 騶忌曰○徐孚遠曰騶忌始以鼓琴于成王

不宜在桓公已與廷議且其事與下文所載亦相類 段干朋曰○此與下文救趙之事戰國策皆作段干

綸春秋後語作段干萌 孫子曰○戰國策以為田臣思之言 孫子為帥○帥一本作師 夫約鈞然○

臣照按戰國策補注曰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疑鈞字即約字之訛而又重出耳去鈞然二字文

義自明 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集解徐廣曰按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

淮北○臣照按樂毅傳燕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

之兵以伐齊焉得云無楚伐齊事也 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臣照按

古字簡少詳伴詳三字通為詳此詳字作詳解

史記卷四十六考證

漢

宋

唐

唐

孔子世家第十七

太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兵

曹

參

軍

裴

翺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兵

曹

參

軍

裴

令

兵

曹

參

軍

裴

翺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令

兵

曹

參

軍

裴

翺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令

兵

曹

參

軍

裴

翺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令

兵

曹

參

軍

裴

翺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令

兵

曹

參

軍

裴

翺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解

撰

史

外

郎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遷

集



常陳俎豆以上赤雲氣諸侯如象飾足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謂在兗州曲阜縣西

南二里魯城蓋其慎也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又五父之衢也謂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謂孔子所居也耶人耶謂孔子所居也

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謂孔子與季氏饗士孔子與往謂孔子與季氏饗士孔子與往謂孔子與季氏饗士

孔子少故陽虎紉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與饗為陽虎所紉亦近誣矣一作要經要經帶經而往孔子與往謂孔子與季氏饗士孔子與往謂孔子與季氏饗士

意是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謂聖人之後聖人之後謂聖人之後聖人之後謂聖人之後

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謂聖人之後聖人之後謂聖人之後聖人之後謂聖人之後

宣公集解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其恭如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杜預曰其恭如

皆恭敬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其恭如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杜預曰其恭如

之貌也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是亦不敢侮慢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懿子皆孟

傳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疎爾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日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

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

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莊子云孔子

聘蓋系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途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

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

能富貴竊仁人之號言竊仁人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

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家語作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為人臣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王肅云言

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子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

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

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

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子以為不然之言也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

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邱昭伯以鬪雞故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

昭伯鬪雞季氏芥雞翼邱氏為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

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相州城安縣東南三十里其後項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

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忘於

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陳氏果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及墨子其文微異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

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

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

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

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間待之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間待之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卓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家語云桓問仲尼云得狗卓昭曰復羊而言

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云得狗卓昭曰復羊而言

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家語云桓問仲尼云得狗卓昭曰復羊而言

名故謂之夔一水之怪龍罔象索隱家語云桓問仲尼云得狗卓昭曰復羊而言

足獸狀如人也索隱家語云桓問仲尼云得狗卓昭曰復羊而言

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索隱家語云桓問仲尼云得狗

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七

世家

二



殺之陳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之祀者為神謂諸侯

也幸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

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集解韋昭曰封封山禺山在吳郡永安縣屬今屬吳興郡為釐姓

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集解王肅曰周之初及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

也集解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

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集解三丈也數極於此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

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借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

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

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音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

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

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集解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故桓譚亦以為証今費雖小僭庶幾乎欲往子路

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集解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

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集解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

春及齊平集解齊與齊和好故云平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

谷集解徐廣曰司馬彪云今在祝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

禮相見集解王肅曰會遇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袂

予戟劔撥鼓噪而至集解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被帝弗謂舞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集解歷階謂歷

階集解不聚足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

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

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

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感也家語作榮悔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

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

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

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集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

齊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東平無鹽縣東南鄆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鄆縣東七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

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集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

墮邱集服虔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鄆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鄆縣東七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集服虔曰三

季氏之宮集服虔曰申句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集服虔曰人有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集服虔曰申句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集服虔曰申句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

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集服虔曰申句泰山鉅平縣東南有城也集服虔曰申句公歛處父集服虔曰申句謂孟孫曰墮成

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

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乎邑者不求有司集服虔曰申句皆予之以歸集服虔曰申句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

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

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集服虔曰申句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

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集服虔曰申句路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集服虔曰申句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宿乎屯集服虔曰申句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謁可以死敗集服虔曰申句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集服虔曰申句王肅曰言仕不遇師已反

乾隆四年校刊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

鄒家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與子路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

亦致粟六萬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居頃之或謂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

公孫余假一出入以有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故匡城在滑顏刻為僕

以其策指之曰昔吾人此由彼缺也謂昔所被攻缺缺之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

率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

擊軍士伍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

子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氏曰言夫子在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無所致死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何言不能達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

得去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之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甯武

文交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

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夫人在絳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

焉上見如字下見去聲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

賦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賦也蔡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

過之徐廣曰招搖鄭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我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於

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

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

類似堯家語云河目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

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

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嚮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

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

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桮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王肅曰隼

名智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桮矢貫之陰而死隼集于陳廷而死桮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

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

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

四百步今之韃靼國方有此矢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

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

韋昭曰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

日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

陳曠常被冠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

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避難於匡今又遇難於

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家語云寧我闕死挺劍而謂孔子曰苟母適衛吾

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

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

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

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晷月而已三年有成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

行佛肸為中牟宰集解孔安國曰晉大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年蓋在漢陽西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

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日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

乾隆四年校刊

卷四十七

世家

四



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集解孔安國曰磷薄也涅所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雖在

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也有也心謂契契然也磬磬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已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鼓琴

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且未得其數也

與注曰並音所家語無此四字耶如望羊望羊視也  
市壹六文三泉也子死不尋用令荷將西見趙簡子至於可而聞寶烏犢舜華之死也  
集解徐廣曰或

齊比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

日蛟龍能興雲致  
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

問兵陳集解孔安國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集解鄭玄曰萬二千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

月趙鞅內太子蒯聐于戚陽虎使太子纁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

災必於桓釐廟乎傳曰桓釐當躬而魯事非禮之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啍然嘆曰昔

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謫俟乎今三月之乃俞終長子伯也

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

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集解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

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此桑家再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

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

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集解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集解徐廣曰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

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集解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

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

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集解鄭玄曰相廣五寸二相為耦津濟渡處也集解括地志云黃城山俗

所耕處下有東流長沮曰彼執耒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集解馬融曰言數

則子路問津處也集解周流自津處也

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集解孔安

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集解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

同室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集解鄭玄曰覆覆種也輟止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不達已意而非已

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覆而不輟也集解何晏曰謂其

士則從辟世之法也集解孔安國曰隱

鳥獸不可與同羣集解於山林是為羣

祿丈人集解包氏曰丈人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集解孔安國曰子路反

也植其杖而芸集解徐廣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集解孔安國曰子路反

歲吳伐陳楚救陳集解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

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

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集解何晏曰濫也君

小人窮則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集解孔安國曰然非與集解孔安國曰孔子

乾隆四年校刊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集解何晏曰善有元善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

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集解王肅曰率猶也言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

信也集解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集解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

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集解王肅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言智者必使處事

子路出子貢人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

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集解王肅曰種之為稼穡之為穡良工能

巧而不能為順集解王肅曰言良工能巧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集解王肅曰爾不脩爾道而

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

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

多財吾為爾宰集解王肅曰宰主財者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

七百里封孔子集解王肅曰書籍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

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

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

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

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集解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集解孔安國曰此孔子自傷也往者不可諫兮集解孔安國曰已往來者猶可追集解孔安國曰自今已趨而去弗得與之言集解孔安國曰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

縣屬東海郡也 太宰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名之事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

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 孔子曰野哉由也包氏曰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包氏曰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

可名言之必可行包氏曰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

戰於郎克之集解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稽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徐說

誤兩而括地志云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

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包氏曰二十五家為社康

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集解服虔曰將攻太叔傳曰太叔名

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烏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集解服虔曰鳥喻己文子固止會季

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案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

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

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人服蓋太史撮舉論語為文而失事實則枉者直康子患盜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集解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

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集解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

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集解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章備於二代當從之也 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集解何晏曰太師樂官

也縱之純如放縱盡其聲純諧和也敘如言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七

禮記

五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

其重反重逐羈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

始正義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雎和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

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鹿鳴爲小雅始正義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

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苹呦呦鳴而相呼懇誠發乎  
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文王爲大雅始正義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

命之以爲王清廟爲頌始  
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  
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秉壽攸祭之而飲此詩也  
周公旣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

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

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

爻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繫

重是以分之又言繫象正義上象卦辭下象爻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有說卦正義正義云說卦

化法象文  
言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六十四卦

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賣易章編三絕曰段戔故手吉是戔於易則多凶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文為二

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

詩易直綵三絲日催手豐年若是手放易則柑林空子以言書所樂卷弟

音卓鄒音聚顏

蓋三千焉集解何晏曰西者召百七意集解何晏曰以道士集解何晏曰用之則行士月集解何晏曰無可無士

忠信有形質可舉以教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有形色可舉以教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行真乎哉  
可晏曰此三者人主言則具分具二  
可晏曰

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也  
所慎齊戰疾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

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也

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非復也

人心憤憤曰排排乃後啓發爲說

以詔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索隱王肅曰。恂恂。貌也。其於宗廟朝廷。有本作遠。遠音七旬反。

辯辯言唯謹爾鄭立曰辯辯而謹也論語作便便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集解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

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集解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僕集解孔安國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集解孔安國曰必變色君命召

不俟駕行矣集解玄曰急趨君命也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集解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

10



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者雖童子必變集解包氏三人行二得我師集解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

無常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集解孔安國曰夫子

師之集解何晏曰樂其善和之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解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昇靈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

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集解何晏曰章明文彩形

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集解何晏曰言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集解何晏曰言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集解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謙進也

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也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曰子聞之曰夫子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曰子聞之曰夫子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曰子云不試故藝集解鄭玄曰子罕者弟子子罕也試用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也集解何晏曰言夫子既以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七

世家

一





子家東與孔子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集解  
闕案皇覽日子思家子思生白字子

道大小相望也  
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

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

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

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驪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注  
祇敬也言祇敬遇過不能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

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注  
五帝以折中王

師叔云折中王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  
可謂至聖矣

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索隱述贊曰孔子之先胄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勤防叔來奔邾人荷立尼丘誕聖闕里

### 史記卷四十七

史記卷四十七考證

孔子世家齊處昭公乾侯○余有丁曰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子鄆非乾侯也

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有丁曰昭二十年齊世家記景公與晏嬰符魯界因入魯問禮於孔子自

此嬰與孔子相友善今魯亂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于景公而世家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或誤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余有丁曰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家語云吳子使聘于魯問之孔子命使者曰

無以吾命也賁既將事及發幣于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然後客執骨而問今載于定公五年

此時吳未墮會稽安得獲骨之事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致堂管見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

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七

世家

八



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余有丁曰師襄子卽擊磬襄孔子用魯舉爲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子入于海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殆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庶幾近之

心如王四國○一本無心字

今孔丘述三王之法○臣照按東都賦事勤乎三五李善注引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

按此則王字乃後來傳寫之誤

吳與魯會繪正義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沂丞縣○臣照按沂下疑脫州字唐書地理志丞縣屬沂州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攻年表自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哀公十六年壬戌正七十二年若自襄二十一年己酉至壬戌則七十四矣索隱不知如何計算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陳涉世家第十八

陳涉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機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漢書地理志云陽城屬河南郡陳留縣東南也

南陽或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漢書地理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

力而受輟耕之壘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

安知鴻鵠之志哉鴻鵠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鵠與黃鵠也鵠音戶酷反

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蕭縣

適者直草反又音殊故漢書有七科適戌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

漁陽郡也地理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

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

不成而敗猶愈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陳勝按陳氏按陳氏遺章郎書云李斯為二世

也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如淳

也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或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

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先也說文云倡首也吳廣

以為然乃行卜行者先也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陳勝吳廣喜念鬼

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恐斥言之而勝失其吉用依鬼神起怪蓋亦得其指也

陳勝吳廣喜念鬼

陳勝吳廣喜念鬼

陳勝吳廣喜念鬼

陳勝吳廣喜念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八

世家

一



念者思也謂思念

欲假鬼神之事 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集解 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戾見所憑焉

魚亨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

集解 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戾見所憑焉

衛令人行也孔文祥云伺竊間隙不欲令衆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服虔云問音中問之間鄭氏云問焉

郭璞云第 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土卒多爲用者

將尉醉 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也 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

猶說也 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也 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

失期當新藉第令毋斬 斬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也 今失期當新就使藉第幸得不

但如字各以意言蘇說爲近也 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 王侯將相

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

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斬斬下 斬音機又音斬縣名屬沛郡 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斬以

東 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反 攻鉅野苦柘蕪皆下之 屬陳餘皆在沛也 行收兵北至陳 陳縣屬淮陽 車六七百

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 正義今陳州城也本楚 陳守令皆不在 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

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門中非上蕪縣之門也蕪縣守前已下故 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

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

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李奇云欲張大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

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時楚兵

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義彊爲楚王 正義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括地志 嬰後聞陳

王已立因殺義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 正義三

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 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

三川漢曰河南郡李由李斯子也 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號曰房邑君也 正義房邑也尉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

集解 劉案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號曰房邑君也 正義房邑也尉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

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爾涉初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 正義

州吳房縣本房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事春申君自言習

子圖是所封也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事春申君自言習

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鄢山徒人奴

產子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曹陽在

陽故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坑名自南出北通於河按魏武帝改日好陽也

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淝池十餘日淝池在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楚系家勾踐使罪人三

行屬劍於頸曰不敢逃刑乃自武臣到邯邯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騫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

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

徙繫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成都蜀郡趙兵亟入關也亟音棘至急也趙王將

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

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

遣故上谷卒使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

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

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

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狄人田儋殺狄今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

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甯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爾晉灼云

云宋州寧陵縣也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

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

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道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

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

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八

世家

二



人鄧說將兵居郢按章郢軍此將未至東海此郢別是地名或恐郢當作郢郢是郢郢之地或省是陝陝字邑

或在右見下有東海郢縣故誤也正東海州縣故誤也正東海州縣故誤也郢縣故誤也正東海州縣故誤也

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銓人伍徐志銓縣名屬沛漢書作伍達將兵居許志銓縣名屬沛漢書作伍達

後大城所封二十四為楚所滅漢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志銓縣名屬沛漢書作伍達

地理志泗水銓人董繆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音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

圍東海音今守慶於郢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音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

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

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臆月音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張晏曰秦之勝月夏之九月項曰建丑之

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臆說是也宗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音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張晏曰秦之勝月夏之九月項曰建丑之

父又顧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音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張晏曰秦之勝月夏之九月項曰建丑之

將軍呂臣志伯令謁者駕令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音均曰呂氏春秋荆柱國為倉頭軍起新陽日在汝南

也音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張晏曰秦之勝月夏之九月項曰建丑之

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

日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

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音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音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

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

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音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音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

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



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集解應劭曰沈沈宮室深

一作金縢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願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楚人謂多為夥故天

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

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集解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陳王以

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

自治之集解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

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集解徐廣曰一作太史公劉案班固漢書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

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

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

函之固集解章昭曰殽謂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

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闔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

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集解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

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

而攻秦集解仰字亦作仰並音仰謂秦地形高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集解六國之外更有

宋衛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臣瓚云短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賈音如字貫謂

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賈音上絃也

鑄以為金人十二高二丈說曰翁仲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

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賈音何今巡更問何誰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賈音徐

亡更反民曰叱音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仞佰

之中伯仲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仞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陳

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鎗也鉏耰謂鉏木也論語

矜戰矜音矜適戍之眾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鄉音香亮反鄉時

軫之北也陳軫之北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絜音下結反謂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不通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穀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也施音式致反言秦虎狼之國

索隱述贊曰天下匈匈海內之上猶鹿爭羶鹿爭羶鳥愛處陳勝首事厥號振是鬼怪足惑謠語

自許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起朱房又任胡武夥帥見殺腹心不與非貴何人反城父

史記卷四十九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外戚世家第十九

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創業之主而是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非獨內德茂

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賢后妃外戚之親以助教化也夏之興也以塗山塗山今九江應劭曰九江當塗有禹所娶在

之女娶塗山氏而生契故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紂之殺也嬖妲己有蘇國語殷辛伐有蘇其女也包愷云妲己女焉按周之興也以有娥其女簡狄吞燕

卵而任系本云帝嘗上妃有郇女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姬名履大人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

大任跡生后稷大任文王之母故詩云摯仲氏任毛詩云摯國任姓之中女也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

國語曰幽王伐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按褒是國名姒是其姓即龍葵之子褒人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

美釐降春秋識不親迎不書此何以書識何義爾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

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人為之本故云

萬物之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配又如字君不能得之於臣雖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

所好愛使移其本意是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子姓謂眾孫也即趙飛燕

等是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子姓而意不能要終如栗姬衛后等是也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

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猶於何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况羽反呂后姊字長姁為高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四十九

世家



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案漢書云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

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案漢書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嗟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乎呂后長女為宣

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案漢書云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

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

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案漢書云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

統一作徐廣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案漢書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故城中迎立代

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案漢書云媼音烏老反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生薄姬而

薄父死山陰因葬焉案漢書云薄氏按家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北祿山上今猶有兆城祿音莊治反及諸侯畔秦

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

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

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

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案漢書云成臯臺在河南宮之成臯臺

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案漢書云武庫在洛陽東北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

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

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

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

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案漢書云軹縣在河內

地遠非其封家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

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

承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

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漣水東原上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四里漢南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霸陵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

實太后太后名衛氏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呂太后時實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實姬與在行中實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主發遣宮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

獨幸實姬生女嫫嫫音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實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實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實皇后親早卒葬觀津觀津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實后父為

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實皇后兄實長君建字長君弟曰實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

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謂從逐其宜陽之主聞人家而皆往長安為居也實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實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實皇

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決別傳舍謂郵亭傳置之舍蓋實后初入宮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馬沐沐我馬音蓋馬者乞也沐未濡也謂乞潘為弟沐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公亦祖也謂皇后同族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

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實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實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地理志縣名屬勃海



栢地志云滄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志云故

從昆弟子寶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魏其侯名屬琅邪寶氏凡三人為侯寶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

太子諸寶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寶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合葬

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嫽

王太后槐里人皇南謚云后名嫽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正景栢地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

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

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氏金氏

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

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

兒姁況羽反兒姁生四男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

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嫽有

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戈謂諭之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

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譏栗姬短於景帝日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

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望猶責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日百歲後

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嫌之而未發也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

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

奏事畢官行音衛日予以母貴母以子貴羊傳之文也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

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

信為蓋侯栢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洛州勝為周陽侯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景帝

志縣名屬魏郡栢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洛州勝為周陽侯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景帝

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時趙邑漢武安縣城也

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陽故城即晉州城

西面今平陽故城東次為南宮公主  
南宮次為林慮公主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陸慮避漢帝諱改名林慮

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

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王太后家凡三人為

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衛侯青傳云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姬通生青故昌衛氏出平陽侯邑陽侯青壽尚平陽侯

陽公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女子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三月上巳臨

水祓除謂之祓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

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

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

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

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長公主後封為當利公主也男名據太子初上

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會祖父嬰堂邑侯傳至午尚長公主生后也無子

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景帝姊嫫也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

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漢書云女子楚服等生為皇后兄詎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

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奏皇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

皇后復親幸作頌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

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

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

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

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



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名闔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名賀李夫人早卒

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少將改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

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近西海故號海西侯也他姬子

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廣陵王胥燕王旦也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

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疑此元成之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按後

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旌騎出

橫城門本名橫橋梁渭水上在淮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橋對門也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

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

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烏百反蓋愷之諱爾大

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武帝道上詔令通名驚愕貌也大

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

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

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金

修成君之子也而名仲者與帝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女為諸侯王王后集解徐廣曰嫁為淮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

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

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日陰安侯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名屬魏郡二日發干侯名發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

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三日宜春侯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貴震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

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爾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索隱〕韋昭云婕妤承好助也一云美好也聲類云幸也邢夫人號姁娥衆人謂之姁何

〔索隱〕服虔云姁音近姁余廣音五耕反鄒誕生音董字林音五經反說文解字云姁長也好也姁何秩比中

二千石〔索隱〕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容華秩比二千石〔索隱〕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

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與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百

兩此崔氏說今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

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

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

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

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

云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黃圖云鈞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云宮在直門南廟記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得

記其名也昭帝即位追尊太后父趙父為順成侯〔集解〕括地志云鈞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寢母門也

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爾〔集解〕帝年八歲爾〔索隱〕此褚先生之記

又誤按元始當作太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

十二



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事三輔故事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園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正史拾遺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六年臥病右手捲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仲之得王鈞後生帝曰然至宣帝時乃止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為武宣虛哉

索隱述贊曰禮貴夫婦易敘乾坤配陽成化此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姒虞流史記卷四十九

史記卷四十九考證

外戚世家於是廢陳皇后索隱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

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頌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臣照

按復幸之說不虛但不復其位耳觀下文求子云云非復幸於帝亦何求之有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

一人為昌邑王索隱名勝正義名賀○臣照按昌邑哀王尊李夫人子也賀乃勝子入立而復廢者正義誤

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余有丁曰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未誅後以將軍伐匈奴聞

其家用巫蠱族乃降匈奴此文誤褚先生曰○臣照按正義文則是張守節時尚無褚先生曰四字故有

此注此四字後人所加衛青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其三弟皆封為侯○臣照按衛將軍傳青三子伉為

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伉坐法失侯青卒乃嗣長平侯此云四子者但見一門四侯則伉居長

自當嗣侯餘三侯自各為一弟而不知伉之一封一爵也此褚先生之誤索隱亦只注三侯而於四子三弟

之說略不置辨

史記卷五十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正義年表云都彭城集解徐廣曰一作父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

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集解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劉氏云巨一作丘應劭云

長嫂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集解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劉氏云巨一作丘應劭云

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

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頤侯集解徐廣曰羹頤侯以其操釜故也正義據地志云羹頤山在潁州懷遠縣東南

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而王次兄仲於代集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高祖六年己禽楚王韓信於

名為侯號者怨故也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集解徐廣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卽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集解徐廣曰漢書

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集解漢書云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

也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正義據地志

在宋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即梁棘壁至昌邑南正義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在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

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集解徐廣曰德侯名廣吳以元王子禮續楚

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

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

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集解徐廣



七年卒諡節三子延壽立十九年死案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故不同也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諸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云都邯鄲表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文帝卽位二年立遂弟辟彊音壁彊又音開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

王以為文王今漢州也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

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建德其相也遂

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

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藥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

趙王自殺邯鄲遂降邯鄲縣也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祿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達其言漢書

申公名培王趙任防與先生案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豈有篡殺之

成胥靡之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述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移生致禮韋孟作程王戊棄德與吳連兵太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繼立世挺才英如何趙遂代殞厥聲興亡之兆所任宜明

史記卷五十

史記卷五十考證

楚元王世家嫂詳為羹盡櫟金索隱謂以杓歷釜旁使為聲○杓歷釜監本訛作枸歷蚤今改正 戊則殺尚

夷吾○徐孚遠曰則殺疑賊殺也 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立十三年卒○臣照按文義似當

云取趙之河間郡以為河間王文王立十三年卒

史記卷五十考證

史記卷五十一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 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案年表云都吳也漢書賈高帝從父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

為將軍定塞地林之塞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

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馬縣北三十里按賈從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

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陽夏正地

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

之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今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

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

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秦書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

西三十六城泗水等州也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

賈與戰不勝走富陵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

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案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高帝三年澤

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高后時齊人

乾隆四年校刊



田生游乏資以盡于營陵侯澤集解音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服虔曰以計盡于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

生壽田生已得金卽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集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田生如長安不見

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集解徐廣曰名澤駢案如淳曰聞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

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

集解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為長者贊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推

正意也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祖高祖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

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集解文預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

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集解高后紀云計張卿為建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

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

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集解缺音決今卿

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

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卽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

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集解齊王案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胡不得去乃說王求諸京師

王集解齊王案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胡不得去乃說王求諸京師齊王不得反國澤乃說太史公問疑道各記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

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集解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

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王齊復故地集解李奇曰日本齊地分澤王燕二年薨

諡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姁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姁定國有所欲誅

殺臣肥如令郚人集解如淳曰定國自欲行所殺餘臣肥如令郚人以告之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郚

如在西郚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郚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郚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

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踈然以策為王填淮江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集解晉灼曰澤以大臣歟望澤得王故為權激諸呂也

史記卷五十一

史記卷五十一考證

荆燕世家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按高紀此事在漢三年項羽本紀與此俱作漢四年

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高紀在四年

以畫干營陵侯澤集解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黃氏曰抄曰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即明年所施於張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所畫促之之辭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徵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為工畫謂與為黨與夫於干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干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乾隆四年校用

史記卷五十一

世家

二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年表云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

言者皆予齊王此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

王燕飲亢禮如家人亢敬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

鮑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

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

子酈侯呂台為呂王酈侯呂台為呂王酈侯呂台為呂王酈侯呂台為呂王酈侯呂台為呂王酈侯呂台為呂王

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濟南郡為呂王奉邑

地理志縣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平侯地理志縣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平侯

邪郡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

趙梁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

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見子畜之笑曰

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

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

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



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

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

齊與東牟侯召平及此召平皆側人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

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

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

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

齊國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

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

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

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

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

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

帝所立又殺三趙王

王恢從燕趙並高祖子也滅梁燕趙王恢從趙分滅無後也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

南郡以爲呂王奉邑城陽爲魯元公主湯沐邑也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

於財方未置場故謂之富也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

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

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

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

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

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

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

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榮

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此言

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齊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

妄庸人耳安庸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罷謂不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

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恠之以為物而伺之姚氏云物莊物得勃勃曰願

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

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

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

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

陽王以齊濟北郡今濟州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

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

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揚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

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邛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謂將閭為齊王志為

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

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

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

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

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

乾隆四年校刊



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

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平陽侯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

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

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

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

重寵重寵直龍反謂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

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太后武帝母也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

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

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

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一作及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

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

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浸濶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

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人

眾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

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

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

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謂偃扶齊不愛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天

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

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

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正年表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

都昌也

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

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

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

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

卒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緒先生次之濟北王與居齊悼惠王子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

文帝從代來與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與居

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

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自

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與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

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

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以勒侯孝

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都濟南郡

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按地理志縣名屬十

王賢齊悼惠王子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平原也

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

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

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少孫次之

西王叩齊悼惠王子平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地志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

州東南六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叩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按即墨故城在萊州

膠東縣南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白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



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

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鑄秦制樹屏自強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肆恣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貽殃膠東濟北魏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史記卷五十二

史記卷五十二考證

齊悼惠王世家懿王子次景立是為厲王○年表作次昌 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臣照按

褚先生補外戚世家云脩成君女一人徐廣以為嫁淮南者也年表齊厲王以元朔二年薨徐甲謀請娥事自在是年以前而淮南傳謝歸脩成君女在元朔三五間蓋娥嫁齊不售嫁淮南又離絕也

史記卷五十三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蕭何春秋韓彭何威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集解劉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

日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問語也裴注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高祖為布衣時

章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沛掾是何為功曹掾高祖為布衣時

何數以吏事護高祖裴注說文云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錄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奇曰或

三百或五百也裴注奉者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請謂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裴注張晏曰何與共事

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裴注張晏曰何與共事

蘇林曰詳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何乃給泗水卒史裴注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秦以沛為泗水郡

監郡裴注何與御史從事常辨明言稱職也何乃給泗水卒史裴注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秦以沛為泗水郡

郡卒史書佐各十人裴注事第一裴注謂課秦御史欲八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

謂高祖起沛令何為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裴注走音奏奏何獨先人收秦丞相御史

丞常監督庶事也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

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

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

東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裴注應劭曰上來關中

事計戶口轉漕給軍裴注轉劉氏音張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事屬任何關中事漢

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三

世家



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

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

文穎曰音贊瓚曰音南陽縣也孫豫曰音贊瓚曰音南陽縣也

屬沛郡者音唯屬南陽者音讀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讀今多呼唯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

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

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

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

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

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也

音女教反至位

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

千秋封安平侯

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

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

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

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

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

從定諸侯有功秩事

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

安通乘市國陰謀

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

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謂人皆三何獨五

漢十一年陳稀反高祖自將至邯鄲

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

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

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

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議封勿受

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

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孽孽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貨以自汙賈音世又食夜反賈天符反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疆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謂相國取入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民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棄為禽獸食田大留棄入官苗子還種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集解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集解李斯歸惡而自子是分過也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集解韋昭謂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集解案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諡為文終侯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音廉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默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秦繼紀寵勤式旌礪帶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三

廿二



史記卷五十三

史記卷五十三考證

蕭相國世家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臣照

按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索隱則謂時有當百錢疑皆非也文

明日奉錢則是就其本奉十之三爲贈而何獨以奉十之五耳

何獨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

○人一本作入

封爲鄼侯集解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

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索隱瓚

云今南陽鄼縣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

是也○資暇錄曰漢相蕭何封爲鄼侯舉代呼爲嗟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咤深可訝也鄼氏分明云屬沛

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嗟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

能痛爲指揮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爲嗟遂使後學見今呼爲嗟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

史記卷五十四

漢 太史公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駢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平陽故城也沛人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地理志云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秦時為沛

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如中涓者漢書音義曰中涓反將擊胡

陵在方與南方與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胡陵縣也攻秦監公軍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

是名泗水相尊之稱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

擊方豐反為魏攻之豐為魏反沛公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臣音夷軍楊東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破

是與梁相拒而數處地理志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破云吳淠敗於狐父祁善置文穎曰祁善置置名

口地理志云置善名也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善置祁善置置名又攻下邑

以西至虞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

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蘇林云爰戚縣名屬山陽功臣表受戚侯趙成地理志云亢父縣名屬先登遷

東平地理志云置善名也今在兗州南近亢父縣地理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為五大夫北救東阿地理志今濟州東阿也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北二里北狄故城安

帝改曰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

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號曰建成君成縣屬沛郡遷為威公

為威令地理志云威令屬沛郡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武縣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地理志云成陽在齊陰

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代遷於成

之陽故曰成陽地理志云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是

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音奔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四

曹參

曹參



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集解徐廣曰在中牟縣志云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虜秦司馬

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集解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從攻陽武州陽武縣志云陽武故城在鄭

縣城下轅轅氏集解地理志云轅轅氏在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集解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破趙賁

在洛陽集解地理志云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集解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破趙賁

東南也從南攻擊與南陽守衙戰陽城郭東陷陳集解徐廣曰陽城在南陽縣東南九十里前攻秦軍藍田集解藍田縣志云藍田縣東南九十里

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曉關取之集解地理志云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南九十里即秦曉關也前攻秦軍藍田集解藍田縣志云藍田縣東南九十里

孟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

漢中集解地理志云漢中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雍集解地理志云雍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雍集解地理志云雍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雍集解地理志云雍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雍集解地理志云雍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雍集解地理志云雍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雍集解地理志云雍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雍集解地理志云雍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雍集解地理志云雍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雍集解地理志云雍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雍集解地理志云雍在梁州郡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集解辯音皮見反故道集解地理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大破之集解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調秦蘇林曰屬河



鄒縣西北 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武垣河東有垣縣

四十里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晉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

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在太原音鳥古反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

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

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平原屬盧志者縣屬

趙南盧縣屬泰山濞陰平原屬三縣屬平原屬西北各反正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

魏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屬德縣在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

於上假密文類曰或以為高密密亦作假密按定濟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關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

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

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

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

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豨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豨布

軍大破之南至斬還定竹邑相蕭留地理志斬竹邑相蕭四縣屬沛郡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

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與地志云宋共公自踰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

蕭徐州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 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

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義之卿號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

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

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

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奇慎勿

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網極姦人無所容寬姦人無所容寬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幸

武陵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 參始

乾隆四年校刊



徵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

去終莫得聞說以為常謂有所啟白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

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

無事參子窋張律反音為中大夫惠帝惟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參圖少者不足之詞故劾之亦云丞相豈

年少非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

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謂參帝語窋無得言我告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百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窋何也言語參何為治窋也乃者我使

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

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賴若畫一參圖徐廣曰

畫一也諡亦作畫小顏云觀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

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

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

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東吏始從中涓先圖善置執主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諒足陽

失位其禽夏說東討田既制得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授清淨不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史記卷五十四考證

曹相國世家王武反於黃集解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臣照

按漢書作王武反於外黃以樊噲傳參看似黃

字上脫一外字

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厄

林曰柱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敬稱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灊縣天柱山在南復

非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黃程處反燕柱天侯反衍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楚又

安得以楚地封其將軍哉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

西五里○余有丁曰此必魏自有曲陽定州之曲陽時屬趙

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

臣照

按灌嬰傳云

從韓信攻龍且於高密身生得亞將周蘭蓋是時參嬰並隸於信故敘功略同而其實擒蘭者嬰也嬰傳於

降彭城之後又云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蓋前此逸去嬰終得之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臣照

按征和出天漢之限豈又褚先生所續乎年表亦同

史記卷五十四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四

考證

三





史記卷五十五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正義指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其先韓人也正義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未封留以始見

諡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子疾及張譙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

里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正義父祖父開地大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正義本並作桓惠王

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

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正義韓五王故云五世良嘗學禮淮陽正義今東見倉海君集解如淳曰秦郡縣無

得為倉海郡今猶滅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良嘗學禮淮陽正義今東見倉海君集解如淳曰秦郡縣無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集解服虔曰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誤中副車

之何物必伏而候之擊秦皇帝博浪沙中正義服虔曰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誤中副車

故今云狙猴是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正義服虔曰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誤中副車

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

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正義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正義圯者謂之圯音怡正義嘗謂經也問周字也從容謂

彈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圯水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正義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正義徐廣曰一云良

反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正義業猶本先也謂良心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

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集解徐廣曰一云為其老彊忍下取履因進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五

史記

五



會此良因恠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篇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

濟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黎屨赤鳥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封齊侯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底將

音義曰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

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嶮下軍

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

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

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

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

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

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

素為資

於病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

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生鯁謂小魚也音趨勾反臣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沽公

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

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

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

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統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

石門犀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塹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金牛道蜀賦以

牛能犀金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自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云褒水

通沔斜水通沔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

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

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

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

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

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韓

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

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

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

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

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

前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

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良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

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



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

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箭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可遂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四

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

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

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

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

放牛桃林之陰

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

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

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僥而從之

昭云今無彊楚者若六國立必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

公事

復風曉從楚是二說之意同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

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

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關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

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

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道復上下有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

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

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

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

徐廣曰

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

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集解劉案漢書音義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

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正義縣名屬廣漢

南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括地志云雍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

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阜西有穀屯倍河向伊雒其固亦

足特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轂函轂函

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右隴關山南連蜀之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

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龍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專制諸

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言謂者

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周禮三日

事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劉案漢書音義曰服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

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

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國公姓唐字宣

明居關中以為號更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

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勃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

潛四八目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

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

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

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

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



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

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

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儔也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

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

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

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郵音尤

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

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前上從擊破布

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詳許之猶欲易之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

姓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

臣等來耳上曰煩公辛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

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與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鴈高

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一說云矰

一弦可以仰射尚安所施歌數闋終也說文云關事也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

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案漢書音義曰何

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

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

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自漢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會

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集餘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集餘廣曰史記留侯死并葬黃石

家正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集餘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集餘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惟及藥物也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惟矣集餘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帝師又化為老子以

書授張良父後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

為黃石亦異說耳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集餘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留侯亦

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集餘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

二云集餘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衆隱述贊曰留侯個儀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

作并瀾上扶危困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赤松瀨遊白駒難絳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 史記卷五十五

#### 史記卷五十五考證

留侯世家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索隱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

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譔恐非良之先代也○困學紀聞曰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諸云仲

見詩老見春秋禮記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紫

履赤鳥○臣照按狀字疑衍因下杖字而誤沛公曰鯁生○一本此下有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

此垢反共十三字放牛桃林之陰索隱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臣照按十三州記乃

闕駟所作見水經注及隋唐志索隱云應劭疑誤否則應劭下有一曰字於是上通置酒封雍齒為什方

侯○臣照按王世貞云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丙午

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五

世家

四



子等曰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謚談未必實也上竊謂世貞之言過矣夫良豈與沙中偶語者共謀而知之如是邪乎亦審乎天下之大機大勢而知其必有是耳匹夫匹婦一能勝予况陳武輩二十餘人陳稀且反世貞又何以能保障武輩不反且論功行賞自有次第豈盡裂土而封之不封而受賞者又豈止陳武輩二十餘人且良所謂謀反者甚言之耳心所不向卽爲反萌良豈告人反以圖己功哉書生妄疑古人所爲好事之過也天下有四人索隱四人四皓也云云臣照按漢書王貢傳序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顏師古注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于後代皇甫謐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爲四人施安姓氏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錄取焉臣謂師古之見卓矣索隱所引陳留志有姓名者又止三人無綺里季名字蓋有脫文而今陳留志無其書莫可考也或云姓朱名暉字文季恐皆臆說綺里季或云當連夏字讀作綺里季夏其黃公則黃爲姓顧皇甫謐高士傳已作夏黃公陶潛聖賢羣輔錄亦然莫定其孰是也陶潛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別名四八目蓋所載如四佐四凶八元八愷之類四與八居多後人遂呼之爲四八目耳





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

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

漢書張敖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倚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徐廣曰漢二年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

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之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

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讎音宜漢書作皆怨又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

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

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劉案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覩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

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

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

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

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

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平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

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

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

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

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

恥者集解如淳曰猶無廉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

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旣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集韻綱目漢書音義曰草煖以草具如淳云漢草龍惡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集韻綱目漢書音義曰謂謂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集韻綱目蘇林云第且也小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集韻綱目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爲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卽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集韻綱目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甸

乾隆四年校刊



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

焉子能權知斯事否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于

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奸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因急已馳使歸

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遠疎不如及其未得到今漢得脫去亦不持女

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妬之性必增惡而割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

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

似本高帝南過曲逆案曲逆地志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

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

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

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

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

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

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

反接載檻車使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

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官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

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蘇林曰如淳曰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

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蘇林曰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守豐上

卒諡武侯至立孫坐封金國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

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

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口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

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

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

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

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

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

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頌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譏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

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頌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

畏呂頌之譏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

本謀也審食其免相

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帝令其子平嗣侯蕭川王反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

立惟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

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

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

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

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

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主也章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

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沐了故並存兩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

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

集解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

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

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

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徐廣曰陳掌在衛青之子增乾隆四年校刊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撥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連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辛肉先均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船露標聞行歸漢委質麾下榮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史記卷五十六

史記卷五十六考證

陳丞相世家事嫂如母集解案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臣照按司馬遷特載陳平兄伯逐婦事專

爲下文盜嫂語明其誣耳至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固是訓解連類而及不必有嫂乃云然裴駰必求其嫂以實之亦鑿矣平謝曰主臣集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

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存兩解○臣照按如孟章之說于馮唐傳之主臣更通不去自應從張晏作皇恐解案隱於此依違其說不若

馮唐傳注之詳確也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集解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按衛將軍傳但云青

姊少兒與掌通徐注或有錯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國 耶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卷縣在梁陽音丘反字林音丘權反沛勃以纖薄曲為生蘇林曰沛一名曲月今曰具曲權反沛勃以纖薄曲為生

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徙沛勃以纖薄曲為生蘇林曰沛一名曲月今曰具曲權反沛勃以纖薄曲為生

力言云權縣曲徙沛勃以纖薄曲為生蘇林曰沛一名曲月今曰具曲權反沛勃以纖薄曲為生

馬也音義曰能引疆引官如今抱疆司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道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擊章邯車騎擊章邯車騎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實曰在軍後曰殿最獨捷則曰多義見周禮故此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七

世錄



武關或封號武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或封號從入漢

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正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攻槐里好時最未必縣名也

右扶風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漆縣在右扶風正括地志漆縣在右扶風擊章平姚卬軍卬音五西定汧

口今隴州汧水還下郡頻陽宜州土門縣南三里今土門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頻陽故城在

源縣本漢汧縣也圍章邯廢丘廢丘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頻陽故城在

陽屬左馬今隴州汧水圍章邯廢丘廢丘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頻陽故城在

破西丞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

曉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救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樂陽

賜與頰陽侯共食鍾離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括地志云頰陽故城在秦州上邽縣東北十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

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易水在秦州上邽縣東北十五里正括地志云易水在秦州上邽縣東北十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

馳道為多之道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秦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

絳侯正正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霍人音左傳以

杜預晉邑也或作霍霍音瑣又音蘇蘇反顏師古云音山山反按霍字當作夜地理志云夜以前至武

泉徐廣曰屬雲中正括地志云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

州西六十五里還降太原六城正正括地志云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

在并州東南也還降太原六城正正括地志云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

約音赤應劭曰音沙或曰地名正括地志云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

下地理志云在雁門郡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稀

集音速正括地志云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稀將宋最鴈門守圉音胡因轉攻得雲中

守遼東音速正括地志云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稀將宋最鴈門守圉音胡因轉攻得雲中

誤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稀靈丘破之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稀得稀

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



涇陽縣張晏曰盧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上徐廣曰在上谷縣施屠名也居城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

縣本漢破綰軍上蘭正括地志云緡州漢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復擊破綰軍沮陽

上谷郡故城在緡州懷戎縣東北一百一十里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

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從高祖攻克復之數也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

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入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

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趣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

不挽曲直至如椎大顏云俗謂愚為鈍椎音直追反今按椎如字讀之謂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

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趣為我語其質樸之性以斯推之其少文皆如此

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

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代王威震天下而

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而立代王威震天下而

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

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

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

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秦奇曰吏所執簿

秦宓以簿擊類則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秦宓以簿擊類則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

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言絮提文帝廣曰提

音弟驪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志怒遺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

絮因以提帝陌音蠻陌之陌入聲曰絳侯綰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

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七

世家

三



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

主不相中

言不相合也

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

徐廣曰表皆作條字

駟案服虔曰舊音條地理志修縣屬渤海郡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

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日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音兩貴重矣於人臣

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

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

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

軍霸上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也以河

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州志云細柳舍在雍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

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六韜云軍中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

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

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應劭云左傳晉卻

肅拜云但俯下肅者車前橫木若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擡鄭眾注周禮

手今時禮是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上有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

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

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掌欲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

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

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又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漢書百官主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東擊吳

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難與爭鋒願以

梁委之梁委之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

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景帝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

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音鄒又音子侯反太

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

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地理志縣屬會稽郡丹徒縣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

徐川記云秦使赭衣繫其地而謂之丹徒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

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淵百餘步又又漢龍首以象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月二湖悉成田也漢兵因乘勝

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

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屬焉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

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

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

侯之信未得封也實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自實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

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

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

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

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

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馔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

謂尚席取櫡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應劭曰尚席上席者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謂諸侯之禮也

是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

也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為是當別有辭未必為之笑條侯

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漢書地理志云丹徒縣東南十



作西索隱工官即尙方之工所甲楯五百被官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

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也索隱汙音

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簿責其情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

不敢折辱索隱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類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召諸廷尉因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

也故召諸廷尉使重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

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諡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

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索隱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

云順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

侯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

家難復之子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忍稷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亞夫自

足而虛已不學古人所以守節不遜索隱守節謂手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終以窮困悲夫

不繼權變而動有違性索隱漢書厚敦篤擊揚東亦圍戶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獨伏談藏茶

史記卷五十七

史記卷五十七考證 絳侯周勃世家擊反者燕王臧荼 ○ 臣照 案馬遷書反者燕王臧荼及韓王信皆以明

韓信軍之不反至本傳則從國史所書傳兩不相搶 亞夫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索隱漢書亞夫至淮陽

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 ○ 臣照 按鄧都尉畫計

見吳王濞傳馬遷固已兩存其說矣况從人之畫究須自請索隱之說贅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

除 ○ 頌炎武曰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史記卷五十七考證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漢書徐廣曰

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為太原王漢書徐廣曰都晉陽也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以勝為梁

王漢書徐廣曰都睢陽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也史記誤耳括地志云宋

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漢書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

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

王清河漢書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

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

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

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

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

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殺

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

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



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集解徐廣曰在陳留圉縣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南界潁川潁川屬陳留高陽鄉名也注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

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

生物方三百餘里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正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

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廣睢陽城七十里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

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五十餘里集解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驪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云

北華宮所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  
又一名脩竹院西京雜記云有落陵巖見洲鴈渚連亘七十餘里是也  
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

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乘皆騎千乘萬騎而出也

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

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

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陰陽周禮有奇

奇表調性非常也奇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

且百巨萬同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吏持節乘

輿馬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將輿馬往贗曰稱乘輿馬則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

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寺中郎謁者舊籍引出天子殿門與漢宣宮無異

名簿也若今通  
十一月上發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同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  
袁盎

周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竇太后義各集解如淳曰竈閣不得下索隱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漢家法

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 實乃斥言本  
格謂格闕不行蘇林音闕周成雜字歧闕也通俗文云  
高置立竝棚云竝闕亦塗不復言以梁王爲同事由北  
以事必世莫中乃薛帝國其夏四月二王嬰更王竝

字林音紀又音謹也。又送入衍言以梁王爲歸。事由此以事祿世真矢。入歸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恩衰。益及義亞。乃與羊勝、公孫施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也。義亞一。餘人逐其賊夫。并也。今主三。一。

二、梁王<sup>劉武</sup>怨袁盎及他諫臣十餘人，遂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王疑梁刺之遂賜果梁傾之乃遣使危盡朴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

王乃命勝詭旨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

王忍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義山茅蘭孝王臣

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dark spots,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with visible stitching and the inner cover material.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slightly yellowed, suggesting the age of the document.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dark spots,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with visible stitching and the inner cover material.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slightly yellowed, suggesting the age of the document.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small dark spots,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with visible stitching and the inner cover material.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slightly yellowed, suggesting the age of the document.



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

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漢書作梁山

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地志云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

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衡有獻牛足出背上出背上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補身也今

在六月北防數六故六月六日亮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有梁孝王之象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實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

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盡立孝王男

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

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

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

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疊樽直千金詩云酌彼金罍疊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孝王誠

後世善保疊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疊樽平王太后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疊樽與人他物雖

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疊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

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指王陵傳追述前除皆作此字說文云追竿也謂為門扉所作遂

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取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食官長及郎

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

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韋昭云犴奇岸按類犴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

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

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

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傳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臬任王后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

志桓邑關地理

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

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

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是為好事之事

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

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

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

忠臣也齊如魏其侯寶嬰之正言也

實嬰袁盎皆言如剛家立子不合立弟

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

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寶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

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

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

舉

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從云封唐北云封唐南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

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

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

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

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

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  
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  
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  
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詔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  
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實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  
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  
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  
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  
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  
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  
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  
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  
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  
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  
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  
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  
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  
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  
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  
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



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雕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醜孫羊寶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史記卷五十八

史記卷五十八考證

梁孝王世家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歸有光曰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爲勝詭事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顧炎武曰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史記卷五十九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景帝十四人 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 漢書謂之景十三王 此名五宗者 十三人為王 其母五人 司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 親栗姬子曰榮德 闕子曰程姬子曰餘非端賈

夫人子曰彭祖 勝唐姬子曰發 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奇 乘愛姁音汎 羽反 兒姁 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漢書云大行令奏 好儒學 被服造次必於儒者 山東諸

儒多從之 游二十六年卒漢書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 問以五策 按子共王不

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又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從酒聽樂 因以所行皆法於儒者

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漢書云授訟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 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大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壻垣為宮漢書服虔云宮外

牆外行馬內田音人緣反又音軟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

又音奴亂反壻垣牆外之短垣也 又音軟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

本紀皆言嫪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壻垣為宮被徵出城

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 旣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都責訊王王恐自殺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九

世家

一



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與馬晚節謂晚節猶言末時高食核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更放舊曰易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

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

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

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

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齊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

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

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漢書云建女弟微臣為姦侯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

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王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按逸周書論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為人賊戾又陰瘞

不能謂委危反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

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

去衛謂不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

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謂充窮也故郭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

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

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含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

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賣人權會權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權會權音權也音音僧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平入多於國經租稅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

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祿祥祥服虔曰求福也彭祖按鬼神越信祿祥者也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微上下孟反下工尹反微是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

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

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徙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漢書昆侈諡康王子

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說故以丹注而目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笄施玄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

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左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惟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



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服虔曰鮒音拘立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漢書齊諡繆王諡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幸臣桑距已

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

幸臣所忠等漢書告中尉奏封廟子去嗣生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

備候淮南之起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及吏治淮南之

事辭出之如淳曰窮寄於上最親寄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

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

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

日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急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悅反許慎說文解字云他活反字從木悅以母無寵故亦

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三蒼云媚丈夫妒也又云妒女為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悅

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

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日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

騫騫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

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水海州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集解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果姬既廢臨江折軸關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魏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鐵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

史記卷五十九

史記卷五十九考證

五宗世家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徐孚遠曰索隱不明謂王專權會之利故市租之入反多於田租也





史記卷六十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

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

夏吉時定皇子位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

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奏狀有尚書令官

者或尚書左右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莊御史大夫臣湯張湯太常臣充趙充大行令臣息李息太

子少傅臣安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

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

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孫賀古

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

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謹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

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闕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

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是言為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

廿家



非天為君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教一作勸一作勸也

而生人也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

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

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

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

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簫文終之後於鄧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鄧音贊也

厲羣臣平津侯等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

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

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閼齊王也臣旦漢書云李姬

之臣胥廣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駢剛之牲駢剛何休曰白牡駢剛赤脊周姓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賢不肖差也高山

仰止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

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

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

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

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

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伯子男以為一則庶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

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緼緄而立

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衷

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漢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成國名在蔥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

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輿械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滅戎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

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

侯侯王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

請立臣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

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

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

敢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

議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

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與地圖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

也漢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

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與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閼爲齊王旦爲燕王

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

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閼爲齊

王曰於戲小子閼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稱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

侯以立社侯則割清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則君子懈怠無歸附

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懔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

日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乾隆四年校刊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先生解  
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韋粥氏虐老獸心奴傳其國  
高貴卿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韋粥氏虐老獸心奴傳其國  
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師集解如淳曰倭其族鼓而來降漢書君作師期  
二軍非軍將蓋成狄會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母倪德集解徐廣曰倪一作菲蘇林云菲廢也本符作倪母乃廢備集解張晏曰北州以緩日緩安也悉爾心毋作怨  
從徵集解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集解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  
王其戒之集解徐廣曰立三  
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集解至荆州以南也五湖之間集解五湖者具區洮湖彭蠡青  
五湖也其人輕心揚州保疆集解徐廣曰一作疆集解李奇曰保持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  
俟毋邇宵人集解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鄉氏有音誤誤亦小人也或作使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  
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集解徐廣曰立  
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  
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  
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書史爛然諸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挹志在  
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閭國負海且社惟立有人不通軍制遠達明裁監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

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閼閼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白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閼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信心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囟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儼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



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

口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

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

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

陽一子為平曲侯正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一子為南利侯正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鄧州

弘立以為高密王正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

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

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見前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

除燕土境境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

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城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

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僂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

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

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

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

得弟在者案昭帝與太子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食立幼主之利遂得鈞子案高

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之不順然大各吹非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

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案宗正官名必以宗

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

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

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燕王也

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尸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爾雅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爲近故云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姓也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

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尙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

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澗中徐廣曰澗者澗米汁也音先糾反澗澗白芷香草也音

傳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者爲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務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二十七里

史記卷六十

史記卷六十考證

三王世家○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尙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書補之

續蕭文終之後於鄼索隱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贊音嗟也○臣照按年表鄼廢而紹以筑陽筑陽廢而紹以武陽武陽廢而紹以鄼索隱于年表及蕭相國世家俱只辨音贊之非音嗟並無續封南陽應音嗟之鄼之說此處所云不知何本且紹封筑陽改武陽亦俱並注明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已下並見荀卿子○臣照按蓬生麻中二語見荀勸學篇下文今本荀子所無皆往使燕風喻之索隱皆往使治燕王也○燕王監本訛作廣陵今改正

乾隆四年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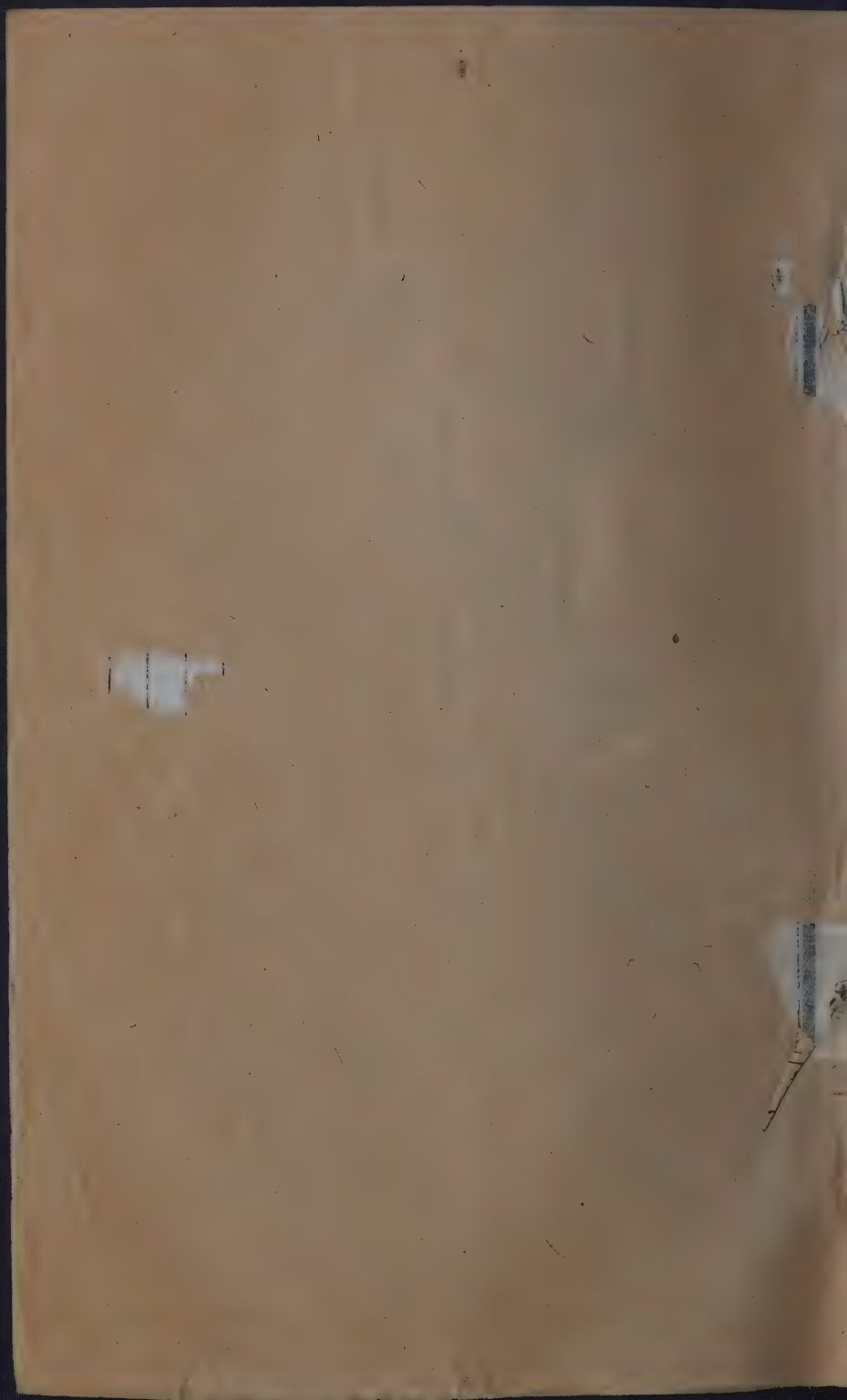
史記卷六十

三王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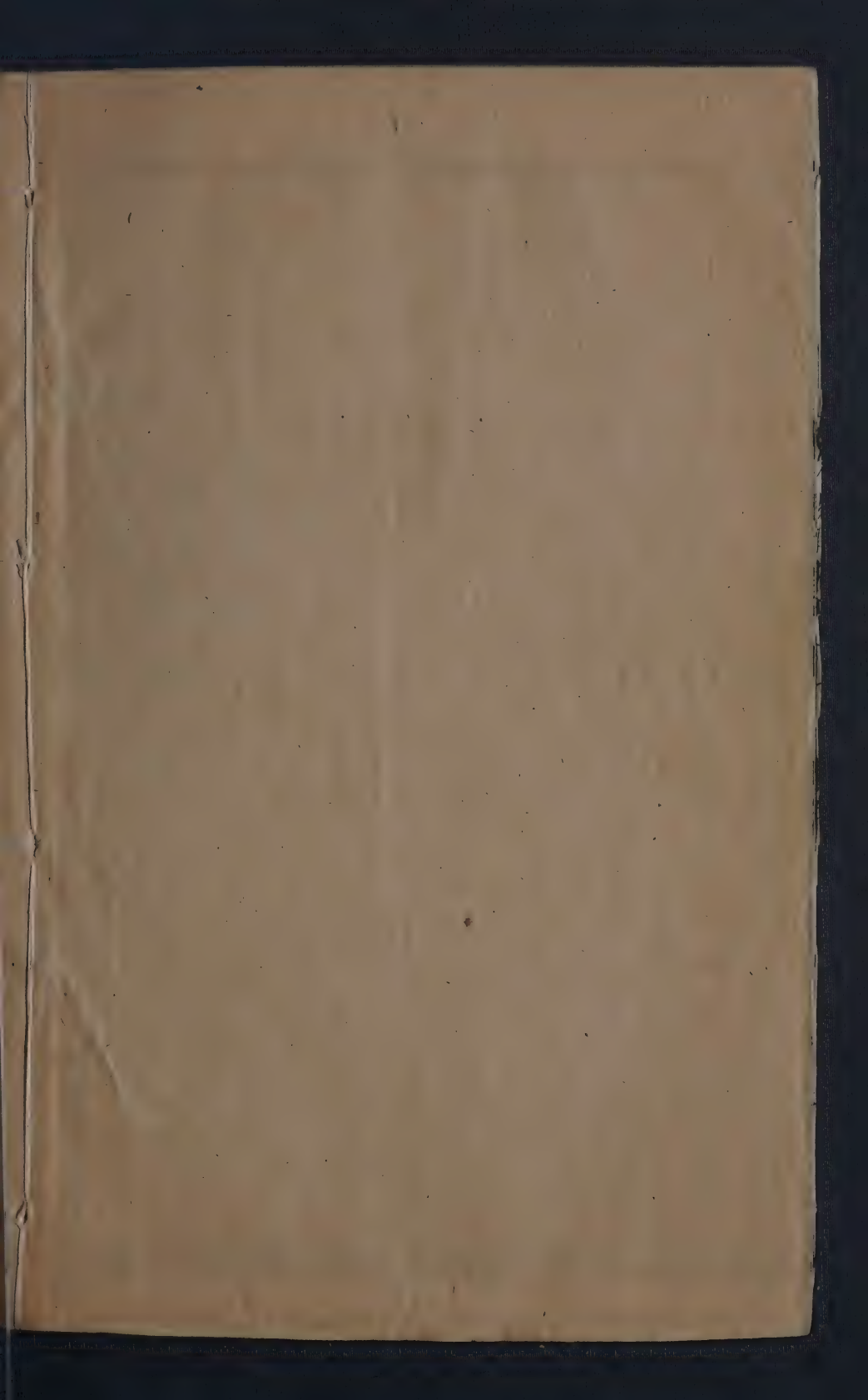
四



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







欽定史記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931  
5571s  
1905  
v. 6



W. L. G. & C.  
100 N. 10th St.  
St. Paul, Minn.

史記卷六十一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伯夷列傳第一

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得

黃帝玄孫帝堯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今五篇為詩今五篇又書緯稱孔子刪得

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

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十餘年然後授政

示天下重器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

許由召禹皇南謫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適於中潁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

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與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

其名譽汗吾體口牽纓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恥之逃

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天下於許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堯見何太史公曰余登箕山蓋揚渾東方朔見其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

以我故許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

箕山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桐水其文辭不少堯見何哉書之文辭遂不少堯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

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

異焉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胎音觀軼音述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獲之詩是也不獨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一

列傳



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益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應劭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案劉氏云盡者疑詞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夫而去之武王已平殺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之心義不食司更憲公行易曰民故而食

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紫薑薇蕨也爾雅云蕨薑也正義陸機毛詩草木  
 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  
 山兮采其薇矣六義西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索隱議農虞夏敦樸灌讓之道超忽久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索隱于嗟歎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  
歸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索隱大史公言已親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述其大非是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索隱大史公言已親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述其大非是

龍文云首陽山在陝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齊西也  
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門周德衰其並乎周以余吾弟也  
不若避之以聚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豈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音陽山在岐陽西北  
明即夷齊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案圖又自起論云苦夷齊之行如此可責

仁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日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盜跖下惠弟見莊子爲篇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盜跖下惠弟見莊子爲篇

患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放古竄之盜賊肝人之肉劉氏云謂取人肝爲生肝非也莊子謂兒舉而惡反也鄒誕生恣音雖音千餘反劉氏恣音方休李大山之陽喻人肝高輔之謂恣行爲惡之貌也正雖仰白日怒貌也言監聽兇暴恣反恣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

者也而善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者也竊思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是遵何德哉言盜跖無道餓死天誅以此其尤大彰明較著

謂若魯桓禁靈或擇地而蹈之謂不仕賄君不取盜泉農足高山之項然然後出言謂北郭竊鯁無事是也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饒死盜且聚羣吉凶  
倚伏叢施糾紛于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史記卷六十一

史記卷六十一考證

伯夷列傳○監本有小注云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跡全乖不宜同傳  
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爲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  
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并爲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  
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  
列傳之首也蓋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爲一卷其爲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  
莊法意流爲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爲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爲一卷次以  
老莊申韓爲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臣照按升老子于伯夷之上誠爲開元時謬見而張守節避之良可  
嗤笑明監本改依太史公之舊是矣但不著改之者之名不知語出何人今若仍刊卷首後人讀之轉生迷  
惑是以刪去其小司馬妄議史公老子韓非同傳欲加改竄殊屬無謂亦并刪焉而著之于此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臣照按史家所爲史贊者自東漢  
後漸有其稱馬遷之時惡有是哉其作伯夷管晏列傳全以議論行文與別傳迥別何獨致疑于太史公曰  
四字也登箕山而見許由冢者蓋司馬談遷蓋述父語云爾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  
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囑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顧炎武曰  
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駢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有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

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管仲常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爲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

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齊世家云鮑叔牙曰君將治齊

則高侯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重不可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

叔賈分財利音結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

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

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

知人也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猛不若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書所謂管子者

其書有此言今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

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者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



而易行言為政令卑下鮮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權衡謂得失也管子有輕重篇謂輕重謂恥辱也桓公實怒少姬謂怒湯舟歸南

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齊

州東桓公欲背曹沫之約曹沫左傳作曹沫莫葛反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站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

政之實也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站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

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管子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

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後百餘年而有晏子

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集解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名嬰平諡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

云故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

夷維邑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議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已增脩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

衡秤也謂國無道則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秋云晏子之晉至中平觀繁冠反秦買薪息

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寒為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聞久之越石父

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家與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聞久之越石父

請絕晏子慢然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家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

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

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於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

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

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

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

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案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及晏子春秋索隱嬰所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

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

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

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言管仲

之美國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

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

鞭所忻慕焉索隱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難與之為懷謀為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栗乃實康豆不掩肩轉禍為禍危言獲全孔賴左社史折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史記卷六十二

史記卷六十二考證

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

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

產微凡十代世譜同○王鑒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不知何故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國

語無猛字

慎權衡正義權衡謂得失也○徐孚遠曰權衡鈞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正義非也

晏子儼然正義皇覽云晏子家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

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

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徐孚遠曰此注雜在越石父事中為不倫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二

列傳

二



易言卷六十二  
列傳

史記卷六十二考證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郭博 外兵曹參軍 裴駢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長風八尺十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頤疎齒方口厚唇頰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

足踵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一年而生又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

而生又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

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縣屬陳國壽張縣地志曰苦

莘也考教眾理建成聖聖乃華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縣屬陳國壽張縣地志曰苦

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實屬淮陽郡苦首估而苦縣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

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志云楚苦縣實屬淮陽郡苦首估而苦縣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

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

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屬晉報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

所生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

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

字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周守藏室之史也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而

字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周守藏室之史也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而

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

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也言果猶扶持也累音六木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

也蓬蓬沙磧上轉蓬也累果也言果猶扶持也累音六木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

止則蓬蓬沙磧上轉蓬也累果也言果猶扶持也累音六木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

乾隆四年校刊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驕氣與多欲慙色與淫志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

文則小異云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慙色與淫志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

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

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



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適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日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李尤函谷關

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善道德經一

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尹喜於散關列仙傳曰關令尹

里強其兩反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以然者列仙傳曰關令尹

服精華隱德行仁壽人莫知老子所著書先見其氣知真人在當遇候物色而述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

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莫知其其所終亦書九篇名關令尹喜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著書十五篇言

述謂觀其氣物有異色而述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著書十五篇言

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焉為室枚木為牀著艾為席茹芝為食著書十五篇言道

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秦山之陽虎賁為牆遂高為室枚木為牀著艾為席茹芝為食著書十五篇言道

墨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縷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

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此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而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去平王二十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

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二十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

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

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也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

二十九年徐廣曰實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

王者出焉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

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完世家有段干朋

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

氏姓達云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

儒學亦拙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

後之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此都

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案地理志蒙屬梁國梁國屬宋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漆園故城在曹

州宛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

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奇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

律寓音遇率猶作漁父盜跖胠篋胠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普

類也寓寄也

求名譽成以表身非以詆訛孔子之徒謂諷訖毀譽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

實素任真之道也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虛氏畏音於鬼反累音正義劉氏畏音烏累反累路罪反郭象

居畏累之山成與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齊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然善屬書離辭

屬音燭離辭猶指事類情用刺剝儒墨謂剝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

沈洋音沈羊又音見養又作癢謂洋音期已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

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

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謂孤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也子重去音棘無汚我謂污

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謂污瀆音烏瀆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莊子云莊子釣於

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中寄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不同為

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哉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龜寧不同為

申不害者京人也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謂申子之

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謂申子之

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謂申子之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謂韓非之

循以賢貴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而其歸本於黃老謂韓非之

非之論詆駁浮淫法術無私而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謂韓非之

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謂韓非之

李斯俱事荀卿謂李斯之

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

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上急則用介冑之士謂韓非之

者所養非所用謂韓非之

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謂韓非之

乾隆四年校刊



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

言難之故其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說音稅難音奴千反言游說之道爲  
 難效曰說難其書同基有文游說

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云云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又非吾牧黃夫能盡之唯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正義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此雖是與向非得難人言之莫不矢月言

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  
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案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

其身謂若下文文公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七之云丁不口凡

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義以准其惡者則身危正義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詞舉之遂正義身危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

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韋子平

事不先行或行不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言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而

有所營爲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說者彌迷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止之以

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劉氏云若漢景帝失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故

日與之論大人則以為為問已正其間者紀見反說彼大人之短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為權重謂其微細之人

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實我之權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實己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見屈辱也論其所憎則以為

嘗已主則以為嘗試於己也經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見屈辱也論其所憎則以為

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無當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迺誣妄而順事

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謂人主多疑而

倨侮倨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節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謂人主多疑而

醜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謂人主多疑而

則無以其敵怒之謂人主多疑而

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謂人主多疑而

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謂人主多疑而

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謂人主多疑而

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謂人主多疑而

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謂人主多疑而

此所以親近不疑謂人主多疑而

知盡之難也謂人主多疑而

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人主多疑而

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謂人主多疑而

仕之所設也謂人主多疑而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其子鄰父說皆當矣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迺以

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

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當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

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

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

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

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龍蟲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說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史記卷六十三

列傳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

吾欲用兵誰可伐者

關其思曰胡可伐

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

子言伐之何也

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

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

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

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

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

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

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

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

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說龍之為蟲也

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則幾矣

說龍之為蟲也

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當

史記卷六十三考證

老莊甲韓列傳老子者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

臣照

按漢武惑于神仙方士並宗老子故司馬遷作老

子傳著其鄉里詳考其子孫以明老子者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故一則曰老子隱君子也再則曰老子隱君子也良史心苦矣正義翻引神仙荒唐謬悠之論以爲史注夏蟲不可語冰有如是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七十七歲





史記卷六十四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

河上

阿甄皆齊邑音若羊反音子徐反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

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

謂命之為將

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

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

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

按旦日謂明日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

知刻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

已音紀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

表決漏

仆音赴仆者附其表也決漏謂決

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

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

其身

援枹音袁枹音浮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

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

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

受

魏武帝曰苛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

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

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御馬在左故也遣使者

遣使者

宣帝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



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甲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諧於

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豹亦田乞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

子國子之族至常會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謂司馬法說行兵損之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

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穰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買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歸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全威

史記卷六十四

史記卷六十四考證

司馬穰苴列傳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古史曰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爲將遂以成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諧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滑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滑王之臣嘗爲滑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爲景公時耶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况伐阿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田乞田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史記卷六十四考證

史記卷六十五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盧曰子之十三篇。孫子兵法三

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

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

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

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

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也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

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

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

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武家也去縣十里吳越絕書，子貢所著

錄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

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成江反指古立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

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今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五

列傳



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

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重射弟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射音石隨及臨質質音質也之時也一云質謂聊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

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

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糾音糾也紛糾者不控捲糾音糾也紛糾者不控捲糾音糾也

之捲即率也劉氏救關者不搏搯搏搯音搏戰謂故關者當善搯解之無以手助相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

云控捲捲縮非也救關者不搏搯搏搯音搏戰謂故關者當善搯解之無以手助相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

救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拒也擣者擊也擣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批音批也批亢擣虛批音批也

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批音批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

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是謂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

自救是一舉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

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

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

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

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消行三日大喜曰我國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

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

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

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謂齊因乘

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

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劭云王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集解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甫謐曰壺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集解郭衆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其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旣死公叔爲相集解韓向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

乾隆四年校刊



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  
卽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  
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武侯武侯疑之而弗  
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  
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  
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王誠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  
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  
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則孫  
臆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除敵事楚死後留權

史記卷六十五

史記卷六十五考證

孫子吳起列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徐孚遠曰重射者再射也索隱非

救關者不搏撒索隱按撒謂以手持撒刺人也○余有丁曰撒義當爲擊非矛戟也

批亢搗虛索隱按批者

相排批也言敵人相亢拒也搗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搗之欲令

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顧炎武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益其航之航同張晏曰發

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之虛卽封吳起爲西河守○徐孚遠曰前旣爲西河

守矣此又云蓋雜引而未刪正臣照按徐說非也武侯曰善卽封吳起蓋加以封耳下乃云爲西河守甚有

聲名而不得爲相今并作一句讀遂疑此句重出公叔爲相索隱韓之公族○臣照按戰國策公叔疑爲

魏公叔座非韓公族也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賞田百萬祿之反走再拜而辭以讓吳起

之後則非害起者也此與國策參差不同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素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

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左氏楚世家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

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

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

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

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

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

太子司馬奮揚城父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

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

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集解案音大誦反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

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

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

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

乾隆四年校刊



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向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

響又音古惠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

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

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

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

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其關在西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

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

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助曰子胥乞食處

晉人吳鴻臚餓之子作吳錄故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

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

其鍾離居巢而歸巢亦國也梁奔南巢其國蓋達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

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

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左傳退而與太

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

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

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

孫伯嚭亡奔吳吳餘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吳

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公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

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

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

囊

瓦案左傳楚公子與字子囊其孫名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案豫章在江

後徙之於江南蓋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

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

弟夫概將兵請從案音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案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

而前五戰遂至郢案郢都楚都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

楚昭王案音云國名走鄖案音云國名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墓匿王已自爲

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

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

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案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

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

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案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讐論

順理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

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案稷丘地名在會吳王久留

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

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案徐廣曰在慎縣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案音番音蓋都陽

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案蘇當作樛李乃文誤也左傳

家軍卻闔廬病創案創傷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六

列傳

二



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集解駱案音椒音又加字越王勾踐乃以餘兵

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土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塚則種

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周誘云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

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

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

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據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

以歸正義鄭君居兗州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

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

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

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與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

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

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譏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

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諫皮通反沮毀用事集解

沮自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報謝詳病不行王不可

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

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執執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

集解鏤子反集解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嚭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

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

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集解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

上集解扶音烏充反扶亦決也正義東門鐙門謂鐙門也今各葬門鐙音善如反鐙音覆浮反越軍開以觀越

示浦子胥濤壘城隍此門有鐙鐙隨鐙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鐙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之也

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集解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浮之江

中集解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又向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

杯動酒盡後田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墮浦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

至晉會稽太守鑾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集解張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

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二王廟集解張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

按其廟不干子胥二太史誤矣張注又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

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音拓皋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遠道縣東南

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集解音拓皋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遠道縣東南

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集解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

葉式涉反杜預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集解徐廣曰潁川鄢陵是

鄢城在豫州鄢縣南號為白公集解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正鄢音偃拓地志云故

五里與襄信白亭相近又自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

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鄢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鄢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

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鄢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

曰集解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

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基於朝集解左傳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集解杜預云石乞從

者屈固集解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楚之別府石乞從

夫人之宮集解昭王夫人即惠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集解左傳云

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

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

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集解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郭放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六

列傳

三



剪亂致此哉曰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惡員獨忍誅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扶服棄德

史記卷六十六

史記卷六十六考證

伍子胥列傳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臣照按舉直諫見楚世家左氏無

之左氏載直諫者伍參也

遂滅鄒魯之君以歸○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句相刺謬疑文

有誤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案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案文翁論語作七十二人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子游子夏師也

失於邪僻文過集解參也魯集解孔安國曰魯柴也愚集解何晏曰由也喭集解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反步

與也集解正音不同不得輒言其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集解何晏曰言回之忠信

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集解大戴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

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於衛蘧伯玉集解大戴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

終蓋蘧伯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集解大戴禮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

正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集解大戴禮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

貧之內國無道處幾不問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集解大戴禮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

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集解大戴禮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

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集解自藏文

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記曰大戴禮合八

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

鞮伯華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敵人服美而行信蓋趙文子之

行事君不受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集解反顏淵問

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集解馬融曰克己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集解衛瓘曰非大賢樂

保衛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集解孔安國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集解樂道雖簞食在陋巷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不攻其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蔡其退還與二三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

是行論語疑釋十卷論語駁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謬未可詳也校其年則

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

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或為設事之辭按顏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設詞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者後也怒當其理不後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閑損字子騫弟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言子騫上事

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不得有非閔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

我者重來召我孔安國曰復必在汶上矣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日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

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日莫尚手敬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

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

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日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

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

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解之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集解孔安國曰富子華怪之敢問問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集解鄭玄曰言轉

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

徐廣曰子路下之野人也

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

假豚

駢案冠以雄雞佩以假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

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

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請益曰無倦

益曰無倦者行此二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

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知正顧義者則不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行故恐復有聞不得並行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

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不得其死然

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緼袍

室也

馬融曰升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

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

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

子路為之宰

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以比衆

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黃嬖得過南子懼誅出

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

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黃嬖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

孔悝之邑宰黃嬖乃與孔悝作亂

於廟強與之盟而立

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黃嬖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

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

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

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

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黃嬖黃嬖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

殺之黃嬖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

黃嬖懼乃下石乞壺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

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政有惡言是以惡

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

乾隆四年校刊

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辛子字子我鄭立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

火各異木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集解孔安國曰旨美也

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集解孔安國曰旨美也

安則集解孔安國曰自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集解包氏曰朽腐糞土之牆不可圻也集解王肅曰圻

也集解孔安國曰自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集解包氏曰朽腐糞土之牆不可圻也集解王肅曰圻

猶不集解孔安國曰自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集解包氏曰朽腐糞土之牆不可圻也集解王肅曰圻

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集解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集解孔安國

賜也何敢望回也問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集解孔安

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集解包氏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存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集解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

子無所而亦何常師之有集解孔安國曰無所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集解孔安國

之邦必與國政求而得之集解孔安國曰無所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集解孔安國

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集解孔安國曰無所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集解孔安國

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集解孔安國曰無所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集解孔安國

人求之與明人君自與之集解孔安國曰無所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集解孔安國

好禮道不以貧為憂苦也集解孔安國曰無所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集解孔安國

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集解孔安國

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集解孔安國

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

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集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

而君之功不與

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

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

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魯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

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

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傲於數戰

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王劭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

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葬集解韋昭曰吳王葬於會稽山乾隆四年校刊



有本作竊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

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

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

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

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辦不可以

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

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左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

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公十一年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

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

戮其相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

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貨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賤貴即逐時轉易貨實取貴利也貨物賤而買之轉

貨物賤而買之轉貨物賤而買之轉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

在兗州即南城也與地志云南武城縣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孔安國曰道謂禮樂

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孔安國曰道謂禮樂

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孔

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集解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下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兮何謂也集解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下子曰繪事後素集解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下子曰繪事後素集解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下

女雖有倩盼美質何晏曰孔言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繪事後素子夏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明我意可與言詩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

子儒無為小人儒明道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室學堂在也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故號龍門河為西

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地志云鵠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掘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

山崖壁此崖半有一石室去地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為魏文侯師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

集記云此崖半有一石室去地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為魏文侯師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

安邑孔子卒後鄭玄曰錄陽城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

顯孫師陳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集解鄭玄曰干孔子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關殆慎行其餘則寡悔集解包氏曰殆危也所見言寡

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集解鄭玄曰言行如此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

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集解鄭玄曰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夫然後行集解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于張書諸紳曰紳大帶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集解鄭玄曰言士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集解馬融曰言士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不可論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集解馬融曰言士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會參南武城人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字子與少孔子四十

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樓提三尺軼轍百乘然猶

北向而泣者非為哉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集解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

蛟蛟死乃投壁於河三投而龍躍武城人正義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

乃毀壁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



為材薄既已受業而退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集解包氏曰南游至江集解今吳國東南有瀟從

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幸子以貌取人失之羽集解家語子

宰而行不滅其貌幸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貌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

容子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醜也正義家語相反正義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必不齊字子賤集解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密較可明矣處字從音呼寧從音綽下俱

為必世傳少孔子四十九歲集解家語少孔子三十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集解包氏曰如

安得此子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亦理至馬期問其故處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之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集解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

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集解家語云宋子思問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集解孔安國曰穀

原憲字子思集解鄭玄曰魯人集解家語云宋子思問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集解孔安國曰穀

食其祿是耻辱也集解包氏曰四者行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集解家語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蔡霍入窮

仁則吾弗知也集解包氏曰四者行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集解家語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蔡霍入窮

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憚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集解家語魯人名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集解孔安國曰累黑索

其子妻之集解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集解家語魯人名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集解孔安國曰累黑索

南宮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集解家語作南宮綰按其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集解孔安國曰羿

位其徒寒泥殺之因其室而生羿多力能陸地集解南宮因姓焉集解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集解孔安國曰羿

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而羿音諧盪大反集解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集解馬融曰

血復播百穀故曰躬稼也再及其身故不答集解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集解孔安國曰賤不國

有道不廢集解孔安國曰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集解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不可為也南宮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

公哲哀字季次案語云齊人案語作公哲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案語云未嘗仕

故子特實狀之

曾藏字哲案語云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藏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案語云徐廣曰一作微

爾嘆曰吾與藏也案語云周氏曰善藏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案語云繇字路路者顏回父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

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案語云以作悼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柳吾不徒行為之柳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案語云孔安國曰鯉孔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案語云瞿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案語云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

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案語云矯疵音矯疵古云矯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

家豎案語云豎字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疵案語云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羽傳齊人田

子莊何案語云莊字子莊何傳東武人案語云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案語云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

漢書云字叔元按商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案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

宰案語云括地志云鄆州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而案語云包氏日子羔學未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案語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案語云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案語云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案語云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

究孔子說案語云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案語云公伯僚是諛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案語云孫信諸志子路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案語云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乾隆四年校刊

已記卷六十一

可專

五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

集解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集解孔安國曰其言也訥斯可謂

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集解孔安國曰行仁難

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來學常憂懼故

集解孔安國曰行仁難

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樊須字子遲

集解孔安國曰齊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

馬融曰樹五穀曰樊

集解孔安國曰齊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

莫敢不用情

集解孔安國曰情實也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負子之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

集解孔安國曰魯人

正家語云魯人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集解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集解何晏曰恭不令禮非禮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

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集解何晏曰

日畢喝也月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而

瞿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而

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

與瞿母告曰後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良之二世九二寅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

象是本子二艮變為二離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命回云何以知之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

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

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

集解孔安國曰魯人

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

益日與之庾

集解孔安國曰魯人

冉子與之粟五秉

益日與之庾

子周急不繼富集解鄭玄曰非

巫馬施字子旗集解鄭玄曰魯

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

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正義孔安國曰相助匪非曰黨禮同姓

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正義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集解明案鱣一作鯁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正義鄭玄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集解明案魯一作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集解明案魯一作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集解明案魯一作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正義鄭玄曰楚人

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家語云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述史記闕然自公伯寮

秦冉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牛陳亢縣重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

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振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鄭玄

秦祖字子南集解鄭玄

漆雕哆字子欽集解明案漆雕赤者

顏高字子驕正義孔安國曰魯人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集解鄭玄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專

六



商澤集解案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集解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集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問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

后處字子里集解鄭玄曰齊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大史公誤也

秦冉字開集解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

公夏首字乘集解鄭玄曰魯人家語有事述而史記關公伯寮秦冉鄭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奚容蒧字子哲集解鄭玄曰魯人

公堅定字子中集解鄭玄曰魯人

顏祖字襄集解鄭玄曰魯人

鄒單字子家集解案鄭若堯反單音善徐廣曰

句井疆集解鄭玄曰衛人可作鈞

罕父黑字子索集解案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不集解案鄭玄曰楚人正義

中黨字周集解鄭玄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集解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立

左人郢字行集解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集解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集解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集解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集解鄭玄案家語曰名亢字亢作亢仁勇反

樂欽字子聲正義魯人

廉絜字庸集解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集解鄭玄曰魯人案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

顏何字冉集解鄭玄曰魯人案家語字稱

狄黑字哲載本各異家語

却異字子欽集解鄭玄曰魯人案家語作選字子欽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却異却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集解鄭玄案家語云忠字子茂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集解鄭玄曰魯人案家語亦同此

公西蒧字子上集解鄭玄曰魯人案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親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宋陽述贊曰敦與闕里道在陳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廟空臣素王

史記卷六十七考證 仲尼弟子列傳卒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容齋續筆曰史

記稱卒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辨之以為子我者闕止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七



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子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子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子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鴆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鴆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孔子旣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六年而卒始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正義堂高九仞椽提三尺軀軀數百乘○軀韓詩外傳作轉司馬耕○家語耕上有黎字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歲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伯虔○虔家語作虔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顧炎武曰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漆雕徒父○家語名從公堅定○堅家語作肩樊旂字子祺○家語旂作祈祺作顏步叔乘○朱彝尊云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復姓原亢籍○亢家語作忼或作桃樂欬○欬家語作欣叔仲會字子期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朱彝尊云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史記卷六十八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秦封於商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公叔座名也為中庶子之譙子也座已置之非自秦也周顯王官謂

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後從大梁而稱樂也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即鞅之子名也鞅也

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

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也

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景監者甲子也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

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

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必顯比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

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八

列傳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

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

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音說君大說之耳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

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音悅之行音悅者固見非於世音悅書非作真音悅有獨知之

應者必見放於民音悅於人也音悅商君音悅必見放於民音悅應者必見放於民音悅應者必見放於民音悅應者必見放於民音悅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音悅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

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音悅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音悅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

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

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音悅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音悅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

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音悅商君夏殷不易禮而亡音悅股紂夏

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音悅劉氏云五

敵首同賞音悅謂告姦一人則得賞音悅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坐音悅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

分異者倍其賦音悅謂告姦一人則得賞音悅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坐音悅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

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音悅未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

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

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

令之不便者以千數音悅謂新變也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

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音悅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鞅為大良造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

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

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溝驪也

也而賦稅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

子致胙音放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

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

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

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代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

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為

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

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

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梁惠王曰寡人

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秦封商鞅在商二

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商君相秦十年君法十八年而死於此文

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

皐前因蘭皐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

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

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



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策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視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正以殷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約比商君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執之藥也執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

正百里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執之藥也執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

人屬楚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

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

秦繆十二諸侯八年會晉救楚朝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

集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

集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景男女流涕

童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景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策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

刑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

秦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

子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

殺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

而而駢脇者為驂乘持矛而操

古古見匠造矛戟者名

目目恃力者亡

君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故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賔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

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叩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秦走商邑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龜池龜池者時魏地屬鄭故也而徐廣云去鄭三百里盡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龜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

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恩又為田開阡陌及信輕敵首陽濟是耕戰書也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北收上郡開阡陌及信輕敵首陽濟是耕戰書也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龍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不親戎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臏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恒不倍柯之盟文交翼之明信許聚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下後世思其德不恐伐其樹原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餘人謂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反於道者殺刑一日臨渭而論四三百餘人謂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比於邱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存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謂其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史記卷六十八考證

史記卷六十八

史記卷六十八

史記卷六十八

史記卷六十八

史記卷六十八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八

史記卷六十八

史記卷六十八

史記卷六十八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於是以前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顧炎武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

作爲築冀閼宮庭於咸陽。○董份曰旣云作爲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焦竑曰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

太

史

令

司馬

還

撰

漢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關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諱周云秦兄弟五人秦釗少兄代弟厲及也蘇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期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

一



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文侯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朝鮮音北有林胡樓煩

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西有雲中九原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

榆林榆林胡國名朔嵐已北南有噉沱易水噉沱水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

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沱河合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

匹粟支數年百乘乘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在右北平薊城縣西南是也

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

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

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

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地理志

日莫定地理志趙之東邑在恒州度噉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

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

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地理志具莫燕趙四州七

接屬黃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秦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

趙肅侯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

雖然奉陽君姪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

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

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地理志

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旆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

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

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

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

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楚東淮泗與齊接壤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正義宜陽在秦界

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河外割則道不通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外之地則道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

西鄙則曰陰晉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軹音止故亭在雍州南陽

之東邑則曰寧秦寧秦在雍州南陽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軹音止故亭在雍州南陽

東謂軹也軹音止故亭在雍州南陽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軹音止故亭在雍州南陽

據作換韓據作換韓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無卷字衛地濮陽也卷字衛地濮陽也卷字

衛得者則齊衛得者則齊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

山有滿吾徐氏所引據地里志而知也番吾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

故城在鎮州常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人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

於都城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

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在河南有河漳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東有清河今貝州北有燕

國正義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

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

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

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掩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

也破人謂破前敵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臣人謂已為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豈可

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衡音橫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案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秦連

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竿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記俗本有作軒轅又史後有長姣美人音絞說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之六

列傳

二



文云被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集解案喝音呼易反音起美也音起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集解徐水出及郡通質剗白馬而盟音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音通林慮縣之外趙涉河漳音通其交質之情也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音通則楚絕其糧道音通又守宜陽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

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

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

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

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

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

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

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

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

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秦兵之武關以絕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音通則楚絕其後音通



戰皆出於真山集解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真山集解徐廣曰汝南吳房有

僂城縣西八十里鹽鐵集解鄧名鄧淵太阿集解案吳越春秋欽因子諸此二人作劍可平集解鄧師宛焉集解徐廣

論云有棠谿之劍是集解鄧名鄧淵太阿集解案吳越春秋欽因子諸此二人作劍可平集解鄧師宛焉集解徐廣

見二人作劍也集解鄧名鄧淵太阿集解案吳越春秋欽因子諸此二人作劍可平集解鄧師宛焉集解徐廣

黃水以爲之利也故天下之寶劍故有聚一曰棠谿二曰墨淵三曰龍淵四曰鄧師五曰宛馬六曰龍泉七曰

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集解徐廣曰陽城出鐵集解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皆能斬之

革抉集解徐廣曰一作決集解案吳越春秋欽因子諸此二人作劍可平集解鄧師宛焉集解徐廣

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

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執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鄭玄注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逾

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集解戰國策云寧爲雞

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

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集解太息謂

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集解王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

又說魏襄王集解世本惠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集解徐廣曰汝南許鄆集解王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

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縣不同必有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集解王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

理志昆陽屬舞陽集解陳汝南今汝州汝南縣也集解王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

於此更名宋新鄆屬南陽集解陳汝南今汝州汝南縣也集解王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

黃東集解徐廣曰在宛句集解無焉集解其地屬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集解王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

密衍地名集解徐廣曰在宛句集解無焉集解其地屬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集解王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

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鞙鞙殷殷集解反殷音隱集解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之六

列傳

七



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橫林音卽卒有秦患卒音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

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謂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

冠帶祠春秋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于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

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途道因為名也而越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途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也周豈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

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頭以異於眾奮擊二十萬奮擊謂以青巾裏頭以異於眾奮擊二十萬所徒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秦必割地以効實謂割地獻秦以効實

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

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

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猶呈見也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

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宣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

有清河清河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

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齊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之中

七萬戶臣竊度之下下戶三男子三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

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筑似琴而大頭闕難走狗六博蹋鞠者謂樂器也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

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謂王逸注楚臨菑之塗車

詞云博著也行六藝故云六博別錄云楚鞠者雙亦蹄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

戰擊人肩摩連社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

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與秦者為與秦接壤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

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後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陽晉地名蓋通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

四

鄧動矣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由武關則臨鄧矣兵下黔中則臨鄧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



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

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

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

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

其主以求割地大逾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

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

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

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

無所終薄集解案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

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疑於王者集解疑周顯王聞之恐

懼除道使人郊勞集解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集解案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

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集解案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地集解案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集解案周曰蘇

秦字季子集解案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集解案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

未必即其字集解案尤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集解案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

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集解案負郭謂近城之地沃集解案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

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

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

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集解案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

解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

請使燕集解案燕至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

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

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

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

不食烏喙者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

死同患也劉氏以愈餓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臂也大王利其十城而

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蔽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音自倉

反又七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

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

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

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

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

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

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

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

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

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

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

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

僵而棄酒也詳音羊詳詳詳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



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宣王卒滑王即位說滑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易王卒十二年卒齊宣王卒滑王即位說滑王厚葬以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紕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言附諸國諸國重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或作齊強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齊宣王二十八年滅宋乃燕失二將齊宣王二十八年滅宋乃燕失二將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齊宣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之失也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清濟濁河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防齊宣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之失也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

齊州以請滄博等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州在澤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敵矣夫驕君必好利

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

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

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梁實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待質子於齊齊使代

報燕燕王曾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

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

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涇陽君秦王弟名惲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秦必不受秦非

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爲不威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

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

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此書爲

助齊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

大正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益一齊齊營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

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王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

方七百里戎令支新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

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

集解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爲紫正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爲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倫齊雖有大

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正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正之何不

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正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疆

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鳥反挑持

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符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質之正長如字質音攢正大好秦挾實以

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之二十一

列傳

六



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涇陽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惲先於燕趙秦有變因為質則

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

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躐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

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并

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滑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在江南而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齊得宋而國亡王三十八年滅宋

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秦拔楚郢而國亡秦拔楚郢王三十八年滅宋王三十八年滅宋擊滑王王走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

暴正告天下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集解蜀案眉貧反乘夏水而下江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志云巴水名與漢水相近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

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集解五渚案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即五湖與劉寡人積甲宛東下隨集解宛縣在隨縣之東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集解易曰射隼於高

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少曲集解地名近宜陽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

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絲集解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集解鄭州在河南五日而國舉集解鄭州在河南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集解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

我下軹道南陽封冀集解徐廣曰冀陵有軹道亭河東皮邑有冀亭也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



至太原亦無別名大衍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榮陽是魏之境

包兩周成阜也正張儀云河東取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鏃戈在後

口魏無大梁深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

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

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邱地與酸棗相近

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以破宋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

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

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也則以南陽委於楚曰秦今楚取南陽故言在與韓之絕矣

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郢郢縣名在江夏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

山縣本漢鄆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鄆縣之阨塞荀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郢

徐廣曰河南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

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車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地名非縣邑也

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

也適燕者曰以膠東適音宅適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郢郢適齊者曰以宋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秦戰我龍賈軍岸門之戰秦戰韓宣

岸門封陵之戰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

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

大也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人往秦者謂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

七



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錫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母令獨家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史記卷六十九考證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前有樓關軒轅○顧炎武曰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關其

南面六國從親以實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也○臣照按賓字國策

原作擯若索隱之意則竟以為主賓之賓既以為賓未聞伐賓之義鐵幕索隱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

衣言其劍皆能斬之○徐孚遠曰鐵幕疑是障面劉言臂脛之衣是重言甲恐非也五家之兵索隱高誘

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也○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明騎矜而不敢進○騎矜國

策作高躍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于五年而徐云自

初說至此三年二說懸殊而燕王不復官也○國策作不復館齊伐宋宋急○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

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索隱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

國中困弊也○董份曰齊業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則莫若挑霸齊而

尊之○國策挑作遙焚秦符正義符徵兆也○臣照按符者節信也張儀傳云借宋之符焚秦符者絕之

也楚世家云齊折楚符而合于秦解作徵兆非乘夏水而下江索隱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臣照按宜

為夏水之口夏水通漢亦通江似不得以夏潦之水為解也兵傷於謙石遇敗於陽馬○國策作離石馬陵

史記卷六十九考證

史記卷七十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 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案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也。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思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而左傳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說。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音悅說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案釋音其妻曰嘻。嘻音悲恨之聲。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足音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按謂教誨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恩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

列傳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

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

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正義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

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集解余廣與張儀圍蒲陽州縣川縣蒲邑故城是也

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

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集解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

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表云惠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

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

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

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集解驪案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

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幅湊無名

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

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

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

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集解驪案涇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

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集解河之西即曲沃平周

燕酸集解魏案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秦屬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劫衛取陽晉乘氏縣西北三十據卷行酸棗集解魏案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秦屬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劫衛取陽晉乘氏縣西北三十

里七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母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集解魏案

策折作集解魏案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

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枕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

史記卷七十

列傳

二

乾隆四年校刊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爵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與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曰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綬重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在馮餘廣漢中之地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音嚴欲以武關外易之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

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如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因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

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四故必欲出之也秦王不欲

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賂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今楚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謠者為媵楚王重

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

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放張

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

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

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

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

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

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

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明為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辭虛辭高

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勿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

山音漢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謂並兩船也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

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在秦

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北地斷絕秦

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

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

新改得之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



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集解徐廣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其地在秦之山南楚

之西北漢水南之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

相搏者也集解徐廣曰秦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顧大王執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

必大關天下之何集解徐廣曰關一作關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脊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

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集解徐廣曰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凡有十二諸侯宋晉知宮之此也

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

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集解混本一作棍同

反胡本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

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太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

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

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地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

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壓

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集解廝徒謂雜役之

給養公家除守衛亭郭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徒跽科頭集解科頭謂

其勇也又有執戟者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集解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蹄間言

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跽以趨敵集解徒跽也謂袒而見肉也

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

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

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

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榮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

順楚雖欲母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于偶反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

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

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

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責是何也齊大而魯小

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音盤又音婆趙

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

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音婆趙之邑也等也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音盤又渑池割河間以事秦

秦耳河間秦之閭邑制以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音盤又池割河間以事秦

秦耳河間秦之閭邑制以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音盤又池割河間以事秦

秦耳河間秦之閭邑制以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音盤又池割河間以事秦

秦耳河間秦之閭邑制以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音盤又池割河間以事秦

秦耳河間秦之閭邑制以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音盤又池割河間以事秦

秦耳河間秦之閭邑制以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音盤又池割河間以事秦

秦耳河間秦之閭邑制以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音盤又池割河間以事秦

秦耳河間秦之閭邑制以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音盤又池割河間以事秦

秦耳河間秦之閭邑制以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音盤又池割河間以事秦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

列傳

四



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

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

告齊使興師

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

正義河外謂鄭  
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

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

請秦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

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

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

趙

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

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

正義句注山在

乃令工人作

爲金斗長其尾

斗音主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

令可以擊人與代王歛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

卷之六

音昌悅反謂熱而噉之是羹也下云厨人進斟斟又斗以擊之

正義反斗卽於

是酒甜樂

進熱發胃人

進料因反斗以擊代王

左氏傳公羊傳云羊

聞之因摩筭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筭之山

集部

箕婦人之首

今簪也摩笄山在蔚州

卷之三

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哀矣無覩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觀乎趙與

飛孤縣東北百五十里。作三之丁二。莫八。歸云走三之狂。五奔兼二三之所。明身止以起三爲可。新工起。與

兵攻燕耳圖燕者

而去

王力王書十卷以詩今赴王曰入韓汭汭交汭間以事秦今力王不事秦奏下甲雲

中九原駟趙五

而珍燕則易水長城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越之於秦猶君縣也不敢妄專師以攻代

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龐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

偶處雖大男子裁案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稱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猶未也

燕王聽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

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

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

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

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

祭器必出

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

軾車霧器等因謂此爲祭器也

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

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

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

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

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辛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

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

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

而天子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

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

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令公饜事可乎

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

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

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替年



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

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

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謝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

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

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此張儀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

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數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

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

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

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

韓魏之楚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集韻司馬彪曰犀首魏之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

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錯音措然則魏必圖秦而

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

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緩急告語之也曰中

國無事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秦得燒掇焚杆焚杆音煩烏謂焚賊而率掇也戰國策云

且燒燬樓君之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渠君者蠻

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渠君者蠻

事義渠國欲得相助犀首此其後五國伐秦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

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一段謂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

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之圖故云公孫衍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大敗秦

人李伯之下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犀首

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

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成其衡道索隱張儀說六國

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實秦也謂西地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今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

史記卷七十

史記卷七十考證

張儀列傳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臣照按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通鑑地理通釋

曰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為正

則從境以東○戰國策作從竟陵以東

五戰而三勝○徐乎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戰國策補注云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

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楚王大怒○徐乎遠曰當言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熱吸索隱謂熱而吸之也下云厨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對是也○臣照按

左傳云羊羹不偏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梁哀王恐○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館豎子止之○國策作管與止之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



也○徐孚遠曰軫言己之爲秦王計不後于楚王也索隱言秦楚俱宜待二國之弊此說非也  
其後五國伐秦○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  
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

漢 太史公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 曹參 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樗木名也音據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與惠王異母母韓

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滑稽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稽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

腹大如壺是也滑稽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稽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

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右更秦爵名使將而伐曲沃曲沃秦城在陝西盡出其人秦人

攻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於曲沃秦人秦人

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蘭秦地

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嚴君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

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

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秦游騰名智伯之伐仇仇晉大夫

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會縣也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

韓子云智伯欲伐會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鐵連之載以廣車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

內之莫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

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

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衛疾防衛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

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秦地

里疾圍蒲不克

乾隆四年校刊



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蒲故城在蒲守恐請胡衍人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

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國之郭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

折而從之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魏亡西河之外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

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

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

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

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

渭南章臺之東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

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

直其墓讀血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今蔡監門者戰國策及韓子皆學百家之說因張儀

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

相壯反也華陽國志作樗里子音胡且反秦之公子封蜀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

輔行前受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

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啓鑿云昔伯益滿帝之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

久矣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謂函谷昔曾

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

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

人疑之具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

人疑之具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

拔野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

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孫行國策作公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

徐廣曰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

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一作馮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王曰有之

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

為昭王秦昭王系家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秦惠

王二十六年楚國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韓使公仲侈告急於

雍氏當報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

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

圍秦師不下般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

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般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

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一作徐廣曰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

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集解徐廣曰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

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集解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紀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

秦開口則楚人封小令尹以杜陽集解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紀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

必得封地也集解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紀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

躬率其私徒以闕集解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紀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

壽謁之公仲集解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紀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

茂黨韓集解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紀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

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

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集解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

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

黨於楚以事秦王有以失之也

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一

列傳

二



公孫夷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蘇氏云何壽與公孫夷甘茂皆為責也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楚之變改則向壽無

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夷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誓也韓氏必先委二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

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韓氏必先委二反宜陽之民韓氏必先委二韓武遂是外舉

今欲還韓令其今公徒收之甚難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夷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復歸之韓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復歸之韓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復歸之韓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復歸之韓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復歸之韓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復歸之韓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復歸之韓蘇氏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又音休歎反戰國策一作錄字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

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

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

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外則伴章思義而卒

策云內向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皆為楚之郛邑計

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

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

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

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

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

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

肯行蔡澤即張唐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馬乙連反甘羅曰夫

項囊生七歲為孔子師其道故云項囊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

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

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

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

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

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

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

乾隆四年校刊



歟日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日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  
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肅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謂五城與臣也請歸燕  
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六縣正屬上谷今鳩州  
也在幽索隱謂以十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穽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集解徐廣曰恐  
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楚誤脫一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  
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護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史記卷七十一

史記卷七十一考證

穽里子甘茂列傳虜趙將軍莊豹○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顧炎武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為正

蜀侯輝相壯反○臣照按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壯反殺蜀侯通秦誅壯封子輝為

蜀侯輝為後母所譖自殺與此異

不如公孫夷○夷戰國策作郝

則置之鬼谷○臣照按戰國策作槐谷補注曰春秋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與此異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穰侯在南陽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其先楚人姓芊氏

穰侯在南陽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其先楚人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

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宣太

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

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

公子謀反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

魏冉為政昭王七年穰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仇液蓋是一人

日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

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

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

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號曰穰侯穰侯封四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  
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

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

魏走芒卯穰侯上莫反下陌飽反入北宅穰侯宅在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遂圍大梁梁大

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穰侯宅在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遂圍大梁梁大

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衛人不

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

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內並是魏地即故

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

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

見欺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此臣之所聞於魏也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

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

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

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

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

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

疑可以少割收也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

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楚趙怒魏之與秦

國於是解散也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

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

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

漢侯封陶魏效維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幾盡故宋魏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

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

梁圍正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

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集魏案蔡陽長

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

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王謂

也齊王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

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二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

晉楚正表云晉楚伐齊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

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

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

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

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

穰侯言客卿竄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在兗州界壽張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

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

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

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

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

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

相位再列封疆推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二

穰侯

史記卷七十二



史記卷七十二考證

穰侯列傳戰勝暴子○戰國策作畢子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解謬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

斬首十萬○秦本紀作十五萬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鄆人也鄆音郡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在河南也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鄆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伊闕今洛城南十九里斬首二十

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太尉言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索隱今洛城南十九里斬首二十

河口因名乾河里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索隱以安邑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

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索隱垣城在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光狼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鄧五城索隱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索隱夷陵今湖南宜都縣遂東至竟陵

正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 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

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

河中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韓陘城陘城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

陽太行道絕之集解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案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地理志野王縣屬河

也野王縣屬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

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

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平陽君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常山一名華集解徐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緱氏屬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三 列傳



潁川今其地開西河別有蘭縣也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北之潁川今其地開西河別有蘭縣也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北之潁川

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案音統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案音統趙軍長平案音統趙軍長平案音統

城在澤州高平案音統以按據上黨民案音統以按據上黨民案音統以按據上黨民案音統以按據上黨民案音統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案音統六月陷趙軍取二郭四尉案音統六月陷趙軍取二郭四尉案音統六月陷趙軍取二郭四尉案音統

有故穀城此二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案音統有故穀城此二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案音統

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案音統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案音統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案音統

秦王案音統趙西壁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案音統秦王案音統趙西壁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案音統

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案音統日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

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

白起為上將軍而王案音統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詳敗而走案音統白起為上將軍而王案音統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詳敗而走案音統

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案音統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案音統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案音統

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案音統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案音統

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案音統以待救至秦王聞趙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案音統

時已屬秦案音統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

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

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

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案音統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案音統

王案音統毘攻皮牢拔之案音統故城在絳州司馬便定太原案音統王案音統毘攻皮牢拔之案音統故城在絳州司馬便定太原案音統

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

餘城南定鄴鄆漢中案音統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鄆在荆北禽趙扞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

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邯鄲丘案音統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邯鄲丘案音統



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今懷州武陵縣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

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

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廣曰卷

縣有垣雍城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

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針反也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

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

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月九月圍邯鄲不能拔

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

起武安君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廣曰屬安定

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

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按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

里五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

自到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

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傳曰何晏曰白起之萬

望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掩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

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來肯進而何城肯下乎是為雖

能裁四計何者設使趙足復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丘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

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足復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丘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

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

多矣降者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以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諱則母所以遠

也音反字亦作綻採音濁秦國捲音拳袒音濁

也音反字亦作綻採音濁秦國捲音拳袒音濁

也音反字亦作綻採音濁秦國捲音拳袒音濁

也音反字亦作綻採音濁秦國捲音拳袒音濁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三

刺客列傳

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水之陽也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

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荆音荆秦使荆音荆秦使荆音荆秦使荆音荆

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

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

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壯勇

徐廣曰勢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

音余一作新義在預蒙恬攻寢音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音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郢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

會城父音父在汝南即應縣音應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郡城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

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

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海郡城父

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古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

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

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音悖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

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

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

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萬音萬徐廣曰善一作萬或曰將軍之乞貸亦

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音怛而不信人音信徐廣曰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音我徐廣曰專我

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

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

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音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騶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

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

籌有方能以手投之破距超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

擊大破荆軍至蘄南徐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

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

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

王及張耳鉅鹿城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

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

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

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徐廣曰及孫王離為

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選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

馬服長平遂阮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責難繼出三代無名

### 史記卷七十三

史記卷七十三考證

白起王翦列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秦本紀昭王十三年起為左更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臣照按此與秦本紀魏世

家六國表所載互異紀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世家云秦拔

我城大小六十一則當在昭王十七年此傳却在昭王十五年六國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

大小六十一一年分不同事亦不一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非起所取與此互異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說為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三

列傳

三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秦拔我陘城汾城

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平陽君未詳何人○臣照按平陽君趙豹趙世家注云戰國策曰惠文

王母弟也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秦本紀作十月

遷之陰密正義卽古陰密國○秦本紀正義云卽古密須國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秦本紀作十二月

史記卷七十四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

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鄒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都人從鄒故也而鄒字子與為齊卿鄒兗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王卿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

門人者乃受業於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

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

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孟軻孟子有萬章

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

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

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

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案並並滿漢反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

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

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榮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四

列傳



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更有大瀛海故知此神是小海也且將有神將神是小義也

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

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以濫為初也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

事之所施而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

也化者是易常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騷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

側行祿席按字林云祿音足結反章昭音數度反張揖三蒼訓詁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之掃地以衣袂掩

帝而却行恐塵埃之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西三十里寧臺之東州前身親往師之作主運

子書者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怪樊惑諸侯其見禮重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

趙孟軻稱太王去邠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

能入乎方枘是苟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苟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

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

意乎呂氏春秋云涵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行之術迂矣

子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

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二十五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千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王其陳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後淳

于晃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晃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慎到劉向所定

有四十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

術騶奭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術

荀卿趙人荀卿趙人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

夷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行雕龍奭炙轂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

行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龍奭炙轂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

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田駢之屬皆已死齊

襄王時王千言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

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今蘭陵縣屬東海郡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

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禪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

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

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

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

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

者書之人姓刺氏而稱子也前史魏有李悝盡地方之教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

不與倂規也商君被刑倂規其誅乃亡逃入蜀者今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

長盧九篇楚人集解徐廣曰過髡則錄曰騶阿之吁子焉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與按是齊



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集解案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固公輸般之意不遇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般之意不遇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同墨子解帶為梯之械者按梯構木戰高也雲帶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諸音屈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集解按別錄云墨子書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狸

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鄒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史記卷七十四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孟子荀卿列傳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顧炎武曰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洗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述迂大儻若大用之是

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詹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

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

好如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

遠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臣照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

又因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偽喜謝之以書因為賦遺之中有讒夫將將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之語是春

申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荀子賦篇可證也馬遷之說與諸家異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史記卷七十五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駢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

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勃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

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知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疎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

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龍成侯賣田忌田忌懼齊之邊邑

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

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

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齊州縣也盟而去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

王文殊互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齊縣也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

王也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

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

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

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

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

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

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五



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昆雅云玄孫之子爲來來孫之子爲孫亦是玄孫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

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短音豎豎褐謂褐衣也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還音難季反猶言以其省而便事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

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案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

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嬰封靖郭侯是也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孟嘗君舍業厚遇之家產業而厚事賓客

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孟嘗君舍業厚遇之家產業而厚事賓客

爲之策舍立居業也也劉氏云舍音敎謂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

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會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

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蘇代以木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

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木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木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

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抵音丁禮反按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

狐白裘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編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在殿反取所獻狐白裘至

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在關反取所獻狐白裘至

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

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  
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  
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  
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德是潛王遣  
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韓魏齊共擊秦  
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  
魏比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  
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  
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齊徐東國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  
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  
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  
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魏子舍人官徵記  
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集集十四年田甲劫  
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  
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  
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周最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集親弗案親弗弗人姓名相呂禮  
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  
反齊王之信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案變謂齊秦合  
則秦齊輕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五

列傳

二



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

劉案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當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也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

志云孟嘗君薨在徐州臨縣五十二里卒葬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許袁反聞孟嘗君好客躡膺而見之音脚字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音傳亦作踈又作傅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刺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音綫劉案音侯亦作候謂把劍之處音刺彈其劍而歌曰長欽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欽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欽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音奉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音息與偷還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間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音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二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

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燭券書以捐之諸君疆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于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間先生得錢卽以多

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



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遷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建薛縣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孟嘗君列傳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

於他國安得此土偶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爲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

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臣照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大

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尚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足信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爲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爲勝也

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爲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爲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諱矜子語自馮驩至

此疑亦褚先生續爲之與史文不類





史記卷七十六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勝文王弟正勝式證反

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者繫散行汲

魏案散亦作甃音壁散

音先寒反亦作甃音同正甃甃也

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

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癰之病

罷癰背疾言膿曲而背隆高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甃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集解徐廣曰癰音隆病也罷音皮癰音呂宮反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

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甃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

於是平原君乃斬笑甃者美人頭自造門進甃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

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徐廣曰秦之圍邯鄲

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

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

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

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六

司馬

一



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穎脫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

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

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

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

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

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

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惡反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

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豚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

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

下索隱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

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

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天子所重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

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

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

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

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

危苦之時易德耳

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

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

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徐廣曰河內成寧有李城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

封隋煬帝從故

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

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

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

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

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虞卿論平原君與封事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

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

六國年表及世家並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

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

音戈言至道乃細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

徒葉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

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綴

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音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

徐廣曰躡草屨也登長柄笠音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徐廣曰躡草屨也登長柄笠音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

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徐廣曰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

反求和曰媾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

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

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

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六 列傳

二

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案郝音釋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遣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目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案爲足下解其也開關通幣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伯名歌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謂傳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

予則非計也言子之恐王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人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徐廣曰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

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

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

城路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

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取秦攻前

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

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

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魏案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

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

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

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并相

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

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

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五篇志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魏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

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乾隆四年校刊



案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臨臨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史記卷七十六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臣照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

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顧炎武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趙王召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

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史記卷七十七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案）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

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報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

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案）文穎曰作高木槽

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照之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案）為復博如故王恐

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

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畏公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

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

曰侯嬴（案）音盈又曹植音贏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

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

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案）音庇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庇未反倪音五弟反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

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

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案）謂以侯生偏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

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案）徐廣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



騎自迎贏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赫市人皆以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一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晉鄙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謂靜語也曰贏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贏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也謂欲爲父報仇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噤嚙噤上音烏反下音注白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

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韜矢呂忱曰韜盛弩矢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集解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舉過以負於魏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鄴為公子湯沐邑音邑趙王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聞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



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謂以兵威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圖七卷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  
朱亥孟軻侯贏逐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顧炎武曰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九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忽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七

考證

三





史記卷七十八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國 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

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

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郢郢東至竟陵竟陵屬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

於陳縣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

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

楚歇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鴛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反冬夏是也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致至則

危致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音腰以言山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

王莊王之子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音腰以言山極東西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秦使盛橋守

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

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東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東燕桃燕桃徐廣曰入邢徐廣曰邢

邢邢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

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雍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以臨仁平邱徐廣曰屬陳留仁及

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邱徐廣曰屬陳留仁及

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黃濟陽嬰城徐廣曰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

地理志平邱縣屬陳留仁闕黃濟陽嬰城徐廣曰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

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



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

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

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狐借其尾每涉水舉尾不可力臣之也此言始

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有梗陽鄉是也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焉太原

水經云榆次縣南在蘇州西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從晉絕用反既勝齊人於艾陵博陵南六十里在兗州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集解案戰

之浦吳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江北岸立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

城趙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鑿臺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

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言大軍不遠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趙免兕

遇大獲之集解案韓嬰章句曰趨趙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趙之免兕謂彼免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他人有

心子付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

患而實欲欺大國也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

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集解徐廣曰一作頤首身分離暴骸骨

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

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音息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

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集解楚都陳隨水之右

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

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集解徐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

水經云榆次縣南

在蘇州西

上必舉此時徐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依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

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也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

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

矣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遲音值猶乃也令臣為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欽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

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注謂

以兵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謂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正謂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約天下是燕趙

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

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

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

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

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

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

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

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

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

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集解徐廣曰太

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集解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楚境並蓋號諡而孟嘗是諡賜淮北地

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



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吳墟也又云大內北濱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為昌門以自為都邑春申

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

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

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魯君於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

入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瑋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

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

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集解徐廣曰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

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今觀音館

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

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

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闕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

王作置東都濮州東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

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

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圖女

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

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

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

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

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無望猶不又有毋望之禍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忽焉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

君處毋望之世死無常事毋望之王不節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忽焉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

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

之仇也言謂是春申之仇也戰國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

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

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

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棘門外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

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

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

於李園旄矣餘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逆實曰黃歇辯智權畧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幸輔珠炫

### 史記卷七十八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春申君列傳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臣照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之上流攻取殆盡

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絀于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

三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黃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

見濮卽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

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之

威延被諸國而大也臣照按單盡也言竭盡而無餘也

而肥仁義之地○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孤傷○戰國策作狐祥新序作潢洋

遲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遲一作還○徐字遠曰于義還字爲長當是誤書也

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考

烈王元年春申君爲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世本昭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

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謂折其齒而反拉折其

齒也雎佯死即卷以簀也謂用之以裹其屍也置廁中賔客飲者醉更溺雎反漢音所留反溺也溺音年吊

故慘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

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

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神能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有張祿

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

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祠

亭圖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圖在山部中名也蓋開亭誤為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地理志云三亭

今湖關即今湖城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

秦權惡內諸侯客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

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

侯



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也索授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

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

正按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金子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難子其上下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

九難子其上下左右懼情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誠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然草具謂食草菜之饌具也

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滑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因三

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利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

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

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策立作泄有功者不得不

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

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

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胄不足以當樞質實劉刃也謂腰斬者為樞質也而要不足

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

硯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薛綜曰縣一曰美玉楚有和璞縣音玄劉伯莊云琢玉璞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

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

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割榮即上之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

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

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觀音同策戰國策概亡猶自非

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尊車召范睢徐廣曰一云使持車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離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巷宮中

獄

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

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

命竊聞然不敏徐廣曰鄉誕生本作惛然音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

色易容者徐廣曰酒先典反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者長跽兩膝破地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問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

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

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

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

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

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也言漆塗身生瘡

如病癰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

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義孟賁王慶忌吳王僚子慶忌春秋夏育之勇焉而死義曰或云夏育衛

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蒙載而出

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劉氏云陵水即渠水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徐廣曰一作蕭乞

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閭閻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

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諂諂之態也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昭明也無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

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

乾隆四年校刊



困反恩猶

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

固北有甘泉谷口

正音 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郊祀志

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寒門寒門者谷口也按九變山西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

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

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謂馳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

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

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

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

正音 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

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策謂田嬰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

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策謂田嬰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

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

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早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

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

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睢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使五大

夫綰伐魏拔懷集解 徐廣曰昭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

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

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榮陽則輦成臯之道不通言宜陽陝關  
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言澤潞之師王一興兵而攻榮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言陽令二澤潞三

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  
間說曰謂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

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  
諱謂案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

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  
適徐廣政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

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音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  
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淖姓也音尼敎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射王股擢王筋言射王股

莊公之股淖齒縮滑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弑途也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王筋誤也按崔杼射  
王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沙邱臺在那州百日而餓死今臣

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  
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

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  
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

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于秦有餘到關關闕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應侯  
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

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  
敝衣間步之邸各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

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質須賈意哀之留與坐  
乾隆四年校刊



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綈厚縐也音啼蓋今之麤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

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蓋謂張氏云孺子范

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謝睢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

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

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

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

為邱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

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

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

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

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

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頌故稱晏駕幸昭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

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

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

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調者非

其內臣之意也昭王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

問諸四平其罪法論課又任鄧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

嚴最歲盡遣吏上計



蹠趾之必必報反蹠趾謂相喧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

日而斷太行劉氏高平拔之也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

平相近當與高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

為布衣之反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

數日昭王曰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二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

也上為如字下為音于鈞反以言富貴而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

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

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

人也時侯贏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雖屬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

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

攻韓汾陘拔之國查帶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因城河上廣武劉氏云此河上蓋近

而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賈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書志林云

氏氏韓奇秦大枝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任鄭安

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橐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

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

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而應侯曰益以不憚昭

昭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七十九

列傳

四



王歸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  
倡優拙而言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  
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音擊應侯  
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梁荷卿曰梁有唐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

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齊東野語云國子實執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臯巨肩

李廣曰曷一作仰巨一作梁曷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臯臯謂臯如也

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  
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  
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譽然爲霸主疆國不  
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  
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  
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  
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  
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  
故今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僇辱而憐其臣子  
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  
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  
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  
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悌厚舊故其賢智與  
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  
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雖反  
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  
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  
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  
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  
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  
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



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  
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  
盜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  
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後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噉  
賁育也噉音皎  
二人勇有夏育然而身死於庸夫未始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  
此皆乘至盛而  
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  
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  
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  
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  
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  
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  
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  
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  
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劉氏云入猶  
充滿城邑也  
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成矣而信矣句  
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信音申調音蜀  
范  
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行謂班固英昌曰博者於投不必在  
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  
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杯杯局也言伐得三川之地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  
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  
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

不退則商君曰公曰集解徐廣曰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

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

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辭疑不能自決必

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謝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

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

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

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

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

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

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

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

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索隱二子范雎蔡澤也雖厄於齊折脊

擊音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囊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

市趙卒報魏齊綱成綱智范雎擢擢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史記卷七十九

史記卷七十九考證

范雎蔡澤列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于索隱亡猶輕蔑也○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

蔑非是

聞齊之有田文○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乾隆四年校刊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凌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爲趙所圍急○圍字監本訛作困字今改正

豈道德之符○顧炎武曰豈下當有非字

豈不亦忠聖乎○一本無聖字

史記卷八十

漢 中 郎 外 史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撰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

山桓公所都之地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

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

徐廣曰趙有沙邱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

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

王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我八城何如驅馳騁復傾之下以孤之不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

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勇今王將自東

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馳巡以求臣則師傳之才至矣誠欲與霸王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

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馳巡以求臣則師傳之才至矣誠欲與霸王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

於是常置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

隱為上客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邱

名屬平原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

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

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

利

徐廣曰囑進說之意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

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

列傳



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

集解徐廣曰屬齊案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故昌城

在淄州淄川縣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

卽墨今萊州

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

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

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

劫代將而召樂毅

樂毅將姓名

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

轉戰逐燕北至河上

滄德二州之北河也

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

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

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

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

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

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

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

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

見有高世主之心

世見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

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

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

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

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

王

王而舉之濟上濟水之上在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

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燕臺也宮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

大呂齊鍾名也故鼎反乎磨室集解徐廣曰磨室也燕前輪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

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集解徐廣曰磨室也燕前輪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

反歸燕集解徐廣曰磨室也燕前輪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

源出兗州博城縣東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憐於志志者常懷然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

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

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

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閭閻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

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言子胥怨恨故雖殺

也神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方味反墮先王之名墮音臣之所大恐也

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義先王之思雖身記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

出惡聲言君子之人交絕忠臣去國不絜其名去國不絜其名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

於君若箕子不臣雖不佞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

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王王之留意焉魏樂生遺燕惠王書

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

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荷臣同符則大

業定矣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肩彊燕而廢道干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遇之道宜其求速當時止於兼并而

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通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計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與於無利矣國城而害不加於百姓

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智無

矣樂生方恢大綱以從二城收民明信以徇其弊將使即墨君人顧仇其上下兵適全德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守之風以

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義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守之風以

泰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

初傳

二



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殺傷之虞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虎既大墜稱兵之義而喪濟南之仁且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弛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披二城之遠丁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緣是觀之樂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音開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趙以為之不屠二城未可量者也

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音栗腹果姓廣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東都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

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

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音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

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音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

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音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

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之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音樂乘

樂毅之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

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

之樂鄉音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音樂一

巨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

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音本亦

樂臣公教蓋公音蓋公蓋公古閭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諫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問開乘繼將芳規不渝

史記卷八十

史記卷八十考證

樂毅列傳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余有丁曰爲利卽所爲乘燕之敝者索隱解未明

故敢獻書

以開集解駢乘夏侯元曰○

臣照

按集解所引與今所傳王義之帖小有異同互有長短至其殆庶

乎知機合道句帖作庶乎幾合乎道者是庶乎幾義見易繫辭

乃遣樂間書○顧炎武曰燕王遣樂間書恐卽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爲其子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顧炎武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遣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王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末云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間則是間爲將而破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語爲是云

樂毅公教樂臣公○

臣照

按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臣與巨二者必有一誤

史記卷八十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

考證

三





史記卷八十一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 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晉陽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處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

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

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

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

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

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

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

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

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

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

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

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

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

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



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案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案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案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驪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案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渾池案渾池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渾池案渾池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案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案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銳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銳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

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

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漢以前用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

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

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

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蘭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

廉將軍孰與秦王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

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

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須判者荆楚也可以為報也因賓客至蘭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驪為刎頸之交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廉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

伐齊幾援之伐齊幾援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

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是幾邑亦屬魏故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

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侈安陽援之後四年蘭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

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

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

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

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關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一

列傳



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

增壘秦聞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

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

許之故更待後令也趙奢獨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操

恐人諫令急教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欲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

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黎詩云許歷得完士一言前敗秦是言趙奢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

謂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

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邯鄲與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

軍又云趙之二日一夜至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關與聚城是

所拒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趙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

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蘭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

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謂之馬服山而蘭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

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

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

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

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

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

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

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

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恣更約束

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在魏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武遂易州遂地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項之三遺矢矣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今鴈門縣在代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日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府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謀上紀見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一

列傳

三



**集解** 案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穀者十萬人反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

人委之委謂棄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

韓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

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煖即馮煖也龐煖即馮煖也

人仕燕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

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在桓州秦城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音蟻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

番吾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

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慈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

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慈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

曰一作樞儒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音中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膽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通爲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荆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史記卷八十一考證 廉頗藺相如列傳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煖即馮煖也○臣照按燕世家云劇辛故

居趙與龐煖善戰國策云齊人有馮煖者史記作馮驩似馮煖即馮驩不言其歸趙也虞般佑高士傳鵬冠

子楚人馮煖嘗師事之煖後顯於趙鵬冠子懼其荐己乃與煖絕索隱謂龐煖即馮煖不知何據 秦多與

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臣照按戰國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記稱秦多與趙王寵

臣郭開金爲反閒而殺牧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霸會趙王遷

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

娶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

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大同小異今並著之

史記卷八十一考證

史記卷八十一考證

史記卷八十二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音別單滑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滑王出奔已而保莒城

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集解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齊改為安

平屬音屬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集解徐廣曰傳音附斷音都後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

籠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轂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

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集解徐

作悼齒也既殺滑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

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

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

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

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

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

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剿所得

齊卒置之前行集解故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剿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

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



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案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

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

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

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綰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

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

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

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案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

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安平君以單初起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案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善之者出奇無窮案兵不

厭詐故云善之出奇案奇兵擊不備奇正還相生案奇正兵當陣張左如環之無端案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

不知端案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海開戶不為備

隙也案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案有知免之得脫而疾走也敵八為單案敵八為單

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案太史嫩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

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

齊聞畫邑人王蠋賢案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畫音胡野反蠋音觸亦音戰案畫音胡野反蠋音觸亦音戰

中日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案高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因謝燕

人日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

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

而死案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

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羣鳥  
惑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 史記卷八十二

史記卷八十二考證

田單列傳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言監本訛作王今改正

夫始如處女遠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語出孫子九地篇

索隱述贊曰五牛揚旌○監本誤刻於其田單之謂邪句下今移正

臣照

按庾林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

鑾搖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尚書符荊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辨表云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

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驍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郡皆六朝麗語而小司馬

效之顧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

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

武車緩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有五牛旗建多言故主自來遂盡衆

背城而陣焉曜所敗今田單火牛豈儀衛耶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云

揚旌不亦誣乎索隱之陋往往如是姑舉其一以例諸餘





史記卷八十三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鄒陽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仲連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

傳同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書策廣雅云倜儻卓異也傲天厝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

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諫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

也今楚軍南陽越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

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

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

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志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也梁將故漢有

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

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新垣衍欲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

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

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也紹介猶媒也凡禮賓至

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



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

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2 130 38 906" data-label="Text">

鮑焦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鮑焦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

為執策而從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是也謂魯人曰子

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宰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辟舍子適諸侯必合於祖廟納莞簟音莞攝衽抱机音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

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謂開外門不入齊君不得入於魯將之薛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

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

案倍音佩謂主人在殯東將備其殯棺立西階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

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賻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

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之禮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

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體而存大體也

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

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

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

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

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

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

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田單攻聊城在長平

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怯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

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三

司馬遷

七



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北陽之淮魏攻平陸平陸

邑名在西界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南陽即聊城之地也正言齊陸

之害小不如聊城之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此時秦與齊和楚國之形危

齊并南陽斷右壤定濟北平陸是也言右壤斷齊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

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以全齊

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

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創主因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

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孫臏能

無二心也撫士卒士卒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

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言既養百姓又資

云讀說士為銳士矯國更俗欲令燕將歸燕矯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言若必無還

燕意則捐燕而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

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遺弃也謂并子糾事小白也正言仲

死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

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齊之問屬叔曰威屬韓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

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周襄王賜文王武王形

引矢大略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管將沫也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鄒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

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奔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

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猶樹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

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  
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悃之節反悃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  
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  
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  
貴而諛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準漢書並有傳蓋以衡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或往此介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勝等嫉鄒陽惡

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譏見禽恐死而負累罪死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

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集解應劭曰燕太子丹

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曰為君列士傳曰荆軻發後

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曰為君列士傳曰荆軻發後

日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道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

故太白為之蝕昂昂越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如淳云太白

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食昂虛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王豈不哀哉今臣盡

忠竭誠畢議願知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言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執察之昔下和獻寶楚王則之集解應劭曰下和得玉璣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

至咸王時下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集解應劭曰下和得玉璣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

玉璣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秦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貴成王名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伴狂

馬鹿曰箕子名曰胥餘集解應劭曰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貴成王名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伴狂

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集解應劭曰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貴成王名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伴狂

權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執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集解應劭曰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貴成王名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伴狂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三

列傳

三



用越人蒙而彊威宣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

垂名當世私並觀請所見同也不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

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痛捐子之心廣曰燕

王讓國於其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穀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

日封刺姓者觀其胎產也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向書作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饑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案謂晉寺何則慈仁懇勤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案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案

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案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案

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案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

堯案厚無不使也而賊之客可使刺由案厚無不使也而賊之客可使刺由案厚無不使也

則刺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案厚無不使也而賊之客可使刺由案厚無不使也

日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案厚無不使也而賊之客可使刺由案厚無不使也

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姪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案厚無不使也而賊之客可使刺由案厚無不使也

夜光之璧以間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眚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案厚無不使也而賊之客可使刺由案厚無不使也

委曲榮茂也案厚無不使也而賊之客可使刺由案厚無不使也

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

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案厚無不使也而賊之客可使刺由案厚無不使也

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眚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案厚無不使也而賊之客可使刺由案厚無不使也

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

軻之說而七首竊發案厚無不使也而賊之客可使刺由案厚無不使也

乾隆四年校刊



烏集而王烏集之暴集也案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何則以其能越學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詔諛之辭幸於帷裳之制便辟待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

早集案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集言駢足不可羈絆以此喻逸才之人應劭云卑歷也

可羈係卑在早反方言云榮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集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

宋齊楚燕之間謂樵曰卑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集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

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

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集案漢書云里名勝母也集而曾子不入集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

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號朝歌而墨子過車集正音灼曰朝歌者不時集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

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詔諛之人集杜預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集

案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嶸嶸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案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桂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希

史記卷八十三考證

魯仲連鄒陽列傳今齊湣王已益弱○鮑彪戰國策注曰衍湣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

過而爲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至過字爲絕句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攷烈王太子宜爲顯王

東藩之臣因齊○戰國策作嬰齊

齊湣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湣王已益弱據此則在出亡以後恐前誤也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索隱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賻襚之禮○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鄒魯國小而貧不能備生死之禮

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卽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人龍按濟應作齊蓋傳寫之誤

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鮑彪戰國策注曰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其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至於今二千歲未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聊莒卽墨聊卽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吳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事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至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至說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卽墨起七十餘城卽復爲齊不聞聊城尚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改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日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



齊不下者獨莒卽墨單縱反閭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卽墨萊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語固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卽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爲將攻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爲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卽墨之混而誤指以爲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潛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服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所殺燕將惟騎劫耳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置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史策之舛訛叢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訛惜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棄因史真文忠公反据鮑氏爲斷而謂魯仲連之說不可爲訓皆失考也

史記卷八十四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為楚懷王左徒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

治亂嫻於辭令集解案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葉屈平屬草葉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屈平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諶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

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諶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

而作離騷離騷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

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屈平上七咸反下丁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諷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屈平音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學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

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屈平音濁淖音開汙音泥蟬蛻於濁穢屈平音蟬蛻

又他屈平音又他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屈平音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音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死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屈平音從親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

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

江故虜楚將屈匄屈匄姓屈名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伐楚取漢中地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

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

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說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

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追悔張儀不及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唐昧楚世

十八年敗唐昧也時秦昭王與楚媾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家昭昧有

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

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黃曰三

十年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

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

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

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

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

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

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為我心惻惻行也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可以汲王

明並受其福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而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

日一云不作福言楚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今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屈平父子非三閭大夫歟屈平父序曰三閭之職

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

其謬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土

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楚詞隨其流作捐其泥也衆人皆醉何不餽其

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集韻王逸受物之汶汶者乎汶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

耳集韻王逸常流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燂乎燂音烏耶反溫燂猶燂也乃作懷沙之賦懷沙賦

以沉此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集韻王逸曰陶陶喜貌莽莽盛貌傷懷求哀兮汨徂南土汨音行

方音日汨集韻王逸曰汨汨眇眇兮窮究眇音秒孔靜幽墨山音厚深視之胸野甚清淨無人聲集韻王逸曰

離慙之長鞠集韻王逸曰鞠鞠撫情効志兮俊詘以自抑集韻王逸曰由道也方以爲國兮常度未替集韻王逸曰

廢也集韻王逸曰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集韻王逸曰世不道變易初行達離常道君子所鄙集韻王逸曰

度未改集韻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上明於所畫念也餘如注所解集韻王逸曰章畫職墨兮前

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集韻王逸曰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揅正集韻王逸曰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集韻王逸曰

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集韻王逸曰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集韻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集韻王逸曰

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集韻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集韻王逸曰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集韻王逸曰

今雞雉翔舞集韻王逸曰楚詞雉翔舞集韻王逸曰楚詞雉翔舞集韻王逸曰楚詞雉翔舞集韻王逸曰

而馳身燕頤而雞來首戴德頭揚義背負仁心入信翼集韻王逸曰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集韻王逸曰

妬兮羌不知吾所戚集韻王逸曰莫耶我之善意集韻王逸曰按王叔師集韻王逸曰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集韻王逸曰

不得成其本志也集韻王逸曰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集韻王逸曰示語也集韻王逸曰邑大羣吹兮吹所怪也集韻王逸曰

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傑今乃謀俊疑傑固是庸人之意也集韻王逸曰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集韻王逸曰

遠曰采集韻王逸曰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集韻王逸曰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集韻王逸曰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楚詞樸作還並吾故反集韻王逸曰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集韻王逸曰楚詞作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集韻王逸曰

心而自彊離滯而不還兮願志之有象集韻王逸曰進路北次兮集韻王逸曰文將就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

故詞含憂虞哀作舒發憂哀娛音虞娛者樂也集韻王逸曰亂曰集韻王逸曰王叔師云亂者理也所以發浩浩沅湘兮集韻王逸曰

乾隆四年校刊



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說文云沅水出群刺東分流汨兮集解王逸曰汨流也脩路幽拂兮集解王逸曰汨流也

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集解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集解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餘何畏

懼兮集解王逸曰懼也世濁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

子兮吾將以為類兮集解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按類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集解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

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首夏正義故羅縣城在岳州相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

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正義諸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

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自忽見一人自稱屈原大夫謂回曰問君常見祭甚善但常

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楸楸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

日作櫓并帶五色絲及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集解徐廣曰差或作慶集解揚子法言及

練葉皆汨羅之遺風耳以徐裝鄉三家皆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

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顏云秀美也應劭召

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集解吳姓史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

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

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

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與禮樂

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

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

盡害之正義漢周勃灌嬰也東陽侯乃短賈生日雒陽之人年集解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

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集解為傳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賈生

既辭往行門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集解賈生到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床在

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



造音

索隱

世謂白

寶劍因

差壘壘

大瓠也

車上太

咨嗟苦

書作其

猶言三

還也

豈從豈

貴聖人

無異般

謂屈原

下之

言見細

如淳曰

齊  
賈生

云吳芮

一

史記卷八十四

列傳



小而深一飲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扁脚

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上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

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為鴉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

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萬物而起故曰事關孫炎作

蟬蟬猶伸也

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

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

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

也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

身也如伏立也

遂成兮卒被五刑

靖書云荷氏十里河西岸吳坂

云總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紂

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失散疾則去遠也說文云旱與悍同音言水無常飛本

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藥物兮

注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傳天鈞無垠

林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之此天鈞無垠

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有常則

引也控攝玩弄愛生之意也

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

有常則

引也控攝玩弄愛生之意也

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



患謂死而形化為鬼是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莊子云以物觀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莊子物

固有所可無物食夫徇財兮列士徇名從物曰殉此語亦出莊子夸者死權兮莊子死權

子然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品庶馮生集注孟康曰馮食也漢書

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善用則夸毗者可悲也品庶馮生集注孟康曰馮食也漢書

生也鄉誕本亦作每字令從手旁言謀改反馮音憑林迫之徒兮或趨西東集注孟康曰林為利所誘休

之意也然案方音每字令從手旁言謀改反馮音憑林迫之徒兮或趨西東集注孟康曰林為利所誘休

家樂仕諸侯故云林迫私東也李詩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西趨利也林音憑又林者誘也大人不曲兮億變

齊同靈府弘曠故名大人拘士繫俗兮囹如囚拘文云囹圄大木欄也林音華板反又音曉至人遺物兮獨

與道俱人張機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集注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

之於心意也真入恬漠兮獨與道息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斜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人也

接意合韻音憾真入恬漠兮獨與道息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斜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人也

知遺形兮超然自喪集注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

流則逝兮得抵則止集注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

今其死若休集注莊子云勞我澹乎若深淵之靜泥兮若不繫之舟莊子出不以生故自實兮養空而游集注

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集注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

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集注德人謂上德之人心細故意

削兮何足以疑集注徐廣曰祭祀福祚也集注何足以疑之者也集注徐廣曰祭祀福祚也集注何足以疑之者也

見孝文帝方受釐集注徐廣曰祭祀福祚也集注何足以疑之者也集注徐廣曰祭祀福祚也集注何足以疑之者也

也肉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大傅集注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

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

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集注徐廣曰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

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

時列為九卿

史記卷八十四

列傳

四

乾隆四年校刊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

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樂一徐廣曰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乎湘

### 史記卷八十四

史記卷八十四考證

屈原賈生列傳幹流而遷兮○顧炎武曰賈生傳幹棄周鼎今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遷兮

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幹蠡柄也从斗軌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為軻

車輪幹烏括切按軌字古案切說文既云軌聲則不得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

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為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即為筦故

知幹筦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

讀與筦同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凌

稚隆曰按馬遷卒於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此句蓋後人所增

史記卷八十五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素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云韋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撓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云韋

復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論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曰行日商處日賈正義陽翟今河南府也

**往來販賤賣貴**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

王劭音有案賣義同今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立是爲孝文

王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

子楚秦宣王庶子也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

賈舊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  
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  
孫也襄王之尊孫張晏曰孺子

日  
 子何休注公羊學  
 子  
 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  
 讀爲責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居處困不得

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日十倍珠玉之贏幾

倍日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說之韋曰秦力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問下無不居高  
 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不韋曰秦力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問下無不居高  
 倍日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說之韋曰秦力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問下無不居高

官尊位太子門無貴者而駟馬盈夕屠美衣者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曰請問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壽於朝生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大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曰請問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

子復有承國之業士名又轉之王一曰山陽子復士名月事三人后無子有子陽泉曰諾入說王后乃爲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宮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徒

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大子竊聞

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五  
列傳

卷之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莫幾音

戰國策曰子從承國之葉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從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

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

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

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

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戰國策作說秦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

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一此為

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

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向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

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

楚質於趙者絕賢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

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

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子楚從不韋飲見

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

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詭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

昭王五十年使王齋國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

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

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

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

文信侯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勅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戰國策曰

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京帝時更名大司徒食鹽田十二縣

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時年十三尊呂

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仲中也父也蓋效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

魏有信陵君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

有孟嘗君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

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

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先識審分審應離俗特君也

六論者謂春懷行貴直不苟似顏士容也十二紀者說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

門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秦成訓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

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

倡樂使毒以其陰開桐輪而行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昭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

令人以腐罪告之上音輔謂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

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雍故

秦都大鄭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

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秦孝文王陵在雍州夏太后子莊襄王

葬芷陽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杜東

也夏太后陵在萬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昭宣三帝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

年餘始始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集解

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關驥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實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關者走

與始皇劉氏劉氏實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實子言輕諸侍中以爲窮實

家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蜀家謂家生實物並沒王欲誅相國為其



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

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集解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

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

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集解徐廣曰十二年蜀秦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秦王所加怒呂

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集解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

稱皇帝之後故有母號為帝太后集解與莊襄王會葬蔭陽集解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集解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

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集解年宮在岐州城西北故城內發吏攻毒

毋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集解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集解呂案論語曰夫

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使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誘懸金作誦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史記卷八十五

史記卷八十五考證

呂不韋列傳至大期時徐廣日期十二月也。臣照按大期猶詩言誕彌厥月也史以此明始皇之的為不韋

子言及大期而非期乃子楚猶不悟也若如徐廣言期十二月則又何以信其為不韋子耶

亡赴秦軍遂以得歸。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同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

言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可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

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遂邑在齊東北也故城在兗州鄆縣西北七十六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

魯會于柯而盟杜預云齊北東阿齊之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魯七音此製

數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云之首也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面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

又長寸用曹劇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毅梁此年惟云曹劇之盟信齊傷也

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為言之也曹沫曰齊疆魯弱而

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

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

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

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

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乃

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日餘祭祭音次曰夷昧反公羊作餘未次曰季子

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一



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

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

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

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而楚地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

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

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

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諸度僚可殺言其少

服皮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兩弟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

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極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

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徐廣曰窟一作空僚之十二年夏也吳季家以為十三

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

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

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劉案音波鉞兵器也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詳音賜為如

疾此之詳即偶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詳偶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

七首刺王僚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為王是為闔閭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二

豫讓者晉人也案此傳所說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吉會食

自荀林父將中行皆約戰國策文去而事智伯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

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漆其頭

以為飲器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櫜也音灼曰飲器虎

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

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

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足音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劉家音

事近之多患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聲相吞炭為啞啞音烏雅反謂瘡病

近古多假厲為癩今之癩字從疒從楚有癩卿亦作厲字戰國策亦作厲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髮

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

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

欲謂因得殺襄子願反也邪何必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劉氏云謂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

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正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

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

謂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

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

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

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輪未周而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

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軻有聶政之事軻案自三晉滅智

聶政者軻深井里人也地理志河內有軻縣深井軻縣之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

仲子事韓哀侯高誘曰嚴送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侯使果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

欲使兩存故與韓相俠累有卻俠音古挾反果音力過反案戰國策俠累名也俠相韓嚴遂重於君二

表傳各異也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

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六

刺客

二



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嚴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

嚴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嚴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

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麤糲之費子為丈夫尊父姬為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

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得以交足下之驥豈敢以有求望邪嚴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

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嚴政竟不肯受也然嚴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嚴政母死既已葬除服嚴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

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

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

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

日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

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

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嚴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衛都東都濮陽故曰相去不

也其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

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世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嚴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嚴政直入上階刺殺俠

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嚴政刺韓傀兼左右

大亂嚴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知決眼謂自屠出腸

遂以死韓取嚴政屍暴於市暴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

察隱劉氏云  
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

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

日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

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習垂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土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

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已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案廣日恐其姊從生

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爲從生

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案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戮也按重猶憂懼也本爲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

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

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

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修於韓市者亦未必

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案徐廣曰聶政至

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四年案

荆軻者衛人也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爲余道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有慶氏則或本姓

慶春秋吳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則慶聲相近故隨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都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案河內縣

荆軻嘗游過榆次案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案蓋音古屬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

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

去也吾曩者目攝之案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案魯姓句踐

或有意義俗本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

乾隆四年校刊

己亥

則事

三



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  
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傳鞠武鞠音趨又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  
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  
城之南易水以北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丹曰然則何由  
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  
怒於燕足為寒心今以懼警寒言可為心戰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  
振矣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  
北購於單于兩字常維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嬌同嬌合也漢史嬌講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  
計曠日彌久心惛然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  
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  
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  
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  
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遂迎却行為導跪  
而徹席徐廣曰徹一作撥一作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  
光曰臣聞驥騁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  
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而燕太子篇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  
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  
卿神勇之人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  
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音俯便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

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借稱孤也又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闢以重利案關視也言秦王貪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驕下恐不足任使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驕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母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案燕太子篇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金九進之又共乘千里馬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案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膏腴之地案地理志廣陽縣東南有蓟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蓟縣方城有督亢亭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





劔劔長操其室室謂鞠也而燕太子篇云左手推其胃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姬

走之屏風時惶急劔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

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

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提姓

帝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劔劔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劔遂拔以

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銅柱燕太子負劔拔匕首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

子也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實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

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

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

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

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

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

作於宋子家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

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

人家之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大夫

左右之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大夫

意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

語云不可與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

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集解徐廣曰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

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集解案矐音海各反一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

乾隆四年校刊



案劉氏云以鉞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  
反扑擊也  
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  
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  
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  
說仍云廐門木  
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

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明也  
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彭弟  
哭市報主塗廁勿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魏備夫增氣

史記卷八十六

史記卷八十六考證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覲然則沫宜音覲沫覲聲相近而字異耳○臣

照按沫覲聲近而字異猶申包胥之為楚冒勃蘇耳必音沫為覲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蘇子

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者安肯身為刺客則直以覲為沫未免武斷呂氏春秋曰柯之會莊公與

曹覲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覲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二君將改圖

毋或進者桓公許之封於汶南乃盟而歸按此則以沫為覲之証而字又小異胡非子曹覲匹夫之士一怒

而劫桓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亦以為曹覲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窟左傳作堀吳越春秋作窟

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吳越春秋作拜為客卿

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裹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國策無此文國策補注曰或以

其怪而刪之歟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臣照按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

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殺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為哀侯之時

臣所以降志辱身○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共三十四字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文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秦藩本此下有索隱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共十八字

晉楚齊衛聞之○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二年○臣照按年表自韓景侯元年癸酉至秦始皇二十年甲戌共一百八十二年自列侯三年甲

申盜殺俠累至始皇甲戌荊軻刺王共一百七十一年自哀侯六年庚戌韓嚴弑其君至始皇甲戌共一百四十五年正義不知如何計算蓋傳寫訛謬多矣

連結一人之後交○

臣照

按後疑應作厚夫與國家之大患相較固不當論交之先後也况丹與樊於期交必

舊矣何以云後也且是後非厚則晉唐以來必有注釋今皆無之可知為厚字之訛也

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抹○蔽疑作蔽音覽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蔽席

為人庸保索隱樂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樂布傳云賃傭於齊為酒人保索隱所據或有別本耶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

為郡小吏。掌一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

不見人大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

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

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

氏云游說者當覓疆主以事之於文符迴非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

之秋也。言秋時萬物成熟今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禽鹿猶禽

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故詬莫大於卑賤

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反駁語呼后而悲

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非士之情也正義所謂處士橫

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

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

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彊非也新言相也幾謂察也言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言因

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

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

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言秦欲并天下足以滅諸侯成



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

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長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

五里自山鄠郿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

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運斤無不斲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李斯議

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迎蹇叔於宋秦紀又云百里

執之是也秦紀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秦穆公亡走宛楚鄙人迎蹇叔於宋秦紀又云百里

臣友蹇叔秦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求求不豹公孫支於晉秦紀又云百里

宋未詳所出秦紀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遊宋故迎之於宋秦紀又云百里

謂子桑也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秦紀又云百里

出秦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秦紀又云百里

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二十開地千里遂霸西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

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秦紀又云百里

今並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秦紀又云百里

兵並三川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我故也北收上郡秦紀又云百里

十年魏納上南取漢中秦紀惠王十三年攻包九夷制鄢郢秦紀又云百里

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罕是也九東據成阜之險秦紀又云百里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秦紀又云百里

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昆岡在于闐國東有隨和之寶正義括地志云黃山一名崑山二名鄠蛇丘在隨州

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固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秦紀又云百里

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下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秦紀又云百里

馬集解徐廣曰織難滿稍皆駿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秦紀又云百里

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鄒衡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

駃騠不實外廐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

飾後宮充下陳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

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謂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傳之珥以璣為之並非

物也阿綳之衣錦繡之飾東阿縣綳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治竊

宛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囊叩鈺彈爭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說文云囊汲鈺也音於

節樂鏡音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囊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爭而取昭虞若是者何

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秦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

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管子云海不辭

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

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

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璧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

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

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

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

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重音逐用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

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

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而私學

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



史記卷八十七

列傳

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統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

不同今令同之

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

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

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間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

所稅駕也

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

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

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集解駟案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李

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

上許之餘子莫從

駟朱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

世是秦始皇第十八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

正義沙丘病甚令

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

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于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  
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

集解 徐廣曰 百官奏事上

1000

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

文穎曰輶車如今天喪輶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牕牖閉之則涼故名之輶車也如享曰輶車其形廣大而有牙飾也趙

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

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

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

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

集解 案史記音隱宰顯反 索隱 劉氏音將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2459, 2460, 2461, 2462, 2463, 2464, 2465, 2466, 2467, 2468, 2469, 2470, 2471, 2472, 2473, 2474, 2475, 2476, 2477, 2478, 2479, 2480, 2481, 2482, 2483, 2484, 2485, 2486, 2487, 2488,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5, 2496, 2497, 2498, 2499, 2500, 2501, 2502, 2503, 2504, 2505, 2506, 2507, 2508, 2509, 2510, 2511, 2512, 2513, 2514, 2515, 2516, 2517, 2518, 2519,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2525, 2526, 2527, 2528, 2529, 2530, 2531, 2532, 2533, 2534, 2535, 2536, 2537, 2538, 2539, 2540, 2541, 2542, 2543, 2544, 2545, 2546, 2547, 2548, 2549, 2550, 2551, 2552, 2553, 2554, 2555, 2556, 2557, 2558, 2559,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2565, 2566, 2567, 2568, 2569, 2570, 2571, 2572, 2573, 2574, 2575, 2576, 2577, 2578, 2579,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2585, 2586,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2598, 2599,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 2609, 2610, 2611, 2612, 2613, 2614, 2615, 2616, 2617,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2624, 2625, 2626, 2627, 2628, 2629, 2630, 2631, 2632, 2633, 2634, 2635, 2636, 2637, 2638, 2639, 2640, 2641, 2642, 2643, 2644, 2645, 2646,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2652, 2653, 2654, 2655, 2656, 2657, 2658, 2659, 2660, 2661, 2662, 2663, 2664, 2665, 2666, 2667, 2668, 2669, 2670, 2671, 2672, 2673, 2674, 2675, 26

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試其生天下再義焉

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再義焉

不爲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鮮襄郕曲各有直而百宮

不爲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鮮襄郎曲各有直而百官

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于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生立矣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與公子糾身死爲戮紂殺親戚此干因箕子不聽諫者國爲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故曰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七

列傳

三





歛愈重戎祿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

案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栲栳圖采木名卽今之櫟木也

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糲糲之食

[illegible]

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

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

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

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

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

術者也督責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

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

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桎梏言有天下不能自縱

堯禹卽以天下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

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

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

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

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

者何也索隱格彊悍也虜奴隸也言正義之家本無各旱又漢也則能之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棄灰於道者黜也

乾隆四年校刊



衛者刑于貢以爲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衛必婦人必怒怒則嗣嗣則三族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

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

放下云罰不必行則鑲金百鎰盜跖不搏者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

攫也攫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

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樓季

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辟牧其上類首毛傳曰牝曰牝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辟也

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壘之勢異也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壘則易涉故跛辟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

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

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

哀邪止何爲勤身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

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

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

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捨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

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

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

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

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

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

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

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

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集解徐廣曰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

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集解徐廣曰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

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集解徐廣曰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

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集解徐廣曰阿房宮一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

見李斯曰罔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

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

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集解徐廣曰謂以我

一云固我者以我爲短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

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

盜公行集解徐廣曰公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

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殿抵

優俳之觀集解徐廣曰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

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

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

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

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

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彭爲韓安相也集解徐廣曰亦作起並首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

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

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

竟隆四年亥卯

史記卷八十七

列傳

七



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二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

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獲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  
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  
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  
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嫪威陽令閭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  
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  
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  
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徐  
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  
世之兄子也劉氏云弟子誤當為孫子嬰也  
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呼不道通音教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輒道在萬年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請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道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鳳在所居人因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誰或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史記卷八十七

史記卷八十七考證

李斯列傳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臣照按此必當時習語故范曄用之李斯再用之荀子亦曰非其

人而教之齋盜糧借寇兵也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董份曰庶幾者有

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字與冀同索隱繆甚

乾隆四年校刊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  
鍊金百鎰索隱爾雅云鍊美也○徐孚遠曰鍊訓美非也鍊金謂鎔金於冶熱不可舉也故下文搏必隨手刑  
與宦者韓談○徐孚遠曰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後人所改也

史記卷八十八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驁音遼又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

取成臯榮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

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

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

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謂靈渠等築長城因

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徐廣曰龍西至遼東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長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遼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

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

弟生於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

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毅一作敏赦之復其官

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九原郡今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壘山埋谷千八百

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白浪音浪反海上北走琅邪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

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

乾隆四年校刊



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

作命命卿監也音吏謂知太子賢而臨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

山代州也今代州也因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

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

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

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

徐廣曰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

曲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

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

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

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

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

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

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于孫積功信於秦

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

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一作徐廣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榮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與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德呼大欲訴三代良然

### 史記卷八十八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臣照

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臣照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言有蒙恬

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史記卷八十九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內勢倖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旣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晉書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宋書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

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集解如淳曰父時故賓客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

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音謂女請父客爲決張耳是時脫身

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苦陘。張晏曰。苦陘。漳水。帝引之。昌黎縣。地理志屬中山。正義音邢。邢州唐昌黎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齊生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

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

張耳陳餘乃變名如僞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

躍之曰作攝使父督吏去張耳刀引陳餘之桑下而豐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

然之秦詔書興兵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  
 陳涉起事至入陳兵數

高張王陽餽上議以涉洩乃左右生平數聞張王陽餽賈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諒陳涉曰將軍

長沙王也東步問比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土嬰色人後世嬰百生之力蓋曰生之才

三爲夷三七國濟南此兩人兩入塾日夫委爲無道有人冒家派入所移移人往廿鬻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



將軍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母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正義曰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子卒

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

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

至諸縣說其豪傑曰

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

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

大庚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五嶺

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案漢書音義曰家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盡民不聊生重

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

關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

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

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

案漢書曰范陽令徐公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賈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斷人之首

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

案徐廣曰傳音載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攝地皆為傳

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

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

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

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

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

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

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  
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  
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林曰戲地名却  
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  
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憂不王無以填之且  
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母失時時間不容息以言舉事不可失  
客一喘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  
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  
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者賀趙令趙發兵西入  
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  
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  
厖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  
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轍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廝養者  
也公羊傳曰廝役也養卒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  
以辭相告曰謝也廝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  
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杖音丈董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  
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  
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



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

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

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

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

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立為趙王

居信都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

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

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音驍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

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

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

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秦軍在

猶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

邯鄲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

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

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怨真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子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辭今陳將軍與君

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言陳餘如廁還亦遂超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

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雅游音雅游也韓彭韓彭音韓彭也張敖張敖音張敖也趙王歇復居信都張

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

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南皮音南皮也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

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

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上說音悅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從故王王

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

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敖曰漢王為而項羽又彊立我我

欲之楚張敖曰羽既彊盛又為甘公曰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比客云公一名德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集解漢書云齊甘公藝文漢王

圍章邯廢邱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

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

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

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壓集解餘廣曰斬陳餘泚水上

餘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蘇林音祇音灼音耶今呼此水則然案地理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

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張水出常山中即縣集解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

張耳為趙王集解餘廣曰四年十一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

赦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集解餘廣曰禮甚早有子婿禮高祖箕倨置甚慢易

之集解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集解餘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

怒曰吾王辱王也集解孟康曰音如湯漢之驛莫州人謂懦弱為辱章昭曰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



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案小顏云誓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

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

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案漢書作汙蕭該音反說文云汙穢也令事成

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案伯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二里即高要之置中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者隱測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側上

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

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

白主不反者乃輜車膠致正義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轎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實客有敢

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劍案徐廣曰丁劣反案張晏云襲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案贊曰以中大夫泄公曰泄泄性也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私情相問節問之復與前案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

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

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

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

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航遂死案韋昭曰航咽也俗所

謂胡脈音戶耶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韋昭曰尚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

得向於中行王綱亦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

以尚為配恐非其義

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案開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魯元公主墓在

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

子二人壽為樂昌侯案謂偃以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

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案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斷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案漢書音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案要謂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

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景也豈非以利哉案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名譽雖

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案鄧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列頸相信耳圖

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奉陳末成豐

### 史記卷八十九

史記卷八十九考證

張耳陳餘列傳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余有丁曰卒為請決乃

父客為之注誤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為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

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為請決云者父為請之張耳如呂

公請之沛公願為季箕帚妾者是也臣照按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為之請決去

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刑生支節哉

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情不相從也○凌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

散其心也

頭會其歛集解駟按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數以其歛之○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

家人人頭數出數以其歛之

乾隆四年校刊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臣照按左提  
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救若左右手也徐廣以挈爲契未詳何本

要之置○臣照按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廁字漢書亦有廁字

史記卷九十

漢 中 郎 外 史 兵 曹 參 軍 表 駟 集 撰

宋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咎約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

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咎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

天下昏亂忠臣乃見案魏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

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

於臨濟正義故城在淄川高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宅田巴將兵隨市救魏案項宅楚

徙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集解徐廣曰六月楚懷王子

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

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今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州朝邑縣界在同魏

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

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莊子云無異騏驎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集解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集解案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

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正義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邱鄉梁

列傳

一

或



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謂明日也旦日出時也

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

宋州碭山縣

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

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

縣令蕭公角楚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畧定梁地

梁地猶事也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

河上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

黃在汴州雍邱縣東也

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

皐皐水河南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

為楚

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之南走陽夏

陳州太康縣也

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尙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

宛邱縣西北三十二里

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

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從陳以東傳海

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

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

垓下

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

定陶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

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集解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也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漢中今為臨邛縣是西至鄭京兆地理志鄭屬達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言魏地闊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喋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宋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

### 史記卷九十

史記卷九十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為甯陵君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臣照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康

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寧陵故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經注汴水又東

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

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又曰汴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

封公子無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今按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水經注所謂

公子無咎者疑即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乾隆四年校刊











欽定史記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931

Ss71s

1905

v. 7





史記卷九十一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氏英氏也答錄之後布以少

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縣布封淮南王都六郎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蓼也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作豈是乎故一廣云一作豈豈謂幾近也臣贊音機楚漢春秋人有

問者共俳笑之俳優謂眾笑之布已論輸麗山作麗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

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

東會稽正義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閭間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

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薛古城在徐州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

信君英布為當陽君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

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也救趙及項籍

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

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

新安新安故城在河南府瀉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闕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

下軍紀其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案漢書作楚軍前鋒者鹵簿項王封諸將立布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一

列傳

七



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縣丑林反漢二年

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詣讓召布義謂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

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今宋虞城也謂左右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謂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章昭曰主舍也太宰章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

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

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案李奇曰板築也築件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

齊也大王宜驩淮南之兵案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

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案以不義被其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案微謂邊境亭郭以微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

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案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案徐廣曰恃一作

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

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呼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集解文穎曰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音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集解徐廣曰上方踞牀洗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三年十二月集解宋州數

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集解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

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旱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

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集解腐音輔謂之腐儒言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

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

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集解張晏曰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

對門集解徐廣曰賁音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

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

徵集解一作徵案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



反反書聞上廼赦責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

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案漢書音義曰頭分也禹決江蘇河是也

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案吳蘇州閶門城也西取楚案楚王劉

並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案太康地

長沙案今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案楚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庚故亦云敖庚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案古歸重於越身歸

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趙作罪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索薛公之言上計云取

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趙作罪者上計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

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

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加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案正

在楚州野盼縣

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

在泗州徐城縣北

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

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

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

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

之子也

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

之子也

或曰是成王非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在鍾州郡家王也傳誤也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書曰將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易反疾也項氏之

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

竟以滅國案媚音冒媚亦妒也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媚之誅又論衡云妒夫媚婦則媚

婦日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每雄楚卒類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毀卒致無妄

### 史記卷九十一

史記卷九十一 考證

黥布列傳共俳笑之索隱謂眾共以俳優輩笑之○臣照按急就章云倡優俳笑觀傍庭顏師古注曰俳謂優

之褻狎者也言相與諧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輩相目也

聚兵數千人○監本脫人字今添

淮南王曰○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

稱未一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臣照按言字疑衍蓋從上信字訛寫也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案楚

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北臨淮陰城

諸母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劉德曰秦末多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

何為不通袴下勝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候字讀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伏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

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一作戲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

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客也李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

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

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

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

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顯



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

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

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

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

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

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卓犖反或作叱噁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

曰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漢書作拘拘鄧展曰拘拘好貌人

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

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

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

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

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許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

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詞云銳毛為毫毫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

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

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

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

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彭城而却退塞王欣翟王驍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彭城而却退塞王欣翟王驍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至國即絕河關案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

臨晉案音先得反臨晉縣名信乃益為疑兵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公縣不名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鑊渡軍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軍無船且向密也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陽木押罌鑊度軍襲安邑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引兵迎信信遂虜豹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兵東北擊趙趙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擊趙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

關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

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

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作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趙道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趙軍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殽曰今日破趙會食案音漢書音義曰陳船欲渡臨晉案音劉氏云陳船地

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

乾隆四年校刊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

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是白井州流

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

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正義恒州鹿泉縣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

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

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

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

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

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

如淳云效致也晉灼曰效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

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向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

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

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

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

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

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

李奇曰鄙

身死派上今將軍涉西河

此西河當鴻臚也

正義即

虜魏王禽夏說閑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

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揄衣甘食

論鄉氏音揄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

者如淳曰恐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

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

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

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劉案魏都醉兵劉案魏都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劉遠曰醉酒也劉氏侯劉遠作醉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北首燕路街何也

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醉兵士故食養兵士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其備廣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音饑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

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

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宛在許州

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

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

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集解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州有平

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

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集解韋昭曰軾今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

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

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下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

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

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家儼顧望也不如深壁今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

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淮

水陳集解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淮音維地理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城陽雷澤縣是在

皆虜





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鄉音向齊國而爲百姓請命止楚漢之戰關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驤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驤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僇石之祿者集解晉灼曰揚雄方僇石石斗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畧爲僇石如今受貽魚石畧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擔與一斛之餘音僇僇音都蓋反石斗也蘇林解爲得之貽音貽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



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而**騏驥之踟躕，徐廣曰：一作躑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

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

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信從彭越張敖以齊郡平陽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

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

羽之將鍾離昧豕石焉。云具作善巧三死後下。鍾伯遇三怨。明聞其在楚。訖楚托。明伯移之。國行鼎邑。阿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詩會者矣。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東。吾將游雲。

信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上矣乃罵言曰

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  
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亭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

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

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

與子有言也。稀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稀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稀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稀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罪於信。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稀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案長樂宮信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稀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案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沉沙決水，拔城傳殲，與漢重歸，楚安三分不議，偽逆可嘆。

### 史記卷九十二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臣照按：風后握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即下文所云游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二

列傳

五



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奇偶之奇耳

齊人剗通○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剗通後云齊人剗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顧炎武曰容容卽顓臾字

遂謝剗通索隱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臣照按戰國策安得有韓信剗通之事索隱誤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集解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故韓襄王孽孫也集解張晏

集解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

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集解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

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南陽也正義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集解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

徒之後言司正義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正義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

近地而王獨遠居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集解文穎曰鋒銳欲東向集解起踵

正義氣鋒銳欲東也正義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正義項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

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正義及聞漢遣韓信畧韓地正義令故

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正義項籍在吳正義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

王昌陽城昌降漢王正義立韓信為韓王集解徐廣曰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

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正義賴

川明年春集解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正義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正義詔

從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集解李奇曰正義被音被馬反匈奴數入晉陽正義去塞遠請治馬邑

正義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泊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正義被音被馬反正義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乾隆四年校刊



有二心使人責讓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毋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

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代州廣武城在代州廣武縣界也至晉陽與漢

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樓煩縣在代州樓煩縣界也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

敗走漢乘勝追北聞昌頓居代上谷正音今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昌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定襄縣是

也上出白登集解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也若丘陵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厚遺閼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音燕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

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集解胡案漢書音義曰胡者匈奴之稱也請令彊弩傳兩矢

外嚮音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

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集解蘇林曰代地也距漢漢使柴將軍擊

之集解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

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

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集解文穎曰大和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

胥所以憤於吳也集解蘇林曰憤音奮張晏曰憤音憤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痾人

不忘起集解痾音耳誰反痾音耳痾人不能行反痾音耳帝即位痾痺是也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顏當城集解名章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顏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

十四年顏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顏當為弓高侯集解漢書音義曰弓高縣在代州弓高縣界也嬰為襄城侯案襄城縣在汝南

度云縣名功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集解徐廣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集解徐廣曰表

期四年不顏當孽孫韓嫣集解漢書音義曰音耶陵之耶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期四年不顏當孽孫韓嫣集解漢書音義曰音耶陵之耶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長君之子也又作額音洛龍額縣名又作額音洛龍額縣名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會復封為龍額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會紹封龍額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會紹封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

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

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

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

安故咸陽也謂南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敖破之

李奇曰其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觖望如淳曰觖音辭別之缺望猶怨也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

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

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稀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稀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

時陳稀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稀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

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稀等已

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稀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

為然迺私令匈奴助稀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

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稀所欲令久亡陳稀久亡時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

稀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稀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

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敖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

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

乾隆四年校刊



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徙何反以東胡王降集解如淳曰為東胡王來封為亞谷侯集解徐廣曰亞一作惡也

陳稀者宛朐人也宛朐地理志屬齊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

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遇封稀為列侯集解徐廣曰功臣表曰陳稀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朐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稀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稀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稀

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集解言屈已禮之稀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稀賓客盛甚擅兵於

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

韓王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稀稀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

趙代吏人為稀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

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稀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

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

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稀反邯鄲以北皆

稀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集解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輒露檄揮羽飛羽檄之意也未有至者今惟獨邯

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稀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買人上曰吾

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稀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集解定州北平縣東南破稀

將張春于聊城集解博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稀軍遂敗上還至洛陽

集解徐廣曰都中都在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

正義  
是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顏當歸國龍顏有功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記卷九十三

記卷九十三考證

記卷九十三考證

記卷九十三考證

記卷九十三考證

記卷九十三考證



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誅豨等未畢也馬遷誤耶抑別有意也  
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

自立爲大王○陳子龍曰本代王訛爲太老北音相誤也  
不罵者豎之○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史記卷九十四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田儼列傳第三十四

田儼者狄人也。集解徐廣曰今樂安臨清縣也。正故齊王田氏族也。儼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弟儼各遷為王榮弟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儼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集解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

古之建國儼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集解徐廣曰二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儼因率兵東略定齊地。

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儼將兵救魏。集解徐廣曰二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魏軍殺。

田儼於臨濟下儼弟田榮收儼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儼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

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

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

敢歸。田榮乃立田儼子市為齊王。集解徐廣曰二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

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

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螻手則斬。手足則斬。足則斬。足者為害於身也。集解應劭曰螻螻

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螻螻音芳伏反螻音臙又音釋。螻螻毒蛇長二三丈。今田假田角田間於

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說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拳。拳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

楚趙非直手足戚也。集解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螻螻用事者墳墓矣。

如淳曰螻螻猶螻螻也。螻音蟻。螻音絕。螻側齒也。正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四

列傳



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

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

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

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旣歸諸侯各就國田榮

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

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田市王膠東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

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城陽漢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

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

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

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

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

走高密徐廣曰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

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

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

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干乘干乘故

宛縣北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曰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曰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曰

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曰

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集解如淳曰西漢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集解應劭曰尸鄉置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集解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集解齊田橫墓在懷輒四十五里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蓬上露易晞滅至李延集解年乃分為二曲繼露送王公貴人高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集解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言欲今此事長則蒯通亦名曰蒯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集解漢書曰號為傳承永一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

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集解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儵

項冠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 史記卷九十四

#### 史記卷九十四考證

田儵列傳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

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荊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親非特新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四

列傳

二一



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齟齬非但螻蟻之害身也故曰何爲不殺注全謬

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顧炎武曰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水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正義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以屠狗為事時人食狗亦與羊音快又吉外反沛徐州也與高祖俱隱初從

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音房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

也沛之下也沛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案薛縣之西也與司馬尼戰碭東案碭東將章郡司馬尼又碭宋州縣

也也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案文穎曰即官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

賜爵列大夫案文穎曰即官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案陽也正案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先登下戶牖

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案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

曰名通於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案張晏云得徑上間音約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案曹郤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毫南案毫毫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四十里河間守軍於杠里案正

地名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案北以郤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

楊熊軍於曲遇案音曲曲丘羽反攻宛陵案地理志屬河南正案宛陵故先登斬首八級

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案徐廣曰時賜爵有執角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

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轅案許州理縣也轅轅門絕河津案古平

南案南東攻秦軍於尸南案在攻秦軍於犂案在汝州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鄴案正

鄴案音鄴在鄧州新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案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

乾隆四年校刊





既死漢王為帝以喻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曾從至陳取信定楚

綏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

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也至雲中

正義雲中郡破柏

陽縣北三百八十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

徐廣曰戰襄國破柏

人州縣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

張晏曰殘有所毀也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

母尹灌軍於無終廣昌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所將卒斬韓信破稀胡騎橫谷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



易言卷之三  
天

曲周侯

洞公賦

千人及  
名聞蓋

沛公於

冠襄定

商野言

正興縣

北三  
流二十

尉從擊

攻胡陵

登胎陣

源傳以

午木享

堅蔽若

目大多

况

使人劫

1

平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鄭況賣交也案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孝景前三年

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樂布案俞侯名在河東自平齊來乃下趙城

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案景帝母威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

商他子堅封為繆侯案繆侯名在河東自平齊來乃下趙城

宗立案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案汝陰侯名在河東自平齊來乃下趙城

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案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

人傷嬰案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

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

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案上為于偽反使所吏反

與蕭何降泗水監平案蕭何降泗水監平

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璽案

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案滕公

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案滕公

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案

衛反漢書作發音機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案

懸樹也案

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榮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案

復常奉車

紀元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



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縣名也地屬太原本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地理志武泉屬雲中益食

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

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

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稀黥

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

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山縣宋州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

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

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梁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

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十年見白曰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

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賴陰侯灌嬰者睢陽取繒者也今陳州南項縣西北十三里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毫南開

封曲遇戰疾力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戶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

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亦稱宣陵君皆沛公立為漢

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轅陽降塞王還關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

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食杜平鄉

之平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必甲

張晏曰秦將從擊破之攻下黃城在曹州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聚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必甲

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集解如淳曰傳音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

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

右司馬騎將各一人集解張晏曰主右擊破拓公王武軍於燕西集解徐廣曰拓屬陳留縣也

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集解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連尹一人集解張晏曰大夫楚官

宮殿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

邯鄲還至敖倉嬰還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

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

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集解留縣令稱公旋其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卒斬龍且集解文穎

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

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集解徐是二縣取慮音聞取又音越度淮盡降其

城邑至廣陵集解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鄭公復定淮北嬰渡淮北擊破

項聲鄭公下邳集解項聲鄭公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集解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

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途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鄒蕭相攻苦譙集解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

州縣界四十餘里也願鄉集解願鄉音以之反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集解縣在濠州定遠破之所將卒五人共

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集解今州城是也渡江破

吳郡長吳下集解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吳郡即吳郡守也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為雄長非也今得吳守遂定

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五

荆傳

四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陰二千五百戶號曰賴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

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

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砦石服虔曰砦音沙至平城

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稀受詔別攻狶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劉氏音干臥反文穎曰降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

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錄

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賴陰

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

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

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

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方風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

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

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

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

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綰之時豈自知

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蓋謂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

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賣綰攻城野戰扶義

西上受封南面鄭况責交舞陽內畏滕灌更王奔葉繁衍

史記卷九十五考證

樊鄴滕灌列傳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凌稚隆曰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圍注圍地名

以待大王正義時羽未爲王史追書○臣照按此等稱謂非追書也直是當時尊奉之辭觀亞夫謂項莊王爲人不忍可見時羽雖未爲王然已擅命立雍王矣稱以大王若固有之耳

擊章平軍好時正義章平卽章邯子也○臣照按高祖紀明云雍王弟章平正義何所據而以爲邯子也疑弟字之誤

從擊秦車騎壞東○凌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功臣表作五千戶漢表同

蘇軀軍於泥陽索隱北地縣名軀者龍馬也○楊慎丹鉛總錄曰軀從馬從巨音宜無龍馬之訓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同

趙王自殺除國○徐平遠曰趙除國於鄴寄傳無涉蓋刪截舊文未爭者

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孝武帝卽位始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子康侯遂成立○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功臣表云坐祝詛誅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年後二年祝詛上要斬

後獄覆索隱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後又有翻覆

故嬰坐繫且受掠也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楊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也張說非是

面雍樹○余有丁曰按楊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纔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初載徐行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五

考證

五



雍抱之乃疾馳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臣照按傳與表叙頗尚主年歲不明不知此平陽主何人也若卽是武帝姊則曹壽之前不聞先有所適而元光二年戊申曹壽未死元鼎二年丙寅以前主歸衛氏且十年青又未死不應復有他適衛青傳正義引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則曹衛之間更無其人武帝時又不聞有兩平陽公主

坐行賕有罪國除○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史記卷九十六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集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案縣名屬陳留鄭州陽武縣也

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

史蒼者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稱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

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

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

文穎曰能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計因為官號與計相同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

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縣布反亡漢立皇

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也徐廣曰主旗幟之屬也官名也職主周苛為客集解張晏曰為帳從入關破秦

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

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六

列傳

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



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

周昌字子周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義曰以上燕府入

事高帝帝方擁威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

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

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語故事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

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殿東室也昌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簾之形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

太子幾廢其說費曰方與縣各公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方與公其說費曰方與縣各公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

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

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

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謂世論

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

吾極知其左還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為左遷他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從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

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日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稀有功

封為江邑侯徐廣曰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

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

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集解徐廣曰諡周昌

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及表威言周昌謚博卓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後五歲高祖高祖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也後五歲高祖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晝乃抵堯罪呂氏呂氏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呂氏呂氏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放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

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呂氏呂氏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呂氏呂氏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三歲免

裴駘又引任安書謚為得其實呂氏呂氏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呂氏呂氏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三歲免

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謨何其貳過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

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

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

歷也劉文穎曰緒等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尚黑如故姚桑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

十二月律之法以周赤鳥為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

以定律與條令也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此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

之謂謂音約曰若預及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

善律歷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

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

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

由此自細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

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

國除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

蒼子復長案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

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也從高帝擊項籍還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

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還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

後二年八月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今易州界武陽城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

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

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

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

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

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

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

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服虔曰官外垣也如淳曰與音畏慎之嘉聞之欲因此

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帝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

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故他官居其中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

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

年卒侯茂三十三年子史改封病而云共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

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後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及今上時栢至

侯許昌後廣曰高祖功臣許昌侯許昌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侯薛澤後廣曰薛澤侯薛澤之孫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後廣曰莊青翟侯趙周後廣曰趙周侯趙周之孫諡哀侯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姪姪後廣曰姪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

諸音初角反一作斷吉都亂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歷何哉

日不考經典專周昌木強人也正言其質直任敖以舊德用集趙張晏曰謂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

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集案卒而有韋丞相

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

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

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

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

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集案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

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

而丞相司直繁君集案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

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

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

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祁吉代

祁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

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

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為庶人祁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祁

乾隆四年校刊



丞相徵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

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

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

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

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

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備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

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

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

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閒不出長安城

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後廣曰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

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從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

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

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故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眾甚也案此論匡君已來

編太史公其序述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繼秦周尚行御史

史記卷九十六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張丞相列傳封爲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九監本作元

臣照

據以長歷考之高祖元年至文帝後元四

年中間不止三十九年且高祖元年尙是沛公周苛固未死其誤必也依長歷計之一本作九年者是今從

之

謂御大夫周昌曰○

臣照

按御大夫明脫史字各本皆同今仍之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歸有尤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爲是

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爲是故後言至於爲丞相卒就之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

臣照

按徐廣所

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與徐又異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趙廣漢傳云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見望之傳時丙吉爲丞相褚先生誤

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六

考證





史記卷九十七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駢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歷異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固始縣案高陽屬陳留固始縣高陽鄉名也故書舊

云固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日落落託義同案鄭氏云魄音薄

基在雍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往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

為里監門吏謂酈音甲形反職國策云齊宣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往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

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音若促卿氏音鹿角反韋昭云握輒小節也好苛禮

亦作荷賈達云苛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

生里中子也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

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先謂先客言無人為我若見沛

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

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洩溺其中反亦如字反所由反溺乃邪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

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

足案樂彥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

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衣言飲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

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案一作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七

酈生

一



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集解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多積粟

臣善其令正音言食其與陳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音令力征反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

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

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音則

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王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管子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廩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廩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音

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集解以言不取數

謂論成也又音勝革反卒音租忽反利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集解案謂女

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集解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

漢書作集解杜大行之道集解距蜚狐之口集解如淳曰水南帶二皇山秦

始皇時置倉於敖倉集解塞成臯之險集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勅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

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

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

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

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集解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剝削而不

能授集解孟康曰刑斷無復廉錫也贊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愒侯印不能以封於人也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

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

援上黨之兵音爰援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案北魏謂魏豹在河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

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

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

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

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

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

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

元年中武遂侯平案年表云卒子敞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

也

陸賈者楚人也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阜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高

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案尉他南越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案尉他南越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案尉他南越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案尉他南越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案尉他南越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案尉他南越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案尉他南越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案尉他南越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案尉他南越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案尉他南越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尉他南越尉高



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

蹶然而起蹶音厥禮記子夏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

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

眾車疊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

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漢書作遠字

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棗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

也案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大曰棗小他送亦千金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

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

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案趙氏秦姓也案章昭云秦伯繁後與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七錄云新語幸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

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陸生賈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棗中裝賣千金漢制一分

其子于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實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廣日汝

公一作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其下通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食音朝現數見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無久恩公為也幸昭

謂也言汝諸子無久恩惠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

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案漢書音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深念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案康曰揣度也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五千以曲逆秦時有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案康曰揣度也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五千以曲逆秦時有

三萬戶恐復業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至此故稱也

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一作陳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

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盛集解案漢書音義曰言根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

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

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舉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

而聽梁父侯遂反集解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音預得不

誅語在縣布語中集解案黥布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

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

未有以發喪集解案劉氏云謂欲葬時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集解張晏曰

災厄母在故義不知君案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集解案昭云

當為稅案案說文稅贈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

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

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集解按依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閼籍今總言閼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

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

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

至深重得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

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

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案下文所謂使

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

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晝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

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徐廣曰制注冠一名高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

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

高陽酒徒也集解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

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

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

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

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

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

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眾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

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

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

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

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

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

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

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官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攝紳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 史記卷九十七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即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贊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

其說是也○徐孚遠曰贊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梁父侯導黥布反耳臣照按贊說非與本文相反

乃傳寫之訛多一不字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耳臣照按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應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七

酈傳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傳斬刺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傳寬案地理志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從攻安陽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為韓王也

楊熊曲過志云曲丘羽有曲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曲丘羽有曲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曲丘羽有曲遇牛恭反

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驍鄭州洛交縣三十從擊項籍待懷類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

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益食邑屬淮陰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

相備齊集解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五歲為齊相國集解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五歲為齊相國

相喻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集解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五歲為齊相國

卒子侯懼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欽索隱欽以中消從起宛胸上於元反下攻濟陽曹州宛胸縣西南破李由軍擊秦軍毫

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集解張晏曰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

司馬二人集解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集解張晏曰主官車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欽爵建武侯

乾隆四年校刊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

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

張晏曰特起兵者也

苗南

徐廣曰今日考城音災今為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榮陽東三

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案上音肥下音釋漢書作趙

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

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集解徐廣曰鄆有平陽城正地志云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

各一人集解孟康曰降鄆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集解徐廣曰邯鄲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阜南擊絕楚饒道起榮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集解魯城之下今略地東至繪鄉下集解案地埋志

今繪城在沂州丞縣下南至蕪竹邑集解案孔文祥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

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集解案孔文祥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

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

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破之集解小顏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

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集解

日一本無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欽卒益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遇律集解案劉氏云事役使李

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縹者集解服虔曰蒯音管蒯之蒯姓周名縹音薛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

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地中輿地志沛人也

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集解雍州涇陽縣西北東絕甬

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集解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

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

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縲以壽終諡為貞侯侯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縲子居代侯縲徐廣曰表云孝景中

康中二年侯居立海郡有縣縣一作縲縲音燕林音多屬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

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制成侯周繇操心堅正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

心者徐廣曰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協人謀功實天贊定齊

破項我軍常與繇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史記卷九十八考證

傳靳刷成列傳陽陵侯傳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臣照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容

先有此名年表素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臣召南按棘蒲地不可攻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

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按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臣照按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因其所都而以江陵王稱之

居為太常有罪國除漢表云坐為太常收亦側錢不收完為城旦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人憐之孟康曰齊音胡也前漢書卷九十九



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

所謂天府者也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天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

夫與人關不益其抗音胡胡剛反蘇林以為胡胡大服俗所謂胡服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

都案秦之故地此亦益天下之抗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

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案謂即日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妻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案按張晏云奉春為歲之始也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

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下計又反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奔奔見所長章昭曰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漢書作齒音廣齒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

已踰句注句注山在代州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才教反詩傳曰

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一千戶為關內侯

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

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

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道長公

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

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

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

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

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二

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

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比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

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

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案小顏云今高陵棧陽諸

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向多皆此將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案音灼曰楚漢春秋名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

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案謂逆亂

也公羊傳曰君親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

鏐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

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都尉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

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案國語謂之一稱買達案

謂之一稱杜預云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謬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衣單復具云稱也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

服短衣楚製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

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案類

狡猾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案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擐旗之

音滑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事許慎云奉取也王逸云此山名又案坤者云山在楚音戰諸生且待我我不忘

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史記卷九十九

列傳

二



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劔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葛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驅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練處葛謂以茅蒯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菹也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葛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菹又纂文云菹今之纂字也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練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徐廣曰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集解陞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集解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別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何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問句音九注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集解置酒徐廣曰置酒今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復如淳曰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適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案劉餘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難俱食淡也案說文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漢春秋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案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案昭曰閑道也如淳中問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案昭曰閑道也如淳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案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遊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案謂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鶯鳥所食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拙案屈道固委蛇音殺蓋謂是乎

史記卷九十九

史記卷九十九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稷祠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

乾隆四年校刊



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爲長

史記卷一百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

義難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

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到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

褐衣置廣柳車中也車上覆為柳瑣曰茂陵書中為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服虔臣

瑣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并與其家僮

設柳髮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輅車

之洛陽集解徐廣曰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求之急也

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

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

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

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

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單于嘗

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

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



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酒也

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

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

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見性下深淺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

官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奉教請託金錢以自顧義如孟康文穎

所說事勢屬諸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實長君善季布聞之寄

書諫實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君為介於布請見實長君曰季將

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

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

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

弟季心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字絲長

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

其名以行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為項

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

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

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質傭於齊為酒人保謂案漢書音

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

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

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音音反謂疾

令赴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榮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徐廣曰一作咄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翕侯徐廣曰復為擊齊有功也

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堯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日覆案孟康曰屢履蹈之也屢之與屢者也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舉旗則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楊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一作冀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樂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寬誠知所處

### 史記卷一百

#### 史記卷一百考證

季布樂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與此同本傳不載





史記卷一百一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駢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盎音如周。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

任盎為中郎。噲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集解徐廣曰。袁盎進曰。

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集解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主亡

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亡。政令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

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

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莊音也。丞相益畏己。而絳侯望袁盎曰。集解如淳曰。吾與而兄善。今兄廷毀我

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集解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師氏也。

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

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

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

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為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

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

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驍。不

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

列傳

二



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集解曰大臣共謀諸呂禍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集解孟康曰

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遜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

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益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益由此名重

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集解徐廣曰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益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

前日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

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摩轡上曰將軍怯邪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何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

上亦怒起入禁中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鏡乎集解張晏曰於是上乃說召語慎

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集解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

方卑溼君能日飲母苛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

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益因跪曰願請

聞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

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

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錯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益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益去益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日【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集解】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集解】如淳曰盎大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寶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寶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寶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集解】又類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集解】又類文穎曰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集解】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案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集解】如淳曰不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馳去【集解】文穎曰梁騎擊吳楚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關難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集解】如淳曰博徒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





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集解徐廣曰一作譁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孔文祥云名先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

言軍事謁見上問曰道軍所來集解如淳曰道路從吳所來也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

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梁州

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愴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時以變易張晏曰資才也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

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席弱顯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 考證

袁盎鼂錯列傳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爲得○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

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

百金之子不騎衡○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爲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顧炎武曰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



淳訓爲選未盡

袁盎卽跪說曰○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其義難通臣照按古人席地坐故起卽跪余說  
非是

錯所更令三十章○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按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郢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郢陽

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警為騎郎謂得為常侍郎也營音子移反字苑云賞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

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宜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官表云

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人秩比六百石也謂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人秩比六百石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

射釋之從行登虎圈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音夫有音夫虎圈百官表有音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

當若是邪尉無賴音夫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

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歎此嗇夫謀謀音夫晉灼曰音陳漢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

其敝徒文具耳其文而無其實無側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

而起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

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奏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

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詔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

乾隆四年校刊



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則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

臨垂邊曰厠也舊材曰厠遺傾也韋昭曰高岸死才爲厠

是時愼夫人從上指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曰走音奏趨也案走猶向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曰聲依永  
 律呂而和之案倚於絢反案謂歌聲合於

意慘惻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樽依倚木作錯也案漢書音義曰斷絮以漆著其間也蘇轍符音竹呂反量丁力成王石音曰羣羣之而進曰吏其中

祭音息慮反斷音側畧反葬音女居反案斷陳蔡以漆著其間也豈可重詩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道曰使其

有石欲君踞錦石猶有孟青石肌理細密堪爲枰檯至今猶然故奏本紀云作阿房作鄴山發北山石櫛刀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櫛取其精牢釋之荅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櫛有何憂焉使其中無可

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爲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何異

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西北咸陽路曰西  
 橋一所在東東渭橋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

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長安縣人如淳曰東漢書中丞林不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

一人犯蹕當罰金集解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案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獻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小顏云公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謂不私也

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

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

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是足也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後世謂之不若盜陵土之逆也盜王然以逆順爲差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

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土不可以口共去土人又旁具大言言乃生土寸者土

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下廷尉當是

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齊餘廣曰一作問漢書作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

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不下司馬門釋之會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

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遇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

人曰吾職解反下開買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職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

辱張廷尉使跪結職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

職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

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至孝問案謂為郎署之長也或曰以事文帝

文帝輦過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

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

將語闕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

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

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

益明主臣是驚怖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無閒處乎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上音朝遙反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殺北地

都尉尉案北地郡今寧州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

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音其月反闔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

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案謂

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案謂

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案謂

載隆四年校刊



選車之數騎萬三千案如淳云數音構百金之士十萬案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

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案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也國在匈奴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稽蓋西

抑疆秦南友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案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

立乃用郭開譏卒誅李牧案秦開是趙王寵臣戰國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案漢書曰魏尚為雲中守匈奴不敢入雲中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

養服虔云私康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康給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案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案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案尺籍者謂書其新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

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案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

少耳一言不相應案應音乙陵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

也以信案朝案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詔帝尊臣誠愚獨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案服虔曰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

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案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音大無狀驚馬案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尚

史記卷一百二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張釋之馮唐列傳用紵絮新陳絮漆其間○絮集韻音柳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凌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孟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邇反抔者埽之未燒之名也○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邇反則字當從土坏與抔不通

王遷立乃用郭開譏○臣照按上文云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毋倡也然則此句立字蓋衍文

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疑騎字之誤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張叔以父及四子皆二名奮其父趙人也趙州郡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溫縣在懷州高

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

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中涓官名居其中而涓潔也

如淳曰主通書謁出入命也受書謁從其家長安中戚里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

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傳者皆推奮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

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

為朝臣過宮門關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

失不譴讓為便坐對案不食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

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也僮僕訢訢

如也欣字韋耶曰聲和貌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遠

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

罪百官表云郎中令泰官掌居宮殿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

罪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

乾隆四年校刊



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史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正史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入子舍案劉

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為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踰謂廁潤垣

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踰謂廁潤垣

又自洗滌廁實廁實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穢釜裂器也音咸豆罌案蘇林曰論音投買達解周官城虎子

也察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察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簪晉灼曰今世謂反開小袖衫

為侯察廁此最屬近身之業案親謂父也中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

身衣也徐廣云踰短板以衣廁案親謂父也中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

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

陵非長安之咸里也正史茂陵邑中里也茂陵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

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

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

子孫咸孝然建最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誤作四正史上讀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

太僕御出上閭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案馬慶為太僕御出上

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符元年上

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案罷丞相元年上

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邱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

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

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

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官罪案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

名數者四十萬案小顏云無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

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以輔治城郭倉庫



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言欲歸于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

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是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大陵也

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起乘也按淳曰機轡之類車之戲是也操音歷謂超輪之也綰音衛謂車軸頭也

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

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責責衛綰也

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

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發言劍者人之所好故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

謫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賜綰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

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

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

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

為丞相故桃城在渭州界縣東三十里劉所封朝奏事如職所奏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

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

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為郎事文帝其

乾隆四年校刊



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案謂安疑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

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案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者猶遷至大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人

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案小顏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

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

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案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

案任城兖州縣也

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

中大夫景帝初卽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案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

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案韋昭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

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期爲不絮清案謂心中常期不絮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以是得幸

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爲不絮清案謂心中常期不絮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以是得幸

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秘戲案謂後宮中戲刺宜可秘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案正意謂師

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

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敖者名歐案魏輶案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安邱侯說之庶子也案徐廣曰張說起於方

說孝文時以治刑名言者案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驅也有刑名之書欲令各實相副也案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

六家之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也案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

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

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

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案徐廣曰訥字多作訥音同耳古字假借其萬石建陵張敖之謂邪是以其教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書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而周文處調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  
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給衣周仁之垢汚君子議之是也  
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路遺終無受此為處調故君子議此二人為其近於佞  
也君子議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無  
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敬行訥言俱嗣芳躅

史記卷一百三

史記卷一百二考證

萬石張叔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異





史記卷一百四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案下文字少卿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樂巨公名巨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公謂丈人行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

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

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舉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宜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

乾隆四年校刊



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音搏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音王財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音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音在苑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魯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音暴音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音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音三河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道都尉音都尉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月餘上還拜為司直音司直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音徐廣曰劉屈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不法數歲坐太子事音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音徐廣曰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音徐廣曰陘城縣名也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諫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榮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音將車也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音言卜日而自占者家口名數錄也谷口蜀剗道近山音蜀剗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監縣縣西界也安以為武功小邑

無家易高也音易音以政反言邑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音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

也谷口蜀剗道近山音蜀剗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監縣縣西界也安以為武功小邑

寧關開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康鹿雉兎部署老小

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少卿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

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百官表云十亭一鄉舉為親民出為三百

石長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

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驢馬兩人同

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

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

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

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

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

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

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

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

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

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

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

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郡刺以田仁

為丞相長史百官表云丞相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

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

大夫杜父兄弟也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

乾隆四年校刊



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疆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諸音羊邪者不傳事何也徐廣曰傳音附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徐廣曰鮮音仙謂太子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卷一百四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田叔列傳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帝征韓王信曰豨反史誤

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關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豐相圖在袁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徐子遠曰疑苑中即矍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

上還拜爲司直○臣照按還字疑還字之訛蓋言武帝東巡還乃拜爲司直

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臣照按此三句中必有訛脫既以坐縱太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太子冤而更族誅乎况文亦不類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諒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臣照按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臣照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爲郎中與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史記卷一百五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王劭云：璧方宜與日者龜笑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考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

扁鵲者

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勃海郡鄭人也。集解：徐廣曰：鄭當為鄭縣名，今扁鵲者，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舍客長桑君過也。正義：扁鵲者，蓋神人，扁鵲獨奇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云舍長也。正義：長音丁丈反。

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

一方人。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

脈橫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穀者，濡結中部。特以診脈為名耳。反劉氏音陳忍反。司

診占也。為醫或在齊。今濟州盧縣。或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正義：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

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正義：案韓子云：十日大夫皆懼於是

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下云：色廢脈亂。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

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案二子皆秦大夫。公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音釋：言

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

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

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大日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

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鄆邑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

四萬畝其後扁鵲過鄆者又洛州城水縣古東魏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號至此並滅也號太子死

玄云號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號則此云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

號太子非也然秦號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

好也愛也方方使之人也扁鵲中庶子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

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厲而死

名云麗氣從下麗起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

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

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

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

反鑲石橋引案杭毒熨

病之應因五藏之輪

衡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少陰之原出於太溪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出於太衝

女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

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聽聲

色黑脈當沈浮而滑也

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呼者肝病也



一



公午也蓋與趙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腠音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

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

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

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

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治病病多病病多也言而醫之所

治病道少病病多也言故病有六不治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

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

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痺音來入咸陽聞秦人

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意音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古之邾

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音百官表云公乘第八

公之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診音八十一難云

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診音八十一難云

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

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傳音

竹戀反傳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縈音紆營反乃

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續音徐廣雖

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

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漢書刑用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

子困急獨燒燒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請闕下思古歌鸛鳴憂心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

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其書無有皆安受學

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

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得見師臨苗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

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

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

經五色診奇咳有音奇咳有音奇咳有音奇咳有音奇咳有音奇咳有音奇咳有音奇咳有音奇咳有音奇咳

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術發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

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

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瘳腫反下之勇反恭後八日嘔膿東反義女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

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日一作電徐廣而靜徐廣而靜徐廣而靜徐廣而靜

送入尺為內關呂廣云脈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

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

病於筋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

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

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

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

知其後五日而瘳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

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日也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

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關陽出陰

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

主射下焦少腹及於腰尺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瘳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

三



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吃食飲

風痺忙者疑乞反忙者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

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狂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

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過心主徐廣曰過音唐過者過也謂病過心者猶刺其心也過依字

自臍已上至帶直臍反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臍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反臍上音勇下音訓所讓令人不得前後洩

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王叔脈無五藏氣右口右手寸

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從中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唯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音車車轅未欲渡也馬

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巾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

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

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

徐廣曰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脾羣早也脾亦作脆勝脾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勝脾難於大小洩溺

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溺劉涓子云溺者去衣而汗晡也所以知

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沉之而大堅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

之而大緊者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

之而大緊者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

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附病

方祥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適音釋其音恭案謂山附家適近所持財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附病得

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附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數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各平脈也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熱者言其人口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鑊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附病灸

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

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

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

經云急而腹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

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

脈曰迴風

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

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刑傳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一作龜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淺水也云手足液身體常灼反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一作徐廣曰一作奴奴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一作徐廣曰刺其足少陰脈臣

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

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一作徐廣曰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

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

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一作徐廣曰自言足熱而慙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

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一作徐廣曰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

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

能為所是案法新一作徐廣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一作徐廣曰當今之四千七

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實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

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一作徐廣曰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

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齕齒一作徐廣曰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

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舊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一作徐廣曰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礪一作徐廣曰撮以酒飲之旋乳一作徐廣曰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一作徐廣曰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閭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

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隔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

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閤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

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察之如死青之茲衆

醫不知以為大蟲坑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

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

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舊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時掌反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非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

又者無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

脅痛不可俛仰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病方客在腎

欲溺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集解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郭璞曰言可

假倩也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庫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

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窺以藥謂以燠

亂反音七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蓋而不屬蓋而不屬

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苗汜里女子薄吾病甚音此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瘻徐廣曰螻音饒

中短虫螻瘻為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莢華一撮即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

五



之於寒淫寒淫氣宛

案韻案音鬱又如字

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

王叔和云

別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蠱而毛美奉髮  
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  
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蠱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  
刺人手而蠱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秦非其  
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蠱首言髮如蠱蠱事蓋近也  
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盜輒後之

徐廣曰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

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

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

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官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

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

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三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

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

得番陰脈

方遠反番音

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

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

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

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

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

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

徐廣曰

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

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銳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

音必亦

反論聚也

而宛氣愈深

音庚愈

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

氣流行為重困於俞

音始俞反

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

案

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

王卽位十一衆醫皆以為斃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

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九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

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杏風反音徒合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瘡徐廣曰

日一作脊音才亦反瘡者失音也讀如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瘡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瘡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法

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徐廣曰上音母牡疝在鬲下上連

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鞠徐廣曰一作踰要腰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徐廣曰日明日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

得番陽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

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

量立規矩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

之徐廣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病主在所居今臣

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

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

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

六



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聘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以名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數者衛數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候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一作董謂董謂深藏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質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徐廣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臣意即往謁之

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

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徐廣曰謂上音開下音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

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徐廣曰謂中時也中亦壯年也古人謂自爾楊中倩不肯徐廣曰謂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謂須也當

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

屬意於殷曰意好數謂好術數也反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言意儒德慕聖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

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

謂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一作徐廣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一作昆索問云奇經八脈

名之曰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鑠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

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

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入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

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綬繁通

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正氣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

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

合之太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同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五丈八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六八

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半之八故腸胃凡長六丈六尺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

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

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六丈六尺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

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

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藏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員光之身其從胃至

助氣土化穀其神云光玉女子母其從胃至三兩六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溫五藏主藏榮脾神也

言其氣字故短也也其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胃至三兩六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溫五藏主藏榮脾神也

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太

司藥校尉尉卿也應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錢盛精汁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太

一也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胃至三兩六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溫五藏主藏榮脾神也

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三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

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勝脫重九兩二錢縱廣九寸盛溺九升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集解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注繆可咲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公之車也○臣照按公乘蓋以爵爲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與是也公乘爲陽慶之氏非爵也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顧炎武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案謂山跖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董份曰適其共養者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索隱大繆

故濟北王阿母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已者○臣照按正義文疑有訛脫字

史記卷一百五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五

考證

八





史記卷一百六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翺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吳王濞列傳卷四十六

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案彭海字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

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徐廣曰從他道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

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

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義徐廣曰是王

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音填諸子少乃立濞於濞為吳王

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國音國附其背音背告曰漢後五十

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

世不實服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

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案章郡後改曰

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案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郡都郡今湖州長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

水為鹽以故無賦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

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案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

乾隆四年校刊



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愾曰愾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

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報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

人代已致請禮也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請不得行使人為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

祥樂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有使自新也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

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案吳國有鑄錢貨鹽卒踐更輒與平賈卒踐更輒與平賈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

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居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此也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

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十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成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

捕無戌也雖丞相子亦在戌邊之謂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戌又行者出錢三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

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其禁弗予案此語見韓子及文也正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案此語見韓子及文

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

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

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郊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

乃益驕溢即山鑄錢案即山山山袁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

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黽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案此語見韓子及文

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案此語見韓子及文膠西王卬以賣

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

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案謂說音無文書口報

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

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祗糠及米案言祗糠盡則至

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

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張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

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王瞿然駭曰案謂劉氏瞿音九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

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案謂案所謂殷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

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

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

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

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案謂文穎曰王

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案謂太后也

景王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

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耶中令劫守其王不

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案謂徐廣曰吳王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

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案謂徐廣曰

吳吳王發案謂吳王發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



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後漢書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者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案如淳曰吳幸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

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按專以僇辱諸侯為事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註亂天下

謂也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

舉兵誅之謹聞敎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

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

沙以北案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案南越西走蜀漢中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

其民因王子率而鎮定長沙以北告越案如淳曰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越

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案如淳曰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越

面擊之三王謂淮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案如淳曰今名隴山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

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案如淳曰今名隴山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

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

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

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

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邑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

法案如淳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

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

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鄼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寶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吳楚反書聞兵未發寶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益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

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卬山鑄錢煮海水為鹽

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



質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飢受詘

彪云微遮也。飢倦也。謂遮其倦者。飢音  
 飢勞也。燕人謂勞爲飢。微音古堯反。  
 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  
 集解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之

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  
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  
被阿錫集解朝案漢書音義曰阿細縉  
也錫布也正義接東阿出縉也  
揄紵集解徐廣曰揄

雜纖羅坐霧縠集解郭璞曰言細如霧縠以覆頭  
 襞積褰絢紆徐委曲鬱橈谿谷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襞積簡錯也

繡中文理第鬱返曲有似於谿谷也（案）小顏云此說非也（案）發積今之帚攝古謂  
蘇林曰奏繡縮蹙之也繡音側救反錯音助革反戢音在代反曲字林音耶欲反（案）粉粉排排

非反  
裂后  
揚袍  
卹削  
集解  
徐廣曰  
施音遮  
衣袖也  
朝案漢書  
音義曰  
卹  
裴纖  
壘  
集解  
徐廣曰  
纖

**猗靡**集解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輿荷委也。正義與音韻反謂郢女嬭侍從王者失其車輿而倚靡。

**翳翠蔡**集解駰案漢書音義口翳甲衣裝長。

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集解徐廣曰錯音繆

日綏所執以登車正義顏云下摩蘭惠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繳也玉綏以玉飾袂綏猶

上翼復有赤毛翠身通青黃唯六翮  
飛則羽鳴翠翠然因以爲名也  
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正壽佛言似神仙也戰國策  
云邠之美女汾曰黛而黛

乃相與療於蕙圃  
集解郭璞曰獠獵也音遼  
瑟瑟爾維云青獵曰獠  
嬰珊玳瑁上金隄  
索隱嬰珊玳瑁上金隄下也音素忽反  
揜翡翠射

書音義曰鷓鴣鳥似鳳也鷓鴣司馬彪曰鷓鴣山鷓也許慎  
微曾出鐵繳施集解徐廣弋白

雙鴿下玄鶴加集韻郭璞曰詩云

黑水呼爲鵠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音義曰鵠鳥屬鵠經云音義曰鵠鳥屬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鵠音義曰鵠鳥屬集解音義曰鵠鳥屬駢家漢書

淮南子揚桂杙集解徐廣曰音良張翠帷建羽蓋罔璫玕鈞紫貝集解郭璞曰紫質黑文

坑音下郎反小者爲貝其白質如五紫點爲文昔成行列當從金鼓吹鳴賴集解駟案漢書

郭璞曰唱權聲流喝集解徐廣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壘石相擊琅琅盭盭若雷霆

之外將息療者擊靈鼓集解郭璞曰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纏乎淫淫班乎裔裔集解郭璞曰

陽雲之臺集解徐廣曰宋玉楚王游於陽臺廣曰宋玉曰在雲夢之陽

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集解徐廣曰渾千內反駟案郭將割輪卒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治

肥音寢也

刊專

三

1



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言有惠況也王悉發境

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

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

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有作階蘇林云階音階小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

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觀乎成山集解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

射乎之罘集解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

音義曰海別枝名也案齊游孟諸集解郭璞曰望之數渚云云

志云縣郭國古肅慎也亦曰挹婁在京東北八千右以湯谷爲界集解郭璞曰望之數渚云云

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右以湯谷爲界集解郭璞曰望之數渚云云

日所出也許烱田乎青丘傍俚乎海外集解郭璞曰望之數渚云云

中會不帶芥集解郭璞曰望之數渚云云

不能名契不能計集解郭璞曰望之數渚云云

之大先生又見客集解郭璞曰望之數渚云云

公听然而笑集解郭璞曰望之數渚云云

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

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

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集解郭璞曰西極國也文頴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丹水更其南集解郭璞曰西極國也

徑其北集解郭璞曰西極國也文頴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丹水更其南集解郭璞曰西極國也

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斧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華陰入河

各為盛其頭馳傳以聞案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聞

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苗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苗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棄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冀願收

大王餘兵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姓韓

遣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

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殖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

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

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

皆死膠東苗川濟南王皆死案國除納于漢鄼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

不誅徒王苗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

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案漢書景帝所封諸侯省者所幸反能薄賦歛使其

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發難案漢書景帝所封諸侯省者所幸反能薄賦歛使其

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

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案應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鑿成提局鑄於

史記卷一百六

史記卷一百六考證

吳王濞列傳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六

列傳

四



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言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徐孚遠曰吳王既擅山海之利豈得聽民盜出鹽錢耶其言無賦如說得之矣

卽使人縱殺吳王○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沸

史記卷一百七

漢 太史公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駙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寶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

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寶嬰寶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寶嬰

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寶嬰寶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寶嬰

門籍不得入朝請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國改氏由以宗

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

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

守榮陽監齊趙兵

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

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

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

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蜚將軍

乾隆四年校刊



**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謂見諫  
服虔曰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

**臣有愛不相魏其**情惜也  
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也

**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顏云沾音他兼反擔音尺占反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蚡音扶粉反又  
蚡音扶粉反又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蚡音扶粉反又  
蚡音扶粉反又

**蚡益貴幸為太**  
卿時人相號長老為諸公年少者未貴往來待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晚年也蚡益貴幸為太

**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樂孟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樂孟中所為法戒  
王太后

**賢之**徐廣曰即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  
年即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賔

**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  
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典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

**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  
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

**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  
案推轂謂自卑下王臧

**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謂除關  
以禮為服制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

**與太平舉適諸寶**通音  
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

**日至實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實太后滋不說魏其等**  
實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

**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實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  
欲奪其政也

**相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  
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

**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  
謂仕諸

**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  
謂仕諸

**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  
謂仕諸

郡及仕諸侯王國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侵短小也生貴甚張晏曰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病為京師

者猶言仕郎國也云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病為相又以為諸侯王多長

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

相又改肺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

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相者十二經有病皆十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願野王云肺病腹心也案說田決吉相者十二經有病皆十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

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當是時丞相入

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

益宅案漢書百官表曰少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

山有蓋縣樂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燒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王信也

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旒如淳曰曲旒之名通帛曰曲旒旒也蘇林曰

也招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

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

穎陰侯灌何為將軍案何是嬰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案漢書音義曰灌孟年

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

歸奮曰張晏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

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謂大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

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廖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

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被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

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

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約曰飲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七

列傳

三



酒輕重不夫醉搏甫搏謂擊之甫寶太后見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

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腴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釣稠人廣

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

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

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

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不來劉

慕嬰夫後見其矢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拊彈音普研反

爲引重秦張晏曰相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

儒過魏其侯案漢書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案服謂期功之服也故應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

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

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

曰夫以服請宜往案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

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過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

未敢嘗食武安鄢集解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藿夫愈益怒及飲酉酣夫起舞屬

丞相也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丞也相不起夫從坐上語晏之魏其乃扶權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

鑾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美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

福籍福惡兩人有怨乃襲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持之已而武安聞魏其懼夫實怒不予田亦怒

曰魏其子嘗殺人紛活之紛事魏其無所不可可愛數頃田且權夫可與也吾不敎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懼

夫魏其元光四年春集解徐廣曰疑此當承相言霍夫家在潁川黃甚民苦之請察上曰此丞相事可請霍失

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上具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索隱案勢要燕王

劉澤子康王嘉之

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

邨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集解如淳曰上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

餘半膝席集解如淳曰下席而膝半在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

貴人也屬之集解如淳曰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集解徐廣曰灌嬰孫名寶也。案漢

是改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集解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

東西宮衛尉集解綱案漢書音義曰李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集解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

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集解韋昭云言不避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

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

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居

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集解如淳曰為出

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

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

其家集解晉灼曰恐其家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集解如

朝太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

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

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集解張晏曰視

地知分野所在也。辟倪兩宮閭集解徐廣曰辟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幸天下有變而欲有

大功集解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費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就是御史大

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七

列傳

三



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轅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折必披案包攴披音疋彼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

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

趣效轍下駒張晏曰使頭於車轍下隨母而已魏其曰小馬在轍下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

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案晉灼云藉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案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案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案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案太后同母弟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

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

為首鼠兩端案前二節也魏其言義曰秃翁言嬰無官位拔援也案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云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案首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議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案魏其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

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

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

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案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

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案魏其也百官表云詔受尚書事也案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効魏其矯先帝詔罪當

棄市五年十月案五年故疑非也詔書漢書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薨按五

年者案魏其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瘁案魏其也扶來反風病也案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

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案魏其也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案魏其也月晦者春垂至也案魏其也月晦者春垂至也案魏其也

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表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  
夏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  
今不改專呼服謝罪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日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死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  
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一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訖元  
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襜褕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

短入宮不敬尺占反祿音祿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建元二年武安侯為太  
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  
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枉於武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

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筭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  
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寶嬰田蚡勢利相雄威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  
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醉倪兩官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 史記卷一百七

史記卷一百七考證  
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集解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  
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臣照按諸郎即百官表所謂議郎中郎侍郎郎郎中是也漢書作諸曹

郎

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立關以稽諸侯出入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  
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



生貴甚索隱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臣照按生貴甚言蚡生而爲太后弟貴甚言其不學無術也

不好面腴○臣照按面腴蓋面諛也或古字通或傳寫之訛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諛也若

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

棄之者不與交通○此條集解多之意及也三字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竇嬰也○顧炎武曰謂爾我皆垂墓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

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君何不目喜集解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索隱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音許旣反○臣照

按不自喜猶言不自愛下文所謂無大體是也注未合

史記卷一百八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駢 集 解

唐 國 子 傳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之間。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括地志云城安縣亦屬梁。後徙睢陽州宋城。今宋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案謂安國學韓子及維家說於騶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

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將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

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集。徐廣曰景帝

公主。如淳。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反省者案也。又云。夫前日吳楚齊趙

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難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謂關中也。又云。而諸侯擾亂一

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

責望梁王。案謂苛細。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侔鄱縣

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

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

親雖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抵音丁。禮反。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

乾隆四年校刊



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案謂不足與繩持之

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實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

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

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

所安國人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

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

江親父子之閒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

以一言過廢王臨江案如淳曰景帝書屬諸姬太子母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

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案說文云林誘

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

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

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

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閭越東越

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

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

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

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案晉灼云不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

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案許慎曰縞猶薄也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動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

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案張晏曰聶翁帥也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

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  
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馬門案崔浩云當  
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案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

六博之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案漢書云馬橫漢書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李奇云太中大夫李息爲材

官將軍臣瓚云材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

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釋名云輜重也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

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文燧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

曰幾爲漢所賣音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

塞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

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

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

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案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恢私行

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

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

重猶頗可得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略智足以當世取舍

而出於忠厚焉案出者去也言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邾他皆天

下名士邾音邾音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

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案漢書曰如淳曰爲天子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

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

擊匈奴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案漢書曰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

乾隆四年校刊



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七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生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史記卷一百八

史記卷一百八考證

韓長孺列傳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

吳相袁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

當是此傳誤

因大行王恢言上○臣照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國與王恢辨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於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於財宜其所舉皆汙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繆徐子遠曰出於忠厚言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為去言無忠厚之行非也觀贊語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九

漢 中 郎 外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解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案小類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案如淳云非用善騎射殺首

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補武騎常侍也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

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

張晏曰為武騎郎將案小類云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

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案文穎曰廣為漢將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案昆音

國官名公孫姓昆邪人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

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

從廣案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案董巴與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

騎數十縱案徐廣曰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射音石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

必射雕者也案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

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九



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

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也

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

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

廣行無部伍行陣

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便音不擊

刁斗以自衛

案孟康曰以銅作鐃器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有柄斗似鏡無緣音燕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

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斥度也候視也望也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日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

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

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軍

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

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

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

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

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

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

案百官志云尉大夫孫名強

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

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案百官志云尉大夫孫名強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

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

日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

集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

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

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

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

如淳曰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

如淳曰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

以飲不勝者謂飲求疏密持酒飲者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

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因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

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而廣軍無

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

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

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

大黃射其裨將謂副將也射殺之謂射殺副將也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

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

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

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案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元狩二年中

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案以九品而論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

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

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案謂不然無尺寸之功以得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



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日得廣

食其為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從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

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案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臣願居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案廣知其文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案廣知其文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

或失道案廣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案廣失道也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案廣失道也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

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間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

又音許乾反 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實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實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

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

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

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

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

劉氏音向大類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

去病死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

為建章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集徐廣

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二十四里地理志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

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

山正集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

里伊州在京西北四而使陵將其射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

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

戰連門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

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

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俊俊如鄙人七旬反漢

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東隱述贊曰猿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圖陣摧鋒邊郡

史記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醫巫高賈百工也○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

力從大將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劉奉世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廣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

乾隆四年校刊



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  
凌稚隆曰一本王下無於字







地理志天水有綿諸道狄道應劭以獼戎邑音桓正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道放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獼戎邑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渠戎國秦為北地郡也正義大荔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大荔國也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南三十里古之獼戎邑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北有林胡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樓煩故燕北有東胡山戎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地也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姓父子男女悉髡鬻為輕便也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并代以臨胡貉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

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城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志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

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陽正義括地志云獼戎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括地志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

列傳

二



因邊山險澁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案韋昭曰臨洮隴西縣也

萬餘里東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案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入遼水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案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案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天為操聚謂子為孤塗單子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案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曰頭曼案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復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案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如字後有所愛閼氏案閼氏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

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

為鳴鏑案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

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

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

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

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案徐廣曰秦二世元年王辰歲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

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

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子東胡

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脫脫案韋昭曰界上屯守處脫脫

反脫音同活反案按境上斥墜之室為脫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脫脫外棄地匈奴非

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子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

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

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

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秦因不改

施秦是也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

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

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集解服虔曰谷音更左右大將

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集解案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屠一作諸故常

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

呼衍氏蘭氏集解案呼衍氏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其後有須卜氏集解案須卜氏主獄訟後漢

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集解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以往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

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集解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以往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

案魏畧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蓋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臣亦羊稱說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

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菱姓之別徙于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

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

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

自置千長百長什長集解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裨小王相封集解徐

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集解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裨小王相封集解徐

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蹄林集解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秋

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之武書云相競趨蹄林則服虔說是也又趙昭音多蓋反姚氏案李牧

傳大破匈奴滅禰禮此字與章昭音頤同然林禮聲相近或以林為禮也集解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秋

解早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有豎課校人畜集解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秋計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

輒集解案漢書音義曰匈奴秋計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

乾隆四年校刊



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其座北向長者日上戌

已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漢書作數

云或數十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

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起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

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魏略云丁靈在東居北去匈奴近接習水

國正其已上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

卒之墜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

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在平城東

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案青驪青色馬也

而願皆白馬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說文南方盡驊騮馬赤黃曰驪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關

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

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

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稀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

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

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綈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

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

妄言高后欲擊之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漢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君生於溫澤之中長於至野

無高后怨諸將日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案漢書李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

欲擊之





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

音啼

緣綉各四十匹

案說文

使中大夫意謂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

稽粥立

稽音有

號曰老上單于

稽粥單于初立

徐廣曰一云稽粥第

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

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

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中行姓說名也

行音胡郎反

傅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

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

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歸漢矣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湊酪之便

美也

案湊乳汁也音鄒奉反

字林云湊音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

正書畜

許六反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

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

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

以齋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

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

案義曰穹廬旃帳

父

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

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

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

案詳漢書作

其父兄之妻

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

案以言陳宇室屋

之極

營其生至於氣力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

竭也屈音其物反

而佔佔

案昌

冠固何當

案昌

日俗

顧無多辭令喋喋

案利口也

而佔佔

案昌

冠固何當

案昌

日俗

多口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

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

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

也音若

辨監之監

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

也音若

辨監之監

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

也音若

辨監之監

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

也音若

辨監之監

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

也音若

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九反日夜敕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

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匈奴反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徐廣曰在安定

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徐廣曰在安定

彭城在涇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徐廣曰在安定

年通回中道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徐廣曰在安定

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

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徐廣曰案表盧作寧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

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徐廣曰案表盧作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

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

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居雕渠難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漢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

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徐廣曰闐音安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

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

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藁金帛絲絮侏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

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

偏載朕與單于皆指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

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案跋音岐又音企蟲鳥之類或以睡而行或以喙而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

尼等責其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



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遣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

于既立後元三年立徐廣曰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

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

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

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

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

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

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衛青傳唯稱聶翁壹故顧氏奸

蘭蘭蘭蘭案新音干干出物與匈奴交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

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蘇林云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

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微如淳云

尉史各二人也尉史各二人也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

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

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關案

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如淳云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

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

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四放廣放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

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

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

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上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之谷之什

案音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案音斗辟縣中地

正義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棄與胡也

是歲漢之

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伊稚斜音持利反斜音士  
 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旣立

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

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

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

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集解徐廣曰合有三百耳右將軍建正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正義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集解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磻曰沙土日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

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驃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使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

**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集韻駢山傳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

蘇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一本館姓徐天原秦重其地徐徐仲舉不封封金人曹金份傳是其建法  
 乾隆四年校刊  
 初專  
 六



以為祭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案韋昭曰匈奴失二得胡首

天山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案韋昭曰匈奴失二得胡首

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

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

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

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

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案徐廣曰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

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

南新秦中以實之案服虔云地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屬秦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

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從內郡人而減北地以西戌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

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

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

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幕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

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

九千級北至闕顏山趙信城而還案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

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

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

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案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

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案徐廣曰在金城索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地接匈奴以北案更始食之漢境連接匈奴故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太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

故亦數萬案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臺訪議高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

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越東越南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里至浮苴井而還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名去今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官問所使郭吉禮單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之北海上北海即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大子入漢為質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肅州今以高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嶺南連間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而擊之都焉水北為王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案漢書音義曰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音義音紀言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也漢書作儒先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

列傳



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而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征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集解徐廣曰匈奴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盧集解徐廣曰匈奴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集解徐廣曰匈奴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集解徐廣曰匈奴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

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集解徐廣曰匈奴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求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集解徐廣曰匈奴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

單于弟右賢王集解徐廣曰匈奴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也集解徐廣曰匈奴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衛伉屯其傍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集解徐廣曰匈奴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里集解徐廣曰匈奴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虜郭即此也長老傳云郭北百八十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

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

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

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音子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

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可以復歸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

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

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音胡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

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音伊州在得胡首虜萬餘級

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數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音徐廣

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

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

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音徐廣曰余一作

余吾音北鮮水出焉北流注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

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音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得來還千人

一兩人耳音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音天漢四年

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音御音語其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

使廣利得降匈奴音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音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為其切當世

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音案問者無也謂其無實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音微音工堯

乾隆四年校刊



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峻皆非也而務調納其說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以便偏指不參終始利彼已將率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霍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害也深堯雖賢與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且欲與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檢狄軍弼居于北邊說稱夏裔式倮周篇頌隨畜牧屢擾塵燭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帑藏未盡中權

史記卷一百十

史記卷一百十考證

匈奴列傳○顧炎武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宣父○困學紀聞曰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宣父三傳而武王

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直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

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臣照按索隱引續漢書蓋有說脫字今據後漢烏桓傳

云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為號焉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又曰父

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為輕便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襄公四

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閭若璩曰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蒙恬傳作三十萬眾

築四十四縣城○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四年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臣照按老固稱翁

但索隱於韓安國傳既云聶姓翁壹名何於此復有異說也

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如淳云以利中傷之○徐子遠曰如淳之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塞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畧千餘人○漢書恭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衛青傳作代郡太守友  
則及爲友無疑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臣照按此下疑有關文然漢亦仍之無所增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  
策○臣照按索隱讀作以便偏指不參句彼已將率句席中國廣大句氣奮人主句因以決策句誤也應作  
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已句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句人主因以決策句蓋謂言匈奴者務調納其說以便申  
其一偏之見而不以彼已利害短長參之其將率則席中國盛勢以奮其氣人主就此輩決策是以無功也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案衛媼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

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有小顏云衛

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

所冒之姓為父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案徐廣曰青參會孫平陽夷

與母皆未明也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鳴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

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案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案徐廣曰皆冒衛氏青為侯家

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案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皆冒衛氏青為侯家

不以為兄弟數案音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案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有一鉗徒案張晏曰甘相青曰貴

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

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案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

也無子姊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案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

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案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

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案徐廣曰陳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

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

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

乾隆四年校刊



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案衛即衛太子也立為

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

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高闕山名小顏云一遂略

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案朔方郡在朔方之北也

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案朔方城在朔方之北也

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案岸頭侯在岸頭之北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

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案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與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案太原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案朔方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之

東河案東河北伐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國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案榆谿舊塞在榆谿之北也

舊塞名或曰按尋也案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大絕梓領梁北河案梁北河在梁之北也

山諸次水出焉案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案梁北河在梁之北也

蒲泥破符離案符離在蒲泥之北也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案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衆言執其生口問之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案代郡太守友

者太守名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遊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案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

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

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

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案王十餘人

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

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案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

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案伉為宜春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

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經祿中正長

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

王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案非邑地因戰功為

獲王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

封賀為南窮侯徐廣曰窮宜作窮音匹孝反韋昭云縣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

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

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

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

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

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

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張晏曰正長史安律都軍議郎周霸等

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

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

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

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

乾隆四年校刊



受詔與壯士為剿姚校尉案劉服度音飄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票鷄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

斬捕首虜過當案劉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剿姚校尉去病斬首虜

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軍亡大父行籍若侯產案張晏曰籍若胡侯案行音胡浪反謂生捕季父

羅姑比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

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

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

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

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

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案今案大夏國在大宛之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

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案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勲始置驃騎

將軍位在二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案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勲始置驃騎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口髦尾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鵲

邀漢案漢書音速漢音卜崔浩云匈奴部涉狐奴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義曰音反山名也討

文云懾懼失氣也劉氏莫獲軍于子案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馬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云懾式涉反懾之涉反案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馬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案徐廣曰全一作金執渾邪王子及

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居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

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

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

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

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案張晏曰居延水名也遂過小月氏案張晏曰胡王也首音才由反

山遂號攻祁連山案西河書事謂白山即天山神連恐非也得會涂王案張晏曰胡王也首音才由反

曾游王此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

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証減什三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益封去病五千

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音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音捕稽且王音千騎

將得王王母各一人案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匈奴之將屬趙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

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案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爲驃校尉句王高不識

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案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將軍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疑多是誤輝音碑也

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案漢表作僕朋

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案漢表作僕朋

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

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案漢表作僕朋

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

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

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

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案漢書他合反案封其裨王呼毒尼爲

下摩侯案漢書他合反案封其裨王呼毒尼爲

梁禽黎爲河基侯案漢書他合反案封其裨王呼毒尼爲

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城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

弦萬有餘人誅獲案漢書他合反案封其裨王呼毒尼爲

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案漢書他合反案封其裨王呼毒尼爲

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案漢書他合反案封其裨王呼毒尼爲

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案漢書他合反案封其裨王呼毒尼爲

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案漢書他合反案封其裨王呼毒尼爲

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案漢書他合反案封其裨王呼毒尼爲



史記卷一百十一 列傳

三

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平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五郡謂

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以將來之民分置五郡各依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正案幕

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

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正言轉軍之士及步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

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大僕為左將軍

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

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

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正案孫吳兵法曰有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

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

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尋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

解語云紛拏相率也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

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徐廣曰遲一作黎黎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行二百餘里

音德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

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

軍軍人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正音祿單

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

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

單于之土正案徐廣曰第一作允嗣案約輕齋絕大幕涉獲章渠正案徐廣曰獲一作護案小顏云涉謂涉

書云涉獲單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書名雙也斬獲旗鼓歷涉離侯侯小顏云山名歷

度濟弓間包攬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集解徐廣曰王一作藉將軍

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胡王號也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翰海集解張晏曰登海邊山以

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集解卓遠

卓遠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集解徐廣曰從驃騎將軍獲王

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集解徐廣曰從驃騎將軍獲王

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集解徐廣曰從驃騎將軍獲王

作制並音專小顏音之克反軒音居言反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

稽越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集解徐廣曰從驃騎將軍獲王

大庶長案徐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間官及私

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集解如淳曰大將

大司馬之號也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

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驃皆加此官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

不泄案孔文祥云謂實重少言膽氣有氣敢任謂果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

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

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

尚穿域蹋鞠集解徐廣曰穿地為管城鞬鞞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薏鞬鞞音巨六反劉向別錄云賜鞠兵勢所

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

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集解徐廣曰屬國即上分置邊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

冢像祁連山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上有堅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諡之并武與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廣地曰景桓侯

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關土服遠曰桓案景桓

云諡之并武與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諡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

廣地曰景桓也子嬪代侯市戰反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諡哀侯無子

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

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諡徐廣曰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

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

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

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

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

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

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坐法失

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

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郊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

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

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小顏音質案北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

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

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

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音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

再出擊匈奴至余吾音余餘又音音余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

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音沮雲中人音雲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音蔡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

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羽人也音食縣名在馬期發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音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

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領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

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大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音彘待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

樓船將軍坐法死

元隆四年校刊

列傳

五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集解徐廣曰再出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集解謂龍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州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集解漢書云西河平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集解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河水無功後二歲集解徐廣曰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集解

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集解徐廣曰以大初二年入匈奴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集解謂不爲賢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集解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忽從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鵠寵榮斯帶取亂奔章剿姚繼踵再靜邊方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考證

衛將軍驃騎副傳人奴之生得無咎罵即足矣臣照按費袞曰人奴之爲一句生得無咎罵即足矣爲一句

生讀如生乃與憎等爲伍之生其說亦可通

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漢表作一千戶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漢書作三千八百戶

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漢表從平一千一百戶

議郎周霸等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云魯周霸至膠西內史申公弟子也

誅全甲○凌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塵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令史記於短兵下无塵臯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注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注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爲是也○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叙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校尉僕多有功索隱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臣照按僕朋祇一見於漢表耳史漢驃騎傳及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皆作僕多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則是僕朋爲誤非僕多誤也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按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丞尚誤況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仍與之勞○凌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與注重興軍旅之勞也  
連行殊遠○臣照按連漢書作卓隸辨曰祝睦後碑懿德遠優按卓古通遼楚辭哀時命處卓卓而日遠今卓一作連

元封元年殪卒○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臣照按驃騎將軍武帝特立此名以寵去病者本傳元光五年公孫敖爲騎將軍此驃字蓋衍

乾隆四年校刊



家在漢中○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卿張騫家在漢中二家字一本作冢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臣照謂涼肅等州○按正義謂涼肅等州句謂字上疑脫

酒泉二字

史記卷一百十二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表云菑川國文帝分

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交州及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

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

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

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

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

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

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

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弘服之有領緣以為飾也二歲中集解徐廣曰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

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

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

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海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

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集解章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

乾隆四年校刊



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

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

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

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也比音鼻此者近也小顏音此方之此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

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論漢書云坐不遺錮野令史成詣公車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

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

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門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

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

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土庶法之教而後成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

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

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

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

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音廉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

以河為境地固澤徐廣曰一作斥鹹鹵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

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發芻輓粟文穎曰

是起於東睡徐廣曰睡在東萊音絕音逐瑞反注音疑其音同也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

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

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

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

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



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利已若章邯之此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音岳嚴本姓莊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全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

敵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

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蟻蠹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氏本作錄音同示不復用

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

下智巧上猶向也貴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

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戎

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案尉佗姓趙佗也音屠睢人姓名雖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章昭

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

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

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如字或音據陳舉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

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

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進益也至於霸王時教使

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

郎降羌樊略滅州如淳曰東夷也音白北反又皮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匈奴城名音

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

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

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

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旁

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



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書不宜乃容大興或爲史記相承關脫也

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

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

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

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從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

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

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

行暴施之

此本作暴暴者言日暮遠恐赴前塗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

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

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

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

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爲終不

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

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

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

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

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集解徐廣曰孔車浚人也沛有浚縣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集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墨

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集解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案廣所云則又非稽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

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

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

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

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集解音未有若故丞相平津

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

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集解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

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

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子相位

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

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集解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材

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羊豕之間集解案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集解案昭曰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始以蒲輪迎枚生集解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裏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畫或畫縠以為榮飾也見主父而歎息集解案上



上書上曰公等安在羣臣慕衛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斯何相見之晚者是也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妬龍備榮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考證

平津侯主父列傳二歲中至左內史集解徐廣曰一云一歲○臣浩按一歲中為是弘以五年對策即於是年

為左內史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嚴本姓莊漢明帝

諱後並改姓嚴也○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

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又使尉佗屠睢將

樓船之士南攻百越○臣照按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

萬為五軍則此佗字疑衍弘為舉首○王若虛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關文乎後聖不循○董

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後世不能循也始之盛也○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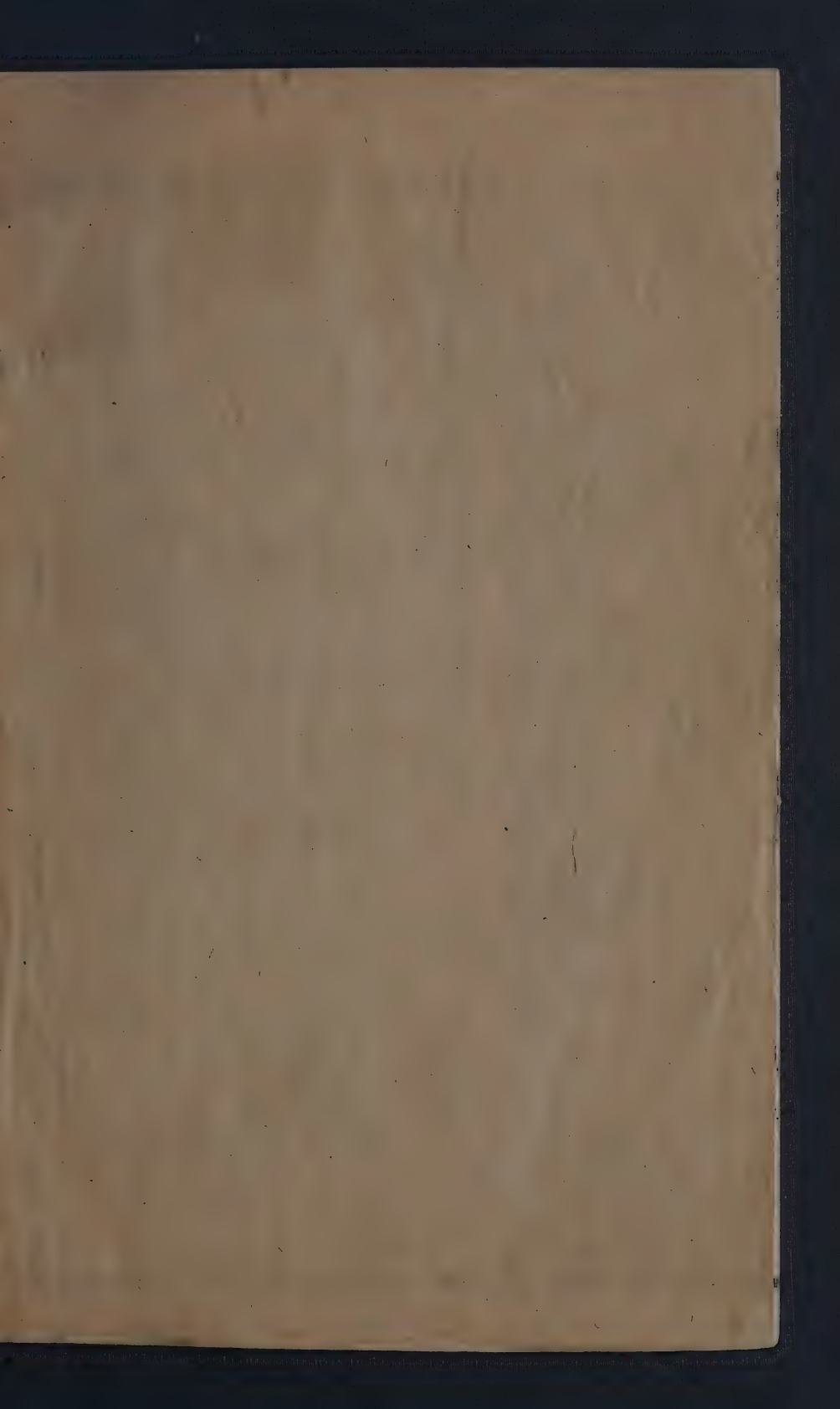
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徐孚遠曰封泰山用蒲輪恐傷草木也迎賢人用蒲輪

欲令車安也索隱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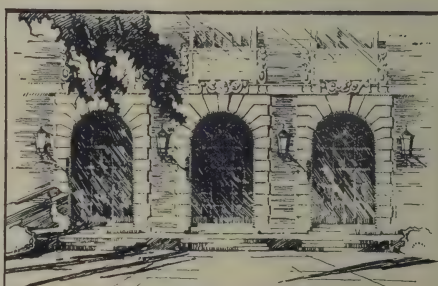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考證







欽定史記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931

ss71s

1905

v. 8





史記卷一百十三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正尉佗都廣尉佗者真定人也尉佗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姓趙氏秦時

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為楚收揚越尉佗揚州之南越也秦置桂林南海象郡更名桂林曰鬱林

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為南尉佗地理志云秦更名為南尉佗地理志云秦更名為南

乃平越地至二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尉佗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尉佗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

東泉因以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尉佗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尉佗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

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

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秦所通越道尉佗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尉佗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

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

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行南海尉事尉佗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尉佗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

之被被音皮義反尉佗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尉佗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

會也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吏橫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壘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

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野田嶺當是陽山開鄭氏劉氏本遼並作淫音年結反漢書作淫谿音皇又衛青傳

云出桂陽下淫水是而姚案云史記作淫今本有淫淫及淫不同蓋由見輒改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

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開未知孰是然鄭認作淫漢書作淫蓋近於古

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為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

武王案韋昭曰生也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

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三

列傳

一



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

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竈即南越王名也處縣名屬河內音林間會暑溼

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嶺即南越王名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駱即南越王名也

漢書音義曰駱越也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爲駱侯諸縣自名爲駱將

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綽侯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

主交趾九真二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

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

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

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

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

裸國亦稱王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

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南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纁陸賈還報孝文帝

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

孫胡爲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兩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

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

與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

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與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

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與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

可以說好語入見漢書悅作休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

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李師云藏其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

鄲繆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興繆氏及即位上書請立繆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

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

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末為嬰齊姬時常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

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一作決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

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

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

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

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連秦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案

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

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權華昭曰特使者為介胃也

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特介者閒也以言間特漢使之權意即得矣案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

然云特為介胃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案介者實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

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待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若苦不便

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鑱嘉以矛案華昭曰鑱

林鑱音七凶反又吳王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案謂分取其兵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

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

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

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邾音古治反

於是天子遣千秋案徐廣曰千秋校尉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

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

乾隆四年校刊



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案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以圖案南康記

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案功臣表成安侯

安屬卿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案龍亢屬漢書作藥乃下救曰天子微諸侯力攻讎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樓船十萬師案時

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匯水徐廣曰一作匯水

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案劉氏云匯當作渥漢書云下渥水也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案徐廣曰一作

出零陵或下離水案徐廣曰一作離水徐廣曰一作離水

罪人發夜郎兵案曲州協州下牂牁江出南徼外東通案威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

陷尋陝破石門案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

也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

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案徐廣曰呂翬曰犂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犂旦為遲旦謂

也天未明而向黑也漢書史記亦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案徐廣曰在東萊越耶徐廣曰在東萊越耶案徐廣曰在東萊越耶

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蔡侯案徐廣曰在東萊越耶徐廣曰在東萊越耶案徐廣曰在東萊越耶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案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

陽令意 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案漢書音義曰桂諭駝駱屬漢案漢書音義曰桂

又別漢兵至降封為姚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軍取為陳侯桂林監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耶

居翁為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諸陽姚安道縣三縣皆屬南陽陳音遠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耶

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案漢書音義曰桂諭駝駱屬漢案漢書音義曰桂

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

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駝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欲急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殫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案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驅越推南裔陸賈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考證

南越尉佗列傳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按龍亢屬譙國○臣照按年表索隱曰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

止是龍有亢者誤也此處索隱注自相矛盾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三





史記卷一百十四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集解韋昭曰閩音武中反東越之別名秦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翳

氏集解徐廣曰翳一作驁徐廣說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是秦小願以為郡今之

泉州建安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王

命弗王集解韋昭曰秦書音義曰主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

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集解應劭曰在吳都

東甌集解徐廣曰今之永寧也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

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

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

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

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

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想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

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送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

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集解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眾四

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

乾隆四年校刊



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

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鏖殺王劉氏鑑音憲鏖撞也即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

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頌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千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韻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率王

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絲君丑不與謀焉徐廣曰絲音播絲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

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

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

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

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

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百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元

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白沙徐廣曰在豫章界案今豫章北三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梅嶺殺漢三校尉是

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

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

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濤將軍出若邪白沙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閩越州有若

邪白沙東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

率錢唐轅終古錢唐杭州縣轅姓終古名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作譚案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樓字今自

兵未往故越行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行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

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

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案繇王昭

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案繇王昭

侯敖為開陵侯集解徐廣云散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

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

繚婁侯集解繚婁漢書音義曰音遼榮索隱繚婁集解繚婁漢書音義曰音遼榮

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集解繚婁漢書音義曰音遼榮

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人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

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日無諸既席漢寵實因秦餘翳駭

為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鏹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考證

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臣照按越為楚滅子孫分散臣服於楚越世家雖有或為王或為君之

言其實自相稱署而不得比於宋衛中山之數者也秦兼天下罷侯置守六國之後尚不得尺土寸地矧區

區江南海上之越別奉以君長之號乎疑無諸與搖皆已廢為庶人陳項兵起乃始糾合義旅閩越之民尚

思舊德相率景從耳





莫 中 郎 外 史 兵 曹 參 軍 裴 驕 集 解

宋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洙水三水合為洙水疑樂浪朝鮮取名

朝鮮正音潮仙二音案朝音潮直驛反鮮音仙以有洙水故名也洙一音誼

屬真番常略二國曰屬已也應劭云元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為置吏

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洙水為界反音遼東地理志云洙水出遼東

外西南至樂浪縣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謂聚黨千餘人雖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洙水居

秦故空地下郭案地理志遼東有險瀆縣朝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險音遼東

云古邑名應劭出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謂聚黨千餘人雖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洙水居

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

皆來服屬東夷小方數千里在師師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

元封二年遣使涉何誘諭右渠誘一作譙說文云譙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洙水使御刺殺送何者

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音地理志云遼東郡武

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五

列傳





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

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

及難離咎悔失番閩乃反見疑

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義涉何誣上兆禍自斯孤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 史記卷一百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考證

朝鮮列傳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集解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凌雅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啖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史記卷一百十六

漢 太史公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正在什數夜郎最大正劉氏數音所具反鄰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健為屬國也韋昭

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正今瀘州其西靡莫之屬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也正其西靡莫之屬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大為縣屬越萬太守所理也正其西靡莫之屬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都最大此皆離結耕田有邑聚正音直追反結音作維其外西自同師以東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益州樓音葉正上音樓樓澤在廣北百餘里名為犛昆明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漢樓榆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桑榆上屬國也正編步典反音許六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犛以東北君長

以什數徒笮都最大正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雅州印都山本名印正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作山故印人笮人界正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羌九蠻各有部落也正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義姑地志曰麗石成州仇池山上正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躋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昆州即莊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躋者攷楚莊王苗裔也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義姑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

常領案音案畧通五尺道正謂棧道廣五尺正案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

乾隆四年校刊



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微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狹焉樊僮北今益州南戎州髦牛以此巴蜀殷

富反服虔曰舊京師有樊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咸使番陽令番唐

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其葉作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

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

牂牁崔浩云詳河繫船代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

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

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

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案食

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屬徼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

綰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案牂牁

船牁以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

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

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土罷

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

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

一都尉案徐廣曰元光六稍令犍為自葆就案犍為自葆守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

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案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案徐廣曰字或作

屠胡是也案屠胡身音拍毒音篤小顏亦曰拍為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焉因

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

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案徐廣曰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

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正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

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

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且音子餘反小國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

蜀罪人營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即頭蘭常隔滇道者

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

破後及漢誅且蘭叩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叩都為越犍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

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

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

靡莫漢書二國與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

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叩竹西夷後擗剽分二方集解蜀案漢

音崩擗謂被分割也刻音匹妙反言西夷後卒為七郡集解徐廣曰犍為牂牁越犍

被擗制遂割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制亦分義卒為七郡集解徐廣曰犍為牂牁越犍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

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叩笮牂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 史記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傳自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集解徐廣曰徙在漢嘉作音昨在越犍○臣昭按華陽

國志曰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犍曰笮蜀曰叩與徐所說不同

乃拜蒙為郎中將○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六

列傳

二





史記卷一百十七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案右不宜在西南夷之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案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後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

親名之曰犬子案孟康云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劍還相如受七經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貴為郎事孝景帝為

武騎常侍案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任職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

乘吳莊忌夫子之徒案徐廣曰名忌字夫子案鄒陽傳云枚先生與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相如以為說蘭而徐廣云字為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莊改姓嚴也

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

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案臨邛郭亭也

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

孫家僅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

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

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案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案張揖云挑燒也以琴中燒

琴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室室通人避事我賜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

章昭曰開讀曰開甚得都邑之容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

記登四年校刊 列傳



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云璩郭璞云璩不以禮爲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徙四壁立集解郭璞曰言貧窮也索

集解郭璞曰  
言貧窮也索

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文君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弟假貨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卽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器也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

三尺布作形如鑽鼻稱此者言其與保庸雜作集韻韋昭曰友器也今銅印言鑽鼻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集韻韋昭曰友器之兩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集韻韋昭曰友器也每食必除麤者卓王孫

聞而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

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

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

上集郭美曰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

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尙書給筆札相如

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集解郭璞曰鳥有先生者集解徐廣曰鳥有此事也爲齊難集解郭璞曰無是公者無

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集韻郭璞曰以故空藉此三人爲辭音假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

節僉因以風陳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

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虛

日樂獲乎平日少然則可樂日樂樂齊王之欲夸樂以車騎之衆而樂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

日樂獲參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傳樂死三之役之作以正愚之耳目作善以生萬民之志

王駕車千乘，還依高駟。日放游獵死，不游獵。吳昌引山云：「罪免。」吾也。強竟也。

胎應云謂持一腳也司馬彪曰腳椅也說文云椅偏引一腳也齊方畧汴害倉头車地多鹽鹵生肉也

馳也音務云爲染或爲滓與下文疇割輪滓意同也身中獲多利而自亡置言售曰楚才有二所履滑泥獲

地饒樂若此者。楚王之猶何與寡人。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一有飢食。取之。



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者特其小小者耳謂漢書地理志云楚有七澤一曰雲夢

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二此湖也陸安陸有雲夢城

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邱湖俗云卽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二此湖也陸安陸有雲夢城

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一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律岑巖參差日月

蔽虧書注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陲下屬江河其

土則丹青赭堊集韻徐廣曰一作現案漢書音義曰高山產赭日月虧缺半見黃白垺集韻徐廣曰音符附案漢書音義曰蘇林音附

正案對曰雌黃出武錫碧金銀正案類云錫青金也衆色炫耀照爛龍鱗集韻郭璞曰其石則赤玉玫瑰

都山谷與雄黃同山琳瑯琨瑀集韻郭璞曰琳瑯石也琨瑀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瑀石鍊之

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瑯琨瑀集韻郭璞曰琳瑯石也琨瑀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瑀石鍊之

精案字或作昆吾也水城功玄厲集韻郭璞曰玄厲石也玄厲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瑀石鍊之

馬門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集韻郭璞曰昌蒲一名白芷若杜若也

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華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麝

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麝蕙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葉似葵故藥對

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蕙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

鳥遼射干本草名鳥扇也司馬彪云芎藭似葉本郭璞云今江離麋蕪諸蔗得且集韻徐廣曰芎藭四沃反

蕪蕪正也似蛇床而香諸蕪甘栢也得且蕪荷也集韻徐廣曰蕪蕪正也似蛇床而香諸蕪甘栢也得且蕪荷也

云者是也廣志云亦葉紅花則與張助所說又別案今芎藭苗江離蕪蕪相類備是一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蕪蕪名新正藥對以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類云巴蕉也郭璞以爲蕪蕪屬未知孰是一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物也傳音普各反以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類云巴蕉也郭璞以爲蕪蕪屬未知孰是一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登降陟屺音移案案衍壇曼集韻司馬彪云案衍壇曼音徒旦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集韻郭璞曰巫山

燥則生葳蕤苞荔集韻徐廣曰葳蕤苞荔音威蕤也薛莎青蘋集韻徐廣曰薛莎音先結反其卑淫則生藏葳蕤葳蕤東薔離胡

中國苗燕麥是也薛莎青蘋集韻徐廣曰薛莎音先結反其卑淫則生藏葳蕤葳蕤東薔離胡

盧也集韻徐廣曰盧卑音桓國有蓄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熱藥加孟康云葳蕤似蘆也郭璞云葳蕤尾草也薔離小

東人呼爲葳蕤又云葳蕤也似葦而細小江東人呼爲烏蕪蕪音五忠反藏葳蕤葳蕤東薔離胡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二



於服普也。汭，會。這，屈。紇，乎。心。繫。孫。若。國。魯。拔。章。爾。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表。回。節也。宗。魯。司。馬。彪。云。弭。猶。低。也。



翺翔容與郭璞曰言自得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飢受訕集解徐廣曰說音劇翺案郭璞曰說

而取之集解司馬彪云微過也飢倦也謂過其倦者飢音瑱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集解郭璞曰曼姬

刺諫音屈集解文云郭國出好女曼姬楚武王夫人鄧阿錫集解郭璞曰錫布也集解按東阿出綸也掄紵集解郭璞曰掄

也集解云紵之色若縞也集解雜纖羅至霧縠集解郭璞曰縠音細縠積寒縠紵徐委曲鬱撓集解徐廣曰縠

塞縮也縠積也其縠中文襄弗縠也曲有似於縠谷也集解小顏云此說非也縠積今之帶鄒故謂粉粉袞袞

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襄弗縠也曲有似於縠谷也集解小顏云此說非也縠積今之帶鄒故謂粉粉袞袞

日綴桂衣飾集解扶輿倚靡集解郭璞曰扶輿謂車也倚靡謂衣飾也集解郭璞曰扶輿謂車也倚靡謂衣飾也

起也萃萋衣聲也集解韋昭曰反萃音翠萃反郭璞曰下摩蘭惠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集解徐廣曰威蕤

萃萋萋瑤琤也集解韋昭曰反萃音翠萃反郭璞曰下摩蘭惠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集解徐廣曰威蕤

繞玉綵集解郭璞曰綵謂綺也繞玉綵謂綺也繞玉綵謂綺也繞玉綵謂綺也

身通黑唯前背上翼復有赤毛翠身通青黃唯六翮也集解郭璞曰六翮謂翼也

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翠翡翠然因以為名也集解郭璞曰六翮謂翼也

謂之神仙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集解郭璞曰獠獵也音遼獠獠勃率上金隄集解郭璞曰隄音素忽反揜翡翠射

鵠連駕鵠集解郭璞曰鵠似鴈而黑赤呼為鵠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之鵠鵠神鳥飛光竟天也集解郭璞曰鵠

馬鹿云鵠似鴈而黑赤呼為鵠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之鵠鵠神鳥飛光竟天也集解郭璞曰鵠

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揚桂柁集解郭璞曰柁音曳駟張翠帷建羽蓋周瑀玳瑁紫貝也集解郭璞曰玳瑁

貝水之介蟲大者蛻音下即反真者趾為貝其質如五紫點傳文貝實龜是也集解郭璞曰玳瑁

籊籊歌集解郭璞曰籊籊音下即反真者趾為貝其質如五紫點傳文貝實龜是也集解郭璞曰玳瑁

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集解郭璞曰靈鼓音六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集解郭璞曰

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集解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藥五味也集解郭璞曰藥五味也集解郭璞曰藥五味也集解郭璞曰藥五味也

覽隆四年校刊

古今文選卷之六

賦

王



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王悉發境

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

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

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郭璞曰有作階蘇林云階音階小南有琅邪在琅邪縣界

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觀乎成山郭璞曰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張揖云觀圖也於山上樂宮闕郭璞言在

北在萊州文登縣東射乎之罘郭璞曰在萊州文登縣東之罘山在北平縣射獵其上也

音義曰海別枝名也案齊志云郭璞曰宋之戴澤名正郭璞曰禮職方邪與肅慎為鄰北坡之括地

志云蘇南國古肅慎也亦曰把婁在京東北八千右以湯谷為界郭璞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

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右以湯谷為界郭璞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

日所出也許惲田乎青丘傍俚乎海外郭璞曰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胃

中曾不蒂芥郭璞曰張揖云蒂芥刺鱗也若乃倏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

不能名契不能計郭璞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

之大先生又見客郭璞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是以王辭而不能復郭璞曰復答也何為無用應哉無是

公听然而笑郭璞曰听音斷又音牛隱反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逆職也

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

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

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郭璞曰郭璞曰西極國也文穎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西故言右丹水更其南郭璞曰案漢書音義曰

徑其北郭璞曰郭璞曰案漢書音義曰紫淵郭璞曰案漢書音義曰田西北而入渭澹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渭水出安宜澧陽縣并山出東入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華陰入河

又出苑夫也渭水出安宜澧陽縣并山出東入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華陰入河



鄧潦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潦張揖曰豐水出郭縣南山豐谷北入涇渭錦水在昆明池北郭璞云

北注渭水出於岐山南流注渭水也案張揖云渭水出南山姚氏云渭水出於岐山南流注渭水也

水紫淵自霸以下通數通八川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漢書云八川分流也

異態郭璞曰東南西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

度云丘名也案郭璞云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郭璞曰經乎桂林之中郭璞曰見南海經也

是詞曰山海經曰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怒海涌湧郭璞曰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所謂大荒之野郭璞曰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堆沙堆埼

崑崙四年校刊

崑崙四年校刊

崑崙四年校刊

崑崙四年校刊



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燭玉二音郭云似鴈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玉蛟騎駘目音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是乎鵠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煩鴛鵲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鵠鵠若黑色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

鵠鵠也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沉沈記記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左傳云鵠鵠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鉅木嶺巖參差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縣北嶺巖參差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巖才切反嶺五結反巖陀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注溪曰谷郭璞云振猶灑之也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大貌駱閣空虛也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力罪反告堆壘不平貌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被音皮郭璞云沉溶淫濤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築地今平賈山所謂隱以金推也掩以綠蕙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女又反雜以流夷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揚車衡蘭橐本射干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黃謂之武蓋音紫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字生誤郭璞云容可以為蓋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姚氏云燕草似昌蒲而無有也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云黃藥者黃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香醴烈也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汾陽郭璞曰郁郁斐斐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作解細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音保郭璞云鵠似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鵠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備旄獵犴徐廣曰獮音容獸類也犴音狙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七

列傳

五



勤 梓 梓 厚 朴 謂之梓 梓音亭山梨 梓音厚 司馬彪曰上黨梓棗楊梅 梓音厚 司馬彪曰上黨梓棗楊梅

醉出江南荆揚異物志其實外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實可作酒也 蘇頌曰楊梅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也 蘇頌曰楊梅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楊梅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棣格標荔枝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華朱色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也發紅華秀朱榮煌煌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華汜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亦云火藥木一云玉精 留落胥餘仁頻并聞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食其子得為神仙也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十等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頭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膏厚半寸如猪膏裏有棧

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孟康曰仁頻櫻桃也姚氏云據一名櫻即仁頻也林邑記云樹葉似甘蕉類音實棧

檀木蘭豫章女貞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直暢實葉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錯受軌者蟠反相攪也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衡阿者揭摩頤敵貌也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張揖云崎施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衡阿者揭摩頤敵貌也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衡阿者揭摩頤敵貌也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衡阿者揭摩頤敵貌也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衡阿者揭摩頤敵貌也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衡阿者揭摩頤敵貌也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蘇頌曰荔枝實似櫻桃而有一核其味



六



三

集解 駢案

傳云鳳皇  
順背文曰

非幽閑不

息宜春

漢書音義

乘騎

籍籍填坑

曠遠深貌

張揖曰葛

淮南于遮

巴渝舞也

金鼓迭

昌集解

後

殊離俗

使嫖綽約

年蒼云嫵媚



悅也通俗文云顏輔謂之媚媚郭璞云把獨蘭之補施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婦媚細弱也小顏云細弱細謂骨體也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戊削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齒榮爛宜笑的藥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大計反色授魂與心愉於側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聞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

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墾墻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

焉實陂池而勿禁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

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園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射狸首兼騶虞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雅也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不兼言九旋罕車與九旋車別也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伐檀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整威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奇怪之獸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五帝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

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圍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

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郭璞云廣曰世音與香蘭同張揖云袍袖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



史記卷一百十七 列傳

七

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家範大觀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  
者謂此賦已經史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焚中集解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遠反  
家刑罰失其意也發巴蜀吏卒千人案巴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  
蜀二郡名又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集解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遠反  
蜀二郡名又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集解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遠反

其秦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  
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

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猶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集解文穎曰番禺南海  
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引諺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

延頸舉踵喁喁然集解五泰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  
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集解賈逵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

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集解張揖云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與制謂起軍法誅又擅爲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集解騎案漢書音

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血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  
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集解天子青在諸侯也位

爲通侯居列東第集解列甲第在帝集解天子青在諸侯也位  
無窮功烈著而不減是以賢人君子肝膽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

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

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  
百姓集解重集解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集解百官表曰縣有發使

是時卽筮之君長宋鑑文穎曰卽者今爲卽都縣作音今爲定筮縣音屬越鳥部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

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西灼曰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索隱

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案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

於是卓王孫臨卽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案置小

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耆舊  
傳謂之斯叟華陽國志云卽鄆縣有郛郛叟一也除邊關關益斥案西至沫若水案張揖曰沫水

水集解韋昭曰以通邑都郡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焚道通南中置越雋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

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余壽

西征隨流而壞〔音〕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驍定筭存邛略斯榆舉苞滿〔音〕結

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案漢書匈奴傳云羈縻勿絕而已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乾隆四年校刊



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

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

已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案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

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

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案南人見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案其本難知衆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昔者鴻水淳出汎濫行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敷之乃堙鴻水決流疏河漣沈瞻苗案禹亦

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服膚不生毛案張揖曰服音竹移反胝也一作勞音漢廣理也胝音

小毛也服音真尸反莊子云禹胝無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齕

容井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案參天子北德也貳地是地也地與已并天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案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行溢案浸溥浸也

澤者賢君社之令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邊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

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試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

不事勿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思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為遺已舉踵

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為之垂涕案張揖曰蓋音庚張揖曰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

胡南馳使以誚動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案二方謂西夷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

朝案漢書音義曰微特何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逃不閉案

言其疏遠者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案阻深漢書作留夷三蒼云留夷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

一體中外提福案徐廣曰提作提音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

一

一

一

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

徐廣曰咸一作而翽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蓋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為咸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咸五登三此說非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

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息請以身先之敝罔靡

徙因遷延而辭避案敬周失容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

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

獵拓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三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為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

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張揖曰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賁音奔孟賁古音動天夏音亦古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

獸獸也音倉沒反駭不存之地而猛獸駭發也犯屬車之清塵集韻蔡邕曰古者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

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集韻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枯木朽株盡為害

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

而後馳猶時有倚楬之變徐廣曰楬音巨月反鈎逆者謂之槩矣張揖曰街馬勒街也槩驛馬口長街也周通與服志云鈎逆止者為槩槩在街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鹽鐵論云無街

槩而槩桿而沒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

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此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也非謂簷瓦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拓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

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陀之長阪兮拓地志云秦之南始皇本紀云之變幾也臨曲江之澧州兮集韻案漢書音義曰澧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澧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九

通谷音呼兮音呼餘音呼兮音呼汨汨于筆反滅汨疾貌也噏噏音習噏音以永逝兮許及反注平臯之廣衍觀

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梟行之不尋兮賁墓蕪歲而不脩兮鬼無歸而

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爲五更成目口手爲生二目一百宮志云凌園令

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尙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

徐廣曰臞瘦也索隱韋昭曰此非帝王之嚮意也乃豢就大人威其辭曰世有大人兮王于中州三爾嘉

雲氣而土浮建各畢之長卒兮總亡懼之兵志集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五絳帽之素蜺兮戴

垂旬始以爲轡兮，指彗星而爲髻。彗星，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於葆下，以爲旒也。彗，燕尾也。指彗星，綴著旒以爲燕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

而爲綢集韻駢案漢書音義曰綢韜也以斷虹爲旌杠之韜索隱應劭云旌旂屈撓之貌調音直留反或音滔屈正所音紅杳眇以絃昏兮焱風涌而雲浮集韻駢案

[illegible]

華卷 汧文走螻 倂以伯儗 公赴音居 勿反 喫音許 救反 訖舉頭也 倂音魚 乙反 伯音勅 吏反 儗音魚 吏反 放

倚音義曰休走也梁倚相著也素驚張揖曰踰疾行互前即也曷音曷綱一作雕鼻音他略反駟案漢

鼻音咍明反如傳云脩鼻遠去與袂也糸麥四弄蹈以應蹈反也案隱麥音了弄音五



到反小顏云叫昇高舉貌踏音徒否反幾蒙踴躍騰而狂趙案漢書音義互折窮窳以右  
音屈三倉云踏著地孫炎云幾古界字也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大陰今與真人乎相求案漢書音義

轉今橫厲飛泉以正東案漢書音義悉微靈囿而選之今部乘衆神於瑤光案漢書音義

使五帝先導案漢書音義五帝太極之屬也反太一而從陵陽案漢書音義而後

於沛經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左玄冥而右含靈案漢書音義

適于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案漢書音義而後

滴淪案漢書音義屬岐伯使向方案漢書音義而後

張云美門高也屬岐伯使向方案漢書音義而後

也欲身人而乘兩龍應火正清氣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今緯雲蓋而樹華旗案漢書音義

其將行兮案漢書音義而後

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九紛湛湛其差錯兮案漢書音義而後

今案漢書音義而後

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屈暑鬼案漢書音義而後

寬八紘而觀四荒夸竭渡九江而越五河案漢書音義而後

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括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一名崑崙山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里又

云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清流入海阿房書音義曰流沙中流也仙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案漢書音義

張掖縣南山下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案漢書音義而後

西域使靈鳩鼓瑟而舞馮夷案漢書音義而後

愛愛將混濁兮召屏翳案漢書音義而後

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圓十年涼玉為樞旁有五門開

明戰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蕭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靈昭成帝建國十年涼玉為樞旁有五門開

出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鏡飾煥若神宮又

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僊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西崑崙山恒河

東北開吐牛口東北流經澤澤潛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海出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廿七

列傳

十



州謂小崑崙也周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勿洗忽兮直徑馳乎三危集解三危山名也正義括地

于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淮南子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張云玉女在沙州東南三十里

入帝宮兮集解韋昭云闔闔之門正義張云闔闔之門在崑崙闔闔之中楚辭云登

亢鳥騰而一止集解然高飛如鳥之騰也正義張云西王母戴勝而穴處兮集解郭璞曰

日睹西王母矍然白首集解徐廣曰矍然高飛如鳥之騰也正義張云西王母戴勝而穴處兮

解也漢代謂之華勝集解魏案漢書音義曰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殘朝霞兮嚙咀芝英兮噉瓊華

足以喜同車竭來兮絕道不周集解魏案漢書音義曰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殘朝霞兮嚙咀芝英兮噉瓊華

徐廣曰噉音新小食也媼侵薄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集解徐廣曰媼音媼音媼音媼

驅案韋昭曰媼華玉英媼侵薄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集解徐廣曰媼音媼音媼音媼

涉豐隆之滂沛集解魏案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張云豐崇雲錦反

車也道下車也集解魏案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張云豐崇雲錦反

脩長也降下也集解魏案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張云豐崇雲錦反

而獨存集解徐廣曰假相如既奏大人之領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

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張云茂陵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

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

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兮生

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集解徐廣曰撰一作選正義張云撰一作選正義張云撰一作選

迷聽者風聲集解徐廣曰迷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正義張云迷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

亂也淪沒也集解徐廣曰淪沒也正義張云淪沒也正義張云淪沒也

及封禪集解徐廣曰若順也昌逆失必亡正義張云若順也昌逆失必亡

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集解徐廣曰若順也昌逆失必亡正義張云若順也昌逆失必亡

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集解徐廣曰邛蓋字誤皇甫

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集解徐廣曰邛蓋字誤皇甫

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集解徐廣曰邛蓋字誤皇甫



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謂字宜為程平或為胙北地有郁邱縣胙大也音質駢案漢書音義曰  
至也然則晏於也歟大平之道於是成矣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廣曰周  
也

乃王四海千載之後聲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達也湛思  
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經祿而崇冠于二后駢案漢書音義曰二后謂成王也二后謂文王武

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績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  
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

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獎涌原泉盛君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諸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  
也

也物滿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集韻徐廣曰音布上暢九垓下沂八埏重也沛流也駢案漢書音義曰沛流也  
達於九重之天下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遐陬游原迥關泳沫駢案漢書音義曰迥關也

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哲駢案漢書音義曰昭哲也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集韻韋昭曰面內也然後  
固騶虞之珍羣徽麋鹿之怪獸駢案漢書音義曰騶虞也獲雙貉共抵之獸駢案漢書音義曰抵也獲六穗於庖駢案漢書音義曰庖也

庖廚以供祭祀鄭德云樂釋也說文嘉犧雙貉共抵之獸駢案漢書音義曰抵也獲六穗於庖駢案漢書音義曰庖也  
禾一名渠字林云不一莖六穗謂之樂也駢案漢書音義曰樂也獲六穗於庖駢案漢書音義曰庖也

為性獲周餘珍收施于岐義曰徐廣曰一作放通駢案漢書音義曰岐也招翠黃乘龍於沼駢案漢書音義曰招也  
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湛河不下來余吾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駢案漢書音義曰乘龍也

於沼駢案漢書音義曰沼也招翠黃乘龍於沼駢案漢書音義曰招也招翠黃乘龍於沼駢案漢書音義曰招也  
賓旅於閑館矣駢案漢書音義曰賓旅也賓旅於閑館矣駢案漢書音義曰賓旅也賓旅於閑館矣駢案漢書音義曰賓旅也

隕杭林之以燎駢案漢書音義曰隕也入王舟解取以燎駢案漢書音義曰燎也入王舟解取以燎駢案漢書音義曰燎也  
言周以白魚為瑞登進讓之道其何爽與駢案漢書音義曰爽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惡乎駢案漢書音義曰微也

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德駢案漢書音義曰德也上公也故先述謙德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費德倖  
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駢案漢書音義曰創見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多應則相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駢案漢書音義曰榮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駢案漢書音義曰榮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二百九十七

列傳

二二



也夫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汎賜榮名也於義為恆上帝垂恩儲社將以為成集解徐廣曰以乘然其文云蓋詞義與實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

薦之上天告成功也集解徐廣曰幸猶言垂也陛下謙讓而弗發也享三神之靈集解徐廣曰幸猶言垂也上帝泰山梁父也集解徐廣曰幸猶言垂也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革不同三缺王道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為質閭珍符固不可辭集解徐廣曰言

見意實跡以符瑞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集解徐廣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而榮咸濟世而屈集解徐廣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而榮咸濟世而屈集解徐廣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而榮咸濟世而屈集解徐廣曰泰山之上無所表

而云七十二君乎集解徐廣曰七十二君乎而云七十二君乎集解徐廣曰七十二君乎而云七十二君乎集解徐廣曰七十二君乎而云七十二君乎集解徐廣曰七十二君乎

事不為進越集解徐廣曰事不為進越事不為進越集解徐廣曰事不為進越事不為進越集解徐廣曰事不為進越事不為進越集解徐廣曰事不為進越

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

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集解徐廣曰錯音屑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用以

展其官職設爵集解徐廣曰展其官職設爵展其官職設爵集解徐廣曰展其官職設爵展其官職設爵集解徐廣曰展其官職設爵展其官職設爵集解徐廣曰展其官職設爵

其事業者也集解徐廣曰其事業者也其事業者也集解徐廣曰其事業者也其事業者也集解徐廣曰其事業者也其事業者也集解徐廣曰其事業者也

天時列人事欲將變舊六為七集解徐廣曰天時列人事欲將變舊六為七天時列人事欲將變舊六為七集解徐廣曰天時列人事欲將變舊六為七天時列人事欲將變舊六為七集解徐廣曰天時列人事欲將變舊六為七天時列人事欲將變舊六為七集解徐廣曰天時列人事欲將變舊六為七

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集解徐廣曰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集解徐廣曰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集解徐廣曰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集解徐廣曰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集解徐廣曰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集解徐廣曰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集解徐廣曰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集解徐廣曰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

帝祠五時獲白鵠故吉游靈時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

與德而升宛宛胡仲也采色炫耀煥炳輝煌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明也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

之云受命所乘黃龍為之應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厥之有章不必諱諱徐廣曰諱止純反告

德不必諱諱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論以封爵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

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典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

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在洛陽陽城

縣西北二封于太山縣西北三十里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廣曰蘇

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其尤著公卿者云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徐廣曰推見事至於隱

河陽之屬李奇曰隱微也言其義易小隱以之顯徐廣曰易小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者也易

彰而文微若隱公見獄而經不書諱之也易小隱以之顯徐廣曰易小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者也易

隱以之明顯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張揖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黎庶也黎庶

議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若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張揖

已得失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

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貴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耗上林非修駟馬還叩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悼爾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考證

司馬相如列傳各曰雲夢索隱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臣照按周禮職方荊州其澤數曰雲夢在孫

叔敖前有此澤非激沮水明矣

正若射干○考要曰此賦三用玄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上

云雄雉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葉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赤猿蠨蛸犀象野牛窮奇獫狁之

句漢書文選俱無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一



梗枿豫章正義案溫活人云○臣世駿按活人書各卽本草也溫字疑衍

右以湯谷爲界正義言右者北向天子也○陳子龍曰湯谷日出之區應在齊東而云右恐左字之誤正義所云北向天子亦無據劉奉世漢書刊誤亦云右當爲左

秋田乎青邱傍俚乎海外正義服虔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郭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今本山海經注無上有田三字亦有國者海外東經又有青邱國也

歲橙若蕞○焦氏筆乘曰歲橙李善本作歲持歲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卽寒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歲持缺故詳具之

故遣中卽將往賓之索隱賈逵云賓伏也○徐孚遠曰賈說非也謂以賓見諸侯之禮接之其爲禍也不亦難矣○顧炎武曰衍亦字

邇聽者風聲索隱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凌稚隆曰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之聲謬

藥一莖六穗於庖集解徐廣曰藥瑞禾也馴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索隱鄭德云藥擇也說文嘉禾一名藥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藥也○楊慎曰徐楚金云藥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禾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王若虛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旣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困學紀聞曰江氏案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史記卷一百十八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裴駢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

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

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

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悲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悔不令

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正義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

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正義徐廣曰九江謂父祖代居真定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

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

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園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

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正義漢書作更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椎令從者魏敬到之

正義列古鼎反劉謂劉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

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

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

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

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正義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吉已足反反谷口處多險阻正義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

乾隆四年校刊



里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今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

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集解如淳曰賜亡時來者如二千石大夫但集解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贊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案士伍開章之族祿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如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集解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集解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

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南忌謀殺以閉口案南姓也音姦賜助傳則作問忌字音正義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肥陵縣在故六城東謾吏曰不知安在案謾吏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伴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

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今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集解謂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放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囊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

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集解文穎曰忌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人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

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案嚴道在蜀郡又曰嚴道在蜀郡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鼓炊

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鼓炊

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鼓炊

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鼓炊

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鼓炊

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鼓炊

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

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

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

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曰駟案漢書音義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乃故

也汝謂也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今岐州雍縣也雍令

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

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

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案漢書音義曰一尺布斗粟猶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贊曰

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案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案廣曰景

王章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案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案廣曰景

王章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

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

使曲城侯案徐廣曰曲城侯姓盡名提其父名逢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

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

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八

列傳

二



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大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為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

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

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下兵當大起

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

畧者妄作妖言誦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

安書徐廣曰詗伺侯采桑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遣淮南王

度云偵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

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五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

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中

雷被巧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太子怒被恐此時

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

不致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案樂彥云即就淮南

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案樂彥云即就淮南當是時淮南相

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

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

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

即訊驗王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

無何案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關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案五詔

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

尉宏救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

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

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輿地志云

林云輿地圖漢家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皆景帝子也諸

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

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

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

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

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

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

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

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

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

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州在東海中秦始

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



史記卷一百十八 列傳

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水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千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寶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陽之閭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遇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莊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微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蠻入

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集解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卽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

日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

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

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

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那

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駱案張晏曰不

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駱案張晏曰不

矣且吳何知反集解費曰言吳王不知舉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集解如淳曰言吳不塞成今我令樓

緩集解駱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也六國時人疑此先要成臯之口集解成臯城在河南周被下潁川兵

塞轅轅伊闕之道集解轅轅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集解東九十里春秋時關文河南

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

之險集解卽成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驍如皆以

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

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

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錢鑿棘矜也集解徐廣曰大鑿謂之剗音五哀反或或是錢乎公

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集解左邊不

役之民秦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集解卽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

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電令雖未

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



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

以上集解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與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耐耐

能任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集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司空皆主四徒官也

徐廣曰淮南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

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集解蔡邕曰法冠楚

君冠賜御史冠集解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集解如淳曰發淮南兵也

時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集解如淳曰如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王欲發國中兵恐

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

求盜衣集解駱案漢書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

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

徐廣曰在江夏明蒙蘇林曰下雒縣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集解北流即彭蠡湖口

下東收江都會稽集解江都揚州也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

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

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

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

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集解徐廣曰即許太子太子即自

劉不殊集解晉灼曰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

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

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

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案律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

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

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

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與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

削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徐廣曰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

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劉殺徐廣曰即

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

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

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實客以應

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

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

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衡山王以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求

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謀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

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

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姁又與客姁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

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其毀太子王以故數擊咎太子元

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音義曰傳母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待孝王

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

乾隆四年校刊



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輶車鑣矢

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音扶萌反  
漢書作枚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

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

羸音盈  
言孝作輶車鑣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

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効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畫反

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

按漢書  
大行息

案漢書  
李息

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

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盡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

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朝車  
致禍手采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詞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 史記卷一百十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考證

淮南衡山列傳廷尉臣賀○臣照按漢百官公卿表張釋之以孝文三年爲廷尉終文帝世不遷此廷尉賀不知何人疑有說字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綸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提○功臣表蟲作蟲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郊也○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蓋被也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振西京賦作振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佗始自爲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耳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呂氏春秋及宋世家皆以爲箕子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集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徐孚遠曰周被陳定皆著姓名緩不得獨去姓樓緩當是與古人姓名同也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闕文疑秦地二字之誤產五十萬以上者○一本產上有家字

王安自到殺集解徐廣曰卽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臣照按年表安在位四十三年元狩元年自殺徐廣殆以夏正十月當屬元朔六年故只作四十二年乎否則二字狩字誤

信哉是也○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九

漢 太史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撰

宋 中 郎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李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循吏 謂奉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

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

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

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

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

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

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

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

庫車 車下也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

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

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覽曰孫叔敖

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盧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教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贛為相鄭系家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九

列傳



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事昭君亦無徐贊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昭君亦無徐贊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其賈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一作閑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日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燻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言能聽察微理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言能聽察微理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

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吏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故父非怨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循吏列傳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筮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汲黯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潯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黯者潯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

子洗馬以莊見憚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

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

人失火屋比延燒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

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釋丞史而任之集註如淳曰律太

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

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

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絮好直諫

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相袁盎之為人也集註應劭曰傳相梁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

日一云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

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集註張晏曰所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音陟降反

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

司馬



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

集解  
日賜

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終不愈最後病莊

助爲請告

最一作其也

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

守城深堅

招之不來

水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

侍中上踞

廁而視之

集解如淳曰厠音側謂牀邊踞  
 云厠厠也厠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  
 狀視之一

坐武帳中

武帳置丘

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東曰今御  
關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

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集解

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

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聞常言與明

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

茶韻音

上分別文去易等數奏央獻以幸

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苟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音名入於罪吏不得反其真

茶

音  
名  
人  
於  
罪  
吏  
不  
得  
反  
其  
責

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易弘易深心疾黯惟天子亦不說也欽殊之以事弘爲丞目乃言上曰古內史弼耶口

多貴人宗室離台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建儲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敎養官事不廢大將置骨氏在草市爲里市

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欽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重賞苦不丁以不事者用夫以天子重臣

客反不重那大將軍聞愈賢暗教請問國家用焉所疑豈音過公云三佳兩三某反置音日子五更午而三

維感以非至叩兌承目以中發業辰客耳天子既收王躬又而力諫之言不聞當青川方一日而

易爲小吏及壯易消益貴與暗同立暗又非段也

皆與暗同則或專用過之暗偏公不能無公望見之而曰

皆具黜死或重片逆之黜褫心不能無少望鼻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

黑龍江曰人勇不可以無學黠黠之言也曰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

曰人果不可以無

學觀點之言也曰益甚居無何匈奴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

呼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幣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買人與

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集註如淳曰按三輔黃圖云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

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

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

妄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闢出財物于邊關乎集註應邵曰關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贊曰無符傳出入為關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

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

居數年會更五銖錢集註徐廣曰元特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

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

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集註今猶即今也黯曰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

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

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集註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

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

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集註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元龜五年卒

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始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假宏集註案漢書濮陽假宏始事蓋侯信曰太后兄

信王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集註鄭君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

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集註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

乾隆四年校刊



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集解曰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

驛馬可以請賓客置驛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

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

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實主之

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集解曰淳曰算者先管反竹

漆也漢書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

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莊使視決河

自請治行五日集解曰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

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置莊任人賓客為大農集解曰淳曰徐廣曰一作入一云

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集解曰淳曰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饒也贊曰任人謂保任見與者

號音郎就反幸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饒人取庸直也或者賁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冬道也幸

較字亦作駮惟權者獨也言國家獨權也此多違賁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

云幸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幸較也

之守長史集解曰淳曰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絮此兩人

中廢家貧賓客益落集解曰淳曰落客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集解曰淳曰徐廣曰一作下邳始

翟公為廷尉賓客闔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

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索隱遺贊曰河南橋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賁薪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

汲黯列傳愚民安知○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為一句 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漢 太史 史 令 司馬 遷 壘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成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於今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閉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世以混濁莫

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正義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徐廣曰錄一作終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正義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正義仲尼弟子列傳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

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今子貢終於齊正義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

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

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

術士正義顏云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魯儒鄉溫陽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脫古相傳以秦脫儒處

術士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并為即前後七百人乃密種

機諸生賢儒皆至焉乃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正義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



適成丁革反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

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

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

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征討也 儀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徵用也 然孝文帝

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實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

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申公名扶九反 於齊則轅固生轅氏音者來反 於燕則韓太傅韓嬰也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按張華云名勝 言禮自魯高堂生紀年云字子賤 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 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言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言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與

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百官表孔臧也 博士平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可教道藝也 殷曰序言舒也 周曰庠言詳也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

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

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 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也偕俱也謂

令與計吏俱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

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

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

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

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

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

石也學秩百員請著功令作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

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

也郢即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

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曰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

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

傳案漢書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

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

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至見天子天子問治

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

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

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內史案繆生為博士臨淮太守繆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繆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

繆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繆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



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爲毒也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實太后好老子書

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劉宋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此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圜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

假固利兵下圜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哀王乘也徐廣曰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徐廣曰韓生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書曰名嬰韓生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賁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

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

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

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及

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大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

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

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

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

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

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案孔氏與安國云舊書潛於壁室歟

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雜古案隸推科斗以定五兩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

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

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

容漢書作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

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公戶姓滿意名也案恒生單次

單音善單姓次名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曰屬山陽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

商瞿受易孔子案商姓瞿名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

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野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

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野音寒底音必利反疵音

自務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

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臨菑人

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案仲舒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

子集解徐廣曰建元六年案漢書以爲遼東高廟及長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集解徐廣曰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作茶亦音舒

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

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母生集解駢案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集解徐廣曰殷

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

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宮四方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肅林列傳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

儒林苑傳胥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網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需法爲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

晉懷固之意欲入以罪條比于成旦謂調比儒生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各家何得以律令比之

大求能治尚書者○尚書疏曰尚字乃狀主所加孔氏有古文尚書○臣照按顏師古曰家語孔叢藏尚書  
 晉輒國之言意欲入以罪仰比干狀巨驍言上信三○衍令邦七信參外目不刑名錄作行以衍今上之

生靈命。吾冷天。二舊室。堊中。美。已。致。專。云。凡。附。所。或。二。說。不。同。王。應。麟。曰。蕭。志。云。武。帝。時。魯。共。王。褒。凡。子。欲。求。能。治。尚。書。者。尚。書。疏。曰。尚。字。乃。竹。生。所。加。子。且。有。古。文。尚。書。○  
 杜。彥。師。曰。家。語。子。思。病。而。

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繆紳拜敏傳云孔鉉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

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爲孔惠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孝經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

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則其未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圓謂除其嚴

法約三斷雕而為朴應劭云削彫為璞也晉灼云割弊也窮理彌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

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郅都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音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

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

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

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買姬如廁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買姬都伏上前曰亡

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賣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

重郅都濟南嗣氏也案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

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嗣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





均茵伏人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制案均等也馮車尊也言一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  
權相告言罪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  
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潯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以佐史補中都官若京用廉為令史事

太尉亞夫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

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廣曰論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

幼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蘇林曰謂傳曰如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

論其報行也爰書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

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武帝母王太后之同

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之先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偏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

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子位案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

陵之尉也帝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

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

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

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與長安富

始為小吏乾沒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謂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

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各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案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



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憲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集解韋昭曰在板契正義按謂律令也

廷尉法今決平之奏事即譴湯應謝集解徐廣曰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

揚主之明監也弗用愚抵於此集解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正義百官表云廷尉奏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

也罪常釋聞集解徐廣曰諸客聞也如今制即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

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集解李奇曰先見上於是往往釋湯所言集解李奇曰湯口湯

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

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引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

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晝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

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狩二

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

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集解徐廣曰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

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鋤策豪強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

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集解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

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

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羣

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

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

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

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

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郭至月

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及湯曰以利交

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

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

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

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集

如淳曰太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

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集如淳曰瘞埋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

致其文丞相見知集張晏曰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吳人也此時

蘇州為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

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

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集周禾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

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集國時行長人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吳之地總屬楚故為朱買臣為楚士

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

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集解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

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

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集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



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名反說文縱有姊姁李奇

音吁孟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

集解案漢書音義補上黨郡中令案謂補上黨郡治敢行少蘊藉劉案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

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通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

仲案王太后之女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

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

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

出入關者集解案漢書音義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

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孔暴二

姓大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

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

曰為死罪解脫集解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猶加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

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

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

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平音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徐廣曰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緡者天子聞使杜式

治以為廢格沮事徐廣曰漢書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楊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而埋之或謂發家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

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其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

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

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

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

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

月郡中毋聲母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求梨音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

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徒諸名禍猾

吏徐廣曰徒但也猜惡也徐廣曰猜疑也取吏奸猾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關

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徐廣曰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

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

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徐廣曰關案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



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

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為庶人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

居廷惛惛不辯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畧吏苛察盜

賊惡少年投鉞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利

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攻訐下戶之猾以君大豪案君音熏案熏猶重炙之謂下

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

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案東越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

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而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

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案漢書音義曰發

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

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

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案徐廣曰尹齊死

未及歛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徐廣曰殷一作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

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案徐廣曰殷一作杜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

掠園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

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與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

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案漢書音義曰沈

藏匿也命亡逃也案漢書音義曰沈日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

匿不發覺之法率昭曰沈沒也

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集解

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集解

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

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

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

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集解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集解格殺信吏卒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集解杜氏請南陽杜衍人集解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

史使案邊失亡集解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

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集解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侯伺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集解

漢書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都吏大府舉之廷尉

集解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

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集解張晏曰詔書赦或不從此令十有餘歲

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也集解案大抵猶大都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

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集解天漢三

年為御史大夫四年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入

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皆累數巨萬矣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廿三 列傳

五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畧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路璧推減徐廣曰一作咸反減作咸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瓊鷲鷲音瓊蛇屬鷲音至鷲屬以言奇酷此之蠱毒焉水衡閭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案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亂爲國禁暴不止姦僞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酷吏列傳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臣照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

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卽田甲乎

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臣照按猾民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治

公務以自效師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今之把持官吏也

失之旁郡國梨求○凌稚隆曰梨求漢書作追求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

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爲字是

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卽此時臣照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臣照按遷身被腐利受酷吏之害又諸酷

吏皆武帝意所向故深其文使讀者自明非正辭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氏北至康居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見自張

騫張騫漢中人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氏音支按

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氏音支按

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其頭為飲器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

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

使道必更匈奴中也音羹更經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

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

中益寬騫因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

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發道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至也居其尼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

有奄蔡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此大月氏在康居西南于嬌水北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

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案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

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案集解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



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壽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于留歲餘還並南山

漢劉氏云不得其要然頗是其意于文字為疏者也

至海郎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按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欲從羌中歸

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漢拜壽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急射禽獸給食初壽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壽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

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

號曰天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

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耆于寘

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水皆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葱澤一名鹽澤

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出焉

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璣注

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

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焉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

肯往朝會焉

奴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

奄蔡

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珍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外國

大秦為寶衆月氏爲馬衆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焉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祈連間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祈連山以西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焉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壘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

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焉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物王面焉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

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焉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

面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奇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車旁行以

爲書記漢書云柔者章昭云外夷書皆旁行爲書記柔者章昭云外夷書皆旁行爲書記

案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宛一名犂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

銀奇賈有夜光璧明月珠駭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環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

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五色水晶爲壁海中斯調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

舍以珊瑚爲柱瑤瑤爲墻壁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環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

與麻蕉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洗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績爲火浣布績爲火浣布

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更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

係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安息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馬自熱風利時三三到風運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

似中國人而胡服宋唐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屬小邑有羊羔自熱風利時三三到風運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

耕稼之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繞三尺其

條枝漢書作犁軒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西海後漢書云西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

稻有大鳥卵如鵝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鵝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獅子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爲外國國善眩刀吐火噴火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安息長老

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賜西王母瑤池



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有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大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之即崑崙山也弱水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南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于實國南二十七百里于真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其國之西崑崙山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拓地論之猶恐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焉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買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

城有市販賣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訖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

熱其國臨大河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將浮圖國不設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瑋金銀鐵錫金與大秦通

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

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青經孔有青色瓜赤如銅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

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赤如銅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

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桓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

奉生太樹也地志云沙祇桓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

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

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

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穀極大又云佛

上切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

日罪悅祇園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二燈照間二尺餘餘鳥名耆闍鷲也燄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

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北山四望見福田強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

此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北山四望見福田強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

此今袈裟焉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高貴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產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

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臨大水焉大河也大以壽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

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

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言重九通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

以審言為然乃令審因蜀健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云徒音斯蜀郡有徙縣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同州等由驍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侯服度曰皆夷名漢使見開於夷也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作符都為沈黎郡又有定符縣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也皆在戎州西南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集解徐廣曰一作城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西有滇越越南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南滇等名也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審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處軍得以不乏乃封審為博望侯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其明年審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六亡多而審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北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審大夏之屬審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匈奴中聞烏孫王好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烏嚙肉蜚其上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審為中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審既至烏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審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審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審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出其連反健為郡今戎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丹出徒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三

列傳

三



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焉耆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賓扞采及諸方國烏孫發導譯送焉耆還焉耆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焉耆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焉耆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集解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西域之道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後使稱其意以論外國李奇曰賈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焉耆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及君意義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集解徐廣曰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牂牁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集解李奇曰欲地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集解初郡謂越巂汶山等郡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子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

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齋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日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日外國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樓蘭姑師小國耳日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驛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還封破奴為泥野侯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元封四年封浩侯

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日江都王惠女往妻烏孫烏孫王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

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人以天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日漢使采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冥其山多玉石采來日漢使采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穀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般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

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三

列傳

四



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買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或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漢書云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草正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漠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馳馬糞爲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會有人於曠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浞侯王恢使導軍徐先受封一年生使酒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日易輕爲外國笑

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救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  
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  
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完蓋以水竭蓋發成甲卒十八  
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集解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而發天下七科適音適張晏云吏  
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  
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  
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  
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  
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  
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  
貳師約曰漢母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  
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  
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  
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  
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集解昧蔡大宛  
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  
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  
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  
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集解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邦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廿三

列傳

五



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榮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案漢書音義曰以適過行者皆細其勞而減其賜故曰細其勞也細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

案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輪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案鄧展曰漢以窮河源于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于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于崑崙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出山于慈嶺山乃東網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而潛流至于真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並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効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突河源宛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慈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大宛列傳爲發導驛抵康居○凌雅隆曰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鸞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旣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爲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肯言矣注熟美之說未必然也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臣照按南空字或作亢今考其文義蓋上空字是亢字耳水亢猶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宣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考證

六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言文之敝小人以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正言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

引韓子欲陳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生功名俱著於春秋史也言人臣有

功則見紀於國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讀書懷獨行君子

史是俱著春秋者也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而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

之德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不而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

獨坐而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也於飽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

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

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

徐廣曰在廣川而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

人也猶然遭此苗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

有德音已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已受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跼躄暴戾其徒誦義

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以言小竊則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存仁義也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抱咫尺義之事逾久以

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



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案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騶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施音以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案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

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鈎牛案徐廣曰音維騶案漢書音義曰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而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

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案博之戲也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

賜氏案賜音開案陳周庸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

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案徐廣曰陝疑當作柳字續川有柳縣南越傳曰柳壯士韓千秋也紀治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案漢書云河內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

少時陰賊案心忍害以內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案謂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

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

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

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遺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

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

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案謂吾心中所急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更如漢曰

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

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數

音朔數類也謂類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

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

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

日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

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

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集解如淳曰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

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案嘗不滿三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

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

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

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集解徐廣曰屬

在州韓城縣南身至臨晉縣城在州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

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廿四

列傳



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集解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作魯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蘇林云道猶方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蘇林云京師四出道也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集解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

惟用榮名為飾表則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傑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游俠列傳○臣照按遷意所不滿莫若公孫丞相及衛霍觀倭幸傳之闖入衛霍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可見此言儒不如俠其所為儒即指公孫輩言而班固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不達其旨矣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然關中長安樊仲子至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臣照按此數行皆後人所續玩前後文義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漢 太 史 令 司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駙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

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言暴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閭孺籍孺閭皆名也此兩人非有才能使徒

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關說謂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鵲鷄貝帶

武靈王服貝鵲鷄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鵲鷄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淮南子云趙傳脂粉音附化

閭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

伯子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其郎曰黃頭郎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說能持權行船也土水之故施黃施於船頭因以名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覺音欲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紫徐廣曰一無此字橫者

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漢書云上曰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賜通巨萬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

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

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嚴道銅山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錢

漢四錄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反吮音仕寃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暗癰暗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暗吮之心慙由

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徹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

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案昭曰景帝姊也吏輒隨沒入之謂長公主別有物一簪

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案昭曰景帝姊也竟不得名一錢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寄死人家孝

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也言仁最被

恩寵過於常人乃不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嬌音嬌又宦者則李延年

嬌者弓高侯孽孫也集徐廣曰韓王今上為膠東王時嬌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嬌嬌善騎射

善伎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嬌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嬌常與上臥起江都王

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嬌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

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嬌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嬌謂還爵封於

太后由此嫌嬌徐廣曰嫌讀與嬌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嬌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嬌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伎幸音悅說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

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初詩即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

媽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

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

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伎幸矣雖百世可知也之臣事見說苑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佞幸列傳文帝說焉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說之○臣照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解之

辭索隱臆增之也

文帝崩景帝立○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楊慎曰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考證



史記卷一百七十五

未詳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太史令

司馬

遷

集解

漢

宋中郎

外兵曹

參軍

裴駰

唐

諸王

侍讀

率府

史張

守節

正義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滑稽謂亂也猶同也以言滑稽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膏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諸滑稽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刺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

之時喜隱喜音許既反喜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

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

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

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

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行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孔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

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集解

日篝籠也案甌窶猶杯棬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援易可汗邪滿車集解司馬彪曰汗邪下地

滿篝籠也案音樓穰音溝籠也甌棬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汗邪滿車集解司馬彪曰汗邪下地

汗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

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



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

**髡**

其紀反又與說同謂小醜也

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親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貽不禁

音與證同謂直視也丑貌反又丑二反

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

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

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

今鴻臚卿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

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

為梓槨楓豫章為題湊

其後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龍龜為槨

日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龍龜為槨

日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龍龜為槨

日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龍龜為槨

日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龍龜為槨

日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龍龜為槨

日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龍龜為槨

衣冠抵掌談語

集解案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執事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客則也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

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食

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

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

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集解徐廣曰在固始今光州固始縣本寢邱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間有寢邱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如谷後有吳邱其名惡四五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

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集解御大呼曰

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

集解今岐州陳倉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

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

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

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

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



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

案東武侯母名侯乳母姓也

常養帝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

乘市國除蓋他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四匹賜乳母又奉

飲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

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

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

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

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罰謫諸之者

謂武帝罰諸諸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之比較而桓譚亦以還內為是又非也漢書云平原厭夫人也輿地志云

厭次宜是富平縣之屬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含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案東方朔亦多

傳記難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司馬遷傳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

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名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

賜緣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

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

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

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案司馬彪云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

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

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案謂朔說詞對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

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

矣

突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  
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  
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  
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  
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  
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  
無害當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  
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  
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嘯然獨立  
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  
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在長安縣西北後閭重櫟中有物出焉  
在長安縣西北後閭重櫟中有物出焉  
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  
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  
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騶音郭此期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  
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然也  
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昆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  
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  
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  
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

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

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

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

屢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

人足者乎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

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

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

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

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

淳于髡獻鵠於楚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于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皆畧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

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

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

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儒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

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

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

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

今青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

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

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今相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河伯華陽潼鄉人姓

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

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

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帝厚綸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

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

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

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三老亭幸來告語之吾

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

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

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

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

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簪筆謂以毛髮著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筆言揮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

在虞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嚮河立待良久長老更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

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

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十六

列傳

四



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郭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史起為郭令遂引漳水溉郭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

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

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郭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

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郭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

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

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

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威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

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

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鉤錙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功

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

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

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

不得錯綜而易處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諸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

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雅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

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致欺之

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鳴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黃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伍

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為淳於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於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

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

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禩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韓應江全沐子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考證

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 參軍 裴駟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素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集解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  
墨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  
亦云非但史記也  
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下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下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

日俱出洗沐漢官儀五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

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下數中以觀采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

之亦過筮必以易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

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

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

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

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音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

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一





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妄，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存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集解徐廣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騁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早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音反莫耶？悵然噤口，不能言。集解張音暢，樂音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糶。」集解徐廣曰：音所，謂案離騷經云：懷椒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精者下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精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集解徐廣曰：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

乾隆四年校刊

南陽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樂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侯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日者列傳○凌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劉辰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卽有太卜不因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來卽有之矣索隱說迂

此周賓正集解徐廣曰客族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徐孚遠曰賓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臣照按若卜而後

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古之人豈傷天理絕人命若是索隱之說謬矣蓋言生子必視其時日占其吉凶其後亦俱有應云爾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曹參軍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館學士 司馬貞索 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類雜陋畧無可取而龜策列傳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先生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刪成侯曰者龜策列傳曰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畧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天下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壘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



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集解徐廣曰撻音達一作達集解撻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

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

之兆集解駱案左傳曰遇卒受形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

而龜逆集解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集解詢音大候反而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

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集解信祇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

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

遊蓮葉之上集解徐廣曰蓮一作藕著百莖共一根集解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

螯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

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

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

決著龜傳曰集解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著集解擣音速留反擣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

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擣燭此地集解徐廣曰擣龜也蓋

滿陳涉世家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

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

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

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

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

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

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王

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集解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

海藏於蚌中蚶蠶伏之集解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蚶蠶龍屬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

著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

輸大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

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集解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

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集解徐廣曰嘉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按萬畢術中有石朱

日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

文書曰甲子重光集解徐廣曰一作子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也集解徐廣曰正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

蛇蟠杆集解徐廣曰一作子林中者齋戒以待譏然集解徐廣曰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

來告之因以譙酒佗髮集解徐廣曰佗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

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

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

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

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

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魚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集解徐廣曰音子余

龜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

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集解徐廣曰宋元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

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

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授式而起集解徐廣曰式音勑仰天而視月之光觀

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廿八

列傳

二



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

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

天河

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

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

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

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

日夜半時舉網得龜

集解案莊子曰得白龜圖五尺

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

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

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

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

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

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

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

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

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指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

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

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

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

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

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

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

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

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

徐廣曰誕一作謾音土和反謾音由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

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

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

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

陽相錯恩惠疾疫一作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孽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

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

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

之擾徐廣曰音擾之耨徐廣曰音耨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

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說文云困方者謂之庫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

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

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楨隻雉徐廣曰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拌旋反拌音

判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

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

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

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微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

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

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

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

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廿八

列傳

三

乾隆四年校刊



牙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云聖人剖其心壯士

斬其脰脰音斷案脰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

紂誅則其言近矣紂誅則其言近矣無容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兢音廣曰兢一作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

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

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消湯徐廣曰消湯

消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

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

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

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

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眾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

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集韻桀案世本日昆吾作陶張華博物

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紂謂婦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

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說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

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

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

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

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

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賀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

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

其劍音達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集韻徐廣曰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

集解徐廣曰牛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

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

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

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

雲弄名善射不如雄渠蠶門集解案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而名為辯

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集解郭璞曰

也直語發聲也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蝓辱於鵲集解郭璞曰

今河東亦然地淮南萬畢曰鵲令鵲反腹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集解郭璞曰騰蛇龍屬也

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郭璞曰

即為孤辰已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

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

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

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

集解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劉氏云陳猶居也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集解郭璞曰

注作棟音都貢反言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集解郭璞曰

皆不能全喻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

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

傳

三月 二月 正月集解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十二月 十一月集解案

內高外下此等下至四月 首仰集解謂兆足開 脢開集解音琴脢首伏集解音免五月

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橫吉 首俛大 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乾隆四年校刊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微也龜音呼謂微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龜音廢又音拂拂洗先以清水澡之以卵龜音以雞卵摩而祝之以荆若剛木土龜音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龜音徐廣曰一作視人若已卜不中皆後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龜音持龜以卵周

作十一龜音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卵指之者三龜音言卜不中以土為卵三度持龜以卵周之斬斷以灼龜龜音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梁米也卵雞子也龜音木也音次第之期厭不祥也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日今日吉謹以梁卵龜音梁米也卵雞子也梁米也龜音木也音次第之期厭不祥也持龜以卵周

雞卵龜音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梁米也龜音木也音次第之期厭不祥也持龜以卵周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龜音也灼鑽龜音造謂燒荆也灼鑽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日正足龜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

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龜音尊神龜夫子玉靈龜音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劓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矜內外自隨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矜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矜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矜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矜首仰身首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矜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集解徐廣曰一作簡

內下外高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矜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矜矜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矜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矜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矜星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矜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矜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矜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矜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矜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矜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過盜不過過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

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

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

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肸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肸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肸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肸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過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過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胛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過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過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



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過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過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舛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過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舛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舛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舛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卽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肸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

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貉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肸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曰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肸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曰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肸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按諸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倪者  
憂大者身也卜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肸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肸者不至行者足肸不行足開行有  
求足開得足肸者不得繫者足肸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亡其辭後續江使爾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徧其足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龜策列傳○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

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說元公爲元王

魚者豫且○莊子作余且

爲象即集解許慎曰象牙郎○陳子龍曰郎之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

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後園之象郎知定是室也

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殷本紀作武乙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漢史令司馬遷

朱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筴象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謔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尸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海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縑皮可爲紙二山中約可以爲布音盧紵音佇今山間野

可爲紙二山中紵可以爲布音盧紵音竹今山間野

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柑梓子二音薑桂金銀蓮之未鍊者丹沙犀瑤珠瑤齒草

子二音 舊桂金鑛連蓮鈿之未鍊者 丹沙屏瑯珠璣齒草

藏之山方千里如圍碁之圍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七其

如圍碁之需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七其

言出銅

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摘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礮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

有九山上摘其下有鐵山上有鄧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礮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

較也較猶大略也昔中國人且所喜如饕餮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得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

大略也。昔中國人且所喜好，謂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得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

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物賤者求也物貴者求也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

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

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

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

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

邪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

邪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

乾隆四年校刊



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音而民寡於是太公勸

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欽袂而往朝焉言齊既

天下豐學被於他邦故海岳之音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

間欽祿而朝齊言趨利者也職金皆掌財幣之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

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

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

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各研故諺曰研桑心算劉案

也魯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章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養所者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關則修

備時用則知物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土者土穰也旱

則資舟水則資車早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

末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為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

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

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

珠玉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

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持舟也扁音浮

於江湖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盛酒大類云若

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以入於五湖莫知其所以然也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拾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

之陶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



公家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案漢書音義曰逐時而乃治產積居與時逐居貨居貨案漢書音義曰逐時而而不責於人案漢書音義曰逐時而故善治生者能擇  
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  
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日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驚財於曹魯之間音如野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者猶居也者讀  
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  
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璽函取帛絮與之食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而白圭樂

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而白圭樂  
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恐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僅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

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不能有所守  
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而白圭樂  
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而白圭樂

也一說云鹽池河東大鹽池鹽池水爲鹽也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而白圭樂  
則呼爲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池中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心有

一二尺去泥卽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有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或黑名曰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心有  
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而白圭樂  
一作奸不以公獻遺戎王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而白圭樂

乾隆四年校刊



量馬牛不復數集昭曰滿谷則具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清巴蜀婦之邑清其

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括地志云寡婦清臺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普資財衆多不可訾

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

臺夫保鄩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

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從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

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

稼穡殖五穀地重徐廣曰陳者間孔也地居龍蜀之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

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

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徐廣曰音支薑丹沙石銅鐵集徐廣曰出銅鼎出鐵竹木之器南

御溟楚焚燬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衰糾縮輟其口集徐廣曰在漢中有若車

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要音腰言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

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楚都音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

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

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縣因此行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忤集徐廣曰石邑縣

音慨今以土名蓋衍為慎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追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美集徐廣曰石邑縣

奇美謂時其民羯鞞不均徐廣曰楚音肥一音因凡反皆健羊名而不自晉之時固已患其標悍

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檇其間得所欲集徐廣曰在漢中溫軹西賈上黨

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檇其間得所欲集徐廣曰在漢中溫軹西賈上黨

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檇其間得所欲集徐廣曰在漢中溫軹西賈上黨

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檇其間得所欲集徐廣曰在漢中溫軹西賈上黨

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檇其間得所欲集徐廣曰在漢中溫軹西賈上黨



正義澤潞北賈趙中山內正義溫縣二縣名屬河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集解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

之集解沙丘在邢州也餘氏通係之於淫風而言民俗懷急集解徐廣曰懷急也音稍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

隨椎剽人而剽掠之集解徐廣曰剽殺休則掘冢作巧姦冶集解徐廣曰一作姦多美物一作弄一作推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履

徐廣曰跕音帖張晏曰跕履也集解日臨眼爲跕也集解疑音所綺反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洛水本名漳一都會也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集解徐廣曰漢上之邑徙野王東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

其秦拔衛漢陽使集解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碣在西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

至遼東地踔遠集解劉氏踔音卓一音人集解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集解言如雕性之捷悍也

有魚鹽集解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集解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集解箱者綰其要津則音洛

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集解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膏

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苗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

搖怯於衆關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集解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而鄒魯濱

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覲覲集解覲音則角集解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

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集解在梁陽芒碭以北集解徐廣曰屬巨野正義鄒州鉅

澤此梁宋也集解徐廣曰今陶之浚儀集解鴻溝以陶雎陽集解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集解徐廣曰昔堯

作游成陽集解如淳曰作起舜漁於雷澤集解澤在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集解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宋

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厚重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越

淮以北楚滅越萊有吳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

越之地故言楚楚也集解郡今荆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荆州並西楚也集解東有雲夢之饒集解東

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荆州江陵縣集解郡今荆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荆州並西楚也集解東有雲夢之饒集解東

日在陳在楚夏之交正義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集解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正義取音秋慮音閭徐

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集解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正義取音秋慮音閭徐

即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正義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彭城徐州治縣也東

乾隆四年校刊



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其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則齊正義附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繪縣在沂

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

會也衡山集解徐廣曰都都郡縣屬江夏九江正義九江在潁川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集解徐廣曰高帝所置

郭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按徐說非秦置郭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郭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

郡宛城今宜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耳徐

裴以為江南丹陽郡豫章正義今長沙正義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是

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正義今長沙正義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是

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

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之越雜俗集解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

夫早天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集解徐廣曰都陽有之正義括地志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物之所有取之不

足以更費集解應劭曰堊少也更費也言金九疑集解徐廣曰山蒼梧以南至儋耳者正義今儋州在海中廣

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正義潘廣二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

之湊集解韋昭曰果謂龍音今廣州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

頽川南陽夏人之居也集解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禹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頽川敦愿秦末世遷

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集解徐廣曰按漢中亦作狗字正義鄖關音雲正義武關在商州地理志

按漢中是也狗亦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買其任俠交通頽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

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諸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正義謂西方鹹地也堅領南沙北正義謂池固往往出鹽

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集解徐廣曰乃遷反除草也正義言風草下

除草也耨果陌集解韋昭曰果陌音徒火反蔬音郎果反蔬音郎果反蔬音郎果反蔬音郎果反蔬音郎果反蔬音郎

民多採捕積聚包囊而食之班固不曉輿地之方言修不待賈而足正義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地

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茂贏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蟹食地

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贏集解徐廣曰音贏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

蛛之內多疹偷生無積聚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為積聚多食物朝夕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





聚食素醢醢  
音渠略反

被服不

足以自

通如此下

不慙恥

則無所止

此矣是以

以無財作

作力少有

有鬪智

智巧工

而求勝也

也  
富最下

11

爭時乃

逐時爭

足錢財  
利也

此其大

經也今

治生不徒

符危身

取給則

賢人勉可

是故

平富爲

上末富之

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

醬干飢集解徐廣曰大罍缶音都甘反漢書  
康曰詹石甕石甕受一石故云詹石一音

車船長千丈案摠積木千章集解駟案漢書音

釋名云竹曰其輶車百乘

**集解**徐廣曰髮音休漆也。**正**鬢顏云以漆物謂之  
鬢者謂之梢。髮即髮聲之轉耳。今關西

厄茜千石集解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駟馬蹄躑

若顧亂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

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  
觚角丹沙

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義顏師士

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答者厚之貌也按白疊器名有饒孫叔敖云饒瓦

器受斗六升合爲誨音貽魚音臺  
徐廣曰鰕音鰕鰕魚也正義鰕音族反謂

多故知鮓是大好者。鮓鮑是雜者也。徐云鮓鮑金

爲之也。棗栗千石者三之三千石乃與上物相

果菜於山野采取之

之廉賈五之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

業不中什一言義而不仁也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

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

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徐廣曰茂萌案茂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

也言古蹲字作踰踰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上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飢民

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案滇一音玘踰鴟手

江在益州南人導江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案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

程鄧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

公子之賜與名案昭曰然其贏得過富愈於織綺案音色奢者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

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舊而曹邠氏尤甚以鐵

冶案徐廣曰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貴貸行賈徧郡國鄉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案刁丁築黑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母刁案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言

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案翟案漢書而師史尤甚案師史名轉輟以百數買郡國無所不至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案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買諸貧人學事富

家相矜以久買案翟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案今廣曰宣曲功臣有宣曲侯案林賦云西覽宣曲當在京輔為督道倉吏案翟案

日若今更督租穀使上道輸在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審倉粟案徐廣曰客音楚漢相距榮

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

畜人爭取賤賈案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案古傾也任氏獨取貴善案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廿七

列傳

七



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孟東云邊塞主斥

若此類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廣故橋姚得志其畜牧也姓稱名姚也此塞主斥侯卒也唯此人能致富

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姚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塞風俗通云馬稱正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正故云正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

度馬從橫遠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蓋神之果馬光景一疋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貨子錢

賈音子籍反貸假也音吐得反與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

人物云齊周禮注齊所給與也索隱其息什之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將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

抵盡諸田田膏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

日異一作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

用文持之變化有稟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

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一作甲一州

樂成以饒取脂脂說文云載角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伯徐廣曰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酒削薄技也集解徐廣曰酒或作細漢書音義曰治刀鋸名徐廣曰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微耳濁氏連騎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而徐廣曰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

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

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索隱連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考證富國計然彊兵保參朝請女樂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臣照按遷史以貨殖傳終所以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至漢武之世而蕩然無遺蓋傷之也未以

非也二字作結彰彰可見而後篇猶謂馬遷重貨殖而薄仁義寧得稱知言哉

散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索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貴之○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以徵爲求謬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關八篇之中

天下壤壤○凌稚隆曰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計然之策七○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

之陶○

臣照南

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爲曹州濟陽縣又以爲在南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定陶縣

則曹州近之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史通曰昔孔子力可超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

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

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絕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函取帛絮與之食○函各本並作出程一材○蠶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函蓋以字

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

臣世駿

按西下宜有北字

以故昔竄正義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徐字連

曰觀下文偷生無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

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

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

貨殖



下有蹲鴟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踰○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蹲字應作踰矣又正義引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安上水經注作江都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顧炎武曰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

爲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盡椎埋去就○顧炎武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馬氏系本云廟生昭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叩於殷漢書云項羽封王為殷王漢之伐楚叩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

昌生無澤漢書作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安城無高門蘇說非也案遷

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喜生談談為太史

公宣帝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文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

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公也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皆先上之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

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之詞而皆先上之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

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太史公

之禍又云汝復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書說為長乃書談及遷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太史公

學天官於唐都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何廣習道論於黃子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

元封之間慙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各習師書或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張晏云謂

句是繫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為疎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徐廣曰一作祥駟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

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徐廣曰一作祥駟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

而難遵儉後有難學于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徧音通徧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

異數是儉也受命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書音音字異漢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

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紕聰明賢絕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

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

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

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

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徐廣曰一作潤關按啜土刑欄梁之食上階三等茅茨不翦張晏曰一斛粟曰采

椽不刮韋昭云采椽椽椽也食土簋徐廣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欄梁之食張晏曰一斛粟曰采

三斗米為韋昭云刺韋昭曰獨也服皮口韋昭云米也三著云梁好粟也顏云韋昭云藜藿之羹

藜似藿而表夏曰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

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

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親父為首尊

尊君為首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

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參伍均曰別名實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無不為者清淨

萬物其實易行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明如事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無不為者清淨

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

因物與合形或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此出鬼谷子選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虛者道之

常也因者君之綱也言因百姓之心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

竅徐廣曰音敕空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

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元氣神者之觀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

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

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

乾至四年交用



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州在馮翊夏陽縣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也括地志云龍門在同

人也至唐改耕牧河山之陽也按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

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名曰會稽有孔穴民間云禹出此穴

覆金禹會諸侯計功改日會稽括地志云石筍山一名玉筍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峰也在會稽縣

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紫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填承以文王覆以盤石其書

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焉乃東巡登衡山白馬以祭焉赤帝左闕之填承以文王覆以盤石其書

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皆倚覆金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闕九疑疑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峰皆似故曰

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闕九疑疑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峰皆似故曰

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疑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峰皆似故曰

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浮於沅湘沅水出朗州湘水北涉沅泗兩水

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探遠矣疑山在道州浮於沅湘沅水出朗州湘水北涉沅泗兩水

出兗州東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鄒縣名嶧山名鄉山此山鄉射之禮尼困鄒薛彭城

而南歷魯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鄒音皮鄒鄒薛三縣屬魯鄒縣名嶧山名鄉山此山鄉射之禮

子游爲魯相曰鄉國也音皮括地志云徐州縣縣漢薛縣音翻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叩竿昆明還報命

著縣應劭曰鄉國也音皮括地志云徐州縣縣漢薛縣音翻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叩竿昆明還報命

地志云徐州縣縣漢薛縣音翻括地志云徐州縣縣漢薛縣音翻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叩竿昆明還報命

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今之洛陽張晏云自

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

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與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還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案石室金匱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

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大初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年此時述史記按遷年四十二歲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史公馬遷也先人謂先代賢人也太史公馬遷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史公馬遷也先人謂先代賢人也太史公馬遷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

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仲舒曰周道衰廢孔子為司寇諸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案孔子

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備僚纂述因就此筆創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誠也夫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

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太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

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

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

成數萬其指數千仲舒自注春秋萬八千言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

萬八千字便謂之誤案春秋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案弑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

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

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乾隆四年校刊



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知其義則陷於罪咎正其心實善為之不被之空言而不敢辭集解張晏曰趙盾不

知討賊而不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正義顏云為臣下所干臣

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

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

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集解晉灼曰雅雅謙應也否否不通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

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

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集解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

美也言天子有美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集解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請來

德而教化清也集解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集解徐廣曰天漢三年正史

乃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集解太史公舉年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

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集解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維微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

美里集解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集解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集解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包

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

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而百言黃帝其文不雅純故述黃帝為本紀

之首而於尚書雅正自黃帝始故稱起於陶唐也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集解徐廣曰頤項帝嘗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集解台音怡悅厥美帝功萬世

也或音昭非也

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案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音也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洹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鄭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案即嬴之異音旅師旅也穆公封滑山軍旅之尸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

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鉞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

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

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音頤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合輔之德也一日怡澤也不為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

口趙隱王如大臣洞疑達意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通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

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諸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漢書曰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敘義侯霍庶幾云已

立分削諸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漢書曰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敘義侯霍庶幾云已

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

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樂

者所以感和人情情既感則比樂書以述來古樂書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

泉之師湯武有鳴條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

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翺忽案忽者忽文之忽也翺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

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不芒表也忽一暨口五家之文佛異

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間不容此微細之物也五家之文佛異

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乖異不同維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云答應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

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詔親越吳國既滅嘉伯

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申呂肖矣所謂申呂雖衰也徐廣曰有音痛猶衰微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尚父側微卒歸西伯

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繆權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繆錯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

言呂尚綱繆於幽權之策謂番番黃髮案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

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關一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

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

禍亂謂王曾禪其相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

彊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騅曹是也嘉仲悔過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

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

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其不敵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感退行剔成暴虐集解徐廣曰一云優宋剔宋乃滅亡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唐君子譏名正義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

卿專權正義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

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鼃鰲與處音鼃音鰲既守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唐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

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駮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楚為反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

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斤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

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選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  
執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開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舉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

第十九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

祖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族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休午正開明視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

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大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

殷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

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實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尾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

七

七國叛逆藩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執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據集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集解曰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能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穰侯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集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集解曰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

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通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滑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曾獲其田齊明其信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垓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援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荊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會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紀漢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靳蒚成列傳第三十八

秦國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王之王由父省徐廣曰吳厥渚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今之孫守封禺為臣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吳越破之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厭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平犍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懸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劉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激徐廣曰一作既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太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雅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先生雅取太卜占龜之說詞甚煩繁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

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圖籍

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

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蓋姓也而

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

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

乾隆四年校刊



之後而黎氏後亦摠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真也至於余乎

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案舊聞有遺失放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案並時則年歷差殊則亦畧言難以

明辨故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案兵權即兵書也選設之後亡殆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作表

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案轂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

北辰諸輻咸歸車羣臣尊輔天子也此也顏云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

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

百字為太史公書序案序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畧以拾

遺補李奇曰六藝也漢書作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案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

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正義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於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

公詩韓詩外傳伏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案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

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案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

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侯後世聖人君子案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第七十案漢書舊

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生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獄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

列傳三王世家案策列傳傳新刺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案策日者列傳亡言辭郎陋

非還本意也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日者不

律而諸國之同異而論以次之三王系策空取其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無鄙也

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以次之三王系策空取其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無鄙也

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史記卷一百三十

史記卷一百三十考證

太史公自序其在衛者相中山集解徐廣曰名喜也○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

以傳劔論顯集解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劔與晉灼所引互異必有一誤

劉瓛玄孫卬爲武信君將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劉敞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爲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時

使人儉而善失真○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儉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儉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縲繞卽檢束之意也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獄室也

大臣洞疑索隱洞是洞達意共所疑○董份曰洞字恐是惘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隱釋爲洞達既洞達矣又何疑乎

間不容翮忽○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間若璩曰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申呂肖矣集解徐廣曰肖音肫肫猶衰微○顧炎武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肫者非是臣照按古時字少或肫削俱書肖字未可定也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楚莊王都陳○余有丁曰楚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壯有溉○凌稚隆曰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鄭名也溉字下又疑有闕文

史記卷一百三十考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

考證

七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誠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關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關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纒疎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顗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子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旣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補史記序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補撰井注

三皇本紀

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敘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徐整作三五曆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按伏羲風姓

胥以下出帝王世紀然雷澤澤名卽舜所漁之地在濟陰成紀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紀縣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

爲禮按譙周古史考伏羲制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按事出漢書歷志宓音伏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龍瑞以

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大皞是也按位在東方象日之明故

稱太皞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謐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

姓之肩也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惟作笙簧按禮明堂位及世本皆云女媧作簧

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

充三皇故煩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

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涸水以濟冀州按其事出淮南

於是地天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爲皇承伏羲皇甫謐亦同今依之

爲說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按國語

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

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爲少典有媧氏諸侯國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皇帝之母

所以同是有媧氏之女也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操木爲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

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山氏皇甫謐曰厲山今隨之厲鄉也

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該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按神農之事見帝王代紀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况燕農二氏皆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爲此說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

皇至今鑿空乎此紀亦據以爲說其易稱神農氏沒卽榆罔榆罔猶襲神農之號也

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

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膺繁昌久長云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

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濬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

各一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也然言十二頭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與

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

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已下皆出河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五龍氏兄弟五人並乘燧人氏燧出火教

人熟食在伏羲氏前周以爲三皇之首也夫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是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

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按皇甫謐以爲大庭已下一十五君皆襲庖犧

之前豈得如謠所說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

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

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

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日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維紀五曰連通紀

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

補紀之也



尚書臣張照謹言司馬遷紹春秋作史記後世史家奉爲鼻祖焉顧其書前後重複互異甚多讀者舉矛刺盾往往而是原其所以蓋有三焉一日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夫與其過而棄之無寧過而存之一事而傳聞異辭則並舉而互見不敢以已之臆橫斷往古之人遷之慎也一日遷武帝之臣也則如所稱今上本紀者固宜有錄無書其他文字叙至遷作史記時而止者其文字似未了而義已了後人不知妄爲增益於是金鑰莫辨所爲褚先生者固不足以述遷之緒况又未必皆褚先生爲之所以益雜亂而無章也一日遷之爲史祖述春秋顧春秋之義微矣遷豈能彷彿萬一哉其體例實遷草創其爲言述古諷今不專爲一代之史與後代史家專叙一代者不同且非易代而爲之其所筆削卽本朝之事也固不得不以微辭見指而後世或惜焉以爲有闕道而轉增益之或失其指趣而妄加非議有是三者是以讀史記之難異於他史我

皇上稽古右文命臣等攷訂前史而重刊之以嘉惠後學臣等學殖荒落何足仰副

明詔謹就所聞諸師友見諸傳記者爲之考證以附卷後其間都有侍從燕閒得聞

天語講論臣輒剽竊入書以幸士林其注有三曰集解曰索隱曰正義世固皆無全本就世所傳本博考而詳

校之蓋比明監本增什之六然猶未全也其於已刊之後復搜得之者則又見於考證中以補其遺顧三注文字益多舛訛雖據所見間稍加駁正入於考證然不能無罣漏也要之校明監本則不可同年語矣

臣照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侍讀臣齊召南編修臣孫人龍

原任編修臣杭世駿奉

勅恭校刊

臣

景

子日臣

